

開國方略序



粵昔成湯放桀於南巢惟  
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  
台為口實斯誠大聖人  
昭德垂裕於世之訓而  
非漫為謹教也蓋世之  
治亂猶日



皇清開國方略  
月之盈晦四時之周序治  
極必亂、極亦必返治此  
守器者所宜保泰而嬗代  
循環所由有開創也湯之  
後為武王其於震桀紂則  
武已不如湯矣三代以下

武之不如其餘又何足屈  
指數故以開創論之實不  
如有元之與我大清也夫  
中國之嬗代莫非其祖宗  
本其君之臣子也有元興  
於北漠我大清興於東海



與中國無涉雖曾受明之

官號耶究不過羈縻名繫

而已非如亭長寺僧之本

至臣子也况乎戴不共之

雙言乘自壞之勢

我朝始基居長白山北之俄

朵里城國號滿洲越教世至肇  
祖居共國阿拉<sub>在俄</sub>朵里城西一千五

百餘里地當明境邊

徽之石本非屬國

傳至景祖

顯祖為尼堪外蘭

構釁於明貽害二祖我太祖  
以不共戴天之讐又乘明季紀綱廢壞

閣宦弄權之勢乃奮志復讐於天命三  
年以七大恨告天遂親統師

征明撫順招降守將擊敗金軍嗣於薩  
爾浒破明四路兵四十萬衆神武

布昭克定遼瀋我國家倭為載之丕  
基寶鞏於此至我太宗維不

躬擐甲胄臨陣決戰於既得盛京規  
模已定較之太祖斯稍易矣按



定中原建基立極以武王  
于湯有光撥之則實于漢  
明有光而唐宋在所弗論  
矣故茲開國才畧之著不  
重於繼明定中原而重於  
自俄朶里以至赫圖阿拉

因十三甲算既藍縷得盛  
京而定王業若夫興王之始  
長白朱果蓋猶簡狄元鳥  
姜嫄履跡

天生

聖人治四海必有祥符與



衆不同而更在於

聖人之奮智勇受艱辛有

以冠人世答

天命夫豈易哉予小子守

祖宗之業每於讀

寶錄觀我

太祖開國之始躬干戈冒

鋒刃有不忍觀不忍言而

落淚者繼思不忍觀不忍

言之心為姑息之仁其罪

小觀至此而不念其罪大

祖宗之艱難不勤思政治



以祈  
天永命慎守神器其罪大  
故令決臣直書其事以示  
後世即明臣之紀本朝事  
蹟如黃道周之博物典彙  
之類不妨節取以證信實

然予此為非啻自勵而已  
也欲我萬世子孫皆如予  
之觀此書之志其弗動心  
落淚深思永念以敬  
天命守  
祖基兢兢業業懼循環治亂



皇清開國方略  
卷之六  
之幾則亦非予之子孫而已矣此開國方略之書所以作也嗚呼可不敬哉可不慎哉

乾隆丙午仲春御筆



皇清開國方略書成聯句

有序

維

天維

祖

宗集

景命於悠久曰風曰雅頌美

盛德之形容萬年發金匱之函事既闡姚典妣謨以上

三統貞玉衡之孟歌以紀周縣商虬之初



皇清開國方略 卷一百一十五  
聯台言  
二  
天造經綸世貽方策粵自白山王氣朱果靈源稽首以  
迓周王河干柳坐覆翼而開后稷荒野鴻棲泊鴻  
基倣建於興京迺駿烈滋恢於

四祖曰有

聖人出

高廟勃興既付中國民

文皇紹起武成之書肇王迹遺甲壹戎春秋之義大復

警告

天七恨造攻自呼倫之四鄰拓宇徠蒙古之諸藩螢光

熄

日月之臨龍戰鼓風雷之氣殲劉馘杜古有昆陽涿鹿

而三克瀋遷遼先取鐵嶺開原之二江華島之纓

俄繫林丹汗之璽自歸過松杏寧錦之墟破陳而

勢同捲擲下燕晉魯齊之壘入關而敵若頽墻當

武功

文德之交修更







垂鴻用宣昭於

詒燕登史歲而尊藏莫覩勅館局以編輯維度叻俄朶  
白餘里之祥開際甲申秋而勲集臚六十二載  
開國成家之畧成三十二卷編年系月之書則有登屋  
拄弓束繩曳騎暑中斷甲雪裏拂朔馬二白以長  
嘶橋層冰而徑渡寅惟櫛風沐雨念  
祖成勞申之握籙膺圖總  
天篤眷心乎愛矣毋忘致

王業之艱難

命不易哉長思履帝位而中正謹齋心而製序肅額手  
脈脈以聯吟或載筆舊叨效繪摹於

天日或捧函新仰識

締構之風雲三十部韻取當陽廿八巡詩原通史述室  
邵宇岐之始慶更遠於文武成康揚作山陳夏之  
聲頌逾盛乎酌桓般賚

御製



開國勤勞弗敢忘爰成方畧識青緗乾隆三十九年子念 祖宗功德

熾盛開創艱難所以克承 天眷者 疑事具 實錄而尊藏史成莫由仰觀乃命輯 開國

方畧一書俾子孫臣庶咸仰 謨烈越十三年告成謹製序刊布 荷 山刺夏之

天庥命示萬禩

天日輝述

祖鴻勳括八荒被律

中聲廣乃載臣奉 命編摩 既成復叨賡詠 冠編而後

上世發其祥以 開國方畧凡三十二卷 發祥世紀為卷首 白山五嶽

靈攸仰長白山高一、百餘里綿亘千餘里為扶 輿靈氣所鍾其南麓一幹分二支西支

入興京門為開運山南至旅順口而龍春時伏 時見於海中陸起行八百餘里結為泰山為五

嶽首見 康熙幾 黑水三江澤孔長 鴨綠 暇格物編 臣阿 桂 混同

愛溥三江皆出長白山鴨綠自山南西流入遼 東之南海混同自山北流入北海愛溥東流入

東源自闔門潭以下 長白山上有闔門潭周 海 八十里為三江之源 池

聞布庫哩之旁 山之東有布庫哩下有池曰 果 布勒瑚哩天女所浴之地

吞神女媵歆武 相傳有天女曰佛庫倫浴於池 有神鵲銜朱果置衣天女含口

中忽入腹遂有身尋產一男生而能言體貌 奇異其 父母告以故遂凌空去 臣 稽 璜 柳



坐天男禹捨杭 天男乘小舸順流至河步登岸折柳為坐具其地三姓爭雄長

有取水者見而異之歸以語人眾往觀皆以為異詰所由來曰我天安所生天男以定汝等之

亂遂交手為昇迎歸 貝勒眾尊辰北面 三姓議尊為貝勒其亂乃定遂居俄

朶里城是為開基之始

曼珠帝出震東方 國號滿洲清字本作滿珠我國家肇基於東故西藏每歲獻丹書皆稱

曼珠師利大皇帝蓋 遯荒鵲集赤烏屋 數世後

曼珠音近滿珠也 撫衆者國人叛戕宗族有幼子遁於荒野國人追之會有神鵲止其首追者遙望疑為杜木而返乃得免自後德鵲誠

勿加害云 橫甸龍蟠白水鄉 肇

祖原皇帝生有智畧以恢復為志 百雉衛環聯象緯 景祖翼皇帝承先業既得遂居赫圖阿拉漢語橫甸也是為上與京

爾察瑠闡居阿哈和洛索長阿居和洛噶善弟

寶朗阿居尼瑪蘭寶實居章嘉五城環衛並稱

寧古塔 九牛力屈掃欃槍 時近部有碩色納者

者七子多力能披重鎧連躍九牛二放恃強 舊

者七子多力能披重鎧連躍九牛二放恃強 舊

新命聖康親軍

世觀德 自 肇祖三傳為 顯祖至 太祖凡七世 景

皇清開國大事 帝河寺



康安

御製望氣瞻雲

聖兆昌

先是望氣者言滿洲將有聖人出戡定眾亂統  
一諸國而履帝位蓋太祖篤生之瑞應

甲以十三朔國祚

景太祖初繼緒時止有顯祖  
遺甲十三副討叛撫降遂開帝業

武維燕翼繼

文光

太祖天錫智勇以神武定策  
幼稟睿知聖德咸備為太祖器重嗣服以後

創制顯庸益值明運否稱

尊號

太祖以丙辰年俯順諸貝勒大臣恭上  
尊號建元天命時為明神宗四十四年稅奄四出

邊臣召禍政治日弛我  
應運而興實為天與人歸

太祖

建國符呈獲璽章

太宗天聰九年貝勒多爾袞  
等收服察哈爾全部獲歷代傳國玉

聖明年四月  
等請以符瑞炳著

俞諸貝勒大臣及諸外藩  
建國號曰大清改元

崇德

聰睿英明裕全德

太祖儀度威重英勇蓋世國  
人初尊為聰睿貝勒至天命

元年諸貝勒大臣以  
上尊號曰

覆育列國英明皇帝

寬溫仁聖舉宏綱

太宗崇德元年羣臣恭上  
尊號曰寬溫仁聖皇帝

智遵時養卅三久

太祖自癸未年起兵至丙辰  
稱帝閱三十三年大勳始集

皇清開國方略

緒可詩

七



瑞

勇奮身先八百當

太祖率步騎征哲陳部敵兵八百陣界藩之渾河抵南山

太祖執纛先進率弟穆爾哈齊及近侍延布祿烏凌阿擊敵奔潰是役以四人而敗敵八百

神勇 蓋有天助 降者

深慈加惠恤

我朝開國于諸部及蒙古部落尼堪無論陣獲來降苟誠心歸附靡不

恩收養以故懷德歸仁 叛人 未來者咸思景從已順者各竭心力

大度予包藏

太祖嘗悟軼倫嘗夜聞戶外有聲潛出伺之以刀背擊賊仆近侍洛翰請殺

之一夕將寢心動表甲起視射賊貫足亦撻而去

釋之近侍問故

曰殺之適足啟讎我何

肯以殺人為他人藉口耶蓋

御物深沈

大度類好上崇惡棄

言真大

太祖嘗諭羣臣曰語云念人之惡崇嗜朝而作式好無尤歷世難求

臣曹文植 嗜殺好生名孰臧 烏拉貝勒滿泰之弟布占泰

生人之名勝於殺人與人之名 解甲未能惟斷

勝於取人乃解其縛贍養之 扣胄不及解甲以手斷扣少休復胄而戰遂大

克 挂弓不覺正捫創 甲申歲 太祖親征

有洛科者射 創一手挂弓而下眾競前扶掖 太祖中肩血注以一子捫



為敵窺  
論止之  
三牌飛石十步隱  
甲申夏四月征  
瑪爾墩寨寨居

山巔乃設大門三  
太祖立寨下十餘步  
隱身斷木

發矢中寨主破面貫耳  
復踣四人  
五矢攢花徑

圍絕汲道遂大破之  
臣德保  
太祖指百

寸量  
棟鄂部人紐翁錦善射  
命之射紐翁錦發五矢中

三上下相錯  
太祖發五矢皆中  
城樹梯

所集僅五寸許鑿落塊木而五矢始出  
太祖英

升仇族遁  
武謀加害夜至城欲登  
太祖

覺之被甲持弓矢以待賊已樹梯  
刃先鞭及敵

攀上見  
太祖至皆遁去

師僵  
乙酉年征界藩有納申者突入我陣  
太祖單騎還擊納申刃已先及斷

太祖所執議  
太祖致茲

祖揮刀斷其臂敵眾乃却

首出良非易  
元瑞 臣彭

御製  
讀此心驚忍不獲  
我  
太祖創業之始每

心永念不徒自勵並欲以  
祖  
實錄動

宗艱難垂訓萬世子孫詳見方畧序中  
哈達背盟

城遂克  
哈達葉赫烏拉揮發四國皆與我滿洲接  
壤歲癸巳哈達貝勒蒙格布祿糾三國之

師來侵  
太祖縱擊大敗之蒙格布祿窮蹙乞

盟後與葉赫構兵乞  
太祖命費英東噶蓋

率兵駐其地蒙格布祿復惑葉赫之誘  
納林

太祖統兵征之克其城生擒蒙格布祿以歸  
修怨部隨亡  
葉赫貝勒納林布祿恃其強求我額  
勒敏札庫穆二地  
太祖怒責之



葉赫乃合四國兵來犯我兵迎擊納林布祿奔潰  
悔罪乞盟復背約與明通好 太祖親統兵往

征盡克其所屬屯寨明出兵助之 太祖親統兵往  
太祖既破明兵進克其城葉赫遂滅 烏拉平決

戰收全域 烏拉初黨葉赫 太祖陣獲其貝勒  
烏拉背盟癸丑年正月 太祖復親征諸貝勒

大臣皆忿怒踴躍 太祖遂決策薄戰乘勢奪  
門登城布占泰僅以身免我軍

盡收撫其所屬城邑乃班師 輝發貝勒拜音達哩以族人

輝發占星闡廣疆 多叛附葉赫拜音達哩懼遣  
質乞援既而負約 太祖率兵克其城誅

拜音達哩盡降其衆先是丁未年彗出西方旋  
後見東方指揮發圍 四部初平征討諸侯無

八夜方滅至是始驗

敵

帝尊黃哲陳棟鄂繫其頸 哲陳棟鄂二部本為我滿洲

太祖親征哲陳寨擒其主阿爾泰斬之其棟鄂  
部長之子額勒吉為賊所殺疑寧古塔諸貝勒

誣之遂引兵侵掠寧古塔所屬東南二路  
太祖因率兵五百攻克其城 臣福長安

窩集完顏斧厥吭 東海窩集部向附烏拉  
太祖招之降弗從乃

命額亦都率兵擊取之收萬餘人戊子年  
太祖親征完顏部夜至東星阿地天隕大

星如斗眾馬皆驚 太祖知為克  
敵之象遂進攻其城克之斬城主而還 蠟籠入

時江帖浪 時環境諸國漸次削平境內所產東  
珠貂參諸珍物足備 明亦遣



通好互易國勢日盛 太祖乃遣兵 冰橋  
招撫長白山之鴨綠江路遂盡收其衆

渡處海收滄 天命元年七月 太祖遣太  
臣費揚古等征東海薩哈連部駐

兵黑龍江南岸江水常以九月始冰茲獨距我  
營二里許結冰如橋遂引兵渡取其十一寨兵

還前冰已解而西偏復 闕逢之歲初函表 科爾  
結冰一道以渡我師 沁貝

勒明安喀爾喀貝勒老薩於甲午歲各遣使來  
通好自是蒙古諸部長通使不絕 臣王 杰

蒙古諸藩久括囊 蒙古諸部落至今尺地一民  
皆入版圖當 太祖開

基之初科爾沁喀爾喀二部始來通好嗣後札  
營特烏魯特巴林放漢奈曼阿拉克纏特多羅

特喀喇沁土默特阿魯伊蘇特喀喇齊哩克諸  
部誅叛撫順以次歸降蓋久在我 朝撫御之

中 察哈爾何驕蠢蠢 察哈爾遣使致書詞意驕  
慢自稱爲四十萬蒙古之

主並求明廣寧爲收賦之地 林丹汗竟走偃  
太祖報書責之而斬其使

偃 蒙古諸部落漸次歸順惟察哈爾林丹汗尚  
觀望侵擾諸蒙古 太宗天聰八年集

諸蒙古部長會兵討之 命貝勒多爾袞等爲  
城察哈爾遁去乃

帥往收林丹汗之子其子 島舟難恃  
額哲率衆迎降全部收服

朝鮮自天聰九年既降之後貢使不絕後復貳  
於明使臣至禮節又倨 太宗乃致書聲

罪 諭以爾國所恃惟島與舟若不修德  
義是自取覆亡并以興師討罪日期明示使臣

及商人等遣之 妻子先俘服赦狂 崇德元年冬  
臣經 常 太宗



以朝鮮敗盟逆命統大軍征之李倬遁往南漢  
山城瑪福塔等追圍之其妻子通江華島多爾  
袞攻克之俘其妃一王子二及羣臣家口甚衆  
李倬詣軍前降上明國所給勅印

善繼

乃赦李倬及妻子歸國而留其  
長子涅次子洪爲質乃班師

頌勒三田糜踵

頂 朝鮮國王李倬感歸其妻子復其國土樹  
碑三田渡頌

太宗威德傳示萬世凱

迎廿里載壺漿

征朝鮮凱旋經其境內涑州諸  
處各官咸率軍民跪送道旁獻

牛隻米糧以供軍食

盛京諸王大臣迎至二十里外  
太宗嘉納之還至

以朝鮮所獻  
分給士卒

患紆日本更

新德

朝鮮於明萬歷時被倭難明遣兵救之明四路出  
兵來犯朝鮮都元帥姜功烈亦率兵助之兵敗來

降

太祖作書諭之諒其報恩而來不加

深譴及

太宗征破其國赦罪復封朝鮮

於是感

恩戴

德承

爲不侵不叛之臣矣

臣金簡

御製

繫起尼堪亟舊防

初圖倫城有尼堪外蘭陰搆明  
兵爲我不共戴天之讐

祖起兵攻圍倫城尼堪外蘭遁去欲奔明  
明不能納我兵追至鄂勒琿城遂斬之

恨告七

條師出正

天命二年正月月中有黃氣貫長約三  
丈 太祖諭諸貝勒大臣曰

意如此今歲必征明矣乃率步騎二萬啟行鳴鼓  
奏樂謁

堂子書七大恨告

天並

嚴軍律示衆以不得  
已舉兵征明之故

兵分四路敵稱強

我征明兵  
旣克清河

日明帝欲逞志於我令遼東經畧楊鎬集兵瀋陽  
分四路來攻左翼中路以總兵杜松王宣趙夢麟



廣寧道張銓督兵六萬由渾河口出撫順關右翼中路以總兵李如柏副將賀世賢遼陽道閻鳴泰督兵六萬由清河出鴉鶻關左翼北路以總兵馬林副將麻岩開原道潘宗顏督兵四萬由開原合葉赫兵出三岔口右翼南路以總兵劉綎海蓋道康應乾督兵四萬合朝鮮兵出寬甸日期並趨我都城號稱兵少能勝衆薩爾訥

明杜松等已出撫順口南路偵幸又以劉綎兵出棘鄂路來告 太祖諭貝勒等曰我南路駐防之兵有五百可以拒敵明使我先知南路有兵者誘我也其由撫順來者必重兵破此則他路兵不足憂乃 親統大兵出城大貝勒代善與 四貝勒及大臣額亦都等督兵先赴界藩列陣以待明杜松結營薩爾訥山而自引兵約一萬人圍我築城兵役於吉林崖我兵役衝下擊之斬百人諸貝勒以吉林崖兵役僅四百人議

增千人往助俾馳下衝擊而以右翼四旗兵夾攻之其薩爾訥山明兵則以左翼四旗兵當之

太祖是其言令分左翼四旗之二與右翼合先攻薩爾訥山破其營壘而所遣助吉林崖之兵日山馳下右翼二旗兵渡河直前夾擊橫縱馳突無不一當百遂大破其衆明杜松王宣趙夢麟皆沒於陣士卒死者蔽渾河而下如流漸又擊破明左翼北路馬林兵於尚間崖斐芬山馬林僅以身免

**下必乘高達哩岡**

明劉綎率精銳二萬出寬甸先遣萬人前探將趨登阿布

**達哩岡**

四貝勒引右翼兵先據其上引

精騎三十人超出衆軍前自山馳下奮擊後軍隨之大貝勒又率左翼兵自山之西夾攻明兵大潰劉綎戰死朝鮮都元帥姜功烈執送明兵之匿其營者詣我軍降明經畧楊鎬聞三路兵敗急檄李如柏回兵自呼蘭路遁歸是役也明



以二十萬眾號四十萬并力來戰我祖威武奮揚以少擊眾無不摧破所謂得

天者至昌固有撫順既收後旅順先是天命三年

太祖决意征明大軍分隊趨撫順邊明遊擊李永芳出降遂毀其城至天命十年明兵萬人

航海至旅順口葺城駐守太祖命三貝勒莽古爾泰攻之盡殲明兵並毀其城而還

瀋陽遂克繼遼陽明總兵賀世賢尤世功等以兵七萬守瀋陽城

祖定議征之水陸並進營於城東明兵於城外深掘壕塹以拒我軍繞城掩擊明兵七萬皆潰

陣斬賀世賢尤世功等拔瀋陽城遂乘勝進攻遼陽明兵次河環城守禦甚嚴我兵至遼陽城

東南渡河明總兵李懷信等出城結陣太祖命左右翼夾攻明兵大潰入城我兵奪其

濠上之橋樹梯登城城內明兵列炬拒戰我軍畢登明經塔袁應泰在城樓督戰見城破自焚

道將戰破甚眾生擒其御史張銓官民皆薙髮歸順遼陽既下屬城大小七十餘俱降清

河河潰魚遊釜天命三年太祖統師圍

臣紀鐵嶺摧城復隍明鐵嶺衛城在開原城南六十里我軍既

破開原斬馬林進圍鐵嶺毀陴突入樓陣斬其遊擊喻成名等盡殲其眾

御開原緣蝶蟻大兵破開原時攻城之兵雲梯未布皆超越而入太祖登其城南樓駐

兵三日乃還郭填懿路失林巖懿路城在瀋陽城西太祖

統師征明由此路進其居民盡棄城走時明瀋陽總兵賀世賢等方引兵出瀋陽城二十里偵



率以告 太祖令擁居民奔回俾塞其門而自引兵迎擊賀世賢等見我兵至乃退

廣寧民逐熊王竄

天命七年大兵征明渡遼河明廣寧城總兵劉渠等

乘我軍未成列急戰我兵飛馳突入斬殺無算劉渠等全軍盡沒廣寧巡撫王化貞棄城入山海關大軍離城三里許城中紳民焚香鼓樂迎謁入城駐軍十日進逼山海關明經畧熊廷弼與王化貞等盡焚沿途

村堡而遁 臣謝 璠 奉集兵殲朱李忙 瀋陽南奉集堡為明總兵李秉誠駐兵處天命六年

太祖統兵分八路進征秉誠出城拒敵我左翼四旗乘夜馳擊即敗遁入城時明副將朱萬良駐兵黃山見我兵勢盛亦拔營遁

婦人登 駁殺 明兵夜襲我耀州城南之官屯塞將踰嶺有青嘉弩納岱蕙圖

三人之妻倚車轅於墻為梯登 二州將捷礮礮之持利刃奮擊明兵驚墜而逸

礮 海州屬張屯寨漢人謀叛潛約明兵三百來侵寨兵與戰敵散走海州守將齊薩武爾坤聞礮聲追之

斬百七十人 覺華島 覺舟焚糧 大兵圍明寧遠

往固守不即下時明山海關以外兵所需糧草俱由舟運積海中覺華島 太祖命武訥

格率兵往焚其船二千餘 歸化城 歸路毀墻 天

及糧千餘堆 臣金士松 歸化城 歸路毀墻 天

六年察哈爾林丹汗侵掠阿魯部 命貝勒

會諸蒙古兵討之駐軍歸化城 命貝勒

濟爾哈朗等率右翼兵征歸化黃河一帶遂移

師征明從邊墻隘口入俘獲甚衆明宣府巡撫

總兵納貢求和 毛帥 蟲沙種已淨 先是明總兵

因與盟而還 毛帥 蟲沙種已淨 先是明總兵



島欲以牽制我兵明君臣信之陸為大都督欲與我國通好

太宗遣官科廓率從者四人往文龍執送燕京寧遠巡撫袁崇煥以文龍私通我國殺之其族衆尙踞鐵山

命諸將搜勦諸海島盡殲焉

凌河風雨氣彌張 天聰五年九月 太宗

宗親破明兵於大凌河時有黑雲起風從西來敵乘風縱火將逼我軍天忽雨反風焚敵兵遂大捷十月大

凌河城降 錦松匝月連牽組 崇德七年二月 肅親王豪格等

奏克松山城生擒明總督洪承疇巡撫邱民仰總兵王廷臣曹變蛟祖大樂以下三月克錦州明總兵祖大壽

降 臣董 崇德七年四月辛亥鄭親王濟爾哈爾等克塔山城甲子攻杏

御塔杏經旬再耀 崇德七年四月辛亥鄭親王濟爾哈爾等克塔山城甲子攻杏

山城礮毀城垣衆官開門降相距纔十三日

兩次入關張撻伐 天聰九年 太宗命貝勒多爾袞等自大同宣府進兵征明入平魯衛邊崇德三年復

命睿親王多爾袞貝勒岳託統左右翼軍征明右翼從明密雲縣東北牆子嶺進左翼從青山關進分路入關 六師

蹕總鷹揚憑凌水陸躡齊晉 左翼睿親王入自青山關至涿州分兵八道一沿運

河一沿山其中六道行山水間長驅並進蹂躪明燕京迤西千里內六府俱徧復至臨清州渡運河

破山東濟南府還自天津衛右翼貝勒杜度從燕京分兵至山西界復趨山東濟南共攻克府城九

超越燕雲劇岱梁 崇德七年貝勒阿巴泰率師征明由黃崖口入破薊州兵



越燕京越河間至兖州分兵南至  
海州凡克府三州十八縣六十七  
克在謀焉憑

廟算直為壯也賴

穹蒼索田世業奸難奪

明總兵張承慶每侵我疆土立  
碑為界遣索我柴河三岔撫安

三路之田

侵奪必有天譴當以公正存心

臣達 椿

竊礦盟言守未妨

明沿邊民每歲越境竊我獲  
太祖命扈爾漢執

殺五十餘人明巡撫李維翰來詢

太祖

曰昔誓詞云若越邊之人見而不殺殃及不殺

之人何不顧前 地利征行逕且近

定都瀋陽時 太祖

以其地西征明由都爾湖渡遼河路直且近北  
征蒙古一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鮮可由清河路進

皆得地利故不煩建策

民心收拾厚為償

太

演成遂定萬年都會

祖每築城計夫役給牛及食鹽

諭羣臣

版築甚勞時各惜財物蓋是時役非土著厚給

使還所以敷澤阜民

俾之心歸樂土也

褒功酬襲衣卮酒

克取遼東時大宴羣臣 諭曰  
明帝不知足侵奪我國故喪師失土

朕仰承

天眷得至斯者亦賴爾諸臣之  
力賜衣一襲酒一卮豈足酬功哉 臣阿 肅

戒法徵揮扇納涼

諭諸將勦恤軍士引宋將揮扇納涼

事為

誠 理論尊人而卑己

太宗與袁崇煥  
書定講和書式謂揆以

義酌以理深斥

明人輕慢之罪

敵唾君閭復臣場

明天啟朝最  
為庸闇



太祖諭諸臣曰觀古今載籍國雖大而氣數將終則君臣庸闇紀綱倒置以至滅亡今明災異疊見其君臣不務修省終必致天之罰矣規國幾先所以為聖哲也縱

擒大壽輸心貳

祖大壽於夫凌河破時來降太宗遣歸錦州大壽中變

復困守有年錦州既下大壽乃終降臣胡高望

恩禮張春廟節香

太宗破大凌河生擒明監軍張春見上不屈賜命坐諸降將

以珍饌班師

聖人舉動所以勵臣節而立人倫也明遣備禦蕭伯芝來偽稱大

蕭伯芝欺幾早歸

臣乘八人輿語多不遜

太祖曰虛言恐喝何以禮為不視其書遺之還

袁崇煥聞策尤良

太宗聞明北京明寧遠巡撫袁崇煥人援

上授密計於高鴻中等令守所獲明楊太

監故作耳語云今日撤兵乃

上計項單

騎向敵有二人來見意袁巡撫有密約此事可

立就矣楊太監佯卧竊聽縱之

雖獲匿穴獵終

還告明崇禎帝疑崇煥殺之

太宗聞錦州明總兵趙率教閉門不

捕

出立城上言曰勝敗豈有常聽天而已

太宗斥之曰爾敢援天出大言乎我惟

上天所命是以瀋陽遼東撫寧俱屬於我爾

果勇猛何不出戰乃如野豨匿穴狂嗥自得不

知獵人歛鏹一加如探囊中物耳臣吉夢熊

御製如樹披枝根自傷

漢軍大臣佟圖賽等請因天時順人事直取明北京太宗

諭曰取北京如伐大樹先從旁斫削則大樹自仆今明精兵已盡我兵力日強因圍縱畧嗣後北京



可得 兵至都京戢勿取 天聰三年 國屢背盟誓 太宗以明

兵征明入洪山口克遵化城遂由薊州進征燕京

太宗駐營城北土城關之東率諸貝勒環閱

燕京城移駐南海子進軍距關廂二里諸貝勒屢

請攻城 太宗諭曰朕仰承 天眷攻城必

克但所慮者儻失我一二良將 和傳內省使猶將

即得百城亦不足喜遂止弗攻

我軍分克明良鄉固安房山等處復擊敗明兵於

永定門南 命巴克什達海愛巴禮齋書與明

議和 大軍遂向永 由來攘外先安內 盛京城門凡

平由山海關班師 西曰外攘即一命名而治 八東曰內治

天下之理悉蘊於是矣

咸仰

功昭與

德彰

盛京左闕門曰文 德右闕門曰武功

親制

國書音合字

滿洲初無字 太祖命巴克什 額爾德尼噶蓋以蒙古字合我國語

音增圈點成文

定分旗色正兼鑲

先是我 國出兵

校獵各隨族黨屯寨而行每人各出一矢十矢

領以一長稱為牛彖辛丑年以袷服人眾編三

百人為一牛彖其長稱牛彖額真乙卯年設甲

喇額真轄五牛彖又設固山額真轄五甲喇左

右設兩梅勒額真初設黃白紅藍

四旗後參用其色鑲之共為八旗 官儀澄叙鳥



龍紀 天命十一年設八旗大臣天聰三年定文館職司五年設六部六年定城守官三年

考察之例八年定八旗職官名十年更定內三院崇德元年定內院官制設都察院二年設八

旗議政大臣三年設理藩院定部院制 軍令申八年設禮部蒙古理事官 臣葉觀國

嚴貔虎行 太祖乙卯年定八旗軍制 太宗天聰三年三月定軍令於

外藩八月定行軍賞罰例五年 門木納言 詔設定出征軍制崇德八年定軍律

奴 天聰五年六月設納言之木於門外 樓竿慎 天聰五年令貝勒大臣盡言直諫

獄網開湯 天命二年令詳慎訟獄天聰九年禁徇私枉斷崇德五年肆赦 興賢

勸學文成化 太祖乙卯年令羣臣舉賢 才五年令員勒大臣子弟就學三

年授舉人生員官階優 免丁役 臣王懿修 肅

廟班朝禮大坊 天聰六年行新定朝儀崇德元年行 太廟薦新禮三年 諭禮部

申明禁令八年 定內外相見禮 字惠

前規賜帑粟 天聰元年發帑賑饑二年發帑資民嫁娶 崇德二年 諭貨粟資民六年以歲

歉 諭 行備荒事例 勸農

家法重耕桑 太祖甲寅年令國人屯田曠土 太宗天聰九年禁濫役妨農崇德元

年禁屯積米穀令及時耕種 二年令各屯堡及時勸農

勗勤虞亮戒叢脞 天命八年 勗羣臣勤職十一 年 勗諸貝勒毋習逸樂崇德



二年

諭諸大臣勤修國政七年

諭諸王貝勒勤修政事臣莽元銘

教儉幽居臻阜康

太祖嘗出獵雪初霽恐草上

上何所不有而惜一衣耶

太祖

聞之笑曰吾豈無衣而惜之吾常以衣賜汝等

與其被雪沾濡何如鮮潔為愈躬行節儉汝等正當效法耳 同我太平效夫

馬際伊季世沸蝸蟻取殘張伐師迎旆

順治元年四月

命睿親王統大軍定中原值流賊李自成破明北京吳三桂致書乞師除暴王遂整旅

入關臣

鄭際唐

御製後舞前歌曲振桐

睿親王擊敗賊將唐通於一片石入山海關李自成率馬步二

十餘萬列陣以待是日大風迅作沙塵蔽天王令軍士呼噪者三風遂止奮擊大敗賊聚追殺至四

十里自成遁走王直趨燕京以捷書馳奏謹備鑿與迎

聖主肅清宮禁賴賢王

李自成既西竄睿親王至燕京故明文武官出迎五里外王進

朝陽門老幼焚香跪迎衆以明鹵簿御輦陳皇城外啓王乘輦王固辭乃以王儀仗前列乘輦入武

英殿故明衆官皆拜賀王定議都燕即具疏恭迎世祖駕至燕京定鼎 得天下正

古無匹自古得天下者如唐宋皆前朝大臣躬行

民皆干犯名分未有如我朝與明鄰國與師本以復仇入關且為破賊明已失之天下我朝得之賊

手光明正大

亘古無倫



作

世德求慶未央

三聖重光兼守創

一人繼序更恢皇

仰瞻

寶篋虔晨夙

皇上每日夙興恭讀寶錄周而復始者數十年

臣嚴福

肆謁

珠邱揚露霜

皇上於癸亥甲戌戊戌癸卯年四次恭詣盛京展謁

國俗

訓鑄文噩噩

崇德元年貝勒大臣等

太宗御翔鳳樓集諸王命內弘文院大臣讀

金世宗本紀

諭以金世宗奮圖法祖勤

求治理衣冠言語悉遵舊制時時練習騎射垂

訓至切後世漸至懈廢忘其馳射以致傾危又

諄諄以改滿洲衣冠效漢人服飾忘舊制廢騎

射為戒垂示萬世子孫至為明切乾隆十七年

皇上恭頌實錄敬述訓諭

立卧碑於箭亭俾子孫臣庶皆遵聽毋忘以綿億載丕緒

昔遵聽毋忘以綿億載丕緒

戰圖

詠繪陣堂堂

乾清宮敬貯太宗實錄戰圖八冊乃盛京時舊本皇上以尊藏

之帙子孫不能盡見因於辛丑春命依式

二本以一本貯上書房一本送盛京



敬藏並 御 伐碑其地

勲桓烈 御製 太祖己未年薩爾汗之戰書 命鑄立清漢字碑於其地

以誌 鴻 勲 臣戴心亨

作賦于京義炳烺 御製盛京賦萬言述 祖功博皇道為萬古第一大文

樂府標新諧律呂 御製新樂府五十 章敷陳 顯承之義

詩編排韻首宮商 十部首詠我 朝 御製全韻詩以上下平聲三

宗盛 德大業 振車日 鉞仍封號 乾隆戎戎 特旨 以定鼎初睿親王之

功最大身後受謗為之昭雪復其王爵仍世襲 罔替又開國功王中如禮鄭豫肅諸親王及克

勤郡王後經改封者皆仍還原封之號以彰勲 伐且令其後人觀名思義念祖抒忠 臣聖昌

期 武穆文昭表贊襄 乾隆二十九年 上特 諭開國時有軍功之王公

等哀舉事蹟纂為宗 室王公勲績表傳

錄本

內廷鋪景錄 編纂 方畧皆本於 開 國實錄蓋崇德元年所輯文直事核

足資垂信 開國實錄係以滿洲蒙古漢 字三體恭繕舊藏 盛京翔鳳樓後貯 內庫

皇上命於頤和殿之後建敬典閣移奉 太祖以下歷朝實錄永世尊藏茲

方畧成錄一 書叅勝國証精詳 明臣紀載我 朝事蹟如黃道



周博物典彙之類 命館臣擇其書中有可採可闕者節取辨證附識

未以徵 恭吟臣庶起而舞 臣奏 承業

御製 聰聽子孫慎勿簧仁

聖祖仁勤民務憲

皇考憲飭官常古稀所懼半百里猶日孜孜敬不違

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誠謀英勇公 阿桂等謹

奏 等奉

勅恭輯

皇清開國方略告成恭呈

御覽 等謹奉

表上

進者洪惟我

國家純祐懋膺丕基永建媿禡壇而啟



聖朱果徵祥儼邵室以凝休白山肇迹雲雷締構楊九  
萬寓之洪暉日月光華綿萬春之懿貺惟

列祖之貽謀實裕斯

一人之繼序彌殷我

皇上

世德作求

前光允迪

橋陵展孝

辰旂屢詣

留都姬籙垂型

乙夜頻稽

寶訓冠皇王而作頌規模誌全韻之吟

飭史館以分編方畧重成書之紀竊惟古者宅中

天之受命運有乘除更姓造邦事兼守創雖克綏厥

猷惟后而率土之濱皆臣史臣多上善於君先

聖每懷慚於後三代以下已難如武之與湯一



皇清開國本紀卷之二十一 遼東  
統之歸莫正於元之代宋矧我

朝躔分東土極拱北辰本非裂地以封久已承

天之眷溯成邑成都之漸再遷越千五百里而遙稽卜

年卜世之期養晦至六十二年而後古春字中

太祖高皇帝奮揚勇智肇造艱難七傳之緒初承

二祖之讐未雪赫怒整圖倫之旅甲秣十三裏創揮棟

鄂之戈丁惟五百罪人斯得八表踵而向風戎

醜攸行六師過而如雨直能勝曲少可禦多五

日之間先後殄四十萬衆三河旣下大小收七

十餘城蓋自九姓翦除以還洎乎

兩京營建之始大武之烈遠矣同文之治基焉

太宗文皇帝式廓隆規闡揚

聖緒展神旌於北部地靈呈玉璽之祥馳義旆於南荒

天險鞏冰橋之固兵非得已受降則令肅秋毫

盟不可渝聲罪則威宣夏服迨至松杏之屏藩

盡撤幽燕之唇齒全寒邊臣負固而未能使者



乞和而已晚乃復宣昭

義問備申講信之本懷愷惻宜冀顯自至外者之  
仁言冀遂好生之初念是惟堂堂正正式揚命  
王者之師故能繼繼承承克肖  
聖人之德暨我  
世祖章皇帝冲齡踐阼  
峻命培基治定功成禮明樂備信乎得位得名之理共  
覆載以無私可久可大之模與河山而並壽者

已<sub>臣</sub>等忝司載紀恭預編摩仰

佑啟於

前寧欽紹聞於

幾暇

特筆紀勝朝之殘號附書隆緒於一年

殊恩揚前代之遺忠分定易名於四字凡此共見共

聞之

聖度皆本善繼善述之



皇清開國九十年 建奉  
孝思況夫義炳琅函勲垂寶笈間蒐稗乘彼明臣早

懼

威稜旁引管窺在外服尤銘

恩澤有典有則謹依

三朝實錄之遺是訓是行允冠四庫全書之首三十二

冊成編咸備

軒紀常新五十一年大衍重開

一義圖無量伏觀堯咨舜傲觀

家法於羹牆文顯武承闕

心傳於豐鎬慎厥修而思永括典謨訓誥以無遺久於

道而化成俾子孫臣民之攸賴謹奉

表以

圖



皇清開國方略

奉

旨開載諸臣職名

彙閱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等誠謀英勇公<sub>臣</sub>阿桂

經筵講官太子少傅東閣大學士<sub>臣</sub>梁國治

經筵講官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sub>臣</sub>一等男和珅

提調官



內閣侍讀學士臣善寶

戶科給事中世襲騎都尉又一雲騎尉臣覺羅麟喜

翰林院編修臣俞大猷

翰林院檢討臣孫玉庭

滿纂修官

翰林院侍講臣伯麟

江南道監察御史臣諾穆福

內閣侍讀臣姜斌

內閣侍讀臣福森布

漢纂修官

原任翰林院侍讀學士臣彭紹觀

翰林院編修革職留任臣秦潮

前任翰林院編修今任知縣臣王增

分纂官

右春林坊右庶子臣茅元銘

江南道監察御史臣范衷



翰林院編修臣李鎔

原任翰林院檢討候補司業臣王太岳

收掌官

內閣中書臣德明阿

內閣中書臣八十三

翰林院筆帖臣佟繼善

前任內閣中書今任同知臣景昌

校對官

候補筆帖臣德文

候補筆帖臣覺羅萬慶

候補庫使臣善祿

官學臣德克精額

官學臣雯棟

翻譯官臣...

內閣中書臣愛星阿

內閣中書臣保明



內閣中書臣塔清阿

理藩院筆帖臣式臨保

候補筆帖臣式杜澤均

候補筆帖臣式查清阿

監生臣福順

官臣恩特赫莫

膳錄官臣

候補筆帖臣式覺羅萬全

候補筆帖臣式舒齊善

舉人候選知縣臣管應祥

監生候選鹽大使臣董玉麟

監生候選庫大使臣余純

咸安官教習臣多麟岱

舉人臣西拉布

監生臣德克精額

覺羅學臣生覺羅定昌







太祖高皇帝 己亥年至 辛亥年

太祖高皇帝 第四卷

太祖高皇帝 壬子年至 乙卯年

太祖高皇帝 第五卷

太祖高皇帝 天命元年丙辰 至三年戊午

太祖高皇帝 第六卷

太祖高皇帝 天命四年 己未

太祖高皇帝 第七卷

太祖高皇帝 天命五年庚申 至七年壬戌

太祖高皇帝 第八卷

太祖高皇帝 天命八年癸亥 至十一年丙寅

太祖高皇帝 第九卷

太宗文皇帝 初即位未改元天命十一年 丙寅九月至十二月

太宗文皇帝 第十卷

太宗文皇帝 天聰元年丁卯 正月 至六月

太宗文皇帝 第十一卷



太宗文皇帝

天聰元年丁卯七月  
至二年戊辰十二月

太宗文第十二卷

太宗文皇帝

天聰三年  
己巳

太宗文第十三卷

太宗文皇帝

天聰四年  
庚午

太宗文第十四卷

太宗文皇帝

天聰五年辛未  
正月至九月

太宗文第十五卷

太宗文皇帝

天聰五年辛未十月  
至六年壬申三月

太宗文第十六卷

太宗文皇帝

天聰六年壬申  
四月至十二月

太宗文第十七卷

太宗文皇帝

天聰七年  
癸酉

太宗文第十八卷

太宗文皇帝

天聰八年甲戌  
正月至六月

第十九卷



太宗文皇帝

天聰八年甲戌  
七月至十二月

第二十卷

太宗文皇帝

天聰九年乙亥  
正月至九月

第二十一卷

太宗文皇帝

天聰九年乙亥十月  
至十年丙子四月

第二十二卷

太宗文皇帝

崇德元年丙子  
五月至十一月

第二十三卷

太宗文皇帝

崇德元年丙子十二月  
月至二年丁丑二月

第二十四卷

太宗文皇帝

崇德二年丁丑  
三月至十二月

第二十五卷

太宗文皇帝

崇德三年戊寅  
正月至七月

第二十六卷

太宗文皇帝

崇德三年戊寅八月  
至四年己卯三月

第二十七卷



太宗文皇帝

崇德四年己卯  
四月至十二月

太宗文皇帝

第二十八卷

太宗文皇帝

崇德五  
年庚辰

太宗文皇帝

第二十九卷

太宗文皇帝

崇德六年辛巳  
正月至八月

太宗文皇帝

第三十卷

太宗文皇帝

崇德六年辛巳九月  
至七年壬午六月

太宗文皇帝

第三十一卷

太宗文皇帝

崇德七年壬午七月  
至八年癸未八月

第三十二卷

世祖章皇帝

初卽位未改元崇德八年癸未  
八月至順治元年甲申十月



皇清開國方略卷首

發祥世紀

長白山高二百餘里。綿亙千餘里。雄觀峻極。扶輿靈氣所鍾。山之上。有潭曰闔門。周八十里。源深流廣。鴨綠混同。愛濬三江之水。出焉。鴨綠江。白山南。西流入遼東之南海。混同江。自山北流。入北海。愛濬江。東流入東海。三江孕奇毓異。產珠爲世寶重。其山風勁氣寒。奇木靈藥。應候挺



生山之東有布庫哩山。其有池曰布勒瑚里。相傳有天女三。長曰恩古倫。次日正古倫。季曰佛庫倫。浴于池。有神鵲銜朱果。置季女衣。季女含口中。忽已入腹。遂有身。告恩古倫。正古倫曰。吾身重不能飛昇。奈何。答曰。吾等列仙籍。無他虞也。此

天授爾娠。俟免身來未晚。言已。別去。季女尋產一男。生而能言。體貌奇異。及長。母告以吞朱果有身之

故。因命之曰。汝姓愛新覺羅。名布庫哩雍順。

天生汝以定亂國。其往治之。汝順流而往。卽其地也。與小舸乘之。母遂凌空去。舸順流至河步。乃登岸。折柳及蒿爲坐具。端坐其上。是時其地有三姓。爭爲雄長。日構兵相讐殺。亂靡由定。有取水河步者。見而異之。歸語人曰。汝等勿爭。吾取水河步。見一男子。察其貌。非常人也。

天必不虛生此人。衆往觀。皆以爲異。因詰所由來。答曰。



我天女所生天男。

天生我以定汝等之亂者。且告以姓名。衆曰。此

天生聖人也。不可使之徒行。遂交手爲舁。迎至家。三姓

者議曰。我等盍息爭。推此人爲國主。于是妻以

女。奉爲貝勒。其亂乃定。遂居長白山北之

里城。

國號曰滿洲。是爲開基之始。越數世以後。不善撫

其衆。國人叛。戕害宗族。有幼子遁于荒野。國人

追之。會有神鵲。止其首。追者遙望鵲棲處。疑爲

枯木。中道而返。乃得免。隱其身以終。自此後世

俱德鵲。誠勿加害云。數傳至

肇祖原皇帝。生有智略。慨然以恢復爲志。計誘先世讐

人之後。四十餘人。至蘇克素護河之呼蘭哈達。

誅其半。以雪

祖讐。執其半。以搜舊業。旣得。遂釋之。于是

肇祖居赫圖阿拉地。

在蘇克素護河嘉哈河之間。後稱



興京。距俄朶里城西一千五百餘里。

肇祖生子二。長卽

興祖直皇帝之祖。生子二。第三子卽

興祖之父。

興祖生子六。長德世庫。次瑠闡。次索長阿。次卽

景祖翼皇帝。次寶朗阿。次寶實。

景祖承先業。居赫圖阿拉地。德世庫居覺爾察地。瑠闡

居阿哈和洛地。索長阿居和洛噶善地。寶朗阿

居尼瑪蘭地。寶實居章嘉地。分築五城。距赫圖

阿拉城近者五里。遠者二十里。環衛而居。並稱

寧古塔貝勒。

景祖生子五。長禮敦。

後號巴圖魯。追封武功郡王。

次額爾袞。

後追封郡王。諡

哲。次齋堪。  
後追封郡王。諡宣獻。次卽

顯祖宣皇帝。次塔察。

後追封貝勒。諡恪恭。

是時近地部落中有碩

色納者。生九子。俱强悍。又有嘉呼者。生七子。俱

輕捷多力。嘗身披重鎧。連躍九牛。二族恃其強。



侵陵諸路

景祖素多才智。子禮敦又英勇。率諸貝勒往征。盡滅之。收服五嶺東蘇克素護河西三百里內諸部。由

此

國益強盛。

顯祖嫡妃喜塔喇氏。阿古都督女。是為

宣皇后。生子三。長即

太祖高皇帝。

宣皇后孕十三月乃生。歲己未。是為明嘉靖三十八年

也。次舒爾哈齊。

後號達爾漢。巴圖魯。追封親王。諡莊。

次雅爾哈齊。

後追封郡王。諡通達。

繼妃納喇氏生子一名巴雅喇。

後號卓哩。

克圖。追封篤義貝勒。諡剛果。

庶妃生子一名穆爾哈齊。

後號青巴。

太祖年十歲。自聖人出。燕衣來。爾赫一語。因而

宣皇后崩。繼妃納喇氏撫育寡恩。年十九。俾分居。子產

獨薄。後



顯祖知

太祖有才德。復厚與之。仍辭讓諸弟。先是望氣者言滿  
太祖平洲將有聖人出。戡定衆亂。統一諸國而履帝位。

太祖龍顏鳳目。偉軀大耳。天表玉立。聲若洪鐘。儀度威  
重。舉止非常。英勇蓋世。騎射軼倫。時國人咸稱

為

聰睿具勅。

皇清開國方略卷一

太祖高皇帝 癸未年至  
丙戌年。

癸未年夏五月。征尼堪外蘭。克圖倫城。

初蘇克素護河部圖倫城。有尼堪外蘭者。陰搆

明寧遠伯李成梁。引兵攻古噶城主阿太章京。

及沙濟城主阿亥章京。成梁授尼堪外蘭兵符。

率遼陽廣寧兵二路進。成梁圍古噶城。遼陽副

將圍沙濟城。城中見兵至。逃者半。被圍者半。遼



顯祖知

太祖有才德。復厚與之。仍辭讓諸弟。先是望氣者言滿  
太祖平洲將有聖人出。戡定衆亂。統一諸國而履帝位。

太祖龍顏鳳目。偉軀大耳。天表玉立。聲若洪鐘。儀度威  
重。舉止非常。英勇蓋世。騎射軼倫。時國人咸稱

為

聰睿具勅。

皇清開國方略卷一

太祖高皇帝 癸未年至  
丙戌年。

癸未年夏五月。征尼堪外蘭。克圖倫城。

初蘇克素護河部圖倫城。有尼堪外蘭者。陰搆

明寧遠伯李成梁。引兵攻古噶城主阿太章京。

及沙濟城主阿亥章京。成梁授尼堪外蘭兵符。

率遼陽廣寧兵二路進。成梁圍古噶城。遼陽副

將圍沙濟城。城中見兵至。逃者半。被圍者半。遼



陽副將遂克沙濟城。殺阿亥章京。復與成梁合兵攻古噶城。阿太章京之妻乃

景祖長子禮敦之女。

景祖聞古噶城兵警。恐女孫被陷。偕

顯祖往救。既至古噶城。見成梁兵方接戰。令

顯祖俟于城外。獨入城。欲攜女孫歸。阿太章京不從。

顯祖俟良久。亦入城探之。成梁攻古噶城。其城據山依險。阿太章京守禦甚堅。數親出遠城衝殺。成梁

兵死者甚衆。不能克。因責尼堪外蘭起釁敗軍之罪。欲縛之。尼堪外蘭懼。請身往招撫。卽至城。大呼給之曰。大兵旣來。豈遂舍汝而去。爾等危在旦夕。主將有命。凡士卒能殺阿太章京來降者。卽令爲此城之主。城中人信其言。遂殺阿太章京以降。成梁誘城中人出而屠之。尼堪外蘭復搆明兵。併害

景祖



顯祖我

太祖聞之大慟。旋勃然震怒。

詰明邊吏曰。我

祖

父何故被害。汝等乃我不共戴天之讐矣。明遣使謝曰。

非有意也。誤耳。乃歸。

二祖喪。與救三十道。馬三十匹。復給都督救書。

太祖謂使臣曰。害我

祖

父者。尼堪外蘭所構也。必執以與我乃已。明使臣曰。前

因誤害。故與救書馬匹。又給都督救書。事已畢。

今復過求。我當助尼堪外蘭築城于嘉班。令爲

爾滿洲國主矣。于是國人信之。皆懼尼堪外蘭。

寧古塔諸貝勒子孫。至

堂子立誓。亦欲害

太祖以媚尼堪外蘭。尼堪外蘭又迫



太祖往附。

太祖曰爾吾

父部下人也。搆明兵害我

祖

父恨不能手刃汝。豈反從汝偷生。人能百歲不死乎。自

是恨益深。適蘇克素護河部薩爾濟城主諾密

納之兄卦喇爲尼堪外蘭所譖。明撫順所守吏

賁治之諾密納與同部嘉穆瑚寨主噶哈善哈

斯瑚沾河寨主常書及弟揚書俱忿恚相議曰。

與其倚賴此等人。何如投附。

聰睿貝勒也。議定。遂來通款。

太祖椎牛祭

天。與之盟。遣還。

太祖日夜思復

祖

父之讐。以



皇清開國方略卷一  
顯祖遺甲十三副。謀伐尼堪外蘭。歲癸未。明萬歷十一年也。

太祖年二十有五。夏五月。起兵征尼堪外蘭。期諾密納以兵自薩爾滸城來會。和洛噶善城索長阿之第四子龍敦私語諾密納之弟鼐喀達曰。明助尼堪外蘭築城嘉班。令爲滿洲國主。哈達國萬汗又助之。爾何附。

聰睿貝勒耶鼐喀達以告諾密納。諾密納遂背盟。不以兵來會。

太祖待諾密納不至。仍自率兵往攻尼堪外蘭于圖倫城。尼堪外蘭豫知之。棄軍民攜妻子遁于嘉班。太祖攻克圖倫城而歸。

秋八月。誅薩爾滸城諾密納。鼐喀達。

尼堪外蘭旣遁居嘉班。越兩月。

太祖復率兵征之。諾密納鼐喀達先遣人往告。尼堪外蘭遂棄嘉班。奔撫順所迤東河口臺。我軍躡其



後明邊吏不容尼堪外蘭入邊。以兵擊逐。

太祖望見。疑明兵助尼堪外蘭來戰。遂收兵駐營。是夜尼堪外蘭乘間遁。其部下有一人來投。曰不戰何也。明兵乃擊逐尼堪外蘭。不容入邊耳。

太祖既旋師。聞薩爾滸城曾通使嘉班。

諭侍臣曰。若非諾密納鼐喀達。往告之。尼堪外蘭早成擒矣。會諾密納鼐喀達遣人來言曰。渾河部之杭嘉及扎庫穆二路。勿往侵。棟嘉及巴爾達一城。我

營也可取其地。我否則不容爾兵由我邊界行也。

太祖聞其言。怒。噶哈善哈斯瑚與常書揚書亦忿甚。曰。甲不先破薩爾滸城。吾等皆附諾密納矣。

太祖遂定計。佯與諾密納約。合兵往攻巴爾達城。

諭令率兵先戰。諾密納不從。爾其入。其

太祖曰。爾以兵仗與我。我即先戰。諾密納因以兵仗授

我軍。



太祖既得兵仗。遂執諾密納。薊喀達。斬之。其兵衆多逃散。有來歸者。太祖命悉還其妻孥。仍居薩爾汗城。其人尋復修築其

城以叛。

甲申年春正月。克兆嘉城。獲理岱。

時諸國紛亂。滿洲國之蘇克素護河部。渾河部。完顏部。棟鄂部。哲陳部。長白山之訥殷部。鴨綠江部。東海之窩集部。瓦爾喀部。庫爾喀部。呼倫

國之烏拉部。哈達部。葉赫部。輝發部。爭為雄長。各主其地。互相攻戰。甚者兄弟自殘。強陵弱。衆暴寡。爭奪無已。癸未年六月。覺爾察城。阿哈和洛城。和洛噶善城。章嘉城。諸族人忌。

太祖英武誓于

堂子。同謀加害。夜將半。潛至城欲登。

太祖心動。起被棉甲。持刀攜弓矢。登城望之。已樹梯攀

援而上。見



太祖至皆急下遁去逾月章嘉城寶實之長子康嘉借

兵哈達萬汗以渾河部兆嘉城長理岱為嚮導

劫我瑚濟寨而去分所獲于中途

太祖部將安費揚古俊

賜號碩翁科羅巴圖魯魯率十二人追及之奮勇衝入殺

四十餘人盡獲所掠而還未幾賊乘夜陰晦至

上所居欲拔柵潛入有犬名塘烏哈四顧驚吠

太祖持刀叱曰外至者誰也既至何不入爾不入我即

出矣爾能搜我鋒耶因以刀柄擊腮櫺復奮足撼腮

為由腮而出之狀既而仍由戶出賊乃遁有近

侍帕海宿廳下被賊刺死至是

太祖率兵征兆嘉城途遇大雪至噶哈嶺路險峻難登

諸叔暨諸兄弟勸勿進兵

太祖曰理岱我同姓兄弟乃自相戕害反為哈達嚮導

豈可恕耶遂鑿山為磴軍士鱗次立以繩束馬曳之

踰嶺至兆嘉城下龍敦即前征圖倫城時私阻薩爾汗城會兵者豫



使人潛告理岱。理岱聞之。鳴角集兵登城以待。  
豈可衆復請曰。彼有備。未易攻。姑旋師。

太祖曰。吾固知其有備而來。何遽還耶。遂督衆圍城。攻  
克之。獲理岱。宥其死而贖養之。

太祖夏六月。攻克瑪爾墩寨。

初

太祖以同母妹妻噶吟善哈斯瑚。及攻克兆嘉城。龍敦  
搆族衆邀噶哈善哈斯瑚于路。殺之。

太祖欲集衆收其骸骨。諸族昆弟皆與龍敦同謀。無一  
人往。

太祖率近侍數人行。尼瑪蘭城寶爾阿之次子楞敦止  
之曰。諸族皆讐汝。否則汝妹夫何以見殺。宜勿

往。恐有害汝者。

太祖不聽。披甲躍馬登城南橫岡。引弓疾馳。復回向城

上自瞰下。

大呼曰。有害我者速出。聞者皆惴懼。無敢出。遂收其骸



上自御冠履衣服斂而葬之。

太祖警悟軼倫。臨機應變。倉猝合度。嘗夜寢。聞戶外有聲。披衣起。令匿諸子女。佩刀持弓矢。潛出戶。伏烟突旁伺之。時陰晦無所見。少頃。賊將逼烟突。太祖率旁。忽有電光照見。遂以刀背擊之仆。呼近侍洛翰縛之。洛翰曰。何必縛也。宜殺之。

太祖曰。若殺此賊。其主必顯與我爲難。倘加兵于我。我衆寡不敵。乃佯

詢曰。爾非盜牛來耶。賊以盜牛應。洛翰又曰。誑言也。實

欲害吾

主。殺之便。

太祖曰。果盜牛也。遂縱之去。又一夕。將就寢。忽心動。遂起。衷短甲。外襲常服。佯如廁。值昏黑中。莫能辨。熟視院門旁籬落缺處。隱然有人如探伺者。乃

控弦以待。俄而賊逼。



太祖射之。賊卻身避。中其衣。驚遁。追及之。又射貫兩足。踏地。擊其首昏眩。縛而撻之。

詢其名爲伊素。諸弟及近侍曰。殺之固宜。何撻焉。

太祖曰。此非汝所知。殺之適以啟釁。若其主以兵攻我。劫我儲蓄。我糧匱則部下叛。部下叛則我等孤立。何以禦敵。且我又何肯以殺人爲他人藉口耶。遂釋之。蓋御物深沉。有大度類如此。至是

親率兵四百。征納木古。歷木古。納木古。完濟翰。以復瑪哈善哈斯瑚之讐。攻瑪爾墩寨。其寨居山之巔。勢險峻。乃設大牌三。蔽矢石。並列而進。至隘路。分其一前行。其二繼之。近寨丈許。路愈隘。分三牌。相次而攻。敵寨飛石。檣木齊下。前牌被摧。軍退。次牌下。次牌又摧。復退于三牌下。戰士並集。牌不能蔽。難仰攻。

太祖立寨下。相去十餘步。有斷木長二尺許。隱其足。發



一矢中寨主納申面貫耳。復射四人路之敵兵。遂卻。

太祖引兵遙圍其寨。絕彼汲道。攻至四日。其夜令軍士。跣足緣厓而上。遂取瑪爾墩寨。納申完濟翰奔界藩。

秋九月。攻克棟鄂部翁鄂洛城。

初章嘉城寶寶之次子阿哈納。往聘薩克達路長巴斯翰之妹爲妻。巴斯翰謂阿哈納家貧。不

許。旋以妻棟鄂部長克徹巴延之子額勒吉。後額勒吉往巴斯翰所。還至河布達哩岡。爲額圖阿嚕部下九賊所殺。賊有與阿哈納同名者。羣賊相呼。聞者傳語克徹巴延。克徹巴延曰。往者寧古塔阿哈納欲聘之女。吾子娶之。故被殺也。哈達萬汗遣人告克徹巴延曰。爾子乃額圖阿嚕部下九賊殺之。我擒以與爾。復爾讐。爾歸附我。克徹巴延曰。此必寧古塔人誑言耳。何不以



金帛饋哈達。執九賊與我。我必倍償其金帛。和洛噶善城索長阿聞其語。潛遣人給之曰。爾子乃我部下額勒綳額與額克青額所殺。爾以金帛與我。我當殺此兩人。克徹巴延曰。哈達萬汗言額圖阿嚕部下九賊殺吾子。今云爾部下人殺吾子。皆爾寧古塔人誑我也。遂成讐怨。引兵侵掠寧古塔貝勒所屬東南二路。諸貝勒幾不能支與。

景祖議曰。我等同

祖所生。分居十二處。勢渙散。當聚族而居。共相保守。既定議。索長阿次子武泰不從。曰。一處何可居也。將不為孳息畜產計乎。今不必聚居。借兵于哈達萬汗便。哈達萬汗武泰婦翁也。于是借兵攻棟鄂部者。再獲其數寨。我

國本與哈達萬汗互為婚媾。聲勢相埒。自借兵後。乃示弱焉。及癸未年。哈達兵劫我瑚濟寨。我兵



擊敗之棟鄂部長曰昔寧古塔貝勒借哈達兵

圍攻我取我數寨今彼與哈達國相讐吾等宜乘

機攻之用蟒毒淬箭為攻具適其部內亂

太祖聞之與眾計曰棟鄂部內亂宜往攻眾諫曰兵未

可輕入其境幸而勝誠善倘有失奈何

太祖曰俟彼加兵于我何如乘機先發眾乃曰善遂

親率兵五百征之其部長阿海巴延聚兵四百于所居

齊吉達城閉城以待我兵圍之城垂陷會大雪

罷攻

命眾先還留十二人以從伏濃烟中城內謂兵已退引

眾出

太祖邀擊之斬四人獲甲二副會完顏部之遜扎沁廣

太麻魯袞來請曰翁鄂洛吾讐也曾為所縛乞以一旅

太祖乘助我破之中越中得滿果臥龍

太祖念既興兵至此宜乘此戡定一方遂率兵夜馳赴

之遜扎沁廣袞有兒子岱度墨爾根密使人通



于翁鄂洛城。故豫知我軍至。收其兵衆入城。我

太祖念軍縱火焚城樓及村中廬舍。

太祖乘屋巔射城中。城中鄂爾果尼潛射。

太祖傷首貫胄。

太祖拔箭見敵趨過。卽以所拔箭從烟突隙處迎射之。

貫其股。應弦而踣。

太祖被創流血至足。猶鏖戰不已。敵復有洛科者乘烟

焰中潛逼。突發一矢射

太祖。砉然有聲。穿鎖子甲護項。

太祖拔之。鏃卷如鉤。血肉迸落。衆競趨而前。欲登屋扶

掖。

太祖恐爲敵窺。

諭止之。頃下血湧如注。以一手捫創。一手挂弓而下。

二人掖而行。忽迷仆。諸臣皆大驚。相怨咎。少甦。

裹創。迷而復甦者數四。甦輒飲水。凡一晝夜。血

猶不止。裹創厚寸餘。乃棄垂下之城而還。



太祖創愈。復率兵攻克翁鄂洛城。獲鄂爾果尼及洛科。

諸臣請誅之。

太祖曰。兩敵交鋒。志在取勝。彼爲其主。乃射我。今爲我用。不又將爲我射敵耶。如此勇敢之人。若臨陣死于鋒鏑。猶將惜之。奈何以射我故而殺之乎。遂授鄂爾果尼洛科各牛彘。隸三百人。諸臣皆頌。

上大度云。

乙酉年春二月。征界藩。誅納申巴穆尼。

初。納申自瑪爾墩寨戰敗。奔依界藩寨。長巴穆尼至是。

太祖率甲士二十五步兵五十略界藩寨。寨內人豫爲備。無所獲而還。薩爾濟棟嘉巴爾達三城。與界藩合兵四百。追襲至界藩南太蘭岡之野。納申

太祖曰。巴穆尼衝突入我步兵中。疾馳而前。大衆怒。

太祖見之。單騎還擊納申。納申刃已先及。斷

太祖所執鞭。其



皇清國朝大皇帝 卷一  
太祖揮刀斷其臂。墜馬死。復射巴穆尼斃之。敵衆逡巡。  
太祖引卻立。我甲士曰。馬疲甚。奈何。次又瀾。

太祖曰。爾等下馬步行。伴以弓朔拂雪。爲拾矢狀。徐引  
馬過嶺。飲以鹽水。飼以炒麩。休息之。予留此爲緩敵  
計也。于是我軍先行。

太祖駐馬納申屍旁。其衆呼曰。殺其人。豈尚欲食其肉  
耶。何不去聽我等收其骸骨。

太祖乃行。顧其衆曰。納申與我爲難。今得殺之。卽食其  
肉亦宜。

太祖念我軍行未遠。率七人爲伏。悉露其胄而立。納申  
部衆見之。呼曰。汝有伏。我已知之矣。且呼且卻。  
太祖引兵徐還。不遺一騎。

大順 夏四月。敗哲陳部諸路兵于界藩南山。戰四日。  
太祖率步騎五百。征哲陳部。值大水。

命衆還。留被棉甲者五十。被鐵甲者三十。共八十人。畧  
地而前。有嘉哈地之蘇庫賚呼。潛往告知托摩。



和章嘉巴爾達薩爾游界藩五城遂合兵以禦

命來嚴我巡哨官能古德偵諸路兵集疾馳以告由他

太祖率道突過弗遇

太祖率兵造行遙見敵兵八百餘陣界藩之渾河抵南

山尼瑪蘭城寶朗阿之孫扎親桑古哩兩人見

敵衆大懼解其甲與人

太祖怒曰汝等平日自雄于兄弟鄉黨間今臨陣何懼

敵衆反解甲與人耶乃

親執纛先進近敵陣下馬驅馬回率弟穆爾哈齊及近

侍延布祿烏凌阿直前衝擊奮勇射卻敵衆斬

二十餘人敵敗潰爭渡渾河而遁

太祖熱甚卸胄不及解甲以手斷其扣坐而休焉後隊

衆也兵將乃至皆曰宜乘勝追擊之

太祖怒其遲至不應憩未移時復胄率兵渡河登岸與

穆爾哈齊等躡敵後斬四十五級復追至吉林

崖見敵兵十五人由旁徑來



太祖去胄上纓。隱身以待。射先至者一人。貫其脊而殪。穆爾哈齊又射殪一人。餘悉墜崖死。

太祖諭延布祿等曰。今日之戰。以四人而敗八百人之衆。此

天助我也。

丙戌年秋七月。攻克鄂勒琿城。尼堪外蘭伏誅。

初。尼堪外蘭自嘉班奔明撫順所。爲明兵擊逐。不容入邊。其族屬及我國素與黨附之人。相謂

曰。尼堪外蘭前爲

聰睿貝勒追兵所迫。幾至喪身。往奔明明尚不容。且擊

逐之。豈肯築城嘉班。令爲滿洲國主乎。遂皆背

之。尼堪外蘭懼。攜其子及近屬兄弟數人。逃于

鄂勒琿地。築城居之。

太祖欲往征。以所過諸部皆讐敵。慮爲梗阻。先征蘇克

素護河部之安圖瓜爾佳寨。破之。斬其寨主諾

謨琿。嗣攻克渾河部之貝琿寨。又攻哲陳部之



托摩和城遇雷雨震死二卒旋師越數日。

太祖復率兵往招撫之其衆乞降遂越相隣讐敵諸部  
太祖徑攻鄂勒琿城時尼堪外蘭已他往城外有四  
十餘人欲避兵挾弓矢走前行一人戴氈笠被

青棉甲。

太祖望見疑卽尼堪外蘭奮身往追爲四十人所環逼  
衆矢交發。

太祖身中三十餘創貫背及肩奮戰不退射殪八人。

斬一人餘皆竄遁遂攻克鄂勒琿城索尼堪外

蘭弗獲斬城中漢人十九擒矢傷者六人深入

其矢使傳

諭明之邊吏執送尼堪外蘭否則興兵征明乃旋師明

邊吏遣人復曰尼堪外蘭旣歸我未便執送爾

自來殺之可也。

太祖口爾等叵測將誑我耶使者又言無事親往祇遣

少兵來卽執以去于是



命齋薩率四十人往尼堪外蘭問我兵至欲登臺避匿  
夫爾日明人不容登臺去其梯齋薩遂斬尼堪外蘭取  
其首來獻明自此歲輸銀八百兩蟒緞十五疋  
通和好焉

臣等謹案崇德元年十一月

太祖高皇帝實錄告成以滿洲蒙古漢字三體編繕藏  
盛京翔鳳樓上今  
內廷尊藏

開國實錄是也臣等幸嘗伏誦竊見我

列祖

天誕神靈造邦啟宇積

仁累

功發祥之所自我

太祖

天錫智勇戡亂攻昧柔遠能邇締構之艱難不待鋪張  
潤色而



皇清開國方略 卷一  
規模宏遠固已超越千古至其文直事核務尚體要于  
軼事或有未詳而

鴻聲

茂實昭布遠近者異邦之人間亦編錄雖參以忮心營  
昭終莫能誣如明臣黃道周博物典彙記明  
神宗時事甚詳其建州攷一篇有云建州卽  
金別部元代置軍民萬戶府國朝分爲三曰  
建州曰海西曰野人而建州居中雄長地最

要害永樂元年野人部長來朝已而建州海  
西悉境歸附設建州等衛所二百餘置都司  
一以統之官其長自都督至鎮撫有差惟野  
人以絕遠貢無常期其建州海西定以每歲  
十月驗放入貢是時建州衛指揮及子皆以  
有功賜姓名其弟亦以內附領摩琳衛累都  
督同知此建州之始大也正統初建州衛都  
督爲七姓野人所害其弟及長子避之朝鮮



失其印。次子嗣爲建州衛指揮。後長子歸建州。朝廷剖建州左衛置右衛。與二印令分領。值額森入寇。

案額森舊作也先。今依通鑑輯覽改正。

煽誘諸衛。

殺掠遼東吏民無算。景泰中。巡撫王翱遣使招諭。稍歸所掠。復款關。然七姓之亂。子孫失其賜。不得襲官。以舍人入貢。賚賜大減。益失望。遂與海西諸部。並掠邊境。無虛月。成化二年。遣都督武忠。害建州左衛指揮于廣寧。

以武靖伯趙輔都御史李秉等督師入建州境。襲殺過當。築撫順清河。薺陽諸堡。乃請通款貢。朝廷亦欲休息。俾建州都督後皆得襲諸從者。視先世遞貶一官。雖復入貢。然時時以報讐爲詞。往來患苦塞上。會大瑞汪直用事。方倖功。巡撫陳鉞揣其意。疏言建州結連海西。名雖屏蔽。實懷他志。宜大發兵創之。乃以撫寧侯朱永爲帥。汪直監其軍。襲破之。建



州大忿怒。深入甚于往時。開原廣寧之間。騷然繁動矣。居久之。其長貢馬請入謝。許之。復奉貢請襲如故。迄正嘉間。塞上得息。嘉靖二十一年。建州糾衆入邊。巡撫孫繪禦之。失亡頗多。無何。巡撫於敖減賞致譁。復詐殺譁者。由此挾忿。數入邊。遼之東西幾困。已復稍輯。蓋道周記建州之原起如此。其稱官稱長。不著主名。難可追攷。又按明臣鄭曉今言。載沿

邊諸鎮。惟遼東最易治。優以官賞。交市。且地饒魚米鹽馬。近年撫臣於敖減賜物。又設計搆毀。因失望。嘉靖丁未。撫臣胡宗明。又殺百八十人。遂大恨。戊申春。結衆深入遼西。殺畧人畜萬計。宗明及總兵戴廉皆罷任。其言於敖減賜事。與道周所記畧同。而道周不載宗明諸人。所記先後入邊亦互異。然其稱易治。稱地饒。明言當日畫疆分守。邊境原未興戎。



至其稱大恨稱深入尤深斥當日撫臣之悲  
陵肆虐自啓覺端爲罪不容誅也至道周謂  
我朝祖事與敵國迥異器同而德風不雜宗  
顯祖宣皇帝有膽畧值建州都指揮王杲誘殺明清河  
守將裴承祖等屢爲邊患總兵李成梁不能  
制乃乞

宣皇帝率兵討杲往返八日擒之李成梁相繼又討  
宣皇帝狀貌不類常人詭請臨視火攻陰設反機致

宣皇帝遇害時

太祖高皇帝方四歲李成梁不能擒

宣皇帝之功哭之盡哀迎

太祖高皇帝及

高皇帝弟厚致餼養

高皇帝稍長讀書有謀畧十六歲始出之建地故兵端

動以復

祖



皇清國朝一覽卷一  
父讐爲辭。日與弟厲兵秣馬。設險擺塘。自萬歷三十四年貢後。以邊關勒索無厭。遂不復貢。屢擁衆高皇帝。帝幸憑陵開原。邊臣噤悸。莫可誰何。此道周記明高皇帝。政之不綱。邊臣之召禍。與

實錄可互證也。又謂我

太祖與一弟。皆以驍勇雄部中。

兄弟始登瓏而議。既則建臺策定而下。無一人聞者。蓋

未嘗一日忘

父讐也。此又道周記我

太祖高皇帝仗義復讐厥初

定策之大畧也。綜前後觀之。雖其間或傳聞異辭。時地

不無訛舛。然其敘述明臣陳鉞朱永於敖輩

之倖冒詐欺。李成梁之懷奸肆毒。情事歷歷。

雖庸夫婦豎。能辨其非。至其云有功。云忿怨。

云不能掩其功。云兵端以復讐爲辭。云未嘗

一日忘讐。則是我



聖朝大有造于明。而被顧狡謀思逞。以怨報德。固其臣民之衆。見衆聞。莫能自諱者矣。然自尼堪外蘭伏誅以後。我

太祖猶以罪人既得。許明通好。冀其悔悟。遲之三十又二年。而明政無改。然後我

太祖赫然一怒。昭告

穹蒼。

天戈一麾。

丕基用建。于以仰見

聖人初無利天下之心。而時至

義起。沛然莫禦。夫豈前代創業之主。所可規擬者哉。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

太祖高皇帝

丁亥年壬戌年

丁亥年春正月築城呼蘭哈達南岡

尼堪外蘭既伏誅

見丙戌年

太祖乃于呼蘭哈達之南嘉哈河碩里口兩界中平岡

築城三層建宮室立法制以禁欺詐防盜賊

夏六月攻克哲陳部

無文所載

哲陳部長阿爾泰據山結寨



身清厚園九卷 卷二  
太祖率兵征克其寨擒寨主阿爾泰斬之。

秋八月攻克巴爾達城及洞城。

巴爾達城舊附哲陳部與我構兵。

見乙酉年

太祖命巴圖魯額亦都

後為一等大臣世襲果毅公

率兵征之至渾

河河漲不能涉以繩聯軍士魚貫而渡率精銳數人乘夜攻之梯城而上城中人迎拒額亦都跨城堞而戰身中五十創猶死戰不退城中人皆潰遂克其城。

太祖復自率兵攻洞城克之降其城主扎海以還。

戊子年秋九月取完顏城。

太祖初葉赫貝勒揚吉努識

太祖為非常人言我有幼女俟其長當奉侍。

太祖曰汝欲結姻盟蓋以年已長者妻我揚吉努曰我非惜長女不予恐未足稱嘉耦幼女儀容端重舉止不凡堪為

聰睿貝勒配耳。



太祖因聘焉。

事在乙酉年前。

是爲

孝慈高皇后。誕生

太宗文皇帝。哈達萬汗之子貝勒瑚爾罕以其女送

太祖爲妃。

事卽在戊子年四月。

太祖出迎時。憇洞城之野。有乘馬佩弓矢過者。

太祖問左右曰誰也。左右曰。此棟鄂部人。善射。部中無

出其右。所稱善射紐翁錦是也。

太祖召之至。指百步外柳

命之射。紐翁錦發五矢。中其三。上下相錯。

太祖發五矢。皆中。衆視之。五矢所集。僅五寸許。鑿落塊

木。而五矢始出。其歎爲

神技云。時蘇完部長索爾果率部衆來歸。

太祖以其子費英東佐理政務。

後爲一等大臣。世襲信勇公。

棟鄂部

蘇率其長克徹巴延之孫何和哩率部衆來歸。

太祖以長女妻之。

後爲一等大臣。世襲勇勤公。

雅爾古寨長扈拉瑚

率衆來歸。



太祖以其子扈爾漢爲養子。

賜姓覺羅任侍衛。後爲一等大臣。世襲子爵。至是

親率兵征完顏部。夜過東星阿地。天隕一星。大如斗。有

光。衆馬皆驚。

太祖知爲克敵之象也。遂進兵至完顏城。攻克之。斬其

城主岱度墨爾根而還。

太祖己丑年春正月。取兆嘉城。

先是克兆嘉城。獲理岱。見甲申年。寧古親代爲城長。

擁兵負固。有年。至是

太祖率兵征之。伏兵城下。城內兵百人出。我伏兵不卽

擊。引弓射之。敵兵突衝

上前。四面環繞。

太祖獨立百人中。手刃九人。餘衆悉潰走。圍城四日。將

破之。我兵遂弛備。分取所俘獲。聚而譁。

太祖解甲授侍臣。鼐護被之。

諭曰。我兵喧譁。必相爭奪。爾往禁止。鼐護既往。喧益甚。



太祖又以棉甲授侍臣巴爾泰被之。

諭曰敵將遁速取我甲巴爾泰往因喧譁未息不即來。

忽城內十人突出和洛噶善城索長阿之孫旺

太師

善武泰第三子

爲敵兵撲仆地踞其身欲刺。

太祖未及甲奮身直前發矢中敵兵額應弦而路援旺

善起衆兵乃至攻克其城斬寧古親而還。

辛卯年春正月收服鳴綠江路。

時環境諸國有抗逆者皆已削平境內所產東

珠人侵紫貂黑狐狍獐獮諸珍異之物足備服

用明亦遣使通好歲以金幣聘闕于撫順清河

寬甸靈陽四關口互市以通商賈。

國勢日盛。

太祖乃遣兵招撫長白山之鳴綠江路盡收其衆。

癸巳年夏六月敗哈達兵于富勒佳齊。

先是辛卯年葉赫貝勒納林布祿

貝勒揚吉努之子遣

使伊爾當阿拜斯翰來告曰烏拉哈達葉赫輝



發滿洲言語相通勢同一國豈有五主分建之理今所有國土爾多我寡盍將額勒敏扎庫穆  
察二地以一與我

太祖叱之歸

諭曰我乃滿洲爾乃呼倫爾國雖大我豈肯取我國卽  
廣爾豈得分且土地非牛馬比豈可割裂分給爾等  
皆執政之臣不能各諫爾主奈何覲顏來告耶旣而  
葉赫哈達輝發三國貝勒復各遣使來

太祖宴之葉赫使人圖爾德起請曰我主有言欲相告  
恐觸怒見責奈何

太祖曰爾不過述爾主之言耳所言善吾聽之如出惡  
言吾亦遣人以惡言報之吾豈爾責乎圖爾德曰我  
主云欲分爾地爾不與欲令爾歸附爾又不從  
儻兩國興兵我能入爾境爾安能蹈我地耶

太祖聞言大怒引佩刀斷案

諭曰爾主弟兄何嘗親臨陣前馬首相交破冑裂甲經



一大戰耶。昔哈達國蒙格布祿岱善如二童擲骨爲戲。以致鬪爭。叔姪自相擾亂。故爾等得掩襲之。何視我若彼之易也。爾地豈盡設關隘。吾視蹈爾地。如入無人境。晝卽不來。夜亦可至。爾其奈我何。昔吾以先人之故。問罪于明。明歸我喪。遺我敕書馬匹。尋又授我左都督敕書。已而又齋龍虎將軍敕書。歲輸金幣。汝父見殺于明。事在甲申年。詳後天命四年。曾未得收其骸骨。徒肆大言于我。何爲也。遂

作書遣巴克什阿林察往

諭之曰。爾持此書。至葉赫兩貝勒前誦之。若懼而不誦。

卽居彼。勿復來見我。阿林察遂行。葉赫貝勒布齋聞

之。使人迎至家。示視書。阿林察出書誦之。布齋

曰。我旣見書。不必令吾弟納林布祿見也。阿林

察曰。我

主有命。此書不令俱見。勿復回。布齋曰。吾弟言辭不遜。

汝主怒之良是。但吾弟見書。又恐有傷于汝耳。



阿林察乃還。未幾。長白山所屬珠舍哩訥殷。

主命路。同引葉赫兵。劫我東界洞寨。特

太祖御樓。羣臣入告。

太祖曰。任彼劫之可也。此不過我同國之人。遠附葉赫。劫掠我寨耳。水豈能越山而流。火豈能踰河而燃乎。蓋水必下流。火必上燃。珠舍哩訥殷之路。終當爲我有也。至是葉赫貝勒布齊納林布祿。糾哈達貝勒蒙格布祿烏拉貝勒滿泰輝發貝勒拜音達哩。四

國合兵。劫我瑚布察寨。

太祖率兵追之。設伏于途。少引兵。亦略哈達國富勒佳

齊寨。哈達兵來戰。

太祖欲引敵至伏兵處。令我兵前行。

躬獨殿後。俄而敵兵三人聯騎揮刀追逼。又一人揮刀

迎擊于前。

太祖念兵刃自後至。猶可避。自前至。恐傷面目及手。遂

引弓射前至者。又其人在右。發矢未便。



太祖因回身從馬項上射之中馬腹遂逸去其三人乘  
發矢時掩至。

太祖乘馬驚躍幾墜賴右足據鞍得復乘遂射蒙格布

祿馬踏地其從者秦木布祿以所乘馬與其主

乘之遁歸。

太祖率騎兵三人步卒二十人追擊斬十二人獲甲六

副馬十八匹乃還。

秋九月擊敗葉赫哈達等九部兵于古呼山。

葉赫哈達烏拉輝發科爾沁錫伯卦勒察珠舍

哩訥殷九部合兵分三路來侵。

太祖遣武理堪

後爲前鋒將  
世管佐領

往偵由東路行百里許度

嶺羣鴉競噪若阻其行者欲還鴉乃散再行鴉

復噪飛鳴撲面幾不能前武理堪異之馳歸以

告。

太祖命由扎喀路向渾河部偵之武理堪復馳往見敵

兵營軍河北岸方夜爨火密如星欲俟飯畢乘



夜度沙濟嶺而來。武理堪偵實馳告。時夜已過  
太祖命半其宿衛。而軍所宿處之五里外。其將貝  
爾

太祖曰。目者聞葉赫兵來。今果然。我軍昏夜出。恐驚國  
人。傳語諸將。期旦日啟行。遂就寢。甚酣。妃富察氏呼  
上覺。謂曰。九國兵來攻。何反酣寢耶。豈方寸亂耶。懼之  
耶。

太祖曰。人有所懼。雖寢不成寐。我果懼。安能酣寢。前聞  
葉赫兵三路來侵。因無期。時以爲念。既至。吾心安矣。

吾若有負于葉赫。

天必厭之。安得不懼。今我順  
天命。安疆土。彼不我悅。糾九國之兵。以殺害無咎之人。  
天必不佑也。安寢如故。及旦。

太祖既早膳。率諸貝勒大臣詣

堂子拜。復再拜。首。其軍奮。人。不。無。無。無。

祝曰。又。我。三。百。其。我。國。之。人。

皇天后土。上下神祇。某與葉赫。本無釁端。守境安居。彼



皇來構怨。糾合兵衆。侵陵無辜。

天其鑒之。又拜。

祝曰。願敵人垂首。我軍奮揚。人不遺鞭。馬無顛躓。惟祈

天默佑。助我戎行。遂

親領兵至托克索地。立渡處。

誠軍士曰。盡解爾蔽手。去爾護項。或項臂傷。亦惟天命。不然。身先拘繫。難以奮擊。我兵輕便。破敵必矣。衆

皆如

上命。行至扎喀之野。扎喀城守將鼐護。三坦。二人來告

曰。敵兵辰時已至。攻城不克。退攻赫濟格城。敵

兵甚多。奈何。衆聞之。色變。扎喀城有朗塔哩者。

後至。呼曰。

貝勒安在。我兵幾何。言訖。遂登山望之。還告曰。若以敵

兵爲多。我兵亦豈少耶。昔我國與明交戰。明兵

漫山蔽野。我兵僅二三百。尚敗其衆。我國之人。

驍勇敢戰。必破敵兵。如不勝。吾甘軍法。衆聞言。



心始安。

太祖復遣人偵探。其兵二三百尚眾。其衆奔回。入諭曰。敵若還軍。乘夜擊之。否則旦日接戰。時敵兵運糧芻。立營壘。偵者得實具告。

太祖遂駐軍。是夕。葉赫營有一人來降者。言葉赫貝勒布齋納林布祿兵萬人。哈達貝勒蒙格布祿烏拉貝勒滿泰輝發貝勒拜音達哩兵萬人。蒙古科爾沁貝勒翁阿代。莽古斯。明安及錫伯部。卦

勒察部兵萬人。其合兵三萬。我兵聞之。復色變。

太祖曰。爾等無憂。吾必不疲。爾力俾爾苦戰。惟壁于險隘。誘之使來。若來。我兵迎擊之。否則四面列陣。以步軍徐進。彼部長甚多。兵皆烏合。勢將觀望不前。其爭先督戰者。必其貝勒。我以逸待勞。傷其貝勒一二。人彼衆自潰。我兵雖少。奮力一戰。固可必勝耳。遂于旦

日進兵。初葉赫兵攻赫濟格城未下。是日又攻。

太祖至古時山對赫濟格城據險結陣。



命額亦都率百人挑戰。葉赫兵見之。罷攻城。引兵來戰。我軍迎擊。敗之。斬九人。敵稍卻。葉赫貝勒布齋。錦台什及科爾沁貝勒翁阿岱。莽古斯。明安。復并力合戰。布齋先衆突前。所乘馬觸木而踣。我兵名武談者。趨而踣其身。刺殺之。敵兵遂亂。錦台什與納林布祿。見布齋被殺。皆慟哭。哈達貝勒蒙格布祿。輝發貝勒拜音達哩等。並膽落潰奔。科爾沁貝勒明安。馬被陷。遂棄鞍。裸身乘

驛馬走。

太祖縱兵掩擊。積屍滿溝壑。追奔至哈達國柴河寨之南。時已暮。結繩截路。邀殺敗兵甚衆。明日。我兵擒一人至。告曰。我獲此人。將殺之。彼大呼勿殺。願自贖。因縛之來。踣

上前。

太祖問曰。爾何人。對曰。烏拉貝勒滿泰之弟布占泰也。恐見殺。未敢明言。生死惟



上命言訖叩首不已。

太祖曰。汝等九部會兵。侵害無辜。

天厭汝等。昨已擒斬布齋。彼時獲爾。亦必殺矣。今既見

汝。何忍殺。語曰。生人之名。勝于殺人。與人之名。勝于

取人。遂解其縛。

賜捨狝獮裘。贍養之。是役也。斬級四千。獲馬三千匹。鎧

胄千副。以整以暇。而破九部二萬之衆。自此軍

威大震。遠邇懾服矣。

冬十月。取珠舍哩部。

珠舍哩部長裕楞額。曾引葉赫諸部兵來侵。

太祖遣兵征克珠舍哩路。獲裕楞額。寬釋其罪。遷以歸。

贍養之。

閏十一月。取訥殷部。

訥殷部。藪穩色克什。前此亦引葉赫諸部兵來

侵。至是聚七寨人。據佛多和山寨而居。

太祖命額亦都安費揚古。噶蓋率兵千人。攻圍佛多和



皇清開國方略 卷二  
山寨三月乃下。斬斃穩色克什。

甲午年春正月。蒙古部長始通好。

科爾沁貝勒明安。喀爾喀貝勒老薩各遣使來通好。自是蒙古諸部長通使不絕。

乙未年夏六月。攻克輝發部多壁城。

輝發貝勒拜音達哩前與葉赫諸部一再來侵。太祖率兵攻克其所屬之多壁城。斬城守克克額蘇蒙額二人而還。

丙申年秋七月。遣還烏拉布占泰。

先是陣獲布占泰。養之四年。至是

太祖命大臣圖爾坤、煌占、博爾寬、斐揚占送之還。未至。其兄貝勒滿泰與其子往所屬蘇幹延錫蘭地。修築邊壕。父子淫村中二婦。其夫夜入。皆殺之。及布占泰至。滿泰之叔興尼雅爭立。欲殺布占泰。因護送二大臣嚴爲防護。不能害。興尼雅奔葉赫。圖爾坤、煌占等立布占泰爲烏拉國主。



丁酉年春正月葉赫哈達等部遣使乞盟。

葉赫哈達烏拉輝發同遣使來告曰。吾等不道兵敗名辱。自今以後願復締前好。重以婚媾。葉

赫貝勒布揚古願以妹歸。

太祖貝勒錦台什願以女妻。

太祖次子代善。

太祖許焉。具鞍馬。鎧胄為聘。更椎牛。刑白馬祀

天。設卮酒。塊土及肉。血骨各一器。四國相繼誓曰。旣盟

以後。若棄婚姻。背盟好。其如此土。如此骨。如此

血。永墜厥命。若始終不渝。飲此酒。食此肉。福祿

永昌。誓畢。

太祖亦誓曰。爾等踐盟則已。有渝盟者。待三年不俊。吾乃征之。

戊戌年春正月。招降安楚拉庫路。

安楚拉庫路。舊屬瓦爾喀部。

太祖命長子褚英幼弟巴雅喇與費英東噶蓋統兵一



千征之星馳而往取屯寨二十餘招降萬餘人而還于是褚英

賜號洪巴圖魯巴雅喇

賜號卓哩克圖

臣等謹案明臣黃道周博物典彙曰建州二面臨河一面阻山以磚石包砌重城內城隨住者三百餘家皆親黨心腹外城約近萬餘家皆是挑選精壯者環城遠近散處有數十

萬戶其地界南鄰朝鮮義州西鄰

大甸寬甸新甸毅陽孤山一堵

安柴河清河撫順北有白石江混江黑龍

江另置千餘家屯種九邊地俱不毛惟建州

產珠及蓂與貂最下赤松子鴨綠江珠所出

也其魚最肥又東北走數千里另有部落中

國徒知其幅員三千里不知東北數千里也

東多茂松貂巢其上張弓焚巢則貂墮于羅



皇清開國方略 卷二  
取山澤魚鹽之產。易我中國之財。故日富。此  
道周熟聞我

朝之疆宇廣大。既庶且富。而約略其詞。與辛卯年  
實錄所云產珍異之物。足備服用。互市以通商賈。

國勢日盛。可相證合。然

聖朝創造鴻模。初不在是。自丙戌秋。

太祖高皇帝討誅尼堪外蘭。後十餘年間。以兵攻取者。  
惟隣近之哲陳部。巴爾達城。洞城。完顏城。兆

嘉城。卽前此尼堪外蘭在鄂勒琿城時。

太祖欲往征。慮爲梗阻之讐敵也。珠舍哩。訥殷二部。則  
遠附葉赫。引兵來掠。自取誅滅者也。若葉赫  
哈達烏拉輝發合兵來犯。敗衄而去。悔罪乞

盟。猶

諭以待三年不悛。乃征之。是則師不輕出。

義問宣昭。人心悅服。蒙古部長亦遣使通好。先後招降  
鴨綠江部及安楚拉庫路。幅員漸闢。財用益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  
二  
饒。迥非席已成之勢。享自然之利。道周乃謂  
取山澤之產。易中國之財。故曰富者。豈不知  
有人有土有財之本乎。  
有德。今古同符者乎。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

皇清開國方略卷三

太祖高皇帝

己亥年至  
辛亥年

己亥年春正月。呼爾哈路長來朝。

東海窩集部之呼爾哈路長旺格彰格率百人

來朝。獻黑白紅三色狐皮。黑白二色貂皮。自是

呼爾哈部朝貢時至。其長博濟哩乞婚。

太祖嘉其率先歸附。因以大臣女六配其六長。

二月。創制國書。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  
二  
饒。迥非席已成之勢。享自然之利。道周乃謂  
取山澤之產。易中國之財。故曰富者。豈不知  
有人有土有財之本乎。  
有德。今古同符者乎。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

皇清開國方略卷三

太祖高皇帝

己亥年至  
辛亥年

己亥年春正月。呼爾哈路長來朝。

東海窩集部之呼爾哈路長旺格彰格率百人

來朝。獻黑白紅三色狐皮。黑白二色貂皮。自是

呼爾哈部朝貢時至。其長博濟哩乞婚。

太祖嘉其率先歸附。因以大臣女六配其六長。

二月。創制國書。



時國中文移往來。有蒙古字譯蒙古語。

太祖命巴克什額爾德尼噶蓋以蒙古字改制國書。

臣辭曰。蒙古字。臣等習而知之。相傳久矣。未能改制也。

太祖曰。漢人讀漢文。凡習漢字與未習漢字者皆知之。蒙古人讀蒙古文。雖未習蒙古字者亦皆知之。今我大國之語。必譯爲蒙古語讀之。則未習蒙古語者不能知也。如何以我國之語制字爲難。反以習他國之語。

爲易耶。二臣對曰。以我國語制字最善。但臣等未明其法。故難耳。

太祖曰。無難也。但以蒙古字合我國之語音。聯綴成句。卽可因文見義矣。吾籌此已悉。何爲不可。

太祖遂以蒙古字合之國語。創立滿文。

頒行國中。滿文傳布自此始。

大清秋九月。平哈達國。

哈達貝勒蒙格布祿與葉赫貝勒納林布祿構。



兵力不能敵。以三子來質乞援。

太祖命費英東鳴蓋率兵二千助哈達駐防其地。納林布祿聞之。搆明開原通事代爲齎書。誘蒙格布祿曰。爾若執滿洲來援二將。贖所質三子。盡殲其兵二千。我妻汝以所求之女。修前好焉。蒙格布祿感其言。約于開原城。令其妻二人往議。我駐防大臣得其情以告。秋九月丁未朔。

太祖統兵征哈達。貝勒舒爾哈齊請爲先鋒自試。

太祖許焉。

命領兵一千爲前隊。既抵哈達。哈達兵出。舒爾哈齊按兵不戰。告曰。彼兵出矣。

太祖曰。豈謂此城無兵而來耶。遂

親督兵進擊。時舒爾哈齊兵填擁于前。

太祖麾之使開。路塞不能入。乃沿城而行。城上發矢石。

太祖命軍士多被傷者。

太祖督兵攻其城。癸丑克之。大將揚吉利生擒蒙格布



太祖命勿殺。召之至。匍匐進謁。賜以所御貂帽及豹裘。盡招服哈達所屬城。器械財物

太祖曰。無所取。室家子女完聚如故。悉編入戶籍。遷蒙

格布祿贍養之。後謀逆事洩。伏誅。

太祖以女妻蒙格布祿之子武爾古岱。事在辛丑年春。明遣使

來言曰。爾何故伐哈達而取其國耶。其復武爾

### 古岱國

太祖從其言。命武爾古岱往哈達統率人民。既而葉赫貝勒納林布

祿糾蒙古兵數侵掠哈達。

太祖遣使告于明曰。吾令武爾古岱還國。今葉赫屢侵之。奈何以吾所得之國為葉赫所據耶。明人置弗答。時哈達饑。國人乏食。至明開原城乞糧。不與。各

太孫聞警。妻子奴僕馬牛。易粟食之。



太祖惻然曰。此吾所撫之赤子也。何忍聽彼流離。遂仍收哈達國人贈養之。武爾古岱同公主來歸。

賜田宅人戶。服物器用備具。哈達之先本呼倫國。姓納

太爾。喇。其始祖名納齊布祿。生尙延多爾和齊。尙延

多爾和齊生嘉瑪喀碩珠古。嘉瑪喀碩珠古生

命。命。綏屯綏屯生都勒喜。都勒喜生克什納都督。克

太爾。綏。什納都督生子。一長徹徹穆。次旺濟外蘭。克什

納都督爲族人。巴岱達爾。漢所害徹徹穆之子。

萬奔錫伯部相近之綏哈城。旺濟外蘭奔哈達

主其部。後遇害。其子博勒寬沙津。殺其人。以報

父讐。迎兄萬于綏哈城。至哈達主其部。萬于附

近諸部。以次攻取。遠者又招徠之。其勢日強。遂

稱爲汗國。號哈達。其時葉赫烏拉輝發及滿洲

之渾河部。俱屬之。萬爲人殘暴。贖貨無厭。凡以

事赴訴者。賂金帛。輒以曲爲直。否則以直爲曲。

羣下效尤。每使人諸路。皆驕縱無忌。索貨賄鷹



皇清房區入學 卷三  
犬之類。下及鷄豚。悉被擾害。又以好惡爲毀譽。萬不察其實。惟羣下言是聽。自戕其國。以故前創基業。卽自敗之。其民多叛。投葉赫。并先附諸部。亦皆離散。萬汗卒。子瑚爾罕繼之。甫八月卒。弟康古嚙繼之。康古嚙卒。弟蒙格布祿與瑚爾罕之子岱善爭奪。久之。得主其部。戊戌年。蒙格布祿所居城北溪中流血。越一歲。國亡。八國  
辛丑年春正月。分編牛彖。

時

太祖招徠各路。歸附益衆。乃分編三百人爲一牛彖。每牛彖設長一。先是我國。凡出兵校獵。不計人之多寡。各隨族黨屯寨而行。至圍場。每人出箭一枝。十人中擇一人領之。令毋離隊。越次稱爲牛彖額真。至是定爲官名。好香三。乙巳年春三月。增築都城。

癸卯年春。



太祖自呼蘭哈達南岡移于蘇克素護河嘉哈河之間

赫圖阿拉

祖居地築城居之以牛羊犒夫役者三乙巳年三月又

于城外環築大城以牛羊犒夫役者五

是爲未定遼陽

以前之都城至天聰八年稱

初國人創採人獲

興京

漬之水以待售明人佯不欲市國人恐朽敗急

欲售鮮所利益

太祖教以製法令熟而乾之可以經久不急售仍許通

市于明所濟甚衆民用倍饒是年蒙古喀爾喀

巴約特部貝勒達爾漢巴圖魯之子恩格德爾

來朝獻馬二十匹

太祖曰彼越敵國而來蓋望恩澤于我也

優賚遣還明年冬十二月恩格德爾又率喀爾喀五部

貝勒之使進駝馬來朝尊

上爲

神武皇帝自此朝貢歲至



丁未年秋九月平輝發國

先是葉赫貝勒納林布祿遣使來誓盟見丁未百年

幾背之

太祖遣將穆哈連征蒙古獲馬四十匹以還納林布祿

太祖曰邀于路盡奪之并執送穆哈連與蒙古又以其

弟錦台什所許我國貝勒代善之女妻蒙古喀

爾喀貝勒齋賽癸卯年秋

孝慈皇后疾篤思見母

太祖遣使至葉赫迎之納林布祿不許止令僕人南秦

隨我使來

太祖曰汝葉赫諸舅無故掠我瑚布察寨又率九國之

兵侵我自悔起兵開釁之罪刑馬歃血祭

天盟誓願聯姻通好旋即背盟以既許歸我之女改適

蒙古今我國妃病篤欲與母訣又不許是終絕我好

也既如此兩國當復相讐我將問罪汝邦築城汝地

矣甲辰年春



太祖率兵征葉赫。攻克瑯城及阿奇蘭城。取其七寨。俘二千餘人而還。時輝發貝勒拜音達哩族人。多投附葉赫。其部衆亦有叛謀。拜音達哩恐懼。以其臣七人之子來質乞援。

太祖許焉。發兵千人助之。納林布祿給拜音達哩曰。爾若歸爾質子。吾卽反爾叛族。拜音達哩信其言。乃曰。吾其中立于滿洲葉赫二國之間乎。遂取回所質七臣之子。以己子與納林布祿爲質。而

納林布祿竟不歸其叛族。拜音達哩知其謀。來告曰。吾前者誤爲納林布祿所誑。今欲倚賴

上恩。乞以女

賜我爲婚。

太祖允之。後拜音達哩背約不娶。

太祖遣使謂曰。汝昔助葉赫。二次來侵。我看爾罪。復許爾婚。今背約不娶。何也。拜音達哩給曰。俟吾葉赫質子歸。乃娶爾女。與爾合謀。因築城三層以自固。



後所質葉赫之子既歸。

太祖復遣使謂曰。爾質子歸。今將何如。拜音達哩以堅城足恃。遂負約。丁未年八月。彗星出西方。九月丙申。見于東方。指輝發國。八夜方滅。

太祖卽于是月己亥。率兵征之。甲辰。圍其城。克之。誅拜音達哩及其子。招降其衆。乃班師。輝發之先。本姓伊克得哩。黑龍江岸尼瑪察部人。有星古禮者。自黑龍江載木主遷于扎魯居焉。因呼倫國

之噶揚阿圖謨圖。一人居于璋地。姓納喇。欲附其姓。殺七牛祭天。改姓納喇。是爲輝發始祖。生顯神。子備臣。備臣生納靈阿。納靈阿生拉哈都督。拉哈都督生噶哈禪。都督噶哈禪。都督生齊訥根。土爾其達爾漢。齊訥根達爾漢。生旺吉努。招服附近諸部。築城于輝發河邊。呼爾奇山。號輝發國。是時蒙古察哈爾國扎薩克圖圖們汗。自將圍其城。不克而還。旺吉努卒。孫拜音達哩。殺其叔七人。



皇清開國方略 卷二  
自爲貝勒。至是國亡。將拜音察熙歸其婦。十八

戊申年春三月。克烏拉宜罕山城。晉自謀圖其地。

先是陣獲烏拉布占泰。釋歸主其國。見丙申年。感

上再生恩。尋率三百人來謁乞婚。其言略謂。祖

太祖妻以貝勒舒爾哈齊之女。爾後。爾後。爾後。

賜勅書十道。甲冑五十副。禮遣之。未幾。布占泰以其兄

滿泰妻都都祜所珍銅錘。送葉赫貝勒納林布

祿。又以我國所屬瓦爾喀部之安楚拉庫路內

河路衆所推服之三人。送葉赫。引其使人招誘

安楚拉庫內河一路。適有東海瓦爾喀部斐優

城長策木特赫來朝。告曰。吾等因地方遙阻。久

附烏拉國。今其國主布占泰。遇吾等虐甚。乞移

命。家來附。丁未年春。其盡其衆。其盡其衆。

太祖命弟舒爾哈齊長子褚英次子代善大臣費英東

扈爾漢率兵三千。至斐優城徙之。時夜陰晦。軍

中大轟。之上有光。衆以爲異。捫視無有。復樹之。



光如初。舒爾哈齊曰。吾自幼從

上征討。所見多矣。未有此異。其非吉兆耶。欲還兵。褚英

代善曰。或吉或凶。兆已定。吾等遽還。將何以報

命耶。遂決意前進。至斐優城。盡收環城屯寨。凡五百戶。

令扈爾漢率兵三百。護之先行。烏拉貝勒布占

泰發兵萬人。邀諸路。扈爾漢見之。令五百戶結

寨山巔。以兵百人衛之。使人馳告後隊。諸貝勒

是夕。烏拉兵萬人。扈爾漢所率兵僅二百人。各

據山一面。結營相持。藥日。烏拉以萬人來攻。我

大將揚古利馳至。先眾奮擊。斬烏拉兵七人。我

兵止傷一人。烏拉兵退。渡河登山。畏懼不敢前。

兩軍相向駐營。日過午。我後隊諸貝勒率兵齊

至。見烏拉兵甚多。褚英代善策馬而前。諭軍士

曰。吾

父每有征伐。無不摧堅陷敵。今雖未親行。而我等奉

命來此。爾眾何憂。昔布占泰侵我國。我國擒而縛之。吾



父宥其死。復奉養之。歸主其國。爲時未久。人猶是人。曾  
從吾手而釋。非有天幸得脫也。今豈不能再縛  
之耶。彼兵雖多。我國荷

天眷仗

天威。吾

父威名夙著。破敵兵必也。衆軍士皆曰。願効力。遂渡河。  
褚英代善各率兵五百。分二路。緣山奮擊。烏拉  
兵大敗。代善追及烏拉。統兵貝勒博克多。從馬

上。左手攬其胄而斬之。時天氣晴明。忽陰晦。大  
雪寒冽。被傷敵兵棄甲逃者。僵仆甚衆。是役也。  
陣斬博克多及其子。生擒貝勒常佳與貝勒瑚  
哩布。斬三千級。獲馬五千匹。甲三千副。師還。

太祖賜舒爾哈齊號達爾漢巴圖魯。以褚英遇大敵。率  
先擊敗其衆。並獲首大山間之敵。山未盡。

賜號阿爾哈圖圖們。以代善陣斬博克多。又與兄並進

克敵。



賜號古英巴圖魯。初我軍與烏拉接戰時。貝勒舒爾哈  
齊率五百人止山下。及貝勒褚英代善破敵追  
擊。始驅兵前進。適有大山間之。遠山行。未能多  
所斬獲。大臣常書侍衛納齊布奉命。大將軍  
命護從褚英代善兩貝勒。不即隨前進。反率兵百人與  
舒爾哈齊同止山下。無所斬獲。因論死。舒爾哈  
齊請曰。誅二臣。與我死無異。

太祖乃宥其死。罰常書金。奪納齊布所屬之人。戊申年

三月

命褚英同舒爾哈齊之長子阿敏率兵五千征烏拉宜  
罕山城。克之。斬千人。獲甲三百。俘其衆以歸。時  
烏拉貝勒布占泰與蒙古科爾沁貝勒翁阿岱  
合兵出烏拉城二十里。遙望我軍。知不可敵。遂  
相約而還。布占泰因失宜罕山城。大懼。始遣使  
往來。復通前好。執葉赫貝勒納林布祿屬下五  
十人。送我使臣殺之。又遣其臣來請曰。吾數背



盟誓獲罪

君父誠爲汗顏。若再以親生之女妻我。撫我如子。吾乃永賴以生矣。

太祖復以親女妻之。遣大臣以禮往送焉。

己酉年春二月。明令朝鮮歸我瓦爾喀人戶。

先是丙申年春。明遣官一員。同朝鮮官二員。從

者二百人來。

太祖令我軍盡甲觀兵于外。遇于妙洪科地。迎入城。優

禮宴。己戌甲午年三月。

太祖諭羣臣曰。語云。念人之惡。崇朝而作。式好無尤。歷

世難求。我欲與明昭告。

天地同歸于好。乃會明遼東副將及撫順所備禦。刑白

馬祭

天。誓曰。兩國各守邊境。敢有竊踰者。毋論滿洲漢人。見

之殺無赦。若見而不殺。殃及不殺之人。明若淪

盟。其廣寧巡撫總兵遼東道副將開原道參將



等官均受其殃。滿洲渝盟，殃亦及之。誓畢，遂同勒誓辭于碑，建碑于沿邊諸地。

太祖復遣明書曰：鄰朝鮮境而居，瓦爾喀部衆皆吾所屬也。可諭彼察出與我，至是明遣使諭朝鮮歸我千

大批回餘戶。

廿庚戌年冬十一月，招降窩集部諸路長。

先是東海窩集部之赫席赫路、鄂謨和蘇嚕路、佛訥赫托克索路並附烏拉。

太祖遣人招之降，弗從。丁未年五月

太祖命貝勒巴雅喇、大臣額亦都費英東扈爾漢率兵千人往征，遂取三路屯寨，俘二千人而還。戊申

年九月，窩集部之呼爾哈路千人侵我寧古塔

城，我駐防薩齊庫路兵百擊敗之，斬百人生擒

十二人，獲馬四百匹，甲百副，餘衆悉降。旣而降

人有逃至窩集部之瑚葉路者，匿弗以獻。己酉

年十二月，



太祖遣扈爾漢率兵千人討之。扈爾漢取瑚葉路二千戶而還。

太祖嘉其功。

賜號達爾漢。賚甲冑馬匹。時有歸附我國之窩集部綏芬路長圖楞。爲窩集部之雅蘭路人所掠。庚戌年十一月。

太祖遣額亦都率兵千人往窩集部之那木都祿綏芬寧古塔尼瑪察四路。招其路長康古哩喀克篤

哩昂古明安圖烏魯喀僧額尼喀哩塘松阿葉

克舒等來歸。令其挈家口前行。額亦都旋師至

雅蘭路。遂擊取之。收萬餘人而還。

辛亥年春二月。發帑金資民婚娶。

察國中無妻室之人。配給婦女千餘。其貧苦不

能娶者。更

命發帑金與之。令自娶。遠邇歡頌。

上恩。有踰慈父母云。



秋七月。取烏爾固辰。穆稜二路。

先是窩集部來歸。路長僧額。尼喀哩二人。見庚戌年。

太祖以

太祖所賜甲四十副。置綏芬地。爲窩集部之烏爾固辰。

辛。穆稜二路兵掠去。

太祖遣呼爾哈部長博濟哩即己亥年率衆歸附者。往二路宣

諭歸還所掠。弗從。乃

命第七子阿巴泰同大臣費英東。安費揚古率兵千人

征烏爾固辰。穆稜二路。俘千餘人而還。

冬十一月。攻克扎庫塔城。

先是東海呼爾哈路扎庫塔人來降。

太祖賜之甲三十副。其人以所

賜甲送黑龍江濱之窩集部人。被于樹以試射。又貪烏

拉國布疋。受其貝勒布古泰招撫。至是。

太祖遣額亦都。何和哩。扈爾漢率兵二千。往征扎庫塔

城。諭降。弗從。圍三日。攻克其城。斬千人。俘二千



人並招降環近路長圖勒伸額勒伸令率五百

戶來歸。

臣等謹案明臣黃道周博物典彙有曰萬歷

二十八年建州襲殺蒙格布祿其勢始盛蒙

格布祿者與納林布祿俱海西部落與建州

之家俱封龍虎將軍蒙格布祿最忠順他部

謀入邊蒙格布祿輒豫報得爲備諸部皆心

惡之建州尤甚會蒙格布祿與納林布祿相

讐殺蒙格布祿力不支請救于邊吏不許願

得乘障扞一圍不許遂求援建州建州兵悉

起以援爲名襲執之時邊臣遣使議救建州

乃以女許蒙格布祿長子送次子歸我內地

以息講論邊臣亦因循置之自是建州有輕

中國之心鴨綠江外十四道灣扈拉瑚故址

白石江內舊有輝發拜音達哩等部落八千

餘衆又海西南關舊址大黑山地方俱爲建



州所併屯兵二千餘家。邊吏不設備。竟棄新  
疆。由海西南關子孫無良。自相屠割。而建州  
袖手待其斃。甚矣海西之愚。建州之智也。此  
道周所記。合之。

太祖高皇帝己亥以後數年間事。彷彿相近。若蒙格布  
祿之作猛骨字羅納林布祿之作那林字羅  
夏拉瑚之作忽刺虎輝發拜音達哩之作灰  
扒伯答里。舊文沿襲類如是。今皆改從。

開國實錄所書而事迹並可互證焉。明人稱葉赫爲海  
西北關。哈達爲海西南關。蒙格布祿固哈達  
萬汗之少子。繼其兄瑚爾罕及康古嚕爲貝  
勒。在戊子己丑年間。與瑚爾罕之子岱善爭  
奪。得主其國。

太祖高皇帝嘗譬諸二童擲骨爲戲者。宜道周亦云。南  
關子孫無良。自相屠割也。其獲罪我

朝。始則與葉赫納林布祿輝發拜音達哩等。同劫



我胡布察寨。又攻我赫濟格城。繼則因納林布祿搆兵。勢已危急。乃質子乞援。

太祖高皇帝命將出師。助之戍守。而蒙格布祿顧信納林布祿誑誘。欲執我二將。贖彼三質子。卽盡殲我軍。其罪浮于納林布祿拜音達哩矣。

太祖高皇帝爰整旅徂征。

躬冒矢石。攻克其城。生擒蒙格布祿。遂平其國。是則問罪之師。

聲靈赫赫。而迫周云。嗚呼。夫蒙格布祿。明旣信爲忠。乃當納林布祿與讐殺時。請救不許。請入備邊。又不許。迨其罪惡旣盈。身擒國滅。而後市。愚節詞。向我議救。則明之舉措乖違。是非倒置。路人皆知之。

太祖高皇帝不忍赤子流離。安輯撫綏。咸俾得所。仍諭羣臣。與明式好。無尤。斯真

覆載爲量。而



皇清開國方略卷三  
仁育義正遐邇同瞻。在明人亦安得不震悚乎。  
論華國勢日盛也哉。

皇清開國方略卷三

皇清開國方略卷四

太祖高皇帝

壬子年至  
乙卯年

壬子年冬十月。駐兵烏拉河邊。

先是烏拉貝勒布占泰遣使修好。

見戊  
申年

既而背

盟。侵我國所屬窩集部之呼爾哈路者。再復欲

娶我國所聘葉赫貝勒布齋女。又以鳴鏑射所

娶我國公主。

太祖聞之怒。秋九月癸丑。



皇清開國方略卷三  
仁育義正遐邇同瞻。在明人亦安得不震悚乎。  
論華國勢日盛也哉。

皇清開國方略卷三

皇清開國方略卷四

太祖高皇帝

壬子年至  
乙卯年

壬子年冬十月。駐兵烏拉河邊。

先是烏拉貝勒布占泰遣使修好。

見戊  
申年

既而背

盟。侵我國所屬窩集部之呼爾哈路者。再復欲

娶我國所聘葉赫貝勒布齋女。又以鳴鏑射所

娶我國公主。

太祖聞之怒。秋九月癸丑。



親統師征之。庚申。

太祖張黃蓋鳴鉦鼓沿烏拉河而行。布占泰率兵迎戰。至河濱見我兵甲冑鮮明。士馬精強。軍勢甚盛。烏拉兵人人惴恐無鬪志。

太祖遂沿河岸而下。克其臨河五城。又取金州城。駐營。其城在布占泰所居大城河岸之西。距城西門一里許。冬十月辛酉朔。

太祖以太牢告。

天祭蠶。遂出營。見東方有青白二氣。指烏拉城北。我軍屯其地三日。布占泰晝則率兵出城。相持河岸。夜則入城休息。諸貝勒請渡河擊之。

太祖曰。毋作此浮面取水議也。當爲探源之論耳。譬伐大木。豈能遽摧。必以斧斤斲而小之。然後可折。今以勢均力敵之大國。欲一舉而取之。能盡如吾願乎。我且削其所屬外城。獨留所居大城。外城盡下。則無僕。何以爲主。無民何以爲君乎。遂



命毀其六城。並焚其廬舍糧糧。移駐于富勒哈河渡口。  
布占泰令武巴海乘舟來。立而呼曰。

上乘怒興兵至此。今

上怒已息。乞留一言而歸。使人來告者三。布占泰親率  
其臣六人乘舟止河中。跪而乞曰。烏拉國。卽

父皇之國也。幸勿盡焚糗糧。叩首哀籲不已。

太祖擐甲乘馬。率貝勒大臣出衆軍前。立馬河中。水及  
馬腹。

諭責布占泰曰。我昔擒汝于陣。貸汝死。贍養汝。俾主烏  
拉國。以三女妻汝。許汝盟誓者七。汝藐忽

天地。屢背誓言。再侵吾所屬呼爾哈路。欲奪吾所聘葉  
赫女。又以鳴鏑射吾女。吾以女歸汝異國。義當尊爲  
國妃。何得陵暴至此。我愛新覺羅。由

上天降生。事事順。天命循天理。數世以來。遠近欽服。從不被辱于人。汝卽  
不知百世以前事。豈十世以來之事。亦不知耶。若我



女有過。汝宜告我。無故被辱。他國且不受。況我國乎。  
古人云。寧損其骨。無損其名。我非樂有此舉。乃汝負  
恩悖亂。是以聲罪致討耳。布占泰對曰。此必有人離  
間。俾吾

父子不睦。其語皆謗傳也。布占泰之臣拉布泰從旁率

爾進言曰。

上旣因此而怒。何不遣使來問。

太祖責拉布泰曰。我部下豈少汝輩人耶。尚謂辱吾女

爲誣。奪吾所聘女爲妾言乎。凡事未實。則須問。旣實  
矣。又何問焉。此河無不冰之日。吾兵無不再來之理。  
汝口雖利。能齒吾刃乎。布占泰大懼。止拉布泰勿言。  
太祖以布占泰弟喀爾喀瑪請曰。乞命。請。請。請。請。請。請。  
上寬宥。賜一言而行。

太祖曰。汝果無此事。以汝子及大臣子爲質。始鑒汝誠。  
不然。吾不信也。遂回營。駐烏拉國五日。還兵至烏拉  
河邊。伊瑪呼山岡。以木爲城。留兵千人守之。十



皇清同治丁丑年  
二月有白氣起自烏拉國。經番吳千人。上  
上宮殿之南。直抵呼蘭哈達。無幾國正日。其  
太廟癸丑年春正月。平烏拉國。大清七年。實  
土實。先是言而。

太祖以布占泰悔罪求和。當守約弗渝。既薄烏拉城。仍

班師。至是言。

太祖聞布占泰以其子緯啟。隴及十七臣之子送葉赫。為質。娶我國所聘女。又幽寘所娶我國兩公主。

遂復

親統師征之。布占泰期以正月丙子。送其子質葉赫。而

我兵先一日至。攻取烏拉遜扎塔城。督兵進克

郭多鄂謨二城。翼日。布占泰率兵三萬。越富勒

哈城列營。我貝勒大臣皆欲戰。

太祖止之曰。征伐大國。豈能使之遽無子遺乎。仍以前

言申。

諭之。貝勒代善。阿敏。大臣費英東。額亦都。安費揚古。何



和哩扈爾漢及衆貝勒皆奮然曰我士飽馬騰  
利在速戰所慮者布占泰不出耳今彼兵旣出  
平原廣野可一鼓擒也舍此不戰厲兵秣馬將  
何爲耶倘布占泰竟娶葉赫女辱何如之後雖  
征討夫復何及

太祖曰我仰荷  
天眷自幼用兵以來雖遇勁敵無不單騎突陣斬將奪  
旗今日之役我何難率爾等身先搏戰但恐諸貝勒

大臣或致一二被傷實深惜之故欲計出萬全非有  
所懼而故緩也爾衆志旣孚即可決戰因  
命取鎧冑被之貝勒大臣及諸將聞  
上言皆踴躍傳令軍士盡甲

太祖遂定策  
諭軍士曰倘蒙  
天眷佑破敵衆卽乘勢奪門克其城毋使復入于是我  
軍前進布占泰率兵三萬由富勒哈城而來令



軍士步行列陣以待。兩軍距百步許。我兵亦下天眷中馬步戰。矢交發如雨。呼聲動天。太祖奮然挺身而入。諸貝勒大臣率軍士鼓勇縱擊。大敗烏拉兵。十損其六七。餘皆棄兵甲逃竄。遂乘勢奪門。

太祖登城西門樓。城上悉樹我軍旗幟。布占泰率敗兵不滿百人。急還城下。見我軍旗幟。大驚而奔。復遇貝勒代善率精兵邀擊之。布占泰勢不能敵。

遂遁。又損兵過半。餘皆以走布占泰。以野免投葉赫國而去。我軍獲馬匹甲冑器械無算。盡收撫其所屬城邑。駐軍十日。大賚有功將士。烏拉敗兵來歸者。悉還其妻子。僕從編戶萬家。其餘俘獲分給衆軍。乃班師。烏拉之先。以呼倫爲國號。姓納喇。與哈達國同。以納齊布祿爲始祖。納齊布祿四傳都爾機。都爾機生子二。長克什。納都督。次古對珠延。古對珠延生泰蘭。泰蘭生



布延布延收服附近諸部築城于烏拉河岸洪

尼地國號烏拉自稱爲貝勒生子二長布罕次

博克多即丁未年貝勒代善布延卒子布罕繼

之布罕卒子滿泰繼之滿泰事見前丙申年至滿泰弟布

占泰國乃亡

夏四月令貝勒大臣直言政事得失

諭曰爲國之道存心貴乎公謀事貴乎慎立法布令貴

乎嚴善心不能公事長謀慢法令有害于國奚能致

治予一人智慮有限所言所行安能盡當如未當改

等勿面從各出所見直言毋諱

秋九月征葉赫降烏蘇城

先是

太祖遣使中入四

諭葉赫貝勒錦台什布揚古曰昔我陣擒布占泰赦其

大死而贍養之又妻以三女輒敢以恩爲讐是以問罪

往征削平其國今投汝汝其執之以獻使者凡三往



太祖率兵四萬征之。有逃卒至葉赫洩軍期。葉赫遂盡備葉赫收散處居民。其烏蘇城以痘疫未收。我兵圍之。太祖諭城中人曰。降則贍養之。不降則進攻。城中人曰。大國之兵如林之衆。如泉之湧。甲冑光芒耀如冰雪。豈我等所能禦。苟撫我。我曷爲不降。其城長三坦。瑚什木。一人遂開門降。匍匐謁見。太祖酌金卮飲之。各

賜冠服葉赫所屬瑯城。官當阿城。雅哈城。赫爾蘇城。和敦城。喀布齊齊。鄂吉魯城。及屯寨凡十九處。太祖盡焚其廬舍糧餉。收烏蘇城降衆三百戶而還。錦台什布揚古使人懇于明日。哈達輝發烏拉。領滿洲三國。滿洲已盡取之。今復侵我葉赫。其意卽欲侵明。取遼東以建國都。使開原鐵嶺爲牧馬之場矣。明乃遣使來言曰。自今以後。當與葉赫修好罷兵。若不從我言而侵之。勢將及我矣。遂遣



遊擊馬時楠周大岐率練習火器者千人爲葉

赫守衛東西二城。

太祖聞之欲致書于明。

躬詣撫順所城庚辰卯刻行至古呼城之野日之兩旁。

有青赤二色祥光對照如門。

太祖見之率衆拜踰刻始散翼日至撫順所明遊擊李

永芳出迎三里外導入教場。

太祖以書與之。

書曰昔葉赫哈達烏拉  
哩訥殷九姓之國于癸巳歲合兵侵我。我是以興師  
禦之。

天厭其辜我師大捷。斬葉赫貝勒布齋。生擒烏拉貝勒

布占泰。仍遣之歸國。逮丁酉歲。刑馬歃血以盟。通婚

媾。無忘舊好。詎意葉赫淪棄前盟。將已字之女。悔而

不與。至布占泰吾所恩育者也。反以德爲讐。故伐之。

而殲其兵。取其國。布占泰逃奔葉赫。葉赫留之。不吾



與此吾所以征討葉赫也。吾與明國何嫌何怨。欲相侵耶。

太祖既與書永芳遂還。

甲寅年夏四月。明遣使來。

明遣備禦蕭伯芝來。偽稱大臣。乘八人輿。作威勢。強令以禮接。述言中古來興廢之故。語多不遜。

太祖曰。虛言恐喝。何以禮爲。時

太祖遇明之使臣。其言善。以婉言應之。言不善。以正言折之。竟不視其書。遣之還。

冬十一月。征雅蘭錫琳二路。

先是窩集部之雅蘭路人。掠我所屬之綏芬路。

長圖楞我師征之。有俘獲。

見庚戌年。至是

太祖遣兵五百。征窩集部之雅蘭錫琳二路。收降二百

戶。俘千人而還。

乙卯年夏四月。拒明使臣索田。



明廣寧總兵張承廕巡邊于邊外數處侵我疆土立石碑爲界遣通事董國廕來告曰汝所居

大脈界外地皆屬我今立碑其地其柴河三岔撫安

三路之田汝勿刈獲其收汝邊民還汝國

太祖諭曰吾累世田廬一旦令吾棄之是爾欲棄盟好故爲斯言耳昔賢云海水不溢帝心不移今旣助葉赫又令吾境內之民所種禾黍勿刈獲而遷將帝心大已移耶帝之言自不可違但不願太平與我交惡吾

小國受小害汝大國得無受大害乎吾國之民無多不難于遷汝大國能盡藏其衆乎若構兵起釁非獨吾國患也汝自恃國大兵衆輒欲陵我詎知大可以小小可以大皆由

天意汝國欲每城屯兵一萬亦勢有不能若止屯兵一千則城中兵民適足爲吾俘耳董國廕曰此言太過

矣遂去

太祖因諭羣臣曰人無論貴賤大小皆當公正存心徒



恃其智力肆行侵奪縱有所獲豈能永享所謂公正者推己之心以及于人視爲一體之謂也其令聞上達

天亦佑之無往不善安有凶咎哉故無事之國不可喜事興師若喜事興師必有

天譴彼不務修德恣意侵奪是行暴也因其暴而伐之天必佑矣

六月令國人屯田曠土

初葉赫國欲以我國所聘布揚古之妹適蒙古喀爾喀部貝勒巴哈達爾漢之子莽果勒岱我國諸貝勒大臣聞之皆憤怒請曰葉赫女旣爲上所聘又將以適蒙古無禮莫甚焉我等旣聞其事安能坐視耶宜乘其計而未行急發兵往攻其城

而取之

太祖諭曰征討國之大事若以負婚之故怒而興師則未可也蓋此女之生釁所由起實非偶然哈達輝發



烏拉三國皆因此女興兵構怨相繼滅亡。是此女召  
太覺亡國已有明驗。今明又助葉赫不以此女與我而  
與蒙古。

天始欲亡葉赫以激怒我而啟大罽也。若奮力征之縱  
上得此女徒致不祥。卽歸他人亦必不永年。吾知此女  
流禍已盡。死期將至矣。諸貝勒入臣仍欲興師。堅請  
太祖曰。使吾因此發怒興師征討。汝等猶當諫止。吾早  
已洞徹事機。釋然于中。置諸度外。汝等何反堅請不

已耶。吾無憾。汝等何憾焉。吾斷不以汝等言勞師動  
衆也。尋葉赫以此女嫁蒙古。未一年果亡。諸貝勒大  
臣又請曰。此女年已三十有三。受我國之聘。垂  
二十年。因明國遣兵衛助葉赫。葉赫錦台什布  
揚古恃其勢。遂與蒙古。今往征明國。宜也。

太祖亦不允。

諭曰。明以兵越境而衛葉赫。

天鑒不遠。我姑俟之。蓋葉赫與我滿洲自爲二國。明旣



皇清長國大... 卷四  
稱爲君臨各國卽爲天下共主。自應辨別是非。審量而後助之。乃恃勢橫行。抗

天意。反以兵衛

天譴之葉赫。試聽彼助之。汝等又何急焉。使我今日仗義伐明。

天必佑之。

天佑我。可以克敵。但我國儲積未充。縱得其人民。必有以養之。恐我國之民。反致損耗。惟及是時。撫輯五國。

固疆圉。修邊備。重農積穀。爲先務耳。仍不發兵。

論各牛象。下出十人。牛四頭。于曠土屯田。積貯倉。復

設官十六員。筆帖式八員。會計出入。古火兼

冬十一月。征克額赫庫掄。

窩集部東額赫庫掄人。寄語我國之人曰。人謂

爾國驍勇。可來與我等決一戰。報火二

太祖遣兵二千。至固納喀庫掄。招之。不服。遂布陣。鳴螺。

越壕三層。毀其柵。攻克其城。陣斬八百人。俘獲



萬人收撫其居民。編戶口五百。乃班師。先是十

月丁未。

太祖出獵。駐蹕穆奇。翼日卯刻。有紅綠祥光二道夾日。

又有藍白光一道掩映日上。其狀如門。

太祖率衆拜。踰刻始散。及是月出獵。雪初霽。

太祖恐草上浮雪霑濡。擷衣而行。侍衛布揚古及雅喀

穆從。見而私語曰。

上何所不有。而惜一衣耶。

太祖聞之笑曰。吾豈爲無衣而惜之。吾常以衣賜汝等。

與其被雪霑濡。何如鮮潔爲愈。躬行節儉。微物必惜。

汝等正當效法耳。

令羣臣舉賢才。

舊不繫日。亦未別。昔十二月。後條同。

諭曰。君天所立也。臣君所任也。國務殷繁。必得賢才衆

多。量能授職。天下全才無幾。一人之身。有所知。卽有

所不知。有所能。卽有所不能。故勇能攻戰者。宜令治

軍。才優經濟者。宜令理國。博通典故者。宜諮得失。嫻



習儀文者宜襄典禮。若茲賢才當隨地旁求。俾列庶位。又

諭曰。嘗聞古訓。心貴正大。予思心之所貴。誠莫貴乎正大也。卿等薦人。勿曰我何爲舍親而舉疎也。當不論家世。不拘門第。先舉其心術正大者。夫一才一藝之士。亦國家所需。若其人堪輔弼大業。急宜顯陟之。

定八旗軍制。

先是分編牛錄。每三百人。設一半錄額真。見辛丑年

後改稱牛系章京。卽今佐領。尋復定五牛錄。設一甲喇額真。

後改稱甲喇章京。卽今參領。五甲喇設一固山額真。卽今都統。每

固山額真設左右兩梅勒額真。後改稱梅勒章京。卽今副都統。

初祇有四旗。創制年月無攷。旗以純色爲別。曰黃。曰白。

曰紅。曰藍。至是增設四旗。參用其色鑲之。幅之黃白

藍者紅緣。幅之紅者白緣。共爲八旗。行軍時。地廣則八旗分

八路而進。地狹則八旗合一路而行。隊伍禁攙

越。軍士禁喧囂。當兵刃相接時。被堅甲執長矛



大刀者爲前鋒。被輕甲善射者。從後衝擊。俾精兵立他處。勿下馬。相機接應焉。

臣等謹案明臣黃道周博物典彙有云。建州

每歲貢蜜。兼開蜜市。自癸丑後不貢。相傳煉

蜜爲糗糧。邊臣未敢入告。甲寅年四月。巡撫

都御史郭光復新莅任。潛使遼陽材官蕭子

玉僞稱都督。銜命問故子玉盛具儀仗。至建

州境。揚言天使儼臨。而不郊迎。將以無禮致

詰。頃之。建州主屬蒙鞬迎道左。供具甚豐。腆

子玉大喜。相與盡歡。徐問不貢市之由。建州

主從容對曰。本部之蜜。猶中原五穀也。五穀

有不登之年。將誰是詰耶。本部五年來。花疎

蜂少。是以不供。俟春花滿。釀熟蜂衙。當復

貢市如初。此瑣事耳。何煩塵念。厚贈子玉。並

轡而出。將別。建州主從馬上拍子玉肩笑曰。

汝是遼陽無藉蕭子玉也。安得假稱都督。來



我郊境。我非不能殺汝。顧不忍貽大國之辱耳。爲我致意巡撫。後母再作詐事。子玉狼狽西奔。巡撫聞之。閉門累日。蓋邊疆之事。每貽笑乎人。安得不啟輕侮之心哉。此黃道周所記甲寅年四月之事。其稱建州主。卽謂我

太祖高皇帝。臣等恭誦

實錄。前此書明遣使者屢矣。均不著其名。惟甲寅年四月。特書明遣備禦蕭伯芝來。僞稱大臣。乘八

人興作威勢。強令以禮接。述書中古來興廢之故。語多不遜。

上曰。虛言恐喝。何以禮爲。時

上遇明之使臣。其言善。以婉言應之。言不善。以正言折

之。竟不視其書。遣之還。此

實錄之文。與黃道周所記。互有詳略。蓋因所見所聞所

傳聞各異辭耳。道周之云材官蕭子玉。

實錄作備禦蕭伯芝。或以一人而兼此二名。或兩人異



實錄所書之偽稱大臣乘八人輿作威勢強令以禮接。  
禮致詰。則與實錄所書之偽稱大臣乘八人輿作威勢強令以禮接。  
適相證合。而高皇帝早知其偽爲使命。仍以鄰邦使臣待之。

躬親款宴。

溫語從容。及遣還。而後

諭斥其無藉。

戒以非不能殺汝。後母再作詐事。益足徵

智無不照。

仁無不容。婉言正言。咸俾明人心服。越一載。而明總兵

張承蔭又遣通事董國蔭來索柴河三岔撫

安三路之田。侵界立碑。我貝勒大臣皆欲興

師。證明。

高皇帝諭以吾早洞徹事機。釋然于中。又



諭以帝命以晉軍師旅喜於中又

天鑒不遠我姑俟之仰見

聖明坐照先幾料敵而明人恃力構兵公爲欺詐轉致  
自貽伊戚道周追咎邊疆之事日貽笑曰啟  
侮幾于太息流涕者矣

皇清開國方略卷四





皇清開國方略卷五

太祖高皇帝

天命元年丙辰二年丁巳三年戊午

天命元年春正月壬申朔諸貝勒大臣恭上

尊號

時環境諸部歸附益衆

太祖勤勞國政靡間晝夜每五日一視朝焚香告

天宣讀古來嘉言懿行及成敗興廢所由訓誡國人以

議政五大臣參決機密以理事十大臣分任庶



務國人有訴訟。先由理事大臣聽斷。仍告之議政大臣。覆加審問。然後言于諸貝勒。衆議既定。猶恐或有冤抑。令訟者跪。

上前更詳問之。明核是非。故臣下不敢欺隱。民情皆得上達。國內大治。姦宄不生。遺物于道。無或隱匿。必歸其主。求其主不得。則懸之公署。俾識而取之。刈穫既畢。始縱牧羣于山野。毋敢竊害者。每行軍隊。伍整肅。節制嚴明。克城破敵之後。察核

將士功罪。當罰者雖親不貸。當賞者雖疎不遺。是以將士一遇征伐。靡不懽欣効命。攻則爭先。戰則奮勇。所向無敵。

丕烈昭著。

帝業已成。上契

天心。下洽民志。諸貝勒大臣集議恭上

尊號。丙辰年春正月壬申朔。率羣臣集殿前。分八旗序立。



太祖陞殿登御座。諸貝勒大臣率羣臣跪。八旗大臣出班跪進表章。侍衛阿敦巴克什額爾德尼接表。額爾德尼前跪宣讀表文。尊

上爲

覆育列國英明皇帝。于是

上乃降御座焚香告

天。率諸貝勒大臣行三跪九叩首禮。

上復陞御座。諸貝勒大臣各率本旗行慶賀禮。建元天

命以是年爲天命元年。時

上年五十有八。

諭貝勒大臣曰。朕聞上古至治之世。君明臣良。同心共濟。惟秉志公誠而去其私。則

天心必加眷佑。地靈亦爲協應。蓋

天無私。四時順序。地無私。萬物發生。人君無私以修身。則君德清明。無私以齊家。則九族親睦。無私以治國。則百姓乂安。由是協和萬邦。亦不外此。爲治之道。惟



在一心而已。又

論羣臣曰。賢臣翊贊朝廷。必本忠誠六心。視國家如一體質諸

天地而無慚焉。蓋忠誠而慈惠。則利濟必周。忠誠而敏達。則庶務就理。忠誠而武勇。則克敵奏功。施之凡事。皆可勝任。若慈惠而弗忠誠。施與必不公平。敏達而弗忠誠。更張適滋紛擾。武勇而弗忠誠。輕敵寡謀。益取敗而致亂。才具雖優。動輒獲咎。故明君治國。務求

忠誠之人而倚任之也。又

論曰。君德明則賢臣悅。君德暗則賢臣憂。人君智慮未周。必勤于咨詢。嘉謀讜論。聽而受之。然後稱睿哲之主。人臣有聞。卽以入告。且盡言規諫。乃可謂忠誠。夫事方興而卽諫。上也。事已定而後諫。下矣。然猶愈于不諫。求忠誠于直言。有不裨益治道者乎。又

論諸貝勒曰。用人之道。宜因人用之。有善于征戰者。惟用以征戰。不可私自驅使。若機密之地。必擇謹慎端



方者處之。辭命之任。必擇言語通達者委之。俱隨才器使可耳。

夏六月庚子朔。我使臣歸自明廣寧。

先是明沿邊之民。每歲越境竊採我國葭蘆及樹木果蔬之屬。擾害無已。

太祖諭大臣扈爾漢曰。昔與明立石碑。刑白馬誓告。

上天。原欲禁其滋擾。今明之邊民。數擾吾地。我卽戮其潛越邊界之人。豈爲過乎。于是扈爾漢遇越邊竊採

者殺之。約五十餘人。時明以李維翰巡撫廣寧。

太祖遣綱古哩方吉納往見。維翰執二臣及從者九人。械繫之。遣人來言。吾民出邊。宜解還。何遽殺也。

太祖曰。昔建石碑。有誓詞云。若越邊之人。見而不殺。殃及不殺之人。今何不顧前盟。而強爲之詞耶。其人曰。執爾之殺我民者。與我抵罪則已。否則自茲多事矣。堅執其言以要請。

太祖不允。其人曰。此事已上聞。乃不容隱者。汝國豈無



有罪之人乎。何不執至邊上殺以示衆。此事卽可已。

太祖欲明釋我使臣還。令于獄中取所俘葉赫十人。至明撫順關殺之。明乃歸綱古哩方吉納及從者

九人。

秋九月甲午。征薩哈連部凱旋。

先是七月丁亥。

太祖遣大臣安費揚古扈爾漢率兵二千。征東海薩哈

連部。二臣行至烏勒簡河。刳舟二百。水陸並進。

取沿河南北三十六寨。八月丁巳。駐營黑龍江

南岸。江水常以九月始冰。是日衆見他處未冰。

獨我營近地距對岸二里許。結冰如橋。約廣六

十步。皆以爲異。安費揚古扈爾漢曰。觀此冰橋。

天佑我國也。遂引兵以渡。取薩哈連部十一寨。及兵還。

舊所過冰橋已解。其西偏復如前。結冰一道。我

兵旣渡。冰盡解。後至九月。仍應時而冰。遂又招



服音達琿塔庫喇喇路

即使去路

諾囉路錫喇忻路。

乃班師。

天命二年春二月丙申朔遣兵收海邊部衆。

時東海沿邊諸部尚多未附。

太祖遣兵四百往征。凡散處部衆悉收之。其島居負險

不服者乘小舟盡取之而還。先是壬子年蒙古

科爾沁貝勒明安以女歸

太祖爲妃。至是來朝。

太祖迎之百里外富爾簡岡。與接見馬上。卽設大宴。明

安獻駝十馬牛各百。隨入城。

太祖優禮之。每日筵宴。間日大宴。留一月乃歸。

賜以人四十戶。甲四十副。及緞疋等物。送之三十里。

千秋九月癸亥朔。令詳慎訟獄。

先是元年七月。

諭貝勒大臣曰。凡事不可一人獨斷。如一人獨斷。必致生亂。國人有事。當訴于公所。毋得訴于諸臣之家前。



以大臣額亦都有私訴于家者不執送已論罰茲播告國中自貝勒大臣以下有罪當靜聽公斷執拗不服者加等治罪凡事俱五日一聽斷于公所其私訴于家者卽當執送不執送而私斷者治罪弗貸至是

又

諭曰凡有罪之人雖縛執當急而刑戮不宜遽加必審思詳議而緩結焉蓋生殺之際不可不慎平心和氣察核始末方能得情如借衆聽斷或有一人爭執事

理而先怒不可因彼之怒而亦怒若以先怒者爲非效彼而怒者亦豈爲是耶惟能不與同怒而容受之則能容受者固已獨善矣苟先怒者自知其非轉而引咎則亦同歸于善矣

天命三年夏四月甲辰克明撫順城

先是正月丙子寅刻月將落有黃氣貫月中其光廣二尺許月之上約長三丈月之下約丈餘

太祖諭貝勒大臣曰



皇清國朝 卷五  
天意如此。今歲必征明矣。朕與明成釁。有七大恨。其餘小忿。難以悉數。故欲往征。可共議之。既定議。

諭將士治甲冑。修軍器。以繕治諸貝勒馬廐爲名。遣七百人伐木備攻具。又恐明之通事來見所伐之木。泄我謀。竟用爲馬廐。夏四月辛丑。

頒訓練兵法之令。

諭貝勒大臣曰。凡安居太平。貴乎守正。用兵則以不勞已。不頓兵。智巧謀畧爲貴焉。若我衆敵寡。我兵潛伏。

隱僻地。毋令敵見。少遣兵誘之。如彼來。是中我計也。不來。則詳察其營壘遠近。遠則厚集兵力。近則直薄營門。使彼自擁塞而掩擊之。倘敵衆我寡。勿遽近前。宜稍退以待衆軍。衆軍旣集。然後求敵所在。審機宜。決進退。此遇敵野戰之法也。至于城郭。當視其可拔。則進攻之。否則勿攻。倘攻之不克而退。反損名矣。夫不勞兵而勝敵者。乃足稱爲智巧謀畧之良將。若勞兵力。雖勝無取。蓋制敵行師之道。自居不可勝以待。



敵之可勝。斯善之善者也。每一牛象製雲梯二。出甲二十。以備攻城。凡軍士自出兵。日至班師。各隨牛象。勿離。如離本纛。執而詰問之。管甲喇管牛象官。不以所頒法令申誠軍衆。各罰馬一匹。若諭之不聽。敢違軍令者。論死。凡有委任職事。自度果能勝。則受之。不能則辭。蓋成敗關繫。非止一身。如不勝在。而強受之。則率百人者。百人之事敗矣。率千人者。千人之事敗矣。國家之患。莫大乎此。凡攻取城郭。不在一二人

爭先競進。若一二人輕進。致受傷者。賞不及繼。殞身亦不爲功。迨列陣已定。爭先登城。方錄其功。有一二人先登破城。卽馳告本旗大臣。俟一軍畢登。然後鳴螺。俾衆軍聽螺聲而並進焉。壬寅。

太祖率諸貝勒大臣統步騎兵二萬啓行。鳴鼓奏樂。謁堂子。書七大恨告

天曰。我之

祖



父未嘗損明邊一草寸土也。明無端起釁邊陲害我

祖

父恨一也。明雖起釁我尚欲修好設碑勒誓。凡滿漢人等毋越疆圉敢有越者見卽誅之。見而故縱殃及縱者詎明復渝誓言。遣兵越界衛助葉赫恨二也。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歲竊踰疆場肆其擄奪我遵誓行誅。明負前盟責我擅殺拘我廣寧使臣綱古哩方吉納挾取十人殺之邊境恨三也。明越境以兵

助葉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適蒙古恨四也。柴河三岔撫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衆耕田藝穀明不容刈獲遣兵驅逐恨五也。邊外葉赫獲罪于

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遺書詆詈肆行陵侮恨六也。昔哈達助葉赫二次來侵我自報之。

天旣授我哈達之人矣。明又黨之脅我還其國已而哈達之人數被葉赫侵掠夫列國之相征伐也順

天心者勝而存逆



天意者敗而亡。豈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還乎。

天建大國之君。卽爲天下共主。何獨構怨于我國也。初呼倫諸國合兵侵我。

天厭呼倫起釁。惟我是眷。今明助

天譴之。葉赫抗

天意。倒置是非。妄爲剖斷。恨七也。欺陵實甚。情所難堪。因此七大恨。是以征之。

太祖拜

天畢。焚其書。

諭貝勒大臣曰。此兵我非樂舉也。首因七大恨。其餘小忿。不可殫述。陵迫已甚。用是興師。凡俘獲之人。勿去衣服。勿淫婦女。勿離異其匹。耑拒戰而死者。聽其死。若歸順者。慎勿輕加誅戮。各嚴誠軍。衆知之。是夕大軍至古喀地。駐營。癸卯。分兩路以進。令左翼四

旗兵。取東州。瑪哈丹二處。



太祖與諸貝勒率右翼四旗兵及八旗護軍。至斡琿鄂

謨之野駐營。時蒙古台吉恩格德爾額駙

來朝見乙

已年。至天命二年。以貝勒舒爾哈齊之女妻之。故稱額駙。

薩哈爾察部長薩

哈連額駙

來歸原委無攷

隨軍營

太祖告以金朝往事。因

諭曰。朕觀自古帝王。雖身經戰伐。勞瘁備嘗。天位之尊。亦未有永享之者。今朕興此兵。非欲圖大位而永享之也。但因明國屢構怨于朕。不得已而征之耳。是夜

雨。

太祖諭諸貝勒大臣曰。天雨恐難進兵。朕欲還軍。何如。

大貝勒代善曰。我與明和好久矣。因其不道。是

而來以興師。今既臨其境。若遽旋師。將與明復修和

好乎。抑相讐怨乎。興兵之名。誰能隱之。天雖雨。

吾軍士皆有禦雨之衣。弓矢亦有備雨之具。何

慮霑濕。且天降此雨。以懈明邊將之心。使我進

兵。出其不意耳。是雨利于我。不利于彼也。



太祖善其言。遂于亥刻進兵。天忽晴霽。月色如晝。大軍分隊星馳。趨撫順邊。隊伍綿亙百里。甲辰昧爽。往圍撫順城。執一人。令以書

諭遊擊李永芳曰。爾明發兵疆外。衛助葉赫。我乃興師而來。汝撫順所一遊擊耳。縱戰亦必不勝。今諭汝降者。汝降則我兵即日深入。汝不降。是汝誤我深入之期也。汝素多才智。識時務人也。我國廣攬人才。卽稍堪驅策者。猶將舉而用之。結爲婚媾。况如汝者。有不

更加優寵與我。一等大臣並列耶。汝不戰而降。俾汝職守如故。恩養汝。汝若戰。則我之矢豈能識汝。必衆矢交集而死。旣無力制勝。死何益哉。且汝出城降。則我兵不入城。汝之士卒皆得安全。若我兵入城。則男婦老弱。必致驚潰。亦大不利于汝矣。勿謂朕虛聲恐喝而不信也。汝思區區一城。吾不能下。何用興師爲哉。失此弗圖。悔無及已。其城中大小官吏兵民等。獻城來降者。保其父母妻子以及親族。俱無離散。豈不



甚善。降不降。汝熟計之。毋不忍一時之忿。違朕言。致  
僨事。失機也。李永芳得書。冠帶立城南門上。言納款  
事。仍令軍士治守具。我兵樹雲梯以攻。不移時。  
登其城。斬千總王命甲等。李永芳乃冠帶乘馬  
出城降。大臣阿敦引之謁見。李永芳下馬匍匐。  
太祖于馬上答以禮。傳

諭勿殺城中人。撫順東州。瑪哈丹三城。及臺堡寨共五  
百餘。悉下。乃令諸將各營于所至之地。

太祖駐蹕撫順城。乙巳。留兵四千毀撫順城。

太祖率諸貝勒還至撫順城東之野。集各營兵出邊。至  
嘉班駐營。論功行賞。以俘獲人口牲畜分給之。  
編降民爲一千戶。時有自山東山西江南浙江  
來撫順城貿易者十六人。皆厚給貲費。書七大  
恨之言付之。遣還。卽以毀城兵四千護降民及  
所獲人口以歸。

庚戌。擊敗追襲明兵。



太祖與諸貝勒合兵四萬出明邊境行二十里將駐營

謝哩甸。明廣寧總兵張承蔭

卽前此侵界立碑者見乙卯年。遼

陽副將頗廷相海州參將蒲世芳聞我軍已下

撫順東州瑪哈丹等處率兵一萬來追。是時我

軍已出邊。明兵躡後以誘我軍。偵者以告。大貝

勒與

四貝勒時

太祖高皇帝命次子代善姪阿敏第五子莽古爾泰同太宗文皇帝佐理國政以齒序稱大貝勒二貝勒三貝

四貝勒。勒令軍士盡甲至邊迎之。

太祖曰彼兵非與我爲敵而來欲詐稱追我兵出邊以誑其主耳。必不待我兵至也。乃

遣巴克什額爾德尼令兩貝勒勿進兵。兩貝勒遂駐兵

于邊。覆奏曰彼若待我兵我則與戰。若不待是

必走矣。當乘勢追襲。無使我兵寂然而歸。令彼

謂我爲怯也。

太祖然之。遂統大軍前進。明兵據山之險。分營爲三。濬



壕列火器以待。及兩軍相拒。我八旗兵奮勇擊射。初風自西起。忽反風塵沙轉向敵營。我軍乘勢衝入。明兵不能支。遂潰破其三營。死者相枕藉。陣斬總兵張承。磨副將頗廷相。參將蒲世芳。遊擊梁汝貴等。追擊四十里而還。獲馬九千。甲七千。副兵仗器械不可數計。明兵逃者十無一二。我兵止損二人。還至邊界駐營。諸貝勒大臣奮勇先進者。論其功之大小。車士破傷者。按

其傷之輕重分別

賞賚有差。壬子。我軍還駐謝哩甸。是夕有青黑氣二道。自西向東橫互于天。卯。

駕還都城。

命安輯從歸降民千戶。父子兄弟夫婦。毋令失所有。親戚奴僕。自陣中失散者。盡察給之。並給以田廬。牛馬衣糧畜產器皿。仍依明制。設大小官屬。

太祖以第七子阿巴泰之女妻李永芳。授為總兵官。令



統轄降衆。

五月甲辰。證明撫安堡。

先是

太祖欲以七大恨書徧諭明人。適有太監魯姓之商賈

二人。又開原一人在我國。各付之遣還。事在閏四月。

至是。

親統師。證明。丙午。進邊。克撫安堡。連克花豹衝三岔大

小堡。凡十。丁未。招服崔三屯堡。其附近四堡。招

之。不服。攻克之。大兵營于三岔堡。留六日。勞軍

行賞。以所俘獲。給之。俾先還。又分兵環撫安花

豹衝。三岔之境。駐營。遷其積粟。乙卯寅刻。大霧

卯刻。有青赤白氣。三自天下垂。護營左右。上曰

如門。我軍方運糧。其氣隨隊伍前後而行。凡十

太脈曰。五里方散。

秋七月丙午。征明清河城。

先是六月己卯。明廣寧巡撫李維翰。即前此執我使臣者。



見天命  
元年

遣通事一人從者五人及前送書者一

人至言欲兩國修好可還所俘數人并遣使來  
太祖曰朕征戰所俘獲者卽我民也雖一人何可還耶  
若以我爲是于所俘外更加饋贈之禮則和如以我  
爲非則不必言和當攻伐如故耳遂遣來使還至是

復

親統師征明進鴉鵲關戊申圍清河城城守副將鄒儲  
賢以兵一萬固守城上礮手約千餘一時競發

滾木矢石齊下我軍攻其城樹雲梯登之不避  
鋒刃飛躍而上明兵皆潰遂拔其城鄒儲賢及  
兵萬人盡殲焉其一堵牆謙場二城官民皆棄  
城遁清河城旣克論功行賞大軍遂趨遼東行  
二日復還軍毀一堵牆謙場二城盡遷其糧穀  
而還

九月庚戌以書趣明邊將出戰

先是克清河之日明副將賀世賢率兵五千出



潁陽。侵我國新棟鄂寨。殺寨中七人。及婦稚百餘人而去。九月丙戌朔。

太祖因渾河界。藩河合流之嘉穆瑚地。秋禾成。

命納璘音德率四百人往刈穫之。

諭曰。晝則督農夫刈穫。夜則宿于山谷險隘處。或南北東西。日易其地。地有受敵之虞。必謹慎隄防。斯爲貴耳。納璘音德違。

命不易地宿。數被明偵。卒所窺。明總兵李如栢遣兵乘

夜掩至刈穫之所。殺七十人而去。我衆奔還。

太祖治二人違命罪。籍納璘家產。音德籍其半。又以偵者葉古德敵。至不覺。籍三分之一。至是我兵征撫順城北之會安堡。俘三百人。

命戮之。撫順關留一人。馘其兩耳。俾執書歸。明以

告曰。爾若不以我爲是。欲攻伐。可訂期出邊。或十日。或半月。前來決一戰。否則必以我爲是。輸金幣以圖息事焉。爾大國也。乃苟且盜襲。先殺我農夫百人。我亦



殺爾農夫千人。爾國能于城內耕種乎。是月甲寅寅刻。東南有白氣自地起。上互于天。形如刀尾。細而卷。長十五丈。廣丈餘。歷十六日而滅。

冬十月乙亥。宴賚呼爾哈部來歸部長。

先是元年秋。我軍征黑龍江。凱旋。招服音達理塔庫喇喇。諾囉錫喇忻。三路。其路長四十人。率百餘戶。于三年二月來歸。

太祖命以餼糧及馬百匹迎之。授官有差。各給與奴僕。

牛馬田廬衣服器用無妻者。並令婚配。至是東海呼爾哈路長納喀達率百戶來歸。

太祖遣二百人迎之。

御殿受朝設宴。

諭令挈家口願留我國者爲一行。未攜家口而願歸者爲一行。分別聚立。

賜願留者爲首八人。各男婦二十口。馬十匹。牛十頭。錦裘蟒服。并四時之衣。田廬器用諸物畢具。部衆



皇清國史卷之五  
三  
大悅其願歸之人感激乞留甚衆乃因還家者  
寄語曰國之軍士欲攻伐以殺我等俘掠我家  
產而

上以招徠安集爲念收我等爲羽翼

恩出望外我鄉兄弟諸人其卽相率而來無晚也是月

丙寅彗星見于東方在先見白氣之東廣五尺  
其尾直指明國每夜以漸移向北斗凡十有九  
日越北斗尾方滅

臣等謹案明臣黃道周博物典彙謂

太祖高皇帝破清河先日兩貝勒與張總兵夜飲甚  
洽酒酣忽叩張云屢勸永君止戈而壯心不  
已假令終違苦口元戎何策禦之時張已醉  
盛稱中國威德兼謂己長兩貝勒微笑而別  
明日驅貂裘車數十乘入城貂裘窮而軍容  
見因據城門延入諸騎故清河之破視撫順  
尤速其後破遼陽破廣寧總之先潰在中國



非盡建州之以善戰善攻得也。道周所記云  
爾。臣等伏讀

實錄。清河之役。城上礮手千餘。一時競發。滾木矢石交  
下。我兵不避鋒刃。飛躍而上。而道周顧云。車  
窮軍見。入城門。揆其情勢。難易較殊。豈非  
見聞異辭。故其書之有詳畧耶。又所云張總  
兵者。攻其地。當是張承廕。然承廕先以四  
月庚戌。死于撫順之戰。越三月餘。而後清河

繼下。則其先一日之夜飲酒酣。非承廕明矣。  
而是時與承廕同官同姓者。又別無其人。道  
周之言。殆不可攷。第其述何策禦之一問。及  
所云非盡以善戰善攻得者。正足徵

太祖高皇帝時雨之師。救民水火。所至之地。咸欲招徠  
而綏輯之。非如漢唐創業。區區以兵力勝者。  
此則意言之外。隱然流露。道周初不自知也。  
大抵明人之習。好議論而不察實際。其論邊



事及言我

朝往往出于道塗之聽說如長白山在不自

興京東北橫互千餘里形勢阻絕顧有妄男子顏

季亨之九十九籌逞其狂易輒謂用兵我

朝當繞出長白山後其他荒唐繆悠又可勝數耶

博物典彙一書與明臣鄭曉等編記畧同不

能悉合事實茲之所錄特以其論列時事在

明言明而

高皇帝順

天應人之

顯謨春秋復讐之

大義轉可取爲左證故論次其語附綴于篇以見駢詞

岐說之所不能變亂乃以昭千古是非之真

云爾



皇清開國方略卷五

皇清開國方略卷六

太祖高皇帝

天命四年己未

天命四年春正月丙戌。征葉赫。

太祖命大貝勒代善率大臣十六人。兵五千。往守扎喀關。以防明兵。

親統軍征葉赫。辛卯。深入其界。自克依特城。尼雅罕寨。距葉赫城東十里克。大小屯寨二十餘。其逃奔入城者。盡追擒之。又取葉赫所屬蒙古游牧畜。



皇清開國方略卷五

皇清開國方略卷六

太祖高皇帝

天命四年己未

天命四年春正月丙戌征葉赫。

太祖命大貝勒代善率大臣十六人兵五千往守扎喀關以防明兵。

親統軍征葉赫辛卯深入其界自克依特城尼雅罕寨距葉赫城東十里克大小屯寨二十餘其逃奔入城者盡追擒之又取葉赫所屬蒙古游牧畜



皇清開國方略 卷六  
產整兵而還。離葉赫城六十里駐營。翼日班師。初葉赫貝勒錦台什布揚古聞我兵往征。遣使向明開原總兵馬林告急。馬林率兵助葉赫合兵出葉赫城四十里見我兵勢甚壯。不敢戰而退。

二月己巳築界藩城。

先是三年九月。

太祖諭貝勒大臣曰。今與明爲難。由我國西向行師。其

迤東軍士道遠馬力困乏。須牧馬于沿邊之地。近明國築城界藩居之。遂營基址。運木石。值天寒暫止。至是令夫役萬五千人赴界藩。運石興築。以騎兵四百衛之。

三月甲申朔大破明兵于薩爾滸山。

明帝欲逞志于我。時萬歷四十七年。令遼東經畧楊鎬

集兵瀋陽分四路來攻。左翼中路以杜松。山海關總

兵。王宣。保定趙夢麟。原任張銓。監軍廣寧道督兵六



萬由渾河出撫順關右翼中路以李如柏遼東總兵

賀世賢遼陽副將閻鳴泰監軍遼陽道督兵六萬由清河

出鴉鵲關左翼北路以馬林開原總兵麻岩大同副將潘

宗顏監軍開原道督兵四萬由開原合葉赫兵出三

岔口右翼南路以劉綎遼陽總兵康應乾監軍海盜道督

兵四萬合朝鮮兵出寬甸口期並趨我都城卽

興京楊鎬遣我國逃卒齎書以軍期來告號稱兵

四十七萬于三月十五日乘月明時進發其齎

書人以二月二十四日至而二十九日杜松等

所率兵六萬已乘夜列炬出撫順關三月朔我

西路偵卒遙見火光馳告甫至而南路偵卒又

以二十九日未刻明兵進棟鄂路告諸貝勒大

臣入奏

太祖曰明兵之來信矣我南路駐防之兵有五百其南

路兵來卽以此拒之明使我先見南路有兵者誘我

兵而南也其由撫順關來者必重兵急宜拒戰破此



則他路兵不足患矣。卽于辰刻。

親率貝勒大臣統城中兵出而

命大貝勒代善前行。時偵卒又以明兵出清河路來告。

大貝勒代善曰。清河之界。道途逼仄。崎嶇。敵兵  
未能驟至。我兵惟先往撫順。以逆敵兵。遂過扎  
喀關。與大臣扈爾漢等集兵以待。

上之至時。

四貝勒以祀事後。至謂大貝勒代善曰。界藩山上我築

城。夫役在焉。山雖險。倘明之將帥不惜士卒。奮  
力攻之。陷夫役。奈何。我兵宜急進。以安夫役之  
心。大貝勒等善是言。下令軍士盡擐甲。日過午。  
至太蘭岡。大貝勒及扈爾漢欲駐兵隱僻地。以  
待敵。

四貝勒艱然曰。正宜耀兵列陣。明示敵人。壯我夫役士  
卒之膽。俾并力以戰。何故令兵立隱僻地耶。大

貝勒亦都曰。



皇清同治丁丑年 卷六  
貝勒之言是也。我兵當堂堂正正以向敵人。遂督兵赴界藩。對明兵營列陣而待。初衆貝勒兵未至。我兵之防衛築城夫役者僅四百人。伏薩爾澗谷口。伺明總兵杜松。王宣。趙夢麟之兵。過谷口。將半尾擊之。追至界藩渡口。與築城夫役合據界藩山之吉林崖。杜松結營薩爾澗山。而自引兵圍吉林崖。仰攻我兵。我兵四百人。率衆夫役下擊之。一戰而斬明兵百人。及大貝勒。

四貝勒至。見明兵攻吉林崖者約二萬人。又一軍列薩爾澗山巔。遙爲聲勢。乃與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及諸將議曰。吉林崖巔。防衛夫役之兵。僅四百人。急增千人助之。俾登山馳下衝擊。而以右翼四旗兵夾攻之。其薩爾澗山之兵。則以左翼四旗兵當之。遂遣兵千人往吉林崖。

太祖至。問貝勒等破敵策。具以前議告。

太祖曰。日暮矣。且從汝等。今分右翼四旗之二。與左翼



四旗兵合先破薩爾滸山所駐兵。此兵破則界藩之衆自喪膽矣。再令右翼二旗兵遙望界藩明軍。俟我兵由吉林崖馳下衝擊時。并力一戰。是時我兵之近都城乘善馬者先至。乘駕馬者後至。其數十里外者尙未至。于是合六旗兵進攻薩爾滸山。明兵出營列陣。發鎗礮。我兵仰而射之。奮力衝擊。不移時。破其營壘。死者相枕藉。而所遣助吉林崖之兵。自山馳下衝擊。右翼二旗兵渡河直前。

夾擊明兵之在界藩山麓者。短刃相接。我兵縱橫馳突。無不一以當百。遂大破其衆。明總兵杜松。王宣。趙夢麟等。皆沒于陣。橫屍亘山野。血流成渠。其旗幟器械及士卒死者。蔽渾河而下。如流斯焉。追奔逐北。二十餘里。至舒欽山時。已昏。軍士沿途搜勦者。又無數。

乙酉。大破明兵于尙間崖及斐芬山。

我軍敗明兵于薩爾滸山之夜。明總兵馬林率



兵營于尙間崖。濬壕嚴斥堠。鳴金鼓自衛。我兵見之。乘夜馳告于大貝勒代善。翼旦大貝勒以三百餘騎馳往。馬林兵方拔營行。見大貝勒兵至。回兵結方營。環營濬壕。三匝列火器。俾習火器者立壕外。繼列騎兵以俟。又潘宗顏一軍距西三里外。營斐芬山。大貝勒見之。使人馳告于上。是時遠路之兵亦陸續至。與大貝勒兵合。明左翼中路後營遊擊翼念遂。李希泌統步騎萬人。駕大

車持堅楯。營于幹埤鄂謨地。環營濬壕。外列火器。

太祖見之與

四貝勒率兵不滿千人。分其半下馬步戰。明兵發火器拒敵。

四貝勒引騎兵奮勇衝入。步兵繼進。遂斫其車。破其楯。太祖入。明兵大敗。翼念遂。李希泌皆陣沒焉。

太祖方竚立眺望。會大貝勒代善使人至。知明兵已營



太祖不待

四貝勒兵急引侍從四五人往日中至其地見明兵四

萬人布陣成列

太祖趣令我軍先據山巔向下搏擊衆兵方欲登山而

馬林營內之兵與壕外兵合

太祖曰是將與我戰也我兵且勿登山宜下馬步戰

命大貝勒代善往諭時左翼二旗兵下馬者方四五十

人明兵已自西來至大貝勒代善言下

上曰敵兵已進矣即怒馬迎戰直入其陣二貝勒阿敏

三貝勒莽古爾泰與衆台吉等各鼓勇奮進兩

軍搏戰遂敗明兵斬捕過當方戰時我六旗兵

見之不及布列行陣人自爲戰前後弗相待縱

馬飛馳直逼明營明兵發烏鎗巨礮我兵衝突

縱擊飛矢利刃所向無前明兵不能支又大敗

遁走我兵乘勝追擊明副將麻岩及大小將士



皆陣沒總兵馬林僅以身免滅跡掃塵案角隴  
種尚聞崖下河水為之盡赤

太祖復集軍士馳往斐芬山攻開原道潘宗顏兵令我  
兵之半下馬仰山而攻宗顏兵約萬人以楯遮  
蔽連發火器我兵突入摧其楯遂破之宗顏全  
軍盡沒時葉赫貝勒錦台什布揚古欲助明與  
潘宗顏合其兵甫至開原中固城聞明兵敗大  
驚而遁

丁亥大破明兵于棟鄂路

我軍收明兵于尙間崖及斐芬山之後

太祖收全軍至固勒班地駐營明總兵劉繼李如相等  
由棟鄂呼蘭兩路進兵已近逼都城我偵卒馳

告

太祖命大臣扈爾漢先率兵千人往禦劉繼翼旦  
命二貝勒阿敏率兵二千繼之

親率諸貝勒大臣還軍至界藩行凱旋禮封八牛祭纛



告。

天大貝勒代善請曰。吾先歸。從二十騎微行探信。祀畢。上徐來。

太祖許諾。三貝勒莽古爾泰亦相繼行。

四貝勒馳至。

上前請與俱往。

太祖曰。汝兄微行往探。汝隨吾後行。

四貝勒曰。兄獨往。吾留此未安也。遂亦行。日暮。大貝勒

回至都城。詣

內庭慰告曰。撫順開原一路敵兵已斬戮盡。南來

兵已遣將往禦。我待

父皇命當卽往破之。于是大貝勒復出城十五里迎

太祖于大屯之野。

太祖自界藩申刻起行。五更還都城。平明。

命大貝勒三貝勒

四貝勒統軍士禦劉綎。而留兵四千于都城。待李如柏



四貝勒賀世賢等之兵。初劉綎兵出寬甸。進棟鄂路。我  
 命六貝勒居民避匿深山茂林中。劉綎悉焚柵寨。殺其孱  
 太弱不能行者。迤邐而進。我駐防官托保額爾訥  
 額赫率兵五百迎敵。劉綎兵圍之數重。額爾訥  
 額赫死之。并傷我卒五十人。托保引餘兵與扈  
 爾漢軍合。扈爾漢伏兵山隘以待。已刻。大貝勒  
 三貝勒

四貝勒引兵甫出瓦爾喀什窩集。時劉綎所率精銳二  
 萬先遣萬人前掠。將趨登阿布達哩岡列陣。大  
 貝勒欲引兵先登。馳下擊之。

四貝勒曰。兄統大兵留此。相機為援。吾先督兵登岡。自  
 上下擊之。大貝勒曰善。吾引左翼兵出其西。汝  
 引右翼兵登山。俾將士下擊。汝立後督視。勿違  
 吾言。輒輕身入也。

四貝勒遂率右翼兵往。先引精騎三十人超出眾軍前。  
 自山馳下奮擊之。兵刃交接。戰甚酣。後軍隨至。



衝突而入。大貝勒又率左翼兵自山之西至。夾攻之。明兵大潰。

四貝勒乘勝追擊。與劉綎後隊兩營兵遇。綎倉卒不及陣。

四貝勒縱兵奮擊。殲其兩營兵萬人。劉綎戰死。是時明海蓋道康應乾步兵合朝鮮兵營于富察之野。其兵執箕筈長槍。被藤甲皮甲。朝鮮兵被紙甲。其冑以柳條爲之。火器層疊列待。

四貝勒旣破劉綎兵。方駐軍。衆貝勒皆至。遂復督兵攻康應乾所率明兵及朝鮮兵。敵競發火器。忽大風驟作。走石揚沙。煙塵反撲敵營。昏冥晝晦。我軍乘之。飛矢雨發。又大破之。其兵二萬人殲焉。應乾遁去。先是二貝勒阿敏偕扈爾漢前行。遇明遊擊喬一琦兵。擊敗之。一琦收殘卒奔朝鮮。都元帥姜功烈營。時功烈據固拉庫崖。衆貝勒復整兵逐一琦。遂攻朝鮮營。功烈知明兵敗。大



驚遂按兵偃旗幟遣通事執旗來告曰此來非吾願也昔倭侵我國據我城郭奪我疆上急難之時賴明助我獲退倭兵今以報德之故奉調至此爾撫我我當歸附且我兵之在明行間者已被爾殺此營中皆高麗兵也明兵逃匿于我者止遊擊一人及所從軍士而已當執之以獻大貝勒二貝勒三貝勒與

四貝勒定議乃曰爾等降先命主將來否則必戰功烈復遣使來告曰吾若今夕卽往恐軍亂逃竄其令副元帥先往宿貝勒營以示信詰朝吾率衆降遂盡執明兵擲于山下付我明遊擊喬一琦自縊死于是朝鮮副元帥先詣我軍降翼日姜功烈率兵五千下山降諸貝勒宴勞之送功烈及所部將士先詣都城

太祖御殿朝鮮都元帥姜功烈及副元帥等匍匐謁見太祖優以賓禮數



賜宴厚遇之。士卒悉留贍養焉。大軍既殲南路明兵四萬。人駐三日。籍其俘獲人馬輜重鎧仗而還。是役也。明以傾國之兵雲集遼瀋。又招合朝鮮葉赫分路來侵。五日之間。悉被我軍誅滅。其宿將猛士暴骸骨于外。士卒死者不啻十餘萬。我軍以少擊衆。無不摧堅挫銳。迅奏膚功。策勲按籍。我士卒僅損二百人。時明經畧楊鎬駐瀋陽。聞三路兵敗。大驚。急檄總兵李如柏副將賀世賢等回兵。如柏等自呼蘭路遁歸。我哨兵二十人見之。據山上鳴螺繫帽弓梢揮之。作招集大兵狀。已而呼噪下擊。殺四十人。獲馬五十匹。明兵奪路而逃。相蹂踐死者復千餘人。庚寅。大軍還至都城。

太祖顧貝勒大臣曰。明以二十萬衆號四十七萬。分四路并力來戰。今我不踰時破之。遂獲全勝。各國聞之。若謂我分兵拒敵。則稱我兵衆。若謂我往來勦殺。則



皇清國史卷之六  
服我兵強。傳聞四方。孰不懾我軍威者哉。

甲辰遣使齎書朝鮮。

太祖書警明七大恨事。遣使臣二人。偕朝鮮降帥姜功烈之部曲張應京。及官屬三通事一齎付朝鮮國王李暉。更

書其後曰。昔者金元之主。曾服三四與國。歸于一統。然亦未得長久保守。此吾所素知者。今非樂動干戈也。實因陵逼已甚。若向來有意與明結怨。

天必鑒之。

天何以獨眷我國。

天無私。是者是。非者非。故佑我而厭明。爾朝鮮以兵助明。吾知非爾本心。因明會救爾倭難。故報其恩而來耳。昔金大定時。爾朝鮮之臣有趙維忠者。以四十城叛附。大定帝曰。朕征宋徽欽二帝時。爾朝鮮王不助宋。亦不助朕。乃持公之國也。遂不納。由此以論。爾原與我國無隙。今擒爾統兵官屬十人。以念王之故。特



留之。今何以竟其事耶。王其圖之。夫普天之下。不  
其國。豈有令大國獨存。小國盡亡者乎。明大國也。意  
必奉若

天道。乃反變亂天紀。恣意橫逆。虐苦與國。王豈不知之。  
我聞明主之意。欲令其諸子主我滿洲。及爾朝鮮。辱  
我二國。實甚。今王之意。將謂我二國素無怨讐。遂與  
我合謀。以讐明耶。抑既已助明。不願背負耶。其詳告

我。後兩月朝鮮遣使一人。從十三人齎書  
隨我使臣至。言願各守疆圉。復修前好。

夏四月丙辰。令牧馬邊境。

太祖諭諸臣曰。今戰馬羸瘠。須牧以青草。沿邊之地。宜  
設兵以衛農人。時界藩城南築基址。

駕西行視之。卽令設兵守禦。擇曠土以牧馬。是月壬戌。  
選騎兵畧明鐵嶺。俘獲千人。

六月己未。資收降呼爾哈路長。

先是正月庚戌。

太祖遣大臣穆哈連率兵千人。征東海呼爾哈路。至是



收其丁壯二千以還。

駕出城撫之。椎牛二十。列筵二百。來降路長。分二等。賜資上等者。男婦十。馬牛各十。衣五襲。次等者。男婦五。

馬牛各五。衣三襲。其田廬器物具備焉。

丁卯。克明開原城。

明開原衛城在瀋陽城東北二百十五里。卽今開原縣城。

明總兵馬林自尙間崖敗還。仍守開原。六月辛酉。

太祖率兵四萬。征明開原城。行三日。大雨河漲。

諭貝勒大臣曰。將回兵耶。抑進兵耶。道濘。渡口水溢。軍行非便。若留一二日。待水涸土燥。恐逃者洩機于明。知我欲取開原。宜進兵瀋陽。以疑之。遂發兵百人向瀋陽。殺三十餘人。擒二十人而還。使人偵視開原。無雨。道不濘。河水可濟。

太祖乃率大軍進。丁卯平旦。薄城下。馬林偕副將于化。龍權。開原道事推官鄭之範。參將高貞。遊擊于守志。守備何懋官等。嬰城守。城上列少兵。餘皆



皇朝通志卷之六十一  
陳四門外。我兵設楯梯進攻。而以偏師掩擊東門外。所陳兵敗之。明兵爭入城。填擁于門。我兵奪門搏戰。而攻城之兵雲梯未布。卽踰城入。城上兵四面皆潰。城外三面兵見城破驚竄。我兵據門堵禦。壕不得渡。盡殲之。鄭之範先遁得脫。馬林子化龍高貞于守志何懋官皆陣沒。

太祖登開原城。坐南樓。偵者以鐵嶺衛有兵三千來援。馳告。諸貝勒率兵迎戰。明兵望見卽奔。我兵二十人追及之。斬四十餘人而還。

太祖駐兵開原三日。籍所俘獲。舉之不盡。論功行賞。乃班師。

諭貝勒大臣曰。我等勿回都城。就界藩城。治屋廬以居。牧馬邊境。勿渡渾河。何如。貝勒大臣議曰。不如還都。近水草息馬浴之。飼之。且俾士卒歸家繕治兵仗。

太祖曰。非計也。今六月盛暑。行兵已二十日矣。若還都。



皇清開國方略 卷六  
二三日乃至軍士由都城至各路屯寨。又須三四日。炎蒸之時。復經遠涉。馬何由壯耶。吾居界藩。牧馬于此。至八月。又可興師矣。命軍士盡牧馬于邊。建宮室于界藩城中。諸貝勒大臣及兵民房舍皆成。遂

駐蹕界藩。大宴。行慶賀禮。先是有蒙古阿布圖者。受明守備職。居開原。我軍克城。獲其妻子。阿布圖率二百餘人來降。卽以其妻子家產盡給之。至是

明原任開原城千總王一屏。戴集寶。金玉和。白奇策。守堡百總戴一位等。率二十餘人來降。

太祖諭貝勒大臣曰。彼知

天意佑我。又聞我國愛養人民。故相繼而歸耳。

賜阿布圖人百牛。馬羊各百。駝五。銀百兩。緞二十。布二百。其千總六人。各

賜人五十。牛馬羊各五十。駝二。銀五十兩。緞十。布百。守堡百總等官。各



賜人四十。牛馬羊各四十。駝一。銀四十兩。緞八。布八十。

從者量給妻奴牛馬田廬器用。

秋七月丙午。克明鐵嶺城。

明鐵嶺衛城。在開原南六十里。卽今鐵嶺縣城。

我軍克開原之後四旬。

太祖率諸貝勒統兵圍鐵嶺城。城外各堡兵奔入城。其不得入者悉奔竄。我軍樹雲梯攻城之北。明遊擊喻成名。史鳳鳴。李克泰。督軍拒守。鎗礮矢石交下。我軍卽登梯毀陴。摧鋒突入。城上兵驚潰。

陣斬喻成名。史鳳鳴。李克泰。盡殲其衆。

太祖遂入城駐蹕。

丁未。擊敗喀爾喀諸部兵。

我軍克鐵嶺城之夜。蒙古喀爾喀部貝勒齋賽。扎嚕特部貝勒巴克。台吉色本等。共引兵萬餘。乘夜至秣田。以伺翼旦。我兵十餘人出城牧馬。齋賽兵見而擊射。我兵在城中者。知爲蒙古兵。卽出城欲戰。因未奉



皇清昌區大皇帝 卷之二  
上命駐立以待。而牧馬兵皆被殺傷。

太祖親出城。

諭諸貝勒曰。不戰何也。急擊勿失。大貝勒代善曰。若戰。

恐後悔。

太祖曰。此齋賽兵也。吾恨齋賽有五。今又先殺吾人。何悔焉。諸貝勒大臣遂率兵奮擊。敗其兵。追至遼河。溺水死及陣斬者甚衆。擒齋賽及其二子色特希勒克什克圖。與扎嚕特部巴克色本科爾沁部。

台吉桑噶爾寨。齋賽妹婿岱噶爾。及其部將十餘人。兵五百餘人。繫城樓內。初我軍未征鐵嶺。

時。

太祖夜寢。夢天鷲白鶴及衆鳥翱翔上下。羅之。得白鶴。

呼曰。得齋賽矣。遂覺。以夢。

告妃。妃曰。齋賽爲人。如鳥飛颺。

上從何處羅之。翼日復。



告諸貝勒。皆對曰。此吉兆也。

天將畀我以非常才望人。爲我國助耳。至是旣擒齋賽。諸貝勒大臣。抃舞曰。果符吉夢。得齋賽矣。翼日。

大宴奏樂。令齋賽等匍匐進謁。齋賽從人名烏

瑚齊者。問曰。

上與衆貝勒大臣。俱無恙耶。

四貝勒侍

太祖側。應曰。我軍中止牧馬。兵十數人被傷。餘俱無恙。

汝等鞍馬俱完善耶。蒙古皆大慚。垂首無以應。

于是駐軍鐵嶺城三日。論功行賞。以所俘獲分

給之。先釋齋賽從者博囉齊等十一人。使歸。寄

語諸部長。述蒙古兵大敗。齋賽及衆台吉。并兵

五百餘人。悉爲我國所擒。乃班師。

太祖諭貝勒大臣曰。我畜齋賽于此。而殄其兵。彼所屬

軍民畜產。恐爲他部攘而取之。不如縱所擒兵五百

餘人還國爲便。遂遣之還。



八月壬申滅葉赫國。

時葉赫貝勒錦台什居東城。布揚古居西城。太祖與貝勒大臣定攻取策。以諸貝勒率兵圍西城。親統八旗將士圍東城。遂星夜進兵。葉赫偵者馳告布揚古曰。滿洲兵至矣。葉赫人民聞之。皆驚擾。所屬屯寨居民。近者避入城。遠者匿山谷。壬申。我軍馳向西城。布揚古偕其弟布爾杭古率兵出城西門。陟岡鳴角鼓噪。望見我軍旌旗劍戟如

林隊伍整肅。前後絡繹。自度弗能禦。倉皇入城。諸貝勒遂督兵圍之。

太祖統軍圍東城。先破其郭。軍士薄城。布列梯楯呼錦台什出降。錦台什不從。答曰。我非明兵比。等丈夫也。我肯束手歸乎。與其降汝。寧戰而死耳。

太祖遂督兵攻城。兩軍拒戰。矢如雨雹。我兵擁楯登山。傍城下掘地。欲墮其城。城上發火器。擲巨石滾木。我軍冒矢石穴其城。城墮。遂入城。城上敵衆



復迎戰。又敗之。四面兵皆潰。

太祖遣人執幟禁約軍士毋得妄殺。又使人持

上黃蓋傳。

諭城中降者免死。于是城中兵民俱降。錦台什攜妻及

幼子登所居高臺。我兵圍之。呼曰。汝降速下。否

則進攻。錦台什曰。我戰不能勝。城破困于家。縱

再戰。豈能勝乎。汝

皇子四貝勒。我妹所生也。得相見。聞其盟言。我乃下時。

四貝勒攻西城。

太祖召之至。

命曰。爾舅有言。待汝至乃下。汝往。彼下則已。不下。以兵

毀其臺。

四貝勒既往。錦台什曰。我與甥未識面。真偽烏能辨。大

臣費英東額駙達爾漢曰。汝視常人中有如我

四貝勒魁梧奇偉者乎。汝國使者必嘗語汝。何難識別。

耶。若仍不信。曩者我國議和之時。曾以媼往。媼



乳汝子德勒格爾。今尚在。盍令視之。錦台什曰。何用媪爲也。觀此辭色。似未承。

父命善遇我也。特誘我下臺而見殺耳。我石城鐵門既失。困守此臺。縱戰不能勝。但我祖父世居斯土。我生于斯。長于斯。則死于斯而已。

四貝勒曰。天設此險。俾汝築城。疲勞百姓。至于數年。所築重城。今皆摧破。獨據此臺。欲何爲也。汝欲誘人至此。與汝并命。孰肯如汝之意耶。汝如何曰。

得我活。汝盟言。汝方下也。豈戰不能。汝而與汝盟歟。我已在此。汝下。引汝往見。

父皇生殺惟

父皇命。且汝當日之意。將欲翦滅親戚。我國屢欲和好。遣二三十人至汝國。汝輕視我國。謂懼而求和。殺我使臣。或羈留焉。致有今日傾覆之禍。若

父皇念汝惡。則戮汝。倘不念汝惡。以我之故貸汝。汝生矣。凡勸諭者再三。錦台什仍執前言不下。



四貝勒曰。舅言我來卽下。我乃來。若下速下。引見。

父皇否則我往矣。錦台什曰。姑勿往。我先令親臣阿爾

塔計往見。

上察言觀色而回。我乃下。遂令阿爾塔什來見。

太祖諭責之曰。離間諸舅。與我爲難。致明人舉兵四十萬來。非汝也耶。念此宜誅汝事。旣往不汝咎耳。汝還語貝勒與偕來。阿爾塔什還勸錦台什不從。曰。聞吾子德勒格爾被創在家。召之來。吾與相見。乃下。

四貝勒召德勒格爾至。與之見。德勒格爾謂其父曰。我等戰旣不勝。城又破。今居此臺。欲何爲。盍下臺。生死聽之。勸諫再四。錦台什終不從。

四貝勒欲縛德勒格爾。德勒格爾曰。我年三十六。乃于今日死耶。殺之可也。何縛焉。

四貝勒以其言奏。

太祖曰。子勸父降而不從。父之罪也。父當誅。勿殺其子。

遂引德勒格爾見。



太祖以所食

賜

四貝勒與同食。

諭曰。此爾之兄也。善遇之。錦台什妻因其夫不下。攜幼子趨下。錦台什引弓從者復擐甲待。我兵持斧斤毀其臺。錦台什縱火焚屋宇盡燬。我諸將謂錦台什已死。令毀臺之兵退還。火燎錦台什身。目下爲我兵所執。縊殺之時。諸貝勒圍西城。招

之降。不從。會東城已破。布揚古布爾杭古大懼。使人來告願降。以懷疑不敢出。大貝勒曰。始令汝降。汝不從。大兵至此。豈舍汝去乎。我以汝爲外兄弟。愛而欲生之。故令汝降。若戰。則汝等盡死于我之小卒手。降則生矣。果願降。恐兄弟偕來。或被殺。盍令汝母先來。汝母我外姑也。豈執婦人而殺之乎。布揚古布爾杭古復使人來曰。我等降。汝盍留盟言。與我等約。汝歸。我仍居此。



城大貝勒怒曰。何復爲此言也。旣破東城。豈力不能拔西城。聽汝等居此而去乎。速降則已。否

則

父皇至。必攻克爾城。克城之後。汝等駢首戮矣。布揚古布爾杭古乃令其母來。大貝勒以禮接見。其母曰。汝無盟言。故我二子懷疑而懼耳。大貝勒乃以刀割酒。誓曰。若汝等降而我殺之。殃及我。若我旣誓而汝仍不降。殃及汝等。汝等不降。破汝

城。必殺無赦。乃執酒飲其半。分其半送布揚古。布爾杭古飲之。遂開門降。大貝勒引布揚古見上。布揚古復勒馬立。大貝勒挽其轡曰。爾殆非丈夫耶。言旣定。又立此躊躇。何爲也。乃來見。布揚古跪不恭。僅屈一膝。不拜而起。

太祖親以金卮賜之酒。不恭如初。屈一膝偏向。酒不竟飲。沾唇而已。又不拜而起。

太祖諭大貝勒曰。引爾婦兒去。回彼西城。是日。



太祖深念久之。謂吾既不念舊惡。欲留而參養之。貸其死。予以生全。未見有喜色。仍讐怨。且拜跪亦不少屈。此人可參養耶。是夜。

命縊殺之。其弟布爾杭古。以大貝勒故。宥其死。助葉赫防守之。明遊擊馬時楠及兵一千。盡殺之。葉赫所屬各城俱降。其官員及軍民皆弗罪。父子兄弟夫婦親戚。不令離散。財物毫無所取。徙其人而還。悉予廩給。並田廬器用。無馬者千人。並給

以馬。初葉赫之先。蒙古國人。姓土默特。滅呼倫國。所居璋地之納喇部。遂據其地。因姓納喇。後遷于葉赫河岸。建國。故號葉赫國。其始祖星根達爾漢。生錫爾克明安圖。錫爾克明安圖生齊爾噶尼。齊爾噶尼生楚孔格。楚孔格生台楚。台楚生二子。長青嘉努。次揚吉努。兄弟綏服葉赫諸部。各居一城。哈達國人多歸之。青嘉努揚吉努。遂皆稱貝勒。歲甲申。明寧遠伯李成梁受哈



達國所賂金及黑狐紫貂聽讒搆以賜救賞資  
爲名誘青嘉努揚吉努兩貝勒至開原并從兵  
三百皆殺之青嘉努子布齋揚吉努子納林布  
祿各繼其父爲貝勒李成梁率兵取其杜喀尼  
雅罕一寨戊子年又率兵圍攻納林布祿所居  
東城大傷兵卒不克而歸乃與和好焉納林布  
祿弟錦台什布齋子布揚古嗣爲貝勒分居東  
西城至是葉赫遂滅

冬十一月庚辰朔遣使與喀爾喀部長會盟

時

太祖開疆拓土東自海西至明遼東界北自蒙古科爾  
沁之嫩江南暨朝鮮國境凡語音相同之國俱  
征討徠服而統壹之蒙古喀爾喀衆貝勒遣使  
來齋書曰齋賽屢啟釁端見前七月  
丁未條誠有罪惟  
上所命但明敵國也如往征之必同心合謀直抵山海

關負此言者



天神鑒之。倘與和好。亦必會同定議。若明輸財物。厚汝  
國。薄我。汝國勿受。厚我。薄汝國。我亦不受。能踐  
此言。名聞遠邇。不亦善乎。于是

太祖命大臣額克星額綽護爾雅希禪庫爾禪希福五  
人。偕來使赴期會之地。刑白馬烏牛。設酒一器。  
肉一器。血骨及土各一器。昭告

天地。誓曰。今滿洲十旗執政貝勒。與喀爾喀執政貝勒。  
蒙

天地眷佑。俾合謀并力。與明修怨。如其與明釋舊恨。結  
和好。亦必合謀。然後許之。若滿洲渝盟。不偕喀  
爾喀貝勒合謀。先與明和好。

皇天后土。其降之罰。若明國欲與喀爾喀貝勒和好。密  
遣離間貝勒等。不以其言告我滿洲。

英明皇帝者。  
皇天后土。亦降之罰。我二國同踐盟言。

天地佑之。其飲是酒。食是肉。二國執政貝勒尙克永命。



子孫百世及于萬年。二國如一。共享太平。是月  
巴約特部台吉索寧下一人及扎魯特部宰桑  
扣肯下一人來歸。

太祖曰。來歸之情。誠爲可矜。但盟誓之言。尤不可背。遂  
不納。各還其主。

臣等謹案明臣黃道周博物典彙云。己未冬。  
薊人咸云。建人苦饑。一日啜粥二盃。識者曰。  
實者虛之。此未可信。乃薊人咸以其乏食爲

喜。迨劉總戎破其寨。五穀滿園。困其深計。大  
率類此。又附錄史氏曰。建州彈丸地。歸資清  
撫之糴。曾無廣屯厚儲。清撫旣下。不爲守。知  
非有遠志。我徵兵漸集。宜葺殘壘。時以輕騎  
擾彼耕牧。計可坐制。乃銳語出塞。自取輿尸。  
且兵莫神于間。莫巧于顛倒。饑飽勞逸。以爲  
用。而我早漏師期。深入重險。棄輜重以資之。  
敵勢始張。奪我三軍之膽。膽破而智勇並困。



宜遼瀋之爲開鐵續也。原海西密邇開鐵。爲我屬國。與建州及西部牙錯。勢能離其合。近歲拯北關以藩遼。稱制勝上策。而竟翦焉。胥覆。爲開鐵續。誰職厲階。一蹶不振耶。此道周追述明人深咎楊鎬之分兵四路。侵我

興京。所稱清撫。謂清河撫順也。所稱開鐵。謂開原鐵嶺也。所稱海西北關。謂葉赫也。所稱西部。謂喀爾喀及察哈爾與喀喇沁也。所稱劉綎

戎卽劉綎。其侵我棟鄂路。焚柵寨。深入戰死。在己未三月。則所云己未冬。當是戊午冬之訛。

實錄載天命四年二月。興役萬五千人。運石築界藩城。衛以騎兵四百。不言以工代賑。亦不言寓兵于工。固未嘗苦饑也。工方始而楊鎬集兵瀋陽。刻期深入。時開原三岔寬甸猶屬明。若撫順清河。我旣克之。逾數月矣。弗以兵駐守。退



而就舊有之界藩築城。宜明人視爲非有遠志歟。乃未戰薩爾濟之先。敗明兵二萬于吉林崖。築城衆役。自崖下擊有功。不惟足食而且足兵。亦實者虛之之一證。前此乙卯年六月。貝勒大臣請征明。

太祖高皇帝諭以儲積未充。惟及是時。撫輯吾國。固疆圉。修邊備。重農積穀。爲先務。越三年。將征撫順。諭將士治甲冑。修軍器。以繕治馬廐爲名。遣七百人伐

### 木備攻具。

聖心之密籌周慮。固慎于用兵之常道。至弗守撫順。清河而興役界藩。正

聖諭所云。撫輯吾國。固疆圉。修邊備。而又爲料敵制勝之

神謀。遂殲敵十餘萬。惟由清河至呼蘭一路兵。及甫至

開原之葉赫兵。拔營而遁。其在尙間崖

之總兵馬林。仍守開原。故越兩月。我軍破其



城時有鐵嶺兵三千赴援。擊之始退。故亦攻取其城。復移師滅葉赫。而西部之喀爾喀。旋服罪乞盟。宜明人之自咎。夫銳語出塞。深入重險。一蹶不振。且揣測我

朝致此之由。謂兵莫神于間。莫巧于顛倒。飢飽勞逸。以爲用。亦即槩捫燭之見耳。又按明臣熊廷弼奏疏云。遼左爲京師肩背。河東爲遼鎮腹心。開原爲河東根本。敵未破開原時。北關

朝鮮猶足爲腹背患。今開原破而北關不敢不服。朝鮮不敢不從。以此交攻。遼瀋何可守也。自我軍三路敗沒。而敵始出入無常。自我兵坐守四城。而敵始交合西部。徑取開原。是前日不復清撫以失開原之覆車。卽後來不復開原以棄遼鎮之榜樣也。其言正與道周。所云遼瀋之爲開鐵續相合。又言此時卽精兵良將。甲馬芻糧。一時齊備。猶恐敵銳難當。



烏江長江大略 卷六  
敵交難斷。況事事俱無臣。又如之何哉。方是時。廷弼初代楊鎬爲經畧。倡議恢復。進戰固守三策。而于我

國家

天命人心之歸。已見幾于受事之始。又言我兵五足當敵兵一。卽他日人經訓練。器經整頓。猶須三而當一。今敵已有衆十萬。卽我兵十有八萬。尙費支吾。實亦震懾於我。

太祖高皇帝用兵如神。

天戈所指無不一以當百。而是時大軍實未滿數萬也。至稱我

朝但分開原餘財十數萬。以與鄰近各部落。使之東攻遼瀋。西攻廣寧。各部落所得春夏兩賞。於我明者幾何。又何樂而不從。此乃廷弼狹小之見。借以聳動其君。不知

聖朝聲教所訖。遠近各部畏



威懷德翕然景從。並非誘之以利。況止此十數萬。爲利於各部者。又幾何乎。且如薩爾滸之戰。

神武昭宣。我軍以少擊衆。如拉枯朽。未嘗徵調遠近各部一兵一將。此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臣等伏

讀乾隆四十一年

御製文因

實錄尊藏。人弗易見。

特書薩爾滸山大破明兵事。

示子孫臣庶無忘

開創之艱難

訓以國之將興。必有禎祥。然禎祥之賜由乎天。而致

天之賜由乎人。又

訓曰。爾時草創開基。筮路藍縷地之里未盈數千。兵之衆弗滿數萬。惟是

父子君臣同心合力。師直爲壯。荷



皇清開國方略卷六  
天之龍用能破明二十萬之衆此我

皇上以數言而括史臣之千萬言一若

高皇帝自言之而明臣所謂奪其三軍之膽膽破而智

勇俱困者亦足以見

神謨妙算所向無敵莫可端倪不待瀋陽遼陽隸我版

章而已

聲靈赫濯云

皇清開國方略卷六





皇清開國方略卷七

太祖高皇帝

天命五年庚申六年辛酉七年壬戌

天命五年春正月丙申遣使齎書察哈爾。

先是察哈爾林丹汗遣使康喀勒拜瑚齎書來。

其詞意驕慢。

事在四年十月

諸貝勒大臣閱之皆怒。或請

斬其使。或請劓鼻馘耳而後放歸。

太祖諭曰。爾等怒之是也。吾亦未嘗不怒。但與使者無

涉。遣使者罪耳。姑留使者。吾亦有以報之。遂羈康喀



報以書曰。閱來書。自稱四十萬蒙古之主。稱吾爲水濱  
三萬人之主。何故恃其衆以驕吾國乎。聞昔明之洪  
武取爾大都時。四十萬蒙古。摧折幾盡。逃竄得脫者  
僅六萬。屬鄂爾多斯者萬人。屬土默特者萬人。屬阿  
蘇特雍謝布喀喇沁者萬人。固各有所主也。其餘三  
六萬。亦不皆屬于爾。以不足三萬人之國。乃遠引陳言。  
驕語四十萬。而輕吾國爲三萬人。

天地豈不知之。吾國卽不若爾之衆。吾力卽不若爾之  
強。然仰蒙

天地眷佑。以哈達輝發烏拉葉赫暨明之撫順清河開  
原鐵嶺諸處。悉以授子。來書以廣寧爲爾收賦地。欲  
我弗征。若征之。將不利于我。使我與爾平日有隙。出  
此言宜也。乃本無讐隙。何故爲異姓之明。出此惡言。  
天豈不抗

天意。倒行而逆施耶。我惟至誠格



天。意。欲。以。而。欲。取。其。計。至。簡。也。

天乃錫我智勇。眷顧獨隆。爾豈未之前聞。焉能不利于我哉。且爾之收賦于廣寧也。豈爾能與師轉戰。多克堅城。彼畏而與之耶。抑姻婭和好。愛而與之耶。如愛而與之。錙銖之利。受之何爲。爾誠能復爾大都。三十萬蒙古之衆。則爾出此言也。亦無足怪。昔我之未證明也。爾嘗與明構兵。盡失其鎧冑。駝馬。僅以身免。及再構兵。岱青格根之護衛。及從者十餘人。爲明所

殺。爾毫無所獲而回。且爾侵明者。二俘何人衆。克何堅城。敗何勁旅。明何畏于汝乎。況明之賞汝。從未有如此之厚者。徒以畏我征伐之故。誘汝以利耳。爾果有知識。來書宜云。明我深警也。惟

天地眷佑之主。能破其城。敗其衆。願同心協力。以圖之。如是立言。不亦善乎。乃惟利是嗜。以有限之金帛。構怨于素無嫌怨之國。豈益於我。而損於我。耶。

皇天后土。寧不鑒之。林丹汗得書。繫留我使臣碩色武



皇清開國之略 卷七 林丹汗書 巴什

太祖聞我國使臣已被殺。欲殺康喀勒拜瑚。

四貝勒諫曰。我使臣未必見殺。或傳聞者誤耳。當遣康

喀勒拜瑚同來之人。持書往約各歸使者。如踰

期背約。戮之未晚。

太祖遂遣其人齎書往。期以還我使臣。我亦遣還康喀

勒拜瑚。否則必殺之。林丹汗置弗答。會喀爾喀

使臣至。言碩色武巴什已爲林丹汗殺。以祭旗。

太祖待之月餘。

諭貝勒大臣曰。今已踰期。我使被殺無疑也。乃斬康喀

勒拜瑚。後碩色武巴什密通守者。去其柎械。遂

潛脫歸。

三月己卯朔。釋扎嚕特部色本還國。

先是。征明鐵嶺之役。色本同兄巴克俱爲我國

陣擒。見四年七月。至是。

太祖賜色本蟒衣。捨狝裘及冠帶靴袍鞍馬。遣之還。



皇清開國方略 卷七  
太祖顏色本爲書自誓永不負  
恩對

天焚之而去。

辛巳定功臣爵職。

分總兵官爲三等。副將參將遊擊亦如之。管牛  
衆官俱稱備禦。每牛衆下設千總四員。是月左  
翼總兵官費英東卒。費英東蘇完人也。初率衆  
來歸。

太祖授爲一等大臣。爲人忠直見國事稍有闕失極言  
爭之。畢智殫力以輔國政。至是疾卒。

太祖欲臨其喪。諸貝勒以恐有所忌諫阻。

太祖曰。此與吾創業大臣同休戚者。今先凋喪。吾安能  
弗往。

親往哭之。慟惆悵良久。至夜半乃還。

六月庚戌。設納言之木于門外。

諭曰。凡有下情不能上達者。各以欲訴之言。書而懸之。



木朕覽其辭當就其端末而按問焉。

秋八月丙寅。征明懿路蒲河。

懿路城在鐵嶺城西  
南六十里。瀋陽城東

北七十里。蒲河城在  
瀋陽城西北四十里。

太祖統師征明。由懿路蒲河二路進。其居民盡棄城奔

太祖。竄遂收兵駐營。偵卒以明兵越我偵探地馳告。

太祖方坐。遽起曰。可擊之。奔回。俾擁塞其門。遂上馬引

兵迎擊。時明總兵賀世賢。李秉誠。副將趙率教。

鮑承先各引兵出瀋陽城。駐二十里外。見我兵

至俱退。

太祖命三貝勒莽古爾泰引兵百人追擊李秉誠。趙率

教兵過瀋陽城東。抵渾河始還。又左翼一旗兵

追擊賀世賢。鮑承先兵抵瀋陽北門。斬百餘級。

四貝勒欲進擊。大貝勒代善與大臣扈爾漢勸止之。

太祖命以所俘獲。按功分給軍士而還。

天命六年春二月癸丑。征明奉集堡。

在瀋陽城東  
南四十五里。

太祖命明總兵李秉誠駐兵奉集堡。



太祖率貝勒大臣統軍分八路征之。秉誠出城六里安營。遣兵二百來偵。遇我左翼四旗兵兩路馳擊。太祖令敗之。追至山上。其山下明兵見我兵至。卽拔營遁。我軍尾擊之。明兵敗走。兩路爭入城。我軍追抵壕岸。城上發巨礮。我參將吉巴克達及一卒中礮死。

太祖駐軍高岡。離城北三里。將旋師。有小卒來告。三人偕行。遇明兵二百。殺兩人。我得脫走。今其兵不

遠。

太祖諭諸貝勒曰。可率右翼兵馳擊。吾率左翼兵駐此。于是貝勒大臣等率右翼兵搜勦。同台吉德格

類。

太祖第十子。岳託。碩託。並大貝勒代善子。擊敗明二百兵。追至李

太原。秉誠屯兵處。其衆二千皆潰遁。

四貝勒別引精銳護軍至黃山。在瀋陽城東南三十里。明副將朱

四貝勒萬良駐營其地。見我軍勢盛。不敢抗。亦拔營遁。



四貝勒追至武靖營而還與分路敗敵諸將士同歸大

四貝勒營。

太祖論功行賞遂班師。

閏二月癸未。犒薩爾許築城夫役。

先是遷界藩軍民于薩爾許建廬舍復築城。

始自

五年

至是工竣。

太祖念築城夫役良苦令犒以牛羣臣請俟出征明國

以所獲之牛分給

太祖諭曰治國之道愛民爲先猶一家之中爲主者宜

恤其僕僕以力耕所獲供其主而不敢私其主積有

財物亦贍其僕而無所吝如此則上下相親

天心悅人情和無往不善矣夫築城所用木石豈出于

大築城之地耶鑿石于山採木于林長途轉運亦已疲

矣況又版築興作其勞益甚今欲犒之爾等吝惜所

大費乃爲此言不知證明原以伸大義若以築城犒夫

之故而掠取其牛甚不可也



皇清國朝... 諭甫畢。適有侍衛博爾晉後至。

太祖問曰：汝從何來？喘息如是。博爾晉對曰：自築城所

來。

太祖曰：爾輕身步行，尚且疲憊。彼輓運興築之人，寧不

大勞乎？遂計夫役。

賜牛，並以食鹽給之。

三月乙卯，取明瀋陽。

集貝勒大臣定議，征明瀋陽。令軍士載營柵攻

具乘舟順運河而下。壬子。

太祖親統師水陸並進。癸丑，軍夜行，有青白二氣自西

而東，繞月暈之北，至南而止。明偵卒知我師夜

至，聲礮舉烽火，馳告瀋陽城。明總兵賀世賢尤

世功分兵乘城翼旦。我軍至，營于城東七里。設

立木城，明兵于城外掘深塹，刻木樹塹內，覆以

秫秸，揜土其上。內復鑿壕一道，沿壕以木爲柵。

近城復有大壕二，廣五丈，深二尺，皆刻木樹其



內又築攔馬牆間留礮眼。排列鳥鎗礮具。衆兵  
密布衛守。城上兵亦登陴堅守。乙卯。我軍進攻。  
連敗敵兵。繞城掩擊。明兵七萬人皆潰。陣斬總  
兵賀世賢。尤世功。參將夏國卿。張綱。知州段展。  
同知陳柏等。遂樹雲梯。拔瀋陽城。忽偵知渾河  
南有敵兵至。

太祖率兵迎之。明總兵陳策統四川步兵二萬自黃山  
來援。渡渾河。距城七里。分立二營。皆執丈五竹

柄長槍。大刀利刃。鎧甲之外。冒以棉帽棉被。

太祖令右翼四旗兵取棉甲楯車。徐進擊之。紅甲護軍  
奮勇先進。鏖戰不退。

太祖令後軍往助。衝突而入。明兵大敗。追擊至渾河。盡  
溺水死。陣斬陳策及參將張名世。而我國參將  
布哈遊擊朗格錫爾泰。以先驅力戰。没于陣。我  
軍旣殲二營之衆。復見渾河南有步兵萬餘。布  
置戰車鎗礮。據塚結營。用秫稭爲障。以泥塗之。



我兵將往戰。有奉集堡總兵李秉誠武靖營總兵朱萬良姜弼領騎兵三萬管于白塔鋪。遣兵一千爲前探。我國雅遜率護軍二百往偵。見之不戰而退。明兵遙躡其後。

太祖聞之大怒。

親統兵往擊。

四貝勒趨前勸

上勿往。而自請行。

太祖許焉。

四貝勒領護軍疾馳迎戰。明兵之追雅遜者潰奔。掩擊至白塔鋪。又見三總兵統衆布陣。

四貝勒不待後軍至。卽率百騎進擊。李秉誠朱萬良姜弼皆敗遁。方追擊時。大貝勒代善台吉岳託亦至。同追四十里。斬首三千餘級。日將夕。

太祖復擊渾河以南步兵。布楯車衝入。破其營。斬副將董仲貴。參將張大斗。悉殲其衆。乃收兵。



太祖與諸貝勒率護軍營瀋陽東門外。令諸將引眾兵屯于城內。翼日論功行賞。籍所俘獲分給將士。

先令齋還。褫雅遜職。

論責之曰。四貝勒為我國所倚賴。如身之有目。因汝敗而殺入眾軍中。萬一有失。雖寸磔汝不足贖。汝何故率我常勝之兵。望風奔潰。挫其銳氣耶。

癸亥。取明遼陽。

取瀋陽後五日。

諭貝勒大臣曰。瀋陽已拔。敵兵大敗。今即宜乘勢率眾

長驅。以取遼陽。庚申。進師至虎皮驛。明兵棄城遁。遼

陽城守官聞我兵至。決太子河水于壕。閉西關。

沿陣盡列鎗礮。火器兵環四面。守禦甚嚴。辛酉

日午。我兵至遼陽城東南。渡河未竟。偵卒馳告

城西北有兵至。

太祖統左翼兵先往。明總兵李懷信。侯世祿。蔡國柱。姜

弼。童仲揆等。率兵五萬。出城五里結陣。



太祖命左翼四旗兵往擊。

四貝勒自請進戰。

太祖止之曰。我已令左翼兵往擊。汝勿前進。可率右翼

兵駐城旁覘之。

四貝勒力請曰。令後至兩紅旗兵留城旁覘視可也。言

畢。遂領護軍前進。

太祖命第十二子阿濟格勸止之。

四貝勒堅意行。

太祖遣兩黃旗護軍往助。

四貝勒引軍衝明營之左。明兵發礮接戰。

四貝勒擊敗之。左翼兵亦至。兩軍夾攻。明兵大亂奔潰。

四貝勒乘勝追擊六十里。至鞍山乃還。當接戰時。有明

兵從遼陽西關出。

即武靖門。

適城旁兩紅旗兵見而

擊之。明兵爭入城。人馬自相蹂踐。死者相枕藉。

會暮乃收軍。離城南七里駐營。壬戌。

太祖諭諸貝勒大臣曰。觀繞城之水。西有開口。可令左



翼兵掘之。東有水口。以右翼兵塞之。

親率兵布楯車于城邊。以衛衆軍。令囊土運石。壅遏水口。明步騎三萬出營城東門外。列鎗礮三層。連發不已。左翼諸將使人馳告曰。掘開口難。不若奪橋易。

太祖曰。橋可奪。試奪之。若得。亟來告。吾當進攻此門。會壅遏水口畢。右翼四旗前隊棉甲軍。遂布列楯車。進擊東門外兵。明兵連發鎗礮。我軍遂出楯

車外。渡壕大呼而進。兩軍鏖戰不退。有紅甲護

軍二百人。兩白旗兵千人。俱進擊。明騎兵遂敗。

各貝勒部下白甲護軍皆大呼奮射而入。夾攻之。其步兵亦敗。望城而奔。我軍乘勢縱擊至東

大旗門外。明兵死者壕塹皆滿。水盡赤。時左翼兵奪

武靖門橋。分擊守壕之兵。明兵隱于屋垣。舉礮

發矢。聯綿不絕。城上亦放火箭。擲火礮。我兵奮

勇衝突。樹梯登城。遂奪城西面。驅斬其衆。據其



皇清國史卷之七  
四  
兩隅城中官民士卒俱驚擾大亂右翼兵攻城  
北面下馬步行于兩壕之間運薪芻填壕而戰  
日將落左翼諸將使人馳告我兵已登城

太祖遂撤攻城兵以益登城之衆是夜城內明兵列炬  
拒戰達旦有道員牛維驥高出邢慎言胡嘉棟  
戶部郎中傅國及軍民等縋城而遁平旦明兵  
拒戰復大敗我右翼兵亦登城八旗同集一處  
沿城追殺明經畧袁應泰在城東北鎮遠樓督

四日戰見城破遂舉火焚樓而死分守道何廷魁率  
妻子投井死監軍道崔儒秀自縊總兵朱萬良  
副將梁仲善參將王彥房承勳遊擊李尚義張  
大胤繩武都司徐國全王宗盛守備李廷幹等俱戰  
沒生擒御史張銓其餘官民皆薙髮歸順闔城  
結彩焚香以黃紙書萬歲牌備乘輿迎

上日正午大張鼓吹導引入城百姓夾道俯伏皆呼  
萬歲是日



駐蹕遼陽城。衆勸張銓降。謂曰。

上將以高爵與汝。盍往見銓。曰。我受朝廷深恩厚祿。若降順苟活。是遺臭後世也。汝國雖欲生我。在我惟知一死而已。堅不肯往。衆以其言奏。

太祖曰。彼若知天命來歸。宜優禮厚遇之。今戰而被擒。生又非其所願。以願死之人而我養之。豈肯爲我用耶。宜遂其志。

四貝勒惜銓尚欲生之。反覆開導不從。聽其就縊而葬。

之遼陽既下。河東之三河保。東勝保。長靜保。長

寧保。長定保。長安保。長勝保。長永保。靜遠保。鎮

西保。平定保。定遠保。慶雲保。永寧保。清陽保。鎮

北保。威遠保。靜安保。駿陽保。新安保。湯站保。鎮

東保。奉集保。穆家堡。險山堡。鹹場堡。紅嘴堡。歸

服堡。孤山驛。虎皮驛。鞍山驛。石河驛。長勇營。威

寧營。武靖營。上榆林。十方寺。丁字泊。宋家泊。甜

水站。殷家莊。灑馬吉。永寧監。五十寨。古城。草河



新甸寬甸。大甸。永甸。長甸。鎮江。鳳凰。蒲河。懿路。范河。中固。熊岳。巒固。岫巖。望海。塌黃。骨島。青苔。峪。海州。耀州。蓋州。復州。金州。大小七十餘城。官民俱薙髮降。先是瀋陽已拔。蒙古喀爾喀部貝勒卓哩克圖。達爾漢。巴圖魯。魯巴哈。達爾漢。錫爾呼納克等所屬二千餘騎。乘我進兵。取遼陽。欲掠瀋陽財粟。于辛酉日至瀋陽。我隨征蒙古兵在城駐守。聞之。出擊。獲其牛馬無算。生擒三十

人。至是來獻。

命斬二十四人。縱六人。令持書歸。責其侵擾之罪。復

頒示朝鮮國王李瑋書曰。今遼東官民已薙髮歸順。降

官俱服原職。爾仍欲助明則已。不然。凡屬遼民之避

兵渡鎮江而竄者。可盡反之。若納我已附遼民。匿而

不還。惟明是助。異日勿我怨也。丙寅。釋遼陽繫獄官

民。其奪職閒住之官。悉還職。設遊擊八員。都司

二員。以理其事。論克城先登力戰諸將士功。行



賞畢。又以遼東既定。發帑銀布帛大賚總兵以下各官及眾士卒有差。辛未。

命第十子德格類。姪齋桑古。

貝勒舒爾哈齊第四子。

偕八旗大臣

率兵一千安撫人民。併閱三岔河橋。至海州城。

中官吏及殷富之家。張鼓樂。肩輿來迎。德格類

齋桑古。攬轡傳令。禁軍士奪民財物。俱屯宿城。

上勿入民家。次日所遣閱視三岔河之人來告。

橋已拆斷。亦無舟楫。遂安撫人民而還。

夏四月丙子。遷都遼陽。

遼陽既定。

太祖召詢貝勒大臣曰。

天既眷我。授以遼陽。今將移居此城耶。抑仍還我都城。

耶。貝勒大臣等俱以還都城對。

太祖曰。國之所重。在土地人民。若我兵一還。則遼陽必

復爲敵兵據守。凡城堡居民。悉逃匿山谷。不復爲我

有矣。棄已得之疆土而還。後必復煩征討。非計之得



皇清開國方略 卷一  
也。且此乃明國及朝鮮蒙古接壤要地。

天旣與我。卽宜居之。貝勒大臣皆曰善。遂定議遷都。移

遼陽官民居于北城關廂。其南大城爲

上與貝勒大臣及將士所居。四月丙子遷都之。

頒諭各城堡安撫百姓。

五月壬寅朔。令處分臣工以功抵罪。

諭曰。凡遇應死應答應罰之罪。必追論其功。如係勒勞  
有功之人。則當死者贖。當罰者免。當答者戒飭而釋。

之功。罪宜令相準。亦有功雖多而小功雖少而大者。

更不可不辨。其由武功授職者。必行間獲罪。乃革其

官。或他事獲罪。勿議革。俾自贖。其不由武功授職者。

有罪則視其輕重。或議降。或議革焉。六月。左翼總兵

額亦都卒。額亦都每遇攻城略地。奮勇爭先。

多立功績。初

賜號巴圖魯。後擢爲一等大臣。與費英東等並輔國政。

至是卒。



太祖親臨其墓。慟哭者三。乃還。

秋七月壬寅。大宴羣臣。

太祖以克取遼東。

御殿宴總兵以下。備禦以上。各官左右列坐。

親酌金卮飲之。各

賜衣一襲。

諭曰。明之萬歷帝。土廣民衆。不知自足。反欲侵奪我國之地。故致喪其將士。而又失其疆土。此

天之厭明而佑我也。然朕仰承

天眷。得至于斯者。亦賴爾諸臣之力。酒一卮。衣一襲。豈

足以酬功哉。但念爾等攻戰之勞。以此表朕心之嘉

悅而已。

己未。遷鎮江沿海居民及金州民。

鎮江城中軍陳良策。潛通于明將毛文龍。令別

堡之民。詐稱兵至。大呼噪。城中驚擾。良策乘亂

執城守遊擊佟養正。殺其子豐年。并從者六十



人叛投文龍。其湯站險山二堡民亦執守堡官  
陳九階。李世科叛投文龍。

太祖命二貝勒阿敏同

四貝勒率總兵副將等官及兵三千遷鎮江沿海居民

于內地。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古爾泰率兵二

千遷金州民于復州。

八月甲申釋喀爾喀部齋賽還

先是陣擒齋賽及其二子色特希勒克什克圖

太祖諭諸貝勒曰。齋賽與二子俱留我國。恐彼所有人

民畜產盡為族中昆弟侵奪。可令其二子更番往來

命一人在彼保守人民畜產。一人在此侍父。若齋賽歸

期。俟喀爾喀眾貝勒同征。明得廣寧之後。再酌之可

也。

賜克什克圖貂裘貂鑲朝衣冠帶靴袍鞍馬。遣還。事在四年

十一月。尋復

賜色特希勒蟒衣冠帶靴袍鞍馬。遣還。事在五年二月。至是喀



爾喀部以牲畜一萬贖齋賽。送其二子一女爲質。

太祖刑白馬祭天。令齋賽誓。

賜貂鑲朝衣。猗猗猗裘冠帶弓矢鞍馬甲百副。

命諸貝勒于十里外設宴送之。以所質女與大貝勒代善爲妃。

冬十一月乙卯。擊走明將毛文龍于朝鮮境。

時毛文龍屯兵朝鮮境。

太祖命二貝勒阿敏統兵五千勦之。阿敏渡鎮江乘夜入朝鮮境。斬遊擊劉姓及兵一千五百。文龍僅以身免。是月。蒙古喀爾喀部台吉古爾布什奔古勒率衆六百戶并驅畜產來歸。

太祖御殿。兩台吉朝見。大宴之。各

賜貂裘三。猗猗猗裘二。虎裘二。貉裘二。狐裘一。貂鑲朝衣五。鑲邊獺裘二。鑲邊青鼠裘三。蟒衣九。蟒緞



六緞三十六布五百金十兩銀五百兩雕鞍一

沙魚皮鞍七鍍金囊韃一有弓矢囊韃八甲胄

十僮僕牛馬房舍田畝及一切器具畢備。

太祖以女妻古爾布什。

賜號青卓哩克圖。給以滿洲牛象一。蒙古牛象一。授為

總兵。又以族弟濟伯哩女妻莽古勒。亦授總兵。

天命七年春正月甲寅。取明廣寧。

太祖留族弟鐸弼

和洛噶善城貝勒索長阿第四子龍教之子。

貝和齊

武功郡王

禮教之子。

及額駙蘇巴海

哈達萬汗孫

太祖以族弟濟伯哩

之妹妻之。統兵守遼陽。

親率貝勒大臣統師。征明乙卯。次遼河之東昌堡。丙辰

寅刻。大兵起營。辰刻。渡遼河。明防河兵見我軍

勢不可當。遂遁走。我軍前隊精銳追擊二十里

外。至西平堡。方止。申刻。大軍繼至。圍之。丁巳。招

其城守副將羅一貴降。不從。辰刻。布梯楯攻其

城。四面兵皆潰。午刻。克之。一貴及兵萬人皆殲。



焉。尚未收軍。偵者馳告廣寧城兵至。我軍迎擊。朱及成列。明總兵劉渠。祁秉忠。李秉誠。副將劉徵。鮑承先。參將黑雲鶴。麻承宗。祖大壽。遊擊羅萬言。李茂春。張明先等。引兵三萬乘機急戰。我兵不暇布陣。卽飛馳突入。奮射衝擊。明兵力不能支。我軍乘勝追擊五十里。斬殺無算。至平洋橋堡。劉渠。祁秉忠及劉徵。黑雲鶴。李茂春。張明先。戰死。全軍盡沒。惟李秉誠。鮑承先。祖大壽。羅

萬言遁去。會暮還軍。

駐蹕西平堡。明敗兵入廣寧城。明巡撫王化貞知西平堡已失。援兵盡殫。遂與監軍道高出。通判萬有孚等。棄城入山海關。巡道高邦佐奔至杏山驛。自縊死。其廣寧守門遊擊孫得功。守備黃進。千總郎紹貞。陸國志等。遣七人來乞降。

賜以銀及信牌。遣還。戊午。西興堡備禦朱世勳。遣中軍王志高乞降。亦



賜以銀及信牌遣還。是日論諸將士功。以所俘獲分別賞賚。餘者給散衆軍。己未。大兵起行赴廣寧。有我國人石天柱者。前投明爲千總。至是偕秀才郭肇基出迎曰。守城官吏皆遁。吾等已守禁城門矣。

太祖賜以所乘鞍馬及令旗一。又正安堡千總來降。賜以信牌二。並遣還。庚申。大軍行至廣寧城東三里許之望昌岡。城中比戶焚香。紳士庶民備乘輿設

鼓樂。執旗張蓋。俯伏迎謁。未刻入城。

駐蹕巡撫公廨。明遊擊羅萬言前逃入山。至是來降。其平洋橋守堡閔雲龍。西興堡備禦朱世勳。錦州都司陳守智。鐵場守堡俞鴻漸。大凌河遊擊何世延。錦安守堡鄭登。右屯備禦黃宗魯。團山守堡崔進忠。鎮寧守堡李詩。鎮遠守堡徐鎮靜。鎮安守堡鄭維翰。鎮靜堡參將劉世勳。守堡臧國祚。鎮邊守堡周元勳。大清堡遊擊閻印大康。



守堡王國泰鎮武都司金礪劉式章李維龍王  
有功及壯鎮堡閭陽驛十三山站小凌河松山  
杏山率馬嶺戚家堡正安錦昌中安大靜大寧  
大平大安大定大茂大勝大鎮大福大興盤山  
驛四十餘城之官各率所屬兵民來降。

太祖駐軍十日從廣寧城移軍向山海關明經畧熊廷  
弼巡撫王化貞等盡焚沿途村堡廬舍而走大

軍至中左所。

在寧遠城西南

乃還仍

駐蹕廣寧城大貝勒代善與

四貝勒奉

命率兵往義州移其戶口至則閉城以拒招諭不從遂  
攻克之斬其駐守兵三千。

二月壬午宴勞歸附蒙古部長。

大平蒙古烏嚕特部貝勒明安謬勒哲依圖索諾木

吹爾扎勒達賚密賽拜音岱噶爾瑪昂坤多爾

濟固祿綽爾齊奇卜塔爾布延岱伊璘齊特凌



同喀爾喀部貝勒錫爾呼納克及台吉等率所屬三千餘戶並驅其畜產來附。

太祖宴勞之廣寧城。

賜以貂虎狐貉狍獾等裘蟒衣紬緞布帛金銀田廬僮僕牛馬糗糧器具等物各授職有差。

諭之曰我國風俗守忠信奉法度無盜賊詐僞無兇頑暴亂拾遺于道必還其主人情敦厚如此是以獲膺天眷爾蒙古未嘗不持念珠頌佛號而欺詐橫逆之風

不息

天弗汝佑俾爾諸貝勒自亂其心殃及國人今爾等既歸順于我賢者固予優禮無能者亦皆撫育自後勿萌不善之念若怙惡不悛卽以我國法度治之癸未駕還遼陽留諸貝勒統兵守廣寧城以河西歸降各城堡官民移之河東時有西平堡遁去副將鮑承先亦來降。

三月己亥勅諸貝勒同心輔政。



諭曰。治國者不可恃才自恣。獲罪于

天。且一人之識見。不及衆人之智慮。今命爾八人分主八旗。爲和碩貝勒。同心謀國。或一人心有所得。言之有益于國。七人共贊成之。庶幾無失。當擇一有才德能受諫者。嗣朕登大位。若旣爲貝勒。所行不善。聞善言。不心悅誠服。而有難色。或已旣無能。又不能贊成人善。而緘默坐視。皆不可爲貝勒。當選子弟中賢者。易之。彼卽不樂從。亦不容違衆議也。貝勒或有事他

適。必告于衆。不可私往。凡事毋一二人私議。必集衆共商。應入奏者。亦偕衆入奏。相與舉賢良。退讒佞。以治國政。朕所厚期焉。是月。

諭貝勒大臣曰。我國家承

天眷佑。遂有遼東之地。然遼陽城年久傾圮。東南有朝鮮。西北有蒙古。俱未帖服。若釋此而征明國。恐貽內顧憂。必更築堅城。分兵守禦。庶得坦然前驅。而無後慮也。貝勒大臣等皆言。興築未免勞民。



太祖曰。今旣征明。豈容中止。汝等惜一時之勞。朕惟遠大是圖。若以一時之勞爲勞。何由成遠大之業。其令新降之民築城。至于房屋。各自建之可也。貝勒大臣等皆曰善。遂築城于遼陽城東太子河邊。營建宮室。遷居之名曰

東京。

距遼陽城八里。

臣等謹案明臣黃道周博物典彙有云。方建州長驅開鐵。以吾敗軍餘氣。不可復鼓。故得

折箠立下。及旣併北關。竟徘徊歲餘。不越遼瀋。尺步何哉。以吾兵食稍集。戰不足而守有餘耳。惟當養吾全力。操縱于飢飽勞逸。圖之以漸。無奈戰守茫無成畫也。戰而失。以不能守爲戰罪。守而僅保無失。則又以不能戰爲守罪。于是一戰而失瀋陽。再戰而失遼陽。又有一不須一戰而拱手以送者。如廣寧是已。又云。遼左之人生二子。則以一人私役于建州。



給之銀暨貂。卒歲還家。值滿十五六金。建州  
錢積如山。無所用之。還家者各畀銀三兩。令  
盡力負錢。所過給以飲食。負重者或致腰背  
盡折。故城破之日。驅之而歸。不必以兵威也。  
道周此論。乃指天啓初言路紛呶。當我  
朝不急取遼左時。反罪守者。致戰守茫無成畫。且  
不撫輯人民。聽其離鄉就役。地未失而人心  
已有攸歸。其說與明史相合。稽之

實錄亦信。而有徵。明史熊廷弼傳。初爲經畧。開鐵離失

遼瀋如故。天啓帝立。御史馮三元等交章詆

廷弼。遂罷之。故道周謂僅保無失。又以不能

戰爲守罪。卽廷弼自辨。請勘疏。所云收拾甫

定。闕然責戰。朝堂議論。全不知兵者。

實錄天命五年八月。我兵征明懿路蒲河。明瀋陽兵出

城二十里外。見我軍至。卽退。弗蹈前此赴援

大脈高。撫順覆轍。時廷弼尚未罷也。我



太祖高皇帝初聞瀋陽兵出城。僅

諭令擊之奔回。未嘗攻圍其城。及左翼一旗既抵瀋陽。

賈給天命北門。

四貝勒欲進擊。大貝勒代善。大臣扈爾漢勸止。所以勸

止之故。不可得而聞。要必彼之戰不足而守

有餘。爲我

廟廷所燭照。然觀廷弼請勒限發兵疏云。臣初到時。猶

得張大虛聲。多方搖惑。以冀敵疑不輕出。今

日久情見。一一皆被間諜報知。又敵兩入開

鐵。收割運糧。誘賺我兵。竟不敢出。益窺我無

能爲。而前用之法窮矣。據此則所謂守者。亦

聖旨師勞。卽其疏中所稱紙上虛談耳。迨明年二月。征

奉集堡。亦弗攻取之。旋師踰月。一舉而潰。明

兵七萬。定瀋陽。旬日間。復破明兵八萬。定遼

陽。及河東城堡七十餘。明乃復起熊廷弼爲

經畧。其巡撫王化貞欲聯結察哈爾。喀喇沁



諸部以逞志于我。我是以乘其戰守茫無成  
畫。七年正月。迅振

神鉦。克西平堡。與平洋橋堡。而廣寧降。道周所謂不須  
一戰而拱手以送。豈非

聖哲洞微。天人合發。萬變定基。正與偏聽全不知兵者  
相反也耶。至給銀暨貂。令盡力負錢云云。

實錄雖未詳稽功均食治委積待羈旅之制。而自天命  
四年二月。役萬五千人築界藩城。六月乃竣。

工五年十月。遷界藩軍民于薩爾汗。建廬舍

築城。六年閏二月。計夫役給牛及食鹽。

諭羣臣。版築甚勞。毋吝惜財物。是時所役之民。非土著

者。自必不少。既弗吝惜財物。厚給之。仍聽還

家有餘財。以仰事俯育。王道之順乎人情也。

洪慈懷保。慮及地與敵相隣。為敵擾害。如天命三年嘉

穆瑚地秋禾成。明總兵李如柏遣兵乘夜掩

至刈獲之所。殺七十人而去。其邊將率皆欺



詐橫行至毛文龍尤甚。是以六年七月遷鎮江民于內地。遷金州民于復州。七年正月。既下廣寧。遷河西四十餘城堡之民于河東。道周所謂驅之而歸。固俾出湯火而登衽席。擇地以安之焉。又

諭貝勒等遠大是圖。令新降之民築城。于是築城遼陽東太子河邊。蓋因降民不皆有墾耕恒產。故以工作裕其資生。四載之中。界藩薩爾。許遼

### 陽興築城三大役無非敷

恩澤以阜民。喀爾喀部烏魯特部諸貝勒台吉亦各率所屬歸依樂土。

聖德之過化存神。有不期然而然者。觀于遼陽甫下。闔城結綵焚香。百姓夾道俯伏。皆呼

萬歲實由

仁心仁政之感孚者深。宜道周之以明臣而論述。亦云不必以兵威矣。



皇清開國方略卷七

皇清開國方略卷八

太祖高皇帝

天命八年癸亥。九年甲子。十年乙丑。十一年丙寅。

天命八年春正月戊戌。勅大臣持公理事。

集八旗大臣。

諭之曰。朕于八和碩貝勒。設大臣八人輔之。以觀察其

心。誰則遇事不分人己。視爲一體。誰則護己之非。不

自引咎而形于辭色。八大臣當共持公論。知其非。卽

直言責之。如不受。卽以聞于朕。凡國事何以成。何以



皇清開國方略卷七

皇清開國方略卷八

太祖高皇帝

天命八年癸亥。九年甲子。十年乙丑。十一年丙寅。

天命八年春正月戊戌。勅大臣持公理事。

集八旗大臣。

諭之曰。朕于八和碩貝勒。設大臣八人輔之。以觀察其

心。誰則遇事不分人己。視爲一體。誰則護己之非。不

自引咎而形于辭色。八大臣當共持公論。知其非。卽

直言責之。如不受。卽以聞于朕。凡國事何以成。何以



敗宜深爲籌畫。人之才堪任事者。卽舉用之。才不勝任者。卽劾罷之。行軍之事。何以得。何以失。謀之詳審。戰須何器。攻須何具。悉豫行修治。自總兵以下各官。孰有功。孰有罪。核實論奏。俾衆知所勸懲。朕惟期所生之子孫。所用之臣僚。經理國事。各得其宜。則此心泰然而愉快矣。是月。喀爾喀部台吉拉巴什希布索諾木達賴塔布囊莽果鄂博和。各率所屬及他處蒙古凡五百戶來歸。授官職有差。

賜貂裘捨狽。獾裘。金銀布帛。田畝房舍。僮僕牛馬及器

用等物。先是扎魯特部貝勒巴克爲我國陣擒。

見四年七月。

其子鄂齊爾桑來質。乃釋巴克歸。

事在七年。

正月至是巴克來朝。

太祖嘉其誠。遂釋鄂齊爾桑與之俱還。

夏五月乙未。勞征克扎魯特軍。

先是我國使臣祐類。自扎魯特部台吉達雅處。

齎回馬牛羊。並所乘之馬及衣服器械諸物。爲



扎魯特部貝勒昂安忠嫩珠徹特扣肯等以兵要于路。盡劫之去。祐類還奏曰。喀爾喀衆貝勒俱負盟矣。惟洪巴圖魯貝勒杜稜謂臣曰。我子孫俱有二心。我雖訓之。不能制。然我身必不負盟也。未幾。昂安復以兵要我國使臣錫喇納碩囉輝二人于路。奪其所齎馬牛。其往扎魯特部貝勒色本處使臣伊沙穆之馬牛羊亦爲所奪。

事並在五年。 于是

太祖命台吉阿巴泰德格類齋桑古岳託統兵三千往征之。四月庚辰。乘夜疾行。翼旦。過羅地。渡遼河。前鋒總兵達音布率精銳五十人。先至額爾格勒地。知爲昂安所屬。遂畧地而前。馳百餘里。乃與參將雅希禪侍衛博爾晉進攻昂安所居。昂安攜妻子及二十餘人。引牛車將遁。雅希禪博爾晉率三十餘騎下馬。達音布率十餘騎勒馬立。昂安避下馬之兵。直衝達音布。達音布拒戰。



方彎弓發矢。昂安部下一人乘發矢時。以小槍迎刺達音布。中其口。遂墮馬而死。雅希禪博爾。晉督兵衝擊。斬昂安及其子與從者。盡獲其妻孥。入戶畜產。又執貝勒忠嫩子桑圖之妻子而還。五月乙未。

駕出城勞凱旋軍。行四十里。遇于古城堡南岡。樹旗八。鳴角拜。

天畢。

御帳殿出征台吉大臣朝見。設宴饗之。翼日以俘獲人。賜出征將士。其餘分給在國諸臣。有差。是日雨。

太祖諭曰。蒙古之人。猶此雲然。雲合則致雨。蒙古部落。命合則成兵。其散猶雲收而雨止也。俟其散時。我當躡大而取之。耳。時桑圖因妻子軍民俱被擒。上書稱太祖爲普天共主之。

英明皇帝。言臣自來無罪。故父在日。罪誠有之。今大兵



英即皇下臨。僅孤身得脫。妻子俱被俘獲。乞

陛下鑒察垂憐。

太祖遣使告以妻子俱無恙。桑圖遂來朝。

命還其妻子。與之俱歸。

太祖六月甲戌。撫慰新附蒙古諸部長。

太祖御八角殿。集公主郡主等。

訓之曰。朕仰體

天心。勸善懲惡。雖貝勒大臣有罪。亦執法以治之。爾等

婦女。苟犯吾法。詎可廢法徇縱。朕擇賢而有功之人。

以汝等妻之。豈令受制汝等。汝等當敬謹柔順。苟陵

侮其夫。恣意驕縱。惡莫大焉。法不容貸。譬如萬物。皆

依日光以遂其生。汝等亦依朕之光以安其生可也。

諭諸貝勒曰。

喀爾喀部貝勒。原各主部落。不受他國約

束。今之來歸。

見六年十一月七年二月八年正月

榮而更圖其榮逸而



更圖其逸也。烏嚕特部貝勒。因蒙古國主殘暴慕我

而來歸也。

見七年二月

此等歸附貝勒。當與我國貝勒一

體視之。卽有罪勿論死。俾還故土可也。至是

諭歸附蒙古諸部貝勒曰。爾等居我國。立家業。結婚姻。有娶我諸女者。勿以諸女爲畏。朕因爾等遠來歸附。憐恤爾等。俾各遂室家之樂。豈令受制于婦女乎。朕嘗聞察哈爾汗以女妻侍從大臣。每陵侮其夫。虐害服役之人。若諸女中有如彼者。爾等勿徒嗟怨。必告

于朕。罪至死則誅之。罪不至死則廢之。更以他女妻焉。奏聞而不加懲治。咎在于朕。不奏聞。則咎在爾等。凡有艱苦之情。毋隱諱。各以直告。

丁亥。勅羣臣勤職。

集貝勒大臣及百官。

諭曰。凡有官者。不可白曠乃職。玩忽宴安。今我國中漢

人。蒙古雜處。其或逃或叛。爲盜賊爲奸宄者。宜嚴察之。爾等果能殫心竭力。各勤職業。復嚴察所屬。使人



不敢為惡。國治矣。朕心安矣。乃見任用爾等之有益。否則匪類乘間迭起。國由此亂。朕亦豈能使爾等長享祿養耶。

天命九年春正月辛酉。巴約特部眾來歸。

初。巴約特部台吉恩格德爾先蒙古諸部長來

朝。

見乙巳年。

太祖以弟貝勒舒爾哈齊女妻之。事在天命二年。至是偕郡主

來朝。請移部眾留居。

太祖東京。

太祖嘉其誠。與之盟。

賜以制誥。惟叛逆不赦。其他過犯俱免罪。

命貝勒等統兵移其部下人戶來歸。

駕出城。設宴章義站。

在瀋陽城西南。

東京城北。即金朝之章義驛。

賜恩格德爾及其弟莽果勒岱雕鞍良馬貂裘各一。恩

格德爾子囊弩克們都達哈莽果勒岱子滿珠



皇清開國方略 卷八  
什哩狃狃狃各一。既入城。養果。薄糈。于前。賜

賜田宅金銀貂皮狃狃狃皮。緞疋器用及耕作之具。又

以平定堡人民給之。

平定堡在遼河東。見六年三月。

二月庚子。遣使與科爾沁部長會盟。

初我國與科爾沁通使往來者數年。至是

太祖使人往約與堅和好。其部長奧巴遣使齎書來報。

稱

太祖如青天之上。太陽當空。衆光盡斂。威震列國。臣民

懽服。普天共主之。

聖明皇帝。言嫩江水濱。科爾沁貝勒等俱欽服。

帝命欲修好如約。但懼察哈爾及喀爾喀知之。與兵侵

擾。望

陛下籌及。

太祖遣巴克什庫爾禪希福往會盟。刑白馬烏牛。置酒

及骨血土各一器。焚香誓曰。滿洲科爾沁二國。

憤察哈爾侮慢。故締結盟好。昭告



皇清國史卷八十八  
天地今後若爲察哈爾所誘惑私與之和

天地降以災殃如此血如此骨如此土俾墜厥命既盟  
太斯敦之後始終不渝則爾等會盟所白盟誓中實  
天地佑之永其年子孫昌熾誓畢庫爾禪希福偕科爾  
沁使者來我貝勒等亦刑牛馬祭

天地對使者如前誓書而焚之

夏四月甲申朔奉移

列祖陵寢于遼陽

時于

東京城東北之楊魯山營建

陵寢

命族弟鐸弼旺善貝和齊往呼蘭哈達之赫圖阿拉以

太牢祭告

祖陵奉移

梓宮

太祖率諸貝勒大臣出城迎二十里外至皇華亭悉俯



皇清國史卷八  
太祖 伏道左俟  
靈輿過乃起奉安

山陵

太祖跪奠以酒告曰我征明復

祖

父讐已得遼陽廣寧祇移

寢園安于所得之地惟我

祖我

父仰達

天地永垂佑焉

五月甲寅朔擊敗明兵于輝發地

明將毛文龍令遊擊三員引兵侵我國所屬之

輝發地沿鴨綠江越長白山而至我守將蘇爾

棟安擊敗之追逐三日盡殲其衆

太祖秋八月壬辰勦殲明兵于鎮江島中

時毛文龍遣兵渡朝鮮義州城西鴨綠江入島



中屯田。太祖命大臣楞額哩武善引兵一千襲之。途中獲間諜。

訊知明兵晝則渡江入島收獲。夜則收兵復渡。江宿義州江岸。楞額哩乘夜進兵。潛伏山僻處。平旦度明兵已渡江。率兵疾馳。明偵者未及聲。礮舉烽燧。楞額哩已渡鎮江支流。突至其島。明將士大驚。悉棄戈奔潰。楞額哩等于陸地追逐。斬五百餘級。餘皆爭舟墮水溺死。乃盡焚其島。

中積聚而還。是月總兵官額駙何和哩卒。初何和哩與費英東額亦都安費揚古扈爾漢佐

太祖成帝業。稱五大臣。自天命五年後相繼卒。

五年費英東六

年額亦都七年安費揚古八年扈爾漢。

太祖聞何和哩卒。哭之慟。

諭侍臣曰。朕所與並肩友好諸大臣。何不遺一人以送

朕之終耶。

天命十年春正月癸亥。克明旅順口城。



天時明兵萬人航海至旅順口葺城駐守。

太祖命三貝勒莽古爾泰統兵六千攻旅順口城克之。

盡殲明兵毀其城乃還。是月朝鮮國韓濶因其

父韓明璉為朝鮮將所殺同明璉姪韓義遁走

來降。

太祖以潤為遊擊義為備禦給以妻室田宅衣服器用。

三月辛未遷都瀋陽。

集貝勒大臣議遷地皆奏曰邇者築城

東京宮室既建而民之廬舍尚未完繕今復遷移。

太祖命又興大役恐妨勞我國。

太祖諭曰瀋陽形勝之地西征明由都爾弼渡遼河路

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鮮可由清河

路以進且于渾河蘇克素護河之上流伐木順流下

以之治宮室供炊爨不可勝用也時而出獵山近多

獸河中水族亦可捕取朕籌之熟矣汝等寧不計及

耶。庚午。



駕自

東京啟行。夜駐虎皮驛。辛未。至瀋陽。是日。征東海  
瓦爾喀部之喀爾達富喀納塔裕等。攜降附之  
眾三百三十人以歸。

夏四月庚寅。勞征克瓦爾喀軍。

太祖初

太祖命族弟旺善。大臣達珠瑚徹爾格統兵一千五百  
人。征東海瓦爾喀部。俘獲甚衆。四月己卯。

駕出城迎之。翼日至必音地。行獵凡四日。會于穆瑚覺  
羅地。封牛八祭。蘇畢旺善達珠瑚徹爾格率軍  
士朝謁。

太祖問曰。爾等所向俱利耶。旺善對曰。仗  
皇上洪福。所至皆利。因叩首。

太祖與三臣行抱見禮。以獵獲獸百餘及所攜酒二百  
甕。饗從征士卒。及降附戶口。還至瀋陽城北岡。  
復以牛羊四十。酒四百甕。分列四百筵。大宴勞。



之既入城。又十餘日。百餘人。四百餘人。四百餘人。大宴。賜從征士卒銀各五兩。

大順庚子。勛諸貝勒善視卑幼。

是日設大宴。諸貝勒咸集。

太祖訓之曰。語云。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作亂者。未之有也。吾世世子孫。當孝于親。悌于長。其在禮法之地。勿失恭敬之儀。至于燕閒之時。長者宜和洽。其子弟。俾藹然相接。翁如歡聚。昔我滿洲原與漢人蒙古。

國別俗殊。今共處一城。如同室然。惟和洽乃各得所焉。毋遇卑幼過嚴。使無暇豫時。則長愛其少。以誠意出之。少敬其長。以誠意將之。咸非虛假矣。

六月癸卯。擊敗明兵于耀州。

顯青。嘉明將毛文龍遣兵三百。夜入耀州城南之蕎麥。大順谷衝薄官屯寨。將踰牆。我寨兵未及堵禦。有青嘉。

嘉納岱邁圖。三人之妻。倚車轅于牆。以爲梯。青。

嘉努妻持利刃。率二婦登梯奮擊。三百人皆驚。



皇清開國方略 卷八  
墜牆走守耀州城總兵官揚古利率兵追及盡

殲之。

太祖召三婦。獎資金帛牛馬。

賜青嘉努納岱二人妻備禦職。邁圖妻千總職。尋

命備禦屯布嚕。

章嘉城貝勒寶實長子康嘉之子。

阿爾岱。茂海。光實等。

率兵屯耀州。修葺其城。工未竣。明寧遠城山海

關兩路兵自天妃宮渡遼河。夜半來攻。城守諸

將擊敗之。追至河干。明兵人馬溺死者甚衆。獲

馬七百。甲冑器械無算。屯布嚕等還奏捷。

駕出城十里迎勞。剗牛八祭蘇。以所獲馬分資破敵諸

將。有差。各

賜銀牌一。餘馬給散衆軍。

秋八月丁丑朔。勞征克卦勒察軍。

初

太祖遣大臣雅護喀穆達尼率兵征東海卦勒察部。俘

獲二千人。至是凱旋。



駕出城宴勞之。

大順乙酉。擊敗明兵于海州。

海州所屬甘泉鋪之南。有張屯寨。漢人謀叛。潛

通明將毛文龍。文龍遣兵三百。乘夜侵寨。寨中

守兵與戰。斬四人。敵敗走。海州守將齊薩武爾

坤聞礮聲。率兵追之。斬一百七十人。

癸巳。戒臣民嗜酒者。

因臣民有嗜酒者。

頒諭曰。爾等會聞嗜酒之人。得何物。習何藝。有所裨益乎。愚者因之喪身。賢者因之敗德。朕屢聞之矣。酒雖爲五穀所造。然飢而飲之。弗能飽也。若餽餽。若炊黍。均可充飢。何不食之。而嗜飲酒耶。縱飲無節。流于污下。或顛仆道路。遺失衣冠。或毀敗器具。消落家業。或墜馬傷手足。折頸項。或爲鬼魅所魔。或與人鬪爭。以刃傷人而抵罪。無論在朝在家。每由飲酒被譴于君上。失歡于父母兄弟。且至夫飲酒。取憎于婦。婦飲酒。



見惡于夫。下及僮僕。亦不能堪而去之。嗜此奚爲。昔賢云。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藥苦口。利于病。蓋悅耳之言。無補于事。悅口之酒。有害其身。可弗戒哉。

丁冬十月己卯。勞征克呼爾哈軍。

此月初

太祖遣第三子阿拜第六子塔拜第九子巴布泰率兵一千。由北路征東海呼爾哈部。侍衛博爾晉備禦偉齊扎努塞紐克衷諾通貴尼堪率兵二千。

由南路征東海呼爾哈部。博爾晉等招降五百戶。先還。

駕至渾河。

御行幄。出征諸將率招來頭目朝見。

賜宴而還。至是阿拜等俘獲一千五百人以歸。

駕復出城宴勞之。

十一月乙卯。發兵援科爾沁。

初察哈爾車臣汗卒。孫林丹汗立。盡奪其叔祖



岱青貝勒所屬錫納明安部衆。岱青率六子扎勒布塞稜公格錫達答噶爾瑪武爾占奔附科爾沁貝勒奧巴。奧巴遣扎勒布塞稜來謁。

太祖賜以蟒衣四。鍍金帶二。甲十二。刀二。捨狝孫裘二。貂皮百。青鼠皮千。海豹皮二。及銀器緞疋。遣還。未幾。奧巴遣使齎書來告曰。昔者刑馬牛。歃血盟誓。凡被兵必互相救援。見九年二月。今偵知察哈爾林丹汗欲于次月望乘河冰未結。草未枯時。

來攻我。去年冬。

皇帝聞其構兵。卽遣伊沙穆馳告。我請俟偵實後求助。

今敵兵將至。乞

命練習火器者千人助我。喀爾喀衆貝勒。惟洪巴圖魯急刈其禾。欲與我合。巴林亦可爲我所恃。若齎賽巴哈達爾漢皆欲附察哈爾。加兵于我。彼果連兵來。宜乘虛襲其後。惟仗

睿算焉。



太祖覽其書遣使者四習火器者八人齎

書報之曰各國皆

天所命以衆暴寡

天豈容之但當堅守城郭并力擊退彼若損傷兵衆其

命國且危卽無甚損傷知汝難取亦不敢再來侵汝矣

昔圖們扎薩克圖汗

林丹汗之曾祖

曾侵輝發國輝發兵五

皇百帶甲僅五十人與之戰不勝而退自後不復敢侵

豈非明驗耶凡兩軍野戰譬如投骨之戲或俯或仰

勝負難必兵寡而欲出城野戰者其人必怯圖便于

走耳惟據城守禦俟彼力攻不克而退然後乘其疲

敝而鼓勇追擊斯能制勝焉爾科爾沁諸貝勒先曾

與察哈爾和好後察哈爾復數侵掠汝非爾國先與

命構釁也今彼以兵脅爾必曰肯與和好然後退兵夫

彼旣蓄意侵害卽與和好彼遂已乎慎勿爲彼所惑

爾固守城郭我自來援兵之多寡我能籌之爾可無

憂也至是奧巴遣使五人來告林丹汗舉兵來侵其



勢已迫。乙卯。太祖親率諸貝勒大臣至開原北關。

閱兵。選精騎五千。命三貝勒莽古爾泰。

四貝勒及台吉阿巴泰阿濟格碩託濟爾哈朗。

貝勒舒爾哈齊

第六子。薩哈璘大貝勒代善第三子。等統之而往。進至農安。

塔地。林丹汗圍奧巴所居之格勒珠爾根城。已

數日。攻之不克。聞我國援兵至。倉皇夜遁。遺軍

馬無筭。圍遂解。諸貝勒乃振旅還。

天命十一年春正月庚午。克明覺華島。

是月乙酉。

諭諸貝勒曰。觀古今載籍。國雖大而氣數將終。則君臣

庸暗。紀綱倒置。至于滅亡。國雖小而運祚方興。則禎

祥淳臻。民物蕃盛。寔以昌熾。今明災異叠見。其君臣

不務修省。終必致。

天之罰矣。縱國大兵強。豈足恃乎。

時為明天啟六年。戊午。

皇清開國入卷八



太祖率諸貝勒統兵征明。庚申。次東昌堡。辛酉。渡遼河。軍分左右翼。排列曠野。南至海岸。北越廣寧大路。前鋒至西平堡。獲明諜者訊之。知明右屯衛兵千人。大凌河兵五百。錦州城兵三千。此外人備備民隨地散處。大軍兼程而進。將至右屯衛。在錦州城東南七十里。其城守參將周守廉已率軍民遁。明舟運之糧。積貯海岸。

太祖留將八人。率步卒四萬。移其糧于右屯衛。大軍前

進。明錦州城守遊擊蕭升。中軍張賢都司呂忠

松山參將左輔中軍毛鳳翼。及大凌河小凌河

杏山連山塔山七城守將。聞我軍至。皆焚其廬

舍糧儲而遁。丁卯。大軍至寧遠。越城五里。橫截

山海關大路。駐營。縱所俘者入寧遠城。

告曰。我以兵二十萬來攻此城。破之必矣。爾衆官若降。

卽封以高爵。寧遠道袁崇煥答曰。

汗何故遽爾加兵耶。錦寧二城。乃



汗所棄之地。我修治之。義當死守。豈有降理。且稱來兵  
二十萬。虛也。料不過十三萬。我亦豈以爲少耶。

太祖遂命軍中治攻具。戊辰。軍士薄城下。奮力攻擊。時

天寒土凍。鑿城已穿而不墮。崇煥與總兵滿桂

參將祖大壽嬰城固守。火器礮石齊下。力拒不

退。我軍失利。翼日再攻。仍不克。計攻城二日。傷

我遊擊二人。備禦二人。兵五百。

太祖不懌。累日。

諭諸貝勒曰。朕自二十五歲征伐以來。戰無不勝。攻無

不克。何獨寧遠一城不能下耶。是時山海關以外明

兵所需糧草。俱由舟運積聚海中。覺華島。在寧遠城

南六十里。

太祖命大臣武訥格率八旗蒙古。更益滿洲兵八百。往

征覺華島。見明防守糧儲。參將姚撫民。胡一寧。

金冠遊擊李善。吳玉。張國青。統兵四萬。營于冰

上。鑿冰十五里爲壕。衛以車楯。我軍從未鑿處。



進擊敗其兵盡殲之。又二營列于島上。遂衝入。亦盡殲之。焚其船二千餘及糧草千餘堆。乃還。

夏五月丙午。征巴林部凱旋。

太祖命初喀爾喀衆貝勒與我國盟誓。征明則并力同

征。議和則相約同和。

見四年十一月。

後衆貝勒背盟。私

與明和。殺我國斥候軍。獻首于明。受其重賞。又

不寧。屢劫我國使者財貨牲畜。四月丙子。

太祖率大貝勒代善等統軍征之。丁丑出十方寺邊。渡

遼河駐營。

命諸貝勒率精騎疾馳。

太祖親統軍繼之。己卯分兵八路並進。

四貝勒及二貝勒阿敏台吉阿濟格碩託先至巴林部

貝勒囊努克寨。囊努克引從者數人棄寨走。我

諸貝勒追及之。囊努克且戰且走。

四貝勒突前引滿射。囊努克中矢墜馬死。大軍繼至。取

命大貝勒環近屯寨。收其畜產。辛巳。



命大貝勒二貝勒

四貝勒台吉濟爾哈朗阿濟格岳託碩託薩哈璘率兵

萬人征錫喇穆掄。

諭以馬力乏卽還。

命三貝勒莽古爾泰及八旗諸將統兵二千繼進。前行

諸貝勒未至其地。以馬力乏而返。三貝勒乘夜

行。與諸貝勒路相左。遂至錫喇穆掄。獲畜產無

算。乃還與大軍會。

太祖旋師至瑚琿河駐營。五月壬寅朔。封牛八祭靈。癸

卯。以所獲牲畜分

賜將士有差。是日。巴林部貝勒古爾布什所屬塔布囊

拉班及其弟得勒格爾率百戶來降。丙午。

太祖聞鞍山驛有警。夜還瀋陽。

命諸貝勒率兵趨鞍山。至中途。聞敵已遁。乃還。

癸丑。擊敗明兵于薩爾滸。

先是明將毛文龍遣兵侵鞍山驛。我守將巴布



泰率兵擊敗之。斬級千餘。擒遊擊李良美。至是文龍又遣兵侵薩爾滸。乘夜攻城之南門。城中矢礮齊下。明兵稍卻。我總兵官巴篤禮從山而下。大呼直前。遂擊敵潰遁。復率兵追斬二百餘人。

戊寅宴賚科爾沁來朝部長。

科爾沁貝勒奧巴來朝。

太祖命諸貝勒出迎。遇于開原中固城。宴之。至范河郊。

奧巴亦率牛羊款諸貝勒。諸貝勒再設宴答之。太祖出城迎十里許。

御帳殿。奧巴率從者列帳前。偕其弟和爾和岱拜斯噶。特爾爾向前叩首。奧巴復趨前再拜。行抱見禮。次及大爾和爾和岱拜斯噶。爾各行禮。獻紫貂皮紫貂裘。及駝馬。跪奏曰。我國所有之物。悉爲察哈爾喀爾喀掠去。無堪進獻者。奧巴曰。今

太祖曰。彼二部落原爲貪得而來。掠爾所有。不待言也。



大令爾無恙得與我相會足矣遂大宴之

賜雕鞍馬匹有頂帽蟒衣金帶奧巴曰今蒙

賜太重恐他日仍當取還故且喜且訝未敢深信也

太祖曰此微物耳何足為意嗣後常有賚予或係隨便

持賜其物未必盡佳若見諸貝勒中衣服器具之佳

者即向索取當不爾靳也

命同入城每日筵宴優禮之奧巴令和爾和岱拜斯噶

爾問諸貝勒曰

皇帝曾許妻我女果爾我當以禮娶也諸貝勒以其言

奏

太祖乃以台吉圖倫貝勒舒爾哈齊第三子女妻之大宴成禮越

十餘日刑白馬烏牛祭告

天地與奧巴盟曰我本順

天安命之人因明國與察哈爾及喀爾喀陵侮太甚難

于隱忍乃昭告于

天



皇清景國大皇帝 卷八  
天遂佑之。科爾沁部奧巴爲察哈爾喀爾喀連兵侵掠。積怨憤。亦蒙

天佑。來與我同謀國事。彼此俱受困阨之人。蓋天其誠天俾相合也。旣盟後。子孫有渝盟者。

天降災危。惟克守盟好。

天自永爲眷顧焉。奧巴誓曰。我科爾沁諸貝勒。未嘗搆繫于察哈爾喀爾喀。乃欲求安好而不可得。自扎薩克圖汗以來。侵掠無已時。我達賚台吉無

辜被殺後。齋襄。又以兵來殺我六貝勒。我等因

與彼絕交。彼又合兵而來。欲殺掠賴

皇帝助兵。我得免于難。以故來此訂盟。若渝盟負

恩。與察哈爾喀爾喀私和。

天降之罰。俾罹災害。惟永守盟好。

天亦永爲眷顧焉。時盟于渾河岸對

天焚香獻牲。

太祖率奧巴行三跪九叩首禮。以誓書宣于衆。焚之。戊



皇清高宗純皇帝 卷八  
寅張筵宴。諭曰。首飾以華奢。宜乎衆莫之效。  
諭曰。爲惡者。

天譴之。其國衰敗。爲善者。

天佑之。其國熾昌。總之。主宰在

天。察哈爾。侵掠科爾沁。離散其兄弟及屬下人。貝勒與

巴獨力拒敵。賴

天佑之。俾免于難。來歸附我。朕今賜號土謝圖汗。以仰

承

天意焉。並

賜其兄圖美號。出達爾漢。弟布達齊。號扎薩克圖杜稜。

和爾和岱。號青卓哩克圖。各

賜鎧甲。蟒衣。銀器。雕鞍。緞疋。皆叩謝而退。及奧巴辭歸。

太祖率貝勒大臣。送至蒲河之南岡。

六月乙未。勛諸貝勒。毋習逸樂。

諭曰。昔我寧古塔。貝勒及棟鄂完顏。哈達葉赫。烏拉輝

發。蒙古諸國。俱溺于貨財。輕忠直。尚貪邪。兄弟之間。



皇清國朝方略卷八  
相爭相害。以致敗亡。朕有鑒于此。豫定規制。令爾八

家

即分主八旗之  
八和碩貝勒。

遇應得之物。毋私取。悉均分之。若

屬下之人。有以婦女及良馬進者。厚償其直。凡行間  
所獲。亦毋藏匿。必分給于衆。尚公忠而輕財貨。朕屢  
以訓示。慎勿忘之。至兄弟中遇有過。卽當直諫。惟能  
極力規諫。弗爲含容。乃可同心共事。古語云。貌言華  
也。直言實也。甘言疾也。苦言藥也。又曰。諫于未形者  
上也。諫于旣形者下也。知而不諫。非忠臣也。凡事勿

謂其小而無害。由小而大。以致敗國者多矣。自古聖  
君賢相。皆由困而亨。舜發畎畝。傅說版築。膠鬲魚鹽。  
百里奚飯牛。蓋君相之任。大任也。天將降大任于。是  
人必先苦心志。使之徧慮事物。而內不得安。勞筋骨。  
餓體膚。使之備閱艱辛。而外不得逸。由是而爲相。必  
能通達國事。由是而爲君。必能洞悉民隱。

天鑒我國之民困甚。誕降朕躬。俾歷艱難。推己之心。以  
安兆庶。朕艱苦撫集之國。恐爾諸貝勒忘其所由。習



于逸樂。致國人卽于顛危。故諄諄告誡。昔金世宗謂  
天太子曰。治國者當以賞示信。以罰示威。俾商賈積貨。  
農夫積粟。爾諸貝勒能守是言。以承我基業。朕懷始  
泰然矣。遂書此訓詞。賜諸貝勒。

秋七月己亥。勅羣臣公正察屬。

諭曰。朕承

天意。悉秉至公。有功者必賞。雖讐不念。有罪者必懲。雖

親罔恤。以是爲是。以非爲非。故蒙

天眷佑。遼東之地。盡畀於我。今爾諸臣。倘不以公正爲  
心。忠邪莫辨。法紀廢弛。則

天賜朕躬福祚。將自爾等虧損之矣。國之衆。八旗分  
隸。每旗之下。五甲喇分隸。每甲喇之下。五牛錄分隸。  
各于所屬之人。詳加曉諭。遞相稽察。有惡必懲。則盜  
賊奸宄。何自而生哉。夫惟己不正。乃不能察人耳。己  
旣正矣。復何所畏忌。而不察舉乎。今滿漢一家。若屯



皇清開國方略 卷八  
三  
戊更番之兵及離隊伍獨行之兵掠取新附漢人牲畜衣服。蠹國孰甚。不嚴懲之。管旗大臣以下各官俱有罪焉。且爾諸臣嘗有誓言。惟君所賜予及所應得者則受之。至民間財物。雖分金尺帛。必不妄取。則孰賢孰否。可卽以是區別。何互相隱蔽。爲他人所訐發。而自取罪戾乎。

臣等謹按明臣袁崇煥傳載天啟四年五月明將毛文龍遣將沿鴨綠江越長白山侵

大清國東偏。爲守將擊敗。衆盡殲。所稱東偏卽輝發地也。八月遣兵從義州城西渡江入島中屯田。爲守將所覺。潛師襲擊。斬五百餘級。島中糧悉被焚。五年六月遣兵襲鞍山驛。喪其卒千餘。越歸。六年五月遣兵襲鞍山驛。喪其卒千餘。越數日。又遣兵襲薩爾滸河。攻城南。爲守將所卻。所載先後年月與

實錄悉合。蓋崇煥初受事。卽以文龍擁衆糜餉。欲誅之。



而是時廷議方以其所居東江形勢足以牽

制我

朝而文龍亦自恃其癸亥年詐取鎮江之功每有  
奏報輒多殺降人難民以冒功觀熊廷弼海  
州不宜輕舉之奏及貽書朝士云文龍鎮江  
之捷目爲奇功乃實奇禍蓋深斥其激怒我  
朝致四衛軍民誅戮殆盡因以灰東山之心寒朝  
鮮之膽奪河西之氣不可謂見之不早也至

寧遠之役史稱崇煥集將士刺血誓守合關  
卒羅立發西洋巨礮傷我城外軍明日再攻  
復被却圍遂解比分兵覺華島崇煥方完城  
力竭不能救也時我

太祖高皇帝以攻城兩日不克意不懌乃潛師至覺華  
島襲擊之而數萬軍民及舟車糧草掃蕩殆

盡

六師所移轉敗爲功捷于影響於此益見萬一



皇清國史卷之八  
神謀淵默。制勝出奇。並非在廷諸臣所能窺測。萬一乃知黃道周所云不須一戰而拱手以送者。不獨廣寧爲然也。初議遷都瀋陽時。貝勒大臣太師高皇。咸謂大役頻興。恐勞我國。而以勤明至寶華聖心規畫形勢。計出萬全。遂定都

盛京創興

社稷

宗廟之制。伏惟

肇造經營。視前古創業帝王。難逾百倍。而思艱圖易。一歸本于承

天命。稟

天鑒。與二典三謨之旨。相爲表裏。

丕基旣建。用

垂訓億萬載。子孫臣庶。俾世世法守。真

天生聖人。邁古今而立極者矣。



天土聖人誕育今而立蘇香矣

垂臨新萬歲于茲日庶歸世世壽考

丕基鴻猷

天聖興二典之勳之百世流芳

天命

圖書

皇清開國方略卷八





皇清開國方略卷九

太宗文皇帝

初即位未改元天命十一年丙寅九月至十二月

天命十一年秋九月辛未集諸貝勒約誓

初

太祖高皇帝創業

興京之壬辰年十月二十五日

孝慈高皇后誕生

太宗文皇帝





身清身國之身  
天表奇偉。面如赤日。嚴寒不用暖耳。龍行虎步。舉止異

常。

天錫睿智。恭孝仁惠。誠信寬和。

聖德咸備。言辭明敏。威儀端重。耳目所經。一聽不忘。一

見卽識。又勇力軼倫。步射騎射。矢不虛發。

宏謨遠畧。動中機宜。料敵制勝。用兵如神。

性嗜典籍。披覽弗倦。自幼穎悟過人。

太祖甚鍾愛焉。甫七歲。委以家政。不煩指示。卽能贊理。

鉅細悉當。及長。

太祖益加器重。丙辰年。

太祖建元天命。以次子代善及弟貝勒舒爾哈齊之長

子阿敏。

太祖第五子莽古爾泰第八子

太宗。並爲和碩貝勒。國中稱代善爲大貝勒。阿敏爲二

貝勒。莽古爾泰爲三貝勒。

太宗爲四貝勒。



皇清國朝通志卷之九十一  
太祖初未嘗有必成帝業之心。亦未嘗定建儲繼立之議。

太宗隨侍征討。運籌帷幄。奮武戎行。鋤強服叛。所向奏功。諸貝勒皆不能及。又善撫億眾。體恤將士。無論疎戚。一皆開誠布公以待之。自國中暨藩服。

莫不欽仰。凡遇勁敵。輒

躬冒矢石。

太祖每諭令勿前。諸貝勒大臣咸謂

聖心默注。愛護獨深。天命七年三月。聖駕至五原。自眼諭分主八旗諸貝勒曰。爾八人同心謀國。或一人所言有益于國。七人共贊成之。庶幾無失。當擇一有才德能受諫者。嗣朕登大位。十一年八月庚戌。

太祖龍馭上賓。大貝勒代善長子岳託第三子薩哈璘告代善曰。國不可一日無君。宜早定大計。

四貝勒才德冠世。深契先帝聖心。衆皆悅服。當嗣登大位。代善曰。此吾素志也。



天人允協其誰不從翼日代善書其議以示二貝勒阿  
敏三貝勒莽古爾泰及諸貝勒皆曰善遂合詞

請代善曰國不可一日無君宜早定大情

上卽位。

太宗辭曰。

皇考無立我爲君之命若舍兄而嗣立旣懼弗克善承  
先志又懼未能上契  
天心且統率羣臣撫綏萬姓其事慕難辭至再三自卯

至申衆堅請不已然後從之九月庚午朔

太宗率貝勒大臣行九拜禮告

天卽位貝勒大臣同各官朝見

詔以明年爲天聰元年

頒赦國中自死罪以下悉原之

太宗欲諸貝勒共循禮義行正道交相儆戒辛未大貝

勒代善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

太祖第七子阿巴泰第十子德格類第十二子阿濟格



第十四子多爾袞第十五子多鐸貝勒舒爾哈

齊第六子濟爾哈朗

太祖長子褚英之子杜度

太宗長子豪格大貝勒代善長子岳託次子碩託第三

子薩哈璘俱集

太宗率之誓告

天地曰

皇天后土既佑相我

皇考肇立丕基恢宏大業今

皇考龍馭上賓我諸兄暨諸弟姪以家國人民之重推

我爲君惟當敬紹

皇考之業欽承

皇考之心我若不敬兄長不愛弟姪不行正道明知非

義之事而故爲之或因弟姪等微有過愆遽削奪

皇考所與戶口

天地鑒譴若敬兄長愛弟姪行正道



皇清國朝 卷九  
五  
天地眷佑。諸貝勒誓曰。我等兄弟子姪。詢謀僉同。奉  
上嗣登大位。

宗社式憑。臣民倚賴。如有心懷嫉妒。將不利于

上者。當身被顯戮。我代善阿敏莽古爾泰三人。若不教  
養子弟。或加誣害。必自罹凶孽。若我三人好待  
子弟。而子弟不聽父兄之訓。有違善道者。

天地譴責。如能守盟誓。盡忠良。

天地眷佑。我阿巴泰德格類濟爾哈朗阿濟格多爾袞

多鐸杜度岳託碩託薩哈璘豪格等。若背父兄  
之訓。而弗矢忠誠。

天地譴責。若一心爲國。不懷偏邪。

天地皆眷佑焉。誓畢。

太宗率諸貝勒嚮代善阿敏莽古爾泰三拜。不以臣禮  
待之。各

賜雕鞍馬匹。

丙子。定屯莊禁令。



先是天命十年十月。因遼陽廣寧諸處歸順之  
明紳衿。屢煽惑降民。潛引叛逃。盡察誅之。編其  
戶口。每十三壯丁爲一莊。按滿洲各官品級分  
給爲奴。至是

太宗慮分給日久。或受陵虐。

命按滿洲官品級。每一備禦

卽今佐領

止給壯丁八名。以供

使令其餘分屯別居。編爲民戶。擇漢官之清正  
者轄之。禁止貝勒大臣屬下人私索馬匹鷹犬。

或勒買器物。及恣意行遊者。凡有告訐實則治  
罪。誣者反坐。

詔曰。治國之要。莫先安民。我國中漢官漢民。從前有私  
欲潛逃。及令姦細往來者。事屬已往。雖舉首。槩置不  
論。嗣後惟已逃被獲者。論死。其未行者。雖首告亦不  
論。又

詔曰。工築之興。有妨農務。前因城郭邊牆。事關守禦。有  
勞民力。良非得已。朕深用憫念。今修葺已竣。嗣後有



頽壞者。止令修補。不復興築。用恤民力。專勤南畝。以重本務。其屯莊田土。八旗移居已定。今後無事再移。可使各安其業。無荒耕種。滿洲漢人。毋得異視。凡訟獄差徭。須畫一均平。諸貝勒大臣。并在外駐防之人。及貝勒下牧馬管屯人。有事往屯莊。各宜自備行糧。若擅取民間牛羊雞豚者。罪之。田獵採捕。須先告知本旗貝勒。凡邊內狼狐貉獾雉魚等物。各聽其採捕。惟不許擊逐麋鹿。致疲馬力。有妨武事。並禁止邊外

行獵市稅為國家經費所出。應通商貿易。若往外國。亦當告知諸貝勒。私往者均罪。

丁丑分設八旗大臣。

初

太祖創制八旗。每旗設總管大臣。

舊稱固山額真。順治十七年。改稱都統。

太宗各一。佐管大臣。

舊稱梅勒額真。亦稱梅勒章京。順治十七年。改稱副都統。

二。見乙卯年。

特設議政五大臣。理事十大臣。

見天命元年。

後或即以總管一旗佐管一旗者兼之。不皆分



授。又有總兵官副將參將遊擊備禦諸名論功

加授。見天命五年。至是

太宗集諸貝勒定議。每旗仍各設總管大臣一。額駙揚古利前

此已授一等總兵官。其秩在貝勒之次。與額駙李永芳及總管蒙古軍之武訥格俱不預此。

正黃旗。納穆泰。揚古利之弟。鑲黃旗。額駙達爾漢。此以

正黃鑲黃正紅鑲紅鑲藍正藍鑲白正白為序。次與順治元年以後序次鑲黃正黃正白正紅

鑲白鑲紅正藍鑲藍不同。正紅旗。額駙和碩圖。何和哩之子。鑲紅

旗侍衛博爾晉。鑲藍旗。額駙固三泰。正藍旗。托

博輝。和洛噶善城貝勒素長阿第四子龍敦之子。鑲白旗徹爾格額

都第三子前此已授三等總兵官。正白旗喀克篤哩。初由那木都祿路來

歸巴授三等總兵官。是為總管旗務之八大臣。凡議

國政。與諸貝勒偕坐共議之。出獵行師各領本旗

兵行。一切事務皆聽稽察。如前此之固山額真兼議政大臣。其

佐管大臣。每旗各二。正黃旗。拜音圖。篤義貝勒巴雅喇之

子。楞額哩。亦揚古利之弟。前此已授三等副將。鑲黃旗。伊遜。費英東弟

音達瑚齊之子。達珠瑚。前此已授副將。正紅旗。布爾吉



即天命七年留守遼陽  
大臣覺羅鐸弼之子  
葉克舒  
初由尼瑪察路長來歸已授副

將  
鑲紅旗武善  
前此已授參將  
綽和諾  
那木都祿路長明安圖之子前

此已授參將  
鑲藍旗舒賽  
前此已授參將  
康喀賚  
前此已授備禦  
正

藍旗屯布魯  
章嘉城貝勒寶實長子康嘉之子  
即天命十年守耀州擊敗明兵者

薩壁翰  
前此已授遊擊  
鑲白旗武拜  
前此已授遊擊  
薩木什喀

扈爾漢之弟  
前此已授備禦  
正白旗蒙阿圖  
前此已授參將  
阿山  
前此

已授參將  
此十六大臣贊理本旗事務審斷詞訟  
如

此之梅勒額真  
兼理事大臣  
不令出兵駐防  
揀是年十月楊顧哩阿山率兵

八巴林境則惟職任有別非  
武十六大臣竟不令出正  
又每旗各設調遣

大臣二正黃旗

太祖第九子巴布泰  
前會駐防鞍山驛即天命十一年五月擊敗明將毛文龍兵者  
巴

奇蘭  
前此已授遊擊  
鑲黃旗多諾依  
前此官職未著  
揚善  
費英東弟

音達瑚齊之子  
前此已授備禦  
正紅旗

太祖第四子湯古岱  
前此官職未著  
後封鎮國將軍  
察哈喇  
沽河寨長常書之子

前此已授備禦  
鑲紅旗哈哈納  
那木都祿路長明安圖之子  
前此已授備禦

葉臣  
前此已授遊擊  
鑲藍旗穆克坦  
前此已授副將  
額孟格  
前此



官職未著正藍旗昂阿喇。前此官職未著覺羅色勒。武功郡王禮敦

之三世孫前此已授備禦鑲白旗圖爾格。額亦都第八子前此已授參將伊

爾登。額亦都第十子前此已授遊擊正白旗康古哩。初由綏芬路長來歸

尚郡主前此已授參將阿達海。阿山之弟前此同授參將此十六大臣出兵

駐防以時調遣所屬詞訟仍令審理。後為駐防副都統暨

前鋒統領護軍統領諸職

冬十月甲子討扎嚕特軍奏捷。

先是正月我軍攻明寧遠城不克而還喀爾喀

扎嚕特部貝勒鄂爾齋圖等以兵阻我遣往科

爾沁之使臣劫掠財物十月己酉大貝勒代善

二貝勒阿敏暨德格類濟爾哈朗阿濟格岳託

碩託薩哈璘豪格諸貝勒率兵萬人征扎嚕特

部。

太宗率三貝勒莽古爾泰暨多爾袞多鐸杜度諸貝勒

送至蒲河山岡。

命聲討扎嚕特背盟之罪先傳示以



書曰。前者己未年擒貝勒齋賽後。曾刑白馬烏牛。誓告天地云。我滿洲及喀爾喀協力征明。欲與和。當共議以行。若喀爾喀聽明人巧言。利其厚賂。背棄盟誓而先與私和者。

天地譴責我滿洲若背棄盟誓。譴責亦如之。乃爾喀爾喀五部落。竟潛通于明。聽其巧言。利其厚賂。以兵助之。是爾之先絕我好也。又爾卓哩克圖貝勒下有托克推者。犯我臺站。且擾害我人民。掠取我財物。至再

至三。甚至將所殺之人。獻首于明。疇昔盟言安在哉。

昔盟誓時。爾五部落執政諸貝勒。及卓哩克圖貝勒。

俱預此盟。而昂安不從。爾等因以昂安委我裁置。我

是以興師誅昂安。

見天命八年四月。

嗣後爾扎嚕特諸貝勒

云。昂安罪固應誅。我部落仍願修舊好。不似東四部落。或食言敗盟也。我故歸桑圖妻子及昂安之子。癸亥年。復申盟誓云。察哈爾我讐也。科爾沁我戚也。爾慎毋與察哈爾通好。或要截我遣往科爾沁之人。致



起兵端無何。爾又背此盟。甲子年。爾右翼兵襲我使于漢察喇地。乙丑年。又追我使于遼河畔。恣行劫奪。是年。又要截我使。臣固錫刃傷其首。盡奪其財物。爾扎嚕特何其貪利而背義也。然我猶念前好。不問爾罪。遠征巴林。所俘獲爾部下百餘人。悉行釋遣。後桑圖以誑言而來窺我。我已洞悉其奸。仍不繫留。卽遣之歸。蓋我之推誠于爾。不欲終棄前盟如此。今年春。爾扎嚕特左翼諸貝勒。覘我使臣之出。屢次要截道。

路劫奪財物。並行殘害。是爾扎嚕特之貪詐不仁。妄加于我者。終無已時也。我之所以興師致討者。職是故耳。丙辰。往征東海。卦勒察部大臣達珠瑚等。以俘

獲人口百餘及馬牛百餘還。甲子。大貝勒代善

等奏捷使人至。言扎嚕特貝勒巴克

卽天命四年陣擒

年釋歸者及其二子并拉什希布等十四貝勒。俱已

擒獲。殺其貝勒鄂爾齋圖。盡俘所屬人戶。

丙寅。征巴林軍凱旋。



先是癸丑。

太宗遣副將楞額哩參將阿山率兵六百。征喀爾喀巴林部。驅逐哨卒。縱火燎原。以張聲勢。使與扎噶特部不得相顧。楞額哩阿山入巴林境。遵

上方畧。又俘人口二百七十餘。獲駝三十四。馬一千一百一十一。牛一千二百一十一。羊二千五百八十六。至是凱旋。

太宗率諸貝勒大臣出城十五里勞之。

命行抱見禮。判牛八祭。肅告。

天時明寧遠。巡撫袁崇煥。

即本年正月。我軍往征時之寧遠道。至是爲遼東巡撫。仍

守寧遠。欲窺我

命。藉國情形。遣李喇嘛同都司傅有爵。田成等三十四

人來弔。

太祖喪并賀。一。馬。正。羊。二十八。尚。給。摺。二十四。黑。四。十。

上即位。

太宗因令李喇嘛及其官四員隨行觀視。既祭肅畢。按



太宗因出征將士品級功績。員圖行。蘇斯。博。濟。羅。畢。對。

頒賚駝馬牛羊。

賜李喇嘛駝一馬五羊二十八。尚餘駝二十四馬四十。

牛六百羊一千。

命散給國中貧戶。是月科爾沁卓哩克圖貝勒武克善

來弔。

太祖喪。土謝圖汗奧巴。秉圖貝勒。洪果爾。元太祖弟哈薩爾之十七

世孫博第達喇。長子齊齊克。生子翁阿岱。即土謝圖汗奧巴之父。博第達喇次子納穆齊之長

父。子莽古斯。生子齊桑。即武克善之岱達爾漢圖。

美。奧巴之從兄。扎薩克圖。杜稜布達齊。翁阿岱之次子。青卓

太宗。哩克圖。和爾和岱。奧巴之從弟。伊爾都齊。棟果爾。納穆齊

安之長子。達庫爾哈坦。巴圖魯。明安次子。諾穆齊桑

天畢。阿爾齋。明安第八子。卓哩克圖。索諾穆。齊桑第三子。等各

遣使來弔。

太宗十一月癸酉。勞征克扎嚕特軍。恭獎西。博。濟。羅。畢。對。

大貝勒代善等奏捷使至之後八日十一月辛



未。其時分海運務辦對江之對八日十一日等

太宗率貝勒大臣出迎。次鐵嶺范河界。癸酉。凱旋軍俱

集立八纛拜

天畢。

御黃幄。凱旋諸貝勒大臣跪見。

太宗不欲受大貝勒代善。二貝勒阿敏跪拜。射果爾

躬率三貝勒莽古爾泰等答禮。

命巴克什達海傳

旨問兩兄及諸貝勒。在行間安否。巴克什庫爾禪前跪

代奏。荷蒙

上天福佑。

皇上威靈。此行俱各如願。代善阿敏率諸貝勒大臣以

命人。次入跪。行抱見禮。

太宗謂追念

皇考創業艱難。兵威積久始盛。今茲諸兄弟。勤勞遠征。

刻期制勝。皆由平日稟承



皇考謨訓

諭未竟。愴然淚下。代善及諸貝勒大臣無不感泣。時明

使李喇嘛等亦奉

命入見。見畢。以次列坐。行飲至禮。翼日按籍論功。以所

俘獲

頒賚將士有差。

賜陣獲扎魯特部巴克鄂齊爾桑巴克之子岱青多爾濟拉

什希布桑阿爾齋額多倫扎木蘇阿穆克拉下

什希等衣服財物銀器及日用等物。又以巴林

之捷兵止六百。俘獲甚多。楞額哩由副將擢總

兵官。即今三等子阿山由參將擢副將。即今三等男

駕旋。聞察哈爾所屬之阿拉克綽特部貝勒圖爾濟率

百餘戶來歸。

諭從臣曰。來歸之人。誠心向化。宜以禮迎之。

命備禦伊拜納蘭攜食物往迎。時喀爾喀貝勒卓哩克

圖之子偉徵巴拜攜妻子及男子八人婦女四



口乘馬十八匹來歸。又貝勒齋賽

即天命四年陣獲六年釋

命諭樂歸者感念

太祖恩釋還國遣使來弔。科爾沁貝勒青巴圖魯桑阿

命入見爾齋

明安第四子

台吉滿珠什哩

齊桑第四子

各親齋牛

羊鞍馬來弔

十二月庚子禁私鬻軍器

詔曰。弓矢矛刃。行軍之要器。自貝勒以下。毋得私與外

藩貝勒遣來之人。若欲與。必先奏聞。其外藩貝勒以

下雖遇歸順于我之蒙古諸部。亦不得以此私鬻。違

者罪之。是月黑龍江二十六人來朝。貢犬及黑白紅

三色狐皮。黑貂。猞猁。獾。水獺。青鼠等皮。



皇清開國方略卷九

三沙巡撫與...

香罪之...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

太宗文皇帝

天聰元年丁卯正月至六月

命貝天聰元年春正月丙子發兵征朝鮮。

太祖葬己巳朔。

太宗諸...

堂子拜...

天還。

御殿諸貝勒暨羣臣朝見各按旗序行三跪九叩頭禮。







皇清國史卷一百一十一  
命列坐左右。不令下坐。凡朝會處悉如之。  
天蠶 兄行。

太宗國制每于除夕元旦備陳樂舞設大宴時以

太祖喪悉停止。丙子

命貝勒阿敏濟爾哈朗阿濟格杜度岳託碩託統兵。

授以方畧。征朝鮮。並勅明將毛文龍。

諭曰。朝鮮屢世獲罪我國。理宜聲討。然此行非專伐朝

鮮也。明毛文龍近彼海島倚恃之以披猖。納我叛民。  
故整旅徂征。爾等可兩圖之。

二月戊戌朔發兵往守新克朝鮮義州。其地兩水

貝勒阿敏等自軍中奏言。正月辛巳入明哨地。

總兵官楞額哩偕葉臣雅遜蒙安率兵八十人。

乘夜襲其哨卒。盡獲之。六哨無一脫者。壬午夜。

薄朝鮮義州城。樹雲梯攻之。巴圖魯愛湍率八

旗精銳先登。楞額哩偕阿山葉臣率八十人繼



皇清開國方略卷一  
之諸軍奮勇齊進。遂克其城。斬府尹李筦等。判官崔鳴亮自盡。我軍盡殲城中兵卒。俘其居民。是夜分兵搗毛文龍所居鐵山。亦朝鮮境。毛文龍屯種于此。斬明兵無算。文龍遁入島中未獲。癸未。留大臣八員兵千人守義州。大軍進攻朝鮮定州。斬宣川副使奇協。獲定州牧使金措。盡降其民丙戌。招郭山城不降。攻克之。獲郡守朴由健。殲其兵卒。我軍未傷一人生擒守道一員。參將一員。遊

擊三員。丁亥。留大臣四員兵五百守郭山城。大軍自定州渡嘉山江駐營。將向朝鮮王舊居平壤進發。此後路遠。馳報稽遲。望

上無以爲慮。俟至平壤。遣人偵探朝鮮王所居之地。若

天時機會可乘。卽目前進。今恐兵力不敷。乞同滿蒙救賢能大臣。統領蒙古兵于冰未解時。速來義州。防守

糧食戶口。俾得調取現留之兵前進。

太宗報曰。蒙



天眷佑爾出師諸貝勒所至克捷朕聞之不勝嘉悅前進事宜爾等詳加審酌可行則行如不可亦勿强行爾等在行間宜仰承天恩保惜聲名凡事相機圖之有當請命者公同議定遣使來奏朕據所奏裁決焉遂命發在外遊牧及在內分管蒙古兵往駐義州先是有

生員岳起鸞言我國征朝鮮大兵尚未渡江潛往鳳凰城伺益宜速撤回倘京城有警路遠

難以猝至其誰與守又言宜與明國議和不和恐我國人民散亡殆盡若與明和應將漢人速行放還否則亦當歸其紳士不可遲疑

太宗曰明人若遣使來聘問以禮歸我逃民則修好有名自可許和至俘獲士民

天之所與豈可復還敵國耶傳諭漢官等議衆皆怒請誅之

太宗曰爾等欲殺之良是但恐殺此人後無復有敢言



皇清國朝 卷一  
大者。至是羣臣力請曰。此等蓄謀便利敵國之人。不可  
備。美言不誅。乃從之。

三月乙酉。令朝鮮降衆還國。留兵守鎮江城。

先是正月戊子。征朝鮮軍至安州城下。招降不  
從。己丑。黎明進攻。不移時克之。斬郡守張徽副  
使全尙毅。縣令宋圖南等。安州牧使金浚。兵使  
南以興。赴火死。城中居民及守兵各令安業。駐  
軍秣馬四日。乃進。征甲午。至平壤城。中文武官

及兵民皆遁走。我軍旣渡大同江。次中和。遣人  
以

書聲其罪曰。向者我軍征瓦爾喀時。爾國無端出境。與  
我軍相拒。罪一也。烏拉貝勒布占泰屢侵爾國。爾以  
其屬我姻戚。求我勸諭。得以息兵。爾曾無一好言相  
報。罪二也。我兩國原無讐怨。爾于己未年。發兵助明

天圖我。幸蒙

天鑒。明兵敗衄。爾之帥卒。爲我陣擒。我不忘舊好。故不



加誅戮。且贍養之。爾不遣一介來謝。罪三也。

天以遼東賜我。遼東之民我民也。爾容毛文龍潛據海島。致我遼東百姓被其侵擾。聽其引誘。我曾令爾縛送毛文龍。復成兩國之好。爾竟不從。罪四也。辛酉年。我軍攻勦毛文龍。惟明人是問。亦望爾惠顧前好。不以一矢相加。爾究無一好言相報。罪五也。毛文龍係明國之將。爾乃與以土地。導其耕種。資之糗糧。贍其軍實。罪六也。我

皇考上賓。明方與我為敵。尙遣使來弔。爾竟不遣一使。

罪七也。爾如此負恩構怨。難以悉數。我用是聲罪致

討。越一日。朝鮮二使齎書來迎。其使即前此大軍收

降朝鮮元帥姜功烈參將朴蘭英之子也。時功

烈蘭英俱在軍中。諸貝勒令二使各與其父相

見。作答書。如前聲罪之文。詰其果否。尙欲與我

為敵。抑悔禍抒誠。申盟修好。姑留師五日以待。

如逾期。則我軍必前進矣。遣官二員齎答書偕



二使往。是日。我遊兵入昌城。其副使金時若遁走。追擒殺之。貝勒阿敏以前書有未罄者。復遣備禦扎努。巴克什科貝。再以書往。言爾來書云。國有倭難。明曾助兵。恩不可負。故亦以兵助明。獨不思烏拉布占泰之以兵侵爾國也。我曾勸解息兵。可不謂恩乎。又云。兩國素相和好。何無故興兵。夫兩國固素相和好也。乃爾以兵助明。侵我。豈有故耶。又云。毛文龍是明朝將官。義不

可逐。夫毛文龍不見信于其主。弗給糧餉。爾獨何爲信之深。代籌贍養。以爾土地與之耕種耶。又云。貴國兵來追毛文龍時。不曾擾我民間一物。故毛文龍侵擾遼東。並未以兵相助。夫毛文龍之得據海島。惟爾庇之。其沿江屯劄也。一抵昌城。一抵安州。皆屬爾境。隄防偵探。惟爾教之。爾之助惡。不已多乎。又云。遼東之民。乃毛文龍招誘。我國不知。夫爾既容留毛文龍。致我土地



人民屢被招誘。爾尙得謂不知乎。又云疆域阻隔。未及聞喪來弔。夫明與蒙古。雖道里迢遠。皆聞喪而來弔矣。爾與我國接壤。獨惜然而不聞乎。凡此積怨啟釁。職汝之由。若引咎自責。以圖寧居。可速遣親信大臣來。負罪請和。盟誓。

天地。我卽旋師。我非爲土地人民。興師至此也。二月壬寅。進征黃州。城中逃散無一人。我軍留駐。癸卯。朝鮮國王李侗。別遣兩使臣。同姜功烈。朴蘭英。

之子。隨扎努。至告曰。我王得貝勒之書。已遣親信大臣來矣。令我先來馳告。時李侗已攜妻子。遁往江華島。長子李滢。遁往全州。其都城人民。悉潰竄。貝勒阿敏。欲征都城。衆貝勒謂宜待其大臣至。總兵官李永芳曰。我等奉

上命秉義而行。前與朝鮮書。已言遣大臣盟誓。卽旋師。若背前言。不義。阿敏以何得多言。叱退之。于是大軍仍進征。甲辰。遇李侗所遣進昌君。令隨至。



瑞興駐營。詰旦進昌君叩見諸貝勒。請駐兵定議。曰吾王自願認罪。敝國貧瘠。願悉索土產。以土命。乘獻吾王。聞兵至。恐懼已棄城。避于海島矣。城中府庫財物。倉皇散失。若以兵前進。轉難定議也。貝勒阿敏曰。若然。爾當指與我駐兵秣馬之地。使者因指三屯。每屯約三四百戶。衆貝勒以爲可。阿敏仍令吹角進征。岳託察其情。未易勸止。策馬往邀濟爾哈朗。至營共議。濟爾哈朗曰。吾

等不宜深入。距此三十里。有平山城。可往駐兵。以待和議之成。遂率軍往駐平山城。是日留進昌君子營。遣副將劉興祚率十人乘舟往江華島。見李侖。李侖端坐。不出一言。興祚怒曰。汝何物作此土偶狀耶。李侖色赧。無以答。乃曰。我因御前禁。母喪未終。故耳。興祚曰。爾惟好自尊大。狂悖無天。此禮。國中百姓。致罹兵禍。不爲不甚矣。今日之事。成敗在于俄頃。爾欲修好議和。可遣親子弟一







鮮國王所居城郭宮殿無因得見。今既至此，何不一見而歸乎？當至彼近地再議。如不從，則屯種以居。衆貝勒因令八旗大臣議之。惟阿敏本旗固三泰、穆克坦舒其議仍進征。各旗大臣納穆泰和碩圖、托博輝、達爾漢、徹爾格、喀克篤哩、博爾晉等均議如岳吼言。乃遣劉興祚同巴克什、庫爾禪往。既至江華島，李侗令其議政判書等官議盟誓中事。三日不決。李侗延二使近其

所居，往來共議誓詞，乃定。三月庚午，刑白馬、烏牛，焚香設酒肉骨血土谷一器，偕盟。焚誓詞畢，李侗餽我使臣皮帛等物，餞送渡海。辛未，還營。壬申，貝勒等遣庫爾禪率二十人還瀋陽奏捷。阿敏令凱旋軍士分路自取貨糧。衆貝勒言已與朝鮮盟，不可掠取其物。阿敏以己未預盟，縱掠三日。至平壤城駐營。乃與朝鮮王弟李覺及同來侍郎復申盟誓。諸貝勒偕諸將俱躬擐甲



胄九拜

天地自此由大路出朝鮮境。秋毫無擾。初庫爾禪率二十人自平山還。朝鮮外臣不知其王已請和也。兩以兵邀阻。害從者六人。又平壤步騎千人躡追。庫爾禪殿後。斬三人。馳行六十里。追者尚有騎兵三百。庫爾禪令從者十人伏于隘處。俟敵近。發矢奮戰。殲其官四員。兵五十。獲馬百。令七人馭之徐行。自率七八先馳。辛巳至遼河。奏捷。

太宗時以城中兵少。欲張兵威。

親率貝勒等巡邊。故

駐蹕遼河岸。乙酉。

命庫爾禪仍赴阿敏軍中傳

諭曰。朝鮮既經和好。其歸順之民。毋得秋毫無擾。仍留彼處。俾各寧居。臨陣俘獲者。賞給被傷士卒。區處攜回。可作書與朝鮮王。言歸順之民。俱已放還也。義州留滿洲兵一千。蒙古兵二千。派每旗下滿洲官二員。



皇清段氏... 卷一  
三  
蒙古官一員。以一大臣統之。駐防鎮江城。留滿洲兵三百。蒙古兵一千。派滿洲官四員。蒙古官四員。以一大臣統之。駐防所留滿洲兵。須令各備禦官。以精壯備堪用。非疲弱貧乏者。具保更當選良矢給之。其統領命大臣。令各屯駐城上。加意巡防。毋爲奸細窺伺。效我攻取之方。江濱船艘。慎加看守。勿致疎失。所給駐防兵丁糧餉。務須寬裕。俾勿往來搜索。擾累滋事。義州貯積之糧。充餉若有餘。或他處有餘糧。並察數遣員

米奏。以便撥運。鄰在我國之朝鮮官員。仍令偕來。與朝鮮王書內。可再言我所以駐兵義州者。原爲防毛文龍耳。爾若不容毛文龍在島。我兵亦不駐義州矣。  
皇清... 庫爾禪齋... 卷一  
諭往。遇貝勒阿敏于安州江。付之。

夏四月甲辰。遣明使還寧遠。言廷撫至兩門。... 先是天命十一年十月。明巡撫袁崇煥自寧遠遣都司傅有爵。田成等同李喇嘛至。十一月。



太宗遣官方吉納温塔什送之還與袁崇煥

書曰爾停息干戈遣李喇嘛等來弔喪并賀新君即位

既以禮來我亦當以禮往故遣官致謝至兩國和好

備之前者

皇考至寧遠時曾致璽書令爾轉達尙未見答爾主如

答前書欲兩國和好當以誠信爲先爾亦無事支飾

方吉納温塔什歸述袁崇煥言書中

大滿洲國與大明國並寫不便入奏仍付齋回天

聰元年正月

太宗復遣方吉納温塔什往致

書曰吾兩國所以構兵者因昔日爾遼東廣寧守臣高

視爾主如在天上自視其身如在霄漢俾

天生諸國之君莫得自主欺藐陵轍難以容忍是用昭

告于

天興師致討惟

天不論國之大小止論理之是非我國循理而行故仰



鑒佑爾國違理之處。非止一端。可爲爾言之。如癸未年。爾國無故興兵害我。

二祖一也。癸巳年。葉赫哈達烏拉輝發與蒙古會兵侵我。爾國並未我援。後哈達復來侵我。爾國又不以一旅相助。己亥年。我出師報哈達。

天遂以哈達畀我。爾國乃庇護哈達。逼我釋還其人民。及已釋還。復爲葉赫掠去。爾國則置若罔聞。爾旣稱。

爲中國。宜秉公持平。乃于我國則不援。于哈達則援之。于葉赫則聽之。偏私至此。二也。爾國雖啟釁。我猶欲修好。故于戊申年。勒碑邊界。刑白馬烏牛。誓告天地。云兩國之人。毋越疆圉。違者殛之。乃癸丑年。爾國以衛助葉赫。發兵出邊。三也。又曾誓云。凡有越邊者。見而不殺。殃必及之。後爾國之人。潛出邊境。擾我疆域。我遵前誓。誅之。爾乃謂我擅殺。縲繫我使臣。綱古哩方吉納。索我十人。殺之邊境。以逞報復。四也。爾以。



兵衛助葉赫。俾我國已聘葉赫之女。改適蒙古。五也。  
爾又發兵焚我累世守邊廬舍。擾我耕耨。不令收穫。  
且移置界碑于沿邊三十里外。奪我疆土。其間人獲  
貂皮五穀財用產焉。我民所賴以爲生者。攘而有之。  
六也。甲寅年。爾國聽信葉赫之言。遣使遺書。種種惡  
言。肆行侮慢。七也。我之大恨。有此七端。至于小忿。何  
可悉數。陵逼已甚。用是興師。今爾若以我爲是。欲修  
兩國之好。當以黃金十萬兩。白金百萬兩。緞百萬疋。  
布千萬疋。爲和好之禮。旣和之後。兩國往來通使。每  
歲我國以東珠十顆。貂皮千張。人蔴千斤。饋爾。爾國  
以黃金一萬兩。白金十萬兩。緞十萬疋。布三十萬疋。  
報我。兩國誠如約修好。則當誓諸

天地。永矢勿渝。爾卽以此言轉達爾主。不然。是爾仍願  
兵戈之事也。三月壬申。方吉納溫塔什還自寧遠。偕

明使臣杜明忠等齎袁崇煥及李喇嘛書各一

函至。

袁崇煥書云。再辱書教。知漸息兵戈。以休  
養部落。卽此一念好生。天自鑒之。將來所



以佑

汗而昌大之者尚無量也。往事七宗。

汗家抱爲長恨者不佞寧忍聽之漠漠。但追思往事窮

究根因。我之邊境細人與

汗家之部落。口舌爭競。致起禍端。作孽之人。卽遣人刑

難逃天怒。不佞不必枚舉。而

汗亦所必知也。今欲一一辨晰。恐難問之九原。不佞非

但欲我國家忘之。且欲

汗共忘之也。然

汗家十年苦戰。皆爲此七宗。不佞可無一言乎。今南關

北關安在。遼河東西死者寧止十人。仇離者寧

止一老女。遼瀋界內之人民。已不能保。寧問田

禾。此極慘極痛之事。我國家所難消受。而

汗家之雪怨。固已滿志快心者也。今若修好。則城池地

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婦。作何送還。是在

汗之仁明慈惠。敬天愛人耳。天道無私。人情忌滿。是非

曲直。原自昭然。各有良心。偏私不得。一念殺機。起世上無窮劫運。一念生機。開後來許多吉祥。

不佞又願

汗熟思之。來書中所開諸物。以我國家之財用廣大。亦

寧靳此。然往牒不載。多取違天。又

汗所當酌裁也。方以一介往來。又稱兵于朝鮮。何故。我

文武官屬。遂疑

汗之言不由中也。兵未回。卽撤回。已回。勿再往。以明

汗之盛德。息止刀兵。將前後事情。請析明白。往來書札

無取動氣之言。恐不便奏聞朝廷。惟

汗堅意修好。再通信使。則稟簡書。以料理邊情。有邊疆

之臣在。寧或虛

汗美意。壅于上聞乎。李喇嘛書云。自幼演習秘密。朝禮

名山。惟上報四恩。風調雨順。天下太平。乃我僧

家之本願也。上年袁巡撫念

先汗盛德。遣我上紙。承

皇清國史

卷十

七



汗及各王子供養美饌。並贈禮物。又遣官遠送。我銘刻五內。至寧遠備述。袁巡撫甚喜。因書函外面字樣。未經開看。至第三次換來。見書中有仍願兵戈一語。恐朝廷不喜。未曾轉奏。想

汗及各王子具有福智。心地明白。我佛教慈悲為體。方便為用。須要救濟眾生。消除嗔恨。以成正果。我

佛家弟子。難行處能行。難忍處能忍。解度為體。勸化為用。我佛祖留下法門。有歡喜無煩惱。只

有慈悲活人。更無嗔恨損物。若

汗說七宗惱恨。固是往因。然天道不爽。再一說明。便可放下。袁巡撫是活佛出世。有理沒理。他心下自

汗當斟酌。良辰易遇。善人難遇。有我與王喇嘛。在北隨緣解說。事到不差。願

汗與各王子放得下。放下了。難捨者亦捨。將來佛說若海無邊。回頭是岸。干戈早息。卽是極樂。種種譬

喻。無非演我如來。四月甲辰

太宗遣杜明忠還與袁崇煥

書曰。觀來書。以事屬既往。欲我釋七恨。爾先世君臣

欺陵我國。召怨積孽。致起干戈。我念戰爭不息。生民

天何辜。故遣使同李喇嘛致書于爾。使兩國是非曉然。

以修和好。我若猶懷七恨。欲相攻伐。則前此遣使亦

天何為哉。來書乃云。今若修好。則城池地方。作何退出。

官生男婦。作何送還。是在汗之仁明慈惠。敬



天愛人夫理直在我蒙

天垂佑賜與城池官民今日退還是不願講和有意激

我之怒也我國敬

天愛人久爲遠近稔悉爾國土地人民歸我之後悉已  
奠定安集若舉以還爾是違

天而棄人矣又云方以一介往來又稱兵于朝鮮何故  
遂疑汗之言不由中也夫我豈無故而征朝鮮乎庚  
子年我兵東征收我邊境屬國師旋時朝鮮以兵阻

我我軍擊敗之殲其將卒然亦未嘗因此宿怨也其

後烏拉貝勒布占泰伐取其城邑朝鮮以布占泰屬

我姻戚遣使來告求爲勸阻我遂諭令罷兵乃朝鮮

忘我大德于己未歲無故稱兵來犯旋即敗去所俘

將卒我不忍誅留之參養尋亦釋還冀仍修好而朝

鮮無一好言相報反自尊大肆言輕我又納我逃亡

之人自始至終與我爲難我猶遲之數年彼卒不悔

天罪求和我乃興師致討惟



天意是我而非朝鮮。故我軍所至克捷。今

天誘其衷。已和好矣。然自李喇嘛通使以來。我亦未嘗有不征朝鮮之說也。有何言不由中而爾疑之。爾詭言修好。仍遣哨卒偵視我地。收納逃亡。徧處近界。修葺城堡。是爾之言不由中也。我國將帥實以此疑爾矣。又云。息止刀兵。將前後事情。講析明白。此言是也。乃又云。往來書札。無取動氣之言。恐不便奏聞。夫是與非必明爲剖析。而後和好可成。故前書歷敘原委。

詳悉事機。使爾國君臣信我坦白。若徒以無取動氣之言相抑。則匿其意而不言。難于議和矣。似此欺慢之詞。與前遼東廣寧碌碌諸臣何異哉。爾洞察前後。熟諳機宜。若果和好。未有不誓諸

天地者。人或可欺。

天可欺乎。來書云。先開諸物。所當酌裁。夫講信修睦。藉金帛等物。以成禮耳。我豈貪多而利此者。設爾國力有不支。則初和之禮。可酌減其半。我國亦以東珠人



獲貂狐皮等物酌報之。既和以後。兩國往來之禮。則仍如前議。若如此定約修好。永息兵爭。兩國之福也。至爾等。于我。實漸加輕慢。前來書尊爾皇帝如天。李喇嘛書中。以我隣國之君。列于爾國諸臣之下。如此尊卑倒置。皆爾等私心。夫人君者。代天理物。上天之子也。人臣者。生殺予奪。聽命于君者也。今以小加大。賤妨貴。于分安乎。我揆以義。酌以禮。書中將爾明國皇帝下天一字書。我下爾明國皇帝一字書。爾明國

諸臣下我一字書。以爲爾凡有書來。當照此式寫。若爾國諸臣與我並書。書必不受也。又與李喇嘛

書曰。觀來書。以佛門弟子爲介紹之人。欲成兩國和好。爾喇嘛博通理道。明哲人也。我兩國是非。洞然明白。曲在我則規我。曲在彼則規彼。宜無偏袒之心。故我以衷言相告。自古以來。或興或廢。何代無之。焉可枚舉。如大遼天祚。無故欲害金太祖而兵起。大金章宗。無故欲害元太祖而兵起。萬歷無故侵陵我國。偏護



葉赫而我兩國之兵起。我師旣克廣寧。諸貝勒將帥咸請進山海關。我對好善金太祖而與步大金。皇考以昔日遼金元不居其國。入處漢地。易世以後。皆成漢俗。因欲聽漢人居山海關以西。我仍居遼河以東。滿漢各自爲國。故未入關。引軍而返。彼時意漢人或來議和也。遲之四載。明人乘間修葺寧遠。伺隙搆兵。我因出師以攻寧遠。時適嚴寒。兵士勞苦。用卽班師。及

皇考升遐。爾喇嘛來弔。意謂此

天欲我兩國和好時矣。故具書議和。遣官偕往。又以書式不合。封還至再。今爾喇嘛又云。有仍願兵戈一語。難以轉奏。夫我以衷言致書。明國皇帝亦以書報。彼此通達明析。則和好可成。若順從彼意。不使直吐衷情。欲議和好得乎。袁巡撫來書。欲將

天賜我之城池官民退還。爾喇嘛亦輕聽其語。勸我捨而還之。又將袁巡撫書于上。隣國之君書于下。強相



陵制是不欲成兩國之好也。爾來書云：良辰易遇，善人難逢。我因爾喇嘛以修好來，其意甚善。即遣使相報。若不以爾爲善人，何遣使往來不憚煩乎？又云：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此言是也。然向我言之，亦當向明國皇帝言之。若肯回頭，共臻極樂，豈不甚善。爾喇嘛既深通佛教，明達道理，何獨向我喋喋耶？從前遼東、廣寧諸臣，妄肆欺陵，啟釁召兵，自貽伊戚。今猶未鑒前車，而不自醒悟乎？語云：人相敬則爭心息。若徒事

欺陵，不惟新好難成，即舊好必敗。爾喇嘛豈不知之。書既繕，又與袁崇煥

書曰：頃報爾之書，已經繕畢。方欲遣使，會爾國兩次有天人逃來，言爾修築塔山大凌河錦州等城，又察哈爾使臣至，所云亦然。因是停止遣使，即將報書付爾使者杜明忠齋回。茲因築城之故，再爲爾言之。若果兩國議和，先須分定疆域，以何地爲爾國界，何地爲我國界，各自料理。今爾遣使議和，又修葺城垣，潛圖侵



通得母以前寧遠城凍攻之未墮。自以爲得志。詐稱和好。乘間葺城。爲戰守計乎。不願太平而願爭戰。恐非善事。爾縱能保守一二城。他處之城及田畝禾黍。能盡保耶。倘戰爭不息。蒙

天眷佑。我師長驅而入。

天以燕京與我。爾主南奔。身敗名裂。爲何如也。自古以來。爾等文臣。往往如婦女之在閨中。徒好大言。以致喪師殃民。社稷傾覆。從前爾國任用非人。故河東河

西之地盡失。兵將俱亡。今尙以爲未足戒。而欲動兵戈耶。

乙卯。陞賞征克朝鮮將士。

命巴克什庫爾禪齋。

諭赴軍營之後。二旬。越一日丙午。征朝鮮貝勒阿敏等

遣官青嘉努至。以凱旋大軍于四月初八日渡

江告。辛亥。阿敏遣官覺羅龍什至。奏請



上無遠迎。見

上時。唐古特喇嘛察哈爾使臣俱集。

上宜端坐受拜。用昭國體。

太宗諭曰。

天佑我國。平服朝鮮。聲名宣播。今與兄貝勒互行拜見。

之禮。外國聞之。愈彰其美。若使兄跪拜而端坐受之。

豈反足以播美名哉。癸丑。

駕出城。次于武靖營之野。甲寅。設行幄于

御營一里外。

太宗率諸貝勒踰行幄數武。駐馬以待。凱旋諸貝勒策

馬馳至。遂同下馬。依次排立。樹纛拜

天。

御行幄。凱旋諸貝勒復排立。阿敏前謁。

太宗出位迎之。阿敏叩首。

太宗答禮抱見。乃復坐。代善莽古爾泰左右坐。阿敏回

太宗命班次坐。凱旋衆貝勒羣臣行跪拜禮。



太宗命巴克什達海傳貝勒塞爾丹等

旨問兄貝勒及諸弟姪行間安否。阿敏令庫爾禪奏曰。

荷蒙天恩。臣等

天眷佑。暨我前貝勒等。特立國號。前歸

皇上威福。平服朝鮮。其國王之弟。今已偕來。一軍俱無

恙。次諸貝勒行抱見禮。次總兵官揚古利。蒙古

貝勒巴克扎魯特部見天命八年正月。諤勒哲依。圖達賚布

延岱多爾濟以上四人俱烏魯特部見天命七年二月。相繼至行禮

如諸貝勒。班次稍後。大臣托博輝達爾漢和碩

圖固三泰。徹爾格納穆泰。喀克篤哩。武訥格李

永芳。康古哩與蒙古台吉朝見禮同。朝鮮王弟

李覺與我國諸貝勒禮同。見畢。

賜阿敏御衣一襲。濟爾哈朗阿濟格杜度岳託碩託馬

各一匹。遂祭燾。祭畢。

御行幄。代善阿敏莽古爾泰左右列坐。令李覺坐阿敏

下。諸貝勒分翼坐。設筵宴。乙卯敘功行賞。楞額



哩身先士卒。遇敵哨兵。驅斬無脫。襲義州時。以兵潛入者三。又于行間悉遵。

上方畧。克佐成功。由三等總兵官擢爲一等總兵官。

卽今

一等先登義州城之葉臣。由遊擊擢參將。

卽今

輕車都尉世職。雅遜錫翰愛滿。由備禦擢遊擊。

卽今

世職蒙安山。開散擢備禦。

卽今

騎都勞翰故。贈

備禦薩木哈納。亦故。贈千總。仍各賞給人口及

馬牛。阿山穆克坦那遜武巴海科新等。繼進登

城俱

賜人口及馬匹。其餘俘獲分給未出征諸臣。

五月辛未。征明錦州。

時明人修築錦州大凌河小凌河等城。辛未。

太宗親統師征明。出撫近門。謁

堂子。西發。由上榆林至遼河駐營。甲戌。至廣寧舊邊。選

精銳爲前哨。擊敵捉生。察訊明兵虛實。仍分兵

三隊。以貝勒德格類濟爾哈朗阿濟格岳託薩



皇清國史卷之十  
三  
哈璘豪格率兵爲前隊。攻城諸將率兵攜雲梯  
挨牌等物爲後隊。

太宗與大貝勒代善。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統  
大軍居中。乙亥。人白土場邊。晚至廣寧。乘夜進  
發。前隊兵執明哨卒至。訊之。知右屯衛以兵百  
人防守。小凌河大凌河修城未竣。亦以兵駐防。  
錦州城繕修已畢。馬步卒凡三萬人。丙子。

太宗率兩黃旗兩白旗兵直趨大凌河。明守城兵棄城  
遁。我前鋒兵二十人馳擊之。并取其哨卒。追至  
錦州城下。城門閉。明潰兵不得入。越錦州城而  
逃。復遇我前隊兵。盡殺之。代善阿敏同貝勒碩  
託率正紅鑲紅鑲藍旗兵直趨錦州。遂圍其城。  
莽古爾泰率正藍旗兵直趨右屯衛。各路兵並  
攜所俘獲。會于錦州。距城一里駐營。有堡臺二  
千餘人來降。

命縱赴山海關。聽其所往。又縱四百人令赴錦州。守城



者不納。復來歸。亦令俱赴山海關。丁丑。明太監紀用同總兵趙率教遣守備一千總一至。

諭之曰。爾等欲降則降。欲戰則戰。爾太監可出城面陳衷曲。我每以爾國邊臣平日欺我之情。無由自白。欲見爾太監言之。俾轉達爾主。卽攻拔爾城。亦決不誅爾太監。或恐我兵誤加傷害。可自立號記。別居他所。

遂

命二使還。與以

書曰。曩者爾等遣李喇嘛講和。并議書中高下行款。我巴從爾言。將爾主高寫一字。又謂議和之禮物過多。求我裁減。我亦從爾言減之。及遣杜明忠齋書來。將我書于爾寧遠邊臣之下。我獨非鄰國之君乎。何侮慢若斯之甚也。夫兩國和好。宜先議定疆界。某地屬爾。某地屬我。疆界既定。方得彼此寧輯。若以力相爭。必至搆兵不已。況爾國兵力已屢經較量矣。豈猶不自知耶。乃倏然以退還遼東土地人民爲言。是有意



激怒我。願事爭戰矣。我故諭杜明忠有嗣後兩國仍  
爲敵國。我亦不復遣使之語。今董率三軍親至城下。  
爾等坐困孤城外。援莫至。將待勢窮力屈。俯首就戮。  
耶抑事識幾先。束身歸命耶。夫講信修睦。共享太平。  
豈不甚美。乃旣不能相敵。而又願事戰爭。是徒驅爾  
生靈斃之鋒鏑也。于心奚忍哉。我爲敵國見爾民死  
傷者衆。心猶惻然。昨者將二千餘人。盡已釋還。乃爾  
等不以朝廷爲念。不憫百姓死亡。樂事兵爭。不思和

好而固執此妄謬之辭。我甚不解也。今或以城降。或  
以禮議和。惟爾等酌而行之耳。太監爲朝廷近臣。雖  
在城中。不親戰禦。可出觀我軍威。以一人住我行營。  
以一人往奏爾主。責爾邊臣。遵我裁定禮物。誠心議  
和。我豈有不從者乎。倘猶遲疑觀望。我蒙  
天眷佑。一鼓而下此城。則山海關以西。非復爾國有矣。  
此皆爾國文臣貽誤爾主。以致喪師失地。非我之佳  
兵也。是日整理攻具。午刻攻錦州城西隅。垂克。明三



面守城兵來援。火礮矢石齊下。我軍遂退五里。

其首而營。文引領兵。主以逆。其非。建。之。封。

太宗遣官調取瀋陽兵。庚辰。

諭明太監紀用來議和。遣使三往。其使乃來。言欲我國

以一人往彼面議。遂

命巴克什綏占同副將劉興祚之弟興治行。錦州閉城

不納。翼日。城中遣守備一千總一至。言昨因夜

晦。未便開城。今可于日間來議。所需之物。自當

先與。至和好之事。俟退兵後。奏知朝廷。再議。于

是復

命綏占劉興治往。又不令入城。總兵趙率教立城上言

曰。勝敗豈有常乎。總之聽天而已。仍令其守備

千總同綏占劉興治來。

太宗因其使

諭答之曰。爾敢援天出大言乎。我惟

上天所命。是以瀋陽遼東廣寧三處。俱屬于我。若爾果



勇猛。何不出城決戰。乃如野獾入穴。藏匿首尾。狂嗥自得。以爲莫能誰何。不知獵人鍬鏹一加。如探囊中物耳。想爾聞有援兵。故出此大言。夫援兵之來。豈惟爾等知之。我亦聞之矣。我今駐軍于此。豈僅爲圍此一城。正欲俟爾國援兵皆至。聚而殲之。不煩再舉耳。今與爾約。爾出千人。我以十人敵之。我與爾憑軾而觀。孰勝孰負。須臾可決。爾若自審力不能支。則當棄城而去。城內人民。我悉縱還。不戮一人也。時袁崇煥

遣二人齎書潛赴錦州。爲我哨兵所獲。殺一人。

擒一人。至其書。乃與太監紀用者。

內有調集水師援兵六七

萬將至山海薊州宣府兵亦至前屯沙河中後所兵俱至寧遠各處蒙古兵已至臺樓山我卽以進兵錦州城中火器俱備兵馬甚多如加意防守何能攻克等語于是盡得其

命。與書。援兵之信。

命貝勒莽古爾泰濟爾哈朗阿濟格岳託薩哈璘豪格

率偏師往衛塔山運糧士卒前軍八十人遇明

兵二萬人擊敗之。明兵盡棄其馬匹甲冑。分路



而逃壬午移

御營距錦州城二里。是日釋所獲漢人蒙古人歸錦州。

癸未。

命繫書于矢射入錦州城中。

諭曰爾城內一應官吏軍民等與其飢困而死不如縋而出降必縱爾歸令與爾父母妻子相見也。昨我軍到臺堡降衆二千餘人悉令縱還。想爾等亦聞之矣。今我豈肯舍此垂陷之城而去。俟我攻城軍士雲梯

挨牌棉甲一到卽行攻取。玉石俱焚。噬臍何及。曷若于未攻之前縋城出降。我必使爾室家完聚。有官職者自當優敘恩養。丙戌。

命大臣蘇納選八旗蒙古土馬精壯者悉統領之。截守

塔山西路。丁亥。蘇納遇明兵二千人進擊敗之。

乘勝逐殺獲馬百五十餘。卽以所俘人口及馬

賜隨征蒙古諸貝勒將士。庚寅。大臣博爾晉圖爾格自

瀋陽率兵至行營。



皇清國朝大事記 卷十  
三  
癸巳擊敗明兵于寧遠。

時明兵自山海關援錦州。相繼至寧遠。

太宗率貝勒代善阿敏莽古爾泰濟爾哈朗阿濟格薩

哈璘等分錦州行營每旗副將一員及護軍驍

騎蒙古兵三千往寧遠迎擊敵兵。壬辰卯刻起

行。癸巳黎明至寧遠城北岡。明遊擊二員率步

兵千二百餘人掘壕以車爲營。列火器守禦。

太宗率諸貝勒將士面城列陣。令我兵攻其步卒。不移

時盡殲之。明總兵滿桂之兵及密雲軍出寧遠

城東二里。列陣于南。沿城環列鎗礮。

太宗諭諸貝勒曰。此地逼近城垣。若卽進攻。難以盡力

縱擊。可稍退以觀動靜。于是退軍踰山岡。旣而環視

賊陣。見明兵仍堅壘不動。

太宗欲進擊。阿濟格請從。代善阿敏莽古爾泰皆以距

城近。不可攻。勸阻甚力。

太宗命近御諸將及侍衛等皆冠兜鍪。



諭曰。昔

皇考攻寧遠不克。今我攻錦州又未克。若遇此野戰之  
大兵。尙不能勝。其何以張我國威耶。于是

親率貝勒阿濟格與諸將侍衛及護軍等疾馳進擊。明  
前隊騎兵敗走。追至寧遠城下。盡殲之。屍填壕

塹。諸貝勒皆愧奮。不及胄亦馳而進。分擊明步

卒。濟爾哈朗薩哈璘及瓦克達大貝勒代善第四子俱被

創。仍力戰。明兵大敗。委棄甲仗于路。其死傷者

無算。我軍乃還。駐雙樹舖。乙未至錦州。

命向城舉礮。鳴角躍馬而前。軍士大噪三次。乃入營。

六月庚子。罷攻錦州。班師。

先是明錦州兵乘我移軍攻寧遠時。出城窺視。

我軍迎擊之。復遁入城。我遊擊覺羅拜山備禦

蘇爾珲巴希爭先衝擊。殲于陣。

太宗自寧遠還錦州。各

賜人口及牛馬以卹之。六月丙申朔。以擊敗明滿桂兵



及密雲兵于寧遠。剗牛八祭蘇籍所俘獲人口。  
太宗自馬匹分卹陣亡將士。

親臨拜山及巴希喪酌酒哭之。

後贈授拜山三等男。巴希二等輕車都尉。戊

戌列八旗梯牌及一切攻具。并相視形勢。爲進攻計。己亥。攻錦州城南隅。因城壕深濶。難以驟拔。時值溽暑。天氣炎蒸。

太宗憫念士卒勞苦。又留守瀋陽諸貝勒。以蒙古赦漢。祭曼諸部長率衆來附奏。

聞。庚子。自錦州班師。丁未。還瀋陽。

戊午。發帑賑饑。

時大饑。斗米價銀八兩。國中銀雖多。無處貿易。是以銀賤而諸物騰貴。良馬一。銀三百兩。牛一。銀百兩。蟒緞一。銀百五十兩。布一疋。銀九兩。盜賊繁興。竊馬牛。或行刦殺。

諭八旗大臣曰。各旗所屬之人。勤惰不齊。貧富亦異。夫務農積貯。爲足食之本。而有無相恤。實弭盜之原。爾



皇清國朝... 卷一  
諸大臣務加詳察。若力不能耕種而無糧贍養者。有兄弟則令與兄弟相依。無兄弟則令殷實有糧者養之。其爲諸員勒索知才能之人。有不能耕種而無糧贍養者。須詳察其情。告知諸員勒。設法贍養。毋俾失所。近聞盜賊蜂起。乘馬劫殺。若管堡官不修葺堡牆。不稽察盜賊。牧馬之人。不察收馬匹。縱賊竊乘。及守門人役。不盤詰出入之人。均治罪弗貸。管堡官有斂民食物。餽送巡察官者。與受並罪之。是日大臣等入

奏曰。盜賊若不按律嚴懲。恐不能止息。

太宗惻然諭曰。今歲國中。因年饑乏食。致民不得已而行竊耳。緝獲者鞭而釋之可也。遂

詔是歲獄姑從寬典。仍大發帑金。散賑饑民。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一

太宗文皇帝

天聰元年丁卯七月  
至二年戊辰十二月

天聰元年秋七月己巳。敖漢部奈曼部來歸。

先是正月有喀爾喀蒙古逃至。言察哈爾林丹

汗與兵攻掠喀爾喀。服從者收之。拒敵者被殺。

扎嚕特部奔依科爾沁部。二月。

太宗與奈曼部長衮楚克巴圖魯

元太祖裔額森偉  
徵諾顏第三子

書曰。聞爾會與烏木薩特綽爾濟喇嘛言。欲與我國和



好果爾。可與敖漢部貝勒定議。遣一曉事人來。以便  
大計議。我素秉直道而行。善者不欺。惡者不懼。向之征  
討各國。非好戰也。因陵轢過甚。故昭告於

天。用彰。我屢欲與明修好。而彼不從。偏助葉赫。遣兵防  
衛。又侵我沿邊居民。擾耕獲。毀廬舍。驅之離散。明如  
士是其陵轢我也。我是以有征明之師。我國與喀爾喀  
素相和好。自齋賽侵我烏扎拉城。殺我使臣。又巴哈

達爾漢娶我已聘之女。配與其子。遂啟釁端。及我既  
擒齋賽。喀爾喀諸貝勒來與我議和。誓告

天地。如往征明國。則合兵而往。與之和。則共約而和。若  
有惑于明之巧言厚賂。而私與之和者。殃必及之。乃  
喀爾喀毀棄盟言。聽讒嗜利。左袒明人。殺我臺軍。獻  
首于明。又履行剽掠。我念前好。置之不問。去歲我由  
寧遠旋師。喀爾喀妄料我軍盡沒。專意助明。移兵相  
逼。我遣往科爾沁之使臣。復屢被截劫。是喀爾喀之



背盟肆惡也。我是以有征喀爾喀之役。朝鮮向與我通好。無故與明合謀。聯兵侵我。蒙天眷佑。我師克捷。猶曲宥其愆。俘獲士卒。不加誅戮。縱之使歸。彼仍棄絕我好。背我而歸明。附我讐怨。納我逋逃。是朝鮮之負恩怙惡也。我是以有征朝鮮之舉。然則我之興師動衆。豈得已而爲之哉。蓋兵非美事。實欲與諸國共安太平耳。爾等誠欲和好。同除強暴。各保疆圉。正在此時。彼察哈爾汗攻掠喀爾喀。以異

姓之臣。把握事權。居其貝勒之末矣。

之妻強取諸貝勒之女。以配微賤之人矣。爾等豈無

見聞乎。若以吾言爲然。可將此書與兩克什克騰諸

貝勒觀之。四月。袞楚克巴圖魯同教漢部長索諾木

杜稜與袞楚克巴圖魯同祖塞臣卓哩克圖索諾木杜稜之弟及

浪言察哈爾國濟農台吉。遣使通款。

太宗復與以

書曰。汝等遣使致書。欲爲察哈爾汗與我國講和。須察



皇清國史卷一百一十一  
三  
哈爾汗特遣使臣來。來時務以誠信之言教之。若詞  
太多支蔓。便啟爭端。一言不善。遂敗乃事。我惟據來使  
所言。遣使相報耳。我兩國非若明人夙爲讐敵。豈以  
征戰爲善。而以太平爲不美乎。凡人用奸謀詭計。而  
能成事者鮮矣。惟能誠信往來。克成厥好。斯可以永  
久弗替耳。若講和好。我必不背科爾沁。以科爾沁會  
以和好之事。推我主盟也。六月辛亥。敕漢部奈曼部  
使人俱至。言其貝勒率衆來歸。

太宗遣每旗官一員迎之。又

命大臣迎烏木薩特綽爾濟喇嘛。庚申  
親率諸貝勒統兵千五百人出迎。翼日

駐蹕都爾弼山岡。敕漢部奈曼部使人復至。奏言明朝  
會遣人兩次致書。言何故往投滿洲。當投我國。  
今以其書呈

覽。秋七月戊辰。

駕自都爾弼山岡。渡遼河十里外



駐蹕己巳。袞楚克巴圖魯等至。

太宗出營迎之。率以拜。

天乃陞。

御座。袞楚克巴圖魯等人

御營奏曰。吾等因察哈爾汗不道。來求

聖主福庇。

太宗曰。諸貝勒遠來歸附。跋涉勞苦。可弗拜。但互相抱見可也。袞楚克巴圖魯等奏曰。異國之人。遠來歸命。

蒙

皇上鴻慈容納。卽係編氓。焉敢不拜。于是趨前叩拜畢。命近前抱見。次與諸貝勒序齒。互相抱見。乃出所攜酒。

上天。餽以進。

命袞楚克巴圖魯坐于右。索諾木杜稜塞臣卓哩克圖。

貝勒坐于左。台吉土謝圖岱青。達爾漢。桑阿爾齋鄂。

天曰。齊爾。都爾巴。分坐于旁。

賜部長三人。雕鞍良馬各一。台吉五人。鞍馬各一。是日。



太宗率之告。天曰察哈爾汗敗棄典常。罔恤兄弟。致敖漢柰曼部諸貝勒與之交惡。來歸于我。我若不加軫念。視如編氓。命勒遷內地者。上天鑒譴。若加之愛養。仍令各安疆土。而諸貝勒聽察。命哈爾離間之言。背我而懷貳心者。天亦鑒譴。惟無相違棄。天佑我等福祚延長。子孫繁盛。千秋萬世。永享安樂。辛

未亥。楚克巴圖魯等宰牛二十。馬二。羊四百。恭進筵宴。甲戌。

駕還藩陽。

八月乙卯。擊敗明兵于遼河。

先是牛莊守臣奏報明國兵船十。泊遼河銜尾排列。我軍乘船將進。敵人按兵不動。今集三旗兵往攻之。

太宗遣貝勒岳託。率各旗官一員。兵三百人往覘。至是



岳託奏言。敵船俱泊遼河。止有小船三大船一。  
從小河而入。我守邊官棟世祿法都岱達喀爾。  
達塔爾弼希等。率兵兩岸夾擊。四船並獲。殪其  
守備一。千總二。百總二。兵二百。

九月丙子。勞鎮守朝鮮義州撤還諸將。

初大軍征朝鮮凱旋。以國王李倧弟李覺至。越  
數日將遣還。

御殿設饌。

頒賜李倧駝馬。雕鞍。鍍金囊韉。腰刀。鍍金鞋帶。貂裘。貂皮。蟒衣。  
皮。

賜李覺鞍馬。鍍金囊韉。腰刀。鍍金鞋帶。貂裘。貂皮。蟒衣。  
同來侍郎鞍馬。蟒衣。狝猊裘。其餘官員鞍馬。  
及緞衣等物。有差。巴克什達海。庫爾禪等。令李  
覺及侍郎服蟒衣謝。

恩固辭不從。謂蟒衣乃國王之服。官員無服此衣之制。

副將劉興祚曰。以



皇清易國文卷十一  
恩賜之衣而不肯服。爾殆畏明國而不願歸也。姑拘繫  
于此。何如。于是各服衣裘。行朝鮮國禮謝。

恩。

太宗遣參將英固爾岱同劉興祚送歸。與李侗

書曰。天下諸國皆

天之所命而建立之者。明國之主。獨以己爲天子。視各  
國之主皆在其下。種種欺陵。實不能堪。故昭告于

天。興兵征討。惟

天至公。不視國之大小。而視事之是非。以我爲是。以明  
爲非。是以我師克捷。奄有東土。因爾以兵助明來侵。  
又納我逃民。故我命將往征。王能識天意。克自悔過。  
于我國領兵貝勒前。以禮納款。復遣王弟來覲。旣習  
且賢。故能佐成和好。國家受福。我國從來與和好之  
國。不起釁端。其不願交好。心懷異志者。我亦不懼。王  
以禮遣王弟來。恐日久繫懷。故速送歸。自此以後。但  
以式好爲念。勿似明之相欺也。至每年往來之禮。王



自知之。自後若有爾國人民逃歸我國。我卽緝以還。汝我國之滿洲漢人。及陣獲朝鮮之人。逃至爾國。爾卽緝以歸我。毋或隱匿。致敗兩國和好也。七月。李倬遣副將沈正笏。朴蘭英齎方物報謝。其書言不  
太宗遣大臣阿什達爾漢巴奇蘭。同沈正笏。朴蘭英往。  
書曰。我二國本相和協。止以明國之故。遂啟釁端。今

天令親睦復歸于好。若旣和而收之。

天有不測責者乎。我之留兵義州。初非疑爾。誠恐明人

敗我。和好不爲防守計耳。今若拒絕明人。勿使

入境。王當卽遣士卒來守義州。我兵自當撤還。若爾

國之兵未至。吾兵遽撤。恐明人伺隙前來竊據也。至

言爾國之民被俘之後。思其父母逃歸。若復縛送。心

有不忍。前者爾兵入我棟鄂瓦爾喀什窩集。肆行屠

戮。又容匿毛文龍。納我遼東逃民。以是往征爾國。當



攻城陷陣之時。我師豈獨無死傷者乎。今以血戰所獲之俘。脫逃而去。爾乃收而庇之。謂不忍再視其離散。爾試思昔日來侵我國。屠戮我民。其父子兄弟。豈無離散者乎。遼東之民。久經分給將士。誼關主僕。一旦僕棄其主。竄歸爾國。豈得不謂之離散乎。倘我國將士忿其叛逃。率衆而往執之。自此啟釁敗盟。又未可定也。我所以欲爾歸我逃人者。非貪得。正欲永踐盟好耳。如有貪得之念。前薙髮降我之民。如許之多。一經盟誓。遂爾遣歸。我何嘗靳之也。今王若愛戀其民。必以彼父母兄弟完聚為詞。可將逃人一一察出。與其原主期約一處。伊主許贖。各從其便。如此庶為大允協。王其圖之。

頒賜李倬。猗狝貂皮。李覺。貂狐皮及銀。姜功烈。銀。吳希樞。朴桂英。馬匹衣服。姜功烈。朴蘭英之子衣服鞍馬。

賜沈正。笏。朴蘭英。猗狝貂裘。蟒衣鞍馬。從者四十七人。



身濟長國不畧 卷十一  
衣服銀兩有差。既遣行。遂

命撤回鎮守義州將士。以義州復歸朝鮮。九月丙子。阿  
什達爾漢巴奇蘭歸。以李侗書至。言卽遣官至  
義州更代矣。是日。鎮守義州諸將亦還。

太宗親賜酒勞之。

與冬十一月庚午。察哈爾貝勒率衆來歸。

先是察爾哈林丹汗所屬之安班和碩齊古英  
和碩齊扣肯巴圖魯遣十五人來。奏言我察哈

爾汗蔑棄兄弟。敗壞倫理。我等間

上威德。遐敷仁恩。普被因相。率來歸。應居何所。惟  
上裁之。

太宗諭曰。爾等來歸我國。我國可居之地。任爾居之。在事

六且至是察哈爾貝勒昂坤杜稜攜妻子率衆來

歸。

命迎宴撫輯之。是月。薩哈爾察部六十人來朝。以貂狐  
狍獐獐皮入貢。



十二月甲午朔。宴來歸阿拉克綽特部長。

阿拉克綽特部。舊屬察哈爾國。先是有貝勒巴爾巴圖魯諾們達賚。吹爾扎木蘇。率所屬戶口。

乘馬四十五匹來歸。宴之。

賜莊田戶口牛羊金銀衣裘器用俱備。

事在八月。

至是貝勒

多爾濟伊勒登攜妻子率眾來歸。

御殿受朝設宴。是月長白山迤東濱海呼爾哈部三人來朝。以黑貂皮入貢。

天聰二年春正月甲子。釋陣獲明人還寧遠。

先是明寧遠總兵祖大壽部下人銀住爲我軍擒獲。至是釋之歸。與祖大壽

書曰。彼此互爲大言。徒滋支蔓。何所底止。夫構兵則均受戰爭之禍。息兵則共享太平之福。此理之易曉者也。我欲通兩國之好。共圖太平。擬遣使致祭爾先帝。並賀新君卽位。及閱爾來書。有弔喪者爲誰。講和者爲誰之語。是以停止遣使。但令銀住同來使致詢。如



謂以禮往來爲善則我卽遣使往矣。

時爲明崇禎元年。

是月。

並遣東方格依克哩部四頭目率四十人來朝宴之。

賜衣各一襲。

受二月庚子征多羅特部。

多羅特部察哈爾所屬也。我遣往喀喇沁之使

臣兩次爲所截殺。

太宗統師征之。

諭貝勒大臣曰。此行皆選精銳以往。兵不甚多。當出奇

制勝爾等。誠諭軍士。務紀律嚴明。勿得輕進行。五日

諭諸貝勒曰。爾等率精銳前行。若遇敵人。當以計擒之。

天訊其消息。朕卽率諸軍繼進。于是諸貝勒前行。生擒

敵人。訊知多羅特部青巴圖魯塞稜。並其部衆。

俱在敖穆掄地。遂駐兵待。

太宗至。進征敖穆掄。合擊多羅特部衆。其多爾濟哈坦

巴圖魯中傷遁走。盡獲其妻子。殺其台吉固魯。

俘獲萬一千二百人。以蒙古漢人千四百名。編



爲民戶餘俱爲奴。復選精騎從故道往收察哈爾部衆。獲馬一百三十。牛七十。又躡追其逃人。

太宗至。俘獲二百戶。合擊委羅神時衆。其後滿洲創設。

賜從征將士及被傷士卒。俘獲人口有差。剗牛八。祭纛。

告

天。乃班師。將至瀋陽。宴諸貝勒大臣。前貝勒前汗坐。

論曰。蒙

天眷佑。初次令兩幼弟隨征遠國。克著勤勞。刻期奏凱。

宜錫美號。以示褒嘉。貝勒多爾袞號爲墨爾根岱青。

貝勒多鐸號爲額爾克楚琥爾。

甲午。朝鮮遣使運送米穀。

先是元年秋。撤兵義州。以其地仍歸朝鮮。

諭令市糴米穀。旣而國王李倬遣使貢方物謝。

恩。言創殘之餘。未有米穀市糴。

太宗與書曰。我國糧米。若止供本國民人。原自充裕。邇

因蒙古諸貝勒攜部衆來降者不絕。概加贍養。所以



米粟不敷。爾與毛文龍糧餉已經七年。我豈似彼無故索取。惟今歲市糴一年。以濟窘乏。爾能開糴助我。方見敦睦之誼。爾云平安黃海二道。俱經殘破。然所餘尚多。且六道仍如故也。若願以糧相濟。則從鴨綠江運亦可。海運亦可。至于我國逃人。當兩國盟誓時。原議自盟之後。爾國卽行送還。爾並未踐約。後爾弟歸國。復約以過江日爲始。送還逃民。亦未見送還。爾云。駐兵義州。縱有逃民。無由得知。若撤義州兵。回各守封疆。有逃來者。便易稽察。今我撤兵之後。逃往人數。已察出甚多矣。從前相約。凡遇間諜之人。彼此必執而歸之。近乃有定州外郎金惟同。潛來窺伺。經旬方返。若不加禁絕。恐致生亂階。特此相告。

命大臣同來使齋往。

事在元年十二月。

至是李倬遣官齋書申

辯金惟同非其所遣。貢春季方物。並米二千石。

更以一千石在江中平價市糴。嗣復以奉

諭詰問納我叛逃事。遣使齋書來報。

其書曰。日者邊臣傳致來書。閱之不



覺駭訝。敬邦既與

貴國誓天約和。容受叛亡。干義不可。故會有逃來

入口。輒卽縛送。既得來示。卽令邊臣廣加察訪。

報稱正月十一日曉。有不辨滿漢二十餘人。乘

白馬。由鎮江後山無人處橫過。向海邊去。似往

投毛文龍營者。當時既失踪跡。無由得其實狀。

始此具復。幸

三月戊子。發帑金資民婚娶。

詔曰。國家疆域日開。首重生聚。國中有貧乏無妻室者。

可給費令其婚娶。于是發帑金分給貧乏無妻室者。

賜無妻室之人。

夏四月戊戌。犒牛莊築城夫役。

先是明兵屢山遼河來犯。

見天命十年六月。天聰元年八月。故

修築牛莊城至是。

太宗念築城夫役勞苦。以牛四十犒之。

丙辰。宴來歸巴林部長。

先是喀爾喀巴林部。爲察哈爾林丹汗所殘破。

舉部往投科爾沁。復爲科爾沁擾害。至是貝勒

色特爾

元太祖裔巴噶巴。爾諾顏第三子。

台吉塞稜

色特爾兄。和托果爾。



昂哈之子。滿珠什哩。色特爾兄額布格。岱洪巴圖魯之子。阿玉什等率

巴林部衆來歸。

太宗率諸貝勒出城五里宴之。

五月乙酉。勞征明錦州凱旋軍。

太宗先是聞明人棄錦州。退守寧遠。貝勒阿巴泰岳

託碩託奉

命同八旗大臣率兵三千往征。

太宗躬謁

堂子。送出征諸貝勒于十里外。

授以方畧。又與明國諸臣

書曰。爾國如大厦將傾。乃文武諸臣執迷不悟。專事修

葺城郭。亦何益耶。比聞察哈爾汗罷棄耕種。欲就爾

食。窺伺邊境。加兵于爾。事在旦晚間耳。我亦將率各

路外藩蒙古兵。築城偪居。以俟秋成。取爾禾稼。爾等

將挺身出戰耶。抑閉城伏匿耶。如欲出戰。則以何兵

禦我。又以何兵敵察哈爾耶。我軍往來甚便。耕種樵



皇清開國方略 卷十一  
採無所不可。爾之軍民雖欲出而耕種樵採。豈可得乎。我本欲罷兵修好。共享太平。故屢次遣書。開誠相示。爾其思之。如以我言爲然。可卽遣使來報。毋貽後悔也。越十二日。諸貝勒遣官奏捷。言我軍至錦州松山。獲人口及馬牛羸共八百。墮錦州杏山高橋。昔日三城並毀。十三站以東墩臺二十一處。殺守臺者三十人。引軍還。

太宗遣官往迎。

賜諸貝勒馬各一。

駕出城五里。

御行幄。凱旋諸貝勒大臣各至。

上前以次跪行抱見禮。俘獲諸物分。

賜將士有差。是月長白山迤東濱海呼爾哈部頭目禮。

佛塔布克善喀秀克依克拉來朝。各

賜鞍馬緞衣并弓矢囊韉。

六月甲午。勞出征阿拉克綽特凱旋軍。



先是貝勒阿巴泰岳託。征明錦州。至中途。聞察哈爾固特塔布囊率部衆移踞阿拉克綽特部舊地。遇歸降我國者。輒行截殺。遣人往覘之。得實。因遣使馳告。

太宗遣貝勒濟爾哈朗。豪格率兵六百往征。

親出城簡閱士卒。送之行。

事在五  
月辛未。

濟爾哈朗等擒戮固

特塔布囊。盡收其部衆。俘人口。獲駝馬牛羊以萬計。至是師還。

太宗率諸貝勒出迎貝勒等。隨

上拜

天。乃朝見。祭纛。論功。以所俘獲分

賜將士。

秋七月戊寅。喀喇沁部長乞盟。

蒙古喀喇沁部塔布囊蘇布地。

元太祖大臣扎爾楚秦之後裔。

世管喀喇沁六千戶。附于明。爲朵顏三衛都督都指揮。

借其弟萬丹偉徵

等。以書來奏曰。察哈爾汗不道。傷殘骨肉。我喀



喇沁部落被其欺陵奪去戶口牧產我汗與布  
 延台吉博碩克圖汗鄂爾多斯濟農同雍謝布  
 及阿蘇特阿巴噶喀爾喀諸部落合兵至土默  
 特部落格根汗趙城地方殺察哈爾所駐兵四  
 萬人我汗與布延台吉率兵十萬回時復值察  
 哈爾兵三千人赴明張家口請賞未得而回又  
 盡殺之今左翼阿巴噶及喀爾喀部落遣使來  
 約欲與合力興師且有與

天聰皇帝同舉兵之語是察哈爾汗根本搖動可乘此  
 機秣馬肥壯及草青時同阿巴噶喀喇沁土默  
 特興師取之

大國如欲往征即宜秣馬厲兵至期進發

太宗遣使齎書討其遺孽諭之曰爾等以察哈爾汗不道欲與我國和好合兵討  
 之可各遣人來議事在二月七月喀喇沁部以喇嘛四人  
 命貝爾率五百三十人來乞盟



命貝勒阿濟格碩託薩哈璘迎宴。既至，復

賜宴，與盟誓。自此喀喇沁拉斯喀布汗烏勒赫貝勒等

論之曰：舉部來附。先是元年秋，柰曼部長袞楚克巴圖

太宗。魯來歸之後，其姪鄂齊爾率衆循徼，截殺察哈

爾兵百人，獲馬牛二百餘來獻。

太宗嘉之，賞甲一副。

賜號和碩齊。是年冬，

召袞楚克巴圖魯同敷漢部長索諾木杜稜塞臣卓哩

克圖至。

駕出城迎之。

御殿設宴，備陳樂舞，資金珠皮帛甲冑鞍轡等物甚厚。

賜塞臣卓哩克圖號曰都喇爾巴圖魯，索諾木杜稜號

太宗。曰濟農。二年五月，大軍勦察哈爾固特塔布囊

于阿拉克綽特地，袞楚克巴圖魯隨征，同扎噶

特部台吉喀巴海率衆奮擊，斬察哈爾台吉噶

爾圖，獲七百人。八月，來獻俘。



賜袞楚克巴圖魯號達爾漢。喀巴海號偉徵。

九月己卯。賚從征察哈爾將士。傳察哈爾台旨。

九月癸亥。

太宗親統師征察哈爾。前期分遣巴克什希福等。傳令

黑龍江西北歸順外藩蒙古部長率兵來會。乙丑。赦漢

爾彌地。丙寅。喀爾喀部諸貝勒會于遼陽。庚午。

扎嚕特部台吉喀巴海會于綽羅郭勒地。大軍

駐營七日。喀喇沁部蘇布地。萬丹偉徵與拉斯

喀布汗。喇什台吉等。先後率兵至。並

賜宴。卻所獻財幣駝馬。初來會師者。皆

賜甲冑。丙子。大軍進發。乘夜馳至錫爾哈。錫伯圖。英湯

圖諸處。擊敗察哈爾部衆。選精騎追勦。戊寅。至

興安嶺。俘獲無算。抗拒者殺之。其降者編戶。攜

歸。己卯。論功行賞。以俘獲人口分

賜將士。凡宗室之從征及居守者各半。先是巴克什

是時



希福往約科爾沁部會師。綽羅郭勒。土謝圖汗。奧巴等言。先自掠察哈爾。然後來會。

太宗復遣希福率勇士八人往邀。因駐營待之。奧巴掠

畢。遽歸。惟台吉滿珠什哩貝勒莽古斯之孫及貝勒洪

果爾之子巴敦。以所俘獲來會。

賜滿珠什哩號達爾漢。巴敦號達爾漢。卓哩克

圖。又各

優資財幣駝馬牛羊。

冬十月丙申。嚴禁擅殺降人。

初。大軍進征察哈爾時。以疲馬留于敖漢濟農

城中。令每旗官一員守之。有達敏者。因病亦留

居。適察哈爾國嘛哈噶喇率眾來降。達敏率從

者掠其財物。盡殺其男婦。

太宗聞之。誅達敏。其隨掠者各鞭八十。貫耳鼻以徇。至

是師旋渾河。

諭敖漢柰曼。巴林扎魯特。諸貝勒曰。聞各處來降者。爾







聖主盡率所部來歸。已至開原之北。遣臣等進馬駝朝  
見。

太宗卽遣官各指與駐牧之地。時東方巴雅喇部頭目  
伊爾沁圖爾哈布韜伊圖喀率衆來朝。以貂狐  
皮入貢。

戊子。定獵射質驗令。

前此行獵。令諸貝勒約誓。從人勿爭奪。至是

太宗率諸貝勒出獵于東北四百里外。窪地。

諭諸貝勒傳令射中之獸。有爭論者。付審理官質對不  
問。貝勒及凡人。但驗射中傷痕相符。卽付之。是  
行也。

太宗親殪五虎。從臣皆驚服。

神勇。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二  
 太宗文皇帝  
 天聰三年春正月庚申科爾沁部長來朝  
 初科爾沁奧巴來朝  
 太宗統師征察哈爾奧巴率兵掠察哈爾邊境弗至期  
 命哈爾會之地而還十二月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二

太宗文皇帝 天聰三年己巳

天聰三年春正月庚申科爾沁部長來朝

初科爾沁奧巴來朝

太祖高皇帝賜號土謝圖汗以郡主妻之 見天命十一年六月 天

天聰二年九月

太宗統師征察哈爾奧巴率兵掠察哈爾邊境弗至期

命哈爾會之地而還十二月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二  
 太宗文皇帝  
 天聰三年春正月庚申科爾沁部長來朝  
 初科爾沁奧巴來朝  
 太宗統師征察哈爾奧巴率兵掠察哈爾邊境弗至期  
 命哈爾會之地而還十二月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二

太宗文皇帝 天聰三年己巳

天聰三年春正月庚申科爾沁部長來朝

初科爾沁奧巴來朝

太祖高皇帝賜號土謝圖汗以郡主妻之 見天命十一年六月 天

天聰二年九月

太宗統師征察哈爾奧巴率兵掠察哈爾邊境弗至期

命哈爾會之地而還十二月



命侍臣索尼阿珠帖往責之。與以

書曰。昔者汝父助葉赫興兵。

奧巴之父貝勒翁阿  
俗來侵。見癸巳年。謀分

我地。幸一平八尺。

天佑我國。汝弗獲逞。後我兵征烏拉牛山。汝父子以兵助烏拉。又助葉赫殺我侍衛布揚古。罪非一端。應卽

興師致討。我春五日與庫林爾公清貝來應。

皇考寬仁。遣使議和。盟誓

天地。相與修好。後汝欲親來議和。約定會所。我

皇考赴約。汝復不至。此汝之欺誑也。察哈爾興兵伐汝。

我不辭勞苦。率師相救。兵至農安塔。察哈爾遂棄將

克之城而遁。彼時若非我兵相援。爾尚得有今日耶。

察哈爾還兵之後。汝來修好。我

皇考復加優遇。以女妻汝。又厚賜金珠裘幣甲冑器用

等物。遣汝歸國。及我來時。汝與爾爾不扶交

皇考升遐。諸國銜哀。各遣大臣子弟來弔。汝于兩月後。

方遣一下等屬員來。此汝之負恩也。向者通好時。曾







聽使者獨返罪滋重矣當令台吉拜斯噶爾及桑阿爾囊同使者往謝罪俟我足愈親往索尼

阿珠祐曰吾儕奉

上命債公主禮物事畢即行汝欲辯己罪強留我等偕

二人以往我等豈為取此二人而來耶奧巴旋遣人告曰令子弟去無益適以重

上之怒我罪益深不如親往足雖病力疾就道死無所

辭終不可以安坐置棺冀釋

上怒也索尼阿珠祐答曰未令我同汝去亦未令我阻

汝汝其自裁之奧巴又遣人告曰今欲親往決矣惟懼

上怒難解不我見而逐我耳索尼阿珠祐曰汝果引咎

往朝必蒙我

皇上寬容弗汝逐也奧巴大喜留索尼阿珠祐十等送

之先行囑曰我朝見無道使報聞至尊之理爾既先行幸為我轉奏我以獲罪之故足雖

疾當令人扶掖來朝叩頭以謝如蒙

上寬容拜觀

天顏釋我罪戾我索尼阿珠祐還奏之願也

太宗曰果能知罪改過猶可恕矣至是奧巴來朝

駕出迎十里還

御殿宴之越二日

命巴克什庫爾禪希福等復申前書中語致詰奧巴俱

服罪其私與明國交市願罰駝十馬百征察哈

爾違約違歸亦願罰駝十馬百又越三日奧巴



獻馬一甲一謝罪。

太宗宥之。賜貂裘金鞵帶帽靴及朝鮮所貢皮幣財物及辭歸復賜甲冑緞布狍狽裘雕鞍金銀器皿等物。

親率貝勒大臣出郊餞之越宿而還。

太宗丁丑議增直月理政貝勒。先是天命六年二月

太祖命

太宗同大貝勒代善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佐

理國中政事按月分直及

太宗卽位仍令分月掌理至是傳

諭曰向因直月之故一切機務輒煩諸兄經理嗣後可

令弟姪輩代之如有疎失咎坐現直者大貝勒等皆

太宗曰善遂以諸貝勒代理直月之事

二月戊子嚴禁科斂民財

先是察訊正黃旗千總科斂民間財物事謂因



皇清段國才卷十二 五  
本管官及筆帖式等至屯。供應不敷。故斂民間食物以餉之。

太宗諭貝勒大臣曰。出使之人。定例各自備餼糧。毋許科取于民。近聞有違法妄行者。不可不嚴爲懲治。諸臣皆受朕恩。身居民上。衣食亦已豐裕。乃攫取貧民。辛勤孳養之牲牢。以供口腹。貧民被此擾累。何所恃以爲生乎。逃亡背叛。職此之由。嗣後事發。除凡人照常處分外。若係管糧官筆帖式。及巡臺人虐民妄行。

定行處死。又

諭曰。正黃旗官員。皆攫取民間食物。朕已察知。爾七旗大臣。可各察本旗所屬人。有攫取之事。卽行奏聞。毋得容隱。于是諸大臣各察出本旗事以奏。

諭曰。官員攫取民間食物。若被旁人告發。斷難寬宥。因係朕自行察出。姑宥之。嗣後各宜省改前愆。共矢公忠。

庚子。罰懲殺降將領。



先是遣總兵官武訥格副將蘇納率滿洲兵八

十人及蒙古全軍往征察哈爾降其邊境二千

餘人因軍中流言降人矚我兵少謀殺我兵以歸

前日言明乃盡戮其男子俘其妻孥止釋兩台吉弗殺

其妻孥之還。

太宗命以所俘獲分賚將士既而

諭責武訥格蘇納妄戮降人盡罰所得駝馬牛羊入官

是月甲辰。

巡閱南路邊境城垣乙巳次穆家堡以郭郭有傾圮者

命葺之丙午次牛莊

命築新城高二丈二尺有五寸加雉堞除四隅外每面

建腰臺四座

賜督工諸臣宴翼日至耀州又翼日至海州凡城垣不

本堅者咸

命修築完固

三月戊午申定軍令于外藩



皇清國朝通志 卷十二  
十  
頒敕科爾沁敖漢奈曼喀爾喀喀喇沁諸部令遵行

本朝制度。事在正月。至是

命大臣阿什達爾漢等齎

敕與蒙古諸貝勒曰爾等既皆歸順凡遇出師期約宜各踴躍爭赴協力同心毋有後期我兵若征察哈爾凡管旗諸貝勒年七十以下十三以上俱從征違者罰馬百駝十遲至約會之地三日者罰馬十若往征

明國每旗貝勒一。台吉二。以精兵百人從征。違者罰馬千駝百遲至約會之地三日者。罰馬十。我軍入敵境以至出境。有不至者。罰馬千駝百于相約之地擅行擄掠者。罰馬百駝十。

命諭夏四月丙戌朔。定文館職司。

命諭初

太祖製國書。因心肇造。備列軌範。

太宗躬秉神聖之資。復樂觀古來典籍。以歷代帝王之



太宗皇帝得失為鑑。並欲記注古來典禮。以昭信史。

命儒臣達海庫爾禪剛林蘇開武巴什扎素喀古爾嘉

輝托布齊瑚球占巴十人。分為兩直。繙譯典籍。

記注政事。時名文館。至崇德元年。改增為弘文秘書國史三院。是月。扎嚕

特部內齊汗。元太祖裔。忠國之子。科爾沁部貝勒布達齊

貝勒翁阿岱。各率其子弟來朝。

五月丁未。議蒙古部長越界駐牧罪。

李曼部裘楚克巴圖魯。水歸見元年七月。扎嚕特部內

齊汗。見前。喇弼爾圖色本瑪尼。三人來歸。並見二年十二月。

巴雅爾圖。色本。以私越地界駐牧。自行議罪。請

各罰馬百駝十。

命從寬各罰馬一。

戊申。分勦明兵于海島。

先是。明總兵毛文龍據南海皮島。招集遼民。令

富民皆冒毛姓。為其子孫。民有逃奔者。輒殺之。



捏稱陣獲。誑報昌功。明之君臣皆信之。陞爲大都督。凡島中官民賞罰黜陟生殺。許以便宜行事。文龍欲與我國通好。屢遣使致書。

太宗因遣官科廓率從者四人齎書答之。往來數次。文龍乃執科廓等送往燕京。尋寧遠巡撫袁崇煥以文龍與我國私通。殺之。其部衆有踞朝鮮之鐵山者。

太宗命總兵官楞額哩率兵五百往剿。斬三百七十級。生擒一百四十人。獲馬二十一。至是分

命諸將搜剿海島之舊屬。毛文龍者。石廷柱率兵二百往黃骨島。有自石城島來者。斬二百人。生擒十九人。圖魯什率兵一百往旅順口。斬二十五人。生擒二人。羅璧哲爾德。青善雅賴率兵一千往新城一路。遇採棧船四。擊斃六十人。毀其船。富克察率兵後行。遇採棧者七十人。盡殲之。錫爾都塔哈布各率兵五十至鹿島。斬十九人。生擒



三人布爾吉率兵赴雅爾古地。斬採葭之朝鮮國十人。明國三人。復同扈什塔躡踪捕緝。斬五十二人。生擒十人以歸。

六月丁卯。土默特部入貢。

土默特部長鄂木布。

元太祖裔格根汗之三世孫。

遣四十五

人。貢駝馬絲緞等物。奏言願率部衆歸附。其同部台吉阜爾畢泰阿渾阿巴當索諾木等來朝。亦貢禮物。

秋七月乙未。庫爾喀部入貢。

庫爾喀部頭目九人來朝。以海豹皮入貢。是月。喀爾喀貝勒巴哈達爾漢之子拜渾岱拉巴泰。滿珠什哩三台吉率三十五人來奏。前爲察哈爾侵掠。俱逃入科爾沁。今自科爾沁來歸。

八月庚午。定行軍賞罰例。

凡入八分貝勒等臨陣時。如七旗敗走。而一旗獨能迎戰保全七旗者。卽以敗走七旗所屬人



員給與。若七旗迎戰而一旗敗走者。削爵。以所屬人員分給七旗。如一旗戰者半。走者半。卽以入走者之所屬人員。給與本旗迎戰貝勒。仍覈其戰功。另行賞賚。若七旗未及戰而一旗首先迎戰。亦按其功之大小。及所獲多寡。行賞。若兩軍接戰。或追擊敵兵。不加詳審。妄行衝突者。罰所乘馬。及所獲人口入官。

九月壬午。親校試儒生。入觀。

前期。

詔曰。自古國家文武並用。以武功戡禍亂。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興文教。于諸儒中考取其文藝明通者。大優獎之。以昭作人之典。諸貝勒及滿漢蒙古之家。所有儒生。俱令考試。取中者。別以丁償之。至是預試者三百餘人。

命諸臣校別優劣。得二百人。凡隸

內府及貝勒大臣家爲奴者。盡皆拔出。免二丁差



內稱一等者賞緞二疋。二等三等者賞布二疋。並命補用候錄用。是月南界守將伊爾登等率兵勦舊屬毛文龍之獐子島。獲船四。沉一百三人于水中。命補用生擒二十七人來獻。

太宗遣大臣揚古利。楞額哩阿山雅賴率騎兵一百步。平洲兵二百巡緝採獲明人。至雅爾古。斬九十六級。命補用生擒千總三員。從役十六人以歸。

冬十月辛未。會師至喀喇沁境。定議征明。

先是六月乙丑。

諭貝勒大臣曰。戰爭者生民之危事。太平者國家之禎祥。前曾與明議和。明之君臣若聽朕言。克成和好。共享太平。則我國採獲開礦。與之交易。若彼不願太平。而樂于用兵。則我國所少者。不過緞帛等物耳。我國果竭力耕織。以裕衣食之源。即不得緞帛等物。亦何傷哉。我屢欲和。而彼不從。我豈可坐待。定當整旅西征。令蒙古科爾沁喀爾喀扎魯特敖漢奈曼諸國。合



師並舉。勿似昔日之專以我兵往。夫師徒既聚。供億浩繁。陸運糗糧。恐不能給。必用船載至河西西寧堡。方無貽誤。宜豫採木植。廣造舟楫。以備用。朕之所見如此。但一人所見。未必悉協于眾。詢謀僉同。乃克濟事。有謀畧素裕。可裨益軍政者。各以所見入告。朕將擇而用之。越二旬。

命貝勒濟爾哈朗德格類岳託阿濟格率兵萬人。征明

錦州寧遠。秣馬田野中。凡一月。俘獲以三千計。

焚其積聚。乃還。九月甲辰。

召外藩蒙古部長各率兵來會。十月癸丑。

太宗親統師啟行。以來朝喀喇沁台吉布爾哈圖會受

賞于明。熟識路徑。用為嚮導。丙辰。師次陽什穆

河。

賜宴會師之柰曼部。袞楚克巴圖魯扎嚙特部。內齊汗

色本桑圖喀巴海瑚弼爾圖之子岱青等。巴林

部色特爾塞稜之馬匹疲瘦。眾蒙古貝勒議罰



其甲冑馬駝

命俟班師再議

諭責之曰朕曾諭爾等善養馬匹勿輕馳騁以備征討

之用爾等違諭用以收獵致馬匹羸瘠來兵遂少會

亦何益耶庚申師次納哩特河察哈爾五千人來降

命總兵官武訥格副將蘇納率兵四百躡追察哈爾部

衆之逃奔明國者俘百人獲馬八十駝七十六

牛羊各百餘丙寅科爾沁部奧巴偕洪果爾

莽古斯弟圖美

奧巴從兄武克善

莽古斯孫巴達哩

諸貝勒台吉各率兵來會

駕迎之三里許還

御行幄宴之是日集諸貝勒大臣暨外藩蒙古貝勒台

吉等

諭曰明國屢背盟誓蒙古察哈爾國暴虐無道皆當征

討今大兵既集所向宜何先爾等其共議之諸貝勒



情今大臣有謂距察哈爾國遠。人馬勞苦。宜退兵。備曰。甲者。有謂大軍千里而來。羣力已合。宜證明者。

太宗以證明之議爲是。遂統師向明境發。越五日。至喀喇沁之青城。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古爾泰。晚詣。

御幄。止諸貝勒大臣于外。而先入。密議班師。旣退。貝勒

岳託。濟爾哈朗。薩哈璘。阿巴泰。杜度。阿濟格。豪

格。入。

太宗默坐。意不。岳託奏諸將皆集于外。待

上諭旨。

太宗撫然曰。可令諸將各歸帳。我謀旣。又何待爲。可勿宣布所發軍令。岳託濟爾哈朗曰。臣等未識所以。

請

上明示。

太宗曰。我已定策。而兩兄不從。謂我兵深入敵境。勞師襲遠。若糧匱馬疲。何以爲歸計。縱得入邊。而明人會



各路兵環攻。則衆寡不敵。倘從後堵截。恐無歸路。以此爲辭。固執不從。伊等旣見及此。初何爲緘默不言。使朕遠涉至此耶。衆志未孚。朕是以不懌耳。岳託濟爾哈朗及諸貝勒皆勸。

上決計進取。于是令管旗八大臣往與大貝勒三貝勒

議。夜半議定。乃頒敕諭曰。朕仰承

天命。興師伐明。拒戰者不得不誅。若歸降者。雖雞豚勿

侵擾。俘獲之人。勿離散其父子夫婦。毋淫人婦。其母掠人衣服。毋拆廬舍。祠宇。毋毀器皿。毋伐果木。毋違令殺降。淫婦女者斬。毀廬舍祠宇。伐果木。奪衣服。及離大纛。入村落私掠者。鞭一百。又勿食明人熟食。勿酗酒。酒聞山海關內多有鳩毒。更宜謹慎。馬或羸瘦。可量煮豆飼之。肥者止宜秣草。凡採取柴草。須聚集衆人。以一人爲首。有離衆馳往者。拏究。如有故違軍令者。與不行嚴禁之管旗大臣及領隊各官。並治罪弗



貸。

入戊寅克明洪山口。

遣大軍自喀喇沁之青城行四日次老河。

命貝勒濟爾哈朗岳託率右翼四旗兵及右翼諸部蒙

爾古兵攻大安口貝勒阿巴泰阿濟格率右翼四

旗兵及左翼諸部蒙古兵攻龍井關各

授以方畧令相繼而行。

太宗發師向洪山口遣發丁丑左翼兵攻克龍井關

其水關而入。明副將易愛參將王遵臣聞礮聲。

白漢兒莊率兵至我兵擊敗敵騎兵三隊步兵

二隊斬易愛王遵臣盡殲其衆又斬哨卒之自

三屯營至者師薄漢兒莊城其副將標下官李

豐率城內民薙髮出降大軍登城駐營秋毫不

擾潘家口守備金有光遣中軍旗鼓范民良蔣

進喬齋書來降三貝勒莽古爾泰奏授守備爲

太宗遊擊旗鼓爲備禦給劄而遣之戊寅



太宗親統師攻克洪山口。入駐城內。擢降人方遇清爲

備禦。與

敕令守洪山口。又遁匿山中之千總一員。把總一員。聞

城克。率百人擐甲執械來降。因擢千總爲備禦。

把總爲千總。是日。貝勒濟爾哈朗。岳託率右翼

兵攻克大安口。毀其水關。明馬蘭營前哨兵馳

至大安口。將近城。我軍擊走之。濟爾哈朗率兵

一半。擊敗兩營敵兵于山上。追至馬蘭營。盡殲

之。明騎兵自遵化來。援列兩營深林中。鳴角擊

鼓。岳託亦率兵一半進擊。大敗之。得脫者僅數

人。兩貝勒甫拜

天畢。忽又有一營敵兵至。我軍未及成列。爭先擊斬。自

辰迄巳。共敗敵兵五營。馬蘭營。馬蘭口。大安營

三城俱降。我軍遂趨石門。恐兩旁有敵兵。因立

營曠野。以便瞭望。明兵先聞礮聲。以爲蒙古兵

至。倉皇赴戰。悉就殲。後知爲我兵。懼不復出。石



門寨驛丞一。生員一。偕五人齎書來降。出

十一月甲申。克遵化城。吳宗閏。總兵古

大軍既克洪山口。總兵官揚古利。率兵先至遵

化。辛巳。

太宗親統師距城五里而營。三貝勒莽古爾泰。率左翼

兵。自漢兒莊來會。

太宗與遵化城中巡撫王元雅等。

書曰。我國爲爾國侮。慢侵陵。致成七恨。乃告

天興師。幸蒙

上天垂鑒。以我爲直。舉遼東廣寧諸地。悉以畀我。我猶

欲罷兵息民。屢遣人致書議和。爾君臣妄自尊大。且

不容我書過山海關。爰整師旅。大舉而至。自喜峰口

迤西。大安口迤東。拒敵之兵。悉已誅戮。歸順人民。秋

毫無犯。今爾等若輸誠來降。功名富貴。當與共之。嘗

聞良禽擇木而棲。俊傑相時而動。爾等可不深念耶。

至民人皆我赤子。來歸之後。自當加以恩養。爾等可



速自審處。毋貽後時之悔。十一月壬午朔。明總兵趙  
開貝率教以兵四千援遵化。我哨兵來告。貝勒阿濟  
格等率左翼四旗及蒙古兵奮擊敗之。乘勝躡  
遼西追。太宗率數騎環視遵化城可攻之地。遇明敗兵至。掩擊  
之。趙率教爲阿濟格所斬。三貝勒莽古爾泰生  
擒明中軍臧調元來見。太宗曰。可收養之。養人後必有效。遂令薙髮。有橐弓歸

降者亦收養仍給

敕各還原籍。羅文峪守備李思禮齎糧冊來降。擢爲遊  
擊。貝勒濟爾哈朗等率右翼兵來會。

太宗召集貝勒大臣定議攻城。

授以方畧。正黃旗攻北面之西。鑲黃旗攻北面之東。正  
紅旗攻西面之北。鑲紅旗攻西面之南。鑲藍旗  
攻南面之西。正藍旗攻南面之東。鑲白旗攻東  
面之南。正白旗攻東面之北。甲申黎明。列陣樹



梯城下。正白旗兵薩木哈圖先登。諸軍繼之。遂克其城。掩殺其守陴兵。四面皆潰。巡撫王元雅走入署。自經死。城中官兵人民等拒命者。盡殺。命以棺斂元雅屍。傳諭諸將曰。我軍年來皆怯于攻城。此城較前所攻之城更堅。薩木哈圖奮勇先登。殊可嘉也。乙酉。以副將伊遜攻城時。斃傷其手。創甚。

親臨視之。是日。聞羅文峪民爲從征蒙古所擾害。因以

蒙古字漢字傳

諭曰。朕會師征明。志在綏定安輯之。凡貝勒大臣。有掠歸降地方財物者。殺無赦。擅殺降民者。抵罪。強取民物者。計所取之數。倍償其主。朕方招徠人民。若從征之人。橫行擾害。是與鬼蜮無異。此而不誅。將何以懲。貝勒大臣等尚其仰體朕心。廣宣德意焉。己丑。論功行賞。喀克篤哩造攻具如法。且親督本旗兵先



登。由三等總兵官擢爲二等總兵官。卽今二巴等子。

篤禮指麾本旗兵攻城有方。由三等遊擊擢二

等遊擊。卽今二等輕車都尉。和勒多初襲其兄攸德赫參

將職。後以罪革。至是以署參將攻遵化城。善射。

使所屬兵先登。令仍襲其兄參將職。卽今一等輕車都尉。

綏和多率兵先入旗兵進。由備禦擢三等遊擊。

卽今三等輕車都尉。薩木哈圖先入旗兵登城。授爲備禦。

卽今騎都尉。世襲罔替。有過失俱行赦免。家貧卽周

恤之。

賜號巴圖魯。與喀克篤哩巴篤禮並

親酌以金卮。

賜蟒緞及駝馬扈什布第二登城。

親酌以銀卮。與第三登城之多禮善合授備禦。兩人共管一佐

領下人戶。茂巴禮第四登城並

賜緞布馬牛。烏魯特蒙古阿海先。因後兵不繼陣亡。

授其父阿那爲備禦。



皇清開國方略 卷十二  
賜蟒緞一。緞十九。布二百。馬牛各十。庚寅。

諭羣臣曰。頃因克遵化。各旗大臣至登城士卒。俱以次賞資者。非以大臣等身自登城也。嘉其督率盡善。備其堅固耳。嗣後視此爲例。朕與爾等經歷險遠。艱苦至此。已蒙

天佑。克奏膚功。諸臣尤宜加意約束所屬人員。愛士卒如子弟。則所屬士卒亦視爾等如父母。平時克遵教令。臨陣必竭誠効命。不違紀律矣。倘各旗大臣不加

訓飭以致妄行。不誅則紀律廢弛。而爲惡者益熾。誅之則曾經効力之兵。而以無知蒙罪。又實可憫。爾等有管兵之責者。當勤加教訓。以副朕意。壬辰。明喜峰口參將遣千總二員。把總二員。齎降書至。給敕諭及令旗。禁戒蒙古擾害漢人。

賜參將緞二十。把總各緞一。從者各緞袍一。

癸巳。進征燕京。

以參將英固爾岱遊擊李思忠文館范文程率



備禦入兵八百留守遵化。

太宗統師離遵化城二十五里駐營。甲午進軍薊州前。

哨遇明兵五百與戰。生擒十五人。獲馬二十。乙

未。次三河縣。獲一漢人。令持書招降。丙申。

命左翼貝勒率兵三千赴通州。相視渡口。料書至餘。

太宗自三河縣行二十里前哨捕一人送至。訊以敵兵

消息。其人云。大同宣府兩鎮兵。現在順義縣。遂

命貝勒阿巴泰岳託率左翼二旗及蒙古二旗兵往擊

之。敗明總兵滿桂侯世祿軍。獲馬千餘。駝百餘。

順義知縣率眾來降。

太宗至通州。渡河。駐營城北。傳

諭各城曰。我國素以忠順守邊。爾萬歷皇帝妄預邊外

之事。曲在葉赫而強為庇護。直在我國而強欲戕害。

屢肆侵陵。大恨有亡。我知其終不相容也。昭告于

天。與師致討。

天佑我國。先賜我河東地。我



皇考思戢干戈與民休息遣人致書講和而爾國不從。  
天既而

天又賜我河西地我復屢次遣使講和爾天啟皇帝崇  
禎皇帝仍加欺陵使去滿洲國皇帝帝號毋自製國  
寶我亦樂于和好遂欲去帝號稱汗令爾國製印又  
不從故我復告

天興師由捷徑而入破釜沉舟斷不返旆爾明之君臣  
視用兵爲易事漠然不以愛民爲念不願和好而樂

兵戈今我軍至矣用兵豈易事乎凡爾紳矜軍民有  
歸順者我必加撫養其違抗不順者不得已而誅之  
此非予誅之乃爾君自殺之也若謂我國褊小不宜  
稱帝古之遼金元俱自小國而成帝業亦曾禁其稱  
帝耶且爾明太祖昔曾爲僧賴天佑之俾成帝業豈  
有一姓受命永久不移之理乎天運循環無往不復  
有天子而廢爲匹夫者亦有匹夫而起爲天子者此

天皆非人之理也



皇清開國... 卷十二  
天意非人之所能爲也。

上天旣已佑我。爾明國乃使我去帝號。天其鑒之矣。我以抱恨之故。興師恐不知者以爲恃強。

攻戰。故此諭知。戊戌。進軍駐牧馬廠。距燕京約二十

里。廠南五里許。有牧馬園。我兵圍之。其管馬太

監二名及三百餘人出降。辛丑。北

太宗統師營于燕京城北土城驛之東。兩翼兵營于東

北。偵知明總兵滿桂侯世祿等俱集德勝門。

太宗率諸貝勒領右翼兵前進。哨兵又告瞭見東南隅。

有寧遠巡撫袁崇煥。錦州總兵祖大壽等以兵

來援。

太宗至德勝門外審視虛實。

諭火器營兵進前發礮。俟敵發礮畢。蒙古兵及兩紅旗

兵由西面徑進。正黃旗兵從旁衝擊。傳

諭左翼貝勒領兵迎擊。于是兩路進兵。復

命御前兵繼後。遇敵潰遁者。追擊之。時袁崇煥祖大壽



屯兵二萬于沙窩門外。我左翼兵二千分爲三隊。領軍大臣哈寧阿鄂羅塞臣等先進。貝勒阿巴泰阿濟格多爾袞豪格繼之。聞敵伏兵右偏甚衆。因約我軍入隘口。宜趨右偏。不趨右偏而由正路入者。罪與避敵同。比入隘口。豪格獨趨右偏。收其伏兵。追殺至城壕。阿巴泰阿濟格多爾袞不趨右偏。由正路入。亦擊敗敵兵。追殺至城壕。鄂羅塞臣被創死。正白旗領軍大臣

康古哩未至城壕。止于中途。貝勒多鐸以年幼。與三貝勒莽古爾泰留後。遇明兵來犯。禦卻之。額駙恩格德爾領喀爾喀蒙古軍。偕其弟莽果勒岱及領扎魯特兵之巴克多爾濟。見敵兵一隊。距城稍遠。屯樹林內。不俟整隊。驟進接戰。旋潰奔。總兵官武訥格扎魯特貝勒色本與其弟瑪尼突入奮戰。始擊敗敵兵。收軍後。諸貝勒大臣會議。阿巴泰違衆約。不從右偏進。與同旗豪



格相離。罪應削爵。奪所屬人員。給與豪格。

太宗曰。阿巴泰非怯懦者。特以顧其二子。致離豪格耳。朕奈何以子故。加罪于兒。因宥之。以康古哩及參將郎球漢岱等。逗留中途。削職罰贖。奪其俘獲。以哈寧阿鄂羅塞臣善戰。俱授備禦。恩格德爾莽果勒岱。自蒙古首先投誠。功大。免削職。仍罰贖。奪其俘獲。巴克多爾濟等。削職罰贖。奪其俘獲。以所罰之半。給武訥格。令分賞同時迎戰將士。

癸卯

太宗率諸貝勒環閱燕京城。乙巳。駐南海子。丁未。進軍。

距關廂二里。時袁崇煥祖大壽營于城東南隅。

當善樹柵木爲衛。

太宗令我軍移與相近列營。

親率諸貝勒輕騎往視進攻之處。

諭曰。路隘且險。若傷我軍士。雖勝。不足多也。諸貝勒屢

請攻城。



皇清景國大皇帝 卷十二  
太宗諭曰。朕仰承

天眷。攻城必克。但所慮者。倘失我一二良將。卽得百城。亦不足喜。朕視將卒如子。嘗聞語云。子賢。父母雖無積蓄。終能成立。子不肖。雖有積蓄。不能守也。此時正當善撫我軍。蓄養精銳耳。遂止弗攻。先是獲明太監二人。以副將高鴻中。參將鮑承先。甯完我。巴克。太宗率什達海監守之。至是鴻中承先遵

上所授密計。坐近二太監。故作耳語云。今日撤兵。乃

上計也。頃見

上單騎向敵。敵有二人來見

上。語良久。乃去。意袁巡撫有密約。此事可立就矣。時楊

爾日。恐太監者伴臥竊聽。悉記其言。庚戌。

命縱楊太監歸。嗣聞楊太監以竊聽之言。奏明崇禎帝。

遂執袁崇煥下獄。祖大壽大驚。率所部奔錦州。

毀山海關而出。

十二月辛亥朔。克良鄉城。



大軍趨良鄉。

太宗命諸貝勒殿後。行獵海子。左翼諸貝勒因逐獐突

馳于前。

太宗見之。

諭曰。朕以爾等殿後。是以行獵。今爾等皆前來。誰在後

軍耶。諸貝勒俱奏請議罪。

太宗曰。爾等孺子。忘殿後而貪射獐。故至此。姑免議重

罪。止各罰馬一給。右翼諸貝勒遂趨良鄉。克其城。以

駐軍所獲牛馬羸驢均給兵丁。庚申祭蠶良鄉

東山隘。

頒資將士銀兩緞衣。總兵官武訥格率蒙古兩旗兵攻

取固安縣。盡殲其衆。

命巴克什庫爾禪赴固安賞諸將士銀兩緞衣。時房山

縣有生員三人來降。賞而遣之。

諭曰。聞爾房山縣民奉祀金朝皇帝。是亦守禮之民也。

今蒙



天佑我軍已至燕京。大業若成。爾等皆屬我。倘不能卽成。恐貽禍爾等。須杜門安坐。以俟我業之成也。遂

命貝勒阿巴泰薩哈璘齋牲帛祭金太祖世宗陵。爲文

以獻爾等。因遣使齎祭文。使爾等知我意。

告曰。嘗聞二帝功高德盛。予中心緬懷。夢寐景仰。茲統師至良鄉。知二帝陵寢在焉。雖時異世殊。而春秋舉祀。至今稱頌弗衰。誠所謂德愈久而彌光也。特備牲牢。遣阿巴泰薩哈璘代祭。併白予懷。我國介在邊陲。

世守忠信。明萬歷君無故害我。

二祖。彼雖出此。我猶尊之爲君。同遼東副將吳希漢刑

白馬烏牛盟誓。

天地豎碑邊界。約曰。漢人出邊者。極漢人。滿洲入邊者。

極滿洲。旣盟之後。直道自守。及我與葉赫兩國構釁。

彼曲我直。明萬歷君不以公道區處。反庇理曲之葉

赫。陳兵邊外。代爲守禦。屢欺我理直之滿洲。致成七

大恨。我見其不能相容。必欲見害。故告。



天興師蒙

其不計國之大小止論事之曲直遂以我爲直

上天垂鑒不計國之大小止論事之曲直遂以我爲直

上天垂鑒不計國之大小止論事之曲直遂以我爲直

畀我以明遼東迤東之地後我復遣人議和被以爲

敗我如泰山之壓羸卵藐視我如草芥欺陵不已故

復興師天又畀我以河西地後我欲息兵戈享太平開誠布公

不作詭計屢遣議和之使明崇禎君更肆欺陵欲索

還

天畀我之土地去我帝號國寶我以

天賜土地不可退還止議去帝號稱汗不另製寶令彼

造印與我彼復不從我故發憤興師凡降城居民秋

毫無犯惟誅其軍士之抗拒者攻其城堡之不降者

我非樂于誅之攻之也皆明國君妄自尊大不允議

和不啻彼自誅之自攻之耳夫我深雪讐之志而被

恥城下之盟兵甲相尋積漸至此

天實爲之于我何預雖然我猶不爲已甚復欲與彼議



和乃彼恃其國大兵多。蔑理違命。日甚。欲將與劫。

天將我之言。置若罔聞。若柄鑿之不相入。故予披瀝悃

忱祭告。惟二帝英靈。昭鑒而默佑之。

丁卯。擊敗明兵于永定門南。

大軍還自良鄉。至盧溝橋。遇明副將沈姓率兵

六千人來禦。

太宗遣右翼五旗兵進擊。時左右翼各有蒙古一旗。故右翼五旗合左翼則爲十旗。

不移時。悉殲之。生擒官一員。擇取甲冑馬匹之

善者。餘悉棄置。進距京城二十里。有敵兵一營。

擊敗之。晚至京城西南隅駐營。

命副將阿山遊擊圖魯什視環城敵兵。擒一人訊之。知

永定門南二里許。有滿桂黑雲龍麻登雲孫祖

壽四總兵。領步騎四萬。結柵木四面。列鎗礮十

重。遂

諭諸將士。以三鼓進兵列陣。及旦。十旗兵齊進。敗敵。毀

柵而入。陣斬滿桂孫祖壽副將參遊等官。凡三







阿巴泰濟爾哈朗阿濟格杜度薩哈麟同總兵

官揚古利率兵三千徇通州焚毀其船遂攻張

家灣克之丙子一百五十八人獲馬一百二十匹

太宗旋師通州渡河駐營。丑貝勒岳託薩哈麟豪格

率兵四千前行攻克香河縣時沙河驛有蒙古

五百人聞我兵至出奔山海關我兵追及之五

百人據山崖立寨我兵步登悉殲之又焚通州

河內船約千餘是日

太宗與大貝勒代善等率護軍及火器營兵五百名往

視薊州情形會有山海關步兵五千來援薊州

距城二里許與我兵遇敵兵不及入城遂立營

環列車盾鎗礮諸貝勒率兵衝擊悉殲之方擊

敵步兵時

命代善指揮左翼四旗攻其東面

太宗親指揮右翼正黃正紅鑲紅三旗攻其西面貝勒

杜度傷足遊擊額爾濟格烏爾坤被創卒正紅



鑲紅兩旗不進攻所當敵壘。總兵官揚古利同  
內大臣侍衛率正黃旗軍士攻入。大敗敵兵。

太宗時  
命以兩紅旗規避各官贖罪之物。盡給揚古利。令分賞  
進攻諸將。士戊寅。參將英固爾岱自遵化奏云。  
密雲總督薊州道合兵。夜至遵化。四面夾攻。我  
兵出禦敵兵。斬殺甚衆。敵遂卻。次日。敵以馬兵  
列陣。我兵與戰。敵旋奔入步兵營。止殺其殿後  
兵五人。生擒答應官一員。敵兵夜遁。翼旦。我兵

追躡其後。斬馬兵百人。步兵千餘人。

太宗遣貝勒杜度統兵往駐遵化。以喀喇沁台吉布爾  
哈圖率兵駐羅文峪。大軍向永平進發。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三

太宗文皇帝

天聰四年庚午。

天聰四年春正月甲申克明永平。

先是大軍自明燕京徇通州薊州正月辛巳朔。

至榛子鎮其城中舊未設官。

太宗頒諭居民令降遂行至沙河驛。

命巴克什達海及副將石廷柱等同陣獲總兵麻登雲。

招撫城中人榜示城門城中革職遊擊卜文煥。



率驛官生員耆民等來降。

誠諭士卒于民間雞豚秋毫無犯抵灤河駐軍壬午進

薄永平。

太宗率諸貝勒環視進攻處令十旗兵環城立營是夜

前哨將圖嚕什擒一人來獻訊之云劉興祚甫

自永平往太平寨。

興祚明之開原人初下法開原道將撻之乃棄父母妻子

來降改名愛塔

太祖攻取遼東時副將管蓋復金三州每婪索民間財

物復屢與明人私通論罪數次仍

恩養之天聰二年興祚遣二侯因密于萌總兵毛文龍

事覺

太宗命釋興祚弗問止誅其僕興祚旋與弟興治謀使

弟興賢通毛文龍詭語人曰吾弟已逃吾必

被誅當自而死因其妻之母為貝勒薩哈爾之

乳媪付書其妻持送貝勒並以書付其妾持送

巴克什達海其言屢被譏毀日夜憂懼不得已

而為此拙計又作書付其僕以與巴克什庫爾

禪令禁其屍于扎穆谷中俟其妻妾及僕既行

方給一罾者至別室醉而殺之飾為己屍遂

焚其室潛逃達海庫爾禪素與友善得其書即

赴其家不知為詐也撫屍大慟以死狀奏

太宗命其子五十襲副將職時大軍將征察哈爾達海

庫爾禪奏以五十代興治隨征興治率其兄弟

等詐以避兄遺言葬骸骨于扎穆谷遂逃去後

有明人來降告知興祚未死乃逮繫五十及興

祚母妻並其兄弟之妻子于獄興祚遂為明將



隨巡撫袁崇煥至永平。袁崇煥入衛燕京，令興祚守沙河。興祚因馬疲于永平，營易馬二十匹。搆所隨十五人，蒙古兵五百以行，嗣聞袁崇煥下獄，遂不赴沙河，直趨太平寨。遇我朝從征之喀喇沁蒙古，載所俘會食途次，與祚襲殺五十人，令兵役持二十級赴城中。兵備道鄭國昌處請賞，有永平易馬時隨去營兵遣還至是爲我。

朝大兵前哨所擒，以興祚自山海關至永平後蹤跡告，于是集貝勒大臣。

諭曰：朕思擒劉興祚勝得永平，彼忘朕格外恩養，詭計

潛逃被

上天譴責，仍爲我擒，未可知也。

命貝勒阿巴泰濟爾哈朗率官八員兵五百追之。

兩貝勒星

夜行，及旦見劉興祚引兵趨山海關，阿巴泰馳圍其前，濟爾哈朗躡擊其後，陣斬劉興祚并殘衆兵，生擒其弟劉興賢。

癸未

命副將阿山葉臣選部下二十四人乘夜攻城。

召入御幄。

諭曰：攻城時須令四人樹梯先登，每旁各令二人立次。

令四人速登，又次令十六人絡繹而登，爾阿山葉臣

乃繼其後復



指授應攻之處。令每旗官一員率兵一千助之。甲申寅刻。薄城樹雲梯。昌鎗礮矢石奮戰。城上礮裂藥發。明兵在北面者。自焚擾亂。我軍悉登。阿山葉臣令衆軍環立城上。以待曉。宣布

上令曰。敵兵拒戰者殺之。其不戰而歸順者。悉收卹。毋妄殺。城中兵備道鄭國昌。知府張鳳奇。推官羅成功。皆仰藥死。同知魏君謨。參將楊春革。職武官焦慶延。越城逃。知縣張養初。戶部郎中陳此心。革

職太僕寺卿陳王廷。兵備道白養粹。行人司崔及第。戶部主事白養元。知縣白珩。遊擊楊聲遠。永平衛掌印陳清華。盧龍衛掌印王業宏。東勝衛掌印陳延美。革職副將孟喬芳。楊文魁。參將羅墀。都司高攀桂等皆降。及旦。

命貝勒濟爾哈朗。薩哈璘。偕巴克什。達海。愛巴禮等入城。安撫官民。察驗倉庫。丙戌。城中歸順文武官。集東門外山岡。朝見。



御營。

太宗率諸貝勒入城環視街衢出東門官民擁道環跪。

權呼

萬歲。

命濟爾哈朗薩哈璘統兵一萬守城。擢白蒼粹爲永平

巡撫。以孟喬芳楊文魁爲副將領本城汛兵。丁

亥。

太宗統師向山海關移營留濟爾哈朗薩哈璘鎮永平。

傳

諭曰。凡有舉動。惟求萬全。若敵兵至。勿輕出城。但須秣

馬以待。我兵居守城中。可分置漢人于一隅。撥與房

屋。書其姓名于門。區處停妥。其被戮屍骸。可于高阜

處掘坎瘞之。是日鎮守永平兩貝勒令開城門。縱莊

村百姓各還其家。有生員周姓家人李春旺造

言將盡屠居民。煽惑衆心。知縣張養初以告兩

貝勒。遂誅李春旺以徇。戊子。貝勒阿巴泰岳託



豪格率副將孟喬芳楊文魁遊擊楊聲遠及兵

四百自永平至

御營。

召喬芳文魁聲遠酌以金卮。

諭曰。朕不似爾明朝之君。與臣下情意隔絕。凡我臣僚。

皆令侍坐。各吐衷曲。飲食同之。喬芳等奏曰。臣等在

明國。不但不能進見朝廷。卽親近之臣。亦難見

也。

命降兵以白布書新兵各綴千背駐

御營外

太宗出行幄觀之。

諭曰。若輩不耐寒。甚苦野處。可令棲宿莊村。乃

命與八旗礮兵同赴莊村居住。時鎮守永平兩貝勒以

書招降永平所屬州縣。臺頭營副將王維城遣

人乞降。給以劄付令旗。鞍山堡千戶錢奇志以

二牛來請令旗。社其牛。令巡撫白養粹給以招



降書并令旗遣之。

丁酉。克明灤州。

先是。大軍克永平。明兵潰遁者。俱入昌黎縣。

太宗遣敖漢柰曼巴林。扎嚕特諸貝勒。率蒙古兵攻之。方樹梯登城。爲敵推墮。弗能克。又

命大臣達爾漢。喀克篤哩固三。泰永順。領兵千人馳往。晝夜進攻。仍不克。

太宗自撫寧移師。搆新製梯楯。至昌黎。復加修整。以備

攻城之用。

諭將士曰。烏鎗火礮。自遠而至。目不得見。避之誠難。至

于矢石。乃目力所及。可以引避。爾等宜善爲攻擊。于

是右翼四旗。攻其南。左翼四旗。攻其東。敖漢柰

曼巴林。扎嚕特。攻其北。布列雲梯。將登城。城上

滾木。插石鎗礮。齊下。火燎梯折。復移挨牌近城

下。欲鑿其城。而乏鋏鏝。大貝勒代善遣人以不

能攻克奏。



詔罷攻還駐永平北河岸以時方東作

諭示歸順各屯安心農業乘時耕種並給以牛具

命貝勒岳託豪格率官四十員兵千人攜前此俘獲人

口三千還瀋陽明建昌參將馬光遠率眾來降

擢為副將灤州州同張文秀革職守備李繼全

來降擢文秀知州繼全仍為守備

命大臣納穆泰和碩圖爾格各率本旗兵往灤州

諭曰汝等往視情形若城內人民效順便可入城倘猶

抗拒以計圖之不可圖則以梯攻如城中兵力尚強

不得遽攻當即旋師又

命遊擊高鴻中巴克什庫爾禪率十人先往誘令開城

眾軍隨入分城中房舍滿洲漢人各居其半籍

城中庫銀四百七十兩倉糧一萬九石

太宗自永平移駐三屯營城西山上初三屯營漢兒莊

喜峯口潘家口洪山口俱經歸順至是復叛明

總兵楊姓領兵二千夜入三屯營城我哨卒獲



生員一。數貽吳二年。其人三。亦營賊。姓印。字慶。

太宗令持書招總兵楊姓降。弗從。乃焚其近城廬舍而  
還。巴克什達海副將石廷柱率兵千人收復漢  
兒莊。以其城守遊擊守備各一員來見。

賜之食。

諭曰。爾等雖云歸順。朕猶未信。或爾等兄弟子姪及城  
中士人隨朕往遵化。或我兵入城駐守。二者孰便。遊  
擊等以發兵駐守衆心乃安對。遂

命貝勒阿巴泰率所屬護軍借達海等往城中分撥房

舍留軍士駐防。明遷安知縣朱雲台以降表至。

永平貝勒濟爾哈朗薩哈璘給以知縣劄付。聞

其地有郭姓侍郎。遣官往召。至則已遁。獲其妻

妾及幼子。攜至永平。給與房舍。令知府贍養之。

翼日朱雲台之兄子至。貝勒等慰諭遣還。復遣

遊擊卜文煥往諭遷安人。毋因縱逃郭侍郎懷

疑畏罪。



皇清開國之舉 卷十三  
辛丑擊敗明兵于遵化

明以騎兵五千攻遵化。我鎮守貝勒杜度督兵  
擊敗之。殺明副將一。獲駝五十。馬一千四百七

十。尋明兵復圍喀喇沁營。布爾哈圖

即三年十月用爲嚮

導之喀喇沁台吉。

率兵拒戰。擊敗之。生擒明副將丁啟

明及遊擊一。都司二。生員一。

太宗初聞遵化有敵兵。令軍士整厲弓矢。及擒敵哨卒

至。遂

親率師馳往。見明兵列柵爲營。

諭我軍先發礮。次第進攻。

躬登南岡閱戰。礮毀敵柵。我兵奮勇直入。斬殺殆盡。

命從臣慰問臨陣將帥。會生擒明守備一人。至訊之云。

燕京之兵共八營。副將八員。遊擊十六員。都司

十六員。兵部侍郎劉之綸統率而來。之綸卽在

山上營中。

命大貝勒代善率八旗護軍往。



諭曰朕以生擒勝于陣殺。可生擒之。代善以兵圍山。招劉之綸降。不從。遂攻破其營。盡殲其衆。劉之綸遁入石巖中。總兵官楞額哩子穆成額射殺之。衆軍分擊敵營。惟一營乘夜遁去。先後擊敗其命。分七營。生擒遊擊一。守備一。壬寅。一人至。命云。

太宗以馬蘭峪既降。復叛。自遵化移兵。令列礮及藥箭。攻城南北面。火燃城西角樓。環城房屋及鄰近屯堡俱焚之。先是攻克遵化時。獲明郎中賈維

鑰革職道員馬思恭贍養之。

事在三年十一月。

尋擢思

恭爲巡撫。令管理附近歸順人民。有薊州軍校于大軍趨燕京後。來奔遵化。其妻係思恭女孫。守將英固爾岱察令完聚。俱付思恭。思恭潛遣之往薊州。報云。遵化城中無滿洲精銳。止餘傷殘兵卒。且亦無多。薊州總兵張姓遂率兵來圍遵化。至是鞫訊。思恭罪當死。

太宗命宥之。革巡撫職爲民。以賈維鑰代署巡撫事。



二月丙辰令羣臣愛惜勇士。

先是辛亥朔。

諭貝勒大臣曰。昨攻取永平城。副將阿山。葉臣。與猛士二十四人。昌火奮力登城。乃我國第一等驍勇人。蒙上天眷佑。幸俱無恙。朕甚愛惜之。前以巴圖魯薩木哈圖。攻遵化城。先登。驍勇出衆。已有旨。後遇攻城。勿令再登。及攻昌黎縣。薩木哈圖。又復預焉。朕心愴然。自後此等驍勇建功之人。但當令在諸貝勒大臣左右。

督衆並進。如彼欲率先攻城。當阻止之。以副朕愛惜材勇之意。丙辰。

諭曰。爾等視本旗効力勞苦之人。當如身親其勞。而惻然憐憫。則効力者益感激奮勵。樂爲之用。若不加憐憫。而任意驅使。雖素所親信之人。亦豈肯爲之盡忠効用哉。凡可用之人。當俾爲朝廷建功立業。卽廝卒中。有一次先登克城者。亦宜加意愛惜。倘再遇攻城時。縱彼有奮勇之心。不可復令之往也。



己未。遣書明國議和。

中官時

太宗欲息兵安民。與民修好。以婉辭致書。令喀喇沁部

塔布囊蘇布地。

乞盟來歸。見二年七月。

作為己書。遣其部

下人持往。

書曰。朵顏三衛都督都指揮蘇布地等。奏臣等累世以來。為皇帝固守邊

圍。今滿洲國以強兵深入。臣等不暇為備。以致被困。手足無措。竊料滿洲兵或駐漢境。或返本土。勢不使臣等離其掌握。臣等久受厚恩。不勝倦戀。是以馳奏。皇上若憫小民之苦。解邊臣之怨。交好滿洲國。以罷師旅。則朝廷赤子。獲享太平。而邊防屬國。亦得蒙恩矣。不然。臣等愁困小

民怨苦。何時可已。恐夫愛養斯民。優恤屬國之。道伏乞急允和議。庶幾小民得事耕耘。臣等亦

得安堵。惟願速籌修好。焉。

召總兵麻登雲。

陣擒。見

郎中賈維翰。

三年十一月降。副將楊

文魁。孟喬芳。遊擊楊聲遠。

三人並四年正月降。

臧調元。

陣擒。

見三年十一月。宴之。

諭曰。明國君視如許。將士之命。竟同草芥。常驅諸死地。

朕屢遣使議和。竟無一言相報。何也。麻登雲對曰。明

國君幼沖。執政者又復不忠。各圖自保。議和之



事懼不敢奏。奏之而聽。固爲善矣。一不見聽。親族誅滅。故不敢言。

太宗曰。若然是。

天賜我機也。豈可棄之而去。但駐兵屯守。民不得耕耨。無以爲生。朕心惻焉。己未。致明崇禎帝。

書曰。邇者師旅頻興。互相誅戮。生民罹禍。實甚。

上天好生之德。我兩國當共仰體之。卽我兩國之主。以戰爭之故。不遑暇逸。亦非所以自安也。言念及此。欲

一盟諸

天地。共結和好。永息干戈。使兩國子孫。臣庶。奕世獲享太平。不然。戰爭何時止息。兩國何由得臻治安耶。故特遣使致書議和。惟熟計而明示之。又與明國諸臣書曰。予欲罷兵通好。共享太平。屢遣使致書。而爾等不從。目前之役。將士誅戮。人民創殘。實爾自貽戕害也。前曾六次致書燕京。議和矣。意者以城下之盟爲恥。抑冀我兵之速退爲幸。故不相答耶。夫得失者機也。



天既假我以機。我奈何棄之而去。我將于耕夫。播種。天所與之地。耕屯以守。爾八府之民。豈能安意耕種。縱得耕種。亦知誰收穫耶。爾等宜勿膠柱。務識權宜。今我兩國之事。惟和與戰。別無他計。和則爾國速受其福。戰則爾國被禍。何時可已。爾錦州官員。其傳語眾官。其相商。推啟迪爾主。急定和好之議。可也。先時爾諸臣。誑君輕敵。不允議和者。或死鋒鏑。或死國法。曾有一人得免于罪。而建立功名者乎。子素不尚詭謀。

惟以至誠相告。如執以為不可。是

天運使然。吾亦無如之何矣。是日。捉生將圖魯什勞薩

錫爾納錫特庫布延蘇爾德克宜福沙爾琥達

率兵至明邊境。擊敗明哨卒。生擒二人。獲馬十

七。額駙恩格德爾喀爾喀蒙古巡徼。見明兵

三百立營荒村。直前掩擊。敵騎三千。忽自玉田

縣衝出。逼我前哨。總兵官武訥格整兵欲進。明

兵俱遁。我兵追襲其後。獲馬百。



三月壬午凱旋瀋陽。

先是二月辛酉招太平寨不降。

太宗諭侍臣曰若我兵攻克昌黎如此小寨自來歸順。

彼聞昌黎堅守不克是以不降且謂旣降之後我或舍之而去明兵復來又將受戮其不敢降無足怪也。

甲子明榆林堡副將王世選來降永平新降之

郎中陳此心

見正月

潛遣其子先遁復使家人攜

貲以行爲守門者所獲鞫訊論斬

太宗曰業已贍養數旬殺之何爲不若縱還令攜妻子

奴僕任其所往于是

賜馬二羸四銀二十兩縱之還自三年十月

親統師征明下遵化抵燕京轉克永平灤州遷安閱一

百三十餘日矣因

命班師以貝勒阿巴泰濟爾哈朗薩哈璘偕侍衛索尼

參將甯完我遊擊喀木圖率正白鑲紅正藍三

旗兵守永平參將鮑承先遊擊白格率鑲黃鑲



藍二旗兵守遷安。大臣圖爾格納穆泰偕巴克  
什庫爾禪副將高鴻中率正黃正紅鑲白三旗  
兵守灤州。副將察哈喇僧文館范文程率蒙古  
兵守遵化。

諭曰。明之土地人民。

天已與我。即我之土地人民也。以我之人民而虐害之。  
則已收之疆宇。將非我有。他處人民亦無復有來歸  
者矣。爾等宜嚴飭軍士。毋虐害歸順之民。違者治罪。

弗貸。

駕次灤河。留駐三日。叙將士攻克城邑功。分別陞職。王  
申前哨克宜福途遇明兵。斬二人。獲其馬來獻。  
奏報前有敵兵踞山築壘。

命大臣伊爾登等率兵二百五十人往。將近敵營。會左  
翼貝勒莽古爾泰阿濟格多爾袞先至。擊破之。  
斬六十人。獲馬八。三月辛巳朔。

旋蹕遼河岸。



御行帳。出迎之貝勒大臣及各官相繼叩見。二貝勒阿

敏令大臣蒙阿圖問曰。

皇上率諸貝勒證明。往來想俱安吉。大臣阿什達爾漢

答曰。仰荷。

天佑。暨

皇上鴻麻。往還悉得平安。于是行凱旋。飲至禮。是日。

駐蹕蒲河岸。壬午。還瀋陽。

夏四月庚午。擊敗明兵于大安口。

先是明兵窺永平。我偵卒望見軍塵。馳告貝勒

阿巴泰等。令前哨圖嚕什率兵四十人往探。總

兵官巴篤禮副將屯布嚕以兵百人繼之。圖嚕

什先至。擊敗明副將張洪謨哨兵。乘勝追逐十

餘里。屯布嚕領大纛。遇敵伏兵突出。戰失利。卻

走。巴篤禮之弟科耀馬中矢仆。徒步走。巴篤禮

且護且戰。獲敵馬與乘之。乃得脫。圖嚕什殿後

而還。我兵傷者約二十人。陣斬明兵約三十人。



貝勒阿巴泰等率兵出永平城。敵已退二十餘里。追之不及而返。既而明開平兵與我永平樵採兵接戰。守將鄂羅塞臣等擊敗之。又有敵兵自樂亭撫寧等處乘夜攻灤州城南門。復攻城西北隅。及旦乃渡河去。貝勒阿巴泰薩哈璘率三旗兵往援。辰刻次灤河岸。聞明兵退。乃還鎮守灤州。官于樵採處。遇明總兵祖大壽部下兵擊敗之。獲馬四十。及其旗幟來獻。至是明馬步

兵四千攻大安口。我總兵官武訥格副將察哈喇。自豐潤縣還。過其地。奮擊盡殲之。又于樵採處設伏。擊敗敵兵。獲馬二百三十。時祖大壽遣二人一至知府張養初所。一至副將孟喬芳所。養初等出首訊之。俱言使我等來覘滿洲兵多寡。并馬匹肥瘠。倘兵力單弱。祖總兵即親率六萬人來戰。于是斬二人于漢人所居之市。是月

命總兵官揚古利率兵二千。征明錦州義州。俘獲甚衆。



命勝。捉生將布爾堪武賚哈寧阿雅什塔率兵百人赴明境。獲三人。復渡大凌河。馳斬明兵四十餘。俘百六十人。

五月壬辰。勦鎮守永平諸臣善撫降衆。

先是二月庚寅。

太宗遣二貝勒阿敏率兵五千。往代貝勒阿巴泰等鎮守永平灤州遷安遵化等處。

親送之十里許。

諭以諸事勤慎。四月己卯。貝勒阿巴泰濟爾哈朗薩哈璘軍還。次陽什穆河。

命巴克什達海覺羅龍什往

諭曰。貝勒大臣等還自行間。毋遽來朝謁。可各還家祭祀休沐。其在彼已行事務。及所聞消息。卽語來使。于是貝勒等具述之。使臣代奏。

太宗問曰。是役俘獲。視前二次何如。達海奏曰。人口較前爲多。



太宗曰。金銀幣帛。雖多不足喜。惟多得人爲可喜耳。金銀幣帛。用之有盡。如收得一二賢能之人。堪爲國家之助。其利賴寧有窮也。且將來休養生息。我國人民日益繁庶矣。己丑。

諭八旗大臣曰。今歲須乘青草時出師。豫辦軍器。毋致貽誤。新收俘降之人。當使衣食贍足。毋致失所。蓋撫養有法。彼焉肯逃亡。其逃亡者。皆撫養不善故耳。倘能加意軫恤。則皆爲我羽翼矣。況身歷行間。備嘗艱

苦蒙

天眷佑畀我之人民。尤宜深恤也。至爾管地土軍器刑名諸大臣。責任尤重。其勿憚勞苦。各勤職業。至是命貝勒杜度率官四十員兵一千赴永平駐防。

頒敕阿敏曰。永平遵化灤州遷安等處歸順之民。耕種田禾。宜嚴禁擾害。此四處降民。爲漢人未降者所屬目。豈可令其失望。又勿以形迹可疑。妄指平民爲奸細。真奸細豈易察獲。恐反致官民驚駭不安耳。

二貝勒阿



敏在永平勝示曰爾居民等妄意我卽還軍因  
隱匿奸細不舉見明哨兵來不報夫我豈敢以  
天與之土地委之而去耶今後有藏匿奸細者全家論  
死妻子爲奴其親兄弟而異居者乃免罪有擒  
獲奸細來首者賞銀十兩并奸細攜帶之物亦  
盡與之明兵及其哨卒經過我歸附鄉村爾民  
可卽來報有不報者察其蹤跡凡經過村莊悉  
誅之此四月間二貝勒阿敏之所勝示已足致  
歸順官民驚駭不安又

太宗文皇帝是以申誡諄切也又  
救守將高鴻中審完我曰爾等奏云朕宜速往恐我兵  
遲一日則明國有一日之備所言誠是但明國小民  
自謀生理兵丁在外別無家業惟恃官給錢糧我國

出則爲兵入則爲民耕戰二事未嘗偏廢先還之兵  
俱已各整器具治家業課耕田地俟耕種旣畢卽令  
在家之人經理收穫伊等軍器繕完牧馬肥壯朕卽  
率之前往至爾等于官民疾苦有所見聞須啟知二  
貝勒卽阿敏加意撫恤其休養降民分辦衣帽禁捕奸  
細愛惜官員等項朕已有書諭二貝勒矣是月呼爾

哈部二十一人來朝以貂皮八貢

六月乙卯論失守永平灤州貝勒諸臣罪



先是明華州監軍道張春四川監紀官邱禾嘉  
錦州總兵祖大壽山西總兵馬世龍山東總兵  
楊紹基副將祖大樂祖可法張洪謨劉天祿曹  
恭誠孟弼等。于五月戊子。率兵攻灤州。我領兵  
大臣納穆泰圖爾格湯古岱等。各立汛地。矢石  
齊發。仍選精銳。出禦繞城轉戰。屢敗明兵。驅之  
壕外。敵兵復攻。納穆泰一旗汛地。火焚城樓。一  
人執纛樹梯登城。鑲白旗阿玉什斬之。奪其纛。

明兵稍卻。時貝勒阿敏碩託在永平。聞灤州破。  
遣總兵官巴篤禮率數百人往援。巴篤禮乘  
夜越敵營入城。明兵發紅衣礮擊壞城堞。城樓  
焚。納穆泰圖爾格湯古岱等。度力不能支。于辛  
卯夜突圍走永平。會天雨。我兵或二十人。或三  
十人。結隊以行。明兵截戰。我兵之疾病被創及  
無馬者。陣歿四百餘人。時阿敏已盡收遷安縣  
守兵及居民入永平城。聞灤州已失。遂執永平



城中新降漢官巡撫白養粹知府張養初太僕  
 寺卿陳王庭行人司崔及第主事白養元知縣  
 白珩掌印官陳清華王業宏陳元美參將羅墀  
 都司高攀桂等殺之乘夜棄永平城出冷口而  
 還並令鎮守遵化諸將亦棄城引眾還事于  
 聞。

太宗御殿集貝勒大臣及眾官

諭曰前出兵時每備禦下甲兵或二十人或十五人毀

明國堅固邊牆長驅直入拔其堅城彼所號天下雄  
 兵在在摧敗及

天以遵化永平灤州遷安與我隨令每備禦撥護軍三  
 各甲兵二十名駐守其地兵數較前更多特命貝勒  
 阿敏碩託及眾大臣為之統率乃因灤州被明兵攻  
 破舉

天所與之四城盡棄之率眾還歸此皆貝勒不盡忠為  
 國諸臣復各顧其私故至此耳乙巳



召大臣和碩圖達爾漢固三泰喀克篤哩。

諭曰。前三次師還。因行間勞苦。凡有所獲。悉聽攜去。此番將卒棄我所得之城。殺我所養之民。祇將財物載歸。徇私誤國之咎。難以寬宥。爾等往察。悉令入官。尋以鎮守遵化察哈喇范文程等突圍全軍而還。所獲之物。悉免察出。六月壬子。

詔許永平退歸。士卒入城。貝勒諸臣在十五里外候訊。

癸丑。集衆官。

諭曰。貝勒阿敏等以

天所與之城池土地。棄之而歸。爾等往問之。灤州陷于明人。爾守城諸將。全師而來耶。鎮守永平貝勒及諸將。守城拒戰而後失。永平耶。抑出城迎戰不勝而來耶。果爾。則情猶可恕。乃伊等未見敵兵。未曾張弓發矢。遽爾奔回。且不能殿後全軍。致爲明人所襲。是以明之金銀緞帛爲貴。而攜之。以我兵爲賤。而棄之也。可往訊其故。于是往訊。還奏俱服罪。甲寅。集衆官于



皇清景國不星 卷十三  
庭逮繫永平退歸總兵官以下備禦以上至。

太宗念及士卒陷敵。惻然淚下。

論曰。明兵兩三月間。何遽如是之強耶。豈彼有神術變化歟。豈朕所付爾等之兵尚寡。力不能支歟。抑爾諸臣皆懦弱歟。夫明國之兵。我等豈未見其伎倆耶。朕以圖爾格納穆泰二人爲能。故用爲帥。謂戰則必克。謀則必成。朕實嘉賴。今不死彼處而歸。何厚顏至此。圖爾格奏曰。臣等曾力諫貝勒。奈貝勒不從。乃

歸耳。湯古岱奏曰。臣等誠爲失計。宜請死。

太宗諭曰。汝等不能全師而歸。陷于敵者。敵人殺之。至此者。朕又殺之。子朕爲有益乎。汝等縱謂敵勢強盛而歸。何不收我士卒。與之俱歸。彼士卒何辜。忍令其呼天搶地以就死也。朕言念及此。實痛惻于心。又諭畢。猶感傷墮淚。羣臣亦皆泣下。

太宗復諭師還時。有摧鋒陷陣者。察奏以阿爾津庫爾禪覺善手。灤州城內力戰。旣出復能殺敵。圖賴



阿山武拜邦素伊勒木夜入敵營擊敗敵兵。命釋其縛。阿拜曾勸諫阿敏不從。非其罪。亦釋之。以鎮守遷安兩旗官。曾擊退敵兵。鎮守永平三旗裨將。止聽從貝勒大臣驅使。非能主其事者。又巴篤禮彰什巴阿福尼愛通阿翁阿岱等。曾往救灤州。突圍入城。均釋之。其鎮守灤州三旗大臣及鎮守永平三旗大臣。俱押赴所司聽勘。乙卯。諸貝勒大臣等。歷數阿敏平日狂悖怨憤罪狀。

昭著違背

上命怙惡不悛。當明兵攻灤州。閱三晝夜。阿敏擁五旗行營兵及八旗護軍。坐守觀望。聽其城陷。兵敗。既不親援。又不發重兵。止遣一二百人往。致力弱陷敵。及灤州失守。我兵走永平。彼既不往迎。又不待後軍之至。殺降順官民。置留戍軍士。不顧載財帛。即日奔還。不聽正言。止與其子洪科泰及部下阿爾岱瑚什布錫琳額孟格德爾得。



赫等私相定議。毀壞基業。喪失城池。請誅之以彰國法。

命從寬。幽禁之。奪所屬戶口。俱給貝勒濟爾哈朗。仍留

莊六園二。及洪科泰莊二園一。碩託當阿敏還

軍時。徒流涕相勸。不能力阻。革爵。奪所屬。止留

一備禦戶口。其器物俱免籍沒。隨其兄部岳行

走湯古岱。出灤州城時。棄兩旗兵前進。以致軍

行遇伏。陷敵者衆。革職任。籍其家。布爾吉不勸

諫湯古岱。革職。奪所屬戶口。納穆泰在灤州。值

明兵攻本旗汎地。不率諸將出擊。及至永平。不

勸諫阿敏。又不能殿後。全軍。革職。籍其家。巴布

泰聞明兵逼城。不出擊敵。革職。圖爾格拒敵。不

使逼城下。且出城擊走敵兵。師旋復能殿後。但

不能力勸阿敏。革一等總兵官職任。永順不勸

阻阿敏。反與商議速歸。革職任。奪所屬戶口。遊

擊恩特。徵受礮燄。稱傷重離汎。致敵兵前進。陷



城愛木布祿率先奔永平。備禦松鄂圖避敵不戰。及出城遇敵。復敗走。三人俱並革職。籍其家。鞭一百。參將布山備禦赫勒尼瑪察不收集所管兵。遁歸。俱革職。備禦朗什中創甚輕。規避離伍。致敵穴地陷城。革職。鞭責。托博輝之子達賚。因父病代管旗務。不勸阻阿敏。罷任免罪。先是阿敏盡殺永平遷安降順官民。以其妻子分給將士爲奴。至是

太宗諭曰。朕留養官民。已被屠戮。何忍復令其妻子爲奴耶。於是籍孤子孀婦。編爲戶口。給以房舍衣食。俾無失所。

秋九月戊戌。勅羣臣勤職。

集八旗大臣。

諭曰。邇來將士等。得無以干戈未息。厲兵秣馬。從征勞瘁爲苦。抑知敵國侵陵。讐怨所積。義當征伐。非彼實無罪。而我好爲爭戰。倘我按兵不動。豈能必彼之相



安無事。且盛暑嚴寒。朕與諸貝勒親歷行間。豈所樂爲。亦出于不得已也。大小臣工。宜竭力奮勉。無生厭怠之心。撫恤士卒。精勤職業。俾黎庶耕桑樂業。衣食豐饒。共享太平。豈不休哉。是月喀喇沁部蘇布地萬赫丹等。土默特部岱達爾漢阿渾索諾木等來朝。御殿設宴。御所獻駝馬。

賜鞍馬甲冑貂皮狐裘銀盆等物遣歸。

冬十月辛酉。定編審壯丁例。

凡老弱及年已近壯之幼口。近瀋陽者。赴瀋陽勘驗。近

東京者。赴鞍山勘驗。或有隱匿壯丁者。將壯丁入官。本主及管領官並論罰。知情者坐罪。凡貝勒所屬人戶。如丙寅年九月初一日以後。取在外備禦下人編入者。俱令退還。惟置買人口。及新成丁者勿論。凡貝勒家。止許每備禦下四人供役。有溢額者。察出啟知貝勒退還。如貝勒不從。



卽赴告法司。或不赴告。經本人告發。旁人舉首者。與管旗之貝勒大臣。各坐以應得之罪。

十一月癸卯。宴來歸阿嚕諸部長。

先是阿嚕伊蘇特部。爲察哈爾林丹汗所侵掠。其貝勒齊桑達爾漢。噶爾瑪伊勒登。拜沁伊勒登等。聞

太宗善養人民。欲來歸。遣使抒誠。

太宗許之。至是集部衆于錫喇穆掄河。率台吉五十六

人入朝。又阿嚕四子部諸員勒來歸。率衆至邊

境。令台吉伊爾扎木蘇赫墨爾根。弼哩克翁輝

佈桑先至。進駝馬貂裘等物。

太宗各遣貝勒迎之。五里外。先後

御殿受朝。大宴之。是月。那堪泰路之呼爾哈人瑪爾圖

等。攜家屬來歸。

命于寧古塔邊地駐牧。

十二月壬子。宥從獵誤射罪。



先是十一月己卯。

太宗行獵扎穆谷。從臣譚泰阿哈尼堪躡追射中之麋。

持獻。

諭責之曰。此非朕所射。朕常禁人強取人物。汝等乃欲大朕自蹈之耶。既而獲一麋。諸臣質驗以爲

上所射者。

太宗亦以爲非。皆

命察給原射之人。貝勒莽古爾泰之僕奪斯卒所射鹿

豕歸貝勒。

太宗聞之。嘆曰。彼隨役之人。身困馬疲。一無所得。將何以爲生耶。凡事雖小。不可忽視。恐積小成大耳。

命莽古爾泰還之時。節候嚴寒。隨獵之人。俱苦寒瑟縮。

垂帽護面及耳。

太宗御窄帽。手不入袖。控縱馳射。若不知寒。蒙古各官

莫不稱異。至是十二月壬子。

駕至積墩地行獵。大貝勒代善部下蒙古猛克射麋。翽



御衣代善急趨而前泣曰

上為眾所託命此矢倘及膚體奈何請誅猛克

太宗諭令姑緩代善固請

命鞭一百釋之諸貝勒言此人並未有功不過陣獲之

人獲罪重大豈宜寬宥

太宗曰此人係誤射故宥之所謂宥過無大也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三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四

太宗文皇帝

天聰五年辛未正月至九月

天聰五年春正月壬午鑄紅衣大礮成

先是我國未備火器造礮自此始鑄曰天佑助

威大將軍天聰五年孟春吉旦造督造官總兵

官額駙佟養性監造官遊擊丁啓明備禦祝世

鑄匠王天相寶守位鐵匠劉計平

敕諭佟養性曰凡漢人軍民一切事務付爾總理各官



御衣代善急趨而前泣曰

上為眾所託命此矢倘及膚體奈何請誅猛克

太宗諭令姑緩代善固請

命鞭一百釋之諸貝勒言此人並未有功不過陣獲之

人獲罪重大豈宜寬宥

太宗曰此人係誤射故宥之所謂宥過無大也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三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四

太宗文皇帝

天聰五年辛未正月至九月

天聰五年春正月壬午鑄紅衣大礮成

先是我國未備火器造礮自此始鑄曰天佑助

威大將軍天聰五年孟春吉旦造督造官總兵

官額駙佟養性監造官遊擊丁啓明備禦祝世

鑄匠王天相寶守位鐵匠劉計平

敕諭佟養性曰凡漢人軍民一切事務付爾總理各官



皇清景國之長 卷一四  
一  
悉聽爾節制。勿徇情面。分別賢否。以聞。益當殫厥忠忱。簡善。絕惡。恤兵。撫民。毋私庇親戚。故舊。陵轍疎遠。仇讐。昔廉頗。藺相如。一將一相。以爭班位。幾成嫌釁。宰相如重視國事。不念私讐。是以令名垂于千祀。願爾效之。又

諭諸漢官曰。凡軍民一切事務。悉令額駙。佟養性總理。爾衆官不得違其節制。如有勢豪。嫉妬。藐視不遵者。非僅藐視養性。是輕國體而玩法令也。必罹禍譴。爾等勿效之。務各恪遵法紀。先公後私。爲國効力。則令名亦共揚于後世矣。是月己亥。

太宗幸文館。入巴克什庫爾禪直房。問所修何書。對曰。記注

上所行事。

太宗曰。此史臣之事。朕不宜觀。乃取巴克什達海所譯武經觀之內。有云。昔良將之用兵。有饋軍膠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膠。不能



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因

諭曰古來為將帥者必體恤士卒乃我國額駙固三秦

與敵交鋒士卒有戰死者嘗以繩繫其足曳歸主將

之輕筏士卒若此何以得其死力乎

後一見固三秦坐不諳機務不

能鈴束士卒罷總管鐵藍旗臣以太祖弟貝勒舒爾哈齊第八子芬古代之

### 二月庚申嚴飭守邊軍令

舊定軍律凡隙見邊外敵兵即舉燧燧敵兵抵

邊約百人者懸一蓆鳴一礮二三百人者懸二

蓆鳴二礮五百人者懸三蓆鳴三礮千人者懸

五蓆鳴五礮萬餘人則懸七蓆礮不絕聲絡繹

來報至是

命守邊諸臣嚴察逃入毋許臺軍容隱凡逃止四五人

者令管墩臺官率兵追之即申報各將領如隱

匿不報鞭一百逃至二三十人者沿途傳報若

乘馬走者所逃出地方臺軍舉燧勿絕惟沿邊



墩臺不必舉燧其沿路傳報臺軍俱令舉燧絡繹速傳仍登記所報時刻遲誤者鞭一百若兩臺相距遙遠滿漢臺軍務速行傳報

諭副將石廷柱曰烽臺事務因未行嚴飭故數年以來一切傳報稽遲須曉諭守臺滿漢人等毋得怠玩凡火藥藥線旗幣俱宜全備先鈔錄軍律頒發各臺軍晝夜記誦遲誤者按律懲治諸將如或玩視一體坐罪弗貸是月

命納穆泰布爾吉

二人俱于四年五月論承平退歸罪革職

往明境捉生攻

拔一臺擒六人復過十三山站見二哨騎設伏

擒之比還遇我國逃人斬六人執九人而歸

三月乙亥朔令貝勒大臣盡言直諫

時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古爾泰之次有議政

十貝勒

阿巴泰德格類濟爾哈朗阿濟格多爾袞岳託多鐸杜度薩哈璘豪格

八

大臣

楞額哩達爾漢和碩圖色勒喀克篤哩伊爾登葉臣四三泰

太宗作書三面分與之一與大貝勒三貝勒



書曰。兩兄與衆定策。推戴眇躬。數年以來。無日不兢兢業業。期于上繼前業。下協民情。頃聞國人或有怨言。必刑獄不得其平歟。賞功有所偏私歟。或耽于佚樂。黷于財貨歟。其咎在予。予弗自知。賴旁觀者明告之。夫此大業。非予眇躬所自致。乃

皇考艱難締造。以留貽者。當祇承罔墜。則

皇考神靈欣慰。

上天亦加眷佑。倘有隕越。則

皇考神靈怨恫。

上天亦加譴責矣。古人有言。同舟共濟。濟則均享其福。不濟則均受其害。我兩兄勿以責任在予。而面從。予有過宜卽直言。若不見納。方可棄予而不言。今相率誠懇。非于不樂聞。已過也。國家政令。有當更改者。卽議更改。務期至當。俾臣民遵守焉。大貝勒代善奏言。臣等推戴

皇上嗣登大位。以繼

皇考艱難締造之鴻業。

皇上英明神武。遠邁後應。臣等原欲將順其美。匡救其失。一得之愚。但恐所言無關重輕。徒形卑陋。



今議

諭旨嗣後自當恪遵凡有所見直言無隱夫刑罰不中  
民有怨言皆由讞獄不得其人宜選擇更易之  
三貝勒莽古爾泰奏言臣等讞獄每據三次供  
詞覆加詳閱以斷是非未有明知而敢枉斷者  
惟恐事久愈生臣當與審事各官共矢之  
天地從公聽斷不公者受譴一與議政十貝勒

諭曰我

皇考神靈天縱撫服諸國以貽後人諸弟姪推戴朕躬  
嗣登君位數年于茲未聞一言規朕之過豈以朕爲  
不可與言者乎此後凡有所見即宜直言朕之過愆

以及百姓之疾苦一一指陳無有所隱

貝勒阿巴泰奏言國人之

愚者惟思不知求行見善而不以爲善見惡而  
不以爲惡者臣無能謹識

上諭自今以往凡事營盡公斷貝勒德格類奏言

皇上卽位以來恭敬兄長友愛子弟贈養窮黎生殺明  
定未見有所闕失惟讞獄諸臣未能明罰教法  
難奉

訓諭罕能恪遵宜另選賢良任職則公平審決可期政  
簡刑清貝勒濟爾哈朗奏言

皇上卽位以來國人咸慶安樂近因讞獄滋怨臣等當  
洗心省改至隱匿匪類實由諸貝勒爲之如屬

下人舉發其人仍不離屬下誰復敢于首告嗣  
後宜將首告之人斷出別旗則匪類無所容隱

矣貝勒阿濟格奏言臣愚魯無能致煩  
聖慮焦勞自今以往願痛改前非勉勵職業貝勒多爾



奏言

皇上諭令指陳闕失。臣實未有所見。一切國事。不敢謂

與己無涉。亦不敢聊且塞責。輕遽敷陳。具勃活

論詢卽位以來。豈無一失。臣伏思微疵小過。難必盡無。

古語云。器圓則水圓。器方則水方。惟擢用敢諫

之士。則羣臣爭趨正直。任正直之臣。以讞獄。則

國入自弗嗟怨。如欲使國家豐裕。則當除祭禱

之糜費。禁九衣七帽之奢華。如欲屏息邪佞。則

當以訐告本旗官長之人。斷隸別旗。此當今之

實政也。具勒多鐸奏言。臣未預理刑。其中公私

不得而知。但觀法司諸臣。實心任事。秉公執法。

者少。當令明習法律。遵守往昔成規。具勒杜度

奏言。宜簡任賢良。使勸導諸貝勒。于事理之是

非。斟酌悉當。應對詳明。庶有成效。具勒薩哈

奏言。圖治之道。在于用人。誠能灼知邪正。則人

皆爭務名節。後身家而先政務。故隱微不必多

人以忠直。而明決者任之。必無偏枉。至行軍之

際如遇

上親征諸事。可悉稟

上裁。若別有遣發。宜選一賢能者爲之主帥。一切機務

皆聽總理。仍限自某官以下。有干軍令者。許以

軍法從事。則犯法者少矣。明國雖怯于戰鬪。而

防禦甚固。由將吏得便宜從事。故也。我國八旗

分隸。或慮獨厚一旗。衆心不悅。然統御得人。必

利澤均溥。譬之器中貯水。水滿而溢。其旁浸潤

及物。非有所私一旗之大臣。忠則別旗之大臣

不得不忠。夫忠臣者。鬼神且不懼。何懼于人。其

言無所忌諱。惟

皇上察而用之。信任獨專。將羣臣共倣其忠。教化成而

千萬人悅矣。具勒豪格奏言。

皇上所諭。誠爲至當。自今以往。臣願改過自新。竭忠爲

皇壽。聞國方喜。



皇土洩國。遇有征伐不辭勞瘁以圖報稱。又一書與八大臣

諭曰爾等由衆人中擢居要職與諸貝勒共議國政原欲爾等規諫朕及諸貝勒過失于國計民生有所裨益今聞國人以讞獄不平滋怨是政治有關失也朕未能親接國人而徧詢之惟藉爾等入告乃遠巡緘默若恐言未必從且因之獲咎試思前此以諫諍之故而罷斥者爲誰譴責者爲誰若朕之虛懷聽納爾等固共見矣況

上天垂佑正在此時不及時敷奏見之施行朕將奚賴焉宜各以公忠體國之心旦夕不忘匡救凡朕躬及

政治闕失其悉心陳論焉

是日固三泰罷任。楞額哩達爾漢和碩圖色勒喀克

皇上所行果有過失豈敢緘默實因無所見聞嗣後願行忠悃知無不言至于小民怨望良亦有之使無偏枉恐何由致今惟省躬自誓秉公聽斷

丁亥資演習鎗礮軍士

時新舊漢軍重編隊伍分列兩翼驗放鳥鎗火

太宗鑿



太宗親臨閱視。以鑄造精良。操演嫻熟。

頒賜帑銀獎勵之。

甲午。勞征克瓦爾喀軍。

先是

命大臣蒙阿圖率官八員兵三百人往征瓦爾喀。

諭之曰。爾等行軍宜嚴紀律。毋妄殺。毋劫掠。歸附之衆皆編爲民戶。攜還其所產貂皮及一切諸物。毋得纖毫私取。若克建功績。自加陞賞。五年正月甲戌。蒙阿

圖自寧古塔遣人奏報。俘降男子千二百十九名。婦女千二百八十四口。幼丁六百三名。獲人獲貂狐狍獾等皮及牛馬甚多。三月甲午。駕出城十里外。拜

天畢。

御行幄。凱旋主帥蒙阿圖遙拜一次。近前復拜。行抱見

禮。副帥武巴海行禮同。

諭獎蒙阿圖武巴海善于用兵。出征勞苦。設大宴。特撤



御膳

賜之。是月，誅叛逃副將劉興祚之弟劉興賢。初，劉興祚叛逃，興賢

諭旨

與九興治弟興亮相繼逃去。天聰四年正月，大軍圍明永平，陣斬興祚于山海關，擒興賢以還。

天畢

興治收集我國逃人，殺明副將陳繼新等，遂據南海皮島，兼并諸小島。後數遣人來乞降。

太宗命釋興賢與其母，及興祚與亮等妻子械繫，止令人看守，加厚贍養。又遣人送興治妻至皮島，未

幾，興治與亮詭言煽惑島中漢人，與在島滿洲

闖滿洲人力戰，殺興治與亮擊男婦二百八十

餘人，乘船至朝鮮國登岸。朝鮮國麒麟寨人執

我國使臣英固爾岱等在朝鮮。時

太宗遣人諭之收撫，于是護送三百八十餘人至瀋陽。

興治與亮之妻孥在島中者，為島中漢人所殺。太宗命誅興賢及興祚，興治與亮之子沒其婦女為奴。

特諭原宥其母，諸人非母之罪，仍加恩贍養餘年。

夏四月丙午，撤征察哈爾兵。

先是

太宗欲征察哈爾，調蒙古諸部長各率兵來會。親統師至三窪地。

命貝勒濟爾哈朗、岳託分率左右翼先行。越二日，科爾

沁部土謝圖汗與巴至，奏言宜俟秣馬肥壯，然



後大舉方克有濟。與曰至表言宜對將異張張然

太宗遂遣十六人追還貝勒等。傳與武齊然二日拜爾  
諭曰土謝圖額駙以蒙古兵未能俱集且馬匹疲瘦諄

諄勸阻所言良是爾等可即班師。今秋征明。至來春

再征察哈爾

召蒙古諸貝勒

頒示行軍弭盜律令設宴甫畢

御幄旁忽飛至一雄雉

太宗坐而發矢中之墮蒙古諸貝勒皆以為瑞云

五月辛丑遣朝鮮使人歸國

先是正月朝鮮國王李倬遣使臣朴蘭英李必

章來貢春季方物

太宗令悉御之仍以鞍馬貂皮銀兩賞使臣及通事從

人又以人獲

賜國王李倬

大臣英固爾岱覺羅龍什等齎至館舍朴蘭英辭曰既不納敝國貢物何敢受

貴國所遣英固爾岱既不納爾國貢物者以國體背盟減額故也朴蘭英曰爾以我國貢物為減



貴國所遣不亦減乎英國爾亦曰若兩國和好交相餽送則爾言宜然爾國無故助明以兵侵我天不爾佑致爾農師爾爾英與各官皆被擒及我

國復從寬大盡還所得城池土地並前陣獲各官及爾爾英皆縱之歸豈爾之方能生還能自逃

歸耶爾等以保全性命給還疆土之恩故來納貢奈何有彼此較量語耶於爾英乃自咎失言于是英國德魯龍什等奏請

太宗留於爾英之子及李必章弗

命侍臣阿珠祐棟納密率十六人偕朴爾英往與李侗書曰來獻禮物漸減我固不以貨幣爲重爾恭敬漸衰

得毋謂明強我弱乎明與我交戰事其踰久者今姑

勿論卽如己巳年我統大軍入明取其城池招撫安

定後因二貝勒阿敏不樂成功擅自撤兵而退爾國

人之在燕京者皆知之是時明人曾有敢撤拒我軍

者否有不震懼我軍威者否二貝勒出邊時隨行軍

士失道被殺約計壯勇凡二百人明人復將薙髮降

我之漢人割取其首鬪滿洲以斬獲三千一百五

十八級誑誑冒功旣誑其主又何難誑爾國耶王或

聽其欺誑之言以爲明強我弱將俟我兵入明之後



侵我疆圉乎我亦計及于此豈不量力籌畫而行耶  
昔我征爾國時明與蒙古及爾國三路拒敵我猶整  
暇自若今察哈爾遠避于黃河上流矣去年秋元太  
祖弟哈爾爾後裔舉所部來歸喀喇沁汗率所部及  
明沿邊駐牧三旗人亦皆降服矣爾若助明侵我我  
不必自勞兵力但調遣蒙古十萬人直趨爾國爾惟  
有遁逃海島而已昔爾朝鮮在金時降而復叛者再  
元時降而復叛者五六叛則征則降爾之長技徒

若國人未見其利也今猶不改故轍能避禍而遷利  
乎我已誓諸

天地斷不先自渝盟豈惟與爾舊好之邦即明與我夙  
為仇讎尙圖驅蹙以享太平但中無介紹故至此耳  
王勿聽偏尚明國諸臣之言二心視我明與我國之  
事不待久遠自有

天定去歲爾涑川守臣李萬來安州謀殺我使臣欲入  
城者三次有安州守臣諫曰何為出此短計王不知



而我輩妄行幸而得利則善萬一失利則嬰禍亦不能保首領矣力阻之始還此事王實不知乃伊等私欲加害謂兩國和好若毀紛亂之際知誰爲主故發此端耳我既聞斯言不忍嘿嘿也至是李侗遣使臣魏廷采再貢方物隨阿珠祐棟納密至

太宗命侍臣滿達爾漢棟納密攜朴蘭英之子及李必章同往復與李侗

書曰我兩國和好以來之事已悉前書茲不復贅去年

劉興治兄弟欲率島衆歸我若爾不濟以糧彼將何所恃以稽留此與向者助兵于明何異又監市官英固爾岱遣人覘爾容留明人登岸虛實爾竟以龍川鐵山之地給之耕種我往覘之人因生擒四人而還爾前云我地歸我我自守之豈有容明人登岸之理我因爾此言遂以所得土地人民盡歸于爾旋即班師而爾乃盡背前言耶今我將遣兵往征南海諸島爾當以船助我若不與船當還我所得義州鐵山之



地以便駐兵拒守。爾既尊明人爲父，濟之以糧，我與爾有恩，亦可以糧助我，贍養我戍兵。此次出師，一以招撫無依之島民，一以察爾國之真僞。我軍尙未諳舟楫，爾國人操舟之善，更勝于明，宜與堅大戰船，每船各撥給善操舟之人，則前覺可釋，爾助明人奚啻百次，已皆瀝血輸誠矣。今祇助我一次，亦不可不輸誠也。滿達爾漢棟納密齋書至朝鮮都城，賓館三日，以李倬弗接見，告守館者曰：我等至此已久，爾

王不可得見我等，歸矣。遂佩弓矢以行李倬遣近侍勸之，回延人見謂曰：明國猶我父也，撫我二百餘年，今在我父之國，豈可相助以船于星滿達爾漢棟納密遂還。

六月癸亥定功臣爵職世襲例。

凡他國貝勒當本國無事時，傾心向化，率衆來歸者，子孫世襲罔替。有身迫禍患，不得已而來歸者，陣亡，准襲五次，病故，准襲三次。凡將士臨



陣率先功多及攻克城池功大者各照原爵職  
世襲罔替。惟有罪另行酌定。凡告發叛逆及亂  
國大罪者。量受爵職。准襲六次。凡自他國子身  
來歸。當本國無事時者。陣亡。准襲四次。病故。准  
襲二次。迫于禍患而來歸者。陣亡。准襲二次。病  
故。准襲一次。凡無職之人。值危急時。率先戰死。  
或首先登城死者。量授以職。准襲二次。凡擒獲  
奸細長職者。陣亡。准襲一次。病故。不准襲。是月

丁未

太宗與大貝勒代善觀漁于遼河之上。將至撫順界而  
還。

見二人縱馬入民田食禾。令各貫一耳以徇。先是

命諸將分路捉生。邦素蘇爾德布延錫特庫托克推錫  
蘭達賚誇祐率兵百人。庫巴克泰托濟率蒙古  
十二人。留哈率漢軍二十人。先後入明境。各有  
俘獲。庫巴克泰托濟擊敗敵兵五十人。獲馬十



三申肯六弓矢囊韃七卽以

賜之布泰綽圖韜津至錦州俘四十人還。白布赫率蒙古四十人入明境至海濱。攜所俘獲過十三山站。遇明兵百餘人擊敗之。尋有明總兵祖大壽自錦州遣兵千餘追及邀戰。我兵陣沒者十一人。至是往畧寧遠沿邊之蒙古軍獲馬牛羸驢四百六十有奇而還。

命分賞往畧將士。

秋七月甲戌。征明海島師還。

先是五月庚子。甜水站守臣來孫伊爾登于岫巖地。追躡明兵。獲般二。皆沉之。擒囚人來獻。

太宗命撈額哩爲右翼主帥。喀克篤哩爲左翼主帥。率騎兵千五百人。步兵四千五百人。征明海島。

諭之曰。爾等所率之兵。當加意約束。勿縱劫掠。朝進爲交好之國。秋毫無可犯。其島中漢人。先令副將百國杜高鴻中遊擊佟三李思忠等前往招降。如不降。則



向朝鮮索船攻取倘朝鮮不與我船可令阿珠瑪瑪

福塔往諭六月戊辰楞額哩喀克篤哩遣人奏言阿

珠瑪瑪福塔往朝鮮借船朝鮮堅不付與路獲

明人訊之據稱黃總兵即黃龍率兵五千于五月

五日已自內地據島中矣我軍于海濱獲小船

副將察哈喇率兩紅旗兵駐守明兵登岸來犯

備禦穆什屯及一卒陣亡我兵奮勇逆擊敗之

沉其小船三明兵欲遁不得船滿水死者過半

我兩路兵于二十六日起行而還甲戌師還瀋

一陽

命以所俘獲分給陣亡被創將士有差是月戊寅海州

耀州守將伊勒慎富岱貝璉列列璉尼雅漢額

宜穆塔爾巴希等聞颺兵渡海來犯合擊之孃

孃官渡口獲其般四生擒五人明兵被傷溺水

死者甚衆

庚辰始設六部



東貝勒大臣議定官制。設立六部。以貝勒多爾  
袞管吏部事。圖爾格爲承政。滿珠什哩爲蒙古  
承政。李延庚爲漢承政。索尼爲啓心郎。以貝勒  
德格類管戶部事。英國爾岱覺羅薩璧翰爲承  
政。巴思翰爲蒙古承政。吳守進爲漢承政。布丹  
命以爲啓心郎。以貝勒薩哈璘管禮部事。巴篤禮吉  
遜爲承政。布彥岱爲蒙古承政。金玉和爲漢承  
政。那克格爲啓心郎。以貝勒岳託管兵部事。納

穆泰葉克舒爲承政。蘇納爲蒙古承政。金礪爲  
漢承政。穆成額爲啓心郎。以貝勒濟爾哈爾管  
刑部事。徹爾格索海爲承政。多爾濟爲蒙古承  
政。高鴻中孟喬芳爲漢承政。額爾克圖爲啓心  
郎。以貝勒阿巴泰管工部事。蒙阿圖康喀賚爲  
承政。囊努克爲蒙古承政。祝世廕爲漢承政。苗  
碩琿爲滿洲啓心郎。羅繡錦馬鳴珮爲漢啓心  
郎。各部承政之下。皆設參政八員。惟工部滿洲



八員。又漢二員。蒙古二員。六部辦事筆帖式各

酌量事務繁簡補授。凡文臣

賜號巴克什者。許仍舊稱。其餘並令改稱筆帖式。

諭曰。聽訟務持其平。獄貴得其實。爾諸臣審理訟獄。于兩造所陳。當速集見證。鞠問庶有實據。若遲緩取供。聽彼潛相囑託。支飾避罪。則審斷安得公平。自今以後。不先取見證。以致事有冤抑者。卽按事之大小。坐罪審事官。又

諭曰。朝廷黜陟以昭勸懲。而人才所宜矜惜。向日官員獲罪。槩行削職。似覺未當。嗣後各官有功者。或宜序遷。或宜超擢。量功定議。有罪者。或宜削職。或宜降級。亦量罪處分。又

諭曰。國家立法。不遺貴戚。斟酌罰鍰。以示懲儆。凡諸貝勒審事。枉斷人死罪者。罰銀六百兩。枉斷人杖贖等罪。及不奉諭旨。私遣人與外國交易。或怠忽職業。或擅取民間財物馬匹。或將本旗女子不行報部。短價



收納在家者均罰銀二百兩。

辛巳勸羣臣忠直人與公圖交是更意涉嫌業經

諭旨集貝勒大臣。

諭曰朕嗣位以來所用

皇考時舊臣其行事朕所熟悉近見新進少年諸臣每

至朕前言動舉止專事修飾未足愆也宜勤慎職業

各殫忠誠又

諭曰爾諸貝勒大臣見朕有過即當直諫無有所諱人

孰能無過如議論國事時誇詡鷹犬旁及戲言豈非

過乎過貴能改諱之奚為爾等當反求己過以規朕

之過則善矣

庚寅定出征軍制

集貝勒大臣定議嗣後出征每旗總管大臣各

一舊稱固佐管大臣各二舊稱兩翼每一行營

仍以一大臣領之舊稱甲其隨營紅衣纓大將

軍礮及挽車牛羸皆令總兵官於養性管理是



月諾囉路呼爾哈部薩達萬伊扣扎濟喇克爾禪四頭目來朝貢貂狐貉獾獾水獺皮又有頭目額克星格攜家來歸先是黑龍江有伊扎納薩克提伽期納鄂哩喀康柱五頭目來朝

事在六月

至是江濱呼爾哈部托思科羌圖禮恰克讓察

球四頭目來朝俱貢貂狐貉獾獾等皮

八月戊申圍明大凌河城

先是寧遠人張士粹來歸又有兩人自錦州來

歸俱言明人築城大凌河諸員勒大臣因奏言明人若果築城我兵卽當速往如彼畏我不戰而退我卽進兵錦州圍困其城

太宗命大臣納穆泰圖爾格率兵千人征大凌河俘獲

甚衆奏言築城事虛張士粹等三人皆奸細遂

誅之

事在五月

命備禦葉努率十六人往覘還奏城未興築惟于四隅

造臺

事在六月

既而葉努復同備禦錫特庫喀木齊



哈往大凌河捉生。獲二人以還。言明總兵祖大壽與副將何可剛等。率山海關外八城兵及夫役與築大凌河城。欲卽竣工。晝夜催督甚力。

太宗諭貝勒大臣曰。蓋聞古來用兵征伐。有道者昌。無道者廢。

上天應感之理。昭然不爽。故自恃其力而恣行殺奪。未有不敗。克盡其道而力行仁義。未有不興。天運循環。但易其若。不易其民。若天意所與。則敵國之民。卽我

民也。今日

天心所向。豈能豫知。朕惟欲體仁行義。制敵養民而已。爾等當申明法紀。教誡士卒。咸令恪守。稟遵。遂

頒諭蒙古諸部貝勒。各率兵來會。以貝勒杜度薩哈璘。豪格留守都城。七月己亥。

太宗詣

堂子行禮。

親統大軍西發。庚子。渡遼河。集諸將。



諭曰。瀋陽遼東之地久蒙

天賜。今不事征討。坐視明國開拓疆土。修建城郭。繕治甲兵。使得完備。我豈能安處耶。朕是以不惜財帛。及通市朝鮮。所得貨物。盡與蒙古。易其馬匹。興師征討。此行倘荷

天佑。克奏膚功。凡俘獲之人。勿離散其父子夫婦。勿掠取其衣服。當加意拊循。以副朕戡亂寧人之意。朕今不自暇逸。躬率大軍前往。或彼被圍而求降。或

天垂佑而致勝。則休兵解甲。定有其時。自征明國以來。攻城野戰。所向必克。彼明國屢戰屢敗。勢同枯朽。而我常有懼心者。以彼雖不長于騎射。而戰陣時曉習。法律故也。昔金伐宋。遇宋將宗澤。十三戰金兵皆敗。後有宋將率兵欲戰。城守將沮之曰。當此六月酷暑。揮扇納涼。尙不能堪。豈能擐甲而戰乎。衆兵聞之。皆無鬪志。其城竟爲金所得。由一言之失也。爲將帥者。必體恤士卒。乃使士卒樂爲所用。又必嚴明。誠諭使



勿陷于罪戾我軍統計雖衆若各就所屬遞相誠諭不難遍及要在申明法令撫馭得宜則人人競奮建立功名豈不美乎八月壬寅朔大軍次舊遼陽河蒙古貝勒等各率兵來會大宴之

諭曰朕仰承

天眷爾諸貝勒遵約會師法令不可岐異此次征明倘蒙

天佑得入其地惟拒敵者則戮之愼毋擅殺良民俘獲之人勿離其父子夫婦勿掠取其衣服違者奪其所獲仍依定例鞭責管兵將領各曉諭士卒毋擅離部伍悉遵軍令癸卯分軍兩路進征

諭貝勒德格類岳託阿濟格曰爾等率兵二萬由義州進發屯于錦州大凌河之間朕統軍由白土場趨廣寧大道約初六日會于大凌河丁未辰刻兩路軍俱至大凌河見城牆已完雉堞完其半獲一人于城南訊之言築城已半月有總兵祖大壽及副



將八員參將遊擊約二十員馬兵七千步兵七千工役三千商賈二千在焉遂于是夜進薄其城戊申集諸貝勒大臣諭以各固守汛地勿縱敵出道

命楞額哩率正黃旗兵圍北面之西額駙達爾漢率鑲黃旗兵圍北面之東貝勒阿巴泰率護軍在後策應覺羅色勒率正藍旗兵圍正南面貝勒莽古爾泰德格類率護軍在後策應宗室芬古率

鑲藍旗兵圍南面之西貝勒濟爾哈朗率護軍在後策應武訥格率左翼蒙古兵圍南面之東喀克篤哩率正白旗兵圍東面之北貝勒多鐸率護軍在後策應伊爾登率鑲白旗兵圍東面之南貝勒多爾袞率護軍在後策應額駙和碩圖率正紅旗兵圍西面之北大貝勒代善率護軍在後策應鄂本岱率右翼蒙古兵圍正西面葉臣率鑲紅旗兵圍西面之南貝勒岳託率護



軍在後策應蒙古貝勒明安等各率所部兵于  
空隙處列營額駙佟養性率所部兵載紅衣礮  
當錦州大道而營又置之其大貝勒外營

諭曰攻城恐士卒被傷不若掘壕築牆以困之彼兵若  
出我則與戰外援若來我則迎擊于是諸貝勒大臣  
分赴汎地環城四面掘壕深廣各丈許壕外築  
牆高丈許牆上加以堞口離牆五丈餘地又四  
周掘壕廣五尺深七尺五寸壕上鋪秫秸覆以

土營外亦掘壕深廣各五尺許

錫臨城南山岡閱視有敵駿百餘出城逐我採樵者

命侍衛率護軍擊之擒其都司王延祚已酉武訥格擒

一人得杏山守將與祖大壽書以

聞內有宜棄城攜軍士走避杏山或單騎前來等語庚

戌明騎兵百餘出城參將布延圖譚拜率兵追

斬三十餘人獲馬二十四卒多朋步騎兵約五

百出城額駙達爾漢率八十人擊敗之進至



壕而還。復有出城刈禾者。布延圖率兵四十人擊之。斬三十人。貝勒莽古爾泰德格類屬下護軍。斬十八人。貝勒濟爾哈朗屬下護軍。斬十五人。總兵官馬光遠。招降城南一臺。內百總一。男子五十。婦女四口。遊擊范文程。招降城西一臺。內生員一。男子七十二。婦女十七口。

命各付光遠。文程。瞻養之。壬子。

諭總兵官麻登薰。黑雲龍曰。朕陣獲爾等。

見三年。加以十二月。

瞻養。每念安得恢闢疆土。令爾等管理民社。以收養命人之效。登雲奏曰。臣等以應誅之身。蒙恩寬宥。優加瞻養。無由圖報。惟願長驅前進。仰荷天佑。以成大業。

太宗曰。山海關以內。明兵之強弱。朕所素悉。其善射精兵。盡在此城。他處無有也。登雲奏曰。此城內精兵。猶爾等槍之有鋒。鋒挫柄存。亦復何濟。是日。繫書于矢。

箭筒射入城中。



諭諸蒙古曰。我滿洲與爾蒙古原係一國。明則異國也。爾等爲異國效死。甚無謂。予甚惜之。爾等得毋慮我。一誘降復殺耶。予豈惟不殺蒙古。卽明人爲我仇敵。因大拒戰而殺者有之。若來降則無不恩養。予惟善養人。天故人皆歸附。爾輩豈不熟聞。如謂予言不信。人可欺。天可欺乎。癸丑。

命宗室鞏阿岱

爲義貝勒巴雅爾第三子

大臣揚善蘇達喇駐壕邊。

遇敵人過壕乃接戰。圖賴南楚哈克薩哈駐兩

黃旗之間見敵人逐我樵採者乃邀擊之。諸將甫至汛地。明兵出城誘戰。圖賴卽往擊。額駙達爾漢率鑲黃旗兵繼進。四面軍士見之亦各進戰。兩藍旗兵徑抵城壕。舍騎步戰。通明兵入壕。命宗室明兵墮壕死者百餘人。我兵獲馬三十。壕岸敵兵與城上敵兵礮矢齊發。兩藍旗兵乃退。圖賴被創。副將穆克坦屯布魯備禦多貝侍衛果哩及士卒十人沒于陣。方接戰時。貝勒多爾袞亦



率護軍衝入。

太子朝衣冠，率護軍衝入。

太宗諭責圖賴爲敵所誘，冒昧輕進，以貝勒多爾袞屬員武拜、準塔弗勸阻。

命宗室錫翰

篤義貝勒巴雅喇第五子

大臣阿什達爾漢傳

諭曰：定例遇敵時，諸貝勒坐鎮軍中，令諸將率兵擊之。今貝勒輕自進戰，爾等何不阻止，倘有疎失，爾等死不足蔽辜矣。

諭諸臣曰：用兵進止有節，不可輕舉。此城已被圍，敵兵

如狐處穴中，更將安往？朕之將士乃

上天所授。

皇考所遺，實欲善用之。今用之非其地，如穆克坦等遽致傷亡，豈不可惜？是日，總兵官佟養性以紅衣礮攻

城西南隅一臺，穿其雉堞，擊斃一人。臺兵驚懼

遂降。我軍進車橦于臺下，以礮攻城之南面。壞

其雉堞四敵樓二，又攻毀城東一臺。臺兵乘夜

遁。我兵追及，盡殲之。當攻臺時，我督攻參將朱



三申礮歿甲寅

太宗登城西之山岡周覽形勢是日有大凌河岸一臺

降臺內兵三十五婦人幼小三十三半驢三十

五乙卯

太宗聞佟養性部下兵中礮折足

命醫往治以不能療回奏

太宗惻然

諭養性及諸臣曰若此者爾等當親視醫療早奏于朕

爾等亦聞古良將之待其士卒乎于行兵之處有遺

箠醪者慮不能偏飲遂投醪于河使士卒共飲其流

三軍遂無不效死又吳起為將一卒生疽起親為吮

之後其卒感激戰死古良將類皆如此士卒有病則

慰問有傷則調治豈可忽視諸丙辰正紅旗樵採兵

遇明臺軍出遇害者十人失駝十馬三十五大

貝勒代善貝勒濟爾哈朗多鐸等率兵三千往

圍其臺發紅衣礮擊之焚近臺房屋百餘獲駝



皇清開國方略卷一百一十四  
七馬二十七。諸貝勒還營留兵守之。及夜臺軍  
突出備禦留哈擊敗之。斬九人。生擒一人。言臺  
上死于礮者三十人。又獲駝一。馬十七。牛十三。  
驢十五。是日城北出岡一臺降。內有兵五十五  
人。己未。

命備禦穆成額葉努率八人往瀋陽傳

諭留守諸臣曰。大凌河城圍之已久。仰藉

天眷。指日可拔。軍中須備用火藥萬斤。除留守正員之

外。其以私事家居者。可遣令送來甲子。

頒賚軍士以所獲牛驢。辛未。祖大壽遣兵出城。俘我軍

已得之臺。甫樹梯。和碩圖葉臣芬古色勒武訥

格鄂本岱圖爾格明安各率兵出營。偕敖漢柰

曼部蒙古兵齊進夾攻。大敗之。明兵奔入城。追

擊至城壕乃止。尋

命參將譚布率兵一百五十人。邀擊出城樵採者。斬三

人。生擒二人。



九月戊戌大破明錦州援兵。

先是師薄大凌河之次日。

命大臣阿山勞薩圖魯什率兵二百往錦州松山一路偵敵。擒明兵十一人來。又設伏路旁。獲七人。牛羸十餘。越數日。明兵二千自松山赴援。阿山勞薩圖魯什率兵擊敗之。斬百餘人。獲其三。燕又命貝勒阿濟格碩託。偕每旗領燕大臣率兵一千往松山遮擊。明援兵。

太宗親往指示立營瞭哨之地。而還。越三日。明錦州副

將二參將遊擊十率兵六千來攻阿濟格營。時

大霧。人覲面不相識。我軍列陣以待。忽有青氣

自天衝入敵營。霧開如門。頃之。即霽。阿濟格碩

託率兵進擊。大敗之。追殺至錦州城。生擒遊擊

一。獲甲冑二百十九。馬二百有六。旗纛十五。

太宗往勞其軍。阿濟格碩託出營里許。馳

駕具筵以獻。



太宗親酌金厄各一飲之。次飲蒙古諸貝勒。又

召阿山勞薩圖嚕什飲之。九月己卯。

諭阿濟格碩託曰。敵兵自錦州來者。若偵視無多。勿輕往迎擊。恐其誘我墮彼計中也。如敵兵大至。則遣人來報。朕當親臨調度。如敵欲逼我軍結營。可令斫卒豫備裝載。為旋軍之狀。以觀其動靜。彼若退。則聽之。如乘夜來劫我營。可令斫卒避于僻地。選精兵禦戰。如敵營結定。則移此處大礮擊之。每值夜深人靜時。

尤當勤于瞭望。審察敵情。

諭阿山勞薩圖嚕什曰。邇來延生者。儒怯慮遇勁敵。僅獲樵採豎卒。詢以敵軍情形。俱未能述。夫明國勁兵。盡困此城。他處援兵。無足為慮。爾等選精騎遣往。自可得曉事之人。述彼情形也。癸未。偵知明山海關總兵宋偉遵化總兵吳襄寧遠巡撫邱禾嘉率關外馬步兵。悉入錦州城。

太宗以阿濟格碩託軍中兵寡。



命總兵官額駙揚古利率八旗護軍之半往益之丁亥  
太宗度明兵將自錦州來援

命貝勒多鐸率護軍二百行營兵一千五百佟養性率

所部兵五百攜車楯往擊

親率禁軍二百緣山前行見錦州城南塵起

命噶魯什勞薩率兵二百往規頃之明兵七千逐噶魯

什等至小凌河岸

太宗見之遂擐甲渡河直衝敵陣敵兵七千悉潰迺追

擊至錦州城敵墜壕死者甚衆方接戰時多鐸

墜馬馬逸入敵陣有扎福塔者以其馬乘之乃

還營及阿濟格所部兵俱至敵復出步兵列車

楯大礮于城壕外以騎兵隨其後距我軍里許

太宗督兵擊敗之斬副將一生擒把總一乃收軍拜

天以兵留付阿濟格而還至中途凡被創士卒

命以酒徧勞之大貝勒代善率諸貝勒出營三里外迎

駕下拜稱賀曰



皇清國史卷一百一十四  
三  
上以寡擊衆。荷

天庥全勝。臣等不勝欣忭。

駕至大凌河西山岡。代善酌酒跪獻。

太宗答禮飲之。告以臨陣爭先力戰。諸將代善並酌酒

慰勞之。乙未。明太僕寺卿監軍道張春與總兵

吳襄等率副將參將遊擊都司守備等官百餘

員馬步兵四萬餘來援。祖大壽過小凌河駐營。

掘壕列軍備鎗礮。我哨兵馳告。

太宗欲更番迎擊。分軍爲二

親率其半先往。

諭諸將曰。敵壁壘嚴整。不宜輕戰。致傷我衆。且俟彼起

營前進。乘隙擊之。遂引軍還。戊戌。明兵四更起營趨

大凌河。距城十五里。

太宗與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古爾泰及諸貝勒率兵

約二萬往擊。至則見敵馬步兵合營。四面列大

小礮及鳥鎗。我行營兵推戰車近敵營。護軍及



蒙古兵鱗次列陣。敵堅時不動。

太宗率兩翼騎兵直衝敵營。發矢射敵。敵乃接戰。火器齊發。鉛子如雹。其聲震天。我騎兵縱橫馳突。飛矢如雨。敵不能當。敗卻。我左翼兵避敵鎗礮。踵右翼兵而進。敵營未盡破。仍復拒戰。我總兵官佟養性奉

命率所部兵屯于敵營東。發大礮火箭攻之。時有黑雲起。風從西來。敵乘風縱火。勢甚熾。將逼我軍。天

忽雨。反風。敵營燬。其兵焚死者甚衆。總兵吳襄副將桑阿爾齊先奔。我右翼兵衝入張春營。敵衆皆潰。遁截殺大半。追奔三十餘里。

太宗豫遣精銳設伏。扼敵歸路。我軍初破敵營。先殺其步兵。後復四向追擊其騎兵。間有脫者。遇我伏兵發悉殲之。陣斬副將張吉甫。滿庫王之敬生。擒張春及副將張洪謨、楊華徵、薛大湖、參將姜新遊、擊黃澤、千總姜桂等共三十三員。其總兵



宋偉副將祖大樂趙國志劉應國張邦才于永壽金國臣參將祖邦林于應選穆祿海三代遊擊祖寬寶勳等俱遁。盡獲其駝馬車牛甲冑器械。

太宗率諸貝勒及領兵大臣以大捷拜

天行三跪九叩首禮。時涼風驟起大雨滂沱。戌刻大軍還營。天乃霽。後三日。

太宗遣武拜蘇達喇等率兵二百五十往錦州松山。

路捉生殺八人。擒九人來獻。訊之具言吳襄金國臣桑阿爾齊偕百人遁去。其督師之閣臣孫承宗及王姓兩太監從錦州退入山海關矣。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五

太宗文皇帝

天聰五年辛未十月至六年壬申三月

天聰五年冬十月戊辰降明大凌河城

初

太宗統師圍大凌河城七日。卽與明總兵祖大壽

書曰。曩者朕欲遣使講和。聞爾等修築錦州城。因以書

附爾使杜明忠寄爾。

見天聰元年四月。

言爾等若不罷錦州

城工。我卽興師。自此往來之使遂絕。尋獲爾偵卒銀





住。朕仍欲講和。釋而遣歸。

見二年正月。

爾竟不報。後我兵

至燕京。諄諄致書欲圖和好。

見三年十二月。

爾國君臣惟以

宋朝故事爲監。亦無一言復朕。爾開王非宋之裔。朕

亦非金之後。彼一時。此一時。爾大國豈無智慧之士。

當權時度勢。乃執膠柱鼓瑟之見。可乎。夫征戰豈朕

所願。乃不得已而爲之。朕今厭兵革。願太平。故更以

書來。惟將軍裁之。如有意和好。可令銀住復來。朕所

欲言。將悉語之。無疑朕執而殺之也。朕若殺此一人。

所損于爾幾何。所益于朕幾何。况朕素不食言。如爾

都司王延祚。昨出城時。爲我兵所獲。已留養之矣。

見八

大

月庚戌。

九月乙亥。參將譚布率兵邀擊出城樵採

圖謀敵兵。斬三人。生擒二人。辛巳。

命以擊敗錦州敵兵所獲大纛十五。小旗二。同陣擒遊

擊赴城下。繞城而呼曰。山海關總兵遣我盡率

舊日所部兵來援。爲滿洲往圍錦州之兵所敗。斬殺

幾盡。我被擒至此。己丑。



太宗與祖大壽

書曰。兵凶器也。戰危事也。人未有不願太平而願戰爭者。卽戰而獲勝。豈若安居之樂乎。朕屢遣使議和。爾命君臣竟無一言相報。朕是以忿而興師。自古以來。兩國構兵。不外戰與和二者。今和議旣絕。朕是以親率大軍深入。幸遇將軍于此。似有宿約。深慙殷懷。朕之所以望將軍者。因朕起自東陲。但知軍旅之事。至養民馭兵之道。山川地勢之險夷。實多未諳。倘得傾心

從朕戰爭之事。朕自任之。運籌決勝。惟將軍指示。蓋休戚與其富貴同享。朕之素願。今聞城內士馬亡斃殆盡。甚爲可惜。惟將軍熟思而獨斷之。勿惑衆言。時

敵兵有出城樵採者。我軍逐之。卽仆擒而訊之。言城中困憊已甚。所存穀穗半堆。約計不過百石。原馬七千。倒斃僅餘二百。堪乘者止七十。工役死者過半。其存者以馬肉爲食。柴薪已絕。劈

太宗命馬鞍爲褻



太宗令營中廝卒執旗幟。離城十里。馳騁揚塵。聲礮不絕。爲錦州援兵狀。祖大壽遂率兵出城。攻西南隅。我所已得之臺。樹梯將登。我鑲紅鑲藍右翼蒙古烏嚕特蒙古四旗兵。齊出奮戰。不數日。太宗豫率禁軍登山瞭望。突馳掩擊。敵衆大驚。奔入城。爲我軍斬于臺下者十七人。中創死者百餘人。生擒一人。副將石廷柱復擒一騎兵。訊係蒙古人。戮以徇。敵知墮計。自是閉城不敢復出。甲午。

命侍臣喀木圖赴瀋陽取軍士衣服。傳示敵。遂于諭曰。漢人故事。有食弓弦尚且固守者。倘敵死守不出。耽延時日。至嚴冬。恐我軍苦寒。是以遣人取夜服。戊子。我軍大破錦州援兵于城西十五里。祖大壽聞鎗礮聲。謂仍是設計誘之。不遣一人出。十月丁未。

太宗令陣獲錦州文武官二十三員。各以己意爲招降書。與祖大壽。千總姜桂齋往。祖大壽率衆官出。



太宗令城見之。姜桂以援兵三萬盡挫。剌告大壽與之。太宗令食。遣還。曰：爾不必再來。我寧死于此城。不降也。

己酉。

太宗復與祖大壽及副將何可剛張存仁賈承武

書曰：姜桂還言爾等恐朕殺降。故招之不從。夫我國用

兵。宜誅者誅。宜宥者宥。既寬宥。悉加恩養。爾等已聞

備之矣。遼東廣寧各官在我國者。感朕收養之恩。日整

命漢兵。設立營伍。用火器攻戰。諒爾等亦必知之。至于

永平攻克之後。不戮一人。父子夫婦。不令離散。家屬

財物。不令侵奪。加恩撫輯。此彼地人民所共見者。祇

因我二貝勒阿敏不樂成功。紊亂軍紀。灤州被圍三

日。竟不遣兵救援。殺我已撫之官民。棄我已得之疆

土。故論罪幽禁。見天聰四年六月。想爾等亦必聞之也。至朕

之殺蒙古固特也。因其邀殺降我之人。逃向爾國。顯

爲讐敵。是以遣兵躡其跡。執而誅之。見二年五月。朕若無

故誅戮良善。則如察哈爾汗之兄弟。敖漢柰曼烏嚕



特喀爾喀元太祖後裔。何以皆率部衆歸我。亦因朕養人之故。望風來附耳。卽今日之役。各蒙古貝勒及科爾沁土謝圖汗。每部撥兵百名從征。如心不相信。肯隨朕出師乎。不惟順我者不殺。卽陣獲蒙古貝勒塔布囊等。並爾國麻登雲黑雲龍等。一經歸順。朕卽加恩。爾等豈未之聞耶。今大凌河孤城被困。朕非不能攻取。不能久駐。但思山海關以東智勇之士。盡在此城。或者荷

天眷佑。俾衆將軍助朕。乎若殺爾等于朕。何益。何如與衆將軍共圖大業。故以肝膈之言。屢屢相勸。意者爾等不願與朕共事。故出此支飾之言耶。倘實欲共事。可遣人來。朕當對

天地監誓。朕亦遣人至爾處。莅盟。旣盟之後。復食其言。獨不畏

天地乎。幸勿遲疑。佇俟回音。庚戌。大臣圖爾格納穆泰。率兵千人。畧松山一路。擒明守備一員。兵十六



人獲駝二馬十六羸驢十五牛九十二大凌河  
天與平城有王世龍者踰城來降訊之言城中糧絕夫  
不役商賈悉飢死現存者人相食馬匹仆斃殆盡  
止餘三十騎而已又魚子嶂臺中有兩人逃至  
訊之言臺中人不肯歸順倘大凌河城失守將  
逃往他處

太宗遣官八員率兵五百人及額駙佟養性所部兵載  
紅衣大將軍礮六位將軍礮五十四位往攻魚

子嶂臺其臺時立邊界垣牆甚固連攻三日發  
大礮擊壞臺堞臺兵中礮死者五十七人餘皆  
惶擾明參將王景擗男子二百三十九名婦女  
幼穉三百三十九日出降

賜貂裘貂帽明日翟家堡守臺百總一。生員一。率百人  
降。賜百總狐裘貂帽擢爲千總。賜生員狐裘。又明日陳興堡守臺百總祖邦傑降。



賜緞衣一。令往招臺內人降。不從。我軍用礮擊之。死傷大半。降者四十五人。我

國創造紅衣大礮。

見本年正月。

擄載出征。始于大凌河。

遂用以攻克最堅固之魚子嶂臺。此臺既下。其餘各臺聞風喘恐。近者歸降。遠者棄走。所遺糧糗充積。足供我士馬一月之需。我兵修築壕塹。益堅。軍容整暇。大凌河城內糧絕。薪盡。軍士飢甚。殺其修城夫役。及商賈平民爲食。析骸而炊。

又執軍士之羸弱者殺而食之。祖大壽謀突圍。而出偵我軍防守嚴密。一人不能逸。而明之援兵自外至者。又爲我軍所敗。在城諸將力竭計

窮。

太宗復遣陣獲參將姜新往招。祖大壽率衆官出城。與揖覓。遂令遊擊韓棟與姜新借來。

太宗召見。

諭巴克什達海庫爾禪與姜新送之還。俱由正黃旗大



臣楞額哩所守之門入門內外軍士戎服執戟  
太宗立楞額哩不容韓棟徑行詢問姓名詳察面貌  
出亦如之韓棟還白祖大壽以目擊軍營紀律  
太宗堵守嚴密料不能潛脫一人宜決計歸降庚申  
太宗念鑿壕軍士勞苦徧犒以羊癸亥

命繫書于矢射入城內與軍民人等  
諭曰爾國大臣衆官保借功名顧戀妻子以致累及爾  
等牽連隕命于此爾等小民死亦何名朕甚憫之今

城內悉爲餓殍攫人而食與鬼魅何異豈不思爾旣  
殺人以食他人獨不食爾肉乎同罹慘禍事在須臾  
爾等寧不知變計耶或因誤聽爾官長誑言以爲降  
我亦被殺夫旣降我卽我之臣民何忍加以誅戮况  
誘殺已降豈不畏

天耶官員降者子孫世襲罔替小民殺官吏來歸者量  
功授職子身來降者恩養之率衆降者量人數多寡  
亦計功授職朕不食言爾等勿疑甲子城中有張翼



輔者。懷人肉逃出。訊之。言先殺工役。今殺各營兵丁食之。軍糧已盡。惟官長餘米一二升耳。乙

天順年丑。

命圖魯什勞薩率每旗官各一員兵一千人。往松山一

路捉生。遇錦州往奔寧遠之執纛者十人。管隊

一人。俱殺之。獲其馬匹甲冑。是日祖大壽義子

澤潤以書二函繫矢自城內射出乞

救副將石廷柱往議。

其書曰。招練營副將施澤潤叩稟

汗遣人來招降。其時難以一言決。蓋衆官恐降後見殺。

是以寧死不肯歸順。副將何可剛云。

汗去年得永平。棄而不守。我等若降。縱不殺。亦必回軍。

我等安歸。又有逃來人言。

汗于敵國之人。不論貧富。均皆誅戮。卽順之不免一死。

以此衆論紛紛。且祖總兵又以其次子在燕京。

爲念。前石副將來時。祖總兵卽欲相見。衆官不

從。今澤潤在內調停。似有五六分可成。與我同

心者。副將四人。不便舉名。故不書。

汗可令石副將來。祖總兵將以心腹事告之。此乃機密

事。城中人疑我者多。我書到時望

汗密藏。毋令陣獲。官員及往來傳語之漢官見之。又與

石廷柱書曰。前日兄來。我總兵官甚欲相會。因

衆官議論不一。未獲而晤。其持異議者。謂

汗得此城。必仍回兵。我等寧死城中。何爲使妻子罹禍。

汗不令議論紛紛。我獨力不勝衆口。我等降後。



汗不令大軍前進退回瀋陽衆人豈不謂爲我所誤耶

汗果欲成大業我等甘心相助

京之舍弟救出足見全吾祖氏之厚恩可親來

與總兵

官言之

丙寅石廷柱同巴克什達海庫爾禪覺

羅龍什參將甯完我往城南臺下遣陣獲千總

姜桂入城尋偕韓棟及從者一人至言祖總兵

欲石副將過壕親告以心腹語達海曰未奉

上命不敢擅令石副將往韓棟曰若不信吾言可令一

人同往卽送祖總兵之子爲質未幾韓棟送祖

可法至

時稱可洪爲大壽子實亦義子

貝勒濟爾哈朗岳記見

之俱起立可法欲拜岳託曰前此對壘則爲讐

敵今已講和猶兄弟也何以拜爲遂行抱見禮

諸貝勒正坐祖可法韓棟坐于石側石廷柱

庫爾禪龍什甯完我率數人至壕邊惟石廷柱

過壕與祖大壽相見祖大壽曰人生豈有不死

之理但爲國爲家爲身三者並重今旣不能盡

忠報國惟惜此身命決意歸順子



然身雖獲全。妻子不能相見。生亦何益。

果能不回軍進圖六事。當設策先取錦州。錦州得。庶

可保吾妻子。

時祖可法在我營。諸且勸問曰。汝

守空城何意。可法答曰。遼東

永平兵民既降。復戮。是以人皆畏縮。岳託曰。前

殺遼東兵民。一時事勢所不得已。後亦建悔。至

永平兵民乃三貝勒阿敏遣

之命。妾殺已論罪。由祭奪其屬員矣。我

皇上卽位以後。敦行禮義。治化日新。撫養黎民。愛惜士

卒。仁心仁政。遠邇共聞。汝等豈不知之。可法曰。

上于貧困者賑給衣食。富饒者秋毫無擾。寬仁愛民之

德。亦嘗聞之。然我國之人。恐被殺戮。肝膽俱喪。

五 石廷柱還祖可法辭歸。岳託曰。今既講和。應

以禮相別。揖可法令乘馬而去。石廷柱同達海

出祖澤潤書二函陳奏。

太宗遣石廷柱達海往

諭曰。爾等欲定計取錦州。可遣大員來議。是晚祖可法

張存仁韓棟至。所言與祖大壽告石廷柱者無

爾等異。

太宗復遣石廷柱達海往

是書鼎國古事 卷十五

三



論曰我既招降爾等復攻錦州恐我兵過勞難圖前進。爾等降後錦州或以力攻或以計取任爾等爲之不然爾等坐守城中我惟有駐兵圍困而已丁卯祖大帥曰爾壽遣其中軍遊擊施大勇至奏言我降志已決。太宗親至。汗之待我或殺或留我降後或逃或叛俱當誓諸天地我欲令一人潛入錦州偵吾弟消息儻被執訊詰出虛實爲之奈何或我親率兵許作逃走之狀。

何如悉怳

容裁戊辰城中各官皆與祖大壽同謀歸降獨副將何可剛不從祖大壽令二人掖出城外至我軍營前殺之何可剛顏色不變不出一言含笑而死。祖大壽遂遣副將四員遊擊二員來盟告

天誓曰明總兵官祖大壽副將劉天祿張存仁祖澤潤祖澤洪祖可法曹恭誠韓大勳孫定遠裴國珍陳邦選李雲鄧長春劉毓英實承武參將吳良



輔高光輝劉士英盛忠祖澤遠胡宏先遊擊祖  
克勇祖邦武施大勇夏得勝李一忠劉良臣張  
可範蕭永祚韓棟段學孔張廉吳奉成方一元  
塗應乾陳變武方獻可劉武元楊名世等率衆  
築城遇滿洲

心共盟

汗大兵圍困三月軍餉已盡率衆出降傾心歸順若違  
天地鑒之殃及其身死于刀箭之下倘

汗以計詐害亦惟

汗自知之

太宗率諸貝勒莅盟對

天誓曰明總兵官祖大壽等今率大凌河城內官員兵  
民歸降凡此歸降將士如誑誘誅戮及得其戶口之  
後或離析其妻子分散其財物

天地降譴若歸降將士懷欺挾詐或逃或叛有異心者  
天羅羅國法如遵守此盟



皇清長國天恩卷十五  
天地垂佑壽數延長世澤久遠安享太平

命庫爾禪龍什往詢祖大壽傳

諭曰既經盟誓

天地當用何策以取錦州祖大壽曰我卽親至密議

太宗復遣庫爾禪龍什往

諭曰盟誓雖申民心未定今晚且勿來期以詰朝相見

祖大壽曰事已定更何疑我卽至

御前議取錦州之策

太宗命諸貝勒迎之一里外時初更將盡列炬以俟甫

至

太宗出幄祖大壽欲跪

親止之行抱見禮令先入幄謝不敢遂並入

命坐于左設饌以金卮酌酒

親授飲祖大壽請

太宗飲

太宗飲久貝勒代善飲乃飲祖大壽酌酒跪言願借



上酒奉獻。

太宗飲畢以

御用黑狐帽貂裘及金飾鞋帶緞靴雕鞍白馬

賜之。

諭曰初來相見宜拜

天地因暮夜不能成禮。且在戎行。攜物無多。不能以嘉

物相贈。祖大壽奏曰蒙

皇上優待若此。夫復何言。我雖至愚。豈無石耶。遂定取

錦州之象乃辭入城。

太宗送出俟已行然後入帳。

十一月庚午朔縱祖大壽還錦州。

明大凌河城諸將出降之明日己巳。

太宗遣貝勒阿巴泰德格類多爾袞岳託率副將至備

禦等官四十八員兵四千人俱作漢裝借祖大

壽率所屬兵三百五十人作潰奔狀襲取錦州。

是夜三更起行。礮聲不絕。錦州城中聞之以爲



大凌河城中人得脫。分路應援。爲我軍擊敗。會大霧。人覲面不相識。軍皆失隊伍。遂各收兵。及旦而還。是爲十一月庚午朔。

太宗出迎祖大壽于五里外。還。諭貝勒大臣曰。朕思與其留大壽于我國。不如縱入錦州。令其獻城。爲我効力。卽彼叛而不來。亦非我之意。不料不及而誤遣也。彼一身耳。叛亦聽之。若不縱之。使往。倘明國別令人據守錦州寧遠。則事難圖矣。今縱

去大壽一人。而攜其子姪及諸將士以歸。厚加恩養。再圖進取。庶幾有濟。乃遣人傳

諭問曰。今令爾至錦州。爾以何計入城。旣入。又以何策成事。祖大壽對曰。我但云昨夜潰出。逃避入山。今乘

夜徒步而來。錦州軍民皆我所屬。未有不令人入城者。但恐爲邱巡撫卽邱禾嘉所覺。若衆兵向我。則

天取城。邱巡撫或擒或殺。亦易事也。

皇上旣以禮待我。其待我自當不異。



天令我忘則忘之耳。我若自忘之。豈不畏

天耶。如初二日聞礮。則知我已入城。初三初四日聞礮。

則我事已成。

皇上可以兵來矣。

太宗遂賜宴。

命石廷柱軍爾禪送之。令其從子祖澤遠及厮卒二十

六人乘騎以隨。日暮渡小凌河。乃舍騎徒步而

去。

己卯自大凌河班師。

初明人築城大凌河時。步騎兵及工役商賈共

三萬餘人。及我軍圍之八十餘日。其戰死餓死

者幾半。

太宗既縱祖大壽還錦州。毀大凌河城堞。令歸降將士

人等雜髮。籍存一萬一千六百八十二人。馬三

十二匹。

命斂軍中米二百三十三石。分



賜歸降將士壬申歸降各官以次朝見畢

命副將等官列坐

御座旁大宴之令與陣獲各官較射

命貝勒濟爾哈朗多鐸率兵三千五百人往塔山以東

截守濱海隘口

後六日俘獲一百十四人而還

癸酉以大凌河

所獲大小礮三千五百位並鳥鎗火藥鉛子歸

總兵官佟養性管理時察出滿洲八人前此逃

入城者擒斬之以為其蒙古人自戊午年

天命三年

以後逃至者悉令察出有兄弟親戚在放漢柰

曼喀喇沁者仍歸各部落外籍其數尚有一千

五百七十人選其精銳者與諸貝勒收養之以

命其餘分撥入旗官員及諸貝勒護衛並國中富

令用戶量力收養

諭收養之人各加意撫卹丙子

頒給歸降將士行糧三百石戊寅

諭庫爾禪龍什日爾等可傳諭歸順各官我軍因糧匱



馬疲暫爾班師都司守備以下凡軍士甲冑弓矢劍戟悉令察收至瀋陽時再行整理分給副將以下守備以上官量行李多寡給與車輛按品級給與馬匹令伊等出城前行仍發兵四千護之是日

命毀大凌河城

先是祖大壽徒步而去之明日我軍聞錦州礮聲後竟不復聞踰二日有其所

遣之史名顯至傳語城中副將至都司等官曰我前日倉猝起行攜帶人少錦州兵甚衆未及舉事將從容圖之爾諸將家屬我已潛使人囑殺汝會可期倘有衷言即遣人來無妨也至是遣張有功齎奏云總兵官祖大壽奏書于御前期約之張常誠平心因所攜心腹人甚少各處調

集之兵甚多巡撫巡按防禦甚嚴又有陳二

三人自大凌河逃回機事所露衆心懷疑是以

書夜躊躇未能擊衆王有召齎來

上諭有兵難久留姑暫返師等語望

皇上憫恤歸順士卒善加撫養衆心既服大事易成我

子姓等九位

皇上垂盼重任羈絆無暇悉書來年再

圖此事斷不爲失信之人也 會祖大壽奏書

至

報之曰皇帝致書祖大將軍將軍行時一切事機已盡言之無容再贅相約之事將軍不能速成意寡不敵衆故耳徐爲圖之尙須勉力朕因芻糧匱竭難以久



皇清聖朝... 卷之五  
留。且攜大凌河各官暫歸瀋陽。牧養馬匹。整飭器械。將軍子弟。朕自愛養。不必憂慮。己卯。佟養性率所部兵以礮攻馬家湖臺。臺軍懼。率七十人出降。遂悉毀大凌河至廣寧一路墩臺。

太宗命圖魯什勞薩等八員率精兵二百人伏大凌河城內。

親統師還渡大凌河。駐河岸。封牛八祭纛告天。遂班師。

戊戌。宴大凌河降將。

大凌河班師之後四日。渡遼河。自瀋陽運米來迎者至。

命散給歸順將士甲申

駕至蒲河

在瀋陽城西  
北四十里

留守貝勒杜度薩哈璘豪格偕

朝鮮侍郎

時以貢秋  
季方物至

出迎。同凱旋諸貝勒大臣

及歸降各官。以次行朝見禮。

命以牛羊百酒三百瓶于漢官下營處。宴各將士。先是



命以中圍大凌河城擊敗錦州援兵生擒明監軍道張春及副將以下三十三人獨張春見

上不跪。

太宗欲誅之大貝勒代善奏曰前此陣獲之人無不收養此人欲以死成名勿殺之使遂其志是晚

太宗遣巴克什達海庫爾禪以珍饌與食

達海告張春日我

皇上盛德寬洪故遣我等以

御饌賜汝張春日我死志已決不食

上之所賜蒙

上盛意欲生我而食我我亦知之但烈女不更二夫忠

臣不事二主古之定理也我為君盡忠而求死殺之以成我志日後

上之諸臣亦必有焉

上盡忠而死者我豈不願皇帝聰明惟執政大臣惡視

我如犬馬不足比數雖然我受命而來豈有軍

已覆沒身自求生之理我至為臣下蒙蔽不能

知我我心自盡為臣之道有死而已斷無生理

我已披擒縱加萬刃視為當然我心在脖子裏

非人所能奪也又曰爾

國興師十五年我國人民久罹征戰之苦夫天下

雖有四海之分而四海皆一家之民古之賢主

皆養民安國爾

國欲固守基業垂諸久遠當息兵養民豈有日事

戰爭之理達海曰我

皇上非好戰爭也前年兵至燕京曾致和書六七次竟

無一言相報今我



皇上猶欲議和。爾君親近大臣孫闡老。即巡撫。現在邊鎮。汝可言講和之事。張春曰。若議此事。彼二人亦不能。我被執。非所當言。必殺我。始可議和耳。張春不食。固求死。餓至

三日。復

賜食。乃受而食之。後每日三餐。

太宗皆親閱。以賜及班師。

賜陣獲副將張洪謨。楊華徵。薛大湖。參將姜新。遊擊黃澤。千總姜桂等。貂帽狐裘。羊裘。緞衣。有差。張春貂帽貂裘。捨狽。獾裘。

駐蹕蒲河。諸降將皆叩見。張春不拜。

命坐于諸降將之上。丙戌。

諭令收降副將參將遊擊等官。分隸八旗。每旗各四員。

祖大壽子姪各

賜房屋。以客禮優養之。都司守備以下百餘員。付舊漢

官收養。其軍士分別河東河西。以河西人歸于

入旗舊漢民內。以河東自遼東逃去之人。給還

原主。其無原主者。視應給之處。撥給。又于



論曰朕觀副將張洪謨佳士也貝勒多爾袞善于養人舉動皆合朕意故以付與之監軍道張春不肯雍髮令與白喇嘛同居三官廟戊戌大宴歸降各官親以金玉卮酌酒

諭曰大凌河空城爾等來守我兵往攻此

天作之合也我國雖財用未充必盡力恩養爾等近因

北方蒙古有事

時察哈爾林丹

侵掠阿魯科爾沁部大軍往

越七日乃還致遲

見爾等勿以朕爲忘爾等也副將祖可法奏言

上率大軍出征後諸貝勒及衆官每日款宴不絕且時

惠食物臣等莫不感戴

上恩因叩謝

太宗復諭諸貝勒曰大凌河各官可令八家更番具饌每五日一大宴與今日同以示優禮

閏十一月庚子朔令貝勒大臣子弟就學

集貝勒大臣

諭曰朕令諸貝勒大臣子弟讀書所以使之習于學問



講明義理。忠君親上。實有賴焉。聞諸貝勒大臣。有溺愛子弟。不令就學者。殆謂我國雖不讀書。亦未嘗誤事。獨不思上年我兵之棄灤州。皆由永平駐守貝勒。失于救援。遂致永平遵化遷安等城。相繼而棄。豈非未嘗學問。不明義理之故歟。今年明國築大凌河城。我兵圍之。經四越月。人皆相食。猶以死守。雖援兵盡敗。凌河已降。而錦州松山杏山。猶不忍委棄者。由讀書明道理。爲朝廷盡忠故也。若爲父兄者。溺愛子弟。亦可任意自適。不披甲出征矣。自今凡子弟八歲以上十五歲以下。俱令讀書。如不願者。啓奏。

庚戌申禁私造寺廟

集八旗大臣。

諭曰。紆民欲避差徭。多相率爲僧。舊歲已令稽察寺廟。毋得私行建造。今新造者反較前更多。可再詳確稽察。除明朝漢官舊建寺廟外。新造者准留若干。此後有增造者治罪。至喇嘛班第和尚。許居城外清淨寺。



廟焚修亦必清察人數。佛教本清淨正直。以潔誠事之。自可獲福。若不潔誠。反生罪孽。嗣後有詐稱喇嘛班第和尚。容留婦女不守清規者。勒令還俗。凡有給喇嘛班第和尚飲食者。令男子饋送于寺。如男子他出私邀至家飲食。以姦論罪。首發之人准離主。再滿洲蒙古漢人。土默特喀喇沁巫覡星士等。妄言吉凶。蠱惑婦女。誘取財物者。實繁有徒。嗣後被獲者。必殺無赦。禁止不嚴之該管官及本主各坐以應得之罪。

若道士及持齋之人。妄行惑眾。亦一體治罪。是日

賜大凌河歸順官副將以下都司守備以上。貂狐狍狝

孫騷鼠羊皮裘帽靴褥有差。各官入朝謝

恩。復宴之。

天聰六年春正月己亥朔。行新定朝儀。

自

太宗卽位以來。凡朝會行禮。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古

爾泰並隨



上南面坐受諸貝勒率大臣朝見。不論旗分，惟以年齒為序。五年十二月，禮部參政李伯龍奏朝賀時，每有踰越班次，不辨官職大小，隨意排列者。請酌定儀制。諸貝勒因言莽古爾泰不當與。

上並坐。

莽古爾泰從征大凌河時，酗酒怒詈貝勒德格類，拔佩刀前向。論罰，降和碩貝勒秩同衆貝勒。

太宗曰：曩與並坐，今不與坐，恐他國聞之，不知彼過，反疑前後互異，以可否仍令並坐。及李伯龍所奏，命大貝勒代善與衆共議。大貝勒代善曰：我等奉

上居大位，又與

上並列而坐，甚非此心所安。自今以後

上南面中坐，我與莽古爾泰侍坐于側。外國蒙古諸貝

勒坐于我等之下，方為允協。衆皆曰善。并定議

行禮時，八旗諸貝勒獨為一班，外藩蒙古諸貝

勒次之。滿洲蒙古漢軍大臣率文武各官次之。

其管旗大臣、領纛大臣、副將、參將、遊擊、侍衛、備

禦，依旗分按品級序列。至是元旦。



太宗率大貝勒代善及諸貝勒拜

天謁

神畢

御殿座兩旁設代善莽古爾泰二榻令諸貝勒先衛朝

賀禮預議政者入殿內左右列坐次外藩蒙古

貝勒次總兵官額駙佟養性等次八旗大臣次

大凌河新降各官次阿魯科爾沁部台吉達賚

楚琥爾等次朝貢使總兵鄭義行各行朝賀

禮俱如新定之儀

癸丑定卹獎例

陣亡一等副將卹銀八百二十兩二等副將八

百一十兩三等副將八百兩一等參將六百二

十兩二等參將六百一十兩三等參將六百兩

遊擊五百兩備禦四百兩副備禦二百五十兩

旗校什長及執大纛人等臨陣赴敵而死者每

名卹銀二百兩無職者一百五十兩未披甲者



一百兩。其距敵遠而中毆死及持挨牌防敵取  
草墮壕死者。若執大纛人等。卹銀一百五十兩。  
無職者一百三十兩。死于壕外者。均減八十兩。  
木旗臨敵退縮。有死于退縮之地者。卹銀各減  
半。先退縮復進戰死者。各減三分之一。退縮時  
人中傷而馬死者。免罪無賞。退縮之旗內有能  
戰而被傷者。仍賞之。凡臨陣被傷。一等賞銀五  
十兩。二等四十兩。三等三十兩。四等二十兩。其

距敵遠而中傷者。一等三十兩。二等二十兩。三  
等十兩。四等五兩。大凌河陣亡。三等副將穆克  
坦。贈一等副將。以其子愛音塔穆襲。陣亡遊擊  
綽和諾。贈一等參將。無子。以其兄翁格尼襲。陣  
亡備禦阿爾岱。贈三等參將。以其子都爾德襲。  
並視所贈職。各予卹銀。陣亡備禦都美布爾。愷  
託貝。愛賽。岱達。鄂博。輝喀。爾喀。瑪七員。陣亡侍  
衛果哩。係副備禦。各照新例卹銀。



皇清開國方略 卷十五  
癸亥獎賞演礮將士

先是總兵官佟養性督造紅衣礮成攜以從征屢攻克臺堡至是

太宗閱兵北演武場佟養性領所部兵擐甲執仗分列兩旁置鉛子紅衣礮內樹的演試之

太宗諭獎軍容整肅且前此征大凌河有功

賜雕鞍良馬及銀百兩副將石廷柱石國柱金玉和高鴻中金礮參將祝世昌遊擊李延庚備禦圖瞻

等鞍馬各一其餘將士銀兩布疋有差大宴之

命人試時近大臣將各官所給賞物呈覽時  
御侍衛有蒙古三人善角觝

太宗嘉其營力絕倫

賜們都以阿爾薩蘭土謝圖布庫號及豹裘一都爾瑪津咱以詹布庫號及虎裘一特木德赫以巴爾巴圖莽貝魯布庫號及虎裘緞疋又大刀一

諭六部大臣曰國家設官分職所以理庶政佐太平也



命爾等身膺職守。宜各潔己愛民。奉公守法。以副委任。若見朕與諸貝勒。有強取國中婦女財貨及良馬等事。卽當進言。言之不從。咎在朕與諸貝勒矣。贊襄盛治。惟爾臣工是賴。當勉圖職業焉。

太宗二年戊子。定城守官三年考察例。

先是五年十二月。

命入旗總管大臣往各路屯堡。察閱披甲兵丁強弱。至是定例。海州耀州鞍山半莊。

東京薩爾滸鐵嶺甜水站。析木城威寧營章義站等處城守官員。三年任滿者。赴瀋陽考察功罪。有功者賞。有罪者革職留任。各遣還駐守原地。俟三年再行考察。是月禮部議定。

上駕往來近地儀仗之制。旗三對。繖二柄。校尉六人。大貝勒旗三對。繖一柄。校尉四人。諸貝勒旗一對。繖一柄。校尉二人。在朝會處不用旗繖。止許校尉從。凡隨。



駕及赴

行在所。柴不許用。惟大貝勒許用。繖違者罰羊。越二日。禮部以三捷旗一併好博四人前以導駕一。駕出未具儀仗。與定例不符奏。

太宗命以羊付禮部。

諭曰。朕非忘具儀仗也。以往諸子避痘處。故不用耳。然不傳諭禮部。誠朕之過。朕若廢法。誰復奉法。此羊付兩部收之。今後凡往避痘處。免用儀仗。

諭文館諸臣曰。昨副將高鴻中條奏。多援引古人過失。彼不讀書。不悉其行事。遂多刺謬前人。今巴克什等日侍朕左右。當時以朕之過失啓朕。毋妄議前人。所行爲非也。昔元太祖第二子察罕岱。以刀削檉柳爲鞭。乃鞭自誇其能曰。我國固父皇所定。然此檉柳爲鞭。乃我所手創也。其臣鄂齊爾塞臣曰。非先帝鳩工以製此刀。則此檉柳。豈能以指削。以齒齧耶。凡國中諸務。皆先帝崛起而創立者。自詡聰明較勝。不將遺譏于



萬世耶。如彼繩愆糾繆。方見忠誠。爾等宜詳念之。巴克什達海等奏言。

聖諭誠是。臣等敬識之。不敢忘。又曰。夫帝以工以農諭刑部諸臣曰。近聞遊惰之民。多以賭博爲事。夫賭博者。耗財之源。盜賊之藪也。嗣後除賭飲食免問外。其以銀錢及貨物賭博者。概行禁止。違者照例治罪。

三月戊戌朔。賞賚大凌河歸降諸將。

先是正月。管兵部事貝勒岳託疏言。

天與我以大凌河漢人。正欲使天下皆知我。

國之善養人也。能善撫此衆。嗣後歸順者必多。善

養之道。當先子以家室。一品官。以諸貝勒女妻

之。二品官。以諸大臣女妻之。仍出公帑以給其

需。有欺陵其夫者。咎在父母。彼既離其家室。孤

踪至此。使其婦翁衣食與其。雖故土亦可忘矣。

至于明之兵士。從前離鄉土。棄妻子。窮年累月。

戍守各城。類皆無業之人。不能治生。資軍糧以



自給。今既來歸，宜先察漢民女子寡婦，酌量給配。餘察八貝勒下殷實莊頭及商賈有女子者，令其給配，免其耕作。有軍興仍隸戎伍，則無一人失所矣。

太宗嘉納之。

諭戶部曰：大凌河漢人可分隸副將下各五十名，參將下各十五名，遊擊下各十名，盡令移居瀋陽。以國中婦女千口分配之。其餘令諸貝勒大臣各分四五人。

配以妻室，善撫養之。至是。

賜副將張洪謨、祖可法、祖澤洪、曹恭誠、劉天祿、張存仁。

韓大勳、吳國公孫定遠、楊華徵、李雲、薛大湖、陳

邦選、鄧長春、參將姜新、吳良輔、劉士英、盛忠高

光輝、張廉、段學孔、遊擊韓棟、楊名世、吳奉成、李

一忠、劉良臣、蔣懷良、方一元、塗應乾、胡宏先、陳

變武、方獻可、劉武元等緞疋銀兩、雕鞍、囊韉、鞋

帶器用等物。



普器... 變... 一忠... 光... 人... 大...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五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六

太宗文皇帝

天聰六年壬申四月至十二月

天聰六年夏四月戊辰朔征察哈爾

先是五年十一月間察哈爾林丹汗侵掠阿魯

部長達賚楚琥爾

元太祖弟哈薩爾裔後為阿魯科爾沁部長

太宗遣貝勒薩哈璘豪格率兵四百往援

親統師二千繼之行四日薩哈璘豪格遣人奏林丹汗

率眾侵達賚楚琥爾駐牧地至錫喇穆掄河北



普器... 變... 一忠... 光... 人... 大...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五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六

太宗文皇帝

天聰六年壬申四月至十二月

天聰六年夏四月戊辰朔征察哈爾

先是五年十一月間察哈爾林丹汗侵掠阿魯

部長達賚楚琥爾

元太祖弟哈薩爾裔後為阿魯科爾沁部長

太宗遣貝勒薩哈璘豪格率兵四百往援

親統師二千繼之行四日薩哈璘豪格遣人奏林丹汗

率眾侵達賚楚琥爾駐牧地至錫喇穆掄河北



岸大掠塞稜阿巴海營而去。尋有四人驅馬三

駿。自察哈爾營逃至言林丹汗已遠去。

命大臣圖魯什勞薩率兵百躡踪。過興安嶺乃還。獲駝

五甲二十五馬一百七十卽

賜邊外蒙古之隨征者。遂班師。六年三月丁巳傳

諭各蒙古部長率兵會

諭出征諸將曰。朕以察哈爾汗不道。親率大軍征討。必

紀律嚴明。方能克敵制勝。爾等當嚴諭所屬軍士。一

出國門。悉凜軍法。整肅而行。若有喧譁及擅離大纛

者。治罪弗貸。駐營時。採薪取水。務結隊偕行。有失火

者。論死。凡軍器自馬絆以上。俱書各人標識。馬須印

烙。並繫繫字牌。啟行日。若與纛遠離。爲守城門及守

關門人所執者。貫耳以徇。

命大臣阿山。覺羅布爾吉。率兵六百。暫駐邊界。防遁逃。

以貝勒阿巴泰。杜度。額駙揚古利。佟養性。留守

瀋陽。四月戊辰朔。



駕出撫近門。謁

堂子。遂西發。己巳。次遼河。值河水泛漲。

太宗與諸貝勒乘舟以渡。繼渡輜重。人馬涉水而過。兩

關門。晝夜始竟。辛未。駐營都爾彌地。喀喇沁土默特

部長各率兵來會。癸酉。駐營喀喇和碩。

召集大凌河歸降諸將宴之。丙子。駐營錫喇穆掄河岸。

喀喇車哩克部阿喇納諾木齊。元太祖弟諤濟因裔。即翁牛特

部近族。伊蘇特部噶爾瑪伊勒登。來朝見天聰四年十一月。扎

嚕特部內齊汗。來朝見三年四月。色木瑪尼。人從征

見三年十一月。喀巴海。見二年九月。巴雅爾圖。見三年五月。桑阿

爾齋。見二年十二月。桑圖岱青。二人並見三年十月。尚嘉布。內齊汗子。

桑噶爾。色本子。敖漢部班第。天聰元年七月來歸。部長塞臣卓哩克圖

子。奈曼部衮楚克巴圖魯。見三年五月。等各率兵來

會。己卯。駐營昭烏達。科爾沁部奧巴。見五年四月。布

達齊。見三年四月。哈坦巴圖魯。見天命十一年十月。洪果爾武

克善。二人並見天聰三年十月。阿嚕部遜杜稜。元太祖弟諤濟因裔。後封



翁牛特部郡王

棟岱青

遜杜稜弟

本巴楚琥爾

棟岱青弟

達賚楚

琥爾子穆彰

後封阿魯科爾沁部貝勒

巴林部色特爾

見三

月及北邊蒙古諸部長各率兵來會以次朝見

大宴之

賜鞍馬甲冑服物有差辛巳駐營博囉額爾吉

命圖魯什勞薩率兵五百前行癸未集蒙古部長

諭之曰朕以察哈爾汗不道整旅徂征先期諭爾等率

兵來會今爾等所率兵多寡不齊遲速亦異惟土謝

圖額駙與巴率來軍士甚多又不惜馬匹散給部衆

不疾馳來會足見衷心誠懇憂樂相同朕甚嘉之扎魯

特諸貝勒亦屬實心効力巴林部色特爾既託命於

我自應身先士卒竭力戎行且同類之喀爾喀諸貝

勒有為察哈爾所俘戮者離其夫婦者取其部曲祇

存子身者朕從大公起見興師來此正色特爾奮志

雪讐之日豈可吝惜馬匹怠緩不前阿魯諸貝勒為

察哈爾所逐奔投我國朕屢令移駐近地乃不遵朕



言仍於遠處牧放。復爲察哈爾所掠。誑稱侵奪我國之物。以獻於明。屬國爲人所襲。朕猶有憾。阿魯諸貝勒躬罹其害。當思仗朕力以復讐。乃竟不散給爾馬。不多發爾兵。僅以一旅之師。勉強應命。何耶。又

諭曰蒙

天眷佑。續承

丕基國中人民財物。皆我所有。然曾見我奪人一美女。一良馬乎。曾令有才甚人。離其主而從我乎。果有其

事朕豈不畏

天耶朕本畏

天之念而行。無強取於爾等之事。此無俟朕言。爾等當亦知之。朕惟恐八旗諸貝勒。或奪汝等良馬美物。不體朕意。若聯姻締好。彼此相饋。各出所願。則可不願。則勿與。倘有恃威強索者。爾等當奏聞。衆皆叩首受命。復大宴之。乙酉。駐營哈納崖。以圖魯什勞薩所獲蒙

古流散男女二百餘。留於喀喇穆掄河地。己丑。



大軍過興安嶺次達勒鄂謨之公固哩河

達勒鄂謨

延袤約八十里東西三河環流灌注水鹵不可飲東距瀋陽一千三百五十里

命阿山率將八兵三百往助圖魯什勞薩軍

五月甲子駐軍歸化城

城為元裔土默特部長阿爾坦所築明隆慶時討阿

爾坦為順義王各其城曰歸化本號格根後有號博碩克圖汗者與察哈爾木丹汗交攻其

同訊台吉鄂木布楚琥爾等遣使通款我朝尋率眾朝貢見天聰三年六月

先是大軍過興安嶺之後一日次都察河有祭

哈爾部下人逃至訊之言有二人馳六騎往報

滿洲大兵無數前來

四月乙酉駐營哈納差之夕鑲黃旗下舊蒙古二人

竊良馬匹逃去

察哈爾汗聞之大懼謀奔庫赫德爾

蘇地離達勒鄂謨約一月程凡部眾家業有爾

牛以上者盡令棄本土隨之西奔

太宗諭貝勒大臣曰察哈爾知我整旅而來必不敢擾

我軍鋒追愈急則彼遁愈遠我馬疲糧竭不如且赴

歸化城暫駐因調前行之阿山圖魯什勞薩等還與

大軍會越二日圖魯什遣人送所獲察哈爾部



一人至言察哈爾部衆在喀喇莽鼐之左界於  
是定議進征。

領軍令曰。凡我軍所至。有拒戰敗走。爲我追擒者。殺之。  
不拒戰者。俘之。勿殺。若擅殺不拒戰之人。掠其衣服。  
牲牧者。治罪。卽以其所得之物。賞給首告之人。寺廟  
中。如有自外竄匿者。可往緝捕。并察驗僧衆數目。具  
報。不許屯住其中。違者治罪。毀壞寺廟。取其器匪財  
物。及潛入人家淫婦女者。並處死。弗貸。五月戊戌朔。

命阿山圖。嚕什勞薩。武拜。率兵三百。捉生備禦。留哈尚  
布哈塔布囊。率壯士十六人。偵敵。癸卯。大軍至。

呼喇祐

諭貝勒大臣曰。蒙

天眷佑。我軍已至敵境。今當深入。遇敵人弗拒戰者。勿  
殺。可俘以獻。追敵勿至昏暮。日未落卽止。凡降人。擇  
爲首者二三人。令原招降主將率之而行。其餘令各  
領家口隨行。若離散人。夫婦淫亂人。婦女者。處死。察



哈爾部長奔逃所遺家業牲收財物。主將撥人守之。祭明收貯。凡所俘獲。務與衆均分。又而許其會合各諭隨征蒙古各部曰。凡遇敵臨陣。非奉朕旨。毋得輕進。有旨令進。毋得退縮。違者罰奪部衆。軍士違者處死。妻子爲奴。如敵人乘夜劫營。可堅壁以禦。勿喧譁。勿離汎地。如潛襲敵境。勿舉火。以致敵覺。夫萬里行師。人倦馬疲。尚爲敵覺。無所獲而歸。殊可憾也。不俟令而舉火者。治罪。將領及部長。並罰馬甲。辰駐營。扎喇

布拉克

命勞薩率兵百先大軍三十里行。越五日會大軍於庫。托地奏言。遇察哈爾哨兵四人於喀喇莽。追至益圖地。斬一人。見前有數十人圍困留哈。因率七人大呼衝擊。敵俱敗走。自後一無所見。度彼大隊人馬。逃去已久。追之無及。

太宗召集諸貝勒大臣。諭曰。察哈爾不能禦我軍。逃去已遠。追之無益。今我暫



皇清國史卷之六十一  
旋師以俟再舉乎。抑收其遺棄部衆，卽入明境乎。貝

勒大臣等奏：此來已近明境，宜勿旋師。於是

命大臣蒙阿圖率各旗官一兵百還瀋陽傳

諭曰：額駙達爾漢屬下人逃入敵境。

卽四月乙酉自哈納崖竊馬逃者。

泄漏軍機，致察哈爾覺而遠遁，追之不及。因旋師取

其遺棄部衆，直入明境。所有餘存糧餉，可移貯遼河

岸掘壕加意防護。貝勒阿巴泰、額駙揚古利防禦之

兵，可撤回守城。前者令喀喇沁八於法庫山耕種，若

耕種未畢，當督之勤力，勿違守毋忽。庚戌大軍向珠

爾格圖進發，路旁有二黃羊並行。

太宗發一矢貫之。丙辰，左右兩翼分道行獵，黃羊遍野。

太宗連發矢，每矢貫二計，射五十有八。隨征者或射或

殺，共計數萬。時軍中糧匱，脯而食之，皆飽腹會

天氣炎熱，其地無水，士卒渴甚，多仆於路。夜至

和爾果地，乃得泉。有次日至者，以一黃羊易水

一碗而飲。先至兵留憩二日，仍有未至者。



命各備禦遣人持水往迎之庚申大軍次穆魯哈喇克

沁

命貝勒阿濟格率左翼兵及科爾沁巴林扎魯特喀喇

沁土默特阿魯諸部兵萬人征明大同宣府邊

外貝勒濟爾哈朗岳託德格類薩哈麟多爾袞

多鐸豪格率右翼兵二萬征歸化城黃河一帶

大臣徹爾格察哈喇率兵五百往黃河備船圖

噶什勞薩前行捉生

太宗與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古爾泰統軍繼進於是

兩翼兵齊入隘口西至黃河穆納漢山東至宣

府自歸化城南及明國邊境所在居民逃匿者

悉俘之降順者編爲戶口甲子

太宗駐營歸化城乙丑歸化城諸喇嘛朝見

賜宴遣之傳

諭兩翼領兵諸貝勒曰爾等可選精騎調赴黃河一帶

以助兵力若俘獲者多可攜則攜之不能盡攜則任



諸將酌行。凡諸貝勒所俘獲者，酌分馬力疲羸之兵，防守仍深入敵境，然後旋師。朕駐歸化城以待。

六月甲戌，自歸化城移師征明。

太宗親大軍駐歸化城之役二日，往略黃河一帶，諸將奏報察哈爾蒙古前已渡河遁，不料我軍卽至，覆渡河而歸，爲我俘獲以千計。又科爾沁從征，部長遣人奏報，近明界察哈爾部人盡逃入沙

河堡。六月丁卯朔。

太宗遣大臣揚善率兵六十，偕所獲察哈爾通事一人，往索之，與沙河堡各官

書曰：我北征察哈爾，窮追四十一日，擒其哨卒，訊之云：已星夜遁去。我欲收其部衆，因還兵克歸化城，暫駐營以待。我進剿黃河軍，近聞察哈爾所遣人戶財物，爲沙河堡容留。此係我未經收盡者，當一一還我。且此蒙古舊屬格根汗察哈爾取之，則爲所有。我取之，卽爲我所有。以我所有而爾等取之，不可也。且我邊



外之事。爾等何得干預。此事諒非爾主所知。乃爾等邊臣所爲。爾等豈不知遼東官員干預我邊外葉赫之事。自取禍患。爾若不還。與遼東官員何異耶。我此來原欲修兩國之好。故徧諭爾守邊各官也。沙河堡各官得書。知兵至。大驚。凡逃入堡中蒙古男女三百二十餘。牲隻一千四百餘。并紬緞布帛六千四百餘疋。盡以歸出。辛未。榜示歸化城。格根

汗廟。

諭誠擅毀廟宇及擅取器物者。決不輕貸。是日諸路將領各籍所俘獲以奏。

命以金銀紬緞分給各貝勒。又每貝勒分給牛十。羊百。凡人口各按甲士均分。其從察哈爾克什克騰部來歸及喀喇沁與新附呼爾哈等所俘獲者。聽其自取。總兵官麻登雲及大凌河降將祖可法。至遊擊等。各按品級。以人口牛羊厚賞之。甲戌。



太宗統師趨明邊境行三日。

命大臣蘇達喇圖賴率兵二百偕蒙古通事二人復與

沙河堡各官

書曰始我意在議和屢與遼東各官言之乃不聽吾言。

反厚待與我宿有怨隙之察哈爾。我是以逐去此處

察哈爾爾等昨得我書即將逃入蒙古獻出甚善今

我將往大同陽和宣府一帶議和道經爾地不可無

一言相慰故遣人以書相告沙河堡各官得書遣十

七人齎牛羊緞疋并茶酒來獻

賜爲首三人牛各一其十四人羊各一遣還又

命巴克什庫爾禪覺羅龍什進得勝堡愛巴禮喀木圖

進張家口與大同陽和宣府各官

書曰我之興兵非欲取中原得天下也因遼東官員不

行正直之道貪黷貨賄罔顧是非助邊外葉赫遣兵

戍守專意結怨無故欺陵遂成七恨我曾屢致書爾

主遼東官員與我爲難墮不上聞竟無報書我之所



以興兵者欲爾主察詢其故是以攻取撫順時得爾  
國商賈人等俱縱之令齎書轉奏爾主恐其不能徑  
達又令其付與爾各省官員亦無回音數年以來我  
書師所向屢破城池意謂爾主必加察問知我興師之  
故則和議成而戰爭息且  
上天以生民爲心若黷戰不已民死鋒鏑豈能仰合  
天心乎我今開誠相告惟願兩國和好戢兵息戰兆庶  
攸寧財貨豐足互相市易各安耕獵以樂太平前者

兵入邊境屢有攻取書詞往復其中疾怨之言有兩  
相輕慢者此兵家之常不足道也爾國豈無才俊勿  
以古昔毀盟棄好及互相欺罔之事爲鑒因而致疑  
於我幸速爲裁斷以成此舉實兩國之福我將駐此  
十日以待回音勿再遲延也庚辰駐營大同邊外庫  
東谷爾禪等自得勝堡來明千總一員率十五人隨  
書曰請至以牛及緞疋食物獻  
命卻之



賜千總牛一令齋與得勝堡參將守備等

書曰議和之事我至誠相告爾等果實心愛民不效遼東各官構怨於我則宜速成此事若遷延時日故意推諉不力成和議是自樂戰爭我亦無如之何矣至書中稱謂尊卑且勿論和事既成自當遜爾大國爾等亦當視我居察哈爾之上也越一日得勝堡參將遣通事官一千總一偕二十七人齋牛羊緞疋食物來獻

賜通事官牛一餘各羊一遣還戊子貝勒阿濟格奏言臣等兵至宣府彼處官兵驚懼將犒賞察哈爾汗所餘緞疋及虎豹狐獾等皮在張家口者悉獻出庚寅

太宗統師駐宣府邊外列三十餘營聯絡四十里環營命安南四面鑿塹深廣各一丈癸巳明宣府巡撫沈姓總兵董姓遣通事官二守備二偕十一人齋牛羊食物來獻



太宗御黃幄。領兵諸貝勒大臣左右列侍。明守備通事

官叩見。次從人遙叩。

命守備等坐左側。宴之。

賜守備各馬一。通事官各牛一。從人各羊一。是日我軍

大市於張家口。科爾沁部隨征兵三人。潛入明

邊。取其牛羸。

太宗以兩國既和好貿易。三人違令盜取。令執赴明界

上。斬其為首者。以示明人。為從二人。各鞭一百。

天順元年。貫耳甲午。明宣府巡撫沈姓。總兵董姓。遣使來

請盟。

命大臣阿什達爾漢等莅之。其都司等官四員。刑白馬

烏牛誓告。

天地焚盟書。以黃金五十兩。白金五百兩。蟒緞五百疋。

賜布疋疋獻。

命啓心郎所充格率八人送之還。

秋七月庚申。凱旋瀋陽。



先是六月乙未以所得明張家口沙河堡財帛  
命澤小五之一六濟率八人入

賜土謝圖額駙奧巴其餘酌分行間諸將所獻虎豹皮  
天鼠焚紅氊分給八貝勒緞布獺皮等物悉犒軍士七

月丁酉朔

命塔布囊達雅齊率官八兵八十齎與張家口各官  
書曰兩國既誓

天地敦和好凡事皆當敬承

天意善保始終我豈樂於戰爭惟以大義之故專意修  
和好謂兩國相安則各受其福所以倡率議和期於必  
大成遠出邊隅至於此地頃獲爾哨卒二人旋即送還

我兵私入爾邊爲盜卽於爾界斬一人餘二人各鞭  
一百貫耳復還所盜之物以我國崇尚禮義如此爾  
國反不還我逃人是何謂耶試思此逋逃數人果損  
於我而有益於爾耶爾等宜以信義爲尚勿效遼人  
偏助葉赫厚察哈爾而外我也我專意和好敬



天保終爾等亦不相負。則兩國皆善矣。議和時。爾等原謂在寧遠錦州等處之遼東人。並與同議。但遼東人從來志大言謬。難與議和。須爾處遣人往議爲善。我亦俟爾處人來議。若爾處來議之人。日久不至。我卽乘暇來此。與爾等議之。是日。果博一人。繪二人。谷驤太宗統師還。行三日。明邊境守臣齎獻和好禮物。送命卻其黃金五十兩。琥珀數珠。二盤。倭緞十疋。以所納天。原。等。蟒緞三百二十疋。緞一百三十疋。錦緞十六疋。

布二千五百疋。綠皮九十六張。茶一千七百包。

賜諸貝勒。明日外藩蒙古貝勒等辭歸。各賜緞有差。壬寅。以大軍克捷。封牛八。祭纛告。

天丙午。過興安嶺。己未。渡遼河。庚申。還瀋陽。

八月丙寅朔。撫慰大凌河降衆。時大凌河降人有逃去者。

太宗命額駙佟養性與文館諸臣宣



論大凌河歸降各官曰爾等被圍三月

天以與我不忍棄之俱攜至此給衣食配妻室厚加撫恤何異孩提時父母鞠養之恩今爾等所統屬不過四十五人或二三十人有何繁多不各加訓飭竟任其逃亡殆因朕出征官府議和而還爾等不得歸家故如此不知和議果成則財幣有資邊市無阻國家富强長享安樂豈非美事若和議不成專圖進取彼察哈爾已遁萬里之外勞無幾何我軍分道征明無難一舉成事不是之思而背叛竄遁負朕鞠養之恩是負

天也可各曉諭所屬令三復思之

九月癸卯修築蓋州城

先是蓋州之地未設兵防守至是修築其城移

命副將石國柱遊擊雅什塔備禦齊爾格申等率兵六

命率兵百往駐防又



命掌戶部貝勒德格類掌兵部貝勒岳託經理疆土自

命開闢耀州舊界開拓至蓋州遼南

冬十月甲戌趣明寧遠守臣早決和議

先是大軍自明宣府凱旋瀋陽之後七日

召文館儒生沈文奎孫應時江雲

三人並由明諸生來歸者

賜撰內廷

論曰此番出兵與明國議和爾三人之意云何沈文奎

奏明人諱言和區區邊塞小臣其盟誓無足據

孫應時奏明人以議和延緩我軍即真心願和

其款饋必不能如我所定額數江雲奏和議不

成十居其七

皇上姑遣使往明以和議試之彼若不從則我兵入境

攻取更爲有名至是

命偉徵囊蘇喇嘛赴明寧遠與駐守各官

書曰我使者還聞爾等云議和之禮須送還大凌河官

一二員並少退尺寸之地以此爲名方可轉達朝廷



夫和事果成。我又何吝此一二。人且普天之下。盡爲爾朝廷所屬。豈僅尺寸之地乎。爾不忘已失之土地。命人民時藉以爲口實。我之與爾。安有自。一二祖無故被害。我能一目忘耶。我惟願見太平。未動爾邊疆寸草尺土。乃邊臣陵逼。致成七恨。漸啓兵戈。迄今未息。今我仍願太平。屢議和好。爾等乃以是爲言。過矣。況自克撫順以來。我兩國強弱。豈有不知。旣已知之。曷爲徒飾利口。貽誤主上。流禍生民。從來兩國

議和必彼此使命往來。則和事易於就緒。今我一心願和。

天鑒在上。實無欺僞。乃以至誠遣使。而爾卒不信。不遣使相報。向者袁巡撫與我議和時。我方遣使通問。彼卽繕修城池。非惟拒守。又復相逼。是以計愚我也。我用是決意起兵。然於兩三月前。令杜明忠齎書以告。然後興師。未嘗詭計掩襲。杜明忠現在爾處。可詢也。我如是求和。爾堅執不從。且不必遠徵往古。卽自



皇清國史卷一百一十六  
三  
我兩國構兵以來。歷年戰爭之苦。昭然可鑒。爾不樂  
太平。惟尋師旅。國家生靈。視昔更苦。咎將誰歸。今春  
往征察哈爾。知爾一年之內。與彼銀百萬有餘。與其  
以有用之金錢。費於無用之察哈爾。何如遣一曉事  
人來。早決和事。俾兩國共享太平也。我之心事。直告  
大無隱。爾諸大臣。果能身任和議。以成美事。豈特兩國  
息爭。人民安業。且使無限生靈。免於鋒鏑。造福甚大。  
其福亦歸於任事之人矣。又

命附與寧遠守臣轉達崇禎帝

書曰。滿洲國皇帝。奏書明國皇帝。我國稱兵。非不知足。  
而冀圖大位也。因邊吏欺侮之恨。不得上達。致起兵。  
端於茲數載矣。我思戰爭不息。則彼此俱被其禍。和  
好一成。則彼此均受其福。所以前於往征察哈爾時。  
過宣府。議和。刑白馬烏牛。誓告。爾後。皇朝。為。滿洲。  
天地。我意既盟之後。永相和好。故執我國越境之人。戮  
示於爾邊臣之前。所獲財物。悉令送還。數月以來。未



嘗少犯爾邊。我之篤守盟誓。可謂至矣。嘗觀往事。下情上達。天下無不治。下情上壅。天下無不亂。我兩國講兵。亦因下情阻蔽。不得上達所致。皇帝如欲洞悉我之恨端。當遣信使來問。我將悉告之。若謂業已議和。又何必語及夙怨。則亦惟皇帝之命。惟和好既成。

獲邀歲幣優游田獵。共享太平。是所願也。

後一月。偉命倖徵囊蘇喇。

麻還運寧遠各官言來書封固我等未奉上命。不敢擅開。可回奏爾。

主露封送來我等閱過。即便奏聞。於是命倖徵囊蘇喇麻露封再齎往寧遠。仍

十一月丁未。整飭朝會班次。

集分掌六部員勒

諭曰。國家初設六部承政參政等官。即定有班次。近見朝會之時。坐立無序。尊卑紊越。將何以肅體統耶。爾等宜傳令滿漢蒙古諸臣。按次就班。各加整飭。

十二月乙丑。申定服式。

甲子朔。布令國中。以是月二十日為始。黑狐帽。

五爪龍明黃杏黃黃金黃等服。非



上賜不得用閒散侍衛護軍及諸貝勒下護衛以上許服緞衣。餘衆俱用布。又

諭曰。國家服式之制。所以辨等威。定民志。俾朝野各有遵守。我國風俗素敦淳樸。近者奢靡僭越之風。往往而有。不可不定爲法制。昭示國中。且一緞之直。可當十布。與其以一緞成一衣。何如十布可得十衣。所以令衆用布者。非爲緞疋專供上用。實有便於貧民也。凡婦人所服緞布。各隨其夫。

十二月辛巳申嚴行獵禁令。

先是十月庚午。

駕由開原行獵。至斐德里山。有侍衛詹土謝圖前行。以射麕矢射中虎。爲虎迎撲。墜馬。欲噬之。

太宗大呼躍馬獨前。虎遂卻。詹土謝圖未至。大傷衆侍衛。乃射燈是虎。甲戌。

諭貝勒大臣曰。凡出兵行獵時。有爲盜者。論罪大小。或殺或鞭。久著爲令。乃此番行獵。仍有盜鞍轡靴屨等



物者是法令不彰而人不遵守也。夫蒐苗獮狩原以講習武事。必紀律嚴明。然後人不敢犯。今行獵兵少尚多犯法。若師行動眾將何以約束之乎。爾諸貝勒大臣其徧行觀察。嚴加懲治。於是械送所緝獲九人。至瀋陽各鞭八十二。庚寅。

駕至葉赫地行獵。

諭諸貝勒曰。爾等慎勿以獵人所射之獸。冒為己之所射而競取之。在獵人畏懼爾貝勒。誰敢不讓。而爾貝

勒豈可強奪其物乎。倘再有廝卒等盜取馬絆。粘屨等物者。罪及其主。決不姑宥。十二月癸酉。

駕出獵撫順。有獵卒八人。分取民間積薪。各鞭二十七。

因

諭從臣。自後擅取莊屯積薪及斫伐山木者。嚴懲毋貸。

庚辰。獵於額葉地。

親發矢中一虎。侍衛巴圖魯噶爾珠持刀追斫。虎嚙其馬足。既燼乃旋。



誠之曰。爾之勇。宜施於戰陣。何輕事搏虎爲。辛巳。以從  
獵者亂行。

諭諸貝勒曰。自後行獵。每旗令大臣一人。專司統轄。有  
不隨隊行走。逗遛失次者。皆執治之。不許懈慢。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六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六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六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六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七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八

太宗文皇帝

天聰八年甲戌正月至六月

天聰八年春正月庚寅申明外藩禁令

時科爾沁敖漢柰曼喀喇沁扎魯特巴林烏喇

特阿嚕科爾沁翁牛特四子諸部長並以朝賀

元旦至貢駝馬貂皮等物

賜賚有差

諭之曰爾蒙古諸部向因法制未備陋習不除今與諸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七

太宗文皇帝

天聰七年癸酉

天聰七年春正月庚子。令劭農講射。

集八旗備禦官。

諭曰。田疇廬舍。民生攸賴。勸農講武。國之大經。方今疆土日闢。舊所給田地。若有不堪耕種者。察明換給沃壤。卽于附近建造房屋。俾遷居之。如貧民乏牛具籽種。赴有力之家代耕。一切徭役。專派有力者。不得濫



皇清國史卷之十一  
及代耕貧戶至善射。乃我國制勝之技。宜各率所屬長幼。努力學習。毋得曠時。是日。

命大臣阿山。覺羅布爾吉。率海州耀州等處兵百往鹿島捉生。後二旬還。俘獲人口一百七十有三。馬牛九十有八。

乙卯。征烏扎拉部師還。

先是六年冬。

命大臣武巴海率兵征烏扎拉部。武巴海分八旗兵爲

四路。並趨渥赫河。斬三百三十八人。俘五百餘人。獲馬三百七十。貂狐。獾。獾。貉。虎。狼等皮千餘。張裘二十餘領。至是凱旋。以所俘分賜將士有差。

二月癸亥朔。茂明安部長率衆來歸。

茂明安部徹根汗。

元太祖弟哈爾之十六世孫

固穆巴圖魯

徹根汗父布延圖汗之弟

達爾瑪岱裘等舉部來歸。

太宗御殿受朝。徹根汗率衆遙拜。復同固穆巴圖魯進



前再拜抱

上膝見獻貂裘貂皮駝馬

賜宴及甲冑雕鞍銀器緞布等物

三月丁酉犒築城兵役

時以疆土日闕沿邊築城分兵戍防貝勒濟爾

哈朗監築岫巖城

在今蓋平縣東南

貝勒阿巴泰監築

蘭磐城

在岫巖城東

貝勒阿濟格監築通遠堡城

在蘭

磐城東北

貝勒社度監築謙場城

在通遠堡東北

太宗意築城兵役勞苦以羊犒之

甲寅征明寧遠師還

先是二月癸未

命大臣圖魯什勞薩等率兵二百征寧遠迤西一帶並

隨處揭榜宣

諭明人曰朕去年征察哈爾逼近爾大同宣府一帶邊

城絕不侵犯我兵有奪民間之驢者即戮示于爾邊

天城之前與爾邊臣誓



皇清長國... 卷十一  
天修好而還。朕以兩國自必願和。卽遣使來。乃久之不至。朕復遣使三次。爾將告

天盟誓之言。竟置不問。不容我使入城。是不崇信義而喜動干戈也。朕今復告之。

天。率兵攜耕牛農具。屯種山海關外八城之地。因爾之糧。爲久住計。爾等八城人民。遠近田地不耕。則可若播種。則我必盡刈穫焉。爾文臣孰爲善謀。武臣孰爲善戰。卽當各竭智勇。以決勝負。毋徒深匿雉堞中也。

圖噶什等齋

夏四月辛未

諭分兩翼進。隨處揭示。至沙河所。及寧遠前屯衛之間。斬四百人。生擒其前哨百總一人。獲牲牧二百七十而還。

夏四月辛未。擊敗明兵于遼河。

先是三月壬子。

命備禦蘇爾棟安星訥綽爾們等率兵三百。攜家口駐

守句驪河地。

句驪河爲內遼河外遼河合流處。一作柵柳河。亦作巨流河。至



是海州守將列列琿牛莊守將楞額哩海州河  
口守將伊勒慎率兵十八人巡遼河至孃孃宮

渡口遇明兵乘五船接戰。因我兵寡止獲其船

二。斬二人。生擒六人來獻。

辛卯。肄演馳騎。

先是己卯。

太宗巡視郊原。渡遼河。

駐蹕陽什穆河岸。諸貝勒各按左右翼列營。時敖漢部

長班第遣使貢駝馬牛羊喀喇心部長古魯思

希布

天聰二年來歸  
長蘇布地之子。

科爾沁部長武克善額

駝滿珠什哩台吉緯爾濟等並來朝獻駝馬牛

羊緞疋貂皮等物。

御行幄設宴。

錫賚有差。辛卯。

親率諸貝勒離

行在五里演馬。合自三十里外各乘馬馳至。最先至者



賞銀二百兩蟒緞一布二十。次至者銀一百八十兩蟒緞一布十八。又次銀一百六十兩蟒緞一布十六。又次銀一百四十兩蟒緞一布十四。又次銀一百二十兩蟒緞一布十二。又次銀一百兩蟒緞一布十。又次銀八十兩蟒緞一布八。又次銀六十兩蟒緞一布六。又次銀四十兩蟒緞一布四。又次銀二十兩緞一布二。凡十等。賜宴乃還。

六月癸酉。授來歸明登州舊將官職。

初大軍圍大凌河城。明調山東兵赴援。登萊巡撫孫元化遣參將孔有德率騎兵八百出山海關。赴錦州。甫至吳橋縣。兵乏食。遂還掠陵縣。臨邑。商河。齊東。德平。青城。新城。攻圍登州城。守參將耿仲明爲內應。城破。孔有德自稱都元帥。耿仲明自稱總兵官。據登州城。出戰。屢敗明兵。破黃縣。及平度州。攻萊州。將溜。聞援兵大集。乃返。



登州。登州城北有水門通海。明兵數萬合圍東西南三面。乃由水門乘船泛海。三遣其裨將先來通款。

太宗敕發內廐馬。及貝勒至。備禦按世職出馬。選其良者。

賜孔有德、耿仲明餘俱付之。散給部衆。

命文館諸臣宣

諭曰：元帥總兵可令統領舊部。駐劄東京。號令鼓吹儀

從俱仍其舊。惟用刑出兵二事。當來奏聞。所屬人民

俱住蓋州鞍山。如或不願。令住東京鄰近地。又正青

詔監築岫巖通遠堡。蘇場二城之貝勒濟爾哈朗、阿濟

格、杜度率兵迎之。鎮江有德、仲明至旅順口。明

總兵黃龍以水師截擊。又合朝鮮兵躡追至鎮

江。見我兵列營江岸。勢強盛。不敢近而退。有德

仲明乃率衆登岸。諸貝勒設宴饗之。留兵守其

船。破輜重于江岸。以



皇清國史卷一百一十一  
太宗復遣官傳  
敕發馬二千餘給與乘赴遼陽

太宗復遣官傳

諭曰爾等身皆勞頓宜暫休息從容來見又

誠羣臣曰曷者我國將士于遼民多所擾害至今訴告

不息今新附之衆乃攻克明地涉險來歸求庇于我

者毋得稍有侵擾違者處死必不姑恕六月癸亥

駕出德盛門十里至渾河岸中設黃幄左右各設五青

幄

親率諸貝勒偕孔有德耿仲明及官屬謝罪  
天行三跪九叩首禮畢諸貝勒議相見儀注  
諭令行抱見禮諸貝勒言

皇上以禮待之可耳不宜令抱見

太宗曰元帥總兵曾取登州攻城畧地正當強盛而納

欵輸誠遣使者三率其兵民航海衝敵來歸于我功

孰大焉當行抱見禮以示優隆之意于是孔有德耿

仲明行漢禮朝見畢復進前叩頭抱



上膝見次與大貝勒代善及諸貝勒俱行抱見禮設大宴。

命孔有德耿仲明坐

御座側酌金卮。

親授飲癸酉授孔有德都元帥印耿仲明總兵官印

御樓宴之。

賜敕書一切過犯原宥又

諭以同破山東來歸諸將察其功之大小用印給劄孔

有德耿仲明其初皆在皮島。隸明總兵毛文龍

部下。及據登州。人猶以毛氏稱之。其泛海來歸

也。所屬遊擊張文煥。都司楊謹。千總李政。明率

男婦百人。先至蓋州登岸。具述毛氏前據登州。

明兵攻之。五月不下。穴地發火器陷城。乃駕舟

夜遁至旅順口。欲攻城不克。退屯雙島龍安塘。

今將前來歸附矣。于是蓋州城守副將石國柱

遊擊雅什塔以其言入奏



詔撫輯之。又都司毛有明先來降。疑爲間諜。至是。孔有德等言在山東起兵時。毛有明之兄亦爲大帥。其投誠非僞。因並優賜人口馬牛緞布。

丁亥。勸羣臣讜直。

以諸臣有勦襲故聞。陳奏無益于事者。

諭曰。朕虛懷聽攬。樂聞讜言。如朕所行未協乎義。宜直言無諱。政事或有愆忘。宜開陳無隱。或六部事有不

公諸臣糾僞。貪邪宜直行糾劾。卽諸臣或有艱苦之情。亦宜據實奏聞。各以心所獨得。己所創獲。入獻嘉

謀。

秋七月辛卯朔。令分編漢軍戶口。

舊隸八旗下漢人。分出一千五百八十戶。每十

丁授棉甲一。以總兵官馬光遠統之。

八月庚辰。勞征明旅順口凱旋軍。

先是六月戊寅。偵知明兵自鎮江退入獐子島。



以船十一載孔有德部下餘衆送入內地己卯  
管兵部貝勒岳託管戶部貝勒惠恪類大臣楞  
額哩葉臣伊爾登昂阿喇率左右翼兵石廷桂  
率舊漢軍都元帥孔有德總兵官耿仲明率新  
附兵合步騎萬餘征明旅順口

太宗謁

堂子送至邊境

諭而遣之尋攻克旅順口城明總兵黃龍戰敗自劉死

俘獲人口五千三百有奇馬牛羸驢數百金二  
十二兩銀二萬一千二百兩人獲八箱裘服皮  
張緞疋器具無算七月甲辰捷奏至八月庚申

朔傳

諭貝勒等曰覽來奏知汝等欲取皮島朕意以爲皮島  
無甚關繫不必疲我兵力聞明國因流賊猖獗選調  
前寧遠錦州兵前往又逃來之人云祖大壽之弟在前  
屯衛爲總兵朕當遣兵征寧遠汝等酌留大臣鎮守



旅順口。可卽班師。戊辰。貝勒等疏。至言臣等奉

諭。班師。留葉臣伊爾登率每旗官三員。兵二千五百名。

燕游擊佟圖賚率漢備禦二員。舊漢軍百名。駐守

備貝勒旅順口。其地雖有水爲限。空曠可虞。應設瞭哨。

巡邏相接。令留守官員兵丁。攜兩月糧米。移駐

金州。前蒙

奉 旨 至 八 月 與 申

諭。令優待孔元帥耿總兵。臣等自思亦極力優待之矣。

當拔城後。其所屬將士。俱入城。凡官廨市肆富

民房屋。皆爲所佔。俘獲人口。多指稱親戚挈之

而去。臣等雖微有不平之意。未嘗少露。遣巴克

什等與語云。元帥總兵。任意擄取我等。不爲介

懷。若部下人。假稱主將號令。大肆搜括。則凡我

衝鋒陷陣之士卒。以何爲賞。竊慮三軍懷怨。後

此再遇攻戰。無由使其踴躍趨赴也。彼口雖佯

應。而貪得之心。已形于色。故彼所收取者。盡數

與之。凡以親戚爲言者。亦任其領去。據彼云所



皇清房國大畧 卷十七  
得人數七百四十八名。以臣等觀之。尚不止此。  
荷

天之佑。臣等俘獲頗多。歸期尚難豫定。擬留礮車于蓋州。所俘人口。並留于後。惟攜入官之物。與臣等偕行。不敢稽遲也。已已。

太宗遣官二員往迎。傳

諭曰。爾等至海州。當卽先遣人奏報。朕迎至渾河岸。爾等可與孔元帥。耿總兵。同來相見。礮車留于蓋州。付

石國柱。雅什塔。善爲守藏。將來可由驛遞送。現駕礮車之牛。各給還本主。領去。至所奏駐防軍士糧米俟爾等到日。再議。朕思爾等方攻破旅順。以軍威震盪之時。明人惟恐我兵前進。不能堅守內地。豈暇來犯我境乎。庚辰。

駕至渾河岸。立八纛拜

天。

御黃幄。時孔有德以墜馬傷手。與耿仲明並留



諭旨東京貝勒德格類岳託率諸將至行禮畢。

命從臣傳問貝勒大臣行間安否。大臣薩木什喀進前

奏曰。謹遵

指授方略。攻克旅順口城。悉蒙

皇上福庇。遂設大宴。酌金卮。

親授兩貝勒及大臣楞額哩石廷柱。巴奇蘭薩木什喀

等各跪飲

御前。宴畢。陳列所獲諸物以獻。

太宗酌納之餘。分給八貝勒家外藩蒙古貝勒。有在班

行者。並各

頒賚有差。傳

諭孔有德曰。都元帥遠道從戎。所行事宜。實獲展心。招

撫山民。尤大有裨益。不謂勞頓之身。又遭銜讎之失。

佇聞痊可。用慰朕懷。越數日。復傳

諭孔有德。耿仲明曰。爾都元帥總兵官。久習攻戰軍律。

素嫻。何俟朕諭。但恐無知士卒。有私賣馬步器械。致



缺損者宜急爲修整。卿等攜來紅衣大小礮已運至通遠堡。卽付卿等。與一切軍器。令軍士勤手演習。勿間斷。旗纛俱用皂色。馬匹各用印烙繫印牌。以滿洲字書本主姓名及本管官銜。並多備絆索。乃便于野牧。凡軍士甲背及盔尾。俱以白布號帶書滿洲字。之師行之日。廝卒人等各按部伍。毋或紊亂。是月赫圖阿拉城守將恩什塔鄂尼喇弼嚕率兵巡哨雅爾古一路。遇明人盜殺者。斬十四人。生擒四

十九人。獲獲一百六斤。以獻。

命斬所俘百總一人。以十八人賞從行軍士。餘三十人發尚陽堡。又蘭磐城守將薩哈連寧固達岫巖城守將錫翰暨管哨官海塔往明石城島躡蹠。獲二十人來獻。

命以八人分賞。餘十二人發尚陽堡。又捉生將徹爾洛索海率兵二百至明錦州。斬七人。獲馬一。擒百總一員。兵一名來獻。訊畢。斬之。



皇清國史卷之十一  
五  
九月庚子。征明山海關師還。

先是六月戊寅。

太宗以征明及朝鮮察哈爾三者先後緩急機宜。

命貝勒大臣各抒所見。貝勒濟爾哈朗奏言。朝鮮不遵

我約。當反其貢物。姑與互市。不必往征。至明乃

吾敵國。宜令貝勒大臣率兵深入。取其近京數

城。因糧于敵。久駐伺隙。以期必勝。別市兵山海

關。以東錦州以西。撓其耕穫。使不得休息。復攜

梯礮礮車。分兵之半于山海關外。立營。其半繞

入關內。外內夾攻。彼必勢窮。則矣。貝勒阿濟

格奏言。前者我兵圍大凌河。四閱月。盡獲其良

將精兵在。

國家固有得人之慶。然而從征士卒及新附蒙古。

一無所得。皆以爲徒勞。今歲不卽征明者。爲耕

種故耳。耕種初畢。可卽興師。

皇上親駐邊外。令諸貝勒大臣率兵入邊。所到之處。張



示招降。然後相敵形勢。酌量緩急。以定進取。俘獲人口。每旗計甲均派帶回可也。貝勒多爾袞奏言。宜整頓兵馬。乘穀熟時。入邊圍困燕京。截其援兵。毀其屯堡。爲久駐計。可坐而待其斃也。貝勒多鐸奏言。我國之兵。非法于關者。但止攻山海關以外之城。與攻燕京通州之城。名雖不同。勞苦則一。臣以爲宜直入長城。庶可磨士卒之心。

亦可成久遠之計。且相機審時。古語有之。我兵若耽延旦夕。則敵人漸知豫備。固其城池根本。修治。何隙之可乘。我國何愛于明。祇念士卒勞苦。姑與之和。若乘時可取。原不待再計也。至察哈爾且勿加兵。已和之朝鮮。勿遽與之絕。惟先圖其大者如蒙

天佑得之。則其餘隨我所求而皆至矣。貝勒杜度奏言。朝鮮已在我掌握。宜且勿征。察哈爾如與我逼。



則征之得破察哈爾。則天下自然膽裂。若尚遠。  
大可取大同邊地林馬。即深入明境。貝勒岳託奏  
言。時不可失。事且勇斷。宜乘此時于明山海關  
通州燕京三處。元圖其一。以立丕基。貝勒薩哈  
璘奏言。泰哈爾如盡。食穴中。勢將自斃。不煩急  
圖。至工。則我兵少。緩一年。彼之守禦益固。當  
于今秋乘彼禾稼方熟。因糧于彼。為兩次進兵  
之計。初次止簡精銳。務輕便。往來襲擊。俘獲既

多。即速出邊。第二次合已出痘。貝勒率眾軍。自

一片石奪山海關。則寧遠錦州。為無用矣。不然。

仍從故道而入。謂天聰三年十月。破龍井關。大安口。故道。斷燕

面之路。取彼積儲之地。堅守勿歸。乘機伺便。縱

兵奮攻。二三年中。大勳克集矣。貝勒豪格奏言。

錦州寧遠。攻之無益。何也。我國攻城之法。彼盡

知之。況我兵曾攻之而未得。若復合攻之。必有

畏難之意。雖得錦州。此外七城尚煩攻取。若徒



得一城其餘皆堅壁不下。彌旬曠日。恐老我師。今宜盡率我衆及新舊蒙古。從故道而入。爲書頒示屯寨及各城。告以我願和而彼不肯和。則彼處人民雖被瘡痍。將自怨其主。無尤于我。若馬匹疲斃。卽以所獲之費買馬。其餘并以製衣。則我兵奮勇靡有退志。而邊外蒙古亦得饜所欲矣。再用更番之法。俟秣馬肥壯。益以練習火器。漢軍攜巨礮。分兵兩路。一從寧遠入。一從故

道入。夾攻山海關。進攻通州。得與不得皆久。驛其地遣人往偵流賊情形。伺攻分師捍禦時擊之。必可圖也。至于朝鮮。且暫行撫慰。俟與敵勝負既定。再爲區畫。貝勒阿巴泰奏言。明國情形。

皇上旣悉知之。其地利。臣等亦熟識之。宜選精兵襲其不備。則關門可得。

親統大軍駐關外。擇貝勒大臣。令入關分路攻取。若獲



御營。委遣往來。彼處消息易得。錦州無足顧慮也。額駙

皇土揚古利奏言。我之于明。暇則一年。再征不暇。亦

一年一征。乃爲善策。營令已出痘。貝勒將帥率兵深入其境。凡兵士所獲。不計多寡。聽其自取。則人人貪得。不待驅逼。而賈勇爭先矣。所得城壘。惟貝勒更番駐劄。其下兵將勿移易。不辭勞苦。乃能成功。如謂有妨農事。則待農竣。興師令

婦子收穫豐事。亦無妨也。朝鮮察哈爾且置度外。山海關外寧遠。錦州亦且縹緲。但宜深入虜翼腹裏。既得朝鮮。皆吾手足。察哈爾自歸順。與管正黃旗楞額哩奏言。宜先直抵燕京。任其兵所取而回。然後再入山海關。扼險屯駐。積糧城中。以備往來攻伐之用。管正紅旗和碩圖奏言。宜相度明之邊界。乘暇而入。其還師遲速。難以豫料。必先修固我城堡。乃無敵人窺伺之虞也。



管鑲紅旗葉臣奏言。宜先抵大同宣府。秣馬休兵。偵探哈爾踪跡。近則我兵往征。若已遠。則我卽入明邊地。焚毀其廬舍。進逼燕京。晝夜攻圍。名爲帝都。其實易克。彼城上多積火藥。必自焚。且就彼近城一帶。伐木製造梯牌。多方攻取。城卽不克。亦是耀我軍威。如從山海關入。恐軍士俱無所得。徒勞苦也。管鑲藍旗宗室芬古奏言。我軍營銳已久。其勢可用。宜卽入明邊。

攻取其近京城堡。何憂事之不成。管鑲白旗伊爾登奏言。與其盤桓于山海關之外。不若徑入內地。審敵之情形。備梯牌以爲攻具。乘機陷之。管正白旗喀克篤哩奏言。我國之人利行師。不宜偃息。今誠證明。則

上天之眷佑。與人心之豫順。適相協應矣。八月壬戌。

太宗遣貝勒阿巴泰。阿濟格。薩哈璘。豪格。額駙揚古利。管蒙古軍武訥格。率兵二千。征明山海關一路。



躬謁

堂子郊送五里。

授以方畧并齋

諭榜示曰。滿洲國皇帝諭明國人民知悉。干戈原非朕起。實由爾主偏助邊外葉赫。釀成禍階。朕思

上天以好生爲德。干戈一動。則民命傷殘。于是常以講和爲念。孰意爾朝廷不愛國而愛財。不爲民而爲利。諸臣又俱各貪位慕祿。恐據理直言。致遭貶遣。是以

苟且偷安。不將成敗之勢。奏達于朝廷。以贊成和議。使爾等羅兵刃而蹈湯火也。爾朝廷大臣既不議和。甘陷爾等于死地。朕亦無如之何。是爾等之被荼毒。非朕之故。皆由爾朝廷大臣荼毒之也。爾等當怨爾朝廷大臣于朕何尤。是月師向山海關進發。沿途擊敵俱捷。俘獲關外人口及馬牛。由寧遠大路而還。九月庚子。

太宗迎于郊外三里許。樹纛拜



天陞

御座。凱旋貝勒大臣等朝見如禮。翼曰

召集諭責曰。爾等何不深入內地。乃遽速還。卽欲還。亦當設伏截擊。明之追兵。何止留圖。噶什勞薩等哨兵殿後。彼時敵兵數千追至。仰荷

上天眷佑。以寡敗衆。萬一有失。不知爾等尚能來見朕否。圖爾格納穆泰蘇納有罪革職。仍用爲答部承政。今正宜殿後立功。乃亦隨衆前行。將何時自奮乎。

皇考時。放甚特翁格伊喇喀努賽四臣。每臨陣。皆率先力戰。巴克什武訥格所在建功。今又首先還擊。敵卻敵兵。人臣爲國義當如此。爾諸大臣于貝勒欲還時。何不諫阻耶。貝勒阿濟格奏曰。臣欲息馬運糧。阿巴泰薩哈璘豪格不從。且欲由舊路旋師。以臣堅執。始從寧遠正路而來。

太宗曰。汝果能堅意不還。誰敢棄汝而來。朕非欲加罪于爾等。但自後行軍。爾等當謹識朕言耳。是月甲辰。



命滿洲蒙古漢軍將士俱擐甲赴演武場較射。  
賜宴。

頒賚舊漢軍將士帑銀二千二百餘兩。乙巳敘征明旅

順口諸將功。巴奇蘭薩木什喀並舟先人奮擊

岸上敵兵。永順珠瑪喇雅賴正古特奇悠冒

礮中創。相繼登城。車齊克墨爾根巴爾巴圖

登城力戰。伊勒慎尚延和洛格克申備船濟車

克城。分別加授世職。陣亡額隊官納海塔納喀

岳洛順額伊們額德子總程國輔等俱贈職以

其子襲。仍照例卹銀。其餘擊敵有功之將領武

巴海邦遜巴篤禮等。

錫賚紀錄有差。庚戌明登州都司蔡賓率二十四人來

歸。言登州副將因其籍係遼東恐有異志遣百

總姚世忠解送寧遠。我等殺之中途。遂來歸。

太宗命付都元帥孔有德。

諭之曰。蔡賓之歸我也。亦爲元帥故耳。朕嘉其來。賜以



狐裘一馬一銀百兩。其或厚加恩養。或陞以官爵。悉聽爾酌量行之。

冬十月丙寅演兵。

分八旗護軍爲左右翼。滿洲步軍爲一營。舊漢人馬步軍爲一營。四面環列。前設紅衣礮三千位。及各種大小礮。

太宗率諸貝勒。纓甲乘馬出。

閱陞

御座。諸貝勒率護軍列陣。傳令兵軍聞礮聲三。乃進。聞蒙古角聲卽退。于是吶喊三次。如對敵狀。次步軍。次舊漢人馬步軍。及礮軍各依令操演畢。復

宣

諭曰。凡臨陣對敵。必整齊隊伍。各依汛地。並馳而前。若有不依己之汛地。混逐他人隊伍。及他人旣進而卻立觀望者。治罪弗貸。至整隊進攻。稍有先後。勿以我先。爾後爭論。惟能遇敵弗退。并力擊敗爲尚。如敵人



不戰而走。則選精騎追擊。其衆軍勿離羣。但結隊躡後。倘追兵或誤入敵伏。或四散追逐。遇敵兵旁出。乃迎擊之。是月己巳。

諭六部啓心郎等曰。自設立六部以來。惟戶吏兵三部辦事妥協。禮刑工三部辦事每有疎誤。爾等啓心郎向不令分任部事。但坐于各員。鞠之後。見有缺失。則啓其心。今聞各部員鞠多在私家。理事果爾。則設立衙門何爲。爾等何不開導之。六部諸臣內。英國爾岱

爲人執拗。朕思人有全德者少。彼能盡心部務。辦事明決。朕實嘉之。各部大臣不如彼者甚多。隨事啓迪。非爾啓心郎之責。而誰責乎。爾漢啓心郎及生員等。輒以航海取山東。攻山海關爲言。夫航海至危。而事而我國又不善操舟。至于山海關。素號險固。未易攻取。若虧損我兵。何以成人業。朕爲一國之主。與諸員勅共圖軍事。自能審度機宜。無須紛紛。既說若部務差謬。不能整飭。爾等豈可默而不言乎。又



諭文館諸臣曰昔巴克什額爾德尼遵

皇考諭編成滿書彼固一代傑出之人能以文見義其

後巴克什庫爾禪所增朕恐終有未台朕嗣

皇考大位凡

皇考用兵行政之道若不垂之中冊則後世子孫無由

而知故令一一備載爾諸臣宜詳加訂正若有舛謬

之處即酌改之

十一月丙申宴查薩哈勒察部來朝頭目

薩哈勒察部頭目費揚古滿魯率四十六人獻

貂皮一千七百六十九張青布二千六百二十

疋朝見畢宴之

賜鞍馬裘韃蟒衣帽靴銀器緞布等物有差

十二月辛未諭罰從獵違令

先是十一月辛亥

駕出獵于葉赫地

諭貝勒大臣等曰凡行獵處有擅入圍中者貝勒罰良



馬一。領隊官罰銀十五兩。旗長罰銀十兩。閒散人罰銀九兩。離伍退後者。與誤入同罪。遇榛莽而規避不入者。亦罪之。見野獸成羣。不驅入圍內而向外逐射者。亦罪之。見猛獸在易射之地。則往告貝勒。在險地。則令原派統領官等入捕之。其餘閒散廝卒宜令在後。有射中麋鹿帶箭走入圍中者。卽告于所在貝勒。准其追尋。不告而私尋者。罪之。至是

駕還以行獵時。貝勒多鐸率所屬人立後。不相聯絡。罰

馬一。又貝勒多爾察蒙格不稽察從獵人在後

行走。亦各罰馬一。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七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八

太宗文皇帝

天聰八年甲戌正月至六月

天聰八年春正月庚寅申明外藩禁令

時科爾沁敖漢柰曼喀喇沁扎魯特巴林烏喇

特阿嚕科爾沁翁牛特四子諸部長並以朝賀

元旦至貢駝馬貂皮等物

賜賚有差

諭之曰爾蒙古諸部向因法制未備陋習不除今與諸



部約凡奪有夫之婦配他人者。罰騾五馬五十。其納婦之人。罰七九之數。給與原夫。凡姦拐有夫之婦。逃離本主者。男婦俱論死。其家產盡給原夫。刑部長不察治。亦罰騾五馬五十。至盛甲無號帶馬匹無印牌。及盛纓纓纓纓幅不遵我國制度者。俱罪之。

丁巳定功臣身後免丁例。

先是國中計丁派徭自

與祖直皇帝以下。宗文有官職者免之。無官職者不免。

是月癸巳

命槩免本身外又酌免一二丁三丁癸卯漢備禦各官以

所屬丁徭繁重。請減免。督戶部貝勒德格類

以奏。

命巴克什覺羅龍什等察訊。因前此買婦女配給新人

未曾發價。故云。

詔戶部卽以價償各備禦。又

命管禮部貝勒薩哈璘集衆漢官於庭。宣



諭曰爾衆官所訴丁徭繁重似不得已而切陳然朕以爲爾等苦累較前亦已減矣初爾等俱分隸滿洲大臣終歲勤劬每至鬻僕典衣朕將爾等放出另編一旗從此得以自給咸云拯我等於陷溺之中不受滿洲大臣欺凌雖肝腦塗地不能仰答上恩於萬一今覽爾等所訴之詞何頓忘前言乎古語云有家者能養賢則取國而國可得有國者能養賢則取天下而天下可得朕及貝勒之家各量所有均出之以養

上天畀我之民卽古聖人所謂養賢以及萬民之義也今爾等所論不過大凌河數人贖養之資何遽出怨言耶他國之主皆斂民間財賦以供一己之用有養方以養人我國賦稅朕與諸貝勒會有所私用于我國民力朕與諸貝勒會有所私役乎取國賦而糜費於家役民力以修治宮室不以國事爲念止圖一己便安爾等自當諫之今朕爲國家朝夕憂勤荷天眷佑殊方君長接踵來歸猶恐不能招致賢才改解



衣衣之推食食之。一切賞賚之需。每年半著工。糶糶野獸酒米筵宴若干。皆自八家貝勒均出。歲餽即出米粟賑濟貧民。其新附之蒙古。漢人。滿。喀。呼。爾。哈。卦。勒。察。又給與妻室奴僕莊田牛馬。我國家土地未廣。民力維艱。若從明國之例。按官給俸。勢有不罷。故計功給丁。一等功臣應得千丁。其餘以次遞減。分撥遠東人丁。以來八九年間。爾漢官人丁多有溢額者。非朕加恩。爾等有爾過愆。能任爾等多得乎。滿

洲出兵三丁抽一。今若令爾等亦一例三丁抽一。為

兵爾等以為何如乎。且滿洲之偏苦於漢人者。不但

三丁抽一也。如守臺淘鐵及一切工匠牧馬人旗下

聽事人役等。每一牛象。計出三十人。耀州燒鹽。獵取

禽獸。供應朝鮮使臣驛馬。修築邊境四城。巡視邊牆。

守貝勒門。及派兵防守向驪河。在在需人。皆唯各牛

象是問。又每一牛象設哨馬二匹。遇有倒斃。則均攤

買補。遇征瓦爾喀時。又各餵馬二三四匹。復派護軍十



名兵丁二三名往其所乘馬亦令餵養。遇各國投誠人至撥給屯堡房屋。令現往者展界移居。又令春米釀酒解納。獵取獸肉分給新附之人。撥給金與朝鮮貿易布疋。派令負載運送。凡邊城滿洲每年有容冰之役。迎接新附之呼爾哈於敦場看守皮張運送薪。水朝鮮蒙古使至瀋陽。每甲喇各出一人運給水草。若夏月至更有採給青草之役。又每年採獲併負往朝鮮發賣。每旗以一戶駐英。領地方一戶駐瀋陽渡。

口看守船隻。此皆滿洲偏苦之處。今滿漢均屬一國人民爾等何竟不知差徭減於滿洲。而滿洲差徭之多。實踰爾等三十餘項耶。從公付量。累爾等偏苦乎。抑滿洲偏苦乎。有所欲言。切直言之可也。宜。

諭畢。總兵官石廷柱馬光遠王世選及副將參將遊擊各官奏曰。控訴之事我等不知。皆衆備禦所爲。遂執爲首八人。奏請治罪。

太宗諭曰。諸臣旣云不知。所執備禦八員可並釋之。若



治其罪。後有苦累無敢言者矣。

石廷柱等奏言。臣等雖未同訴。然不能開

諭於免。復不能禁止於後。罪無可辭。伏念

上及八家貝勒。尚爾恤養外國。散財無吝。臣等蒙

上生全。另立旗分。衣食奴僕。馬匹。孰非

恩賜。如果計功之大小。不特官爵非所。更有何物

是臣等所應有者。今臣等上等之家。不下千丁。

隆恩。雖肝膈塗地。實難

報稱萬一也。

天聰三年十一月。攻明

州。及於陳。之妻請免其家數丁。差徭。管吏部。勅勒。奏

爾袞以奏

太宗諭曰。此功臣之妻。准免八丁。以後凡功臣已故。無

兄弟子嗣承襲。而其妻尚存者。准照官職。免其丁之

半。著為令。

二月己巳。浩齊特部眾來歸。

略爾喀所屬之浩齊特部。台吉額琳臣。元本塔

布囊巴特瑪。攜壯丁二百三十九人。婦女幼丁

命八員。六百九十七口。駝二百馬。四百頭。歸

太宗。遣官迎之。既至。設宴。額琳臣。巴特瑪。率同來之班

第圖。嚕齊。宰桑。僧格。布延。車臣。務巴什等。各獻



皇清國朝大事記 卷十八  
駝馬。

賜甲冑雕鞍蟒衣狐裘銀器緞布等物有差。

命八貝勒以次各宴一日。其先來歸之額琳臣屬下五

十三戶。卽

賜與管轄。時有呼爾哈所屬之黑龍江濱頭目羌圖禮

瑪爾罕率六姓六十七人來朝。貢馴鹿皮六百六

十八張。

太宗以羌圖禮等自歸服以來。

見天聰五年七月。

貢獻不絕。宴

之。

賜鞍馬緞布有差。

諭之曰。呼爾哈慢不朝貢。將發大兵往征。爾等勿與往

來。以致誤殺。此次出師。不似從前兵少。必集大器以

行。爾等如有舊相識者。欲見之。不爾禁也。

甲申。征明錦州將士還。

先是正月癸卯。

命前哨將圖魯什勞薩武拜。伊勒穆錫特庫蘇爾德鄂



謨克圖布延達哈塔那碩巴雅努山昂古蘇沙爾琥達等率兵往錦州捉生。

諭之曰。爾等臨陣勝敵。微有先後。不必爭論。今使擲丸爲戲。豈無或遠或近者。譬之收獵射獸。先中後中。其中一也。若收獵時。羣犬互噬。則不能殺獸矣。至爾等取下之道。惟在察其賢否而激勸之。若知其賢而不加獎勸。卽爲蔽賢。知其不肖而隱而不言。卽爲黨惡。蔽賢黨惡。何以爲主將。激勵羣材乎。又

諭曰。追敵時。宜先竚立望敵塵。令軍士按隊前驅。爾等尾後徐行。圖魯什等行九日。斬一百二十五人。獲樵

車一百十三輛。牛羸驢共一百餘。

漢人各一。訊之云。祖大壽之子。已自燕京至錦州。二月壬戌。圖魯什等還奏。以所獲

賜將士。戊辰。

命圖魯什同大臣阿山武善託克推等率兵征錦州。齎上予祖大壽書。及大凌河降將寄衆書十三函。以往乙



亥復重繕各書。

命勞薩色楚蘇爾德鄂碩錫特庫沙爾琥達努山等率兵再齎往。

諭阿山圖魯什等曰凡駐軍宜合爲一營進征則兩翼哨探不可疎忽至彼地則分兵爲三圖魯什同八大臣率百人爲前隊別令八大臣率兵三百爲後隊又別令八大臣同阿山武善統領之爲末隊如遇可有俘獲之處前隊先越其地以截敵兵令次隊收取之。

倘敵兵來戰則阿山武善一隊擇地設伏以待圖魯什引兵退走誘敵過其地而擊之所俘獲之物倘因敵兵截阻難以顧戀卽棄之亦可惟爾等加意提防相機而行。

諭勞薩等曰爾等可率駐防句驪河四大臣之兵並四路哨卒之半前往捉生若獲其人卽以書付之攜往如不獲則懸書於十三山站而歸阿山圖魯什等至錦州明兵潛匿不出獲馬牛數十勞薩等後數



身... 卷十八  
日至亦無所遇。遵

諭懸書十三山站而還。

三月甲辰定較射賞格。

先是己亥閱兵管兵部貝勒岳託率滿洲兵  
蒙古二旗舊漢軍一旗共十一旗行營兵俱赴  
瀋陽城北郊。最前舊漢軍噶手次滿洲蒙古步  
兵次騎兵次守城各處應援等兵次守城噶兵  
各以序陳列綿亘二十里許。

太宗臨閱駐馬蒲河岡岳託以戰守紀律指示兵軍聲  
礮者三衆軍吶喊如之。

上嘉其步伐整齊每兵賞銀一兩是日。

命諸貝勒簡護軍各十名與閒散侍衛較射。

太宗出閱定令中三箭以上者賞布二中七箭者賞布  
三中八九箭者賞布四就中視其善射者不論  
中與不中各賞一弓其射中應得之布仍照數  
給與蒙古小台吉及塔布囊之名在護軍數內



者許一體較射。

夏四月辛酉定都城及八旗職官名。

稱瀋陽城曰

天眷盛京。赫圖阿拉城曰

天眷興京。論功增轄五備禦之總兵官稱爲一等公。其

餘總兵官稱厚。郎章京仍分三等。郎今子副將稱

梅勒章京亦分三等。郎今男參將遊擊俱稱甲喇

章京。郎今軍車都尉職備禦稱牛錄章京。郎今都尉職總管

一旗佐管一旗之大臣及管甲喇管生錄各官

悉從

太祖天命初年舊稱

太宗諭曰朕聞事不忘初是以能垂之久遠奕世不替

昔蒙古主厭憎其臣子習蒙古語轉相做倣喇嘛名

號致國運衰微夫知其善而不能從知其非而不能

省俱未爲得自今我國職官及城邑悉遵我國所定

之名習稱之



庚辰。令來歸明副將尚可喜回海州。

先是七年七月。大軍克旅順口。明總兵黃龍威死。其副將尚可喜守廣鹿島。

太宗遣官齋書招之。可喜令部校盧可用金玉奎來通款。

命齋書諭其速來歸附。八年二月。可喜攻取長山石城。二島合廣鹿島共二千餘戶。由洪水壘來歸。

詔八旗有馬四匹以上者。各撥二匹迎之海濱。諸貝勒

暨積粟之家。出糧四千餘石。給與贍養。以旅順

口所獲可喜親戚付之。聚處海州。

諭以跋涉勞頓。緩期來朝。四月乙丑。

親率諸貝勒出迎十里外。

行禮設宴。悉知孔有德。耿仲明來歸時。

授爲總

兵官。

賜敕書一切。過犯原宥。隨來部校盧可用金玉奎。並授

參將。至是。

命禮部大臣送之回海州。其來歸之石城島千總袁家



命新晉劉文奎等並令卽隸可喜部下。

辛巳考取舉人。

先是天聰三年九月校試儒生三百餘人取二

百人。

詳見前。

八年三月壬子校試漢生員分別取

定一等十六人二等三十一人三等一百八十

人。

賜銀有差至是合滿洲蒙古試之取中與人者六名滿

洲習滿洲書者剛林敦多惠習漢人書者察布

海恩國泰漢人習滿洲書者宜成格習漢人書

者齊國儒朱燦然羅繼錦梁正大雷興馬國柱

金柱王來用蒙古人習蒙古書者鄂博特爾岱

蘇魯穆各

賜衣一襲免四丁宴之禮部

五月庚寅定軍士營隊名

先是三月甲辰

諭都元帥孔有德總兵官耿仲明日旗纛乃三軍眼目



爾等當以白鑲皂。則采章有別。不與八旗相淆。至繪飾任從所便。又甲兵

諭總兵官尙可喜曰。爾軍旗纛當用皂色。白圓心爲識。別。至是。

諭貝勒大臣曰。前此各旗所隸兵。止就該管將領稱爲某將領之兵。今宜以護軍前鋒守兵。邊兵。後兵。礮兵。騎兵。步兵。各營伍。分別稱之。蒙古兵稱左翼右翼。石廷柱馬光遠所管稱漢軍。孔有德耿仲明所管稱

天貽兵尙可喜所管稱

天助兵

壬寅敘別官職襲替

舊例大小官員敕書所載大者以勳修政事約東兵馬。授某職。小者以不負任使著有成效。授某職。俱准世襲罔替。至是。

命吏部彙叙

開國以來諸功臣。其以部落來歸。及身歷行間。著有勛



續者。所授之職。准世襲罔替。其無功績而因材授職者。無論職之大小。只就本身止。俱分別撰

給

敕書。

丁未。征明。

前期傳

諭外藩蒙古各部師期集。各旗將校等。

頒軍令。每牛錄下各派騎兵二十名。先啟行。又各派

軍八名。次日啟行。右翼五旗。由上榆林進發。左

翼五旗。由沙嶺進發。師行時。勿擅離本羣。勿酌

酒。勿踐踏田禾。其大凌河蒙古及歸化城俘獲

蒙古與各處所獲新蒙古等。如現隸之本主。自

言撫養得所。可保不逃者。許其攜往。否卽勿攜。

若攜不足憑信之人。以致脫逃者。罪之。每甲喇

出弓匠二名。每牛錄出鐵匠一名。鑿五鎚五鍬

五斧五銚二鑿二。每人隨帶鎌刀各備一月糧



糧每牛象出糞一。每二人共出鎗一。箭五十。每甲喇出雲梯一。用豫採乾木爲之。各備冬衣一副。凡馬絆及匙碗俱書字號。每兵攜帳房一。命貝勒濟爾哈朗大臣蒙阿圖薩璧翰巴奇蘭舒賽魯守。

諭之曰。如聞敵人來侵。須偵探確實。悉心商議。相機應援。慎勿張皇。料不過南路朝鮮。於晏安無事時。樂於溝壑而來耳。其沿海諸島漢人已盡爲孔有德。尚可

真等攜來。今皮島所遺止數千人。必不敢來。縱有敵兵侵邊外蒙古。可令圖爾格率兵防守。冀臺河之地亦勿輕往援。凡留守軍士勿令閒逸。總督關器械俱令修整。倘荷

天眷佑得一隅之地。來調爾等亦未可知。其城上所置大礮。俟城工完日。各按汛地布列豫備。其隨征小隊列於城下。不時操演。毋致疎忽。貝勒濟爾哈朗奏曰。若明寧遠錦州一帶之兵皆往內援。各城空虛。



我等可率兵往取否

太宗曰縱往所獲有限如必欲往以耀兵威亦必向西  
南捉生一二次偵敵確信果無防兵然後可合圖爾  
格等率兵往又

召宗室塔拜

世系見天命十年征呼爾哈部

博和託

貝勒阿巴泰第二子

瑪瞻

貝勒

勒代善第六子

屯齊

貝勒圖倫第二子

蒙阿圖薩臺翰巴齊蘭

守將克徹尼偉齊等

諭以勸勉奉公爲留守貝勒之輔翼又

命貝勒杜度偕大臣薩木什喀防守海州

諭曰爾等駐防海州如四境有敵侵卽當往援亦必以  
親往偵探之狀遣人告留守盛京貝勒若爾兵與敵  
衆寡相當可相機掩殺倘敵兵甚衆可待留守盛京  
兵至合謀出戰若敵兵乘船來侵非一夕所能驟至  
我必先瞭見之旣見卽可嚴爲設備又

命大臣圖爾格勞薩等率兵出邊渡遼河沿彰武臺河

駐劄守衛外藩蒙古並扼敵兵



諭之曰爾等當從陽什穆河北岸抵彰武臺河立營與喀喇沁兵同駐。管見千兵合爲一隊則覺其少。分爲數隊則覺其多。可先分爲二隊。若遇敵至。勞薩一隊前擊。圖爾格一隊隨後。敵若自渾河內偏。或深入我。錫喇穆倫河邊。則合爲一隊。併力與戰。圖爾格奏曰。黃泥窪一路。若有敵至。當往擊否。

太宗曰。爾等若往黃泥窪。恐敵乘後來襲。可令駐防句囉河城四將。率兵四千。駐彼處村落。餘則爾等率之。以行其外。藩蒙古俱令退駐陽什穆河北。勿使並邊屯住。

諭畢。管兵部貝勒岳託謂圖爾格等曰。自隄岸以東。句囉河以西。原置十四哨。可斟酌布置。盡財令軍士時時習射。整理弓矢。夜欲休息。勿解衣。須張弓開甲。冀以待若駐營之處。牧草難盡。可遊

上所指示地移之。甲辰。圖爾格等。式拜率前鋒兵。石廷柱。馬光遠。王世邁。率漢軍先行。乙巳。管旗八大臣。



納穆泰達爾漢葉克舒葉臣宗室芬古覺羅色  
勒阿山伊爾登管蒙古左翼武訥格管蒙古右  
翼阿岱同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各率兵行了  
未。

太宗率貝勒大臣出撫近門謁

堂子列八纛鳴角奏樂拜

天統師西發

六月甲申師次喀喇鄂博

先是五月丙申

命大臣阿什達爾漢伊拜往科爾沁調兵隨征大軍西

發之次日渡遼河抵陽什穆河沿河立二十營

伊拜從科爾沁至奏言噶勒珠塞特爾

爾濟格海賴布延岱白固類塞布類等託言往

取北方索倫部財賦自給各率部衆叛去科爾

沁土謝圖濟農

即奧巴之弟布達齊秉圖貝勒

卓哩克圖貝



勒即奧巴之從子武克善已率兵往追之矣。

太宗遣戶部承政英固爾岱文館舉人敦多惠回

盛京傳

諭留守貝勒曰可亟令索倫部來朝頭目巴爾達齊是

丙戌朔至速還國恐致噶勒珠塞特爾等襲取其地宜善

言訓諭而遣之又

命巴克什希福同伊拜往科爾沁傳

諭曰法律所載叛者必誅爾科爾沁見勒若獲噶勒珠

塞特爾等欲誅則誅之不誅欲以其人民爲奴者聽

己酉駐都爾壺地喀喇沁部長土默特部貝勒率

步騎五千至癸丑次扎木哈克地巴林部長奈

曼部長各率兵至六月乙卯朔次古勒班圖爾

哈地辛酉扎噶特部長烏喇特部長阿噶翁牛

特部長阿噶科爾沁部長皆率兵至

駕臨錫喇烏蘇河之南山平岡

御黃幄設大宴



頒軍律曰師行動衆約束宜嚴不可不明示法律以肅衆志大軍按隊安驅毋使喧嘩勿離旗纛若馱載有一二欹斜全旗暫止以俟整頓然後前行如士無私出劫掠爲敵人所殺者妻子入官往取糧草時若一二人擅往被殺者罪同經過之處勿毀廟宇勿殺行人敵兵抗拒者殺之歸順者養之所俘之人勿奪其衣物勿離其家婦卽不堪驅使者亦勿加侵害勿淫婦女勿令俘獲人看守馬匹勿餐熟食勿飲酒醴

我兵往征時敵人見軍士隨處沽買食物令多置毒於中不可不慎違令者正法癸亥前鋒將伊勒穆遇明哨卒四來偵我兵由何路進俱擒之斬其人以三人來獻甲戌次喀喇托洛穆

命貝勒德格類大臣覺羅色勒宗室芬古率兩藍旗兵武訥格率左翼蒙古兵偕巴林扎噶特土默特諸部長規取獨石口居庸關乙亥博爾堆布福還奏科爾沁土謝圖濟農等已追殺噶勒珠



塞特爾海賴布延岱白固類塞布類。盡收其部

下戶口。

太宗命阿汁達爾漢希福宣

諭從征蒙古諸部長曰。科爾沁部貝勒額爾濟格之子  
噶勒珠塞特爾海賴布延岱塞布類白固類等。凡遇  
興師。既不隨行。又違法令。僥倖隨我出兵之鄰國。掠  
取牲牧。朕不念其惡。以其先世歸順已久。欲保全而  
履宥之。乃彼全不知德。嘗欲叛奔察哈爾。今竟叛往

索倫爲其族兄弟。土謝圖濟農扎薩克圖桂棧秉哥  
貝勒卓哩克圖貝勒等。追及擒斬。在法叛者必誅。固  
無可貸。然朕素視彼弟兄。無異臂指。一有損傷。如傷

吾指。且朕方欲廣宣德意。招集人民。使之共臻安樂。

以彼受朕豢養之恩。安樂有年。弗克令終。是朕教化

未洽之所致也。今阿嚕部濟農

卽翁牛特部  
長遜杜綫

之弟達

拉海薩陽等。又越界駐牧。應以軍法從事。朕心不忍。

爾等可共議之。蒙古諸部長奏請



恩宥二人罪各罰人十戶駝百牛羊千。

詔減半罰懲又

命阿什達爾漢希福伊拜往迎科爾沁兵宣

諭曰班第塞本額古三人不遵法度向懷叛心此番又

與噶勒珠塞特爾等同叛宜盡收所屬人口以十分

給蒙袞

扎賚特部長

以一分給土默特部明安達哩董各

留五戶與三人看守牲牧其班第則令乘圖貝勒兼

管塞本則令卓哩克圖貝勒兼管額古則令伊爾都

齊

即利爾沁貝勒明安之長子棟果爾

兼管以噶勒珠塞特爾布延岱

白固類塞布類所屬人各撥十戶並海賴家屬牲牧

給噶爾圖海古其餘人戶撥給土謝圖濟農扎薩克

圖杜稜卓哩克圖貝勒各一分乘圖貝勒伊爾都齊

同給一分噶爾圖海古令與秉圖貝勒合為一旗甲

申次喀喇鄂博

命大貝勒代善貝勒薩哈璘碩託大臣葉克舒葉臣率

兩紅旗兵阿岱率右翼蒙古兵偕放漢柰曼烏



喇特喀喇沁阿魯諸部長。規取得勝堡。進征大

命大臣同。力善員詳奏。

命大臣同。力善員詳奏。

命大臣同。力善員詳奏。

命大臣同。力善員詳奏。

命大臣同。力善員詳奏。

命大臣同。力善員詳奏。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八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九

太宗文皇帝

天聰八年甲戌  
七月至十二月

天聰八年秋七月癸巳駐軍宣府城東南。

秋七月丙戌科爾沁部長巴達哩布達齊洪果

爾棟果爾武克善多爾濟桑阿爾齋索諾穆滿

珠什哩達爾漢巴圖魯塞稜噶爾瑪固穆占巴

拉塞爾固稜等率兵五千來會。

御行幄大宴之。



賜蟒袍各一。己丑定議分軍四路。並入明邊。期會朔州。

命貝勒阿濟格多爾袞多鐸大臣阿山伊爾登率兩白

旗兵。偕翁牛特部遜杜稜察哈爾部新附圖巴

濟農。

是月壬午。師次烏爾圖布拉克。遇圖巴濟農率衆來歸。卽以隨征。

及諸宰

桑自巴顏珠爾格地入龍門。辛卯。

命貝勒豪格額駙揚古利等攻向方堡。毀邊牆。分軍捉

生設伏。

親統師繼之。壬辰豪格等奏邊牆已毀。于是大軍入向

方堡。分道而進。至亘府右衛。

命巴克什覺羅龍什等遣人

予書責右衛將官曰。曩與爾等定盟。彼此毫無疑貳。

見六

年六月。孰意爾等陰懷詭譎。云約遼東人之在寧遠錦

州者尋盟。竟久待不至。及三次遣使寧遠。復拒不納。

見六年十月。

且襲我邊境。殺我二十餘人。爾等或以詐盟

爲得計。予縱可欺。

上天亦可欺乎。爲民父母。不以民之疾苦。奏於朝廷。惟



皇清開國方略 卷十九  
二  
恐上之罪已。則所謂大臣者。亦何利於國。何益於民耶。強弱之形。衆所共知。欲息干戈。可速遣信使持爾主璽書來。如執迷不悟。爾國之禍。何時已也。復令宣諭城中軍民曰。自古下情上達。天下罔不治。下情上壅。天下罔不亂。前歲兵臨爾邊。旣盟之後。秋毫無犯。此番典師。皆由爾官吏蒙蔽君上。毀棄盟言。致陷爾等于塗炭也。是日。駐營宣府城西南五里外。明日。移駐城東南。

八月癸酉。駐軍大同城南。

大軍駐宣府城東南之後。二日。乙未。移營薄新城。丙申。發礮攻之。擊斃守備一。正黃旗樹梯。二人。旣登梯。忽折。遂罷攻。丁酉。移師西行。丙午。圍應州城。丁未。分兵攻小西城。克其郭。己酉。明開平諸生張文衡自大同來歸。言在明爲代王府。叅謀。見明國諸臣。結黨貪財。專意罔上。生民窮

困。想望太平。惟



皇清國朝 卷十九 三  
皇上威名震于天下。且招賢好士。慈惠寬仁。君人之大德咸備。今大兵四路並入。人心願歸者大半。宜

備書前後興師之本意。布告四方。以慰民望。

太宗遂命直文館。

尋授秘書院副理事官。後爲甘肅巡撫。順治五年。甘州逆回米喇印叛亂。

賜卹。應。

遇害。

八月甲子。大軍以破攻應州城東南石家村堡。毀其堞。

御前親軍滿珠什哩海桑額格噶達琿。綽諾先登。敵以大刀木石抵拒。綽諾力戰敗敵。遂破其堡。

賜滿珠什哩海桑綽諾。皆人口八牛八。驢四。額格噶達

琿。皆人口六牛六。驢三。陣亡之希福固哩布。皆

人口十一。羸一牛十一。驢四。并緞布衣服。丙寅。

大軍自應州北行四十里駐營。偵者言明陽和

總督張宗衡大同總兵曹文詔俱率衆至懷仁

縣。

太宗度其必乘夜往大同。

諭前鋒將圖魯什武拜速往懷仁縣後山路。設伏邀擊。



皇清國史 卷一百一十九  
圖魯什等二更至。知宗衛文詔已于日暮過其地。乃以行遲不及設伏。

命記其罪。即令躡蹤大同。戊辰。圖魯什等擒明哨卒十人。獲馬四十餘。

駕臨大同南山。曹文詔騎兵結營于城東南門外。

命圖魯什將左。武拜將右。額駙多爾濟烏魯特旗總帥明安之子。將

中。先以鄂齊爾桑即扎魯特部貝勒巴克之子。率二十人挑

曹文詔兵出戰。

太宗下馬坐黃蓋下待之。遣陣獲高登。謂偕一人齎書

與大同城衆官。索察哈爾。述逃。又與曹文詔

書曰。朕聞將軍乃識時俊傑。兩國情形。想久洞悉。在廷

諸臣。當乘朕切于議和。力言于上。措斯民于太平。乃

不念將士勞苦。不察兵力強弱。逼之進戰。稍有不前。

輒行劾罷。或至論死。且闔宦專權。行賄者獎擢。無賄

者降革。上下蒙蔽。功罪不明。此番我軍既入內地。將

軍日後能保無罪乎。朕非相激之言。料將軍早已慮



之深矣。是日擊敗曹文詔騎兵。追至城壕而還。獲馬

百餘。辛未。

命縱陣獲曹天良。

曹文詔部下千總。

同馮國珍。

自明哈里莊送副將鮑承先之

子韜來營者。承先本應州人。來降後。明人執韜置應州獄。及我軍駐應州。張宗衡曹文詔出韜于獄。令持代王之母請和書。請我營。韜由山中小路遇哈里莊。遇蒙古兵。劫殺復甦。將民留養數日。國珍同二人送韜持書至。與承先相見。

齋與明代王

代康王鼎渭之子。史

失其名。之母楊氏

報書曰。朕曾遣使于各處議和。爾皇帝黜戮大臣大臣

畏懼以致蒙蔽不能上達。此番進兵內地。以昭願和

不得和之故。已將此意作書布告各處。誠能主持和

議當速成之。緩一日則民受一日之禍。早一日則民

受一日之福。和議果成。我兵不終日而出境矣。朕若

不思太平。專嗜殺戮。又何以服諸蒙古而統衆兵。朕

之議和實出至誠。如稍有越志。獨不畏

上天乎。惟願彼此以至誠相待耳。壬申。科爾沁部巴達

哩。洪果爾布達齊。武克善等。敖漢部索諾木杜



稜等。柰曼部。袞楚克。巴圖魯等。喀喇沁部。古魯  
思希布等。察哈爾部。圖巴濟農等。及杜爾伯特  
扎賚特烏喇特。郭爾羅斯。四子諸部長。各籍所  
下。俘獲以

聞。癸酉。駐營大同城南山岡。令各旗按兩翼環城而營。  
遣擒獲僧人偕一人入城。繼遣所俘明洪武八  
世孫朱乃廷入城。越二日。無回音。又縱還乃廷  
之弟。乃振與。乃廷妻及三子。俱入城。初。貝勒德

格類等入獨石口。克長安嶺城。斬其守備。攻赤  
城。克其郭。因城堅。罷攻。由保安州會師。應州。大  
貝勒代善等。克得勝堡。明參將李全自縊死。盡  
殲其兵。攻懷仁縣城。未克。明騎兵二百。自朔州  
來援。貝勒碩託偕諸將。擊敗之。追至朔州城下。  
收軍合攻井坪城。亦不克。奉

詔駐營朔州馬邑間。分兵徇代州。貝勒薩哈麟碩託。至  
代州城西。獲一人。問之。言西去七十里。崞縣。其



城北垣牆頽壞。薩哈璘遂往攻。夜半拔之。碩託  
攻圍平驛。城中官民乘夜悉遁。詰旦入城。無所  
獲。仍回原汛。皆隨大貝勒代善至大同。

御營宴之。貝勒阿濟格、多爾袞、多鐸由巴顏珠爾格地  
入龍門口。明參將以兵拒阻。擊敗之。尋攻龍門  
未下。奉

詔趨保安州。克其城。斬守備一。擄俘獲會師應州。又同  
貝勒豪格往畧朔州。至五臺山而還。尋

命貝勒阿巴泰、阿濟格、額駙揚吉利率兵往攻靈邱縣。  
多爾袞、多鐸、豪格率兵先往大同。越四日。阿巴  
泰等攻拔靈邱縣。斬知縣及守備。又分兵二百。  
命貝勒攻王家莊。遇城中守備出戰。殺之。其子代守城。  
亦殺之。攻城時。正黃旗兵先登。禮部承政巴篤  
禮督衆力攻。被創不退。中矢陣亡。

太宗聞之。泣下曰。此朕舊臣。効力多年。致命疆場。深可

惜也。

後贈授三等男世襲。



自清國圖乃... 卷十九  
計閏八月庚寅旋師出尙方堡邊。

太宗先是八月丁丑。

太宗自大同城南山岡移營四十里舖。前鋒將錫特庫納海努山生擒明哨卒六人至。五漢人一滿洲。命俱誅之。明人爲間諜書。置于北樓口。我兵獲之以獻。其書言滿洲原係我屬國。當此炎天深入。必有  
大禍。今四下聚兵。令首尾不能相救。我國人有  
得罪逃去。及陣中被擒。欲來投歸者。不拘漢人

滿洲蒙古一體恩養。有漢人來歸者。照黑雲龍

例養之。

黑雲龍初爲明總兵。天聰三年十二月。大軍擒之。永定門外。五年九月。隨征大

凌河。逃歸明。

有滿洲蒙古來歸者。照桑阿爾齋例養。

桑阿爾齋

不詳由何部蒙古歸明。其爲明副將。見天聰五年九月。

若不來歸。

非死于吾之刀槍。卽死于吾之礮下。又不然。亦

被彼誣而殺之矣。

太宗覽畢。因復與明崇禎帝

書曰。滿洲國皇帝。致書于明國皇帝。昨見皇帝書云。滿



洲原係屬國。此不惟皇帝言之。卽予亦未嘗以爲非也。祇因遼東各官欺陵不堪。屢次抒情往告。又蔽之不通。我思此種情形。仇怨已深。難以剖白。惟動兵戈。可冀來詢其由。孰意皇帝乃惑于各官欺誑。十數年竟無一言問及。以致戰爭不已。若早遣一信使來詳詢事由。判白是非。予豈樂尋兵戈耶。爾國臣僚一味欺罔。每當我兵入境。自戮雍髮漢人。虛報斬級千百。我國若果傷折百千。兵勢豈能常振耶。以皇帝之聰

明一忖度之。而欺罔自見。余所級之真假。暨我願和之誠僞。問黑雲龍自得其情。但黑雲龍惟恐結怨于文武大臣。是以不肯盡告于皇帝也。時鑲紅旗邏卒。又獲持書往陽和達張宗衡之曹文詔部下人。書中詐稱滿洲兵被礮傷無數。哭聲振天地。又自詡陣斬甚多。未暇取首級。止取纛一桿。其言類此者甚多。

太宗以原書付所獲人。並



身清臣國... 卷十九  
予書張宗衡曰。昨到大同。獲曹總兵遣人塘報軍情。見滿紙皆是虛誑。朕素謂明國大邦。自有忠臣義士。實心爲國者。何期一旦至此。前次得宣府張總兵塘報。其虛誑亦然。由此以觀。明國之衰已極矣。朕入境幾一兩月。蹂躪木稼。攻克城池。曾無一人出而對壘。敢發一矢者。今朕尙在爾地。可令張曹二總兵。集各路兵會戰。爾等高坐城樓。以觀若爾出兵一萬。朕止以千人應之。出兵一千。朕止以百人應之。如敢直前迎戰。

猶可自掩其罪。不然。徒以虛言誑君。亦可恥之甚矣。爾皇帝不知。以爲既能取勝。速宜進戰。爾等又畏懼逃遁。縮頸城中。如此則生民之塗炭。何日休息耶。爾等皆代皇帝撫字億兆者。自宜乘朕願和。凡有軍情。據實申奏。力贊和好。乃欺君誤國。貽害民生。寧不畏生受顯戮。死遭真禍哉。朕欲決戰之言。非自矜誇。因爾等虛誑已極。故欲一較勝負耳。爾等若以朕言爲是。速約戰期。朕當勒兵以俟。己卯。駐營陽和。前鋒將



錫特庫遇天城哨卒斬四人及千總一。生擒一人至。訊係滿洲。誅之。庚辰。自陽和移營四十里。辛巳。駐天城北。錫特庫設伏赤城。斬其哨探千總一。兵九人。生擒四人。獲馬十四。前鋒將圖魯什追懷遠哨卒。斬四人。又同侍衛拉都琥瑚沙。瑚什布及穆徹納洛實車克薩哈連設伏左衛。城遇祖大弼所隸騎兵二百五十人出城。擊敗之。斬三十四人。生擒把總一。兵三。獲馬三十八。

壬午。大軍至懷遠。閏八月甲申朔。駐營左衛城東。乙酉。圖魯什往宣府偵探。遇明哨卒十五人。單騎衝擊之。矢中圖魯什腹。仍力戰不休。衆軍繼至。斬十三人。擒二人。前鋒將武拜錫特庫薩海至宣府設伏。斬哨卒二。生擒守備一。獲馬三。太宗聞圖魯什創甚。迎視之。途

越二日卒于軍。後追諡忠宣。世襲一等子。丙

戌。大軍渡左衛河北。駐營。丁亥。攻萬全左衛城。八旗合力整換牌進攻。穴其城。正紅旗樹梯親



軍褚庫布丹先登四面守兵皆潰斬其守備常  
汝忠殲其城中兵千。

賜褚庫馬羸各五牛十蟒緞一。緞十九布一百五十紅

袍一。

尋授騎都尉世職後  
擢任副都統諡襄壯

布丹馬羸各四牛八

緞十五布百。

尋授雲騎尉世職後  
擢任副都統諡毅勤

庚寅前鋒將

錫特庫納海設伏宣府。遇明哨卒三。斬其一。生

擒一人。

太宗班師出尚方堡邊二十里。

命從臣敦多惠率四十人齋與留守瀋陽諸貝勒

敕曰。前入邊時。定議七月初八日四路並進。朕率兩黃

旗及都元帥孔有德總兵官耿仲明尚可喜蒙古科

爾沁諸軍。從尚方堡至宣府。復由宣府新城東城西

城趨應州。往視大同城。其城南有兵結營。擊敗之。諸

軍由龍門口入者。會朕于宣府。由獨石口入者。會朕

于應州。由得勝堡口入者。由大同直趨朔州。又有沿

邊過殺虎口。繞道至朔州者。明大同城官吏欲盡殺



降明之蒙古有蒙古八百九十五名。殺其守備一員來歸。朕又至宣府西六十里萬全左衛城。攻拔之。是行也。我師戰則勝。攻則克。風馳霆擊。所向披靡。擊毀臺堡百二十。擒斬甚衆。遇哨卒輒俘獲之。軍威丕振。明之邊將震恐。未嘗敢整列隊伍。撓我軍鋒。惟兩黃旗攻深井城。小西城。正紅旗攻懷仁縣。兩白旗攻龍門城。鑲藍旗攻沙城堡。不克。凡此不克者。非我兵盡力攻之而不克。乃相機而止耳。

九月壬申。凱旋濟陽。

大軍自尙方堡邊旋師之後七日丙申。以出師克捷。剗牛八祭纛告。

天九月戊辰。留守貝勒濟爾哈朗等遣官齎奏至。言國無災祲。境宇寧謐。捉生五次。屢有俘獲。逃人兩次來歸。聞明崇禎帝遣官至錦州。凡三調祖大壽未往。因繫其妻孥于獄。復召之。大壽乃行。瀕行。謂人云。我雖竭力爲國。其如不我信。何我意。



此行與滿洲國

皇帝。可戰則戰。量力不敵。則與一言決絕而來。若入京必致加害。我觀時事若此。是滿洲國

皇帝得天下之時。遂率所轄蒙古。沿途縱馬食田禾而  
去。至寧遠駐三日。復縱馬食禾。餘皆以馬載之  
行。又聞明崇禎帝以蒙古人雖附明。實屬無用。  
其在大凌河也。殺人而食。敗則先奔。諭大壽殺  
之。凡一次。蒙古桑阿爾齋等。環甲三夜。欲執大

壽。大壽謂桑阿爾齋曰。我視爾等如兄弟。爾等  
何得如此。桑阿爾齋曰。聞諭旨欲盡殺蒙古。故  
我等有此謀以自救耳。大壽遂與之盟。臣等偵  
知如此。伏思大壽不應召。既負罪。必求容于其  
主。或侵我外藩蒙古。亦未可知。惟

皇帝熟慮之。近有自明錦州逃來之烏納海。言彼處蒙

古情形。管兵部貝勒岳託。因遣蒙古一人。匿書

靴內。致錦州蒙古多爾濟哈坦。

太多羅特部長  
天聰二年二月



我軍擊敗之。諾木齊本放漢部塔布囊奔投錦州後見崇德六年三月

等謹以書詞一併齎呈

御覽。

書曰。問爾多羅特部落人。共稱爾等為豪傑。夫豪傑議時。何故與旦夕將亡之明國。同謀待斃乎。明

國之君。心志驕盈。不念人民困苦。其大臣貪黷貨賄。肆行外詭。又濫用閹人。以致閹人復恐嚇在外武臣。索取財物。人皆重足而立。明國將亡。顯然易見。往年我國出兵。恐察哈爾襲我之後。故不久旋師。今察哈爾汗子身遠奔喇嘛圖白特部。其大族臣僚。已來歸我國。我攻城畧地。縱淹留逾年。亦不返顧。明人與我交戰。必令爾蒙古在前。進則為我。退則被彼誅。勢難自全。今我兵進征大同。若擒獲大同王子。以易爾各城。蒙古或圍困燕京。亦言盡索蒙古。明人在危急

之際。豈惜爾等乎。彼時雖悔。何及。今宜乘時起事。如欲我兵接應。我兵即往。如爾等招集城堡。來降。當以城堡付爾等駐守。即棄去城堡。率眾來歸。亦必與我國貝勒大臣一體相待。豈不聞我國愛養歸順之漢人。雖陣前俘獲。均加恩育。大丈夫一心圖事。何事不成。宜速乘時舉事。勿猶豫不決。致貽後悔。辛未。大軍渡遼河。駐營十方寺邊。濟

爾哈朗。岳託等迎謁。與凱旋貝勒大臣並

賜宴。壬申。

躬詣

堂子行禮。乃還宮。



堂于甲戌以新獲瓦爾喀人戶撥補不足旗分

先是七年十一月

命大臣吉思哈武巴海率官八員兵三百人征朝鮮接

壤之瓦爾喀部

諭之曰爾等勿專以俘獲爲念致降順之人復叛逃而去所俘婦女當擇謹厚人守護若有姦淫事覺從重治罪至將領士卒身欲休息止許弛弓書寢若昏夜務環甲上弦不可怠忽其八貝勒家人遇川兵處皆

令入伍聽調遣凡所俘獲令各自立營以無父母之

子女分給守視爾領兵諸將嚴飭軍士不許任意乘

馬馬正行時勿飲以水駐營時須散放滾塵先令食

草然後飲以水其寧古塔發二處人可分爲三以

二分留守一分隨征烏扎拉部落編戶人等亦令隨

往有所俘獲任其自取八年五月甲辰吉思哈武巴

海還至寧古塔遣人奏捷俘男子五百五十婦

女幼稚一千五百獲馬一百九十四牛一百八



十三貂狐貉獺狍獾獐黃鼠青鼠灰鼠等裘一百六十三領皮二千二百五十張貉皮褥三緞四布一百二十人襪八十斤初八旗每旗分隸牛象二十五後漸增至三十至是

太宗諭貝勒大臣以吉思哈等俘獲之瓦爾喀人戶不

必均隸八旗察明不足旌分撥補

冬十月壬辰索倫部

遼後

入貢

先是五月丙戌朔黑龍江濱索倫部頭目巴爾

達齊率四十人來朝以貂皮一千八百一十八

張入貢至是巴爾達齊又與景古齊哈拜孔格

泰烏都漢訥赫徹特白谷爾塔等率三十五人

來朝以貂狐皮入貢是月庚戌

太宗率諸貝勒跪焚楮幣告

太祖之靈曰臣自受

命以來夙夜憂勤惟恐不能仰承

先志之重八年于茲矣幸蒙



天地鑒臣與管八旗子孫一德同心。

眷顧默佑。復仗

皇考積累之業。威靈所至。歸附甚衆。朝鮮稱弟。入貢喀爾喀五部。舉國來歸。喀喇沁土默特以及阿嚕諸部落。無不臣服。察哈爾林丹汗兄弟。其先歸附者半。及林丹汗攜其餘衆。避我西奔。未至唐古特部。殂于錫喇偉吉爾部之大草灘地。其執政大臣率所屬盡來歸附。今爲敵者。惟有切國耳。臣躬承

皇考素志。踵而行之。伏冀

神靈始終默佑。式廓疆圉。以成大業。謹摠微忱。曷勝感愴。上告。

乙巳。定蒙古牧地疆界。

巴林與鑲藍旗蒙古。以克哩葉哈達瑚濟爾阿達克爲界。翁牛特與巴林。以瑚喇琥護呼布哩都爲界。柰曼與兩紅旗蒙古。以巴噶阿爾和碩巴噶什嚕蘇特爲界。敖漢與正黃旗蒙古。以扎



噶蘇台囊家台爲界。四子部與鑲黃旗蒙古。以杜穆達都騰格哩克沃朶爾台爲界。阿嚕科爾沁與兩白旗。以塔喇布拉克遜島爲界。扎嚕特與正藍旗。以諾綽噶爾多布圖鄂魯穆爲界。既分之後。有越界者。坐以侵犯之罪。往來駐牧。務彼此會齊。同時移動。不許參差。其分定地方戶口之數。正黃旗二千戶。鑲黃旗六百戶。正紅旗八百二十戶。鑲紅旗八百三十戶。鑲藍旗六百

七十戶。正白旗六百四十戶。鑲白旗七百戶。正藍旗七百戶。敖漢部一千八百戶。柰曼部一千四百戶。巴林部色特爾八百戶。滿珠什哩八百戶。扎嚕特部達爾漢巴圖魯圖巴二千四百五十戶。內齊圖巴濟農二千戶。四子部圖們達爾漢二千戶。阿嚕科爾沁部達賚達爾漢車根塞稜二千戶。翁牛特部杜稜濟農二千戶。棟岱青二千戶。共計二萬三千餘戶。時奉



命往碩翁科爾地會外藩蒙古部長分界之大臣阿什達爾漢塔布囊達雅齊卽于其地會議柰曼部長衮楚克巴圖魯前此從征大同朔州及圍井坪城離汛私駐應罰馬三千駝三百又因爭奪俘獲斫傷喀喇沁部布延圖應離部衆喀喇沁部屬員達賚務巴什等五人不以其事訴請公斷違例私罰駝馬完結應論死妻子入官翁牛特部屬員塔喇海班第二人越所限地界私至哈爾占喀喇穆掄地應罰馬千駝百

太宗覽奏

諭曰爾等所議良是但事屬外藩概從未減衮楚克巴圖魯免離部衆可罰馬百駝十其離汛駐營亦罰馬百駝十私議完結之五人皆免死達賚務巴什護衛納哈二人各罰牲隻八十一塔布囊託固布雅什哩璉津巴克什博第三人各罰牲隻二十七仍令同給被傷之布延圖牲隻八十一塔喇海班第各罰馬百



駝十所罰馬駝。可分給管蒙古旗大臣。及審事蒙古諸貝勒。

十一月乙丑。考察各官。

以六部各官三年考績。分別陞職有差。又考察管漢軍各官。以撫養之善否。戶口之繁減。分別優劣。是月。使犬部蓋青屯頭目僧格率五十人來朝貢貂皮。

十二月辛丑。宴察哈爾新附諸臣。

先是六年四月。

太宗統師征察哈爾。過興安嶺。至達勒鄂謨。察哈爾舉國驚恐無措。林丹汗見人心惶擾。知國勢不可爲。謀竄遁。遂渡黃河西奔。其臣民素苦其暴虐。抗違不往。中途逗遛者十之七八。又牲牧死者甚多。食盡。殺人以食。自相攻奪潰散。七年八月。有鳥曰鷓鳩。羣集遼東。遼東素無此鳥。乃西北蒙古所產。其色淡黃。形如鴿。爪如人足。而有毛。



國人皆曰。蒙古之鳥。來至我國。必蒙古有歸順之兆云。八年正月。

太宗聞察哈爾部衆流散于錫爾哈錫伯圖地。平八日。

命大臣布哈塔布囊岱。青塔布囊。偉徵。松愛。巴思翰。康

喀。勒德。格爾達。巴海等。率兩翼蒙古兵。調巴

林。喀喇沁。阿魯。阿巴。噶。諸部兵。會于都爾彌地。

合征之。

諭曰。爾等宜悉心籌畫而行。前設哨卒偵探。若見火烟。

勿令彼知覺。乘夜前進。出其不意。以取之。惟拒敵者

殺降則攜歸撫養。仍嚴密防守。毋致竊馬而遁。凡所

命俘獲。與衆軍士共之。二月丙子。巴思翰等至錫爾哈

錫伯圖地。俘獲婦女幼丁二百一十七。馬四十

曲。宜一而還。

命卽以所俘獲分賞。出征將士有差。五月庚寅。林丹汗

太宗自之叔茂奇塔特

前此逃奔科爾沁。

來朝。

賜甲冑。雕鞍。蟒服。鞋帶。帽靴。銀盆等物。丙申。



論詢貝勒大臣征明當由何路。皆以山海關對。

太宗曰。非計也。宜直抵宣府。彼察哈爾前聞我兵往征。心膽皆裂。舉國騷然。其貝勒大臣將偕來歸我。我師由宣府至大同。必遇諸途。可多備服物爲賞賚。收其部衆以歸。計莫善于此。遂

命出內庫緞帛。多製各色衣服帽靴甲冑囊韃鞍轡等物備用。諸貝勒亦多製一切用物。攜之出征。命使招撫駐牧明邊境察哈爾遺衆。

諭以書曰。朕聞察哈爾西遷以來。所遺部衆俱駐明邊外。此大誤矣。旣已居彼。何不歸我。凡爾宰桑等。不拘衆寡有來降者。卽命掌其國事成全錄用。如不審度事勢。欲于明境安居。獨不思以全盛之察哈爾。尙不能自存。而逃往西海地方。爾等又焉能久居于此乎。明與我兩國之強弱。爾試忖度之。當自明也。我國與爾等語言雖異。衣冠則同。與其依異類之明人。何如來歸于我。不惟爾等心安。卽爾祖父世傳之衣冠體



貌亦不煩變易矣。且彼先附明國之右翼圖們蒙古等窮年累月不得家居。妻子不能相見。屢爲我兵所戮。其存者明人猶驅之使戰。委命疆場。此皆爾等所目覩者。若不從朕言。亦任爾自便。但我大軍一出。儻蒙

天佑。以地與我。彼時欲求撫養。言之無及矣。天果佑我得明土地。雖潛奔西海者。亦難安居。豈特爾區區附明之蒙古哉。庚戌。

親統師自都爾彌地移營網安。林丹汗所屬圖巴濟農下二人驅馬十三匹來歸。六月乙卯朔。駐營古勒班圖爾哈地。前鋒將努山、錫特庫等擒一人來獻。訊之言自察哈爾國逃來千餘戶。俱在中途。遂

命大臣英固爾岱、覺羅布爾吉率每旗官二員、兵二千名往探其所在。布彥岱、達蘭泰、星訥率蒙古兵由哈瑪爾嶺一路進。布哈塔布囊、岱青塔布囊



率蒙古兵由錫喇穆掄一路進。癸亥。英固爾岱等。遇察哈爾戶口一千來歸。先遣人引其頭目。命大貝勒肯巴圖魯至。布彥岱等遇一喇嘛向鄂爾齋圖推圖兩頭目。率戶口百。弓手百有五十來歸。亦遣人引其頭目至。並朝見。來下。給與中御營。宴賚之。

諭貝勒德格類。大臣武訥格。往英固爾岱軍。迎護新附戶口。會大軍于錫哩地。布彥岱等至。錫喇穆掄

河源。復得男婦幼小四十人。

命以新附千餘戶。分隸八旗。給米八十石。送往

盛京。

賜御前留用巴木布帖舒稜格。巴達什。噶爾瑪。伊勒都齊等。各緞袍一。乙亥。大軍駐博碩堆地。察哈爾額林臣岱青。多爾濟塔蘇爾海。固實布彥岱。塞稜等。五宰桑。率男子七百人。攜家屬二千人來歸。丁丑。察哈爾圖巴濟農。下諾顏太什伍巴什



班第車臣台吉白本塞稜墨爾根四人來奏圖

巴濟農以林丹汗暴虐國人聞風二千六

上寬仁恤衆德威廣被遂叛彼來歸

太宗遣貝勒阿濟格額駙揚古利等率兵迎之壬午圖

巴濟農攜所屬千餘戶至

駕臨烏爾圖布拉克南山

御黃幄圖巴濟農獻珊瑚琥珀菩提子三種數珠金銀

器皿甲冑馬匹子塞稜台吉扎木蘇杜稜太什

諾顏塔安達古英蘇然爾台吉吹墨爾根道通

巴圖魯班第岱青固穆斯嘉布台吉瑚勒該齊

台吉各獻駝馬朝見圖巴濟農遙拜一次復近

前行抱見禮

命坐左側大宴之

賜甲冑蟒袍帽靴鞋帶鞍馬及隨來台吉等服物有差

初喀爾喀貝勒巴哈達爾漢獲罪我國

見天命六年三

月至是亦輸款來歸七月庚寅師次哈流圖地



察哈爾雲敦車臣鄂伯類塞稜台吉塞稜墨爾  
根巴圖魯叟僧岱青率四百餘戶來歸。

御黃幄宴之前鋒將圖嚕什等至歸化城遇察哈爾宰

桑阿雅克喀塔喜木哩克喇嘛古穆德塞臣袞

楚克僧格台吉特濟葉祐伊特格爾圖嚕爾瑪

青善卓哩克圖偉宰桑等率一千五百戶來歸。

先攜爲首諸宰桑以行己酉朝于應州

御營閏八月庚寅駐營尙方堡邊外二十里察哈爾嚕

爾瑪濟農等遣二十人至奏同多尼庫魯克德

森濟旺多爾濟達爾漢諾顏等率衆六千併家

口來歸又言林丹汗病瘵殂于大草灘地距西

海十日程其子及餘衆不能守俱躡歸附人踪

跡而來。

賜使者扣肯巴圖魯揚古爾和碩齊克什克布揚古託

克塔哈札木蘇喇唐及袞濟使者阿泰和碩齊

並其同來四十人馬匹牛羊有差仍



命塔布囊達雅齊率四十人于是夜起行往迎噶爾瑪  
濟農等壬辰

命大臣阿什達爾漢額爾德尼囊蘇哈爾松阿同八旗  
前鋒將每旗各一率兵百名往偵林丹汗子額  
爾克孔果爾踪跡乙未運米三百于克依細地

賜後來歸附諸蒙古丙申額駙古爾布什

天命六年十一月由喀爾

喀台吉

來歸舊所屬之阿爾賽率六人及妻子自察

哈爾來歸丁酉察哈爾阿蘇特部男子十二名

婦人三口來歸己亥以察哈爾來歸各官分隸  
八旗贍養辛丑

賜新隸正黃旗之阿雅克喀塔喜木哩克喇嘛宰桑古  
喇營穆德塞臣宰桑牛百羊千令其均給部下貧乏  
者其餘分隸七旗諸宰桑今管旗各貝勒給以  
牛羊壬寅

命大臣托克推率每旗官一員兵十名護察哈爾來歸

之蒙古家口赴



盛京辛亥察哈爾四大宰桑德森濟旺噶爾瑪巴

命大臣圖魯濟農多爾濟達爾漢諾顏多尼庫魯克率

眾六千奉汗妃挈家口來歸。

召宴于克依綳地

御營。

命大貝勒代善及七旗貝勒更番宴之九月甲戌以新

附察哈爾戶口撥補不足旗分壬午大臣阿什

達爾漢等攜來自察哈爾之喀爾喀貝勒齋賽

下岱噶爾喀布裏塞稜台吉至奏言黃河西奇

塔特徹爾貝塞稜布都瑪爾兩宰桑率千人渡

河而來又有眾宰桑率四千人待冰結時渡河

來歸。

命額爾德尼囊蘇哈爾松阿迎之十一月戊辰還報渡

黃河三日遇塞稜車臣宰桑沙布古英宰桑阿

裕什台吉巴特瑪台吉等率四百戶來歸攜之

渡河至錫喇穆掄地又有俟冰結後渡河者巴







召新附諸臣大宴之。德森濟旺、阿雅克喀塔喜木哩克

喇嘛率諸臣跪獻酒。

諭曰：朕本不飲酒。念爾新附諸臣誠意當飲盡一卮。復

酌酒。

親授諸臣飲。舊大臣亦徧及。備陳樂舞。諸臣靡不歡忭。

越二日。奇塔特徹爾貝塞稜布都瑪爾塞稜車

臣等。各率部衆至。復以閏八月後來歸。各官及

壯丁三千二百一十一人。均隸各旗。

賜阿雅克喀塔喜木哩克喇嘛、德森濟旺等一百二十

七人。貂鑲朝衣、貂裘、猓獾裘、貂帽、涼帽、靴、蟒

緞、素緞、纓、韃、弓、矢、銀器、甲、胄、鞋、帶、鞍、轡、牛、羊、馬

匹、奴僕、屯莊。其所屬塔哈爾噶爾瑪等一百九

十一人。各

賜朝衣等物有差。又

賜奇塔特台吉屯莊四所。每所人十名。牛六頭。











皇清臣國大皇帝 卷二十一  
太宗命管禮部貝勒薩哈璘宣

諭曰宗室懿親不加表異等威莫辨甚或與常人相詆  
詈及祖父非所以尊國體也至稱謂之間尤當使親  
疎有別嗣今我管圖等語外並令其管各半其因  
太祖世子俱稱阿哥

六祖子孫俱稱覺羅皆就其原名稱爲某阿哥某覺羅  
六祖子孫俱繫紅帶如常人與繫紅帶者相詆而詈及  
祖父者死其不繫紅帶而致人辱詈者勿罪是月使

大部索瑣科來朝

二月壬午朔

詔各官舉賢才

諭曰朕惟圖治以人才爲本人臣以進賢爲要天下才  
全德備之人實不易得爾滿漢蒙古各官果有深知  
灼見公忠任事者當速行薦舉所舉之人不分新舊  
歸附已仕未仕但得居心公正足備任使者卽呈送  
吏部其居心公正通曉文義者呈送禮部該部貝勒



隨時奏聞候朕量材錄用。

文館將完我范文程先後奏言。

上求賢若渴思得真才以輔國家恐諸臣各昵親知黨

援倖進貽誤不小請仿照古人連坐法明降

諭旨酌定功罪以示勸懲則

宵小退而真才進矣。

同日又

諭曰。邇者察哈爾新附各官頻加恩宴其燕京及大凌河歸順各官久未宴勞雖得新附之員其舊歸我國者詎可頓忘耶。

召歸順各官自守備都司以上皆集

賜宴于殿庭時預宴各官有形容憔悴者

太宗見之曰。或者貝勒等不加恩養以致如此我國家

蒙

天眷佑所得大小官員人等朕皆一體加恩未嘗分別新舊爾貝勒等務體察朕意毋使先歸者反致失所。

貝勒等奏曰。誠如

聖諭嗣後臣等加意思養自不敢忘。

丁丑編審喀喇沁壯丁。

編內外喀喇沁蒙古壯丁共一萬六千九百五



十三名爲十一旗。古嚕思希布杜稜等五千二

百十六名爲一旗。以古嚕思希布喀喇沁部長  
見天聰七年

領之。鄂木布楚琥爾等一千八百二十六名爲

一旗。以鄂木布楚琥爾土默特部長格根汁孫  
天聰三年。隨喀喇沁部

長蘇布領之。賡格爾等二千一十名爲一旗。以

賡格爾土默特塔布囊崇德  
元年。封多羅貝勒。善巴土默特塔布  
囊天聰三年

來歸與古嚕思希布同爲元臣濟  
拉瑪之後。崇德元年。封達爾漢。同領之。正黃

旗津扎多爾濟等壯丁。及在內舊喀喇沁壯丁。

共一千三百五十六名合舊蒙古爲一旗。以阿

岱領之。鑲黃旗烏斯庫拜單岱等壯丁。及在內

舊喀喇沁壯丁。共一千四十五名。合舊蒙古爲

一旗。以達賴領之。正紅旗昂阿幹濟泰等壯丁。

及在內舊喀喇沁壯丁。共八百名。合舊蒙古爲

一旗。以恩格圖領之。鑲紅旗蘇木爾賴瑚爾等

壯丁。及在內舊喀喇沁壯丁。共一千十六名。合

舊蒙古爲一旗。以額駙布彥岱領之。正白旗布



爾哈圖等壯丁。及在內舊喀喇沁壯丁。共八百九十名。合舊蒙古爲一旗。以伊拜領之。鑲白旗。拉木布哩等壯丁。及在內舊喀喇沁壯丁。共九百八十名。合舊蒙古爲一旗。以額駙蘇納領之。正藍旗錫喇奇塔特等壯丁。及在內舊喀喇沁壯丁。共八百六十名。合舊蒙古爲一旗。以武賴領之。鑲藍旗諾穆齊錫賴圖等壯丁。及在內舊喀喇沁壯丁。共九百十三名。合舊蒙古爲一旗。

以瑚什布領之。八旗總管大臣下。設梅勒章京。甲喇章京各二員。凡年六十以下。十八以上。并從本地方帶來漢人。均照例編審。其目不能視。足不能行。手不能持者。不入數內。如諸貝勒以下。有隱匿不送。或經旁人舉首者。原告聽離主。備曰。將所隱之人入官。仍交刑部照例治罪。其十家。太宗出之長。罰馬二著爲令。

三月戊辰。禁濫役妨農。



三月甲子。詔。太宗出獵於三岔堡。丁卯。還宮。翌日。集諸臣。

諭曰。朕昨出見民間耕種愆期。蓋因章京等有事。城工欲先時告竣。故額外派夫。致誤耕作。築城固爲正務。然田地荒蕪。民食何賴。嗣後有濫役民夫。致妨農務者。該管章京以下。俱治罪。

五月乙卯。征黑龍江呼爾哈師還。

先是八年十二月壬辰。

太宗命大臣巴奇蘭。薩本什喀。分左右翼。率官四十。

員。兵二千五百名。往征黑龍江地方。

諭之曰。爾等此行。道路遙遠。務奮力直前。毋怠毋忽。至俘獲之人。須善言撫慰。飲食甘苦。一體共之。則人心歸附。必衆。且此地人民。語言與我國同。攜之而來。可。以爲我用。攻畧時。宜諭之曰。爾之先世。本皆我一國之人。載籍具在。爾尙未之知。是以甘於自外。我。

皇上久欲收服。特時有未暇耳。如此諭之。有不翻然來。







賜食既出。我將領等遂其為人。其官

命沙爾琥達穆成額傳諭喀拜等。令其引我軍前行。凡

各屯寨。善為指示。復

命貝勒薩哈璘杜度大臣納穆泰額駙達爾漢兵部承

直益政伊遜徹爾格並參政等官送於二里外。按旗

木分列。簡士卒。閱器械宣讀

敕諭。給諸將各一道。遂令起行。九年三月丁巳

特遣甲喇章京瑚什布率每旗二人往迎之。四月癸巳

巴奇蘭薩木什略令兵部啟心郎額色赫伊木

布奏報收服呼爾哈編戶壯丁二千四百八十

有三。人口七千三百有二。馬八百五十有六。牛

五百四十有三。駝八。辛丑。

詔貝勒阿巴泰率眾官迎凱旋將士於蒲河之岡。大宴

之。至是巴奇蘭以所招降頭目人等至。

太宗御殿。凱旋諸臣率眾朝見。

太宗以諸臣出師勤勞。



命主將巴奇蘭薩木什喀二臣行抱見禮。巴奇蘭薩木

什喀出班叩頭抱

上膝見。次招降二千人叩見。次索倫部長巴爾達齊等

四月壬寅黑龍江索倫部長巴爾達齊率二十二人來朝貢貂狍皮叩見。

命招降軍士俱較射設大宴。

召巴奇蘭薩木什喀以金卮酌酒。

親賜之。次飲各旗出征署旗務大臣。次飲以下諸臣。并

招降頭目宴畢。

上回官陞巴奇蘭薩木什喀等世職加世襲二次隨征

之吉思哈等三十六員各陞世職一級翼日巴

奇蘭等籍俘獲人口一百十六名馬二十有四

牛十有七貂狐獐獾水獺等皮共三千一百

五十皮裘十五領以

聞。

太宗念將士勞苦卽分賜右翼五旗主帥巴奇蘭左翼

五旗主帥薩木什喀其章京以下各賞賚有差。



招降之七千三百人俱。軍。以。不。各。資。資。資。資。  
賜房屋田地衣食器皿等物。其。王。獻。主。備。四。皆。關。五。夏。

己巳纂譯宋遼金元史。

太宗召文館諸臣諭之曰。朕觀漢文史書。殊多飾詞。雖全覽無益也。今於宋遼金元四史內。擇其勤於求治。而國祚昌隆。或所行悖道。而統緒廢墜。與夫命將行師之方。及賢奸忠佞之有關政要者。彙纂繙譯成書。用備觀覽。通鑑之外。野史所載。語多不經。無知之人。

轉相流傳。信以爲實。著禁止繙譯。又見漢人稱其君者。無論有道無道。概曰天子。不知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必有德者乃克副天子之稱。今朕祇承

天佑。爲國之主。豈敢遂以爲天之子。爲天所親愛乎。倘不行善道。不體天心。則天命靡常。寧足恃耶。朕惟朝乾夕惕。以仰答

天眷而已。

丙子。出征察哈爾。諸貝勒奏捷。



先是二月丁未。

太宗命貝勒多爾袞岳託薩哈璘豪格為統兵元帥。管

旗大臣納穆泰為右翼。吏部承政圖爾格為左

翼。率護軍騎兵一萬。往收察哈爾林丹汗子額

爾克孔果爾額哲。

親授方畧遣之。四月辛巳。

命大臣濟什哈海塞率八旗官八員。及外藩蒙古八十

人往駐上都城舊址。領軍事。五月丙子。諸貝勒

遣啟心郎訶充格等齎疏言。臣等奉

命率大軍至錫喇珠爾格地方。遇察哈爾索諾木台吉。

率部下。一千五百戶來降。已遣溫泰等引之見

上矣。臣等率兵前進。至黃河造船。於四月二十日渡河。

二十八日抵察哈爾汗子額爾克孔果爾額哲

所駐托里圖地方。天霧昏黑。額哲國中無備。臣

等恐其驚覺。按兵不動。遣葉赫貝勒錦台什之

孫南楚。及其同族阿什達爾漢。并哈木松阿岱



袞同往。令先見其姊蘇泰福晉。

蘇泰福晉係葉赫貝勒錦台什

子台吉德勒格爾所生。

及子額哲告以諸貝勒奉

命統大軍來招爾等。秋毫無犯。南楚等馳至蘇泰福晉

宮。呼人出語之曰。爾福晉親弟南楚至矣。福晉

聞之。令其從者舊葉赫人覘之。還報。蘇泰福晉

慟哭而出。與其弟南楚相見。遂令其子額哲率

衆宰桑出迎我軍。臣等列旗纛。鳴畫角以進。率

額哲拜

天畢。與額哲母子相見。臣等恐額哲及其羣臣生疑。乃

與誓告

天地。翼日。額哲設宴相待。臣等亦設宴答之。各贈雕鞍

裘馬等物。於是額哲部下羣臣額濟格固實等

率其部民一千戶歸降。當我軍未至時。有鄂爾

多斯部濟農來招額哲。令遵其約束。與之盟誓。

詰旦已行。前軍阿什達爾漢等聞而追及之。臣

等察其有異志。羈留之。謂濟農等曰。凡察哈爾



有人民在爾部者當悉送來不然我兵即前進矣。又謂察哈爾諸臣曰。凡爾部人民有遺留鄂爾多斯者可具數報來。眾以數開報。隨遣人賫往鄂爾多斯部。於是察哈爾額爾克楚琥爾妻及其部下達雲倬爾濟等官。並部民千餘戶。及一切諸物。俱送至。臣等荷蒙

天眷仰仗

皇威謹遵

指授方畧進止以時。故得全部收服。謹具疏以

聞。方捷音將至之前一日。

太宗諭文館諸臣曰。朕憶從來左耳鳴。必聞佳音。今左天耳鳴。出師諸貝勒。必有捷音至矣。至是。祈充格等果

天眷時至。時適

賜巴林部長色特爾

元太祖裔。天聰二年來歸。

宴其右翼宰桑布兌

山津捧觴跪進曰。

主上聖明。



皇天默佑。臣等獲預宴筵。得聞喜音。敢進一觴。虔申慶

賀。

太宗曰。朕承

天眷佑。喜慶肇臻。正宜仰體

天心。益求治理。倘朕政治有違闕。爾等當直言極諫。忠

大良之言。朕未有不聽。何至相侑以酒。導朕于非義耶。

布兌山津慚謝而退。

六月乙酉。征明寧錦軍還。

先是五月癸亥。

太宗諭諸貝勒大臣曰。出征察哈爾諸貝勒。此時想已

入明山西邊境。明國必調寧遠錦州兵。往山西救援。

今當別遣我軍。赴寧遠錦州界。分布立營。使彼瞭望。

傳告。戒嚴守禦。以牽制其調援山西之兵。遂于每牛

彖內選護軍二人。

命貝勒多鐸爲帥。以艾度禮。尼堪額。必倫瑪。瞻博。洛穆。

爾祜等阿哥輔之。與管旗大臣達爾漢。葉克舒。



宗室芬古阿山石廷柱兵部承政徹爾格前鋒  
命貝勒將領武拜護軍將領圖賴同往復令喀喇沁部  
賡格爾萬丹塞稜等赴明北邊索舊犒賚并圖  
貿易若得犒賚則取其所予允貿易則與之互  
市使明人疑懼緩西援兵多鐸等既奉  
命遣阿山石廷柱圖賴武拜等諸大臣率兵四百先趨  
錦州大軍隨後過十三站立營明偵卒見我軍  
至馳報錦州總兵祖大壽大壽急令副將劉應

選穆祿吳三桂參將張國忠王命世支明顯及  
遊擊八員率兵二千七百各迎探親率馬步兵  
出錦州城五里駐營時松山城守副將劉成功  
趙國志率兵八百人與錦州副將劉應選等合  
兵至大凌河西遇阿山石廷柱等相對列陣未  
及戰阿山等馳報多鐸多鐸率兵迎赴明兵見  
我軍如川流林立自山而下塵埃蔽天不辨多  
寡遂驚潰阿山石廷柱圖賴武拜等突入掩殺



陣斬副將劉應選。殲其兵五百人。生擒遊擊曹  
得功。及守備三員。獲馬二百一十四匹。甲冑無算。  
收軍還。距錦州松山城五里駐營。次日復攻一  
臺。克之。壬申。遣固納禪。旺奇奏捷。癸酉。

命沙爾琥達扎福尼薩弼圖爾哈格巴庫棟世祿穆  
瑚公袞等。每旗大臣一員。率每牛條下護軍一  
人。往濟師。并縱陣獲遊擊曹得功。還。癸未。喀喇  
沁部賡格爾萬丹塞稜等。赴明國貿易。至遼河。

遇明卒三十人。自冷口來哨探。殺二十人。生擒  
一人。來獻。問之。言明兵五百人。自遵化來。爲我  
邊外蒙古擊敗。止餘七人遁去。至是多鐸等凱  
旋。

太宗率大貝勒代善及貝勒阿巴泰德格類阿濟格出  
盛京懷遠門。迎於五里外。

御黃幄。貝勒多鐸遵

上命進前跪。行抱見禮。



皇清國方略 卷二十一  
上亦答禮。出征諸大臣。以次拜見。遂以陣獲官三員。並籍所獲軍資馬匹戶口牲畜以

聞。

太宗以多鐸初專閫外。能出奇制勝。嘉獎之。

賜良馬五匹。甲五副。以所俘獲賞從征將士有差。

丁酉。征東海瓦爾喀軍還。

先是八年十二月癸卯。遣大臣武巴海。荆古爾

岱。率每旗將領一員。每牛象甲兵一名。共四百

人。往征瓦爾喀。

太宗命管兵部貝勒岳託傳

諭曰。茲命爾等往征瓦爾喀。所至務謹慎從事。各副委

任。不可怠忽。聞尼滿地方有千餘人在彼築城屯駐。

爾等宜往畧之。至各屯戶多少。武巴海盡知。武巴海於五年

七年俱征瓦爾喀有功可取者量力取之。有分達哩所居之屯。

宜率鄉導往前先取。餘可次第畧定。凡此諸屯。非有

統帥哨防。不過泄泄然散處各村。然其人雖愚。耳



皇清聖朝方略卷二十一  
目頗衆。爾等自寧古塔啟行之日。卽行防範。毋令彼

知覺。伺其所在。以智取之。所有俘獲。當加意守視。時

其衣食。勿令凍餒。前遣達珠瑚以疎忽遇害。天聰元年征瓦

爾喀爲俘卒所害。念其効力年久。著有勞績。方令承襲世職。

爾等未能如達珠瑚之功。倘不自慎。欲希格外之恩。

不可得也。夫攻畧之後。或俘人遁逃。或自被戕害。皆

由與彼同處日久。漫無防範。以及戮辱其婦女所致。

前者正紅旗輝滿。征瓦爾喀時。所爲多不義。爾等慎

勿效尤。亦毋以其物力豐足。妄行多取。彼旣服從。秋

毫不可犯。爾等其毋違朕命。九年四月。武巴海。荆古

爾岱等。自寧古塔遣噶爾珠。奏報收撫瓦爾喀

壯丁五百六十人。婦女五百口。幼穉九十口。又

俘獲婦女六十口。馬六十。牛百。貂狍獐獐等皮

六百六十有奇。裘三十八領。六月丙戌。遣塞紐

克沙努略克徹尼。郎格穆爾泰。佟阿圖昂金等

章京八員。率每牛錄兵一名。往迎所降戶口。至



皇清開國方略 卷二十一  
是武巴海荆古爾岱等。攜所招降瓦爾喀部人

至。命禮部諸臣出迎。大宴之。二十八諭大臣。因奏請。命

賜屯長分達哩蟒緞朝服。并緞褂。其餘諸人。依次分給

房屋衣服諸物。仍以所獲

賜將士有差。敘功。陞武巴海荆古爾岱等世職。並加世

襲二次。

辛丑。勅諸貝勒愛養人民。

太宗諭諸貝勒大臣曰。

皇考所遺人民。能愛養之。使漸富庶。此卽爲臣子者之

孝思也。先時八家貝勒。恪守朝廷法度。今貝勒等。凡

有工作。不遵朕制。額外役民。試思民不得所。逃亡離

叛。戶口減少。是違

皇考之志。有虧孝道。且無異於助敵長寇也。茲者荷承

天庥。朝鮮賓服。蒙古向化。朕常念新舊歸附之人。皆宜

恩養。故時以爲訓。夫善養人者。無論大小賢愚。隨材



器使俱有裨益。譬如刊伐則用斧斤。宰割則用鉞刃。天濟用於臨時。必須豫養於平日。爾大臣等。職司匡救。諸貝勒。知小民之疾苦而不能告。及見驕縱之人。不能切責之。其何以爲大臣也。且朕招徠遠人。勤求治道。於新舊人等。憫恤不忘。時加宴賚。非不憚勞也。不過爲國與民耳。若疆圉大定。民生安樂。則昇平之福。貝勒大臣實共享之。否則雖拓土開疆。亦何以安輯之哉。

癸卯申禁放鷹擾民

太宗諭諸貝勒大臣曰。昔

太祖時。曾禁諸貝勒子姪。不許郊外放鷹。深恐蹂踐田禾。傷殘生畜。以致擾害貧民故也。今聞違背禁令。仍復擾民。此風漸不可長。朕凡行師出獵。雖嚴寒之時。皆駐蹕郊外。不入屯堡。亦慮耗損民物耳。嗣後放鷹之人。若剝削小民。擅取牲畜。事發之後。決不輕貸。語云。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蓋以凡



事當杜漸防微。縱弛之後。則難整頓。若禁之不早。後

悔無及也。

旨丁未。宴察哈爾先後來歸眾官。

奇塔特徹爾貝等來歸後。見八年十二月。有俟黃河冰

結後至之巴賴都爾宰桑瑚賽巴特瑪扎薩古

爾阿山宰桑巴吉爾扎薩古爾綽克圖雅當扎

薩古爾塞稜塔布囊薩木宰桑沙濟德勒格

爾齋薩額什克庫魯克等十二頭目。於三月庚

午率一千四百有四人攜妻子牲畜來歸。越二

召巴賴都爾等入

命殿庭

賜宴。

太宗酌納其所獻黃金駝馬等物。

賜賚有差。六月壬寅。溫泰等引來降之索諾木台吉等

其率部下一千三百九十五人家口五千四百



三十八人至獻馬匹朝見設宴宴之至是復

賜察哈爾先後來歸各官宴。

太宗以金卮酌酒各

親賜一觴。

命德森濟旺再飲對曰酒醇甚恐不克勝。

太宗曰姑飲無妨德森濟旺曰

上實未嘗何以知之。

太宗曰朕從無誇語豈但此酒可飲朕能知之卽察哈

爾部之傾覆爾諸臣之來歸朕皆豫知亦豈待嘗而

後知耶德森濟旺曰

聖諭及此洵有如神之鑑也。

秋七月癸酉禁諸臣徇私枉斷。

先是二月癸卯總兵官尙可喜奏言。

上恩養新人每事概從寬典小民無知漸生驕縱與其

懲治於犯罪之後不如嚴禁於未犯之先如某

罪應以某法處之其重者或請



旨或徑送刑部。輕者或令臣便宜處分。乞一一頒示。

命遵照舊例行。至是。

太宗諭曰。朕於滿洲蒙古漢人。不分新舊。視之如一。凡

有關毆之事。既經控告。宜聽法司秉公審斷。近聞漢

人與滿洲蒙古鬪毆。各相袒庇。是不遵國法而妄行

也。犯者必重懲之。是月。分別管理漢人官員。以各堡

生聚增減黜陟之。陞李思忠。楊于澗。佟三。吳裕

李國翰等世職。罰高鴻中。張士彥。金玉。和李時

馨。張大猷。祝世廕。吳守進等銀各百兩。高拱極

蒲時雍。楊國興。俱革職爲民。斥金海塞爲奴。時

于渭名下。管屯千總李士英。亦以額數加增。擢牛系章京。後爲鍾邱。毫首告。所增人數。乃邱毫

任內事。士英冒功。法司鞫實。革士英職。鞭一百。

九月癸丑。貝勒多爾袞等收服察哈爾部衆。獲歷

代傳國璽。征明山西凱旋。

貝勒多爾袞等奏捷之後六日。

太宗命布哈塔布囊。哈克薩哈。鄂謨克圖。率兵齎



皇清國史 卷二十一  
救往迎。

諭出征諸貝勒曰。朕蒙表其之勞。六日。

上帝神明。俯垂眷佑。國內臣民。共享寧謐之福。四境田禾。雨暘時若。秋成可望。巴奇蘭武巴海等。先後招降。呼爾哈瓦爾喀兩處編戶壯丁甚多。俘獲人口牲畜。稱是。又遣人赴錦州捉生。獲其人訊之。聞爾等自大。同宣府進兵。明國檄調山海關外兵馬往援。因復命貝勒多鐸等。從廣寧入。牽制援兵。恐我兵乘勢深入。

派每旗率數軍往濟其師。又蘭馨岫巖。

四月四日辰。駐防蘭馨岫巖。

大臣喀爾喀瑪錫翰等沿海巡哨。獲魚船二隻。漢人二十一名。殺一人。生擒二十人。來獻發尙陽堡居住。

海州。

二月壬辰。駐防海州大臣伊勒慎。赴上游哨探。獲船二十隻。擊斬五十三人。生擒十七人。五

月乙丑。明國有八人自錦州乘船入海。至遼河界捕魚。伊勒慎等駕小舟追獲之。殺三人生擒五人。發靜

安堡。

安插。各有擒獲。又兩次所獲朝鮮國人。皆遣書國王。

令彼來取。

三月。朝鮮通政大夫李翊遣人入我境內。捕魚爲守將正古特所執。殺四人生擒三

人。五月。朝鮮官二員從役三十二人往明國貿易。因舟壞登岸行。蓋州守將扎努追獲之。並獲舟中貨

物。又八家共遣二百人往朝鮮貿易。已得其貨物還。



五月遣往朝鮮五市之戶部承政瑪福塔等奏言臣等率八家商人至王京及義州將所領銀兩半買紬半買布疋還又黑龍江貢貂者塞布奇屯十六人噶勒達蘇屯四人郭博爾屯二人額蘇哩屯二十四人阿里岱屯八人克音屯四人烏魯蘇屯二人此皆舊往還之人又新至者海倫屯二人裕爾根屯固濃屯昆都倫屯烏蘭屯各一人又索倫部內先至者四人其因馬疲留於科爾沁地方者兩起共六十七人皆革心向化不似先時執拗矣八月庚辰諸貝勒遣官齎疏

至謝

上遣使遠迎恩並奏報收獲歷代傳國玉璽璽藏於元朝大內至順帝棄都城攜之入沙漠後崩於應昌府璽遂遺失越二百餘年有牧羊於山岡下者見一山羊三日不齧草但以蹄跑地牧者發之璽乃見歸於元後裔博碩克圖汗後爲察哈爾林丹汗所破璽歸林丹汗林丹汗亦元裔也貝勒等聞璽在蘇泰福晉所索之旣得視其文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十一  
乃漢彖制誥之寶四字璠璣爲質。交龍爲紐。光  
氣煥爛。洵至寶也。多爾袞等喜甚。曰。

皇上洪福非常。

天錫至寶。此一統萬年之瑞也。遂收其璽。攜降民渡黃  
河。至歸化城。時貝勒岳託有疾。分兵一千駐營  
歸化。諸貝勒率衆兵至。察哈爾汗子額爾克孔  
果爾額哲及其大臣。往畧明山西一帶。自平魯  
衛入。時鑲白旗護軍將領博爾輝率二十人。遇

明右衛兵二百人。敗之。生擒一人。以所得牲。前  
米糧。送至岳託所。大軍由朔州前發。明寧武關  
參將率兵五十名來探。爲鑲藍旗前鋒將領錫  
特庫所敗。殺十餘人。明參將中傷。領餘兵遁走。  
我軍直抵長城下。貝勒等遣前鋒將領勞薩乘  
夜往毀長城。遇明羊房口步兵出迎。擊敗之。次  
日。又敗寧武關哨卒。斬十人。生擒二人。遂毀關  
入畧代州。大軍於忻州駐劄。於是諸貝勒縱兵



環畧忻州一帶。又令右翼主將正黃旗喀爾喀  
馬防禦忻州。敵兵千餘。從忻州出戰。我哨卒擊  
敗之。比我軍將還。前鋒將蘇爾德安達禮率四  
十人伏於忻口。遇明往來哨卒三百人。斬殺過  
半。獲馬六十匹。大軍至忻口。明總督遣副將一  
員領兵七百。從代州來探。左翼主將圖爾格率  
侍衛等自忻口追擊至崞縣。獲馬六十餘匹。我  
軍至黑峯口。勞薩擊斬明遊擊下哨卒四十名。

獲馬二十餘匹。我軍出長城。自應州赴平魯衛。  
衛內有馬步兵五百餘。出城列陣。右翼主將納  
穆泰左翼主將圖爾格率兵破其陣。追擊至城  
壕。明兵死者百餘人。員勛等率大軍出邊。令納  
穆泰圖爾格率官十六員。兵一千名。殿後有明  
大同總兵王姓屬下兵。及寧遠總兵祖大壽援  
兵。共馬步卒三千人。齊出。圖爾格先見之。遂奮  
勇衝入。明兵皆潰。圖爾格乘勝掩殺。撫至壕邊。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十一  
三  
我軍皆步戰。擊死明兵甚衆。明潰兵五百餘人。復於臺上列營。納穆泰率兵圍臺。盡殲其衆。其馬匹死傷無算。我軍獲馬二百匹。是役也。我軍入明邊。馳畧自平魯衛入朔州。直抵長城。又經寧武關。代州忻州崞縣黑峯口應州。而復還平魯衛。共擊斬明兵六千餘人。俘獲人口牲畜七萬六千三百有奇。乃出邊。與貝勒岳託會於歸化城。由沙河堡旋師。丁亥。

命每旗官二員。護軍各十名。每牛一衆。騎兵一名。各以馬三匹。載米一石。往迎出征貝勒及諸將士。

諭廷臣曰。出征貝勒久勞於外。兼得察哈爾全部人民。及玉璽而還。不可不遠迎。乙巳。

親率大貝勒代善暨阿巴泰德格類濟爾哈朗多鐸諸貝勒。謁

堂子拜

天。西行。出上榆林邊。凱旋。諸貝勒遣官四員馳奏。言大



大西分軍於八月二十九日。至扎哈地方納赫特河。九月初五日以前。當過渾河。擬於陽什穆河躬謁聖駕。丁未。

上渡遼河。率諸貝勒大臣。遍閱所築巨流河城址。是晚駐蹕陽什穆河岸。九月辛亥。

命文館剛林羅碩同章京八員。赴貝勒軍。約相見期。壬子。貝勒多爾袞等營於

御營之右二里許。翌日卯刻。

太宗出御營。迎諸貝勒。諸貝勒率歸降察哈爾汗子額爾克孔果爾額哲及其大臣等馳馬來謁。

太宗率眾稍前。至

御營南岡所築壇上。設黃案焚香。

太宗率眾拜

天畢。還

御座。凱旋諸貝勒設案。襲以氈。奉所得玉璽置於上。令

正黃旗大臣納穆泰鑲黃旗大臣圖爾格舉案



前進諸貝勒率衆遙跪以獻  
御幄前設黃案焚香

太宗受玉璽親捧之率衆復拜

天禮畢復位傳

諭左右曰此玉璽乃歷代帝王所用之寶

天以畀朕非偶然也於是貝勒多爾袞進前跪拜復近  
上前行抱見禮貝勒岳託薩哈璘以次如前行禮畢額  
哲率其國諸大臣遙跪稍前拜一次復近前跪

拜行抱見禮

太宗大宴凱旋諸貝勒及額哲與其羣臣宴畢

閱所獻金印玉帶諸色數珠蟒緞金銀器皿駝馬等物  
酌納之以凱旋諸貝勒所獻駝馬分

賜八貝勒及行間効力大臣有差收鄂爾多斯濟農送  
至察哈爾人戶選壯丁八百名補足缺額各旗

命額爾克孔果爾額哲居遼島錫爾哈地屢

賜雕鞍馬匹貂裘靴帽等物頒行



太宗率大貝勒代善等出

會盛京五里外大宴遣之

大宴之至樂創新大鼓擊鼓百人百各節呈始時各鼓

顯公貝勒父代善等四人引首是時將滿矣德誠道幾

命及有相贈之曰德誠道是也德誠道石

閱祀無金甲玉帶等物其意則金銀器皿池濕善財

大崇大觀禮也其意則其意則其意則其意則其意則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十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十一

太宗文皇帝

天聰九年乙亥十月至十年丙子四月

天聰九年冬十月己卯以書

諭明守邊諸臣

先是都司陳錦諸生張文衡先後奏言方今朝  
鮮賓服漢土嚮風遠方投誠者接踵于道兵力

日增國威日振

皇上宜應



天順人進取中原。速成大業。二月戊子。

太宗諭刑部承政高鴻中、文館覺羅龍什等曰：凡進戶者，宜從國事起見。或朕所行悖道，政治有失，或多殺無辜，當隨時直諫。此等真心爲國之人，朕當識之，不怠。近見漢官及諸生等，不揣事勢紛紛，以興師征明爲言，不知降衆未及撫綏，人心未及收輯，城郭未及大修，治雖勞師動衆，無益也。大兵一舉，如何攻取，攻取之後，如何安輯，爾等酌議疏奏，以聞。衣日沈佩瑞奏。

請屯田廣寧間陽造舟輓粟爲萬全之計。

太宗是之。八月，貝勒多爾袞等自察哈爾旋師，道經沙河堡，因以

上命諭明沙河堡參將曰：我

皇上征察哈爾時，因爾不匿察哈爾財物，盡數獻出，是以當時進兵宣大，軍威震盪，獨留爾堡。此番師行過此。

皇上又命勿犯爾堡，恩莫大焉。今爾可以貨物互市，沙



河堡參將喜曰。我視爾

主。與我主無異。今蒙兩次不害我沙河堡之

恩。無以為報。謹獻五爪龍緞。備

御屏之用。因各出財物互市。至是

太宗命納海。鄂謨克圖。巴雅超。哈爾喀。濟海。錫塘。阿彰。

屯鄂里喀。率每牛象。下護軍各一名。往明邊界

喜峯口。潘家口。董家口等處。齎

書曰。滿洲國

皇帝。致書於明國執事大臣。向日用兵。原非朕之本意。

邊外葉赫。無端啟釁。爾朝廷乃力助之。與我國遂多

仇隙。雖然。朕見百姓之流離死亡。心甚惻焉。比年以

來。遣人致書議和。不啻數次。而爾朝廷竟無一言相

報。是爾國人民之流離死亡。非朕之咎。乃爾君臣實

階之厲。夫朕欲和之心。不過為百姓故耳。今後凡我

大軍所至。有敢抗拒戎行者。殺之。逃匿山林者。俘之。

若安居不動。輸誠款附者。其室廬田產。秋毫無犯。此



番進兵。斷不似從前輕返也。比致書還。擊敗明沿邊。

大軍哨卒。斬百餘人。生擒一人。獲馬三匹。

十一月丁未朔。授土默特部來歸頭目世職。

特穆祿幹岱。俱土默特人。舊屬察哈爾。居殺虎。

口。大軍至。卽來歸附。授特穆祿三等甲喇章京。

幹岱。牛錄章京。並各加襲三次。

丙寅申定從獵禁令。

太宗率大貝勒代善貝勒阿巴泰多鐸阿濟格領兵三。

千出撫近門往獵長嶺。次日至福爾堅地。有從。

卒六人。擅奪屯民柴草。各鞭三十。丙寅。

諭從獵者曰。凡遇野豕及熊。勿射。但向圍內驅逐。若遇。

虎。一面奏聞。一面躡其踪。朕與諸貝勒已射之獸。從。

人尾追。勿因此獸脫走。而奪他人所射之獸。違者官。

爲察驗。該管各汛章京務宜申明約束。

行獵長嶺三日。米雅湖三日。

日。蒙古莫洛科。一日。鳩絲。二日。哈達。二日。

是月。

太宗射殪虎四。鹿麕野豕共百二十有八。乃還。

賜卹。征明寧遠陣亡將士。蘇達喇。蘇爾德。布延。阿爾布。尼沙爾。琥達。昂古。龜鄂。碩錫。



皇清國朝 卷二十一  
特庫卦爾察尼堪拜山等至錦州。生擒十一人。獲馬牛羸驢共二十五。先還。布哈塔布囊阿濟拜哈坦巴圖魯訥們阿爾薩蘭武納漢叟塞等征寧遠。生擒七人。獲馬四十。牛一百一十二。

當我軍旋自寧遠。次日出邊六十里。明兵千人。人且躡追。布哈塔布囊率軍校圖勒蓀巴鍾莽塞岱。等殿後力戰。沒于陣。至是並賚所俘獲。又

賜卹銀四百兩。二百兩一百五十兩有差。

十二月丁酉祭告

太祖山陵

太宗諭貝勒大臣等曰。自古帝王。凡國有吉慶諸事。俱有祭告之典。今蒙古諸國盡歸一統。又獲傳國符璽。當祇遵典禮。用昭告于

皇考在天之靈。于是率貝勒大臣等躬詣

太祖陵焚香獻爵畢。祝冊成禮而還。

甲辰內外諸貝勒合辭勸進。請上

尊號。

太宗不允。



太宗不先是九月辛酉都元帥孔有德總兵官耿仲明

同日奏言臣觀自古受命之主必有受命之符

甲歷代玉璽傳自漢代距今二千餘年今因

聖武布昭

天畀我國是

天賜九五之尊而享天下之福無疑也伏願順時合

天早集大勛以慰臣民之望冬十月戊寅朔管漢軍大

臣石廷柱率漢官等奉表稱賀云

皇上興順天應人之師獲鎮國傳家之寶禎祥已見圖

天象錄應歸臣等久沐

洪恩欣逢盛事謹拜手而颺言更齋心而入告伏願奉

若著蔡頒示臣民符節遠合于百王詔誥通行

天寶其乎萬國懸之象魏

一人開有道之基傳示雲祇千載鞏無疆之業臣等謹

聞奉表稱賀以

聞



皇清開國方略 卷二十一  
太宗覽奏曰。諸臣所言誠是。朕亦知

上天眷佑。示以上瑞。但慮才德涼薄。恐不能撫民圖治。

一以祇承

天寵耳。至是。諸貝勒大臣。令文館儒臣希福剛林羅碩

禮部啟心郎祈充格奏言。臣等王日王臨前。臣等

上功德隆懋。克當

天心。四方慕義之衆。延頸企踵。喁喁嚮風。前者臣等廣

集衆謀。合詞陳奏。請

上進稱尊號。

上謙德彌隆。辭以未知

天意。不允衆請。必待

上天垂佑。式廓疆圉。大業克成之時。然後郊禋踐阼躬

受鴻名。臣等伏思衆望不可以久虛。大命不可

不。以終讓。今察哈爾舉國來歸。又得歷代玉璽。且

天心默佑。大可見矣。宜早正尊號。以承大統。大業

太宗曰。今雖諸國來附。兼得璽瑞。然大業尙未底定也。



大業未定。豫建大號。非所以仰荅天貺。譬如諸臣經朕擢用。不待朕命。輒自尊大。亦朕所不許也。固辭不允。是晚。滿漢蒙古諸大臣畢集。諸員

勒復遣希福等再三陳請。

太宗仍不允。

天聰十年二月辛丑。閱漢軍。

太宗出閱石廷柱所管漢軍。分騎兵爲一隊。步兵爲一隊。土著隊。

御演武場。騎兵鳴礮。俱下馬。分爲八隊。列旗。轟陳軍。

容。步兵不動。鳴礮。二諸將詣。一名內本。

上前行禮。

賜茶。並賚將士銀兩有差。

三月辛亥。更定內三院。總辦事宜。於國。土章。

初文館職司。繙譯經史。記注政事。分爲兩直。天

聰九年十二月。

太宗諭記注儒臣曰。凡外國文移。及管蒙古諸貝勒往



太來迎送獻酬贈答俱宜詳慎記載毋有關遺至是改

文館爲內三院一名內國史院記注天亦於所

上起居詔令收藏國器備邊史官出使事

御製文字凡用兵行政六部所辦事宜外國所上章奏

俱令編爲史冊並纂修歷代

祖宗實錄撰擬郊

天告

廟祝文功臣誥命諸貝勒冊文一名內祕書院撰與外

國書及

上賜敕書並諭祭文錄各衙門奏疏及詞狀一名內宏

文院注釋古今政事得失進講

御前侍講

皇子並教諸親王頒行制度

乙卯築噶海城

遣貝勒阿濟格阿巴泰管旗八大臣率官兵往

命大臣噶海築城尋



命大臣拜音圖譚泰額駙達爾漢宗室芬古等往閱之。並令築臺軍士器械有損壞者換給之。時內院諸臣倣明制擬新築開城門名曰揚威昭德永安興化定遠。

太宗曰。凡事當顧名思義。無取矜誇。興之揚之定之在天不在人也。更其名曰鞏固門。靖遠門。鎮西門。

庚申。征瓦爾喀諸將奏捷。

先是九年六月。武巴海。荆古爾岱。征瓦爾喀師。

還後十月癸未。復發兵征之。每旗派官二員。每牛录兵五名。漢軍二名。分八旗爲四路。兩旗合進一路。兩黃旗武巴海爲帥。以昂金。謨默里。叟塞鄂屯。伊里布。蒙格副之。率兵二百九十七名。由額赫庫掄額勒約索二處進。取其地壯丁七百五十人。兩紅旗多濟里爲帥。以方金。布爾薩海。雅爾堪。聶努克。瑚什副之。率兵三百五名。由雅蘭錫琳。瑚葉三處進。取其地壯丁七百五十。



皇清開國方略 卷二十一  
七人兩藍旗扎福尼爲帥以特穆祿諾穆齊多  
蘭托密善塞格副之率兵二百九十八名由阿  
庫里尼滿二處進取其地壯丁四百八十人兩  
白旗武什塔爲帥以塘糾和勒多拜斯哈爾瑚  
新泰滿岱宜爾海副之率兵三百三十七名由  
諾囉阿萬二處進取其地壯丁一千一十四人  
仍各攜鄉導人以往出征主帥各授軍律一道  
其應取壯丁及鄉導人姓名俱載四主帥軍律

中武巴海武什塔軍律內增一款云烏扎拉部

卽天聰六年武  
巴海征服者

百壯丁家勿得侵擾並往招伊

兄弟塞亨布克沙等之現居寧古塔者啟行之  
日兵部承政徹爾格伊遜率出兵大臣進見

太宗諭曰此番馬匹較前肥壯自京城以至出邊須令  
緩行休息旣久卽可兼程以進四路兵或有脫逃者  
回時當記其數爾多濟里所往之地島嶼甚多有可  
取者造船取之如不可取當識之以爲後圖至其中



有從我國逃去者可遣人往招之。諭以昔時爾等逃亡因年歲不登之故。今諸蒙古俱傾心內附。爾等宜速來歸。如此開諭。自當輸誠恐後也。

諭畢遂行。至是武什塔等奏言。八旗將士共俘獲壯丁一千一百六十名。婦女一百四十口。馬三百三十七。牛百八十。所獲貂狐猞猁獾等皮及人襍無算。比還

命禮部官迎宴于五里外。論功擢武巴海。鄂色爾。世職。

並

賜諸將士人口馬匹貂皮布疋有差。

夏四月庚辰。考察邊將。

太宗召駐守邊疆年滿各官至

盛京。察其逃人船隻。曾否捕獲。城垣器械。曾否修

整。分別功罪。海州河口守將伊勒慎。莽鼐丹達

禮。獲逃人一百九十  
二名。船三十隻。蘭磐守將喀爾喀瑪青善

寧固達薩哈連。獲逃人一百六  
十八名。船四隻。蓋州守將雅什



塔扎努齊薩格木布祿棟阿密瑚什察罕碩塔

齊爾格申圖里海塞等。獲逃人二百六十名。此三城俱稱

職。

賞馬一匹。謙場守將彰什巴。獲逃人一百三十二名。岫巖守將嘉

太宗木蘇。獲逃人百名。船三隻。海州守將富岱。獲逃人一百四十八名。船八隻。

牛莊守將哈爾薩。獲逃人三十九名。船二隻。

東京守將哈囊阿武爾噶納等。獲逃人二百九十名。此五城

俱循分供職無賞罰。耀州守將英格訥曹光弼

興京守將尼什塔豐阿鄂尼喇王元忠遠堡

將珍楚肯王可代鞍山守將瑚鈕瑪福等坐器

械不修各圍禁二日擢伊勒慎世職一等

乙酉。

太宗文皇帝受

尊號建國號曰大清改元崇德。

時外藩蒙古十六部四十九貝勒都元帥孔有

德等並以請



上受尊號來朝。四月己卯。大貝勒代善。貝勒濟爾哈朗。

多爾袞。多鐸。岳託。豪格。阿巴泰。阿濟格。杜度。額。

駙揚古利。八旗大臣。譚泰。宗室拜音圖。葉克舒。

葉臣。阿山。伊爾登達爾漢。宗室芬古。蒙古八旗。

大臣。六部大臣。都元帥孔有德。總兵官耿仲明。

尚可喜。石廷柱。馬光遠。外藩蒙古貝勒察哈爾。

部額爾克孔果爾額哲。本年正月尚公圖巴濟。

農。天聰八年利爾沁部土謝圖濟農巴達哩。奧巴

卓哩克圖。合吉武克善。封忠親王。秉圖貝勒。

洪果爾。納穆賽。扎薩克圖杜稜布達齊。奧巴達。

爾漢巴圖魯滿珠什哩。武克善。喇嘛什希。奧巴

圖美之子。穆齊。天聰三年。伊勒都齊棟果爾。明

之子。扎賚特部達爾漢和碩齊蒙袞。奧巴昂安伊。

勒都齋。來朝年。杜爾伯特部達爾漢台吉塞稜。

奧巴從弟。郭爾羅斯部哈坦巴圖魯固穆。奧巴伊爾。

登布木巴。奧巴從弟。敖漢部額駙班第。塞臣索諾木。



杜稜塞臣之兄柰曼部袞楚克巴圖魯額森偉徵諾顏之子巴

林部滿珠什哩台吉色特爾兄子阿玉什台吉天聰二年

隨色特爾來歸土默特部鄂木布楚琥爾格根汗之孫墨勒

根台吉索諾木天聰三年來朝古英塔布囊廢格爾天聰

九年與善巴同領喀喇沁旗務塔布囊善巴諾木圖之子札魯特部

達爾漢巴圖魯色本都喇勒諾顏之子內齊忠羅汗之子瑚

弼爾圖忠羅汗之弟喀巴海偉徵天聰二年陣斬察哈爾台吉噶爾圖

俘七百人來獻賜號律徵岱青瑚弼爾圖之子天聰三年隨父來朝際爾哈朗

色木族弟青巴圖魯瑪尼色木之弟四子部達爾漢卓哩

克圖鄂木布諾顏泰第子墨勒根台吉伊爾扎穆諾顏

泰第四子阿魯科爾沁部達賚楚琥爾昆杜崙岱青子穆彰

台吉達賚之子翁牛特部遜杜稜杜稜汗長子額爾德尼

棟岱青杜稜汗第三子班第偉徵杜稜汗第四子達拉海宰桑

杜稜汗第五子喀喇車哩克部噶爾瑪台吉遜杜稜族弟阿

喇納諾木齊噶爾瑪之弟喀喇沁部古魯思希布蘇布

地之子塞稜左翼部長隨蘇布地來歸塞臣來朝年月無考萬丹偉徵



蘇布地

圖里瑚馬齊

蘇布地之叔天聰二年來朝

烏喇特部

圖們達爾漢鄂木布

元太祖弟哈薩爾裔賴哈之孫

伊勒登和

碩齊塞稜

元太祖弟哈薩爾裔巴喇賽之孫

額爾赫圖巴

亦巴喇賽

之孫三人俱於天聰七年來歸

等恭請

上稱尊號。貝勒多爾袞捧滿字表文一道。土謝圖濟農

巴達哩捧蒙古字表文一道。都元帥孔有德捧

漢字表文一道。率諸貝勒大臣文武各官跪進。

太宗曰。爾貝勒大臣等。以朕安內攘外。大業淳溥。宜受

尊號。兩年以來。合辭勸進。至再至三。朕惟恐上無以

當

天心。下無以孚民志。故未俞允。今重違爾等意。堅辭不

獲。勉從衆議。朕思既受尊號。當益加乾惕。憂國勤民。

有所不逮。惟

天佑助之。諸貝勒大臣。皆歡欣成禮而退。庚辰。禮臣以

上

尊號禮儀具奏。擇吉于四月十一日壬午。



太宗齋戒三日。乙酉黎明。日十一日壬午。

親率諸貝勒大臣祭告。

天。命。聖。祖。高。皇帝。尊。號。建。國。號。曰。大。清。改。元。爲。崇。德。元。年。地。乃。受。不。敢。辭。

寬溫仁聖皇帝尊號。建國號曰大清。改元爲崇德元年。

先築壇于

天壇之東備

大駕鹵簿。

太宗由中階升壇。

御金椅。諸貝勒大臣左右序列。行三跪九叩頭禮。左班

貝勒多爾袞。科爾沁部土謝圖濟農巴達哩捧

寶一。貝勒多鐸豪格捧寶一。右班貝勒岳託察

哈爾部額駙額爾克孔果爾額哲捧寶一。貝勒

杜度。都元帥孔有德捧寶一。各以次跪獻。

上受寶。于是貝勒大臣捧三體表文。立于壇東。宣示于

衆。又于



盛京城東營建

太廟遣額駙揚古利內院官希福等祭告遼東宣示于  
太祖山陵丙戌追尊正音諡恭實一各以六親始

始祖爲合爾濟賚哈爾額爾古斯貝爾濟魯特一各以六親始

澤王。高祖爲貝勒。高祖爲貝勒。高祖爲貝勒。高祖爲貝勒。

高祖爲貝勒。高祖爲貝勒。高祖爲貝勒。高祖爲貝勒。

慶王。高祖爲貝勒。高祖爲貝勒。高祖爲貝勒。高祖爲貝勒。

會祖爲貝勒。高祖爲貝勒。高祖爲貝勒。高祖爲貝勒。

昌王

祖爲

福王

太伯祖

太祖尊諡曰

承天廣運

太后尊諡曰

孝慈昭憲

純德真順

成天育聖武皇后

卷二十一

六



廟號  
太祖陵曰曰

太祖陵曰曰

福陵

太廟前殿安奉

太祖

太后神位後殿正中安奉

始祖神位左安奉

高祖神位右安奉

曾祖神位左末安奉

祖神位皆南面右末東向安奉

伯祖禮敦巴圖魯神位設黑色太牢少牢一切祭物

太宗率諸貝勒大臣詣

神位前祭告行禮又追封功臣費英東爲直義公額亦

都爲宏毅公配享

太廟定宮殿名大門爲

大清門東爲東翊門西爲西翊門大殿爲



篤恭殿正殿爲殿門西爲西門大觀殿

崇政殿中宮爲門爲

清寧宮東爲

闕雅宮西爲

麟趾宮次東爲

衍慶宮次西爲

永福宮臺東樓爲

翔鳳樓臺西樓爲

飛龍閣丁亥

頒詔大赦羣臣上表稱賀內院官宣

諭曰

寬溫仁聖皇帝敕諭朕以涼德懼弗克繼承

丕緒是用戰兢今祇告

天地

祖宗之靈膺受尊號爾內外諸臣當體天工人代之義

同心輔政以翊贊朕躬現在立綱陳紀次第舉行諸







賜鞍馬銀幣遣還。十年二月。

太宗諭禮部備禮儀。遣戶部承政瑪福塔往弔王妃喪。

並令承政英固爾岱齎書同往。備言一切事宜。

又八貝勒外藩四十九貝勒俱以請上。

尊號致書朝鮮王。

八貝勒書曰。滿洲國大貝勒等。書奉朝鮮國王。我只勒文武大臣。議欲應

天順時。頌揚

上德。勸進尊號。前年具奏。

上以謙德拒而弗納。今歲春正。蒙古各部貝勒俱來。

賀復合詞勸進。

上曰。爾等皆吾子弟。朝鮮國王亦吾也。宜令知之。我

等仰體

上奉奉友邦之意。故遣使相告。以我等度之。王亦念

上恩德。人心兵威。歸于絕域。大勳克集。

嘉况。舉親來慶。賀禮亦宜之。今敕使至。卽速遣親

近子弟前來勸進。王其以爲何如。蒙古諸貝勒

書曰。滿洲國外藩諸貝勒。奉書朝鮮國王。我等

受明國厚恩。二百餘載。祇因明國官吏貪黷。貨

財蒙蔽君上。以致將需兵弱。覆地喪師。今我滿

洲國

皇帝。仁智兼全。恩威並濟。照臨在上。如日方升。念我等

各部散亂無統。是用誕敷

恩德。咸與招徠。撫育我羣黎。莫寧我土宇。我等各部貝

勒暨軍民人等感激

上恩。各思捐軀報効。如有驅使。卽蹈白刃。赴湯火。亦所

不辭。現在朝賀來京。稔知

天眷攸歸。勸

上進稱尊號。以



上篤于兄弟之國。用遣使告曰。我等願天意。合人心。眾志既定。王之從違。請自度之可耳。英固

爾岱等至朝鮮。其國王不接見。八貝勒及外藩貝勒書亦不納。詭令英固爾岱等。至議政府議事。又設兵晝夜防守。英固爾岱等率諸使者于朝鮮城中。奪馬乘之。突門而出。至途。朝鮮國王遣人持報書。追付英固爾岱。又以書三封。諭其邊臣固守邊疆。英固爾岱併奪之。及還。以書獻

太宗覽書。知朝鮮決意斷絕。

召諸貝勒大臣共閱之。衆皆忿。欲興師殲滅朝鮮。太宗曰。先遣人持書往諭。以利害。令以諸子大臣爲質。彼許諾則已。否則再議征伐。是役也。英固爾岱等遇明皮島兵于路。盡擊敗之。

命賞外藩貝勒部下將士之有功者。英固爾岱等既還。知其國王李倣遣參議羅德憲參判李廓獻春季貢物。四月。其動用。太宗既受尊號。羣臣行三跪九叩禮。德憲廓獨不拜。



太宗諭曰。朝鮮使臣無禮處。難以枚舉。是皆其國王有意構怨。欲朕先戮其使臣。加朕以背棄盟誓之名耳。朕從不逞一時小忿。卽兩國相讐。爭戰之際。以事遣命人。亦無戮其來使之禮。況朝會乎。其勿問。厚其賞賚。而遣之。

予書數李倬罪曰。我使臣歸。知爾國變易成例。令我所遣大臣。赴爾宰臣衙門議事。且將貝勒等所致書。置之不答。此雖出諸貝勒之意。亦曾奏聞遣使。若云諸貝勒原無通問之例。則曩者兵臨爾境。王道烏中。不嘗書使往來對。

天盟誓乎。吾兩國本無讐怨。爾無故發兵助明。加害我國。幸蒙。

天鑑。爾之將士。盡爲我擒。我不忘舊好。故不忍加誅。仍以客禮優養。

天以遼東賜我。爾復容留明人于爾地。助給糧餉。誘納叛亡。我是以有聲罪之討。比及班師。爾以同姓之人。



詭稱親弟。遣質我國。先年我將陣獲之將。遣還爾國。爾反戮之。其所遣隨從漢人。盡執以付明國。爾見我國逃附明國之人。必引而致之。明國歸附我國之人。必追而執之。我嚴戢邊民。不許越境侵犯。爾縱國人漁獵採參。常擾我地。我是以始令增納所進歲額。今又聽書生不達時務之言。背棄十年盟誓之好。一旦戎馬臨郊。將令書生擗管前驅乎。抑令軍士荷戈以戰乎。爾國所恃者。島與舟耳。昔魏武侯浮西河而下。

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德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君若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今爾國不修德義。徒恃海島之險。舟楫之利。背盟構怨。自取覆亡。恐兩國兵交。王之臣民皆王之敵。



國矣。我國與師。順者撫之。逆者誅之。無知之民。逃匿山谷。此非予戕賊之。乃王自戕賊之也。此番使臣。其無禮更難悉數。爾之意欲我殺爾使臣。以為盟好之敗。自我啟之。不知我國所行。從無此猥瑣之事。兵刃既接。當以一戰決強弱。焉有斬一二往來使臣而謂之強者乎。又特頒

明旨諭之曰。爾王若自知悔罪。即送子弟為質。不然。即于某月某日。舉大軍以臨爾境。爾時雖悔。何及乎。內

院承政希福等曰。我國理直彼之罪。可以明責之。至與師之期。豈可明告。若明告以期。彼益固守其邊圉矣。

太宗曰。此非爾等所知。日後自收其益。于是以與師日期。明示朝鮮使臣及商人等而遣之。

癸巳。却銅嘴雀。冊桂大貝。薄介善。飲味。爾。王。有弋人獲銅嘴雀來獻。

太宗曰。此鳥雖有好音。可以悅耳。然玩物喪志。昔賢垂







青鄂木布爲多羅達爾漢卓哩克圖古魯思希  
布爲多羅杜稜善巴爲達爾漢廢格爾爲多羅  
貝勒各玉奕拔東巴圖魯欽之羅額爾濟王  
賜雕鞍甲冑金銀器皿及文綺有差又敘都元帥孔有  
德總兵官耿仲明尙可喜功封孔有德爲恭順  
王耿仲明爲懷順王尙可喜爲智順王。王國  
賜宴崇政殿并。賜銀兩有差其部下官員亦論功陞賞。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十一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十一

臣等謹將內院官員以剛林為內國史院大學士  
范文程鮑承先為內秘書院大學士希福為內  
宏文院大學士其頂帶服飾及隨從人役俱視  
梅勒章京羅碩羅繡錦為內國史院學士占巴  
為內秘書院學士瑚球王文奎為內宏文院學  
士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十二

太宗文皇帝

崇德元年丙子五月至十一月

崇德元年五月丙午定內院官制。

時議敘內院官員以剛林為內國史院大學士。

范文程鮑承先為內秘書院大學士希福為內

宏文院大學士其頂帶服飾及隨從人役俱視

梅勒章京羅碩羅繡錦為內國史院學士占巴

為內秘書院學士瑚球王文奎為內宏文院學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十一

臣等謹將內院官員以剛林為內國史院大學士  
范文程鮑承先為內秘書院大學士希福為內  
宏文院大學士其頂帶服飾及隨從人役俱視  
梅勒章京羅碩羅繡錦為內國史院學士占巴  
為內秘書院學士瑚球王文奎為內宏文院學  
士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十二

太宗文皇帝

崇德元年丙子五月至十一月

崇德元年五月丙午定內院官制。

時議敘內院官員以剛林為內國史院大學士。

范文程鮑承先為內秘書院大學士希福為內

宏文院大學士其頂帶服飾及隨從人役俱視

梅勒章京羅碩羅繡錦為內國史院學士占巴

為內秘書院學士瑚球王文奎為內宏文院學



皇清景國文皇 卷二十一  
士其頂帶服飾及隨從人役俱視甲喇章京內  
秘書院舉人恩國泰仍同九人內院辦事

癸丑行劄大學士其頂帶服飾及隨從人役俱視

太廟薦新禮。評議承承內秘書劄大學士希爾察內

時初獻櫻桃。官員以柳林高內國史劄大學士

太宗命內秘書院大學士范文程薦干

太廟仍令嗣後凡新進果品五穀先薦

太廟然後進御著爲令

### 丁巳設都察院官

太宗諭新授都察院諸臣曰爾等身任憲臣職司諫諍  
朕躬有過或耽遊畋適聲色信任奸佞廢棄忠良黜  
有功陟有罪俱當直言進諫至于諸王貝勒大臣如  
有曠廢職業黷貨偷安及朝會不敬冠服違式部臣  
容隱者爾等卽據實劾奏或六部聽斷不公及事未  
審結誑奏已結者亦惟爾等察究凡人在部控告該  
部未經審結又赴告于爾衙門者爾等察其虛實應



奏者奏不應奏者懲禁之。明國陋規爾衙門亦通行賄賂之所爾等當互相防檢。若以私讐誣劾。經朕察出。定加以罪。其餘章奏所言是。朕卽從之。所言非。朕亦不加罪。必不令被劾者與爾面質。至于無職之人。小節過犯。當加寬宥。我國初興。禮制多未嫻習。爾等教誡而釋之可也。己巳。以大凌河降將張存仁爲都

察院承政。

同時以祖澤洪爲吏部承政。韓大勛爲戶部承政。姜新爲禮部承政。祖澤

澗爲兵部承政。李雲爲刑部承政。張國珍爲工部承政。

張存仁疏言。臣自

歸國以來。人之賢否。事之利弊。細心揆度。籌之已熟。人蒙

皇上推誠委任。俾司言職。切思

皇上創立此衙門。臣卽爲創立之官。臣而忠直。後之人

其忠直必有過於臣者。臣而邪佞。後之人其邪佞亦必有甚於臣者。所慮用臣之心。行臣之事。

主恩下。他人不敢彈劾。而臣彈劾之。他人不敢更張。而

臣更張之。舉國之人。必共加攻擊。使臣上無以



皇清臣民  
卷二十一  
三  
報

主恩下無以伸己志。獲罪滋甚。臣雖至愚。豈不知隨眾  
然諾。其事甚易。發奸摘伏。其勢甚難。誠見夫不  
如是不足以盡職業。用敢于受任之始。瀝誠奏  
聞。如臣假公濟私。貽誤國事。乞治臣以欺罔之罪。若臣  
所言爲國衆口交誣。伏祈

皇上睿斷。

太宗覽奏曰。此必知有其人而爲是言。但朕素不聽讒  
毀。惟親見者始信之。且朕志定于上。而諸臣蒙澤于  
下。縱有奸邪。豈能售其術哉。

癸酉。征明。

庚午。

命武英郡王阿濟格。饒餘貝勒阿巴泰。額駙揚古利。大  
臣宗室拜音圖。譚泰。葉克舒。葉臣。阿山。圖爾格。  
宗室芬古。額駙達爾漢。率師征明。

太宗御翔鳳樓。召睿親王多爾袞。豫親王多鐸。肅親王



皇清國史卷二十一  
太宗成親王岳託及出征王貝勒大臣等分列  
左右

諭之曰行師之道在慎終如始庶無疎虞爾等遇殘破

城池及前所攻克之良鄉固安等城

事見天聰三年十二月可

取與否當各抒所見先事計議不可退有後言意有不合聽武英郡王剖斷毋得違背俘獲人口牲畜諸將毋得互相爭競軍士亦不得以所獲私媚本主先征大同時察哈爾部圖巴濟農率所部全駐于彼比

命武英郡王往取而師行甚緩此次慎勿效尤至彼

處之人出城野戰破之甚易往者蒙古鄂齊爾桑

扎魯

特部貝勒巴圖魯詹

刑部人

額駙多爾濟

烏魯特部貝勒三人告

上所親信任用之人

曾率數人敗宣府兵五百朕以此告爾

等者蓋欲爾等知其大畧也癸酉

太宗出撫近門列大駕鹵簿詣

堂子行禮又列八纛拜

天畢



親至演武場

誠諭出師王貝勒大臣等遣之行武英郡王等師行後

太宗山五日

命前鋒將領勞薩蘇達喇努山鄂碩卦爾察鑲白旗錫

特庫鑲藍旗錫特庫等率甲士一百十八名往

明國沿邊躡踪成親王岳託率諸將進

見。

諭之曰明國聞我兵至必來邊外哨探爾等從察罕諾

爾人草灘放漢城南赴蘇布地杜稜城可令卦爾察

錫特庫等率兵往察罕城偵探若得其向外踪跡視

其多寡遣人從後尾追或得或不得務定一期會之

地凡遇敵敵雖分路竄走我兵不可驟回必視敵所

向星夜窮追截其必經之路自必就擒矣師還之日

可由去路北邊而回爾等往返晝行不難防禦特恐

秣馬憩息之時夜分弛備之候敵人猝至不可不加

之意爾爾成親王其以朕言書付將士令其識之勿



皇清國史卷二十一  
忘比勞薩等偵探至冷口。遇明哨卒十四人。斬三人。  
生擒一八。獲馬十五匹。以還。卽以馬匹

賞出征將士。

六月戊子。以忠直助都察院諸臣。

太宗御清寧宮。都察院承政阿什達爾漢奏言有奴訐

主。讞實。應離主。

諭曰。爾等大臣。不但此等小事應奏。嗣後卽朕有過失。  
及親王郡王以下。各官有怠政壞法。民人之左道惑

衆者。俱當。小時奏聞。若舍其六。而敷陳細故。非忠直  
之道也。阿什達爾漢奏曰。臣等荷蒙

皇上委任。不先正直以修其身。何以責人。有所見聞。豈

敢隱匿不奏。祖可法奏曰。臣等惟

皇上是懼。爾他復何懼。張存仁奏曰。祖可法所言非也。

忠直爲國之臣。雖格君心之非。亦所不懼。何論

他人。

太宗曰。然。人若正直。雖天地鬼神。不能動搖。人主何得



大而奪之乎。

秋七月丙辰。

諭大學士等以恩服外藩蒙古之效。

太宗諭大學士希福剛林范文程曰昔科爾沁部土謝圖額駙有名馬曰杭愛朕曾以甲十副往易之彼不與察哈爾汗強索之止予一胄從此科爾沁諸貝勒與之解體察哈爾汗又以一胄遣阿嚕濟農索馬千匹阿嚕濟農曰豈有一胄而易馬千匹者乎此直欲

構釁而來侵犯耳與之馬五百從此阿嚕諸貝勒亦為解體科爾沁卓哩克圖親王有一鷹能橫捕飛鳥察哈爾汗又遣人往索卓哩克圖親王欲不與土謝圖額駙勸令與之既取其鷹一無所償並送鷹之人亦不令見如此人心何從而服今各處蒙古每次來朝皆厚加恩禮因此俱傾心相附雖去猶戀戀而蒙古各國亦從此富足安閒由此揆之以力服人不如令人中心悅服之為貴也希福等奏曰治之以德則



皇清... 卷二十一  
令人化治之以刑則敗此之謂也

古八月丁卯  
諭諸王大臣等勤飭子弟

太宗諭曰爾諸王大臣等敬聽朕言昔

太祖時八旗子弟無論長幼一聞行師出獵率皆踴躍

爭先秣馬厲兵自饗而食國勢之隆皆由勞瘁所致

今子弟等每有調遣或托言妻子有疾或以家事爲

辭國勢何由而振乎諸王大臣奏曰誠如

聖諭嗣後臣等當加意訓飭不敢怠忘

永甲戌申禁部臣勞民營造

太宗都察院奏言

皇上盛德招徠遠近聞風歸附新附之人加意撫綏給

以房屋仁之至也聞工部撥房與居復造新房

給還原主往往違例擴充耗費民力

上以所奏示諸王諸王曰似此勞民踰制當懲以法

太宗曰部臣多未諳練若事事加罪反增茫昧可集該



皇清國史卷之二十一  
九  
大部諸臣嚴飭之後有違者罪之。是日蓋州守臣以揭

取匿名帖入奏。

帖云副將蔡永年與明國合謀每月申文明國請修築旅順口。

並令各島修築完固一開發兵即移沈總兵會同祖總兵齊恢復海蓋遼瀋四城意欲坑陷官兵動搖中外人心也。且兩國既已安寧爾永年每月送信伴附于此暗通于彼中懷二心始欲以計取兩國也。夫受一朝之爵又希思兩國喪失綱常侮國官職情罪重大爾其慎之。

太宗覽畢曰此必仇人欲誣陷蔡永年者可以此帖示

永年

九月庚申遣兵往援謙揚

先是謙揚守將正古特瑯珠率兵三十人躡踪

遇明兵不戰而還又前哨阿山管下薩賴為敵

所傷正古特等棄之而歸後薩賴復甦下法司

鞫實論正古特瑯珠罪

命免死罰鍰是月戊申戶部承政英固爾岱瑪福塔等

齋人役至朝鮮路遇明哨卒詢知明遊擊四員

率兵二千入謙揚即率百人往躡其後隨以奏

聞



太宗命武善吉思哈率每旗官二員兵五百名星夜往

援謙場庚申守將伊勒慎列列琿齊薩托克屯

珠薩爾布等八月乙亥海口河州守將伊勒慎  
托克屯珠富岱牛莊守將瑚魯喀

耀州守將英格訥聞明國有捕魚船至率甲士  
一百五十人乘小舟自遼河而下遇三船獲三

十三人並緝疋等物以獻即為所獲  
賞同往將士編其人為民奏言臣等

五人追敵至孃孃宮渡口望見兩岸敵船百餘

橫截遼河臣等船小兵勇欲進擊恐難驟返臣

列列琿步兵在海州河口立營臣齋薩在河岸

立營靠桑阿地方臺軍家口俱行撤回令其男

子執火礮器械夾道防護高柳樹路口則有伊

勒慎步兵在彼立營恐敵誘我兵侵犯他處遣

薩爾布遷移謙場居人其近邊居人亦令遷移

又恐敵船逆流而上復駕小舟潛伏海州河口

防之因解所獲明人一名

命伊遜率每旗官一員兵一百四十名往援伊勒慎等

命伊遜軍次日復



命安平貝勒杜度統護軍五十名往援。後伊遜等以明兵船已退。自孃孃官渡口班師。

己巳。勞征明凱旋軍。

先是七月辛酉。出征明國武英郡王阿濟格。饒餘貝勒阿巴泰等。遣內國史院學士羅碩奏言。臣等于六月二十七日入邊。兩黃旗自巴顏德木入。兩白旗正藍旗自坤都入。兩紅旗鑲藍旗自大巴顏入。入邊之第八日。相會于延慶州。明

人知我出師之期。遍諭居民有藏匿山谷者。罪之。皆收集入城。又我兵所過地方。已經殘破。俘獲無多。欲先遣兵送回。恐兵少則邊寧可虞。多遣又分兵勢。是以未果。至訊所獲明人。並所得塘報。有令固守城池。俟滿洲兵至。務出奇計。或擊其中。或擊其後等語。臣等於未入長城之先。攻克鵬鶚。長安嶺。二城。敗敵七次。俘獲人口牲畜共萬五千二百三十。擬於七月初七日。進兵



皇清國史卷二十二  
入長城。九月己酉。阿濟格復遣喀木圖、恩國、泰  
奏言仰賴。

皇上德威。我師所向。明人震讙。莫敢逆拒。遂直入長城。  
過保定府。至安州。克十二城。凡五十六戰。皆捷。  
生擒總兵巢丕昌等。俘獲人口牲畜十八萬。

太宗命梅勒章京金礪、申喇章京金維城等齎糧往濟。  
昂古、龜海、賴率護軍四十名衛其後。癸丑。

命喀木圖、恩國、泰齎

敕慰諭出征王貝勒大臣等。

賜武英郡王阿濟格鞍馬一、馬三、饒餘貝勒阿巴泰馬

二、額駙揚古利及八旗大臣馬各一。令侍衛五

員同往迎之。壬戌。武英郡王阿濟格等遣尼堪

奏言。臣等還軍時。令阿山、譚泰、武賴、恩格圖率

每牛象甲士四人。埋伏軍後。有明遵化三屯營

守備一員。率兵來探。譚泰、恩格圖集兵圍之。殲

焉。獲馬六十六匹。及我軍出邊。又有山海關千



皇清國史卷一百一十二  
總一員百總四員率馬步兵二百躡我軍後遇  
阿山盡殺之獲馬八十匹生擒百總一員於是  
太宗豫遣瑪福塔等率每旗章京往遼河岸備船以濟  
又言  
諭武英郡王阿濟格饒餘貝勒阿巴泰曰爾等凱旋朕  
將出城十里相迎王貝勒可率梅勒章京以上及陣  
獲官員先至前途相見已已

太宗出地載門十里往迎之因率凱旋王貝勒大臣等

學禮列八纛拜

天畢

太宗御黃幄阿濟格率眾跪捧獻捷表文內國史院大  
學士剛林內秘書院大學士范文程等接表文  
太宗命至  
御前宣讀畢  
太宗命剛林諭勞阿濟格等曰王暨諸大臣仰體  
天心同謀協力故能迅奏膚功今征途勞瘁可進前行



天抱見禮。阿濟格出班近前行一拜禮抱見。

太宗見其體貌癯瘦。惻然淚下。次貝勒大臣等如前行禮。禮畢。次陣獲總兵巢丕昌等行跪拜禮。

太宗命阿濟格阿巴泰揚古利近

御座右側坐。諸貝勒大臣及出征將士俱依次坐右側。

太宗設大宴以金卮酌酒。

親賜阿濟格阿巴泰揚古利及大臣等各一卮。

率凱旋王貝勒等謝。

堂子行禮自撫近門入。申刻還宮。越日辛未。大學士范

文程剛林等傳

諭凱旋王貝勒大臣等曰。朕聞軍士後隊方至。舊遼河

沃赫渡口。爾等抵家已二日矣。可速往迎之。夫君享

安寧。臣膺尊顯。俱兵民是賴。卽爾等勲名亦藉士卒

之力。乃不思疆場効命之士。而各圖家室之安耶。衆

大臣對曰。誠如

聖諭。臣等願親自往迎。



皇清國史卷之二十二  
太宗曰。管旗大臣等。免其親往。其梅勒章京以下。選能事者往迎之。

冬十月丁丑。禁以金飾鞍轡。

太宗御篤恭殿。集羣臣。

諭之曰。國家崇尚節儉。毋事侈華。凡鞍轡等物。不許以金爲飾。有金之家。或造盤盂等物。匱乏時。尚可毀爲他用。若以之塗飾。則耗費必多。著永行禁止。至軍行所獲之帛。亦當節儉用之。勿以取之易而遂忘紡績

之勞也。

丙戌。授錦州降人胡有升等世職。

先是八月癸未。

太宗諭諸王貝勒大臣曰。武英郡王阿濟格統師征明。今將出邊。宜別遣大臣往山海關進發。明國知我兵至。恐山海關有失。必來救援。武英郡王庶得乘隙從容出邊。議定。

命睿親王多爾袞率右翼兵。由中後所入。豫親王多鐸



率左翼兵由錦州入。由中興假入。王多鐸遣啓心郎祖充格。太宗親送至演武場。

授方畧。先後啓行。丙申。豫親王多鐸遣啓心郎祖充格。馳報軍務。戊戌。

命宗室鞏阿岱率每旗護軍章京一員。每牛錄護軍一名。往濟師。並令所充格穆成額同往。睿親王多爾袞。豫親王多鐸。至錦州駐營。城內有道人崔應時。與其黨五十人。爲書數千言。言明國當滅。

我

朝當興。宜速進兵。攻取山海關。遣胡有升持獻多鐸。軍前約爲內應。多鐸許之。定計二十二日進攻。爲城中人所覺。執應時置獄中。有升率同謀之。張紹禎。門世文。門世科。秦永福。來歸。冬十月癸酉。睿親王多爾袞等班師。太宗出福勝門五里迎勞之。至是凱旋。諸王貝勒大臣等率胡有升等朝。



見。

諭之曰爾等雖未成事而意在歸順殊屬可嘉于是各

授世職以胡有升為三等梅勒章京張紹禎門

世文為三等甲喇章京秦永福門世科為牛錄

章京並

賜妻室冠服弓矢鞍馬銀帛奴僕房屋及一切器物

庚子禁屯積米穀並令及時耕種

太宗聖訓承政英固爾岱瑪福塔傳

諭曰朕惟穀甚賤傷農甚貴傷民有糧之家輒自居奇

必待市價騰貴方肯出糶此何意耶今當各計爾等

家口足用外有餘卽以糶賣毋得仍前壅積致有穀

貴之虞先令八家各出糶一百石交市糶賣以充民

食至樹藝所宜各因地利卑濕者可種稗稻高粱高

阜可種雜糧勤力培壅乘地滋潤及時耕種則秋成

刈獲戶慶充盈如失時不耕糧從何得耶

十一月丙午清查察哈爾喀爾喀科爾沁諸部戶



先是十月丁亥。

命內宏文院大學士希福蒙古衙門承政尼堪塔布囊

倉至達雅齊偕都察院承政阿什達爾漢往察哈爾

賞之喀爾喀科爾沁諸部稽戶口編牛彙識庶獄頒

法律禁奸宄並

諭來會之親王郡王貝勒貝子等曰今俟河水凍合卽

當起兵欲朝賀者暫停止之至是還奏以五十

家編爲一牛彙具載牛彙姓名及甲士清冊以

獻。

己酉喀爾喀部遣使來貢。

先是天聰九年五月喀爾喀部以書一函付察

哈爾部索諾木台吉謂倘遇滿洲國

天聰皇帝之人卽付之。又以書招察哈爾汗子孔果爾

額哲貝勒多爾袞等征服察哈爾并得其書以

獻。書曰瑪哈撒諦車臣汗。土謝圖汗。車臣濟農。率大小諸貝勒。奏書于滿洲國。



天聰皇帝人君撫有大寶以宣揚美名于諸國當興起教化輯寧遠人我等雖不能奮興然誼屬同宗倘念舊業尚存互相通好信使不絕則我等當共享太平之福尊爲有道之主也遣察哈爾書曰瑪哈撒嘛諦車臣汗諭林丹汗子孔果爾額哲在先執琿貝勒送還彼此締盟後因國亂遂不相往來自爾汗棄世聞舉國全來附我秋來卽令哨卒偵探實耗我等與爾汗原係同宗滿洲豈爾等之主耶卽宜來歸勿再遲延

比還師貝勒岳託以疾駐

歸化城有土默特人密告言博碩克圖

土默特部長格

根汗四世孫

子俄木布遣八往喀爾喀處必有與之

同來者岳託因遣阿爾津武巴海喀木齊哈尼

嚙四人候于途喀爾喀百人及明使者四人果

與博碩克圖子所遣人同至時博碩克圖子乳

母之夫毛罕密遣人告喀爾喀人云滿洲兵在

此汝等當回喀爾喀人聞信遂還阿爾津武巴

海等兵追及之擒毛罕所遣之十人及明使四

人獲駝五十馬四十六貂皮四百有奇又得烏

珠穆沁部貿易人四十六名駝三十七馬一百

有八貂皮二百二十初毛罕稱博碩克圖之子



俄木布爲西土格根汗自稱烏爾隆額齊克達爾漢貝勒。又殺害來歸我國之察哈爾什噶奇塔特武班扎爾固齊奇塔特台吉。又與明沙河堡叅將通謀。稱明國爲一路。喀爾喀爲一路。土默特爲一路。因遣人往喀爾喀。爲土默特人密告事覺。斬毛罕。併其黨羽。以阿嚕部民與喀爾喀人司謀藏匿駝馬。遣土默特人往勦之。分土默特壯丁三千三百七十名爲十隊。每隊以官

二員主之。授以條約。又授鄂爾多斯條約凱旋後。

賜土默特部托博克。

姓博爾噶。

古祿格。

姓納喇。二人俱隸察哈爾部。天聰六年內。

附。鄂爾多斯部齊農。

卽額璘臣。

母之使臣綽爾濟喇

嘛。濟農使臣卓哩克圖。固嚕台吉。

額璘臣從弟。

之使

臣囊素喇嘛。及其從人鞍馬器物。十二月。喀爾

喀部瑪哈撒嘛諦車臣汗碩壘。

左翼部長摩囉貝勒之子。及

烏珠穆沁部車臣濟農多爾濟。

元太祖裔翁袞都喇爾貝勒之



子。蘇尼特部素塞巴圖魯濟農。元太祖裔綽爾袞諾顏之子。

浩齊特部策凌伊爾登土謝圖。元太祖裔德格類額爾德尼之

子。阿巴噶部都思噶爾扎薩克圖濟農。元太祖弟布格

博勒格圖裔布達什哩之子。等。太子貝子。遣偉徵喇嘛。

齊達爾漢武巴什達爾漢塔布囊托博兌冰圖

四頭目。率一百三十二人。齎書來朝。貢駝馬貂

皮等物。書曰。成吉思汗後裔瑪哈撒麻諦車臣

天塔皇帝分惟皇帝躬膺原祉起居康泰向者察哈爾胡圖克圖汗居

必不可敗之勢。自取滅亡。竊思欲圖太平之道。皇帝自有權裁。但撫有大資。必聲名洋溢。天下法使

政令昭煥。如日方升。庶幾當時利賴。揚休倘蒙

睿鑒。以此言為然。願往來通問。不絕。共守盟約。以享太平。

太宗以其初通朝貢。厚賚之。十年二月。五月。命偉宰桑巴賴山津伯布格齎

敕往諭曰。爾謂朕欲圖太平之道。自有睿裁。此言誠是。

天朕凡征伐人國。未有出無名之師。而以貪得為事者。

向因明國與我夙讐。以兵征之。察哈爾貪明國財幣。

是書同國方夏。卷二十二。三



助之以兵。朕是以聲罪致討。蒙  
天眷佑。以察哈爾全部與朕。今爾又以馬鬻于明人。貪  
其財物。非助明而何。爾行事如此乖悖。朕亦不以介  
命懷。其講和事宜。專俟爾等音耗也。至是偉宰桑等偕  
太宗。以其進貢使臣偉徵喇嘛弼徹齊武巴什托博兌  
冰圖烏珠穆沁部納木理津等六人及從者一  
百五十六人至。越二日。偉徵喇嘛等朝  
見陳所進貢物。跪獻其主奏疏曰。私鬻馬匹。我等正欲

禁止。因見喀爾喀七旗及厄魯特四部落皆與  
明國貿易。故效而行之耳。使臣行三跪九叩禮。  
賜之宴。歸國時。

太宗遣察罕喇嘛率六十四人偕往。

賜瑪哈撒嘛諦汗及衆台吉大臣雕鞍鞋帶弓刀撒袋  
金銀器皿珊瑚素珠貂鑲朝衣蟒緞白金布疋  
等物。並

賜貢使偉徵喇嘛等衣物緞布等有差。



辛亥徵兵外藩

時將征朝鮮遣官齎

敕調兵于外藩蒙古諸貝勒。

敕曰。凡應出兵諸貝勒等。可將各旗派定兵丁。所乘駝馬。俱烙印繫牌。以爲標識。甲冑器械。亦各爲記號。備二旬糗糧。約本月三十日。俱會集盛京。科爾沁由卓索口入。喀爾喀察哈爾阿巴噶。由十方寺入。入邊以後。宜嚴飭士卒。勿探親戚。勿入城堡。有任意妄行。紊亂法度者。諸將其嚴行約束之。

癸丑。

訓諸王貝勒等。遵舊制習騎射。

太宗御翔鳳樓。集諸親王郡王貝勒管旗大臣。及都察

院官。

命內宏文院大臣讀大金世宗本紀。

諭衆曰。爾等審聽之。世宗者。蒙古漢人諸國聲名顯著之賢君也。故當時後世。咸稱爲小堯舜。朕披覽此書。



悉其梗槩。殊覺心往神馳。耳目倍加明快。不勝歎賞。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詳明。可垂久遠。至熙宗合喇及完顏亮之世。盡廢之。耽于酒色。盤樂無度。效漢人之陋習。世宗卽位。奮圖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孫仍效漢俗。豫爲禁約。屢以無忘祖宗爲訓。衣服語言。悉遵舊制。時時練習騎射。以備武功。雖垂訓如此。後世之君。漸至懈廢。忘其騎射。至于哀宗。社稷傾危。國遂滅亡。乃知凡爲君者。耽于酒色。未有不亡者也。先時

儒臣巴克什達海庫爾禪等。屢勸朕改滿洲衣冠。效漢人服飾制度。朕不從。輒以爲朕不納諫。朕試設爲比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寬衣大袖。左佩矢。右挾弓。忽遇碩翁科囉巴圖魯勞薩挺身突入。我等能禦之乎。若廢騎射。寬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後食。與尚左手之人。何以異耶。朕發此言。實爲子孫萬世之計也。在朕身。豈有變更之理。恐日後子孫。忘舊制。廢騎射。以效漢俗。故常切此慮耳。我國士卒。初有幾何。因嫻于



騎射。所以野戰則克。攻城則取。天下人稱我兵曰立  
則不動搖。進則不回顧。威名震懾。莫與爭鋒。此番征  
燕京出邊。我之軍威。竟爲爾大臣所累矣。故諭爾等。  
其謹識朕言。

朕聞爾等大臣。因朕命而致食與前。去年  
北。爾等大臣。因朕命而致食與前。去年  
北。爾等大臣。因朕命而致食與前。去年  
北。爾等大臣。因朕命而致食與前。去年  
北。爾等大臣。因朕命而致食與前。去年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十二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十三

卷二十三

太宗文皇帝

崇德元年丙子十二月至二年丁丑二月

欽定平定一人帶雲

崇德元年十二月壬申征朝鮮。

崇德元年十一月

先是十一月乙丑冬至祀

天壇

天子

與時具禮

園丘。

崇德元年十一月

太宗以朝鮮敗盟逆命將統大軍征之卽于是日祭告

天



皇清開國之學 卷二十三

地

宗廟並先期

御篤恭殿。

命管兵部貝勒岳託

八月與肅親王蒙格同降爲貝勒。

集衆傳

諭每牛象各選騎兵十五人步兵十人護軍七人共甲

三十二副大臣石廷柱所統漢軍每甲士一人

備箭十五甲士二人備長槍一牛象二人備雲

梯挨牌各一斧鑽鑿俱全馬匹軍械各令標

記。擄半月行糧。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會集城中。

己巳。

頒行軍律令曰。今者往征朝鮮。非朕樂于興戎。特以朝

鮮敗盟。納我逃人。獻之明國。孔耿二王來降于我。彼

興兵截殺。我師既至。彼仍抗拒。且遇我使臣。不以舊

禮。齋去書詞。拒而不視。又遣書平安道。洪觀察使云。

丁卯權許講和。今已永絕。當謹備關隘。激勵勇士。其

書爲英固爾岱等所奪。

見三

是彼之毀棄盟好。包藏



皇清開國... 卷二十三  
禍心將未有已。不得已興師伐之。若嗜殺殃民。朕心有所不忍。今與爾等約。大軍所過。勿毀寺廟。逆者誅之。順者撫之。以城降者。勿擾其城。以堡歸者。勿掠其堡。凡陣擒官兵。彼既拒戰。當殺無赦。逃亡來歸者。恩養之。所獲民人。勿離其夫婦。勿奪其衣服。卽老羸廢疾。不堪攜歸者。務令安居。勿棄于道路。婦女毋得淫亂。違者軍法從事。又傳

諭曰。軍士有不遵諭旨。擅離部伍。殺降劫物者。治以軍法。又前次攻戰時。往往有託詞捉生。規避不進者。今除前鋒哨軍外。槩不許捉生。犯者罪之。十二月辛未朔。外藩蒙古諸王貝勒。各率兵來會。

太宗命鄭親王濟爾哈朗留守

盛京。武英郡王阿濟格駐牛莊備邊。饒餘貝勒阿巴泰駐噶海。收集邊民防禦。壬申。

親統大軍征朝鮮。

命禮親王代善。睿親王多爾袞。豫親王多鐸。貝勒岳託



命豪格安平貝勒杜度等隨征。管旗大臣分左右翼。率諸軍卯刻出城。右翼兵由往。

東京大路至渾河岸排列。左翼兵由往撫順大路。排列已刻。

太宗設鹵簿。出撫近門謁。

堂子。列八纛拜。

天畢。遂啟行。是日。

車駕次沙河堡東岡。甲戌。駐軍安州之南岡。大軍啟行。

命之次日。科爾沁部已圖魯郡王。卽滿珠什哩。扎薩克。

車營圖郡王。卽布達濟。引兵迎謁。

上酌納其所獻貂皮馬匹。己卯。大軍距鎮江三十里駐。

營。庚辰。渡鎮江。

駐蹕義州城南。壬午。次郭山。城內有駐防定州遊擊來。

援。懼我軍威。知不能敵。遂自刎。其城守各官俱。

遁。城中軍民稽首乞降。

太宗諭之曰。爾等既降。勿逃匿山谷。各在家保全妻子。



皇清開國方略 卷二十一  
我軍于降民。從不妄取一物也。翼日至定州。定州亦

降。

諭如前。甲申。遣侍衛昂古賴率二十人往安州捉生。獲

壯賊差二十八人。馬五匹來獻。並

命外藩蒙古諸貝勒大臣等。各率兵沿海畧地。會于安

州。乙酉。

車駕至安州。

命左右翼兵分兩路出畧。正黃旗蒙古巴雅爾率兵十

五人。伏于安州城東。遇寧邊城總兵哨兵五十

騎。擊敗之。殺二十餘人。生擒一人。獲馬十五匹。

太宗命來獻。丙戌。

敕諭安州守臣曰。爾國王近臣。處弱小之邦。不慮國家

之傾危。不念軍民之塗炭。背棄盟誓。永絕舊好。是用

布告。

天地。徵發大兵。深入朝鮮。平定八道。爾勿坐守孤城。望

朕兵之遂退也。爾等能乘機順時。舉城歸降。可全身



家保宗族樹功名且俾全城軍民俱免禍患否則悔  
天無及矣駐軍二日遂行

庚子

車駕渡漢江駐軍南漢山城西

先是癸酉

太宗命戶部承政瑪福塔前鋒將領勞薩等率兵三百  
為賈人裝星夜往圍朝鮮國王所都王京又遣  
豫親王多鐸貝子碩託尼堪率護軍千人繼之

越六日

命管兵部貝勒岳託額駙揚古利率每旗官一員兵三  
千往濟豫親王多鐸軍甲申貝勒岳託遣巴朗  
奏報師至平壤時平壤巡撫偵知大軍將至已  
棄城遠遁遂留羸瘦馬匹于平壤喂養己丑豫  
親王多鐸等遣武爾噶納奏言瑪福塔勞薩武  
拜等于十四日至朝鮮王京李倬遣副將二人  
遊擊四人備禦六人率精兵六十餘人迎戰為



瑪福塔等所敗盡殺之。進抵王京。朝鮮尚書崔某侍郎李某迎于城門外。問曰。爾等之來為何。瑪福塔曰。我等奉

皇上命。與爾國王有事相議。尚書等曰。既為議事而來。俟啟王以禮相迎。遂設宴接待。以為緩兵計。李宗潛遁往南漢山城。瑪福塔等聞之。追四十餘里。圍南漢山城。臣與貝勒岳託皆續至。合兵環圍之。奏入。即于是夜遣戶部承政英固爾岱往

多鐸岳託軍。偵朝鮮王踪跡來報。乙未。豫親王多鐸等遣英固爾岱齎疏還報。言獲其土人。皆云朝鮮國王于十三日送妃及二子入島內。王與長子尙未及去。聞我軍至。毳渠遣兵守渡口。遂進山城。十四日聞我軍至其京城。復出山城。逃竄。因墮馬受創而返。其城內糧餉薪水甚少。每兵二人日給一人糧。惟四處有水。命人守而汲之。其守兵雖未得實數。凡梁口平坦處以三



人防守稍險處二人。極險處止用一人。其軍器亦未全攜入城。二十一日。我軍遇瓦爾喀之在朝鮮居住者名葉辰麻福塔一人。率二百餘戶來歸。引至詢之云。聞朝鮮四道將合兵來援。遂選八旗每二牛彖護軍一人。每兩旗官一員。以阿爾津統之。又選騎兵每牛彖甲士一人。每旗官一員。以色勒統之。截其來路。並令洪科率護軍五十人。往視海島渡口。而被城內兵。每出城

沿山侵擾。疏入。

太宗遣兩黃旗兩紅旗鑲藍旗五旗各官一員。率每牛彖甲士三人。又遣護軍將領鞏阿岱巴布賴巴都哩。率每牛彖護軍一人。並往濟豫親王多鐸軍。丁酉。

太宗至臨津江渡口。先是天氣晴暖。臨津江兩岸冰泮。雖徒步亦不可行。二十四日。天雨驟寒。冰堅甚。是日。大軍俱安驅而渡。從官軍士無不驚異。戊



戊己亥兩日。豫親王多鐸等先後奏報。我軍圍南漢山城。其巡撫一員。率兵萬八千人來援。隨遣貝子碩託。尼堪博和託。洛託。大臣阿什達爾。漢等。率兵迎敵。悉斬之。又副將一員。率兵五千來援。仍爲碩託等所擊敗。色勒阿爾津堵截要隘。復遇其副將一人。率兵五百來。亦擊敗之。又有援兵將入南漢城。遇勞薩武拜。截殺二百人。南漢城中有兵四百餘。出城迎戰。勞薩復擊敗之。現在各路聲援俱絕。己亥。

太宗命大臣譚泰。阿岱。拜音圖。武賴。都類。恩格圖。葉臣。固穆。宗室芬古。巴特瑪等。率騎兵入朝鮮王京城。搜勦。並留外藩蒙古與俱。

親統大軍。由城外徑渡漢江。直抵南漢城西。駐營。次日。譚泰等于卯刻。豎雲梯。登朝鮮王京城。城中兵不敢抵禦。盡收其財物牲畜。豫親王多鐸貝勒。岳託。額駙揚古利。以所獲旗纛。刀鎗。弓矢。馬匹。



按旗陳列進獻。

命卽分賜克敵之王貝勒貝子大臣等有差其餘悉賞將士。是日。

賜歸降之瓦爾喀人葉辰麻福塔緞袍貂帽各一尋。

賜號巴圖魯。並給其部下一百五十三戶。奴僕牲畜房

舍器皿俱全。

崇德二年春正月庚戌睿親王多爾袞安平貝勒杜度先後至南漢山城。

先是

太宗于沙河堡東岡。

命睿親王多爾袞貝勒豪格分統左翼滿洲三旗。蒙古三旗。及外藩蒙古左翼兵。從寬甸路入長山口。進發。師行至鎮江復。

命安平貝勒杜度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智順王尙可喜大臣石廷柱馬光遠等。率每旗梅勒章京一員。每牛象甲士三人。及石廷柱旗下漢



皇清國朝卷二十三  
一  
軍。在後護送紅衣礮將軍礮。及一切軍械輜重  
等物。尋遣八人齎

敕諭之曰。爾等簡選精騎。往皮島雲從島大花島鐵山  
一帶。凡朝鮮國人所居。與明國相鄰者。畧之。其居住  
大路傍者。勿畧。以伊等皆我之子民也。如載礮牛隻  
不敷。可酌取大路兩傍之牛運之。此外不許妄取一  
物。當嚴飭軍士。毋違朕命。丙申。大軍分隊立營。環攻

南漢山城。復遣筆帖式武達禮率四人往

諭安平貝勒杜度等曰。爾等速送紅衣大將軍礮。及一  
切火器前來。其羸馬可運者。令石廷柱擇漢軍官員  
齎送。在三王下者。令三王攜之同行。其紅衣大礮。非  
羸馬可運。爾安平貝勒與石廷柱。在後督運礮車而  
來。三王下礮車。亦令其部下才能官員。一同運送。漢  
軍及三王士馬。可酌量簡閱。以強壯者居前。羸弱者  
居後。過黃州時。可先遣二百人。搜勦黃山嶺伏兵。仍  
留兵殿後。待我軍全過。然後前行。其留平壤。喂養馬



匹之兵丁及內外閒散蒙古爾安平貝勒可詳加查  
檢攜之而來。過黃州嶺時。仍遣兵二百搜覓伏兵。加  
意收集後隊。恐遺一二人爲敵所傷也。所遣去四人。  
先令二人同三王來。留二人與爾同行。黃州嶺有朝  
鮮埋伏之處。彼能知之。可令指導。正月辛丑朔。

太宗出營環視朝鮮國王李倬所居南漢山城形勢。申  
刻還營。次日朝鮮全羅道沈總兵李總兵聞南  
漢山城爲我軍所困。率兵來援。貝勒岳託迎擊

敗之。甲辰大軍北渡漢江。營于江岸。距朝鮮王  
京二十里許。孔有德耿仲明尙可喜及漢軍甲  
喇章京金玉和攜大礮至。丁未朝鮮全羅忠清  
兩道巡撫總兵來援。

命豫親王多鐸額駙揚古利率兵相機迎戰。時天雪陰  
晦。不見敵營。遂縱兵進擊。敗其山下。列陣兵進  
至山頂敵營。多鐸鳴角集兵。招揚古利登山督  
戰。揚古利方往會。適有朝鮮敗卒伏於石崖間。



皇清景國大略 卷二十三 三  
暗以烏鎗擊中揚古利。創重而卒。詰旦多鐸率軍進擊。朝鮮兵已棄馬夜遁。營中虛無人。獲馬千一百有四十。以揚古利屍還。

太宗親臨哭奠。

賜御用冠服殯之。

是年十一月。追封揚古利爲武勳王。立碑墓道。以其子塔瞻仍襲超品公。

傳庚戌。睿親王多爾袞。貝勒豪格等。率左翼兵來會。奏稱我軍由長山口至昌城。城中軍民。知不能禦。皆棄城奔山立寨。我左翼三旗護軍騎。

兵攻克之。墮崖死者甚衆。至寧邊。有朝鮮義州總兵黃州元帥率兵五百。出寧邊城。隨擊敗之。于城下。又敗其安州兵二百。寧邊城副元帥李某及參將三員。遊擊四員。備禦十五員。率馬兵七百。步兵三百來援。爲蒙古大臣額駙蘇納梅。勒章京武塔齊等所敗。生擒其副元帥李某。時我軍五十人至宣屯村。獲諜者。問知彼黃州元帥。聞國王爲大軍所圍。已率兵一萬五千往援。



去三日矣。是夜卽選精騎行一晝夜。至日出。追及之。乘其未覺。擊敗之。是日安平貝勒杜度等護送礮車火器亦至。奏言初六日遣人往視臨津江冰已盡解。心甚憂之。及將至渡口之前一夜。雨雪交作。冰旣泮復凝。遂得坦然徑渡。

太宗曰。禎祥洊至。皆天意也。

己未。朝鮮國王李倭遣使奉書至。

御營請成。

先是大軍旣抵南漢山城。於正月二日壬寅遣

戶部承政英國爾岱瑪福塔齋

敕至南漢城。付朝鮮閣臣洪某侍郎李某責其君臣陽

爲和順。陰圖報復之罪。次日洪某李某齋書至。

御營謝罪。英國爾岱瑪福塔取以奏。

聞置而不答。越十日癸丑。李倭復上書自陳勢窮情迫。

惟有延頸企踵日俟。

德音之至。



太宗降敕切責之曰。今爾有眾。欲生耶。亟宜出城歸命。

欲戰耶。亦宜速出一戰。毋徒以信口美言。飾非文過。

為也。己未。李倅遣其閣臣洪某等奉書請成。書曰。伏

明旨。屢賜申諭。伏霜慄烈中。隱寓春生之意。捧讀惶悚。

措身無地。仰惟 皇帝威德遠播。諸藩合詞共進 尊號。

天人所歸 景命方新。而小邦以十年兄弟之國。顛反獲戾。于興運

之初。反求諸心有噬臍莫及之悔。今之所願。但有改心易慮。一洗舊過。舉國奉命。得比諸藩。而

已誠蒙曲察。微悃許以自新。則奉書禮儀自有常式。至于出城之

命。實仁覆至意。然重圍未解。

帝怒方盛。恐嬰城亦死。出城亦死。是以瞻望 龍旌。引分自決。情亦感矣。古人有城上拜天子者。蓋以

禮不可缺。而堅城不出。實緣兵威大可懼也。 皇帝方以天地生物為心。則小邦亦當與于全活。優養

之中。伏惟 帝德如天。必加矜恕。敢吐實情。恭候 庚申。

太宗遣英固爾岱瑪福塔齋

敕往諭朝鮮國王李倅曰。爾違

天背盟。自速罪戾。是以朕統師來征。意在不赦。今爾困

守孤城。見朕屢詔切責。方知悔罪。再三上書求免。朕



皇清國史卷之二十三  
開宏度。許爾親盟。非力不能攻取。勢不能久圍。而招  
汝來歸也。此城攻固可得。卽因爾芻糧。駐軍秣馬。令  
爾自困。亦可以得。似此蕞爾小城。且不能取。將何以  
下幽燕哉。今命爾出城見朕者。一則見爾誠心悅服。  
二則欲加恩于爾。令永主爾國。旋師以後。示仁信于  
天下耳。若以計誘爾。何以示信天下。朕方承

天眷佑。撫定四方。正欲赦爾前愆。以風示南朝。若以詭  
計取爾。天下之大。能盡譎詐取之乎。是絕人歸順之

路也。爾若猶豫不出。則地方蹂躪。芻糧罄竭。生民濱  
于死亡。禍變日增。誠不容刻緩者也。爾首謀敗盟之  
臣。朕原欲盡誅方已。今爾果出城歸命。可先縛送首  
謀三四臣。當正國法以儆後人。蓋陷爾舉國陪危。誤  
朕西征大計。咸此人之罪也。若不縛送首謀。俟爾歸  
順之後。始行索取。朕不爲也。爾若不出。縱諄諄祈請。  
朕不聽矣。

癸亥。睿親王多爾袞率兵攻克江華島。



先是丙辰。

太宗命勞薩武拜等率前鋒軍回

盛京。

諭留守鄭親王濟爾哈朗武英郡王阿濟格饒餘貝勒阿巴泰等曰朝鮮國王與長子及羣臣俱在南漢其餘妻子在江華島意欲造船先攻此島若得其妻子則城內之人自然歸順若猶不順然後攻城計亦未晚觀此島似亦易取使到之日卽揀選謹慎能事官

二員帶領每甲喇驍騎校一員每牛录甲士一名採

取木植人一名及八家各首領一名造船工匠各五

名前來靉陽河邊依佟克申

武巴海征瓦爾喀佟克申造船九隻取海上六

島收服察哈爾時先後造船二十四隻全軍至黃河不勞而濟式樣造船十隻依朝

鮮式樣造馬船十隻再查有從前曾與佟克申造船

及知造朝鮮馬船之匠人遣之前來其監造官應于

靉陽河邊擇地之可達義州江者駐彼營造其所需

鐵工亦按數撥發仍分派哨卒防守毋致疎虞限二



月十五日以內竣工。布延蘇爾德到盛京五日。仍令護送造船人來。右翼前鋒到京五日。可令往噶海駐防。左翼前鋒于遼河冰解後。令往開城駐防。冰若未解。可令往牛莊駐防。俟冰解後。併將駐防牛莊之護軍調往開城。一同駐守。勞薩等既行。

太宗復令八旗造小船八十隻。

命睿親王多爾袞等分兵取江華島城。我軍用車輪駕所造小船。由陸地曳行。是月壬戌。至江華島渡。

口乘船渡江。朝鮮有兵船百餘。分爲兩翼。我舟師從中衝入。發紅衣礮攻擊。朝鮮兵船東西潰竄。我軍登岸。進攻江華島。有烏鎗手千人。距岸迎戰。悉爲我軍擊殺。遂圍江華島城。克之。島內獲朝鮮王妃一。王子二。閣臣一。侍郎一。及羣臣妻子家口甚衆。睿親王多爾袞令一無所擾。使朝鮮國王二子及閣臣侍郎善護王妃。并保聚其羣臣眷屬。先後遣納敏岱音楚興格訥。必揚



皇清開國... 卷二十三  
古穆成額善都喀布賴雅布蘭等馳奏

行在軍營。

庚午朝鮮國王李倧詣軍前請降。

甲子

太宗敕諭朝鮮國王李倧曰。朕進兵時。曾命大臣瑪福塔等。至爾國諭王。王若引罪自責。第令世子羣臣來迎。請罪。大軍亦不深入。爾不聽命。遁入南漢山城。此大失也。本月十六日。又遣大臣英固爾岱等諭爾。果

出城歸命。一切勿論。爾又不從。朕始有速攻江華島之命。王若早聽朕言。豈至于此。今朕之成命。已明示于庚申日詔內。朕護爾家室。諭爾前來。若再遲延。是自棄其家屬也。李倧于是日及丁卯日。兩次上書。自陳省躬畏罪。未敢出城歸命之由。戊辰

太宗降敕諭之曰。朕覽來奏。知爾欲保全宗社。朕詔已出。寧肯食言。將盡釋前罪。永定規則。以爲子子孫孫君臣世守之信義。爾若悔過自新。不忘恩德。則當去



明國之年號奉大清之正朔。以長子並再令一子爲質。諸大臣亦以子弟爲質。爾有不諱。則朕立爾質子嗣位。一切禮儀。毋違明國舊例。朕若征明國。調爾步騎舟師。不得誤期會。朕今移師攻取皮島。爾可發烏鎗弓箭手及兵船五十來助。爾與內外諸臣當締結婚媾。以固和好。新舊城垣。毋許擅築。所有與爾國照常貿易之瓦爾喀人。當導其使者來朝。其東邊瓦爾喀人之私自逃竄者。不得復與貿易。當執送前來。爾

以旣死之身。朕子生存。保全宗社。復還家室。當念朕再造之恩。後日子孫。無違信義。則邦國永存矣。是日

又遣江華島所俘太監一人。朝鮮宗室一人。入

南漢城。往告其主云。江華島已失。王之國妃諸

子及羣臣妻子。俱安置別室。毫無所犯。今付我

國官員太監。如常護送前來矣。庚午。朝鮮國王

李倭。以漢口濱海之地。及江華島旣失。妻子羣

臣。盡被俘獲。身困重圍。旦夕且陷。八道援兵俱



絕屢奉

太宗敕諭赦過宥罪許其歸降于是棄兵械服朝服獻

上明國所給敕印自南漢城來朝

見禮臣于漢江東岸三田渡地方築壇設黃幄

太宗于辰刻出營旗纛森列奏樂渡漢江登壇

御黃幄設鹵簿如常儀將士皆環甲列隊李侗率其文

武羣臣離南漢山五里許步行來朝

太宗命戶部承政英固爾岱瑪福塔等迎于一里外指

示禮儀引至儀仗下立

太宗離座率李侗及其諸子文武羣臣拜

天行三跪九叩禮畢

太宗還座李侗率羣臣伏地請罪求我國諸臣代奏曰

皇上天心赦臣萬罪生已死之身存已亡之國俾臣重

立社稷緣臣罪戾多端故加之罰今臣服罪來

謁

皇上自茲以後改過自新世世子孫不忘厚澤代奏訖



太宗諭曰。朝鮮國王。既知罪來降。朕豈有念舊惡苛責之理。今後一心盡忠。不忘恩德可也。前事毋再言及。

李侗及諸陪臣復奏曰。臣等今望恩罪來

皇上恩德。小邦不勝頂戴。于是贊禮官引李侗及其諸子羣臣。行三跪九叩禮畢。禮部官引至儀仗下。

奏請李侗班次。

太宗曰。以威懾之。不如以德懷之。朝鮮雖迫于兵勢來降。亦一國之主也。

命李侗近前。坐于左側。其長子李滢。坐于左班。親王郡

王貝勒之末次子李溲。三子李潛。坐于右班。親

王郡王貝勒之末。坐定。太宴畢。引江華島所獲

李侗王妃子婦。及羣臣妻子。俱行三跪九叩禮。

命盡還李侗王妃子婦。及羣臣家屬。

賜李侗黑貂袍褂。雕鞍馬匹。

賜王妃及王子黑貂裘。其大臣金塗等。各賜。哭曰。今日

賜貂裘。李侗率衆謝。



恩行禮畢。

命李侗及其羣臣各與妻子相見。皆相抱痛哭曰：今日

幸蒙

皇上寬恩，得予完聚，稍緩數日，我等皆爲灰燼矣。

太宗命英固爾岱瑪福塔等送李侗妃及其第三子李

潛並眷屬七十六人。羣臣妻子眷屬百六十六

人入玉城。惟留長子湮。次子湮爲質。

太宗于申刻還營。

二月壬申，自朝鮮班師。

辛未朔，以江華島所獲人口牲畜財帛分

賜諸將。畢。次日。

太宗率諸王貝勒大臣自朝鮮班師。李侗率其羣臣出

王京十里外跪送。

太宗下馬升座。李侗率羣臣行禮畢。

命坐于

御座右側。



賜茶。李侗仍退至左側遠坐。

太宗諭之曰。爾山城中人民家口。已盡付還矣。李侗起。太宗不謝畢。坐李侗率羣臣伏謝畢。

命英固爾岱瑪福塔送李侗還王京。先是李侗被圍山城時。太宗率城時。入城大見。自其時。李侗率其羣臣出。

諭以每年應行貢獻之禮。并及所進方物數目。是日李侗奏曰。小邦積弱以來。所在懸磬。臣等公

詔諭土貢。或非地產。或力有不逮。必須量力稟承。垂爲

定式。伏乞

聖慈鑑小邦事大之誠。恢

天朝薄來之度。不勝幸甚。

太宗覽奏。遣范文程額爾克圖傳

諭李侗曰。爾被圍山城時。已有成議。至于爾國窮苦。朕  
大已知之。丁丑戊寅兩年。准免貢物。己卯年秋季爲始。  
照例入貢。此後朕自有裁奪。今非爾言時也。

車營辛卯。



車駕還

盛京。

太宗自南漢山城班師日。

命睿親王多爾袞安平貝勒杜度率滿洲蒙古漢軍官

兵以所俘獲在後行。乙酉遣蘇爾德齋

敕諭睿親王多爾袞及左翼諸大臣。又遣理藩院承政

達雅齊齋

敕諭蒙古王貝勒等曰。朕觀統兵諸將皆有懈心。今朝

鮮雖平軍行宜照常嚴加約束。所有國王貝勒等恐其

脫逃。須加意防守。攜帶以行。沿途經過之城邑村堡。

官民有迎送者。均應禁止。若城邑村堡之人有立于

道傍。與我軍俘獲之人。接談款敘者。亦當禁止。勿令

近前。恐其引誘潛逃也。至我兵經過有民人之城邑

村堡。須遴派官員兵丁護行。俟後隊過畢。一併齊集

還京。毋違朕命。丁亥。留守

盛京鄭親王濟爾哈朗。駐守西邊牛莊武英郡王



阿濟格駐防北邊噶海饒餘貝勒阿巴泰等因

太宗遣占巴齋命丁文留安

敕宣布捷音。隨遣恩國泰阿布達禮奏言。軍一發齊集

皇上親統六師。南討朝鮮。德威遠布。所向無敵。中外臣

庶懽懽無已。隨遣英固爾岱偕恩國泰等還

盛京。令諸王大臣于二十里外來迎。入林

車駕所經朝鮮境內。洩州安州寧邊泰州德州嘉山宣

龍川義州等處總兵副將遊擊各官咸率軍

民跪送道傍。或獻牛隻米糧以供軍食。

太宗嘉納之。分給士卒。

命將所假朝鮮義州馬匹三百。悉行發還。各給其本主

收領。尋

諭義州官員曰。方春和時。不可廢棄農業。現在大軍凱

旋。可收集爾人民妻子。暫令迴避。止留丁男子路哨

探兼勤耕種。如大軍至。并種地人等亦令迴避。今朕

先歸。而漢人蒙古兵馬紛集。恐軍士等執爾耕種之



人冒稱俘獲亦未可知。可俟大軍過後，依舊勤習農務。其宣示爾所屬百姓知之。戊子。

太宗還入邊界。庚寅。渡太子河。鄭親王濟爾哈朗遣禮

部參政尼堪哈爾松阿。工部參政星訥等于

盛京南二十里塔北石橋後除道設帷幄。武英郡

王阿濟格郡王阿達禮率貝子文武羣臣及土

默特鄂爾多斯呼爾哈等部貢使頭目

元年十一月乙

酉。土默特部山津巴克什等二十九人。鄂爾多斯等頭目四人同至貢馬匹蟒緞素緞等物。本

月丁亥呼爾哈部託科羅氏克依克勒氏赫業勒氏頭目率六十人來朝貢貂狐皮張等物

出城二十里祇候。辛卯卯刻。

太宗入行幄。陞御座。武英郡王阿濟格捧賀表跪進。內

國史院大學士剛林接表宣讀訖。阿濟格率衆

行三跪九叩禮。次土默特鄂爾多斯呼爾哈等

部貢使頭目。行三跪九叩禮。設大宴畢。啟行。至

盛京。謁

堂子。遂自懷遠門入。未刻還宮。



癸巳更代駐防噶海官兵。並令各屯堡及時劭農。太宗諭鎮守噶海饒餘貝勒阿巴泰曰。噶海四旗護軍駐防日久。爾可率之還京。更遣兵往代。其鎮守噶海前鋒與鎮守開城前鋒合爲一隊。去都爾弼一二十里。相其有水草處駐營。爾自噶海還時。可遣護軍將領以前鋒兵數造冊備查。其應更代之前鋒俟休息馬匹。然後更代。至現在鎮守噶海等官。當令勤飭農民。勿因天寒致緩耕作。有荒農務也。又

諭戶部曰。昨歲春寒耕種失時。以致穀貴。今歲雖復春寒。然農時不可違也。宜早勤播種。而加耘治焉。夫耕耘及時。則稼無災傷。可望有秋。否則或被蟲災。或逢水澇。穀何由登乎。凡播種必相其土之燥濕。而布其利。該管屯堡各員。有不勤加董率。致廢農務者。罪之。

是月黑龍江地方額蘇里屯內鄂倫扎爾固齊。皇土勤克訥布魯達爾漢率九人至。奏言額蘇里屯東約計六日程。有從未通我國者。三十九屯。今欲



來貢。不知進貢禮儀。特遣人來求我等。同令

皇上使臣一人至彼。卽備方物。隨使入貢。并籍其所貢

貂狐等皮數目。以

聞。

水

海

奉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十三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十四

太宗文皇帝

崇德二年丁丑三月至十二月

崇德二年三月甲辰。朝鮮國臣洪翼漢等伏誅。

先是朝鮮國王李倧屢上書乞降。

太宗諭令縛送首謀敗盟三四臣。當正國法。以儆後人。

李倧奏言。首倡浮議之臺諫洪翼漢。當大軍到

境時。用爲平壤庶尹。督令卽日前進。或爲前軍

所獲。或從間道赴任。俱未可知。令將附和之宏



來貢。不知進貢禮儀。特遣人來求我等。同令

皇上使臣一人至彼。卽備方物。隨便入貢。并籍其所貢

貂狐等皮數目。以

聞。

水

海

奉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十三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十四

太宗文皇帝

崇德二年丁丑三月至十二月

崇德二年三月甲辰。朝鮮國臣洪翼漢等伏誅。

先是朝鮮國王李倧屢上書乞降。

太宗諭令縛送首謀敗盟三四臣。當正國法。以儆後人。

李倧奏言。首倡浮議之臺諫洪翼漢。當大軍到

境時。用爲平壤庶尹。督令卽日前進。或爲前軍

所獲。或從間道赴任。俱未可知。令將附和之宏



文館校理尹集修撰吳達濟送詣軍前以俟處分嗣復遣官解送洪翼漢至

盛京至是斬洪翼漢尹集吳達濟於市以正其倡

大衆偷議袒明敗盟構兵之罪

戊午停蓋州城工

蓋州守將李思忠奏言臣奉

命管理蓋州其城垣俱係舊築現在土墻不堅者八十

三丈破裂者三十丈未破裂而不堅者五十三

察令丈前據工部咨稱已盡調丁夫赴遼陽各城修

築蓋州城工可令滿漢蒙古餘丁自燒灰甃修

查蓋州地處邊陲軍士偵緝逃亡修浚壘濠

香海巡守魚鹽二場夜復登城巡視防守靡寧餘丁

太宗儲僅堪耕種若令燒甃供役恐失農業臣等仰懇

皇上恩准先將破裂處拆毀暫用土築並請寬限三年

俟各城歲工再集丁夫造甃修砌庶城垣可以

甘甃身永固而耕種不致失時得



旨暫停今年工作餘照議修築

夏四月辛卯

諭羣臣貸粟貧民及時播種

太宗諭曰今歲告饑凡積粟之家宜與各牛象內困乏

者賣則取值借則取息如此有無相通則民氣自裕

若私自埋藏以致朽爛非我國之人也至貧民無力

耕種坐使土地荒蕪食何由賴該管章京宜時加體

察令有力者助之

丁酉添設八旗議政大臣

太宗命貝子尼堪洛託博洛等與議國政每旗各設議

政大臣三員以鞏阿岱圖賴錫翰

貝勒巴雅喇之子鞏阿岱

之弟譚布巴哈阿喇善阿爾海達哈塔勞薩布賽

諄退巴布賴漢岱阿爾津拜武拜雅賴揚善鄂

羅塞臣哈寧阿英固爾岱郎球額駙多爾濟薩

木什喀超哈爾錫翰

牛象章京巴希之子

沙爾琥達德爾

德赫等充之

先是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古爾泰之次有議政十貝勒八大臣又



有佐管十六大臣。及調遣十六大臣。至是始添設八旗議政大臣各三員。是日。

御翔鳳樓。集親王郡王貝勒貝子管旗大臣。都察院承

政。及新設議政大臣。

諭之曰。向來議政大臣。或出征。或在家有事。諮商人員甚少。倘遇各處差遣。則朕之左右。及王貝勒之前。竟無議事之人矣。議政雖云乏人。而朕不欲輕令干預者。以卑微之人。參議國家大政。勢必隨事唯諾。取悅其主。其貽誤國計民生者不小。國家安用此諂諛之

輩爲也。今特加選擇。以爾等爲賢。置於議政之列。爾等殫心爲國。匡輔其主。當以民生休戚爲念。務使困窮之人。有懷得以上達。新附之人。撫養毋致失所。朕時切軫念者。惟有此耳。爾等凡有應奏之事。不可越職遽奏。如某事應施行。某事應入告。當先與管旗大臣公議。然後奏聞。彼無知之輩。往往以進言者。謂之讒人。夫善則曰善。惡則曰惡。何所忌諱而不言。若植黨營私。傾害善人。指以爲惡。乃所謂讒。否則明知其



人之惡而不以告。是欺其主也。聖經云。欲齊其家。先修其身。修身齊家而後國治。爾等若謹好惡之施。審接物之道。御下以義。交友以信。如此則身修矣。孝其親。敬其長。恩惠及其子孫親戚。如此則家齊矣。身修家齊。而國有不治者乎。太公曰。閒居靜處而誹時俗。非吾民也。朕觀蒙古察哈爾林丹汗不道。至於亡國。未聞其臣有直言其主所行不道者。嗣後朕或有失德。爾等即當面諍。試思以諫諍之故而斥責者為誰。

降革者為誰。亦何憚而不為。倘諫而不聽。則非爾等之咎也。若既不能諫。而徒退咎其主上之失。議其國事之非。豈人臣靖共之誼乎。或更有將各旗妄分彼此。知本旗有悖亂之人。隱匿不言。及他人言之。反加庇護者。尤朕心所深惡也。八旗皆朝廷之人。但懾服姦宄。撫恤困窮。使各安統轄。又何彼此之可分耶。嗣今有將新分之呼爾哈。瓦爾喀人。使之逃亡凍餓。致牛彘缺額者。朕即以不能養育之王貝勒下食口糧。



人戶補足其數。王貝勒等聚財積穀。牧養牲畜。豈僅  
爲一身圖富足。要皆爲子孫計耳。不知子孫果賢。縱  
無所遺。彼寧不能自立。子孫若不肖。雖有所遺。豈能  
常守。徒長驕矜。且爲他人積聚耳。夫積穀所以備荒。  
而養窮民也。財帛牲畜。所以爲國而賞有功之人也。  
不可吝。亦不可過吝。朕所以令爾等撫養窮民。及新  
附之人者。蓋古人所云。賞一人則勸者衆。罰一人則  
懼者衆。國家蒙

天眷佑。諸國俱已削平。獨明國尚在。賞罰顧可不明乎。

又

諭諸王貝勒曰。昔金熙宗及金主亮。變易祖宗衣冠儀  
度。循漢人之俗。服漢人衣冠。盡忘本國言語。迨至世  
宗。始復舊制。凡言語衣服及騎射之事。時諭子孫勤  
加服習。如王孫原王。卽章宗。判大興府。遇漢人訟事。以  
漢語訊之。有女直人訟事。則以女直語訊之。世宗以  
其未忘女直之言。甚爲嘉許。此本國衣冠言語之不



可輕變也。我國家以勤習騎射爲業。今若不時親弓矢。惟耽逸樂。則田獵行陣之事。必致疏曠。武備何由而得飭乎。爾等訓練士卒。勤習武事。凡出師行獵。許服便服。餘俱遵照國初定制。仍服朝服。朕所以諄諄訓諭者。非爲一時計也。正欲爾等識之於心。轉相告誡。使世世子孫遵守。毋變棄。

祖宗之制耳。朕意如此。爾等宜各陳所見。睿親王多爾袞等皆跪奏曰。

皇上諄切誠諭。臣等更復何言。惟銘刻在心。竭力奉行而已。

閏四月癸卯。宴朝鮮國王子李滉李湜。千百奴。

先是四月己卯。睿親王多爾袞。扎朝鮮國王二子及其大臣子。至渾河岸。

太宗遣都察院承政阿什達爾漢。戶部承政英固爾岱。刑部承政郎球。及諸大臣。率每旗侍衛十員。出城十里許迎之。設宴宴之。至是。



太宗御崇政殿諸王貝勒文武羣臣左右排列。

召李滢李湜入殿內賜宴。

命坐於右側安平貝勒杜度之下。有蒙古貢獸名齊赫

特。其形似羸。有野駝。其形似駝。併黑狐皮。俱令

觀之。

命通事傳諭曰。此獸乃黃河外夏國所產。或千百成羣。

此黑狐皮。乃東海濱使犬部所產。每年來貢。因遠方

罕見之物。故令爾等觀之。李湜奏曰。此等異獸。但於

史冊聞之。今始得目睹。

皇上聖德如天。薄海內外。珍奇之物。何所不集。臣等以

微賤之軀。荷蒙

恩禮優隆。並得

賜觀異物。何幸如之。宴畢。李滢等率陪臣謝

恩而退。

壬子。武英郡王阿濟格自皮島凱旋。三王不金里

先是征朝鮮師還日。自遼東凱旋。王想中興。皆願



太宗命貝子碩託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智順王尚可喜率每牛条甲士四人及三王下全軍。昇紅衣礮十六位并朝鮮戰船五十往取明皮島。復遣前鋒將領蘇爾德傳諭睿親王多爾袞等曰。管旗大臣葉臣阿山令其往助貝子碩託與漢軍大臣石廷柱及孔有德等會集一處。定議往攻皮島日期。及我國戰船與朝鮮戰船約會何處。從何處乘船。於何月日進攻。又朝鮮戰船果

足派往之數否。兵若干。領兵者何官。查核明確。令蘇爾德來奏。至其島若易攻則攻之。否則奏明候朕諭到攻之。我軍船首須用遮牌。前攻江華島之船。曾帶來否。其船式可用。卽依式製造。三月丁未。復命武英郡王阿濟格率兵千人往助征皮島軍。四月辛巳。武英郡王阿濟格奏報攻克皮島。疏云。臣等

仰仗

皇上天威。遵奉



指授方畧。於四月初八日遣八旗甲喇章京領護軍。以大臣薩木什喀督之。續遣步軍章京領步兵。以大臣阿山葉臣督之。乘我國所造小船。攻皮島西北隅。八旗騎軍章京領騎兵。四邊城章京領全軍四百人。及漢軍孔有德等兵。朝鮮兵各乘巨艦。令兵部承政徹爾格統領前進。並令領漢軍大臣石廷柱。戶部承政瑪福塔從皮島北隅督戰。時乘小船兵先進。遂克其島。斬其守島總

兵沈世奎。越五日復奏報擊敗明兵一萬七千有奇。斬殺甚衆。并籍所獲水手三百五十六名。婦女幼稚三千一百十六口。駝馬牛羸等六百四十有奇。大船七十二隻。紅衣西洋礮共十位。及蟒素緞銀兩布疋器皿等細數。以

聞。是月己亥朔。武英郡王阿濟格。又遣內秘書院學士占巴奏言。在皮島得米六百一十六石。大小礮

六十七位。尋



命將所獲米糧卽令朝鮮船隻運至義州派每牛彘下

殿實之家有朝鮮馬羸者各出六頭運送

東京賑饑至是

太宗以武英郡王阿濟格與貝子碩託等自皮島率師

還

命睿親王多爾袞饒餘貝勒阿巴泰率諸大臣出城十

里許迎於渾河岸次日癸丑

太宗御崇政殿武英郡王阿濟格率凱旋貝子大臣捧

表跪進宣

諭畢行三跪九叩禮阿濟格碩託扎喀納阿山葉臣薩

木什喀等以次進見再行一叩禮抱

上膝見復行三叩禮而退

六月辛丑敘錫特庫等追剿喀木尼堪部逃入葉

雷功

先是天聰十年

太宗命阿賴達爾漢率外藩蒙古諸貝勒兵往追茂明



大索命安部下逃人。至使鹿部喀木尼堪地方。招服葉

雷舍爾特庫。巴古柰。土古柰等。及其從役家口

來獻。俱

賜冠服。藥鞭等物。有差。葉雷等旋往盜科爾沁部。占巴

工烈貝拉。天聰八年秋七月。與其弟塞爾固楞。率兵來朝。部下馬八百匹。及乘

圖王。即洪果爾。部下馬四十五匹而逃。是時秉圖王

及伊勒都齊貝勒。節棟果爾。伊爾登。即布木巴。哈坦巴圖

魯。即固穆。二人皆郭爾羅斯部長。等所屬。有四五家散處。及出

外採捕。約五十人。皆被殺。秉圖王部下十七人

追及之。逃人還擊。殺三人。又奪馬十七匹而去。

經撫圖王。即圖王。

興京守將扈什塔奏

聞。

命甲喇章京錫特庫。執信牌往寧古塔。會同守將武巴

海。率寧古塔兵追之。又遣正黃旗牛策章京噶

爾糾。執信牌率卦勒察兵。沿烏拉地方追緝。又



遣蒙古衙門撥什庫博羅執信牌往科爾沁部。令土謝圖親王巴達哩卓哩克圖親王武克善命甲喇發兵躡追兼令防失牲畜。錫特庫等率三十二人躡逃人踪跡。自多爾博庫地方行至烏拉駐防邊城。武巴海率四十五人來會。時科爾沁部土謝圖親王下鄂爾多木卓哩克圖親王下託和泰奉

命率兵二百往尼喀善城駐防。聞信卽簡甲士四十人

往追。吉巴拉之弟塞爾固楞貝勒亦率所部兵橫截追之。鄂爾多木追至博木博果爾地行月餘。會遇武巴海錫特庫同行。途次見天鵝三。鄂爾多木射中其一。帶箭而飛。逐取。忽不見。乃見逃人營中遺火。遂星夜馳往。至溫多地方圍之。諭降不從。因攻殺九十四人。生擒八十七人。獲馬五十六匹。問葉雷安在。荅云。葉雷殺鹿爲食。攜妻子遁去矣。錫特庫武巴海卽率兵前進。葉



雷聞知乃殺其妻子遁入山中我兵追至與葉雷縱矢交射忽有白狐躍起觸葉雷弓而馳因射殺葉雷有葉雷兄弟率四十人攜妻子欲歸我國途遇葉雷留之亦被殺五月癸未奏

聞錫特庫等凡七閱月始還

太宗命管旗大臣出城五里迎宴之至是敘遠追逃人

功擢武巴海錫特庫噶爾糾世職加

賜衣服馬匹奴僕莊田

賜鄂爾多木號卓哩克圖庫魯克達爾漢子孫世襲其

隨征士卒並

賞銀兩衣服有差

甲寅

諭諸大臣勤修國政

太宗諭曰昔太公云天生四時地生萬物天下有民聖

人牧之故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斂萬

物盈冬道藏萬物靜盈則藏藏則復起莫知所終莫



知所始莫進而爭莫退而遜守國如此則與天地同

光朕承天啓容養德小萬壽業萬世長萬歲無疆萬歲無疆

皇考創業垂統嗣位以來統一蒙古收服朝鮮自今以

後宜思所以宣布法紀修明典常當國運茂隆之時

若不立綱陳紀次第振興後人將何所法守嘗觀前

代勤修國政法制精詳者其祚必永怠棄國政苟且

偷安者其勢必危蓋治國之道如築室然基址堅而

凡材固世世子孫可以久居其或旦夕成功不久即

壞此必然之勢也國家若果勤修政事何由致敗否

則傾危立至矣嗣後爾等皆宜殫竭忠誠勸勸左右

朕惟欲整飭庶務使子孫永守勿替耳

丙辰以平朝鮮功祭告

太廟

先二日

太宗夜夢至

興京見



皇清開國方略 卷二十四 五  
太祖乘飛騎行禮親王代善追挽

太祖之騎不及。

太宗遂至明國宮中。明皇帝於祇內出一絲縑。縑上飾

以珊瑚。意欲相授。

太宗默思明主欲贈珍寶。何所不有。受此奚爲。轉顧其

人。又非明皇帝。乃金代神像。其人出書一冊。曰。

是爾先代金國史書。

太宗受而讀之。文字不能盡辨。欲持以示文臣。夢忽覺。

次日清晨

召諸王貝勒及內院諸臣語之。諸臣奏曰。先是王尙

皇上夢入朝鮮王宮內。將朝鮮王舉之而起。未幾。果臣

服朝鮮。今將告捷於

太廟。故夢見

太祖。至入明宮見明主。及金人授以金史。是

天意將以明國圖籙授

皇上也。至是以朝鮮旣平。又乘勝克皮島。



皇清長國力身  
卷二十四  
親詣

太廟。行祭告禮。並遣官祭告。

福陵。

太廟甲子。

賜恭順王孔有德等銀幣。仍

誠諭之。

以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智順王尙可喜協同武英郡王阿濟格攻克皮島各

賜銀六百兩及彩緞蟒衣布疋等物。並查明部下陣亡  
各官。賜卹其家。

太宗諭有德等曰。朝廷用人。以高爵厚祿。使之安富尊榮者。欲其襄贊治理。有裨國家也。朕於爾三王。旣以殊恩拔擢。情同子弟。封以王爵。寵眷有加。爾等宜感恩圖報。恪守典常。乃不思竭忠盡誠。輔助國政。反縱所屬將士。悖違法度。恣意妄行。朕甚不悅。爾等有統



率之任。知他人有違法者。尚應責之。乃身先作慝。朕復何賴焉。古語云。爭小利者不受大益。爾等何不勉圖大益。而顧食小利也。嗣後務整肅戎行。以佐成大業。實嘉賴之。尋有智順王尚可喜家人。於刑部首告。其主云。皮島之役。王私匿其所得金帛人口牲畜。

太宗曰。諸物豈王自得。必散於眾兵耳。彼新人不知。故來首告。此案刑部不必審訊。以原告發還智順王。

秋七月己巳。敘平定皮島功。

先是兵部奏言。證明皮島時。陣亡四十人。骸骨莫能辨識。今就所收者。合葬於通遠堡。

太宗命禮部參政圖爾賽賚楮帛羊酒。為文以祭之。至

是敘功。擢鰲拜。準塔薩木什喀。阿山。葉臣。麻克

圖。鍾金。多爾津等。世職有差。並贈陣亡炳圖。世

職。以其弟畢禮克圖襲。瑚什世職。以其子瑚雅

辛祿襲。



皇清同治二年八月二十日  
辛未遣武拜等往歸化城。

先是遣丹岱等往土默特貿易。嗣又遣其下  
命阿爾津爲帥。偕鄂謨克圖。譚拜。譚台柱。孟庫魯。喇嘛  
尼堪翁。阿岱。彭屯等。率商人百餘。及八家官員。  
攜貨往歸化城貿易。至是遣前鋒將領武拜努  
山。瑚密色。鄂碩。沙爾。琥達。蘇爾德。阿爾布。尼喀  
扎海。率護軍校八員。護軍百名。往歸化城。

諭之曰。爾等此去。可於特墨圖地方駐劄。前丹岱等往  
土默特貿易。如其未至。特墨圖地方。爾等與之相遇。  
可卽往察希爾圖地方探視。若不相遇。且於特墨圖  
地方屯駐。候丹岱等及後去之阿爾津等事畢。乃還。  
倘伊等未能卽還。則與之約定歸期。不必相候。如十  
日內可還。則候之同歸。恐明人中路要截。宜加意備  
禦也。後武拜等於八月庚申。出張家口。與丹岱等合  
遇。明哨卒十六人。斬十五人。生擒一人。獲馬十

九匹而還。



乙未。分立漢軍二旗。

辛巳。

太宗諭諸漢官曰。朕將爾等與舊臣一體撫育。或更優於舊臣。今舊臣中有如爾等之獲免徭役者乎。若以功論。諸舊臣隨朕各處征伐。身經百戰。攻城則克。遇敵則勝。用能大造我國家。以有今日也。爾漢官有乘時歸命者。有窮蹙投誠者。有陣獲恩養者。在爾等何嘗披堅執銳。親冒矢石。效死力戰乎。昔年爾諸臣中。

有與明國暗通。潛謀叛亡者。事泄被誅。骨肉離散。又諸臣管轄爾等。強取財物。苦無容身之地。自朕嗣位以來。爾等有先與明交通者。朕原其罪而赦之。其無故誅求者。復行禁止。男立旗分。予以矜全。出爾等於塗炭之中。愛養有加。朕之待爾等。可謂至矣。乃不思訓練士卒。効力疆場。見滿洲官兵之致死力戰者。視同陌路。若無與己事者。爾等平日以空言欺飾。謂勿虐小民。勿侵降國。勿劫貨財。爲國家分憂効力。當行



仁講義。以此陳奏者頗多。及行師時。反身先倡率。徇縱士卒。攘奪財物。則爾等之空言欺飾。朕已洞燭之矣。前牛采章。京張成德。曾獲敵船二隻。俘三十八人。爾等卽不能奮勇戰爭。但能如張成德之俘獲。猶爲有益。若此時不自省悟。力圖報効。國家安用此虛糜富貴之人哉。至是分漢軍爲兩旗。以石廷柱爲左翼。管旗大臣馬光遠爲右翼。管旗大臣照滿洲例。編壯丁爲牛采。

八月癸丑。

御演武場。觀外藩。臣較射。

是日辰刻。

太宗率親王郡王貝勒貝子等。出懷遠門。至演武場。

御黃幄。外藩貢使朝賀畢。

命喀爾喀瑪哈撒嘛諦車臣汗下使。臣土謝圖汗下使。

臣

俱於本月奉表來貢。駝馬等物。

較射。次選每旗善射者各十

人。分爲左右兩翼。令之角勝負者。罰牛羊。諸王



貝勒貝子等親率較射三次。右翼中多得牛二。羊二十。又令左右各出力士角觝。右翼負。還所得左翼牛一。羊二。於是令

者俱就宴。并宴外藩朝貢使臣。

太宗九月己巳。禁止蒙古部人許告強奪。

前遣都察院承政阿什達爾漢。蒙古衙門承政塞稜尼堪等。往科爾沁。巴林。扎嚕特。喀喇沁。土默特。阿嚕諸部。會集諸王貝勒等。

頒布赦詔。清理刑獄。

太宗以勅書諭阿什達爾漢曰。朕聞扎嚕特部內齊等。虐害所兼管之塞稜綽博惠等。縱部下人潛行許告。塞稜綽博惠之有一二牲畜者。誣而取之。彼等既屬同居。又相統轄。其有無財貨。彼此悉知。若皆被誣許。強奪所有。人將何以為生。且令彼兼管者。本欲其愛養之。而反虐使之乎。若果如此。擾害若輩之牲畜。既盡。朕必仍取害人者之牲畜與之。前曾以此誠諭內。



齊等業經認過。復諉其咎於兄弟。朕固不之信也。爾等可留扎嚕特數日。詳審從前告許奪取牲畜之人。如實則已。否則卽以所罰牲畜。給還本主。並嚴切申禁。嗣後毋得少有侵害。爾等此行。以此爲第一要務。其詳慎議之。

丙戌

諭給各牛彖下。焚獨者妻室。

太宗諭親王郡王貝勒管旗大臣等曰。朕聞駐防開城

博爾惠牛彖下。有兄弟二人。皆無妻室。現在各處俘獲婦女甚多。如此熒獨可矜之人。該管大臣章京等。不以奏聞。朕何由知。嗣後務查明各牛彖下無妻室者。給以妻室。善加撫養。國家蒙未入貢。至是亦來陳天眷佑。歸附者衆。若不能撫卹困窮。其何以勸來者。可大將朕意徧諭各官。

冬十月丙午。厄魯特部遣使入貢。

厄魯特部顧寶車臣綽爾濟遣其頭目庫魯克



皇清同治丁丑 卷二十一  
來貢馬匹白狐皮獺喜獸絨毯等物。顧實車臣

等。綽爾濟初未入貢。聞

太宗德威遠播。於丙子年遣使。因路遠。至是始至。是日。

天眷。黑龍江巴爾達齊率五十七人朝貢。又精格里。

普。河。春。屯。內。扈。育。布。祿。初。未。入。貢。至。是。亦。來。朝。

不。以。貢。貂。皮。俱。令。禮。部。迎。宴。之。聞。各。平。衆。不。無。善。處。

賜。扈。育。布。祿。及。其。從。人。蟒。緞。朝。衣。冠。帶。囊。鞬。弓。矢。鞍。轡。

等。物。有。差。自。及。此。人。皆。無。違。室。與。各。各。其。計。

庚申封李倬仍爲朝鮮國王。

朝鮮義州總兵林慶業領兵隨征皮島有功。至

盛京朝

見。宴。之。將。遣。還。內。院。諸。臣。撰。擬。

宣諭朝鮮敕書進呈。

太宗覽畢曰。爾等撰文。當順理措詞。毋得過爲誇大。朕

素不樂聞誇大之言。彼明國之主。自比於天。輕視他

人。蓋身無德義。徒自矜張。甚無謂也。嗣後撰擬切宜







命喀凱塔克珠來虎舒書翁愛尼噶禮克布圖輝山恩  
古里雅薩詣巴巴爾噶遜綏赫德珠瑪喇綽貝  
塔哈布海塞蒙格哈什屯雅布喀棟果爾滿都  
祐占楚喀音達禮等率兵一千二百分爲四路  
命樂古往征瓦爾喀兩黃旗一路率阿庫里尼滿地壯  
丁一百名穆稜地壯丁四十名烏爾固辰地南  
濟蘭牛象下喀克篤哩兄弟等壯丁三十名共  
一百七十名以圖必善分達哩瑪哈達爲嚮導

兩紅旗一路率綏芬壯丁七十名雅蘭壯丁四  
十名瑚葉壯丁二十名烏爾吉壯丁七十名共  
二百名以圖球恰塔齊什訥爲嚮導兩藍旗一  
路率額赫庫掄壯丁六十名額勒以東塞木克  
勒以西壯丁五十名共一百十名以愛韜多爾  
周常濟里濟布楚爲嚮導兩白旗一路率諾羅  
阿萬壯丁三百名以雅爾布佛得密封濟達蘇  
布特赫爲嚮導至是諸將遣六人奏捷言兩黃



皇清同治二年四月  
卷二十一  
三  
旗舒書塔克珠率甲士六十人入烏爾固辰獲  
塞約愛塔哈佛珠武克星額塔克圖男子三十  
名家口八十馬七十有三兩紅旗恩古里克布  
圖率甲士六十人入綏芬獲剛球畢爾哈木巴  
爾珠男子二十八人家口六十五兩白旗哈什  
屯滿都祜於所入汎地獲吉木善伊訥肯索畢  
伯得根哈里瑚阿爾珠克木訥畢爾珠男子一  
百三十人家口三百三十馬八十有三並獲貂

皇清同治二年四月  
卷二十一  
三  
狐狍獐獐水獺等皮張甚多於次年四月師還  
賜新獲瓦爾喀男婦幼稚等衣服居室器用牲畜等物

并

賞喀凱等從征兵丁銀兩有差

戊午丹岱等擊敗明丘于清河

武英郡王阿濟格於牛莊遣丹岱薩蘇喀譚拜  
拜賽率護軍四十人騎兵四十人往白土場捉  
生遇明兵七百於清河突入擊敗之獲馬二十



有二。蘇二。是月。赫葉氏十人。及托科羅氏。默爾哲勒氏。巴雅喇氏。三姓。遣二十二。人。貢貂皮等物。

物。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十四

臣等謹將  
三十四年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十五

二十五

太宗文皇帝

崇德三年戊寅正月至七月

崇德三年春正月甲午。

世祖章皇帝生。

世祖章皇帝。

太宗第九子也。

母

孝莊文皇后。時為





永福宮莊妃。娠十有一月。

二月丁酉。

親征喀爾喀。

先是正月庚辰。駐守歸化城土默特左翼部長

古祿格遣扎幹等三人奏言。臣等偵知歸化城

北有喀爾喀部扎薩克圖汗

巴延達喇長子賚瑚爾。

率兵

及家口。周圍駐營。似欲侵犯我城。乞速發大兵

以備之。

太宗御篤恭殿。

諭諸王大臣曰。喀爾喀侵犯歸化城。爾等具令軍士早

夜秣馬。豫備糗糧。朕將親統大軍討之。二月丁酉。

太宗率豫親王多鐸。武英郡王阿濟格。郡王阿達禮貝

勒岳託貝子大臣及護軍等於午刻出撫近門。

謁

堂子啟行。

命禮親王代善。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安平



貝勒杜度饒餘貝勒阿巴泰等留守。是日。太平

車駕出沙嶺舊邊駐營。己亥。遣拜賽偕十六人往探扎

薩克圖汗踪跡。丁未。駐軍喀勒占。外藩科爾沁

部長土謝圖親王巴達哩扎薩克圖郡王布達

齊卓哩克圖親王武克善巴圖魯郡王滿珠什

哩喇嘛什希穆齊占巴拉塞爾固楞等扎賚特

部長達爾漢和碩齊蒙袞等奈曼部長達爾漢

郡王裘楚克等放漢部長額駙班第等扎魯特

部長內齊尚嘉布內齊子桑圖桑古爾扎木素桑

噶爾色本子巴雅爾圖青巴圖魯即瑪尼茂奇塔特

額騰多爾濟等阿嚕科爾沁部長穆彰達

賚海色固嚕等四子部長達爾漢卓哩克圖鄂

木布伊爾扎木索諾木等茂明安部長巴特瑪

瑚稜等巴林部長滿珠什哩阿玉什等翁牛特

部長達爾漢岱青薩揚達拉海巴木布班第噶

爾瑪即喀喇車哩克部長等各率所部兵來會。獻駝馬。俱



御之。遂行至錫喇穆掄喀喇穆掄兩河交界處。駐營。戊申。大軍至哈納哈達。壬子。過興安嶺。行獵。是日。駐營達勒諾爾東。癸丑。拜賽自歸化城還。奏言喀爾喀扎薩克圖汗。驚聞大軍將至。已於正月三十日。倉皇遁去。

太宗疑其或逐好水草處藏匿。復遣莽奈都爾率八人往探。於是行獵至達勒諾爾西。壬戌。遣前鋒將領勞薩梅勒章京錫特庫等。自多原賚。

書諭明宣府各官曰。壬申之夏。朕率大軍往征察哈爾。察哈爾汗聞風遠遁。歸化城及各寨部衆咸歸於朕。彼時曾謂宣府執事人等曰。爾宣大之人無怨於朕。惟遼東邊吏欺詐特甚。朕故征之。今爾等與朕修好互市。凡歲幣之與察哈爾者。應悉與我。爾云。察哈爾汗雖遁。其身尚在。倘復來索歲幣。奈何。故雖與而不盡如例。但與我講和通市。因對。天地盟誓。大軍遂不入境而還。嗣後朕踐此盟言。靜俟。



皇清開國方略 卷二十五 四  
天一載。兩次遣人致書。爾竟背盟。未答一語。朕是以有甲戌之役。今天下蒙古入我版圖。朝鮮爲我藩服。察哈爾汗畏威遠竄。身死國亡。妻子臣民。我悉綏定。曩時推諉之辭。謂察哈爾汗尚在也。今更將何辭以對乎。彼北邊蒙古喀爾喀者。非與爾有盟誓之好也。乃與之歲幣開市。而結盟之國。反不與歲幣開市者何哉。朕今親統大軍。駐布顏阿海遊牧之地。以待爾如能悔過。無棄盟言。則不入爾宣大之地。止征遼東。夫

逆則征伐。和則貿易。古亦有之。爾若不審。天時而逆朕命。朕當令朝鮮蒙古諸大軍。分路縱畧。廢爾農時。恐後悔無及也。朕以實告爾。爾其速圖而裁答焉。並面諭勞薩等曰。爾等若遇喀爾喀部人衆多。力不能勝。卽還報。能勝則取之。拒者殺之。三月甲子朔。自多原至嫩五博碩堆。遣牛象章京法譚等。賫朱諭曰。數人赴

救諭留守諸王曰。喀爾喀爲漢人所恐。云大清兵已至。



矣。彼遂驚懼。未敢犯我歸化城。亦並未與漢人交市。於正月三十日。倉皇而去。但恐彼去未遠。已遣人往探。若果未遠。朕必前往。其糧米須待此處人到輸運。不然。朕亦竟從此班師。行糧已足。不必更運矣。越二日。丙寅。知扎薩克圖汗果率兵遠遁。於是

命王貝勒以下。梅勒章京以上。各出銀赴歸化城貿易。天。尋遣大學士剛林齋信符赴。盛京。令速發駐防前鋒兵以迎之。甲戌。駐軍宜喜

里。勞薩等還。奏路過蒙古。碩雷使者。往明國交易。獲其馬百四十。駝四十。其蒙古四十人。給以羊隻爲行糧。遣之去。獲二漢人還。

太宗曰。何爲輕釋蒙古耶。復令勞薩等率每旗章京一員。甲士十五人。於夜分往追之。以所獲駝馬。賜一等公以下。牛。章京以上各官。後法司議勞薩等

命縱敵之罪。得



旨從寬罰懲。

辛酉。宴新附烏珠穆沁部車臣濟農等。

烏珠穆沁部車臣濟農

即多爾濟

太宗惠養國人。恩意周至。率奇塔特台吉。偉徵塔布囊

太宗曰。索諾木塔布囊。博倫塔布囊。達拉海。納穆琿津

等三十人。舉部來附。

賜宴清寧宮。

事在崇德二年十一月。

車駕至多原。車臣濟農等率其長子塞稜。次子桑阿爾

齋三子。垂僧格。四子德音。楚克。及同部噶喇木

扎布。蘇格。岱青。錫達。索諾木。都斯噶爾。和多和

沁。伊勒扎爾。山津。武克索木。伊勒畢斯。德勒格

爾。塔布囊。衮桑班第。岱阿哈土。謝圖等。來會師。

進獻駝馬甲冑等物。令車臣濟農朝見。設黃幄。

列儀仗。王貝勒以下羣臣。依次立帳外。

太宗於巳刻。出行幄。率車臣濟農等拜

天畢。



御黃幄。車臣濟農率其所部貝勒及臣屬朝見。具筵宴。

太宗進

上同來會師之阿巴噶部噶喇木扎布蘇尼特部武善

伊勒登塞稜達爾瑪等浩齊特部博羅特推囉

阿納特塔布囊達雅固什等亦於是日朝見。各

獻駝馬鞍轡均酌納之。

賜大宴。

命較射角觥。

賜甲冑雕鞍弓矢銀幣有差。尋遣還。

夏四月甲午朔。征卦勒察諸將奏捷。

先是

太宗率諸王貝勒等西獵於大草灘。卓索圖爾格尼等

處。事在崇德二年十二月。

命葉克舒爲右翼大臣。星訥爲左翼大臣。與其下阿福

尼赫葉訥瑪喇希喀木齊哈喀爾喀瑪鄂謨克

圖薩哈納穆成額叟塞阿林巴雅爾圖塞赫哈



喇勒岱訥爾特穆圖希福等率兵六百往征卦  
勒察葉克舒星訥等師至薩哈勒察俘獲男子  
六百四十名家口一千七百二十名馬一百五  
十六匹牛一百有四頭至是

盛京留守諸王遣兵部啟心郎占巴等賚疏以  
聞遣禮部承政庫魯克達爾漢阿賴祝世昌姜新等迎  
宴之尋以所獲薩哈勒察等衣服

賜兩翼大臣并

賞從征將士銀兩有差

庚子改都爾弼城爲屏城

先是崇德二年八月

太宗以將築都爾弼城

命睿親王多爾袞相度基址饒餘員勒阿巴泰率八旗  
每甲喇章京一員每牛錄甲士二十二人夫役  
十人前往興工又遣甲喇章京伊爾德訥爾特  
敦拜錫翰等率護軍四百人防衛築城夫役本







顯位。蘇明安等部諸王貝勒等貂裘鞍馬衣服等物。並賜宴遣歸。以翁牛特部達爾漢岱青下塞內瑄津。正黃太宗旗阿爾哈車臣。每週會議聽斷。勤勞平允。特賜車臣號扎爾固齊。

賜塞內瑄津豹裘緞布。辛卯。度興安嶺。至溫泉。壬辰。至烏蘭哈達。癸巳。至錫爾哈。夏四月乙未。至遼河。己亥。至察木哈。越二日。戶部承政英固爾岱瑪

福塔攜

御用馬匹來迎。並奏言。臣等往鳳凰城等處開擴邊境。

自鳳凰城至巒場。自蘭磐至鳳凰城。較舊界各擴出五十里。此二百里所需釘椿繩索。恐鳳凰

城應用不敷。令沿邊四城協力均濟。又自蓋州

至熊熊耀州較舊界擴出四十八里。其釘椿繩

索。令四城均辦。壬寅。

太宗至遼河。

閱視新城垣。乙巳。至



盛京自外攘門入還宮。

太宗丁未定戶部年終考核例。

先是都察院承政祖可法張存仁等疏劾戶部承政韓大勳侵盜庫中金銀鞫實擬辟。

太宗命革職貲其死。至是祖可法張存仁等再疏請誅韓大勳。又疏言戶部職司錢穀其任匪輕。現無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四柱冊檔。年終又無考核之例。則收放既無定額。同官又無責成。此韓大

勳窺之已熟。所以敢於侵盜也。請嗣後

敕戶部速立四柱清冊。於年終核實稽察。以杜弊端。則官吏可以肅清。而倉庫無由侵尅矣。又劾吏部刑部復用贓吏陳七。違

旨壞法。

太宗皆嘉納之。

五月癸酉。修治道路。

太宗命睿親王多爾袞饒餘貝勒阿巴泰等董理修治



太宗命道路之役。自

盛京至遼河大路。兩傍濬壕。中間增土高三尺。廣

太宗命十丈。令八家及八旗每牛象甲兵六十。及恭順

王孔有德等屬下甲兵。皆赴工。給羊六百犒之。

六月庚申。設理藩院。

更定蒙古衙門為理藩院。專治蒙古諸部事。是

日。授土默特部章京古祿格等二十二入世職。

各按品級分別授之。尋鑄給理藩院印信。

秋七月壬戌朔。

諭誠諸王大臣遵行定制。

太宗命內宏文院大學士希福。內國史院大學士剛林

等傳

諭諸王大臣曰。凡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主額駙名號

等級均有定制。今竟不遵行。違棄成憲。皆由禮部不

嚴加稽察。以致苟且陵替。如制度有不可行。於創行

之初。即當奏請改正。乃方創制時。皆稱曰是。及裁酌



已定。又蔑棄之。此何心也。昔金太祖太宗兄弟一心。克成大業。今朕創業伊始。爾等不能同心體國。恪守典常。朕復何賴焉。諸王等奏曰。恭承聖諭。罪在臣等。若臣等躬行正道。誰敢有不奉行者。嗣後當各修其身。勉力遵行。若仍怙惡不悛。自當罪及其身矣。

丁卯。

諭遣喀爾喀扎薩克圖汗使臣。

喀爾喀部扎薩克圖汗下使臣達爾漢囊蘇喇嘛等。於三月庚午來朝。進獻駝馬綵緞等物。至是遣還。

太宗諭之曰。朕以兵討有罪。以德撫無罪。惟行正義。故上天垂佑。將蒙古諸部悉以畀朕。今蒙古主察哈爾汗之子現在。朕加意撫養。爾喀爾喀部當念爾主既在我國。卽應歸順。以安其生。反興兵構怨。來侵我歸化城。甚非爾分所當爲也。朕欲平定區宇。理應加兵於



爾爾亦當以加兵是懼。想爾以爲奔往征討所不到之處。便可偷安旦夕。但爾所能至。我師豈有不能至者乎。昔金遼元三國之主。西伐額訥特珂克。東抵朝鮮。北及黑龍江。南至於海。朕今日正與相等。爾知罪大而來則已。否則必不爾宥。又

諭曰。我國行事。悉循大義。雖興師征討。從不加戮使臣。頃所言者。爾主之咎。於爾何尤。朕與爾結鄰。至

命賜之食。囊蘇喇嘛不勝欣幸。更無一語。屬奏良久曰。

仰承

聖諭。當往導吾主。愚蒙爾。

壬申。

召見新附總兵官沈志祥。

先是二年九月

太宗命內宏文院學士瑚球。禮部參政蔡永年等往石

城島對岸。

予書明守將沈志祥曰。朕聞將軍脫皮島之難。復集潰



卒殺明國黃監軍白副將。奪陳洪範兵。朕意將軍必率衆來歸。專待久矣。乃仍猶豫未決耶。今將軍欲歸大明國。則明國皇帝屢有旨命救朝鮮。而將軍違命不救。又擅殺監軍及奪陳洪範兵。此罪決不爾赦。若不速來歸附。朕既蕩平皮島。豈容爾久據石城。朕救朝鮮。收集各處兵船。與我軍合力進取。事在旦夕。彼時歸朕無功。歸明無路。悔之晚矣。曩曾以此意招沈世魁。世魁不從。今安在哉。

沈世魁遼東人。明總兵官。志祥從父。我軍征皮島。世魁戰

死。志祥遂收潰衆。至石城島索世魁敕印不得。乃自稱總兵官。朕言非誇。爲爾等開導爾。將軍其熟思之。本年二月。志祥遣部將吳朝佐

金光裕齎疏至

盛京投誠。旋率領副將八員。參將八員。遊擊十六員。都司二十員。守備三十員。千總四十員。兵丁及家屬四千餘人。自石城島起行。至黃古島候

旨。

太宗遣內宏文院學士瑚球。戶部承政瑪福塔等。勞之



於安山城。命重加撫慰。設大宴宴之。鐵嶺撫順二處。任其自擇居

住。志祥聞命欣感。奏言願駐撫順。遂發車騎。俾移眾安輯。其官屬

兵民俱給以房屋。及一切器物。尋以其兵民等

屢有逃亡。復遣內國史院學士羅碩等傳

諭志祥及其部眾曰。方爾等來歸時。朕駐軍在外。是以未及加恩。爾等何以遽懷去志。現在各邊防兵哨卒

周圍駐守。去將安之。倘被擒戮。朕心殊為不忍。自今以後。勿再逃亡。朕當加意愛養。爾等也。志祥奏曰。

主上厚恩。諄切開示。凡逃亡者。皆昏庸不知法度之人。若良民安肯逃哉。是月庚午。遣禮部官

召志祥至。先命承政滿達爾漢。姜新等於五里外迎宴之。是日

太宗御崇政殿。志祥率所部官朝見。獻蟒緞布疋等物。



皇清開國不異 卷二十一 五  
賜志祥蟒衣涼帽玲瓏鞋帶貂皮狝狝狐皮豹皮裘

弓矢囊鞬雕鞍甲冑駝馬仍賜

賜宴禮部越六日

召志祥於

內廷宴之

命七家以次更宴及還鎮遣官餞送如初

丁丑

諭禮部申明禁令

太宗諭禮部曰國家創立制度所以辨等威昭法守也

若不嚴行懲儆無以垂久遠自後王貝勒貝子犯者

議罰官員犯者幽繫三日議罰庶民犯者枷號八日

責治而釋之凡出入起坐有違誤者坐以應得之罪

一切官階名號已經更定而仍有錯誤者嚴行戒飭

之若有效他國衣冠及婦女裝束違制者是身在本

國而心在他國也犯者俱從重治罪著爲令又

諭都察院承政張存仁祖可法等曰爾等果盡忠爲國



凡有見聞。卽應據實陳奏。則委任庶爲有益。若禮部承政祝世昌奏請禁止陣獲良人婦女賣充樂戶一疏。祝世昌豈不知樂戶一事。朕已經禁革。不過徇庇漢人。借此立言要譽耳。朕於滿洲蒙古漢人。視同一體。爾等同心輔國。譬諸五味。調劑貴得其宜。若滿洲徇庇滿洲。蒙古徇庇蒙古。漢人徇庇漢人。是猶鹹苦酸辛之不得其和也。爾等回護世昌而不劾奏。咎在爾等。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爾等能如曾子之省察。

其身則何過之有。又

諭親王郡王貝勒貝子等曰。爾等爲朕股肱耳目。見朕所行有未當處。卽當直言進諫。朕亦樂於聞過。以便改圖。今國家蒙

天眷佑。爾等亦坐享豐盈。其在下之人。或有困窮而衣食不足者。或有無故冤抑者。與其在外嗟怨。退有後言。何不令困窮之人。自言困窮。冤抑之人。自言冤抑。且爾等苟知之。亦應入告於朕。若朕知其困窮而不



加恩養。知其冤抑而不爲昭雪。是朕之過也。至於舉錯好惡。尤當協於大公。若衆人所舉而反惡之。衆人所錯而反好之。必至變易是非。倒置功罪。一經敗露。天卽爾等亦身被黜辱。所偏好之人。尚得在爾左右否。古人云。越山易。越法難。爾等豈能自越於立法之外耶。又許未嘗奏明當直言。豈敢私奏。朕聞嚴以對諭。大學士希福。剛林。學士羅碩等曰。朕從來不喜以空言文飾。要取虛譽。昔漢文帝欲建一臺。計費百金。以爲百金乃中人十家之產。遂止而弗建。朕謂此亦空言要譽。殊不足取。朕蒙

天眷佑。各國臣服。財用饒裕。當此之際。我國新舊人等。有困窮無告者。若不急加恩養。更於何時養之。人君宵旰勤勞。以修治道。理財裕國。亦爲民而已。今財物。畜。何者不有。若吝惜而不以養人。留之何用耶。希福等奏曰。

皇上此言。誠萬民之福也。前代之君。積聚財物。未有歷







甲不能買馬者。許陳訴於本管章京。本管章京申訴於管旗大臣。管旗大臣啟知本管王貝勒等。核實給與。如王貝勒等力不能給。卽以奏聞。隱匿者罪坐本管官。仍許赴戶兵二部陳訴。蒙古之人。赴理藩院陳訴。其已給而誑稱未給者。追奪所給之物。不復加罪。朕明降諭旨。若爾等畏威不言。是自坐困窮。朕無由而知也。

丙戌更定部院官制

先是六部都察院理藩院滿洲蒙古漢人承政。每衙門各三四員。其餘皆爲參政。官止二等。至是范文程希福剛林等奏請。每衙門止宜設滿洲承政一員。以下酌設左右參政。理事副理事。啟心郎主事等官。凡五等。

太宗可其奏。於是

命睿親王多爾袞更定八衙門官制。以阿拜爲吏部承政。色勒祖澤洪爲左參政。薩璧翰滿珠什哩鮑



承先爲右參政。理事官四員。副理事官六員。啟

命欽廉心郎三員。

滿洲一員。漢人二員。以下各衙門俱同。

主事二員。以英

固爾岱爲戶部承政。瑪福塔吳守進爲左參政。

塞稜車臣鄧長春德穆圖爲右參政。理事官十

員。副理事官十五員。啟心郎三員。主事二員。以

滿達爾漢爲禮部承政。巴延超哈爾爲左參政。

阿賴庫魯克達爾漢陳邦選鄂謨克圖爲右參

政。理事官四員。副理事官七員。啟心郎三員。主

事二員。以伊遜爲兵部承政。祖澤潤穆成額爲

左參政。古爾布什葉克舒佟圖賚爲右參政。理

事官十員。副理事官十六員。啟心郎三員。主事

二員。以耶球爲刑部承政。武達海孟喬芳爲左

參政。布當李雲星訥爲右參政。理事官六員。副

理事官八員。啟心郎三員。主事二員。以薩木什

喀爲工部承政。徹爾格裴國珍爲左參政。囊努

克武善楊文魁爲右參政。理事官八員。副理事



官十員。啟心郎三員。主事二員。以阿什達爾漢

爲都察院承政。索海多爾濟達爾漢諾顏爲左

參政。祖可法張存仁爲右參政。理事官六員。

滿洲

蒙古漢人各二員。以貝子博洛爲理藩院承政。塞稜爲

左參政。尼堪爲右參政。副理事官八員。啟心郎

一員。四年正月。吏部奏請增設理藩院每旗章京一員從之。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十五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十六

太宗文皇帝

崇德三年戊寅八月。至四年己卯三月。

崇德三年八月丙申。前鋒將領武拜等擊敗明兵

于紅山口。

先是四月己未。武拜率前鋒八十人往寧遠躡

踪。遇哨卒十人。生擒三人。獲馬十匹而還。至是

復與沙爾琥達率前鋒兵四十名。蒙古兵四十

名。至紅山口。遇明千總二員。兵百人。擊斬兩千



官十員。啟心郎三員。主事二員。以阿什達爾漢

爲都察院承政。索海多爾濟達爾漢諾顏爲左

參政。祖可法張存仁爲右參政。理事官六員。

滿洲

蒙古漢人各二員。以貝子博洛爲理藩院承政。塞稜爲

左參政。尼堪爲右參政。副理事官八員。啟心郎

一員。四年正月。吏部奏請增設理藩院每旗章京一員從之。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十五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十六

太宗文皇帝

崇德三年戊寅八月。至四年己卯三月。

崇德三年八月丙申。前鋒將領武拜等擊敗明兵

于紅山口。

先是四月己未。武拜率前鋒八十人往寧遠躡

踪。遇哨卒十人。生擒三人。獲馬十匹而還。至是

復與沙爾琥達率前鋒兵四十名。蒙古兵四十

名。至紅山口。遇明千總二員。兵百人。擊斬兩千



總獲馬二。又敗羅文嶽兵五百騎。獲馬四十一。大蘇二。又敗密雲步兵一百二十八人。並八隊邏卒。盡殲之。

戊申。授舉人生員官階。並優免丁役。

賜中式舉人羅碩常。贈瑚球阿際格。弼里克圖。王文奎。蘇宏祖。楊方興。曹京。張大任。于變龍等十名。朝衣各一領。授牛錄章京品級。各免四丁。一等生員鄂謨克圖。滿閣等十五名。二等生員鏗特碩。

岱等二十八名。二等生員費齊溫。泰等十八名。各

賜紬布。授護軍校品級。已入部者免二丁。未入部者免一丁。

癸丑。

命睿親王多爾袞。貝勒岳託。統左右翼軍。分道征明。太宗命睿親王多爾袞。爲奉命大將軍。統左翼軍。以貝勒豪格。饒餘。貝勒阿巴泰。副之。貝勒岳託。爲揚



武大將軍統右翼軍以安平貝勒杜度副之分

兩路征明。

召集出征諸王貝勒大臣等宣示軍律曰爾等臨陣若七旗敗走一旗拒戰者七旗所屬人員俱給拒戰之一旗一旗敗走而七旗拒戰者以敗走一旗所屬人員分給七旗如一旗內拒戰者半敗走者半卽以敗走者所屬人員給本旗拒戰者屯駐他所者免罪若七旗未及整伍而一旗拒戰得功者按其功次大小

俘獲多寡之野戰時本旗大臣率兵下馬立王貝勒等率護軍乘馬立于後當進止以時如有越隊輕敵妄自衝突者奪所乘馬及俘獲人口兩軍相對必整齊隊伍各按汛地從容前進若擅離本隊隨別隊而行擅離本汛由他汛而入及衆軍已進而獨卻立觀望者或處死或籍沒或鞭責或黜革或罰銀分別治罪如敵人不戰而遁我軍追之當用驍騎合力馳擊護軍將領止宜領轟整伍分隊以躡其後毋得前



進。倘追兵遇伏。或另有敵兵旁出。護軍將領乃親擊之。凡大軍起營時。務須整肅戎行。若有離隊往來。尋索遺物。及酗酒者。俱貫耳。喧嘩者。責懲。下營時。凡採薪汲水。務集衆同行。失律者。斬。軍裝器械。俱書姓名。馬匹繫牌印烙。隱匿他人之箭者。罰之。盜鞍轡者。罪之。馬上行裝。應整理者。本旗人俱立以待之。整裝乃行。兵入敵境。若有一人私掠被殺者。妻子入官。仍治本管章京之罪。其以妄取糧草被殺者。罪與私掠同。大軍所至。勿毀寺廟。勿殺平民。抗者戮之。順者養之。俘獲之人。勿褫其衣服。勿離其夫婦。有不遵者。依律治罪。宣畢。

太宗又諭曰。征伐非朕所樂聞也。朕常欲和而明不從。是以興師耳。其不抗拒我兵者。慎勿殺之。不便攜歸者。勿加擾害。前武英郡王於丙子歲克明昌平州時。所領官兵。如漁人入水捕魚。擒之以手。挾之以脇。又復銜之以口。其時以貪取獲罪者甚多。朕豈欲爾等



犯法樂於加罪耶。懲其既往。正欲警其將來耳。常閱古史云。夏禹道遇罪人而泣。侍臣曰。此犯法有罪之人。王何爲而泣也。禹曰。堯舜時。政教德澤宣布於民。故人無犯法。今我之泣。非爲囚也。我之政教德澤。不如堯舜。致有罪人。故泣耳。朕見爾等有罪。亦甚爲惻然。爾等宜互相勉勵。恪遵軍令以行。毋或怠玩從事。今蒙古漢人朝鮮諸國俱已歸附。軍容壯盛。爾等勿徒自逞勇力。以威懾人。蓋爾等爲衆所觀瞻。若能自

處以禮。濟之以和。則歸附各國。見我國強而有德。勇而有禮。益加悅服矣。凡爲主帥者。臨陣時。當念國家付託之重。使徒爲一己立功。而不念兵之死傷。軍之敗衄。及國之聲名有損。非主帥也。至軍中議事。遇有意見乖謬者。卽宜面爲勸諭。毋得緘默不言。亦不得於當時。故出微辭。而事後托辭自解。果明言於衆。而衆不從。始可於還時。申理其說也。越四日丁巳。揚威大將軍貝勒岳託。率右翼軍啟行。



太宗親送之。辰刻出撫近門。謁

堂子。拜纛行禮畢。至演武場。其

賜岳託敕印。岳託率眾行禮畢。復

召至御前。

親授方畧。

賜茶畢。送里許。由懷遠門還宮。九月癸亥。奉命大將軍

睿親王多爾袞。率左翼軍啟行。

上親送之。如前儀。

己未。授伊蘇特部降人博琿等世職。

博琿錫訥。布庫和尼齊。阿巴泰。巴圖魯。魯巴特瑪。

塞稜。托克托輝。自伊蘇特部來歸。授博琿錫訥。

布庫和尼齊。俱為三等梅勒章京。阿巴泰。巴圖

魯巴特瑪。塞稜。托克托輝。俱為三等甲喇章京。

九月丁丑。定優免人丁例。

無世職管旗大臣承政。准免十丁。梅勒章京內

大臣參政。准免八丁。甲喇章京。一等待衛理事



官准免五丁。牛象章京二等侍衛副理事官准免四丁。三等待衛准免三丁。貝勒屬下三等護衛准免二丁。

冬十月丁酉。貝勒岳託等奏報右翼軍入墻子嶺。揚威大將軍貝勒岳託等遣前鋒將領阿爾布尼等賞疏奏報右翼軍於九月二十二日從明密雲縣東北墻子嶺口拆毀邊墻前進。明總督吳阿衡率兵六千來援。見我兵已入邊。遂率數

百人退入堡內。分步騎爲三隊。負嶺立寨。俱爲我軍所敗。時明副將一員率兵二千迎戰。譚泰旗下德特碩爾兌都類旗下魯克都瑚里布夾攻之。獲馬百。駝二十。又明守備一員率兵千餘迎戰。貝勒杜度督漢軍侍衛李國翰王延祚及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所屬曹得賢賈世魁常得芳等擊敗之。獲馬三十九。又喀喇沁部萬丹索諾木擊敗明兵一隊。獲馬十三。前鋒



將領勞薩錫特庫等。追擊潰兵。獲馬八十。大小礮位二十五。擒哨卒問之。知墻子嶺堅。不易拔。惟嶺東西兩旁高處。可以越入。於是分我軍爲四路。令護軍將領圖賴率右翼每半彙護軍一名。及喀喇沁部下每旗蒙古甲喇章京一員。從嶺之右側。步越高峯。恐圖賴兵少。復令貝子芬古及葉臣兩旗護軍騎兵助之。未至。而圖賴兵已先入。攻克十一臺。令阿岱恩格圖兩旗。固穆

郭爾羅斯部長

一旗。俱離嶺五里。自高山入。而恩格圖

兵先之。譚泰都類兩旗護軍騎兵。令距阿岱等

十五里。於高峯無邊墻處齊入。令巴特瑪率本

旗兵。會同喀喇沁巴林敖漢柰曼烏喇特阿魯

科爾沁諸部兵。漢軍並孔有德耿仲明屬下兵。

俱從邊城東小門平坦處。舉火礮。豎雲梯攻之。

時明兵俱於邊界平坦處拒守。巴林阿玉什部

下索爾古先登。諸軍遂相繼攻入。又軍中獲海



龍城邏卒一名。訊係明守備遣來議貿易價值者。縱之使歸。且令傳諭海龍守備曰。前聞爾邊城云。有邏卒十八名。爲我軍所殺。又殺爾關上貿易良民。此豈我軍識其人而殺之耶。且長城邊內。屬爾明國。邊外。乃我

大清國之地。因入我地而殺之耳。前緣爾等貿易相好。故進邊時。不加擾害。直入昌平。今又避爾地。從墻子嶺入。豈以爾關險阻而不入耶。以此思之。相好如初。乃爾之幸。倘爾等稍懷變志。禍難釋矣。

戊戌。睿親王多爾袞等奏報左翼軍入青山關。

奉命大將軍睿親王多爾袞等奏報左翼軍於

九月二十八日。自董家口東二十里。青山關西

二里許。步登山岡。由邊墻缺處。率兵前進。青山

關嶺峻。墻堅。問之土人。云關內有明兵二百防

守。聞我右翼軍至。已於二十五日往援。我軍乘



其無備。毀牆而入。莫敢撓鋒。青山關董家口。青山營三處。人民棄城逃走。執其人問之。云。青山關東二十里。榆木嶺口。有步兵二百。與董家口兵。亦以我右翼軍至。同往救援。是以缺兵防守。又問流賊消息。云。在河南等處肆掠。今年大水。禾稼半收。祖大壽及其兵馬。已調往西去。又明人自山海關遣哨卒五名。馬八匹。來探我右翼軍踪跡。回至蘇布地杜稜城。爲我軍所獲。問其

人云。山海關九門。今歲被水衝壞。止餘一門。我軍出征的信。彼於十九日。由山海關報至三屯營。陝總兵遣八人往喀喇托果迎探。與我前鋒兵。夜遇於蘇布地杜稜城。生擒六人。獲馬七匹。王問知我右翼軍於二十四。五等日進邊。山海關高太監。已調入關內矣。是日。朝鮮國王李倭。以違誤軍期。遣陪臣領議政崔鳴吉。賫咨赴部。請罪。部臣以



聞。

太宗遣承政英固爾岱滿達爾漢傳

諭曰。朝鮮國王向來傾心歸服。朕既以非常之恩禮待王。王亦應以非常之忠順報朕。不意負恩至此。試思爾國兵卽不來。曷嘗沮朕證明之役。但自古以來。如爾歸降之人。違誤軍期。或問重罪革王爵者有之。或從輕罰鍰者有之。朕既格外施恩。必不降爾王爵。姑俟證明之。諸王具劾。回時降旨議罪。此時罪之輕重。

尚未可豫定也。

己酉。

太宗親統大軍證明。分三路繼進。

先是九月壬申。

太宗諭諸王大臣等曰。明人聞我二路進兵。則山海關以東。寧遠錦州兵。必往西援。朕將率鄭親王濟爾哈朗及貝子大臣等。親統大軍。前往山海關一帶。牽制其援兵。豫親王多鐸亦令同行。其前罪姑俟班師時。



議之。

前以送左翼軍啟行不至禁之不  
得出府門至四年五月降爲貝勒並降

敕徵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智順王尚可喜兵。

令各攜紅衣礮及一切火器戰車齎兩月糧至

盛京啟行丁亥。

太宗出懷遠門至演武場。

閱視漢軍大臣石廷柱馬光遠兩旗兵令試礮較射角

觚畢。

賜宴冬十月丁酉。

命石廷柱馬光遠運礮位火器等具先行己亥。

太宗率鄭親王濟爾哈朗豫親王多鐸等統大軍向山

海關進發辛丑次彰武臺口。

諭從征王貝子及諸大臣等曰凡我大軍全師征討駐

營時每旗一營立五門若兵半出則立三門其往來

牧馬運取薪水之人俱由營門出入不許擅入軍帳

任意穿走恐有逃亡盜竊不軌之人難以稽察又領

旗王貝勒以下及一切人等或係奉召而來或至御



皇清開國方略 卷二十一  
營奏事進外營則從南門入進內營則從東西門入如從他門及無門處擅入者從重治罪甲辰大軍至外圍渾河科爾沁部土謝圖親王巴達哩卓哩克圖營親王武克善扎薩克圖郡王布塔齊巴圖魯郡王滿珠什哩等率十旗兵來會喀喇沁部落古嚕思希布杜稜率四旗兵來會各獻駝馬酌納太宗率之丙午駐軍哈喇蘇遣前鋒將領沙爾琥達等率前鋒五十人往明義州一帶捉生擒八人

還己西

車駕至托交博倫行獵

命鄭親王濟爾哈朗貝子碩託各率本旗護軍及喀喇

沁兵從前屯衛寧遠中間進發豫親王多鐸貝

子博洛各率本旗護軍及土默特兵從寧遠錦

備令軍州中間進發

太宗親統大軍從義州一路進發辛亥次敖穆掄

命索海率每旗甲喇章京一員兵二十名及前鋒全軍



命率軍往圍大凌河兩岸十四屯堡捉生壬子入明邊

太宗皇帝 駐軍義州是夕集衆

諭令軍中馬匹刈草於營內飼之不許放馬營外夜間

鳴金巡警毋或稍怠癸丑渡大凌河至戚家堡

命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及石廷柱馬光遠等以神威

將軍礮攻克五臺乙卯大軍至錦州南遣使

諭屏城藩城開城守臣曰爾等三城每城止留官一員

兵二十名駐守其餘將士俱至遼陽沃赫渡口會師

欲將俘獲人口牲畜交與爾等攜回丙辰豫親王多

鐸等自軍中遣扎塔奏報臣等未入邊時先遣

鄂羅塞臣往邊外擊明哨卒殺三人生擒一人

本日又遣扎珠古往擊哨卒生擒二人又遣翁

克喀爾塔喇往截道路生擒六人聞邊外有駐

牧蒙古是夜遣扎珠古往探竟無踪跡遇車五

輛獲人一名牛五頭夜入邊時先遣塞赫岳多

惠前行於邊外遇燒炭人訊之云桑阿爾齋舊



居之大興堡。爲移營蒙古所據。毫無防備。於是  
往收其堡外牲畜。次豎梯攻入。有守備一員。男  
子二百。俱戮之。獲婦女幼丁共七十。馬十二。牛  
四百。驢二十九。羊三百六十七。是日。明總兵祖  
大壽遣二人執令箭赴錦州。豫親王多鐸生擒  
之。並其甲冑藥韃來獻。丁巳。孔有德等以礮攻  
戚家堡石家堡克之。俘獲人口三百一十七。牲  
畜百四十有奇。次日。

命孔有德等俟大軍移營後。以礮攻錦州城西臺。方欲  
進攻。臺內礮藥自發。臺壞。克之。

十一月庚午。自申後所班師。

大軍至錦州南之次日。

太宗以鄭親王濟爾哈朗兵力寡。

命豫親王多鐸率本部兵。往中後所助之。十一月癸未。  
朔。多鐸軍將過中後所。會明總兵祖大壽往援  
北京。以兵來襲。多鐸軍後。土默特部鄂木布楚



皇清景國... 卷二十一  
琥爾及甲喇章京翁克等率衆先退前鋒管領  
哈寧阿等不能敵且戰且退貝子博洛向前迎  
擊始卻之多鐸收軍不戰夜至濟爾哈朗營濟  
爾哈朗聞之怒次日同多鐸率兵至中後所大  
壽兵懼不敢出乃還營是日石廷柱馬光遠等  
攻克李雲屯栢士屯郭家屯開州井家堡俘獲  
人口七百有二馬羸四十有六牛二百有十驢  
百三十有七羊百十有六孔有德等招降太福

堡又攻克一臺獲蒙古漢人男婦三百七十有  
九牲畜稱是卽以

賜孔有德等辛酉大軍向山海關壬戌至連山丁卯  
太宗統兵至中後所見祖大壽收兵入城遣人賫  
敕諭之曰自大凌河別後今已數載朕不憚辛苦而來  
甚思將軍出城一見至於去留終不相強若曩則釋  
之今乃誘而致之何以示信於天下乎將軍與我角  
勝爲將之道應爾朕決不以此介意將軍亦勿以此



自疑也。豫親王多鐸遣阿爾津穆福扎塔奏言。距中

後所四十里山岡。與祖大壽兵遇。兩相誘戰。殺

敵三十名。次日再遣人

諭大壽皆不答。己巳鄭親王濟爾哈朗奏克模龍關及

五里堡屯臺。俘其人口牲畜。庚午自中後所班

師出明邊。至六洲河。庚辰至圖爾根河。遣外藩

蒙古各歸部。漢軍由平路行。

太宗行獵至奇爾哈納丙戌

車駕自撫近門還宮

十二月己丑朔

賜朝貢諸外藩宴

時厄魯特部尹扎胡圖克圖下額爾格布什格

隆宰桑等十七人土默特部武巴什巴彥蒙庫

等四十七人蘇尼特部騰機思下巴克察爾塔

布囊等十五人鄂爾多斯部濟農下武巴什等

十二人烏珠穆沁部多爾濟濟農下奇塔特塔



布囊等三人均以貢駝馬朝見次日黑龍江薩

哈連額駙巴爾達齊之弟瑚爾布爾屯費揚古沃呀屯武

第堪烏魯蘇屯莽古珠等五十一人索倫部博

木博果爾透特等九人呼什哈禮氏納木達哩

等十人巴雅喇氏滿第特喀下二人布克圖禮

等五人賴達庫等四人均以貢貂朝見

太宗御崇政殿賜宴

命七家以次宴之

賜綵緞銀兩衣服鞍馬等物有差

癸丑編新降漢人戶口

先是恭順王孔有德等以礮攻五里河臺壞其

兩角臺上人懼守備李計友李惟觀率眾降皆

編為民戶至是復

賜陣獲守備蘭某百總韓自明貉裘帽鞞等物其攜來

漢人編入戶口共為五十一屯各

賜布疋等物



皇清國史卷之二十一  
崇德四年春正月己卯封沈志祥爲續順公。

庚午。

太宗御崇政殿。

賜新附總兵官沈志祥宴越十日封志祥爲續順公給

與

誥命及印。

賜紅寶石嵌兩東珠金頂貂帽金鑲圓片玉帶鞍馬等物後敘其屬下有功官員沈永忠許天寵等二

十八人各授世職。

見十月癸丑。

壬寅

太宗親征明松山。

丁酉。

命武英郡王阿濟格輔國公碩託等率將士征明先期

遣漢軍大臣石廷柱馬光遠率兩旗兵豫運礮

位前行越四日。

太宗親統大軍出懷遠門西發丙午武英郡王阿濟格



太宗等遣納海奏報。前至大凌河東四里屯。張剛屯寶林寺。旺明屯于家屯。成化峪道爾彰等七屯。揚言用紅衣礮攻擊。臺上人畏懼。俱已歸順。并籍俘獲人口牲畜銀兩數目。以

太宗命調屏城藩城開城守臣。率本處兵護送俘獲人口還。是日。柰曼部達爾漢郡王袞楚克巴圖魯。烏喇特部圖巴鄂班。巴克巴海。扎嚙特部桑噶

爾。內齊穆彰。四子部伊爾扎穆。巴林部滿珠什。哩翁牛特部達爾漢。岱青。桑武。巴什等。率十三旗來會於翁啟爾。庚戌。大軍至松山。

命恭順王孔有德等以紅衣礮擊松山城東隅山臺。臺上藥發。守臺弁兵俱被焚。其路旁二臺。俱招降之。漢軍左翼石廷柱。以礮擊松山南樓臺。毀其堞。臺兵不能禦。守臺官王昌功。率四十餘人降。右翼馬光遠。以礮攻松山西南角臺。守臺官楊



文顯率十一人降。王子

太宗登松山南岡。相度城垣形勢。指示孔有德等曰。城南門中間。以孔有德兵。右面以耿仲明兵。左面以尚可喜兵。俱用神威將軍礮攻之。左右兩處。馬光遠右。廷柱各以紅衣礮協攻。又兩旗漢軍。各移紅衣礮二位。攻取城西南隅臺。破臺後。仍移回各分汛地。二十五日四鼓。移礮前進。五鼓攻擊。俟城堞已壞。滿洲兵可豎梯登城。癸丑。孔有德等各遵

旨於四鼓移礮前進。五鼓攻擊。松山兵出城迎戰。爲我軍射退入城。於是用礮攻至未時。城堞盡毀。城垣猶存。明副將金國鳳死守。用草木填其頽處。以爲捍蔽。

命諸將豎梯攻城。諸將俱踴躍爭先。禮親王代善以日暮。請俟明日再攻。

太宗從其言。

召諸將還。諸將及孔有德等。皆謂宜急攻取。而是夜松



谷前林山城中於城南攻毀處。潛以繩繫木覆之以土。太宗奔比明。堵築已固。我軍豎梯將登。其城堞毀處。捍蔽甚堅。不能入。親軍真特先登。陷於陣。

太宗集諸將復議攻城之策。皆謂必能攻克。但礮子火藥已用大半。宜遣人速取。於是遣官八員。率兵

回

盛京。運取礮子火藥。

命武英郡王阿濟格。貝子尼堪洛託等。率四旗護軍。還

守峇山連山。孔有德等奏請穴地攻松山城。從之。

三月庚辰。收明援兵于錦州。釋松山圍。

是月戊午朔。明太監高起潛總兵祖大壽自寧遠遣官三員。率兵九百名。船十隻。由水路來援。杏山。我前鋒兵遇其後隊。擊殺五十人。獲船一。甲四十。乙丑復。

命納海瑚密色索璉等。馳畧杏山。獲牛羊四百。石廷柱



馬光遠等以礮攻觀民山臺降其男婦十八人。

丁卯。

敕諭杏山松山官民曰。爾等番時度勢危亡之禍。豈不知之。所冀幸者。我師之不久卽退耳。若不速來歸命。大軍久駐。誤爾農時。絕爾糈運。縱今歲或可苟延。明歲決無生理。彼時外援不至。城中食盡。雖悔無益也。已巳。移營松山岡一里許。駐軍。再以

敕諭松山城中官員王中。

盛京運礮子火藥至。以紅衣礮移近松山城。攻之。

丁丑。

太宗召大學士范文程希福剛林等。

諭之曰。朕夜夢

皇考聖顏不懌。向遇此等夢兆。攻取城邑。皆不能得。今雖攻松山。亦必難得。爾等試驗之。己卯。熬拜丹岱等率護軍沿錦州城馳畧。殺二十人。獲牲畜百八十有奇。還時布延塔布囊率每旗親軍護軍十



人阿爾薩蘭率滿洲兵四十名。敖漢。奈曼。扎魯特。特等部兵一百二十名。先後駐守錦州西北界邊外烏欣口。高起潛。祖大壽於丁丑日。揀選蒙古漢兵各三百名。令松山副將楊震。祖克勇。錦州副將徐昌永。杏山遊擊李得維領之。從邊外趨錦州。庚辰黎明。經烏欣口。阿爾薩蘭等擊敗之。生擒楊震及二人。殺八十四人。獲馬一百五十。遣人奏捷。

太宗親率四旗護軍馳往錦州。縱兵攻其山寨。敗之。沿山搜勦。復分兵勦殺兩夜。其逃入臺者以紅衣礮攻之。陣斬徐昌永。生擒祖克勇。及守備一員。共殲明兵三百十一名。獲馬四百有奇。以所獲車馬自馬匹。分至餘州。西北。皆營。四。遼。州。賞四旗護軍並

賜將領以下馬各一。我兵時分三路穴松山城。有錦州蒙古兵三百來援。乘夜入城。我軍不能復攻。遂



罷攻城之議。令孔有德、石廷柱等各率所部兵

凱旋還。其各一兵。其祖命三。其山。其首。其

實四盛京。

車駕自松山還至錦州西北駐營。仍遣四旗騎兵往助

武英郡王阿濟格駐守塔山。阿濟格尋率滿洲

四旗及蒙古四旗往畧連山。獲人口馬匹共千

計。還至義州南山岡。會於其。其人。以。其

御營。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十六



皇清開國方略

卷二十六

五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十六有德石廷柱等各軍所部

還

盛京

車駕自松山

仍遣四旗騎兵往

山海關

備其





自清開國方略卷二十七

太宗文皇帝

崇德四年己卯  
四月至十二月

崇德四年夏四月辛丑。征明兩翼軍凱旋。睿親王

駕于沙嶺堡。

先是三月丙寅。奉命大將軍睿親王多爾袞右

翼安平貝勒杜度等。自軍中遣兵部啟心郎占  
巴鄂謨克圖巴圖魯碩爾兌等。賫疏至松山軍



營

太宗覽右翼疏無揚威大將軍貝勒岳託名大驚問占  
巴等奏言貝勒岳託及輔國公瑪瞻俱病卒

太宗慟哭久之

命且勿使禮親王知左翼多爾袞疏曰臣等率兵毀明

邊關而入兩翼兵約會於通州河西由北邊過

燕京至涿州分兵八道一沿山下一沿運河中

六道於山河中間長驅並進燕京進西千里內

六府俱已蹂躪至山西界而還復至臨清州渡

運糧河攻破山東濟南府至京南天津衛克城

四十餘座降者六城敗敵十七陣俘獲人口二

十五萬七千八百八十右翼杜度疏曰臣等從

燕京西至山西界南至山東濟南府共克九城

降者二城敗敵十六陣殺其二總督及守備以

上官共百餘員生擒一親王

朱由一郡王朱慈

一奉國將軍

朱慈

俘獲人口二十萬四千四百



二十有三。金四千餘兩。銀九十七萬七千四百兩。有奇。次日。集衆宣示兩翼捷音。越十日。睿親王多爾袞。安平貝勒杜度等。遣往迎大軍之武。拜希爾根等。賚疏還奏。左翼軍從遷安縣凱旋。經太平寨。出青山關。明兵於關上迎戰。又以兵襲我後。爲我軍擊敗十一陣。獲馬一百七十有。二。於三月初七日。已盡出邊。右翼軍出明邊青山口。恐左翼軍出口時。有敵兵來拒。從太平寨。

遣管旗大臣葉臣譚泰。率領將士往奪其關。共敗敵十三陣。獲馬六十四匹。亦於三月十一日盡出邊。丙子。遣官還

盛京。

諭留守鄭親王濟爾哈朗曰。征明兩翼軍約三月盡。四月初。可還盛京。令每旗一章京。每牛象一撥什庫。賚餉往迎大軍。及俘獲人口。不論甲士廝卒。每人約攜十人口糧。仍選識路之人。令其前導。從藩城渾河一



路往迎。乙酉左翼軍回。

盛京夏四月己亥右翼軍以岳託瑪瞻喪至殯岳

託於城外西南隅其福晉從死焉。至是

車駕將還留守鄭親王濟爾哈朗同凱從王貝勒等於

城外四十里迎候。

太宗至沙嶺舊邊外五里凱旋王貝勒等先令都察院

承政阿什達爾漢兵部承政伊遜吏部參政覺

羅薩暨翰等於道傍跪奏曰右翼場威大將軍

貝勒岳託輔國公瑪瞻病卒於軍中。

太宗哭之下馬席地坐禮親王代善痛哭仆地。

太宗哭良久復上馬謂代善曰此非可久駐之所也姑

且還家哭之因

命左右扶代善上馬。

太宗哭且行代善復哭仆於馬下。

太宗立馬以待令二人扶掖乘馬而行至沙嶺堡諸王

貝勒道傍跪迎。



太宗下馬入行幄坐而痛哭以茶酒遙奠岳託畢諸王

貝勒等行三跪九叩禮睿親王多爾袞等跪奏

臣等往征明國仰荷

皇上威福毀其邊牆破其城堡所至之地縱橫無敵今

已奏凱還朝遂以次至

御前行抱見禮

盛京不入宮

運鑾至

御崇政殿遣王以下諸大臣詣岳託喪次奠酒比日暮

復

命乃回宮

輟朝三日追封岳託為克勤郡王

賜駝五馬二銀萬兩

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

聖祖仁皇帝命立碑以紀其功乾隆四十三年正月

皇上追念忠助  
命配享  
太廟以現襲之平郡王復封號曰克勤並遣貝子以下  
及大臣等往奠瑪瞻喪次



賜駝馬各一銀二千兩

禮親王代善第六子無嗣。

賜禮親王以下及諸大臣駝馬銀兩其出征將士分別賞賚有差。

五月丙子鄭親王濟爾哈朗自錦州師還。

先是四月壬子。

太宗遣前鋒將領錫特庫沙爾琥達等率官二十員甲士百四十人往捕斫木燒炭之人並取牲畜錫特庫等至錦州遇敵兵擊敗之獲人口二十有

二牛百有九驢二十有三以還。

命以所獲

賜同往將士己未復

命鄭親王濟爾哈朗率貝子等及諸將士往畧明錦州  
太宗松山杏山等處濟爾哈朗自軍中奏報入邊以  
後敗明兵九次俘獲人口牲畜二千三百有奇  
至是師旋以所獲駝馬呈獻

太宗酌納之餘皆分



賜王貝勒大臣及朝鮮國王子李滢李湜續順公沈志  
祥等並出征各官有差。

庚辰敘張家口開市功。

太宗於三年六月內遣達雅齊塔布囊偉宰桑侍衛諾  
木圖偉徵率喀喇沁部弼喇什拉什希布等往  
明宣府北張家口與鎮守官議歲幣一如與喀  
喇沁貝勒之數並開關互市至是敘其功授達  
雅齊等世職加襲二次。

賜喇嘛偉徵囊蘇貂裘一領銀百兩仍

賜號偉徵達爾漢囊蘇六月乙卯以牛彖章京武達哩

山津亦曾與明人創議開市有功陞世職一等

加襲二次

六月戊子

賚錦州降人博塔漢布爾哈圖等

博塔漢布爾哈圖等自錦州來歸

賜以妻室奴僕房舍馬牛緞布等物並



賞給軍前來歸之生員茅瑞庭李天澤各人口十六牛

四。

丙申分漢軍爲四旗。

先是漢軍止二旗以石廷柱馬光遠分領之會

石廷柱馬光遠於征明時鑄礮子不堅及攻臺

詭稱礮子已盡下刑部議罪

太宗命大學士希福范文程剛林等赦廷柱光遠罪分

二旗官兵爲四旗每旗設領旗大臣一員梅勒

章京二員甲喇章京四員牛录十八員正黃旗

以馬光遠領之馬光輝張大猷爲梅勒章京戴

都崔應泰楊名遠張成德爲甲喇章京正白旗

以石廷柱領之達爾漢金維城爲梅勒章京金

玉和佟國蔭佟岱爲甲喇章京正紅旗以王世

選領之吳守進孟喬芳爲梅勒章京金礮郎紹

貞王國光臧國祿爲甲喇章京正藍旗以巴延

領之李國翰佟圖賚爲梅勒章京張良弼曹光



弼劉仲錦李明時爲甲喇章京初兩旗纛色皆用元青至是改馬光遠纛以元青鑲黃石廷柱纛以元青鑲白王世選纛以元青鑲紅巴延纛純用元青

戊戌定宗室陣傷加賞例

兵部承政伊遜參政葉克舒以公屯齊隨鄭親王濟爾哈朗出征被創奏請

賞賚

太宗命於定例外加

賜屯齊銀百兩嗣後凡公等被創俱照此例若宗室被創加賞二等覺羅被創加賞一等著爲令

辛亥查銷明國敕書

初滿州隣近之哈達葉赫烏拉輝發蒙古諸國俱受明國敕書輸歲幣至是以諸國歸附教令一統明國敕書不應復存

命大學士希福范文程學士羅碩瑚球額色赫等悉收



命大過之焚於

篤恭殿前。

秋七月丁巳修書與明國通好。

是日遣前鋒將領努山瑚密色布丹巴蘭鄂謨  
克圖鄂碩蘇爾德錫特庫率每旗前鋒五人章  
京四人甲士百人護送把總徐文師太監王朝  
進張福祿等至十三站與明崇禎帝

書曰朕見爾國軍民塗炭實惕於心屢欲通好以享太

平之福曾與袁崇煥及宣大邊臣言之不啻再三奈  
爾國不從輕視民命樂於構兵以致失地喪師死亡  
百萬此非朕殺之實爾君臣自殺之也倘兩國通好  
此禍何從而來若謂朕之言和乃愚誘之計前此曾  
見朕既與人和復有背盟之事耶且朕又何所迫而  
以計相誘也爾縱自謂防朕之計則得矣能保城池  
不失陷軍民不覆沒耶雖然朕今猶願與爾國通好  
也若果以禮交權則朕爲大清爾爲大明各君其國



又何崇卑上下之可爭自古天下非一姓所常有天運循環帝王代嬗有未成而中廢者有既成而復敗者。

皇天無親善則培之否則傾之如和事果成則俘獲之親王郡王奉國將軍等一切釋還否則爾既骨肉之罔念朕養仇敵以何爲朕實從民命起見

天地自能鑒之若疑朕旣常言修好何又興兵不已試思和議未成何所據而罷兵必彼此定議誓告

天地然後可以罷兵息民矣

附錄獲明德王朱由楨等上崇禎帝疏曰臣等世受

國恩經今七世奈臣罪惡滔天火守封疆百姓塗炭臣罪何道自被擒以來蒙夫清

聖上未嘗加害皆推主上之情面也臣等日夜翹首專望施仁慈之恩念宗派之誼或兩國通和或贖臣等得歸故土臣六世祖瑩再得奉祀萬世頂戴陣獲總督太監馮允升致明當事各官書曰允昇於十月十五日陣前被擒現在瀋陽今欲議和常人尚惜生靈允昇可不念民命如兩國通好親王回國昇等還朝干戈平定生靈幸甚允昇幾次去議和之人及文書俱不能至御前此查萬不可隱蔽有誤國事允昇不得面君祈將此書抄謄轉奏

八月己丑授宗室封爵



太宗加恩宗族錫以封號授貝子鎮國公輔國公鎮國將軍奉國將軍等爵俾子孫世襲各

賜誥命

辛亥以鎮國公扎喀納等踈脫逃人降罰有差

先是

太宗命鎮國公扎喀納輔國公杜爾祐等率八旗官兵

出戍

諭之曰爾等此行當慎加防守修治弓矢器械勿忘習

射勿圖閒居雖有勇士器械不精亦無用也藩城新

城各有援兵二百當豫與之約有事速來應援嗣因

內大臣多爾濟下蒙古人三漢人一攜馬五匹

自伊嚕地方逃去

太宗命扎喀納等布兵於藩城屏城間伺之復

諭以逃人必從彼路而出當急追獲之時扎喀納等以

戍期將代還至途中聞

命復回既而逃人果從此出先獲其馬二匹追至哲爾



里克地方以泥淖難行遂還兵部以扎喀納等

踈脫逃人奏

太宗御崇政殿

召集王貝勒貝子文武大臣令扎喀納等跪於殿前

親訊之

諭諸王貝勒等曰朕嚮有定制凡追逃人先衝散其黨使彼各自分竄我兵稍休不必急速俟其疲乏睡臥然後追之不遠卽當就擒若未見逃人則分兵一半

循踪追捕一半從間道出其前截之爾等豈未聞此言乎諸王貝勒等皆奏曰臣等嚮皆聞之

太宗復責扎喀納等曰爾等縱不能窮追亦必追至錦州大凌河廣寧而後還卽不然亦當選捷健少壯者執弓挾矢伏於必經之路爾等前往廣寧一帶山下伺之如此則逃人豈能如雁鴦飛翔水際耶一登陸則必獲之無得脫者矣奈何近繞藩城卽自哲爾里克而還耶昔茂明安部下五貝勒逃已三月庫魯克



達爾漢阿賴率外藩蒙古兵追至阿古庫克特勒地

方斬其兵八百從人千餘全獲其家口牲畜又招服

喀木尼堪部葉雷等閏八月始還事見天聰十年三月後葉雷

復逃錫特庫追至北海斬之亦閏七月始還事見崇德二年

六月爾等卽不能追獲逃去七八月之人乃縱逸方出

境之人以彼較此當何如耶於是諸王大臣等議扎

喀納等踈脫逃人之罪得旨分別降罰

旨分別降罰

九月甲戌封朝鮮國王長子李滢爲世子

朝鮮國王李倧以國中臣民願立長子李滢爲

世子不敢擅專請

命於朝事下禮部議覆

太宗如所請封李滢爲朝鮮國王世子卽於

盛京

賜以誥命仍

賜蟒緞一端素緞九端



丙子頒賞馬匹。

先是七月乙亥。

太宗召集諸王貝勒大臣等。

命大學士剛林。范文程。學士羅碩等宣諭曰。

天生馬牛。所以供驅策。備耕種也。今國家荷承

天庥。外藩貢馬。旣多。牧場又復蕃庶。不以與人。將安用

之。朕欲以馬千匹。分給衆人。自公以及管旗大臣。下

逮甲士。不論滿洲蒙古漢人。有願衝鋒破敵。先登拔

城爲國効力者。概准給與。其或以旣領馬匹。恐不能

太効力行間。致被稽察。此不必慮也。夫伊等果有心報

効。何事不可有爲。又或以從前未有顯績。不敢領馬。

不知旣往之事。朕所弗究。嗣後果能自効。未爲遲也。

一凡願領馬者。俱著赴兵部報名。至是以浩齊特部巴

琿士謝圖來朝貢馬。

太宗復出內廄馬千匹。以百一十七匹。

賜御前應賞者。餘八百八十三匹。



命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大臣等俱詣演武場酌量分別賞賚。又出官馬千五百九十二匹。不論牛象多寡。令二十旗均分。散給牛象中貧乏無馬者。

十一月甲寅朔。肅親王豪格

九月己巳復爵

等敗明兵于

寧遠北山岡。

先是九月癸酉。

太宗命武英郡王阿濟格饒餘貝勒阿巴泰安平貝勒杜度等率將士往畧錦州寧遠。十月丙戌復

命肅親王豪格貝勒多鐸等率兵繼之。至是肅親王豪格等遣布丹占巴等自軍營奏報。臣等奉

命西征。有甲喇章京阿藍泰率蒙古四人來歸於左翼軍營。明寧遠兵出北山岡。爲我右翼軍擊敗。陣斬總兵金國鳳及其二子。共斬三十餘人。獲馬

共四二十六匹。卽以所獲

賞被傷及有功將士。是月復遣前鋒將領沙爾琥達蘇

爾德鄂碩布丹等率土默特部兵二百人往畧



寧遠

諭之曰爾等從寧遠北界入沙爾琥達蘇爾德鄂碩布丹四人可前進誘敵令後隊伏於近邊臺軍瞭望不見之地若誘之不出則俟會齊同還仍從錦州北界畧取樵採之人

命西十二月癸卯蘇尼特部長騰機思等率衆來歸

先是正月甲戌蘇尼特部台吉超察海率十戶來歸丁亥右翼台吉噶布楚塘古特卓特巴什

達喇等率百二十戶來歸夏四月台吉莽古思率三十戶鄂爾齋率四十戶及同部之巴圖賴額思赫爾僧格等先後來歸

太宗俱酌納其所獻馬匹各

賜朝服帽鞞鞵帶甲冑弓矢等物十二月庚寅左翼部長騰機思率族屬一百十四人右翼部長素賽率族屬六十七人偕阿巴噶部長多爾濟由喀爾喀來歸行至烏珠穆沁地先遣頭目朝貢越



十有二日。騰機思等至。

盛京

命親王以下大臣以上迎宴於演武場。次日。

太宗御崇政殿。騰機思等率眾朝見。奏言我等聞

寬謚仁聖皇帝功德隆盛。傾心嚮慕。各率所屬歸附。貢

獻方物。奏訖行禮畢。各獻駝馬。酌納之。

召宴南寧宮。文年正月。

賜騰機思素賓及騰機持恭古代哈爾呼喇佈達什希

布阿玉什噶爾瑪塞稜額爾克辰寶茂海伊勒

畢斯等。甲冑弓矢貂鑲朝衣蟒衣帽鞞鞞帶皮

張銀幣等物有差。以騰機思部下阿布圖白朝

見以來往來効力可嘉。

賜名達爾漢給世襲

誥命。

昔乙巳定外藩行獵獻獸之數。

太宗諭理藩院曰。外藩諸王貝勒行獵所獲之獸若俱



大令來獻。未免勞民。且致驛馬疲敝。今後以行獵來獻者。止用鹿豕各二。如無鹿豕。可獻麕子黃羊共九數。

庚戌。朝鮮國王李倬立碑紀

恩。

朝鮮國王李倬感

太宗歸其妻子。復其國土。樹碑三田渡地方。頌

上功德。傳示萬世。先以其事入奏。

太宗遣內院官察布海李棲鳳弼里克圖戶部承政瑪

福塔等往觀之。錄其碑文進

呈其文曰。大清崇德元年冬十有二月。

寬溫仁聖皇帝。以敗和自我。始赫然怒。以武臨之。直擣

大旗。而東。莫敢有抗者。時我寡君棲於南漢。凜然若

履春冰而待白日者。殆五旬。東南諸道兵相繼

奔潰。西北帥逗撓峽內。不能進一步。城中食且

盡。當此之時。以大兵薄城。如霜風之捲秋穽。爐

火之燎鴻毛。而



皇帝以不殺爲武。惟布德是先。乃降

敕諭之曰。來朕全爾。否則屠之。有若英瑪諸大將。承

皇命相屬於道。於是我寡君集文武諸臣。謂曰。予托和

好於

大邦。十年於茲矣。由予昏惑。自速

天討。萬姓魚肉。罪在予一人。

皇帝猶不忍屠戮。諭之如此。予何敢不欽承。以上全我

宗社。下保我生靈乎。大臣協贊之。遂從數十騎。

詣軍前請罪。

皇帝乃優之以禮。拊之以恩。一見而推心腹。

賜賚之恩。遍及從臣。禮罷。卽還我寡君於都城。立招兵

之南下者。振旅而西。撫民勸農。遠近之雉舉鳥

散者。咸復厥居。詎非大幸歟。小邦之獲罪。

上國久矣。己未之役。都元帥姜功烈助兵明國。兵敗被

擒。

太祖武皇帝止留功烈等數人。餘悉放回。



恩莫大焉。而小邦迷不知悟。丁卯歲。今

皇帝命將東征。本國君臣避入海島。遣使請成。

皇帝允之。視爲兄弟國。疆土復完。功烈亦還矣。自茲以

往。禮遇不替。冠蓋交跡。不幸浮議煽動。構成亂

梯。小邦申飭邊臣。言涉不遜。而其文爲使臣所

得。

皇帝猶寬貸之。不卽加兵。乃先降

明旨。諭以師期。丁寧反覆。不翊耳提面命。而終未免焉。

則小邦君臣之罪益無所逃矣。

皇帝旣以大兵圍南漢。而又命偏師先陷江都。官嬪王

子暨卿士眷屬俱被俘獲。

皇帝戒諸將不得擾害。令從官及內侍看護。旣而大沛

恩典。小邦君臣及被獲眷屬咸歸於舊。霜雪變爲陽春。

枯旱轉爲時雨。巨宇旣亡而復存。宗社已絕而

還續。環東土數千里。咸囿於

生成之澤。此實古昔簡策所希覲也。於戲盛哉。漢水上



游三田渡之南。卽

皇帝駐蹕之所也。壇場在焉。我寡君爰命水部就其所增而高大之。又伐石以碑之。垂諸永久。以彰夫

皇帝之功之德。直與造化而同流也。豈特我小邦世世永賴。抑亦

大朝之仁聲武誼。無遠不服者。未嘗不基於茲也。顧摹天地之大。日月之明。不足彷彿於萬一。謹載其大畧。銘曰。玉降霜露。載肅載育。惟

帝則之。并布

威德。

皇帝東征。十萬其師。殷殷轟轟。如虎如貔。西番窮髮。暨夫北貉。執及前驅。厥靈赫濯。

皇帝孔仁。誕降

恩言。十行昭回。旣嚴且溫。始迷不知。伊戚自貽。

帝有明命。如寐覺之。我后祇服。相率而歸。匪惟憚威。惟德之依。



皇帝嘉之。澤洽禮優。載色載笑。爰束干矛。何以錫之。駿馬輕裘。都人士女。乃歌乃謠。我后言還。

皇帝之賜。

皇帝班師。活我赤子。哀我蕩析。勸我穡事。金甌依舊。翠

壇維新。枯骨再肉。寒荻復春。有石巍然。大江之

頭。萬載三韓。

皇帝之麻。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十七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十八

太宗文皇帝 崇德五年庚辰

崇德五年春正月甲子。遣翁阿岱等戍錦州。

太宗遣翁阿岱多濟里等。率官兵戍防錦州。

命貝勒多鐸授以軍律曰。爾等此行。凡我國逃亡。及敵

人寇邊。須善防之。若接戰。卽選前鋒將士之精銳者。

以一隊居前。二隊居後。使與交鋒。彼兵敗遁。我軍不

得遽還。當收軍截其歸路。乘其無備。盡殲之。至追捕



皇帝嘉之。澤洽禮優。載色載笑。爰束干矛。何以錫之駿馬。輕裘都人士女。乃歌乃謠。我后言還。

皇帝之賜。

皇帝班師。活我赤子。哀我蕩析。勸我穡事。金甌依舊。翠壇維新。枯骨再肉。寒蓼復春。有石巍然。大江之頭。萬載三韓。

皇帝之麻。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十七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十八

太宗文皇帝

崇德五年庚辰

崇德五年春正月甲子。遣翁阿岱等戍錦州。

太宗遣翁阿岱多濟里等。率官兵戍防錦州。

命貝勒多鐸授以軍律曰。爾等此行。凡我國逃亡。及敵人寇邊。須善防之。若接戰。卽選前鋒將士之精銳者。以一隊居前。二隊居後。使與交鋒。彼兵敗遁。我軍不得遽還。當收軍截其歸路。乘其無備。盡殲之。至追捕



逃亡必量其衆寡當親往者以身先之倘人衆勢強勿得輕戰惟與相持傳知附近城堡待衆軍會集相機勦伐所領士卒宜時時練習騎射繕修器械毋令偷安縱飲

太宗閏正月癸未朔察民間冤抑

太宗諭各管旗大臣曰今遣爾等往各處地方稽察令大民審理冤獄爾等當親至所屬各屯堡巡行嗣視毋一使民間冤抑不得上聞

甲申

諭禮部定迎送朝鮮國王諸子例

因朝鮮國王李倧於崇德二年冬上疏陳情求遣其子李滢等歸省

疏云臣之二子入侍半年有餘過蒙

恩恤有逾骨肉感激銘佩復何敢言第臣向有犬馬賤疾父子久離寸情難禁亡妃再期迫在冬季變除之節禮俗所重人子情理誠可矜念倘蒙陛下俯察微忱俾得釋終天之憾則區區情願於是畢矣謹

太宗不許正月甲子朝鮮陪臣以國王病篤具文申達



皇清景國大皇帝 卷二十八  
太宗覽奏。以

太宗不禮部求部臣轉奏。謂引以國王誦諭具文申奏。敕諭國王李侗曰。朕原以爾國反覆不常。質王二子。爾果忠誠實著。不特世子可以往來無間。卽諸子之在彼在此。又何計哉。然則二子之不歸。非朕不使之歸。因爾自疑。以致朕疑耳。今依所請遣世子歸省。爾可將現留本國之子及世子李滢子送至鳳凰城。更換而還。朕待爾毫無他意。欲令諸子互相往來。勿替朕

命爾至是

諭禮部定迎送朝鮮國王諸子例。凡國王子來朝。一宴於鳳凰城。再宴於

東京。又宴於

盛京。送歸時亦如之。若世子往來

盛京。則貝勒迎送。其諸子則禮部承政以下迎送。

若其子往來

東京。則禮部參政迎送。往來鳳凰城。則禮部理事



皇清開國方略 卷二十八 三  
東官迎送後李滢於二月丙寅歸省。順豐府應事

賜李滢及尚書沈大淵以下官屬貂裘雕鞍馬匹貂皮

白金有差仍

命管禮部貝勒杜度承政滿達爾漢參政超哈爾等於

東五里亭宴之

二月丙辰遣多濟里等往征烏扎拉部

太宗遣多濟里喀珠等率八旗甲士八人嚮導四人往

寧古塔會同章京鍾果兌達敏等酌帶兵三四

百名往征烏扎拉部

諭曰爾等此行或由水路或由陸路往返宜速務以兵

扼其重地若得其地將遲誤貢獻及欺誑之人執之

以歸凡事公議而行毋得意忽多濟里等至烏扎拉

俘獲百有十人於六月癸酉師還

命於五里外迎宴之以烏扎拉壯丁四十三人補各旗

披甲之缺額者

賜多濟里喀珠鍾果兌等各貂皮五十布三十其從征



將士各論功分  
賞貂皮布疋有差

夏四月乙亥。征索倫部師還。

先是索倫部博木博果爾等於二年閏四月及三年十月來朝貢貂皮等物。嗣復叛去。四年十一月辛酉遣索海薩木什喀穆成額葉克舒永順拜伊遜羅奇等率官兵征之。

命貝勒多鐸額駙英固爾岱傳

諭曰爾等所經屯內有已歸附納貢之屯。又有博木博果爾取米之屯。毋誤行侵擾行軍之際。務哨前殿後。勿忘紀律。新附之人。令該管大臣以下各官查核其有兄弟及殷實者。方令從征。爾等亦應詳驗之。左翼軍薩木什喀領之。副以伊遜右翼軍索海領之。副以葉克舒。兩翼軍分行。則聽該翼將令。同行。則聽兩翼將令。凡事俱公議行之。本年三月己丑。索海等遣章京法譚宜爾格得奏言。臣等至呼瑪爾河。分兵



各旗派定地方攻取因道遠定期四十日至鑲藍旗所派烏蘭海倫屯乃令承政伊遜率每旗官一員每牛彖兵二人往拉里闡地方伊遜等既行有鐸陳阿薩津雅克薩多金四木城人抗拒不降令右翼將領葉克舒拜阿哈尼堪譚布藍拜武巴海率每旗官二員每牛彖下有俘獲之兵丁二人無俘獲之兵丁三人助之遂克雅克薩城當攻城時綏赫德所守汎地先舉火焚

燒城南關廂八旗將領各率兵二十人前進和託率纛先入珠瑪喇繼之俱以火攻克之有達爾布尼阿恰勒都瑚伯庫都漢必爾岱四人聚七屯之人於烏庫爾城薩木什喀伊遜穆成額拜令衆軍乘旦攻之。日暮克之。至鐸陳力攻一日次日聞各路報博木博果爾以兵來援恐傷我軍遂還烏魯蘇屯之索倫鄂爾吞奇勒里精奇哩烏拉布丁屯以東烏木內克巴哈納以西。



黑龍江額爾圖屯以東。阿里蘭以西。兩烏拉兵共六千。來襲正藍旗後隊。索海以兵設伏。薩木什喀護輜重殿後。二人率衆掩擊。斬殺甚衆。生擒四百人。博木博果爾既敗。隨攻取其營。正白正紅錢黃三旗相繼馳入。博木博果爾及餘衆二百俱遁。薩弼圖卓布泰武班宜爾格得率衆九十人。往助薩木什喀。鐸陳阿薩津二城人以兵四百阻截我軍。擊敗之。斬五十八人。薩木什喀

合伊遜率章京五員。兵一百二十。於鐸陳設伏。斬七人。又遣阿哈尼堪巴山郎圖薩祿等。往攻卦喇勒屯。屯內人來詣索海言。屯內有索倫兵五百。索海喀喀木幹都等率兵往攻。奪柵而入。斬二百人。生擒一百三十人。據額駙巴爾達齊於三月十八日來會。云惟我多科屯人未曾附逆。其小烏拉各處兵皆往助博木博果爾。及大兵所向克捷。郭博勒屯之溫布特博和哩屯之



額爾噴噶勒達遜屯之科奇納穆丹屯之諾奇尼都孫屯之奇魯特烏爾堪屯之博卓戶德篤勒屯之科約布魯七屯之人俱已歸附巴爾達齊。別屯雖現在逃竄不久終必來歸也。并籍所獲人口皮張等細數以

聞。癸巳。

太宗命每旗官一員率兵往迎出征索倫大軍。諭之曰。爾等此行如能過錫伯地方至克勒朱爾根處

相會可謂神速矣。會後由哈爾必雅勒回軍。沿途宜加意防護。入境時須從法庫門入。不可由葉赫行。以伊等習知路徑。恐再至逃亡也。兵丁早晚放馬。務令解鞍休息。尤須官爲察看。勿用外藩蒙古驛馬供應。

乙巳。薩木什喀索海復遣當習郭查等奏言。前次俘獲人口二千二百五十有四。後自額蘇哩屯以西額爾圖屯以東。又獲九百人。共計男婦大小六千九百五十有奇。馬四百二十有四。牛



七百有四。又先後獲貂、捨狝、獾、狼、青鼠、水獺等皮五千四百。裘二十領。至是凱旋。

命禮部承政滿達爾漢及安平貝勒杜度饒餘貝勒阿巴泰等先後迎宴。將至

盛京。

太宗復率親王以下大臣迎至實勝寺北館。祭纛行禮。宴勞之。敘功。分別加授世職。

賜領翼主將索海及穆成額各貂皮七十七。人口四。葉

克舒永順拜譚布藍拜等各貂皮四十七。人口

三。其從征軍士按功分

賞貂皮人口並以所獲男婦五千六百七十有三人。分

隸八旗。編爲牛錄。

賞給衣服布疋。復令較射。分別等第。一等視甲喇章京。

二等視牛錄章京。三等視半個牛錄。各照等第。

賜朝服袍褂等物。

五月乙未。



車駕至義州未

先是三月己亥

太宗命鄭親王濟爾哈朗爲右翼主帥。貝勒多鐸爲左翼主帥。率官兵往修義州城。駐軍屯田。使明國山海關外寧遠錦州地方不得耕種。

親授方畧。行夏四月己未

命內國史院學士羅碩禮部啓心那沃赫往

諭濟爾哈朗多鐸等曰。朕本欲於四月十三日啓行。前

往義州親臨相度。今暫緩行。爾等務宜盡心經畫。越

八日。羅碩等自義州還。奏言我軍修城築室。俱

已完備。義州東西四十里田地。皆已開墾。有降

明蒙古名達藍泰者。詣營投誠。又獲錦州偵卒

一名庚辰

命睿親王多爾袞肅親王豪格安平貝勒杜庶饒餘貝

勒阿巴泰等留守

盛京



太宗率羣臣出舊邊。巡行邊界。

閱牧馬場。向開城一帶行獵。五月乙未。至義州。

閱視修築城垣。建造房屋。鄭親王濟爾哈朗。貝勒多鐸。

率駐防各官來迎。

駐蹕戚家堡。

戊戌。分編來降索倫戶口。里田賦。首日開墾。育料。

薩木什喀等。往索倫部時。未降者三百三十七

戶。共壯丁四百八十一人。至是來降。

太宗命理藩院參政尼堪。率八旗護軍將士。攜蟒緞素

緞。梭布。往迎之。

諭之曰。爾等可令索倫來歸之衆。同郭爾羅斯部衆。於

烏庫瑪勒格稜額。埒蘇昂阿察喀地方。駐劄耕種。任

其擇便遷移。視其中有能約束衆人。堪爲首領者。授

爲牛錄章京。分編牛錄。爾等將攜去緞布。以次給賞

之。尼堪等遵

諭。給賞。分編八牛錄。乃還。



皇清開國方略 卷二十八  
十一  
諭 甲辰。征瓦爾喀部奏捷。

先是東方瓦爾喀部衆叛入熊島。崇德四年七月。太宗命朝鮮國王李倭以舟師攻熊島。擒叛首嘉哈禪。嘉哈禪等縛送。

盛京將同謀叛逃之人。分別議罪。仍遣薩爾糾英古納爾泰錫圖等率兵百人往瓦爾喀收其餘黨。

諭曰。爾等可於拉發地方牧馬前進。兵少宜合爲一隊以行。勿貪得輕殺。勿妄取爲俘。抗拒者諭降之。殺傷我兵者誅戮之。歸附之人編爲戶口。令貢海豹皮。諭以棄惡從善。勉爲良民。軍行往返。勿侵擾朝鮮境地。薩爾糾英古等遂攜嘉哈禪同往。收捕餘黨五百人。本年閏正月甲申。

命戶部行文朝鮮國王。令所在官員計口給糧。俟我軍回時。報明數目。於額貢鳳凰城米內開除奏報。



並

敕諭薩爾紉英古等曰。爾等所率軍士。及收獲人口。並嘉哈禪等所需口糧。已諭令朝鮮計口給子。勿令多索。至所獲人口內。有強暴不可信者。約束前來。餘俱仍留彼處。擇其中可任使者一人統之。如無可任使之人。卽付與先降之嘉哈禪賴達庫分管。至是戶部啓心郎布丹等自

盛京至錦州

御營奏薩爾紉等俘獲男子三百三十六人。歸降男子一百四十九人。內有捕海豹二百四十三人。捕貂鼠一百九十八人。仍居彼地。攜來者四十四人。俘獲家屬七百九十六口。歸降家屬四百八十一口。攜來者八十三口。又來朝之羌都蘇拉庫塞木得三人。輝克地方朱吉喇一人。及先降之賴達庫與嘉哈禪之子奇喇納艾都達松阿託和訥俱至。尋以所獲壯丁四十二人充補各



旗披甲之缺額者。其歸降千四百四十九人。及新獲二百九十二人。俱留置鄯耒屯中。令每年貢貂皮海豹等物。

已酉。勞薩等略地還。

太宗於三月丙戌。

命前鋒將領勞薩等率將士往廣寧捉生。

諭曰。爾等前去。當自廣寧山後。越其前坡。勿渡大凌河。

回時當從廣寧山前而來。往返俱宜迅速。嗣又

命勞薩武拜等率前鋒兵。同每旗護衛十名。由中後所

北往略海濱一帶。至是還奏。勞薩等由中後所

北面入。勞薩駐其西。武拜駐其東。分兵一半沿

海搜略。獲馬二十四。牛一百六十三。驢四十。俘

十六人。殺二百二十人。

庚戌。

車駕自錦州還。

太宗自戚家堡至臧家堡之次日。有降明蒙古多羅特



太宗自部民蘇班岱阿巴爾岱密遣其同部人托克托車爾自內來言我等三十家六十餘人情願歸降乞發兵來迎鄭親王濟爾哈朗等奏

聞。

太宗諭曰蘇班岱等來歸爾等共率護軍一千五百往迎不必多帶從役彼處見我兵寡必來拒戰可分兵爲前中後三隊前隊拒戰中後二隊陸續應援濟爾哈朗等率師遂行夜過錦州城南昧爽至杏山

令托克托內潛入臺報知蘇班岱等生擒漢人六名並攜其家資牲畜以行及黎明明杏山總兵劉周智率馬步兵沿城布列錦州總兵祖大壽偵我兵寡令錦州遊擊戴明率馬兵七百人松山總兵吳三桂馬兵三千人及杏山劉周智兵三千人並杏山原駐馬兵三百人共兵七千協力迎戰松山錦州兵與劉周智合營分翼列陣進逼我軍濟爾哈朗等欲離城與其步兵相



遠引退於杏山九里外。明兵百餘騎。越衆呼噪而進。濟爾哈朗遂縱兵還擊。分隊衝入。並與多鐸。阿達禮。羅洛宏。博洛。皆親自督戰。大敗之。追奔至城下。始還陣。斬副將楊倫。參將李得位。濟爾哈朗又遣其護衛兵。及阿達禮。羅洛宏。護衛兵。擊敗西面二營。迎戰兵。獲馬四甲。胄器械無算。還過錦州。先遣啓心。郎額爾克圖。占巴。奏捷。是日

太宗離營十五里。往

閱錦州城。額爾克圖等適至。

太宗大悅。卽駐軍。俟濟爾哈朗等至。列轟拜

天畢。回營。戊戌。濟爾哈朗等以陣獲旗。纛。馬。匹。甲。胄。等

物進獻。

賜鄭親王濟爾哈朗。貝勒多鐸。郡王阿達禮。貝勒羅洛

宏。貝子博洛。內廐良馬各一。以所獲

賜有功將士。其杏山降人蘇班。岱阿巴爾。岱蘇當。拜瑚



賽南泰托克托內額爾克滿扎爾阿噶賴等九人各

賜鑲領緞衣一襲尋授蘇班岱爲三等甲喇章京復

賜寧遠降人布延圖博本白希得錦州降人眞特卓哩

大早回克圖訥岱布岱等七人緞衣各一襲庚子以大

宗人軍克捷

召諸王貝勒大臣等至臧家堡

御營大宴之次日移營葉家堡以捷音宣示留守

盛京諸王貝勒等壬寅

親統八旗護軍騎兵向錦州進發

命漢軍攜紅衣礮前行至錦州東五里近臺布列舉礮

攻克其臺復

命內大臣侍衛等誘錦州兵出擊斬之乙巳復以礮攻

錦州城北瞭馬臺擊死六人餘三十人下臺降

遂盡刈錦州城東隅禾稼是日

閱視錦州城自東至南日暮還營有蒙古巴爾巴圖魯



及材官王成名。詣軍中降。尋授王成名爲牛象章京。丁未戊申。遣八旗軍士。分刈錦州城西北禾稼。越二日。

回鑾。

六月戊辰。

諭朝鮮協濟兵米。由陸路改運。

先是

太宗命朝鮮總兵林慶業等率兵五千。船一百十有五

隻。運米一萬包。同戶部承政洪尼雅喀庫禮等

由明錦州南小凌河大凌河口進發。運至三山

島。船十六。遭風壞其三。溺死五人。運至奇爾山

橋。船十一。遭風沉其四。溺死七人。又船三。漂至

明境。俱爲明國所獲。其自旅順口運至北信口

船二十五。爲石所壞。明人獲所漂三船。知有朝

鮮兵船在途。卽發兵船三十八。追至熊島北新

臺。截殺朝鮮八人。傷十二人。爲火所燎者十二







諭運至所約之處。朕亦何須此米。爾等或棄之道路。

或載歸本國。水陸聽爾自便。慶業大懼曰。

聖諭如此。我等雖死。必從水路前往。瑚球等因令暫止。

復以其言回奏。

太宗遣國史院學士羅碩等傳

諭慶業等。准其由陸路前運。止許率副將五員遊擊三

員備禦。五員兵一千。廝卒五百同來。其餘俱付

該管官帶回本國。其米用我軍運至蓋州耀州。

其陸路兵。令于海州駐劄。以俟馬匹。

秋七月己酉。睿親王多爾袞等連敗明兵于錦州。

太宗于六月乙丑。遣睿親王多爾袞肅親王豪格安平

貝勒杜度饒餘貝勒阿巴泰等。率其屬下將士

之半。往義州代鄭親王濟爾哈朗等還。是月乙

酉。睿親王多爾袞等。遣筆帖式碩岱奏言。我軍

於錦州城西刈禾時。明人馬步兵由城西北隅

突出。鎗礮並施。因遣護軍兩隊。左翼騎兵一隊。



令其分隊從旁衝擊。我軍方進。敵兵遽潰。追至城壕。掩殺之。又遣護軍伏松山大路。遇明總兵祖大壽遣二人齎書赴寧遠。皆擒獲之。攻克錦州城西九臺小凌河西岸二臺。生擒四十人。錦州城蒙古歸降者。騎兵五人。步兵一人。我左右

太宗遣兩翼軍。遵

皇上前諭。分駐于近城地方。一則斷明人往來之路。一則投誠之人。可以乘便而來。而禾稼成熟時。我

軍亦易于收穫。不致爲明人乘間竊刈。今擬分兵駐營。及收貯糧草之所。奏請

上裁。

太宗遣內祕書院學士額色赫

諭令王貝勒等。酌將兩翼兵。暫行分駐。其已收糧草。擇錦州西山城堅固之地。兩處存貯。癸巳。睿親王多爾袞等。又遣恩國泰奏報。初八日。明錦州馬步兵五百。夜襲我鑲藍旗營。爲我哨卒所覺。貝



子洛託等率兵擊敗之。殲其八人。十一日。明總督洪承疇率四總兵。及馬步兵四萬。至杏山城外。近壕下營。臣等率護軍全軍。並分騎兵一半。備命王前進。明人以馬兵先出誘戰。因令騎兵暫止。先太宗遣護軍將士迎擊。追斬至城壕。獲馬七十匹。

太宗覽奏。遣前鋒將領武拜率前鋒官兵一半往助之。諭曰。爾等此行。分兵二隊。後隊令納海蘇爾德統之。爾等所統前隊。尤宜速往。擇險要處屯駐。若遇敵。更視

敵將突出之地。以列陣。並傳諭睿親王等。敵兵來時。但宜堅守壁壘。俟其相近。乃可擊之。前次迎戰。非計也。辛丑。額色赫還奏。王貝勒等公議。令管旗大臣圖

爾格。葉克舒。護軍將領伊爾德蘇拜等。率每旗護軍章京一員。以兵二百。伏於錦州西南烏忻河口。收獲牲畜。敵人覺之。以兵千餘。襲我後隊。圖爾格等收兵還擊。斬百餘人。獲馬十三匹。至是。左翼睿親王多爾袞等擊敗錦州城馬步兵。



一千。殺傷甚多。獲馬一百有四。右翼安平貝勒杜度等復從寧遠路。遇明人自關內運米千石。至錦州。斬其步卒三百九十人。獲駝馬牛羸三百九十有七。遣贍岱安泰瑪克占等奏

聞。

九月辛卯。睿親王多爾袞等敗明兵于松山。

睿親王多爾袞等先於八月乙亥奏報七月二

十九日。右翼安平貝勒杜度等率前鋒護軍全

軍及騎兵一半。前往錦州。遇明兵出城刈草。追斬八十六人。獲其牲畜還。睿親王多爾袞等遣左翼前鋒及護軍馳略。獲米十五車。先被我右翼陣斬之人。敵人將取尸。復與我軍遇。盡殲之。八月乙卯。前哨章京格巴庫率甲士十人。往探大凌河海口。獲船二隻。斬三十五人。敵人夜入義州。於屯田所傷我滿洲官兵三人。家屬八十九名。我軍於次日。追及後隊。斬之。至是復遣羅



三才圖會卷二十八  
碩吉賽等奏報。九月九日。止留每牛彖下騎兵  
二人守營。王貝勒等悉眾往杏山城北之山嶺。  
見兵馬自杏山城出者甚少。我軍方誘敵時。謀  
報松山騎兵已出。王貝勒等率兵馳往。遣護軍  
章京擊敗之。及還。敵復以馬步兵來襲。相距五  
里。縱騎兵及護軍擊敗之。掩殺至松山城下。獲  
其馬匹甲冑等物。北還。松山兵復至。復令官軍  
迎擊敗之。敵乃遁。共擊敗總督一員。總兵七員。

士卒五萬。獲馬二百一十。甲五百七十。

冬十月壬申。

萬壽節。

頒詔肆赦。

先是秋七月戊戌。大赦。凡死罪以下。羈禁者。皆

集於

大清門釋之。至是。

太宗諭諸王貝勒貝子大臣等曰。今日乃朕誕辰。朕普



賜恩澤自諸王大臣以下及庶民罔不沾被卽有罪之人亦欲推恩及之除十惡外凡罪槩行肆赦因

命內院大臣宣讀赦詔畢

太宗乃御殿受朝賀

十一月戊寅朔免朝鮮歲貢米什之九

詔諭朝鮮國王李倧曰十月二十五日乃朕誕辰實中外希恩之日也。想爾國歲貢米萬包皆取給於民。今減去九千包止貢千包俾爾臣民同心懽戴

乙酉鄭親王濟爾哈朗等連敗明兵于錦州

太宗于九月丙戌

命鄭親王濟爾哈朗武英郡王阿濟格郡王阿達禮貝勒多鐸羅洛宏等率領滿洲蒙古漢人將士各半。往代睿親王多爾袞等圍錦州松山。至是鄭親王濟爾哈朗等遣啟心郎額爾克圖等奏報。多鐸率護軍及騎兵一千五百。夜往錦州西桑噶爾齋堡設伏。見敵人四騎。卽發前鋒追擊。敵



伏兵出戰。多鐸率兵迎擊。追至塔山。陣斬八十  
六人。獲馬二十。濟爾哈朗率將士夜伏錦州南。  
次日。見敵數騎。誘之不至。敵伏兵望見我軍。卽  
望城遁走。追斬六十餘人。又聞敵人於杏山塔  
山間。夜運芻糧。隨令宗室輔國將軍務達海率  
兵乘夜往略。追斬五十餘人。生擒五人。獲牲畜  
百餘。

十二月辛未。嚴察漢軍兵丁代替者。

都察院參政張存仁奏言。我漢軍出征。多攜子  
弟。當更番時。每令家人代替。恐臨陣不力。久而  
逃亡。

太宗命嚴察之。



六人獲焉三本濟爾哈爾察將士夜伏於  
次日見敵數騎誘之不至敵伏兵並見及  
遂將過...

太宗命...

擬方...

...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十八

...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十九

太宗文皇帝

崇德六年辛巳  
正月至八月

崇德六年春正月壬辰錫特庫等自索倫部擒獲

博木博果爾還

先是五年三月索倫部博木博果爾敗亡後七

月丙午

太宗命錫特庫濟什哈率護軍並徵兵外藩往征之  
命內大臣巴圖魯詹理藩院參政尼堪等



諭外藩蒙古曰。敖漢柰曼烏拉特阿嚕科爾沁四子等。部從征將士。俱彙集扎嚕特部內齊地。悉令較射。選壯勇者二百四十名。令錫特庫將之。以行。以伊爾鞏固圖哈納綽隆爲嚮導。其從役駝馬甲冑器械糗糧。俱細加檢閱。毋忽。十二月庚申。錫特庫等遣歸亨岱。

青蒙格圖文達漢邁圖。以擒獲博木博果爾報。

次日。

太宗遣貝子洛託齋。

敕往錦州。

諭鄭親王濟爾哈朗等曰。博木博果爾自叛後。抗拒我軍。彼時朕已定計。欲令其北遁。以便擒獲。故陽言我軍將於黑龍江牧馬。必擒博木博果爾。彼聞此言。果北遁。朕已知之。未及與爾等共議。卽命錫特庫濟什哈率外藩蒙古兵。從蒙古北邊追躡。錫特庫等越兩月十三日。至甘地。獲其弟及家屬。又閱十四日。至齊洛台地方。遂獲博木博果爾。及其家屬男婦幼穉共



皇清開國方略 卷二十九  
九百五十六人馬牛八百四十有四特諭知之。至是  
凱還遣官迎宴于北驛館。次日。

召錫特庫濟什哈及從征之護軍四十人外藩台吉等

三十三人。

賜宴仍

命諸王貝勒各宴一次擢錫特庫世職一等。

賜阿嚕科爾沁部台吉阿玉什扎嚕特部台吉桑古爾

烏喇特部台吉布達齊四子部將領博內敖漢

部將領色穆柰曼部將領扎丹等蟒緞胡衣貂

裘狃狃獬裘狐裘豹裘冠帶甲冑藥韃弓矢銀

兩緞布等物有差

然二月己未罷各牛彖章京之不職者。蘇董率辦式

嘗于先是

太宗命戶部清查滿洲蒙古十六旗牛彖各以人口牲

畜註冊。分別貧富具奏。部臣覆奏宗室拜音圖

太宗東下武賴等四十八牛彖俱貧。



太宗集衆于

篤恭殿。

諭之曰。此等貧窮各牛衆。豈行陣時。獨禁其俘獲耶。豈嘗于衆人之外。加派徭役耶。抑豈旱澇偏災之獨異於衆人耶。皆因該管各章京等。嗜酒曠職。董率無方。爾王貝勒大臣等。又不查明更置。戶口何從而殷富。著將貧窮各牛衆之該管章京俱解任。另選才能者任之。同日又

諭曰。爾等何不親率子弟習射。耶子弟中壯者。令以角弓羽箭習射。幼者。令以木弓柳箭習射。我國所恃。全在乎此。爾等當嚴加督率。互相激勸。有不勤習射藝。嬉遊市肆者。罪之。

三月乙未。蒙古博爾袞岱等來降。

先是。蒙古博爾袞岱。哈喇爾岱。巴彥岱等。逃入明國。既而率男子四百二十一人。婦女幼穉共五百口。攜馬羸二百一十有一。毀大同陽和邊



皇清開國方略 卷二十九  
四  
牆來降。二月二十日。至歸化城。土默特章京古

祿格遣納木什哩等送至。

賜博爾袞岱三人鞍馬繡緞朝衣冠帶藥韃等物。其餘

二在歸化城者。

賜銀一千兩。又

賜納木什哩等銀兩有差。

丁酉降睿親王多爾袞肅親王豪格並爲郡王。

睿親王多爾袞肅親王豪格安平貝勒杜度饒

餘貝勒阿巴泰等。于五年十二月庚戌奉

命率將士之半。往代鄭親王濟爾哈朗等圍困錦州。擊

敗明錦州松山援兵四百二十人。斬二百四十

人。獲馬十五。管旗大臣阿山先襲山城。斬八人。

又克取小山城一座。俘獲男子三十九。婦女幼

穉二十七。馬羸五。索海永順率兵四百。堵截敵

人去路。及還時。遇錦州兵三百人。往小凌河。敗

獵。擊斬九十二人。其餘脫逃者。遇安平貝勒杜



度所率兵五百人。又擊斬八十二人。二月丙寅。遣瞻岱奏報。嗣因睿親王多爾袞等于集代駐營時。私遣每牛象甲士三人。還家一次。私遣每旗官一員。每牛象甲士五人。還家一次。又移軍過國王碑。離錦州約三十里駐營。太宗聞之。震怒曰。原令我軍由遠漸近。圍困錦州。今離城遠駐。敵人必多運糧草入城。以此相持。致延日月。何時能速成大功耶。至是。值鄭親王濟爾哈朗等更

番往代之期因

命甲喇章京徹爾布等賞

敕切責之。令將倡議之人。指名擬罪具奏。並傳

諭王等至遼河。先遣人來奏。伊等俱駐于舍利塔候

旨。隨遣內大臣圖爾格等往問睿親王等。遣兵歸家。及

離城遠駐之故。多爾袞奏曰。臣集衆議。每旗先

遣官一員。率每牛象兵五人。還家修治軍械。牧

養馬匹。以錦州敵人馬匹。皆在他處牧養。內援



皇清開國方略 卷二十九 六  
之兵皆退回養馬。我等兵力有餘，何畏錦州松杏三城之兵。衆以爲然，亦無一人勸阻者。是倡議者臣也。遣歸者亦臣也。至離營遠駐，因舊駐之處，青草已盡，特遠移以就芻牧耳。但臣識庸慮短，背違

上命，尚復何言。及問肅親王與二貝勒對，亦如之。又遍詢貝子、公、大臣以下各官，皆如多爾袞所對。比還奏。

太宗曰：爾等若臨城駐營，使糧草不得入錦州，而遣兵歸家，猶可也。今乃云移營就草，豈專令爾等往彼牧馬耶。如不能圍城，亦當以不能之故奏明。今乃飾詞自解，是貽誤衆人，罪在爾等。著令自行議罪。圖爾格等以所議奏

聞得

旨。降睿親王多爾袞、肅親王豪格俱爲郡王。貝勒阿巴泰以下各分別罰銀有差。以阿山初到營時，卽



皇清國朝通志卷二十一  
十一  
以駐兵太遠向多爾袞言之免其罰銀之半。

辛丑令各旗閒散人歸本屯居住。

太宗諭戶部曰邇來盜賊充斥俱係貿易漢人糾黨爲奸凡貿易必有主令之人自宜於本旗地方或修市廛或就家貿易今乃有縱家人居別旗地方與別旗合夥者又有令其往來負販者俱按月勒索本息以致此等人無計措辦遂相率爲盜嗣後若居別旗貿易及街市往來貿易之人有爲盜者著將本主連坐。

既爲貿易之主卽有約束之責但令晝則貿易夜則歸家何自而爲盜若聽其自便有所獲則利歸於己苟爲盜則罪坐本人是直縱盜以爲漁利之計耳且此等閒散之人容留京師無益有損嗣今八家以下滿洲蒙古漢人官員人等各令家中閒散人俱歸本屯居住該管章京及家長各加意約束違者治本管官及家長之罪爾部亦嚴行稽察之。

乙巳分編錦州蒙古貝勒諾木齊等歸降部衆



鄭親王濟爾哈朗武英郡王阿濟格等奉

命往代睿郡王多爾袞等圍錦州。每面分立八營。繞營

俱濬深壕。壕邊修築垛口。兩旗中間復濬長壕。

近城設邏卒哨探。時明援兵前隊已至松山杏

山。錦州城中蒙古見我軍嚴整。呼告邏卒等曰。

城中積粟可支二三年。縱圍困豈可得耶。邏卒

應之曰。無論二三年。縱有四年之糧。至五年後。

復何所食。蒙古等聞之。知我軍圍城志在必得。

皆驚恐。于是城中蒙古貝勒諾木齊武巴什。理

津清善山津古英塔布囊楚肯博博克泰昂阿

岱蘇巴達爾漢滿濟額森托濟布達習等。遂謀

來降。有一人聞之。欲奔告祖大壽武巴什等。幽

殺之。遣二人持降書縋城下。潛入我營。其書曰

我等知王貝勒等至。早有歸順之心。今貝勒諾木齊台

吉武巴什等約誓已定。倡率眾蒙古請降。至二

十七日黎明時。可遣兵四面來攻。諾木齊守東

門。武巴什守南門。若不信我等。有上天在。有如

聖主在。我等願為編氓。納職貢。若蒙鑒納。幸賜回書。可



舉信礮三  
聲爲驗

濟爾哈朗覽書。又細訊之。與諸王貝勒大臣等定議。約于二十七日。兵必前進。遂舉信礮爲驗。並遣啓心。郎額爾克圖。持其降書馳奏。是日。祖大壽探知其事。遂整兵以待。會日暮。至外城門。遣副將遊擊各一人率兵。欲以計擒之。爲武巴什等所覺。卽持兵器以迎。外城蒙古等亦爭執兵器。旣接戰。聲聞關外。濟爾哈朗。阿濟格。多鐸等。相繼至城下。策應關內蒙古。縋繩

城下。我軍陸續援繩而上。于城上吹角夾攻。明兵。明兵敗入城內。我軍遂乘勝入關。將城中蒙古男婦及一切器物盡送義州。壬寅。鄭親王濟爾哈朗等遣護衛岱袞等奏言。臣等于三月二日。命八門。十四日薄暮。聞錦州關內蒙古兵與明兵接戰。兩白旗相去甚近。率兵先登。左右之兵繼之。俱至外城。諾木齊等盡率其官屬兵丁以降。都司守備把總等官八十六員。男婦幼穉共六千二



百一十有一人時喀喇沁部古魯思希布具筵  
進獻適捷音至

太宗大悅

命八門擊鼓召衆于

篤恭殿宣捷翼日諾木齊武巴什等將至先

命多爾濟達爾漢諾顏揚善等至廣城迎宴之甲辰  
親率諸王貝勒及文武各官出懷遠門迎至演武亭

太宗率衆拜

天行禮畢

升御座諾木齊武巴什等率部衆朝見令諾木齊武巴  
什等較射又令大臣侍衛等較射選力士角觚  
賜大宴宴之諾木齊等進獻雕鞍馬匹琥珀念珠金銀  
器皿蟒衣等物俱却之

諭之曰爾等進獻具見惻忱但歸誠伊始朕當加恩賞  
賚宴畢仍自懷遠門入還宮乙巳以諾木齊武巴什  
攜來蒙古一千五百七十有三名漢人一百三



十有九名。婦女幼穉二千六百五十五口。編爲  
九牛象。每三丁一人披甲。諾木齊部下蒙古二  
百有四人。分隸正黃旗。武巴什部下蒙古七百  
有二人。分隸鑲藍旗。阿那伊木圖文都爾瑚滿  
額部下蒙古五百五十三人。分補各旗之缺額  
者。令諾木齊武巴什秩視梅勒章京。阿桑喜滿  
額額布根海塞巴布岱額布格爾德琿津秩視  
甲喇章京。巴布岱之弟鄂爾洪安達哈山津冬

爾津伊木圖文都爾瑚阿那等。秩視牛象章京。  
並達爾瑪古什等以下各

賜頂帶朝衣鞍馬弓矢甲冑綵緞布疋銀兩莊田牲畜  
等物有差。七月己亥。復

賜諾木齊武巴什部下分得撥什庫鍾化額森博波克  
托席柱等莊田奴僕朝衣冠帶鞍馬甲冑弓矢  
綵緞布疋銀兩等物有差。

夏四月甲寅。以元史巴延事。



諭誠睿郡王多爾袞等。

太宗召內院諸臣入

清寧宮。

命讀元史。至世祖遣丞相巴延往征宋國。時值炎天。恐行軍不利。勅俟入秋再舉。巴延奏曰。宋之據江。如窮獸之負嵎。今已受困。旋復縱之。則逸而逝矣。遂起兵南征。統一天下。乃遣大學士范文程剛林等至。

篤恭殿傳

諭睿郡王多爾袞等曰。元世祖恐炎熱。勅巴延俟入秋伐宋。巴延論奏必舉。遂興師滅之。今汝等不圍困錦州。屯兵遠處。任意畋獵。急圖歸家。視彼爲何如也。朕非窮究爾等。特以巴延勤國之心。令爾等知之耳。多爾袞等皆慚謝而退。

甲子。定各牛彖披甲名數。

太宗召衆于



篤恭殿。

諭曰。八家所屬各牛彖。舊取辦事人四名。銀匠五名。今宜各退辦事人二名。銀匠二名。王貝勒等各令家下漢人學習匠役。待三年後。再將各牛彖匠役停止。每牛彖滿洲三人中許一人披甲。以六十名爲常數。其中或多或少。務于三人中選一人。他牛彖甲雖有餘。不許補不足者。有舊披甲人詐稱年老。令家奴代披。及牛彖章京之子。徇私不令披甲者。各管旗大臣稽

察之。如稽察不公。致被首告者。罪之。

五月丁丑。鄭親王濟爾哈朗等。啟明總督洪承疇

兵于松山。

先是三月己亥。

太宗命朝鮮總兵柳林副將刁和良。丁天機。米塔尼。任大尼。率兵千人。廝卒五百人。馬一千五百五十匹。往助鄭親王濟爾哈朗圍錦州。四月丁未。復遣阿哈尼堪。索爾果。東果羅。車克等。率每牛彖



兵五人赴錦州助之。是日至己酉。鄭親王濟爾哈朗等連次奏報。明人援兵自杏山至松山。濟爾哈朗阿達禮羅洛宏等率右翼兵伏于錦州。大梁命山西岡阿濟格多鐸等率左翼兵伏于山之北嶺。令前鋒兵往誘敵兵。及敵兵來追。我左翼伏兵齊出。前鋒兵返擊。右翼伏兵又追擊其後。大敗之。陣斬一百七十人。獲馬一百六十四匹。甲七十六副。共俘獲人數四千三百七十有奇。明

人恐我軍掘壕斷高橋。將援兵撤回。或云屯駐寧遠。或云已過寧遠。又蒙古名古什者。原與諾木齊武巴什等同謀歸附。因衆蒙古降時。未能借出。隨越城來降。墜傷肱。今並攜之以歸。庚戌。

命恭順王孔有德智順王尙可喜各率本部將士往助。鄭親王濟爾哈朗軍。至是濟爾哈朗復遣刑部啓心郎額爾克圖等奏報。明總督洪承疇率總



兵六員。兵六萬來援錦州。屯於松山北岡。衆擊敗之。斬首二千級。尋長壽爾哈爾等。

命內院大學士希福剛林等往錦州。閱視濟爾哈朗等所濬壕塹。兼閱屯營形勢。

己丑。迎宴索倫歸降部衆。

索倫部蒙塞爾瓦岱之子巴爾達齊。於是月丁亥。率其戶下二百四人來降。越二日己丑。又有索倫部一千四百七十一人來降。俱回遊。

命迎至北驛館宴之。

壬寅。築歸化城外牆。

太宗遣牛录章京萬塔什。筆帖式塞稜等齋。

敕諭駐防歸化城土默特章京古祿格等曰。爾等所居城小壕狹。倘敵人來侵。難容屯駐。人口牲畜。有一被掠。實損軍威。爾等可于城外築牆。酌量足容爾部人衆。其牆高三丈五尺。寬可駐營。牆上遍築垛口。四面留門。每門俱置甕城。爾地產木甚多。每門及四角。名



建樓于其上。牆外俱濬深壕。修理完備。爾等各率將士登之。分立汛地。敵人若來。可立于垣上迎戰。遣去章京。卽令督工。事竣方還。毋違朕命。

六月丁未。朝鮮國進瑞金。却之。

朝鮮國王李倧進獻瑞金。遣陪臣李佺齋咨禮

部。

其略云。咸陽郡新溪書院下。民人袁年。夜見室中有光。卽其地掘之。得瓦甕。上書一千年

二字。發甕有黃金二十四片。上刻宜春大吉四字。考新溪書院。係新羅古寺遺址。想前有神人刻留吉兆。以爲異代休徵。非天地所秘。鬼神所護。豈有至今始出之理。竊稽前史。玉杯銀甕。瑞

應休明伏惟

皇上光府

天命。肇創大業。威烈震于寰宇。仁恩洽于遐荒。神人交

贊。嘉祥懋集。今千年吉金。忍發于

大朝所庇之藩境。其爲

盛世嘉瑞。昭昭無疑。謹將原金進獻。以表尊事之誠云

禮部以

聞得

旨。新羅藏金。爲朝鮮所得。王卽進獻。足見誠敬。其所刻字樣。允屬休徵。朕當與王共荷嘉祥。王其自受。卽與朕受無異。著將原金付李佺齋回。是日遣佺等歸國。



賜貂皮銀兩等物仍

賜宴于禮部

辛酉。睿郡王多爾袞鄭親王濟爾哈朗等合軍敗

明援兵于松山。

初睿郡王多爾袞肅郡王豪格等聞錦州蒙古

投降。令大學士范文程等代請前往効力贖罪

太宗責之曰。前者離城遠駐。任意畋獵行樂。今欲乘人

之功。掩爲己有耶。後以范文程等言。始令人署視事。

都察院參政祖可法等復爲奏請。乃許朝見。仍

命率將士之半往代鄭親王濟爾哈朗軍。至是侍衛岱

袞喇世塔錫達禮等自軍營還。奏鄭親王濟爾

哈朗武英郡王阿濟格等與更代之睿郡王多

爾袞肅郡王豪格等兩軍合營。偵知明關內援

兵出松山城沿海前進。我左翼軍向松山之東

右翼軍向松山之西追之。左翼軍追及掩殺。至

松山城壕。敗之。獲馬五十餘匹。丙寅遣學士羅



碩詣錦州睿郡王多爾袞營并附大凌河歸附

官員祖澤潤曹恭誠裴國禎祖澤洪孫定遠陳

邦選蕭永祚等與祖大壽書

書曰自大凌河分

能相見皆將軍自誤之也昔日隨將軍棄暗投

明同赴

皇帝行營傾心投順彼時將軍向職等云是吾輩

仁聖之真主也及今十年職等蒙

聖上參養厚恩始終如一豈料將軍入錦州過聽妻孥

之言背盟負

恩啟扈自衛致今日困守錦州無顏相見是今日之錦

州卽昔日之凌河昔日之負盟直今日之報應  
料闕城生靈已爲釜中之魚在將軍孽由自作  
而職等家眷之在錦州者尙有五十九人皆非

百義忘恩之輩何辜爲殘黎充饑之食爲此哀  
懇我

皇上俯惟職等列名致書將軍請發各家大小人數送

出死地揆將軍之意仍慮南朝法令不肯發出  
耳不知旣在箇中南朝法亦難加將軍安想外  
兵救援據我國捉回之兵民投降之蒙古言大  
小將士無不痛恨將軍昔日斷送凌河今日斷  
送錦州皆云不知將軍有何主見致我等因守  
受戮則將軍之無可望也明矣敢以明告  
勿執迷不悟自誤以誤職等之妻子也  
庚午

睿郡王多爾袞等復遣侍衛雅賴吉賽漢褚翰

等奏報明關內援兵出松山來戰我滿洲蒙古

兩翼會合追擊五里獲馬五百七十還



秋七月戊寅。

賜考取舉人生員等朝衣緞疋有差。

內三院大學士范文程希福剛林等奏請于滿洲蒙古漢人內考取舉人生員。

太宗論曰。忠經云。在官惟明。莅事惟平。立身惟清。聽不可以不聰。視不可以不明。清則無欲。平則無曲。明則正俗。聰則審事。明則辨于理。爾等當善體此旨。從公考核。至是。

賜新中式舉人滿洲鄂鎮克圖赫德蒙古都當漢人崔

光前卞三元章于天卞爲鳳各朝衣一領。一等

生員滿洲科爾科岱帕帕克禮漢人盧震陽劉

漢祚劉可斌魏際陞金元祥線縉徐效奇劉遇

知楊天祐各緞一布二。二等生員滿洲瑄達碩

瑪額依們蒙古索諾木漢人李惟樸金元禎傅

天祥李棲鳳蓋繼昌佟鳳彩徐起元金應乾劉

靜岳陳九奇王一品各緞一布一。三等生員滿



洲葉成格綏和多碩塞莽色蒙古巴朗漢人江  
名世李貴王世勛劉應錫李茂王畿貴姜念鄭  
一元楊自得童景秀銀器重董成效董宗聖各  
布二。八派各歸一統。二之管。主員滿州軍。並  
八月丁巳。

太宗親統大軍。征明錦州。

先是初六日巳酉。睿郡王多爾袞等。遣贍岱安  
泰奏報。明國會集各省兵。來拒我師。我軍擊敗

其三營。獲馬五百五十四匹。敵兵來者甚衆。

太宗卽于是日。遣學士額色赫往。

諭睿郡王多爾袞。肅郡王豪格曰。敵人若來侵犯。王等  
可相機擊之。不來。各固守汛地。切勿輕動。甲寅。額色  
赫還。自軍中奏言。敵兵甚衆。乞遣鄭親王率兵  
一半。前往協力拒敵。

太宗聞奏。卽檄各路兵馬。星夜進京。

命鄭親王濟爾哈朗留守。



盛京丁巳辰刻。

親統大軍出撫近門謁

堂子行禮畢。啓行赴錦州。戊午渡遼河。睿郡王多爾袞等奏報明總督洪承疇兵犯我右翼。肅郡王豪格率兩紅旗正黃旗鑲藍旗及外藩土謝圖親王兵擊敗之時。

太宗患鼻衄。因行急。衄益甚。三日方止。諸王貝勒大臣

奏請

聖駕徐行。臣等當先往。

諭曰。行軍制勝。利在神速。朕恐敵人聞朕親至。將潛遁耳。如不逃。破之如縱火逐獸。易于拾取。朕此時如有翼可飛。卽當飛去。何可徐行。于是晝夜遄程。自

盛京疾馳而進。凡六日。抵松山之戚家堡。

駐蹕。遣大學士剛林。學士羅碩往。

諭睿郡王多爾袞等曰。朕當卽至矣。可令前遣之宗室一拜音圖。額駙英固爾岱。兵及科爾沁部土謝圖親王。



兵察哈爾索諾木偉宰桑等兵先在高橋駐營。俟朕至高橋合圍松山杏山。多爾袞豪格等復令剛林羅碩還奏。臣等聞

聖駕親臨。勇氣倍增。惟務進攻。豈敢畏怯。但觀明兵甚衆。臣等前率兵圍錦州。屢經攻戰。微有損傷。如再速戰。恐力有不及。頃

皇上諭令屯營高橋。倘敵兵爲我所迫。約錦州松山兵。內外夾攻。協力死戰。萬一有失。爲之奈何。

皇上卽欲自高橋來援。亦必待勝負少分之後。今如暫

駐松山杏山之間。則臣等大幸。

太宗允之。先陳師于松山。繼于松山杏山之間。自烏忻河南山至海。橫截大路。綿互駐營。

諭衆曰。如敵來犯。近則迎擊之。倘敵兵尙遠。而先往迎戰。致累于衆。卽與敗陣無異。是時。明領兵總督洪承

疇。巡撫邱民仰。兵道張斗姚恭。王之楨。兵部郎

中張若麒。大同總兵王樸。宣府總兵李輔明。密



雲總兵唐通。薊州總兵白廣恩。主田總兵曹變蛟。山海總兵馬科。前屯衛總兵王廷臣。寧遠總兵吳三桂。及副將遊擊二百餘員。率馬步兵十萬。圍三萬于松山城。北乳峯山岡結營。其步兵于乳峯山松山城之間掘壕立七營。其騎兵營于松山東北三面。見太宗親率大軍環松山而營。大懼。一時文武各官欲戰則力不能支。欲守則糧已不繼。遂合謀欲遁。

乙丑。

太宗破明兵十三萬于松山。

癸亥黎明。明總兵八員率兵犯我前鋒汛。我軍擊敗之。將奔塔山。為前鋒軍及鑲藍旗護軍追擊。

太宗命武英郡王阿濟格。貝子博洛。內大臣圖爾格等。追至塔山而還。獲其筆架山積粟。留兵守護。遂濬壕斷松山杏山路。是夜明諸將皆欲遁。撤其



步兵七營。近松山城而營。甲子。敵兵犯我鑲紅旗汛。我軍擊却之。師還。敵襲我後。相拒百步。

太宗復令轉戰。張黃蓋率數人往來。指揮布陣。敵望見。倉皇遁走。遂還營。

諭諸將曰。今夜敵兵必遁。護軍統領熬拜阿濟格尼堪。漢岱哈寧阿等。可率左翼四旗護軍。至右翼汛地排。右翼四旗護軍及騎兵前鋒。蒙古等兵。俱比翼排列。直抵海邊。見敵兵遁者有百人。則以百人追之。千

人。則以千人追之。如敵兵衆多。則躡後追擊。直抵塔

山。是夜初更時。明總兵吳三桂。王樸。唐通。馬科。白廣

恩。李輔明等。率馬步兵。由前鋒汛地沿海潛遁。

我軍相繼追擊。

命蒙古管旗大臣庫魯克達爾漢。阿賴察哈爾。茂海等。各率所部兵。于松山路設伏遮擊。不許遠追。若

無

諭旨不得擅還。又



命睿郡王多爾袞及貝子洛託公屯齊率先至四旗護

軍及科爾沁土謝圖親王兵前往錦州至塔山

大路橫擊之又

命達齊堪辛達哩納林等率鎗礮手往筆架山增兵防

護糗糧又

命鎮國將軍宗室巴布海護軍將領圖賴往截塔山路

又

命武英郡王阿濟格亦往塔山截擊之倘敵兵欲越塔

山則率巴布海圖賴自寧遠直抵塔山追擊又

命貝子博洛率兵往桑陽爾齋堡截擊又聞明兵部郎

中張若麒從小凌河口乘舟遁

命蒙古梅勒章京賴護及察哈爾部下巴特瑪率兵往

追之又

命管旗大臣譚泰率騎兵四百往小凌河西直抵海濱

絕其歸路又

命梅勒章京多濟里追擊敗兵又



命蒙古管旗大臣伊拜梅勒章京譚拜于杏山四面夾擊敵兵之奔入杏山者不許遠追如無

諭旨亦不得擅還又

命蒙古管旗大臣恩格圖前鋒將領武拜等追擊逃兵

命又

命阿什達爾漢及多爾濟達爾漢諾顏往視庫魯克達

爾漢阿賴伊拜等杏山駐營處如其地未善即

擇善地移營並察其斬敵多寡

太宗又計我軍若于是夜一併遣發恐敵人復有逃竄

者于是相敵形勢陸續遣發黎明諸將遵奉

上命各赴汛地邀截悉如

睿算掩擊窮追明兵竄走彌山遍野死者不可勝計乙

丑。

命睿郡王多爾袞武英郡王阿濟格圍塔山四臺復

命漢軍管旗大臣劉之源吳守進侍衛李國翰等攜紅

衣礮十位往助攻克之生擒臺內副將王希賢



參將崔定國都司楊重鎮斬都司一員守備二員明總兵吳三桂王樸奔入杏山是日

太宗移營松山將四面濬壕圍之明總兵曹變蛟撤乳峯山馬步兵棄寨宵遁欲突圍出至鑲黃旗汛地者一至正黃旗汛地者四俱爲我軍擊敗一半突入

御營我侍衛親軍力禦之曹變蛟中創奔還松山乳峯山所遺大小礮位軍械無算我軍俱獲之丁卯

命內大臣錫翰等及四子部都爾拜各率精兵二百五十一伏于高橋大路一伏于桑噶爾齋堡以杏山逃兵必由此路出也又

命甲喇章京綏遜格爾泰等率三旗護軍一百五十往助錫翰等軍是日果有敵兵千人自杏山遁出遇錫翰等伏兵敗之追至塔山多所斬獲比還

太宗親率軍至高橋東命貝勒羅洛宏貝子博洛內大臣圖爾格等每旗精兵



命貝勒二十名及正白旗護軍翁牛特部兵錫翰所領  
兵俱付貝勒多鐸令設伏以待己巳明總兵吳  
三桂王樸率兵自杏山出奔寧遠我前鋒軍見  
之自杏山西截入大路追擊敗奔至高橋多鐸  
命甲喇等伏兵四起阻截前路追兵復躡後盡殲其各  
路潰竄之兵三桂與樸僅以身免次日搜勦山  
野獲甲冑軍械馬匹無算

太宗又命內大臣塔瞻等率每旗精兵五十往高橋設  
伏甫出營遇明步兵千人自杏山潰遁悉斬之  
比至高橋復盡殲騎兵八十步兵六百先後通  
計斬殺敵衆五萬三千七百八十餘獲馬七千  
四百四十有四駝六十有六甲冑九千三百四  
十有六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衆  
所棄馬匹器械以數萬計海中浮屍漂蕩多如  
雁鷺

太宗神謀勇略制勝出奇破明兵十三萬如摧枯拉朽



指顧而定。昏夜中。我軍誤傷者止八人。斫卒二  
人。是時被圍于松山者。惟總督洪承疇。巡撫邱  
民仰。兵道張斗。姚恭。王之楨。同知張爲民。嚴繼  
賢。通判袁國樹。朱廷榭。總兵王廷臣。曹變蛟。與  
祖大樂等。兵不過萬餘。城內糧草已絕。我軍復  
掘外壕困之。總兵吳三桂。王樸。白廣恩。馬科。李  
輔明。唐通。郎中張若麒等。各路潰竄。未有成隊  
逸出者。于是連遣學士羅碩。筆帖式扎布海等。

至

盛京。宣布捷音。

壬申。以

敕諭松山城守官兵。

太宗敕諭松山城守官兵曰。朕率師至此。知爾援兵必  
潰。豫遣兵圍守松山。使不得入。自塔山南至于海。北  
至于山。及寧遠東之連山。一切去路。俱截之。又分兵  
各路截守。陸路斬殺者。積屍遍野。投海死者。更不可



勝數。今爾援兵已絕。此乃天意佑我也。爾等以爲止圍松山錦州。其餘六城未必受困。不知時勢至此。不惟六城難保。卽南北兩京亦豈能復有耶。朕非虛言。昔征朝鮮時。圍彼國王子南漢山。諭之曰。爾降必生全爾。後國王果降。朕踐前言。仍令主其國。後圍大凌河時。總兵祖大壽來降。亦不復殺。仍恩養之。諒爾等所素聞也。爾等可自思之。是日。前鋒將領努山等。自明董家口喜峯口偵探。

回擊敗步哨五十一營。斬一百四十五人。又斬騎哨十一人。生擒守備一員。兵七人。遇我國逃人。殺男子二人。獲婦女二口。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十九

皇清開國方略卷三十

太宗文皇帝

崇德六年辛巳九月  
至七年壬午六月

崇德六年九月丙戌

車駕自松山還。

是月甲戌朔。

太宗以大軍克敵。率內外諸王貝勒貝子大臣拜  
天行禮畢。是夜。

太宗夢四人舉一玉璽對人及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十九

皇清開國方略卷三十

太宗文皇帝

崇德六年辛巳九月  
至七年壬午六月

崇德六年九月丙戌

車駕自松山還。

是月甲戌朔。

太宗以大軍克敵。率內外諸王貝勒貝子大臣拜  
天行禮畢。是夜。

太宗夢四人舉一玉璽對人及



太祖令四人捧一玉璽授

太宗

太宗受而覺以語大學士范文程希福剛林等諸臣奏

曰

太祖授

皇上以玉璽乃

上帝授

皇上下統也次日乙亥

命滿洲蒙古八旗俱出馬步兵各百人運紅衣礮往攻

松山

命睿郡王多爾袞肅郡王豪格率每牛象兵十名還守

盛京辛巳

太宗自松山城西南移至城西北十里駐營壬午鄭親

王濟爾哈朗率兵濟壕圍錦州有牛象章京佛

洛率從人三名逃往寧遠投明總兵吳三桂部

下是日復率前三人及寧遠蒙古十人還乙酉



命安平貝勒杜度饒餘貝勒阿巴泰管旗大臣譚泰阿  
山葉克舒準塔和洛會瑪喇希巴特瑪等圍守  
錦州。貝勒多鐸郡王阿達禮貝勒羅洛宏宗室  
拜音圖宗室公艾度禮額駙英固爾岱庫魯克  
達爾漢阿賴恩格圖伊拜等圍守松山。外藩科  
爾沁部卓哩克圖親王武克善巴圖魯郡王滿  
珠什哩等圍守杏山高橋。

車駕於丙戌啟行還

盛京。

冬十月辛亥。

諭鄭親王濟爾哈朗等酌留軍營馬匹。

太宗自松山

回鑾後五日。遣內院學士額色赫等齋

敕往諭諸王貝勒等曰。錦州松山所濬壕塹。可周圍巡  
視。其城外薪草。令我軍收割。若科爾沁部巴圖魯郡  
王下馬匹疲瘦。令擇肥者乘之。翼日。明松山城內外



命王下馬步兵全出。犯我鑲黃旗漢軍汛。我軍擊敗之。斬首千級。獲礮位五十七。甲冑軍械四百餘。冬

十月甲辰。

太宗命鎮國將軍阿拜率滿洲蒙古每旗撥什庫一員。每牛錄下兵二名。俱衣棉甲。往錦州南乳峰山

駐營。丁未。

命恭順王孔有德智順王尙可喜等。率本部將士。及懷順王耿仲明續順公沈志祥所屬將士。往錦州

駐營。至是遣筆帖式琿達和爾琿等齎

敕諭鄭親王濟爾哈朗等曰。爾等圍困錦州松山。需用馬匹。可察有力之家。每牛錄下各留十匹。其餘俱令發回。

十一月戊寅。以歲歉

諭行備荒事例。

時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等。奏言。今歲禾穀未收。秋霜早降。恐收穫之時。米糧未能豐足。



價漸騰踊。市糶日稀。奏請豫為籌畫。一請嚴沽酒之禁。本京及大小城堡。計造酒米數。每日不備。下數百石。停止一年。可省米數十萬石。一請杜絕囤積之弊。有糧之家。或賣或借。賣則從市平糶。借則從時起息。俾得有無相通。不許居奇長價。一請疏河渠之路。東土以遼瀋為肥饒。夾河六屯。尤為沃壤。年久不濬。故河壅而水不流。雨澤偶多。遂致泛溢。沿河一帶。良田悉委棄矣。及時

挑修。用力不多。為益最大。即民間夫役。亦所樂從。一請開納粟之例。或論罪之大小。限以糧數。納贖。或無罪平人。有急公輸粟者。量加獎錄。俟秋成豐稔。即行停止。疏入。得旨。所奏俱是。我國人民。當此饑饉之年。著停止沽酒。待年豐。仍許沽賣。獲罪之人。無銀納贖。願輸糧者。准以時價折收。有餘糧之家。願助者許助。願賣者許賣。又新開河修濬一事。該部俟可以興工之時。奏聞。



十二月甲寅睿郡王多爾袞等敗明兵于松山。

太宗于十一月乙亥。

命睿郡王多爾袞貝子洛託公屯齊等駐防錦州肅郡

王豪格公滿達海等駐防松山俱

授以戰守方畧行至是鄭親王濟爾哈朗睿郡王多爾

袞肅郡王豪格等自軍中奏報松山城內明總

督洪承疇以兵六千夜犯我正黃旗護軍騎兵

及正黃旗庫魯克達爾漢阿賴營我軍各依汛

地沿壕射却之陣斬四百二十四人敵兵退入

松山城門閉不得入兩日之間收服二千餘人

敵之從杏山宵遁者為我伏兵所殺凡五百七

十四人

太宗尋遣啟心郎布丹齋

敕諭駐守諸王貝勒等曰嗣後錦州松山杏山三城人

逃出者十五歲以下准留為奴十六歲以上者勿赦

崇德七年春正月丙子禁與奴僕私貸



太宗諭戶部凡有糧貸人及無糧求貸者許家長互相稱貸勿得私向奴僕稱貸及私貸與奴僕。

二月己未克松山明總督洪承疇等就擒。

圍守松山肅郡王豪格郡王阿達禮貝勒多鐸羅洛宏等自軍中遣安泰扈葉等奏報明松山副將夏承德自城內遣人密約我軍於彼守禦之處乘夜豎梯登城彼爲內應且以其子夏舒爲質於是定約以左右雲梯各一在前八旗

雲梯各一隨後登梯軍士一一派定十八日夜豎梯於城南面阿山旗下班布里和洛會旗下羅洛科奮勇先登衆繼之我軍巡邏於城上詰朝夏承德部卒別聚一處搜敵兵殺之生擒明總督洪承疇巡撫邱民仰總兵王廷臣曹變蛟祖大樂遊擊祖大名祖大成總兵白廣恩之子白良弼等殲其兵道一員副將十員遊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等官百餘員兵三千六十三名。



夏承德部下男婦幼穉共一千八百六十三人。又俘獲婦女幼穉共一千二百四十九口。甲冑弓刀撒袋共一萬五千有奇。大小紅衣礮鳥鎗共三千二百七十三。并籍金珠銀兩緞疋衣服皮張等細數以聞。

太宗諭令將俘獲諸物酌

賜將士。一應軍器。即於松山城內收貯。壬戌。歸降副將

夏承德至。

命禮部承政滿達爾漢郊迎十五里。宴之。癸亥。以松山既下。凡大凌河各官有兄弟妻子在彼者。俱令察出完聚。

諭將明總督洪承疇總兵祖大壽之弟祖大樂解送

盛京。誅巡撫邱民仰。總兵王廷臣曹變蛟三人。縱

不問。祖大成還錦州。並

諭漢軍大臣石廷柱。巴延。劉之源。金礪。曰所獲松山一



切鎗礮火藥礮子可用者用之。不堪用者加意收藏。不可散失。是日學士羅碩額色赫等奏報明十三站。夏百總率所屬男子一百名及婦女幼穉來歸。三月癸酉武英郡王阿濟格等敗明總兵吳三桂兵。

先是二月戊午武英郡王阿濟格自杏山軍營奏報先遣前鋒將領鄂謨克圖巴圖魯鄂碩等往略寧遠。因兵少恐爲敵兵阻截。續遣護衛及

親軍四十人往應路。遇鄂謨克圖等俘獲牲畜而返。遂與俱歸。時明寧遠總兵吳三桂王樸白廣恩遣副將二員率兵六百人尾我後。我軍誘而敗之。獲甲十九馬六十。至是武英郡王阿濟格遣喇色奏報寧遠總兵吳三桂白廣恩及祖大壽之子率兵四千欲窺我營。駐於塔山。令兵一半前至高橋。與我哨兵相遇拒戰。時遣兩翼前鋒兵一從大路。一從後路。緝擒嚮導以探敵



兵虛實。偵知敵兵不戰而退。遂令前鋒兵在前。護軍將領二員。每旗甲喇章京二員。每牛錄護軍一名。隨後追至連山。殺三十人。生擒百戶一名。獲馬三十匹。尋遣兵捉生偵信。遇出城採薪者。殺三十餘人。又明兵五百。欲進寧遠。我前鋒將領努山擊敗之。斬五十二人。獲馬二十九匹。已卯克錦州。明總兵祖大壽降。

大軍自上年三月掘壕防戍。更番圍困錦州。至是年三月。明援兵俱絕。城內糧盡。饑民相食。祖大壽戰守計窮。又聞松山已失。乃率家官出城。至鄭親王濟爾哈朗睿郡王多爾袞軍前。叩首乞降。先是祖澤遠屢遣人至營。言祖澤洪若在。欲邀與語。王等詰之云。祖澤洪與爾言時。爾不與言。今澤洪已回。復與誰語耶。越二日。其人復來。云此言係祖總兵遣來相告者。諸王云。祖總兵云何。曰。祖總兵近聞松山已失。若得見祖大



樂。我卽歸順。寧遠亦可得也。諸王與衆大臣議定。遂令來人與祖大樂相見。次日。又遣三人來云。祖總兵問諸王。可許與盟誓。及有用印移文否。果爾卽歸順矣。諸王怒云。昨言見祖大樂卽降。今日何又出此妄言耶。我圍困此城。旦夕可取。有何顧慮。乃與爾盟誓乎。爾欲降則降。不降則已。誰強爾也。遂羈來使二人。遣一人回。祖大壽卽遣中軍高勳副將祖澤遠復來云。昨乃小

人妄言。非祖總兵言也。王若令今日來。則今日至。明日來。則明日至。惟王命是聽。次日。祖大壽遂率衆官詣軍前叩首降。王等遣啟心郎額爾克圖議政大臣雅賴奏報。祖大壽降後。卽日率兵入城。駐於城上。守護城門。諸王議取寧遠之策。當乘大壽妻子尚未撤回。總兵吳三桂尚未更替之時。亟行前往。遂定議。至錦州城內。兵約有七千人。與祖大壽同心歸順之官屬兵丁。悉



留養之。其餘或誅與否。謹候

上裁。是夜。

太宗遣內院學士額色赫等往

諭曰。祖大壽部下之人。悉與留養。其他悉誅之。凡在錦州。蒙古人。察出處斬。杏山。塔山兩處。可令祖大壽遣人往說之降。并令祖大壽所屬。有父母兄弟之人。極誠實者。前往寧遠。俟有回信來奏。其武英郡王之軍。可於塔山西連山。大路嚴行堵截。一至海邊。一至山

下立營。松山所獲祖大樂。祖大成。帶往錦州。與伊妻子完聚。令與祖大壽同處。祖大名。先曾有旨誅之。若未正法。從寬宥釋。亦令依于大壽處。爾等可速往宣諭。恐祖大壽屬下之人。有誤被誅戮者。壬午。

太宗復遣筆帖式寧古哩。鏗。特彰。通阿等往

諭曰。爾等可傳諭祖大壽。諸王因爾相持日久不下。欲盡加屠戮。不留一人。朕深加憫念。如將錦州民人。盡行誅戮。後將何以招攜懷遠。俾大軍一至。各來歸順。



乎。因悉將爾部衆留養。其在錦州蒙古兵及山海關之兵。縱使生全。彼亦不肯爲我有也。且恐不利於爾。故悉誅之。至關外寧遠等處官員。其妻子雖不在錦州者。亦留養之。又

諭曰。原在錦州人民。並商賈人等。可悉予保全。歸順官兵。盡令薙髮。其應誅之人。可語祖大壽。顯正其抗逆之罪。然後加誅。仍將應誅應留。及所俘獲。速行開明具奏。至巡城守壕將士。不可謂錦州已降。遂爾怠忽。

恐僞降官員。變貌易服而逃也。寧遠之人。有言欲見大壽。便歸順者。不可輕聽。其更番回家兵丁。可令暫停。俟所獲人口牲畜。檢收既畢。卽令攜來。又武英郡王原令駐劄寧遠連山之間。朕聞諸王貝勒云。在彼處無益。宜過寧遠。遮截大路屯駐。如欲前往時。須防敵伏有地礮。當避路傍山而行。若遇敵步兵營。不可遽擊。必俟彼行動。伺便擊之。寧遠之人。若欲歸順。令我軍入城。必索城中大員爲質。令我軍嚴守城門。然



後可入。不然恐墮其計。再令圍杏山之官員。每旗章京一員。每牛彖兵二名。往助武英郡王軍。丙戌。鄭親王濟爾哈朗等。遣圖賴賽木布博貝光泰等。自錦州齎冊籍至。奏稱所留官員總兵祖大壽革職。總兵祖大弼。副將高敷。祖澤遠。參將祖澤沛。祖澤盛。劉志友。鄧雲。李勝。郭朝宗。遊擊吳汝玠。王江。張成。梁祖雲。龍都司金應第。劉獻忠。張交元。唐珍。塗世科。高應奇。守備王文貴。潘永德。蘭

一元。崔允升。男婦幼穉共三千四百三十八人。喇嘛二十六名。僧人六十八名。又俘獲人四千八百九十四名。馬牛金銀等物。俱載冊內。

太宗諭大學士希福剛林等曰。汝等可帶大凌河官員往錦州。令察認伊等妻子奴僕。卽給予之。將祖大壽官屬兵丁戶口。及各家妻子奴僕。開明具奏。其留下人民編入戶籍。仍令在彼居住。凡圍錦州章京。俱照職加賞。陣亡被傷之人。亦分別賞恤。其餘均分與軍



士一切賞賚之事。必與鄭親王睿郡王商酌而行。丁亥。希福剛林等至錦州。將大凌河各官妻子奴僕。凡存在錦州者。俱察出給與。遣寧古哩等還奏。錦州民人家財什物。遇兵戈之後。散棄一空。難以居住。至祖大壽妻子奴僕。及部下官屬兵丁戶口。共四千五百八十名。所有家貲。本欲令夫役護送。但輜重未易移運。

太宗復遣筆帖式琿達鄂謨克圖等傳

諭曰。編爲民戶者。既不能在錦州居住。當令一的當官員。率領牛莊所屬兵丁。從牛莊大路。送至蓋州安插。若遇運米來接濟之兵。其護送人員。不可中道輕離。俟渡遼河後。始可隨意行走。朝鮮兵丁同時。亦令從此路行。其至東京日期。當先來報。以便遣人迎犒。朝鮮運到餘米。仍令彼國人看守。待庫禮至。交收後。方可遣回。祖大壽等歸順兵丁戶口。若我國撤回之兵。不能攜帶。則令彼處種地之滿洲蒙古漢人。及喀喇



沁每牛彖出堅固牛車一輛。令本牛彖下無馬之兵護之。以來如不足。則令義州駐防兵量馬多寡運送之。如再不足。則令撤回之兵馬上均分帶來。祖總兵輜重難運之物。仍留其家乘暇再取可也。伊家口來時。遣的當官員護送。其至廣寧城日期。亦當先報。以便遣人往迎。各官來時。武英郡王阿濟格貝勒多鐸。謹慎防護。不可疎忽。己丑。鄭親王濟爾哈朗等。遣學士額色赫等奏報。臣等曾遣人往寧遠。祖大壽

之子處。因城守官員知大壽已降。不令人城。在城外與之語。未竟始末而回。又武英郡王阿濟格過寧遠。西離城十里。截路下營。率本旗護軍同前鋒兵。及外藩蒙古兵。往視明寧遠城通海運糧之水路。遇城內兵出。擊敗之。殺九十餘人。獲馬十三匹。

乙酉。明遣使乞和。

駐守錦州杏山王貝勒等。遣啟心郎占巴奏報。



皇清長國才學 卷三十一  
明國差總兵一員。錦衣衛官一員。職方司官一

員。至王貝勒軍前。欲求講和。齎到給其尚書陳

新甲敕諭一道云。

諭兵部尚書陳新甲。據卿部奏道。藩有休兵息民之意。中

朝未輕信者。以前督撫各官。未曾從實奏明。今卿部屢次陳奏。我國家開誠懷遠。似亦不難聽從。以仰體上天好生之仁。以復還我祖宗恩義聯絡之舊。今特諭卿便宜行事。遣官宣布。取有

確信回奏。

太宗覽畢。

敕諭諸王貝勒曰。閱爾等所奏。明之筆札。多有不實。若

謂與我國之書。何云諭兵部尚書陳新甲。既謂諭陳

新甲。又何用皇帝之寶。況札內竟無實欲講和之意。

乃云我國家開誠懷遠。似亦不難聽從。以復還我祖

宗恩義聯絡之舊等語。此皆藐視我國。實無講和之

真心。然彼雖巧詐。朕以實情言之。向來啟此兵端。原

非我國之願。因明國不辨是非。凌辱我國。情實難堪。

故不得已而起兵耳。朕從前屢欲講和。而明國不從。

今明國口稱欲和。其真偽不得而知。然和好固朕之



皇清開國... 卷三十一  
夙願朕豈有所迫而願和歟朕蒙  
皇天眷顧昔時金國所屬盡爲我有元裔朝鮮悉入版  
圖所獲明國官民不啻數百萬恩威遠播所向無敵  
如此而猶欲和好者蓋爲百萬生靈惜耳若和事果  
成何必爭內外大小之名但各君其國互相贈遺通  
商貿易悉安生業則兩國之君臣百姓共享太平之  
福矣惟是我朝兵強國富尚且諄諄願和奈明國執  
滯不通自以爲天之子鄙視他人出口大言不願和

好不知

皇天無親有德者受命無德者廢棄從來帝王有一姓  
相傳承不易位者乎明之君臣慮不及此不願修好  
致億萬生民死於塗炭者皆明之君臣自殺之耳其  
罪在彼朕無與焉朕以實意諭爾等爾等其傳示於  
彼使明知朕意  
乙未分征明兵爲兩班

太宗遣內院學士額色赫往錦州杏山



諭王貝勒等曰。睿郡王多爾袞。肅郡王豪格。饒餘貝勒。阿巴泰。輔國公博和託。管旗大臣宗室拜音圖。和洛會。武賴。伊拜。駐守杏山。鄭親王濟爾哈朗。貝子洛託。尼堪。輔國公屯齊滿。達海。特爾祜。管旗大臣公艾度。禮葉臣庫魯克達爾漢。阿賴。恩格圖。石廷柱。巴延劉之源。金礪。駐守塔山。武英郡王阿濟格。郡王阿達禮。貝勒多鐸羅。洛宏。貝子博洛。輔國公芬古。扎喀納。柱爾祜。和託。穆爾。節。屯。齊。喀。管旗大臣阿山。譚泰。葉克。

舒濼塔。巴特瑪。瑪喇。希鄂。謨。克圖。俱著回京。仍將滿洲蒙古各旗護軍騎兵前鋒兵。分爲兩班。一令來京。一令駐防。其駐防者。每牛錄護軍四名。騎兵十八名。此十八名內。每牛錄派兵四名。每旗派賢能章京一員。其次章京一員。蒙古旗每牛錄派兵四名。每旗派賢能章京一員。撥什庫一名。駐於錦州。其餘騎軍將士。左翼駐於杏山。右翼駐於塔山。護軍前鋒將士。亦駐塔山。漢軍將士。俱留之。候攻取塔山後。察其貧窮。



者先令回京其餘酌量留駐錦州其恭順王孔有德  
懷順王耿仲明智順王尚可喜及續順公沈志祥官  
屬兵丁照例更番候用火礮攻塔山畢分左右翼駐  
於杏山塔山又令薩木什喀率步兵毀松山城仍收  
貯火礮等項周圍築垣掘壕量撥人夫防守然後發  
步兵回京再將隨薩木什喀各章京等派人換班之  
內其朝鮮兵盡行發回至分撥錦州城內房屋及修  
理駐蹕之所令人看守王以下公以上房屋令各自

修理餘房分給各旗居之不得拆毀其漢軍及恭順  
王孔有德等所給房舍令彼各遣人居守松山城內  
房舍毋得焚燬亦照旗分定以備修葺房屋之用

夏四月丁未

敕諭明寧遠總兵吳三桂五大將軍駐吉邊因患也  
太宗遣刑部啟心郎額爾克圖齎諭休斯大壽諭命其  
敕諸王貝勒軍營令傳諭之矣其諭旨命各盡其力  
諭寧遠總兵吳三桂曰朕以大兵圍困松山錦州松山



副將夏承德首先納款。故其眷屬及部衆俱加恩留養。總督洪承疇亦留養之矣。其餘抗命者盡誅。惟祖大樂等因係將軍之戚。姑留之。錦州祖大壽歸命。其眷屬部衆俱獲保全。此正大將軍趨吉避凶。建功立業之秋也。將軍果能乘時度勢。決意來歸。則宏功偉名。與迫而後歸之松錦諸臣大相懸絕。親屬可以完聚。功名可以長保矣。否則將軍之全軍已爲我所敗。印信已爲我所奪。松錦陷沒。坐視而不能救。種種罪

愆。爾主豈肯輕恕耶。曩者祖大壽之在錦州也。爾主疑之。而欲加以罪。然終不能者。以其族黨勢張。且據錦州故耳。今將軍以孤立之身。負危疑之迹。豈能自保無虞。況爾國流寇轉熾。土宇凋殘。傾亡之象。將軍已目擊之。時勢若此。將軍雖勇一人之力。其奈之何哉。將軍不於此時翻然悔悟。決計歸順。勞我士馬。遲我時日。彼時雖降。亦不足重矣。其詳慮而熟思之。並敕總兵白廣恩等。令其開導吳三桂。同心協謀。舉城歸



張存仁。祖可法。裴國珍。吳三鳳。胡宏先等。又

如

旨各遣三桂書。白廣恩之子白良弼前在松山被擒。並

與其父書。

辛亥。塔山奏捷。

先是錦州既克。

太宗敕杏山塔山官民曰。朕以大兵圍困松錦。曠日持  
久。克城之日。本應盡誅。以正抗拒之罪。而松山副將

夏承德納款。使我軍得入。故獨全其部衆。惟不與同

謀者殺之。錦州祖大壽雖迫而後降。亦尚留養。其餘

未降而死者。正復不少。爾等毋得效尤。迫而後降。謂

可僥倖全生也。若不勞我士馬。速來歸命。朕當念其

歸命之速而優養之。倘延遲日久。罔識趨避。自絕於

天。城下之日。悉罹誅戮。悔無及矣。至是內院學士額色

赫以攻克塔山捷音至。奏言。鄭親王濟爾哈朗

睿郡王多爾袞肅郡王豪格率右翼將士及兩



翼護軍漢軍載火器至塔山城。列紅衣礮於西。初八日進攻。至初九日午時。城崩二十餘丈。我天無不軍悉登。遂克其城。城內三營官屬兵丁共七千。備命盡殲之。嗣鄭親王濟爾哈朗復遣和託鍾古等。以俘獲塔山人口及金銀牛馬財貨等物數目。未刻奏。太宗仍命和託鍾古等還。

諭曰。俘獲之物。照品賞給陣亡及被傷者。効力攻城之章京等官。從優加賞人口。其餘散給攻城之兵。隨從諸王兵。及守營兵。勿與。再令運米於錦州。俟人口牲畜米穀等物。料理既畢。平其城垣。大軍退回高橋。一面傍海。一面依山。橫截大路。駐營相時而進。

乙卯。

賞卹朝鮮從征將士。

賜朝鮮總兵副將遊擊守備通事等官。及被傷陣亡兵。



顯陣獲丁銀兩有差。時朝鮮總兵官金得幹率副將三賞。陣員遊擊三員。守備十員。兵一千。從役五百名。往杏山助圍。又總兵官牛典儀率領官兵。自錦州而對換班。俱

命迎至

東京宴之。

甲子。杏山奏捷。

先是

太宗敕諭杏山守將及軍士等曰。松山軍民糧盡。副將夏承德勢窮力竭。接引大軍入城。故將夏承德同謀。命歸順之衆。悉加惠養。總督洪承疇亦赦而養之。錦州自被圍以來。死傷殆盡。祖大壽匹馬來歸。凡其部衆。悉予保全。旋又招撫塔山。因其拒命。遂以紅衣礮擊而取之。夫松錦二城。曠日持久。勞我士馬。雖窮迫投降。尚赦而養之。今爾杏山受困日淺。若不勞士馬。敕書到日。卽舉城投順。朕當保撫全城。秋毫無犯。汝等



不特可全身家。并當叙爾獻城之功。朕命汝等速降者。非攻不能取。圍不能下也。十三萬援兵已敗。松山錦州塔山三城已克。獨此叢爾孤城焉。有委而棄之之理。若朕命速降而不降。後或攻或困。城下之日。悔無及矣。又

命將此敕諭曉示城內軍民。再以善言招撫之。來降則已。否則聽諸王相機而行。至是鄭親王濟爾哈朗等遣侍衛瞻岱等以杏山捷音至。奏言臣等遵奉

敕諭。傳示杏山城內。其城內各官不降。遂於二十一日

黎明。移礮於城北。攻取近城之臺。二十二日。於

臺前列紅衣礮。擊燬城垣約二十五丈餘。我軍

將欲登城。城中危急。衆官遂開門至營中。叩首

云。我等先欲歸順。畏懼軍威。所以未降。今或殺

命。或有。惟命是聽。臣等令將士入城。立於城上。並

太宗命撥兵守門。其投降官民及所俘獲。俟察明具奏。

越三日。籍投降官民及俘獲男婦幼穉駝馬米



穀軍械等數奏報。

太宗命額色赫瞻岱等往

諭鄭親王濟爾哈朗等曰。杏山歸順官屬兵丁。可俱送

來京。其餘士民。從牛莊路遣發。安插蓋州。先曾諭撥

每牛彖騎兵十八名。駐防錦州杏山。今止撥滿洲蒙

古漢軍每牛彖兵十名。滿洲蒙古領旗大臣各四員。

隨阿巴泰駐守錦州。其餘每牛彖八人。護送來京戶

口。及往蓋州居住之人。量其多寡。分撥將士。謹慎護

送。松山塔山二城。如拆毀既平。可令外藩蒙古兵還。

又杏山城內兵器諸物。運至錦州。杏山城亦令拆毀。

俟料理既畢。鄭親王濟爾哈朗。睿郡王多爾袞等。率

護軍還京。

五月戊寅。禁善友邪教。

太宗諭禮部曰。自古僧以供佛爲事。道以祀神爲事。近

有善友邪教。非僧非道。一無所歸。實左道也。且人生

而爲善。則死亦無罪。苟無罪戾。何用立善友之名。既



有罪矣。雖爲善友何益。與其積惡而爲善友。何若行善之爲愈乎。語云。行善者天降以福。善原在心。非不食肉之謂也。今因康養民李國梁等。倡善友邪教。合羣結黨。私造印劄。惑世誣民。紊亂綱常。凡列名於籍者。三百餘人。法司俱擬死罪。朕加寬宥。止誅爲首十人。自今以後。除僧道外。凡從善友邪教者。爾部不行禁止。如有不遵禁約。或被人首發。或經各衙門察獲者。殺無赦。該管各官及本主不行察究者。一例治罪。

罪。

六月辛丑。遣明使人還。仍報以書。

先是鄭親王濟爾哈朗奏言。明國遣兵部職方

司員外馬紹愉主事朱濟之。副將周維壻魯宗

孔遊擊王應宗都司朱龍守備喬國棟張祚趙

榮祖李國登王有功黃有方。天寧寺僧性容。及

從役九十九名。在寧遠城。欲來見

皇上。以求和好。



太宗遣兵部啟心郎占巴內院官葉成額實圖等往迎。於五月初三日。至塔山城。初七日。偕之來。既至我境。占巴葉成額先來奏報。十四日當至京城。命大臣迎於二十里外。設宴。來使行一跪三叩頭禮。入城宿於館驛。復

命禮部承政滿達爾漢參政阿哈尼堪內院大學士范文程剛林學士羅碩至館驛宴之如初。至是遣還。

賜馬紹愉等貂皮白金有差。

太宗命大臣送至十五里外。設宴餞之。仍以

書報明崇禎帝曰。向來所以搆兵者。蓋因爾明國無故

害我

二祖我

皇考太祖皇帝猶固守邊疆。和好如舊。乃爾明國反肆憑陵。干預境外之事。哈達國汗萬竊踞之地。我已征服。爾逼令復還。又遣人於葉赫錦台什布揚古處設



兵防守。以我國已聘之女。嫁於蒙古。乙卯年。爾明國奪我土地。擾我耕穫。逐我居民。燒毀廬舍。仍驅令出境。所在勒石。是以我

皇考太祖皇帝。收服附近諸國。烏拉布占。泰輝發。拜音達哩。哈達萬之子。蒙格布祿。所有之地。漸次削平。於是昭告

天地。親征爾國。又平定葉赫。錦台什。布揚古之地。其後每欲致書修好。而爾國不從事。漸滋蔓。遂至於今。此

皆貴國先朝君臣事也。事屬既往。於皇帝何與。然從前曲直。亦宜辨之。今予仍欲修好者。非有所迫而然也。予纘承

皇考太祖皇帝之業。嗣位以來。蒙

天眷佑。自東北海濱。迄西北海濱。其間使犬使鹿之邦。及產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種。漁獵爲生之俗。厄魯特部落。以至鄂諾河源。遠邇諸國。在在臣服。蒙古元裔。及朝鮮國。悉入版圖。於是舉朝諸王大臣。及外藩



皇清開國不長年 卷三十一  
諸王等合辭勸進。乃昭告皇極。降王大臣。文代。滿  
天地受號稱尊。國號大清。改元崇德。邇來我軍。每入爾  
境。輒克城破陣。乘勝長驅。若圖進取。亦復何難。然予  
仍願和好者。特爲億兆生靈計耳。蓋嗜殺者殃。好生  
者祥。感應之理。昭然不爽。若兩國各能審度禍福。矜  
全億兆。而誠心和好。則自茲以後。宿怨盡釋。尊卑之  
分。又何必較哉。古云情通則明。情蔽則暗。若爾國使  
來。予令面見。予國使往。爾亦令面見。如此則情不壅

蔽。而和事可久。若自視尊大。俾使臣不得面見。情詞  
無由通達。則和事終敗。徒貽家國之憂矣。夫豈拒絕  
使臣進見。遂足以示尊耶。至兩國有吉凶大事。則當  
遣使交相慶弔。每歲貴國饋黃金萬兩。白金百萬兩。  
我國饋人葎千斤。貂皮千張。若我國滿洲蒙古漢人  
及朝鮮人等。有逃叛至貴國者。當遣還我國。貴國人  
有逃叛至我國者。亦遣還貴國。以寧遠雙樹堡中間  
土嶺爲貴國界。以塔山爲我國界。以連山爲適中之



地兩國俱於此互市。自寧遠雙樹堡土嶺界北至寧遠北臺。直抵山海關長城一帶。若我國人有越入。及貴國人有越出者。俱加稽察。按律處死。或兩國人有乘船捕魚海中往來者。爾國自寧遠雙樹堡中間土嶺沿海至黃城島以西爲界。我國於黃城島以東爲界。若兩國有越界妄行者。亦俱察出處死。倘願如書中所言以成和好。則我兩人或親誓。

天地。或各遣大臣代誓。爾速遣使齋和書及誓書以來。予亦遣使齋和書及誓書以往。若不願和好。再弗遣使致書。則億兆死亡之孽。於予無與矣。於是以書授來使。

命章京庫爾禪薩蘇喀等率兵四十人過錦州。出我軍偵探地。送來使至連山而還。

癸卯。禁踐踏田禾。

太宗諭大學士范文程剛林學士羅碩等曰。昔我太祖時。凡遇行兵巡幸。軍士有踐踏田禾者。重則射之。



大輕則鞭之。法律嚴明。所以重農事也。近來諸王貝勒。行兵出獵。見有踐踏田禾者。亦曾察出定罪否。朕前往牧馬之所。見內大臣塔瞻錫翰博琿錫訥布庫鄂齊爾額克沁丹坦墨爾根袍納木僧格等。踐踏田禾。已奪取其矢。交與兵部究治矣。至於出兵有功有罪。官員應令在京候定功罪。若其餘閒散官員。卽當令其各往本牛錄屯莊查勘田土。勸墾與否。如有棄而未勸者。可撥工助之。五穀係萬民之命。何得兀然閒

坐略不介意也。范文程等遵

諭集諸王貝勒大臣等於

篤恭殿宣示畢。王貝勒奏曰。臣等遇有踐踏田禾之命。應鞭責者鞭責。應罰懲者罰懲。不敢疎縱也。

甲辰。始編漢軍八旗。

先是崇德四年。分漢軍二旗爲四旗。至是復編爲八旗。以祖澤潤劉之源。吳守進。金礪。佟圖賚。石廷柱。巴延侍衛。李國翰八人。爲管旗大臣。祖



皇清開國方略卷三十  
三十一  
三  
可法張大猷馬光輝祖澤洪王國光郭朝忠孟  
喬芳耶紹貞裴國珍佟岱何濟格爾金維城祖  
澤遠劉仲金張存仁曹光弼爲梅勒章京尋又  
甲設牛錄章京

命該部王大臣同漢軍管旗大臣梅勒章京等遴選用

皇清開國方略卷三十





皇清開國方略卷三十

太宗文皇帝

崇德七年壬午秋七月至八年癸未八月

崇德七年秋七月己巳朔編錦州松山杏山新降兵民。

太宗命以錦州松山杏山新降官屬兵丁分給八旗之缺額者其餘男婦幼稚共二千有奇編發蓋州爲民又蒙古男婦幼稚共四百二十有五漢人

八名分



賜恭順王孔有德男子十名。婦女幼稚十六口。懷順王  
耿仲明男子十名。婦女幼稚十二口。智順王尚  
可喜男子十名。漢人一名。婦女幼稚十二口。續  
太宗命順公沈志祥男子五名。婦女十六口。察漢喇嘛  
男子三名。婦女幼稚三口。其餘分

賜公以下梅勒章京以上養之。

太宗庚午。

諭諸王貝勒勤修政事。

太宗召諸王貝勒貝子公管旗大臣議政大臣等入

清寧宮。

諭曰朕觀爾等於國家政事皆不肯身任。因循推託。專  
委之朕。似此不勤政事之人。

上天豈佑之乎。朕訓戒爾等者。正恐爾等失爲臣之道  
而召

天譴也。從前有怠於政事而失臣道。其勤於政事而盡臣道。



上天垂佑。政舉身榮者。獨未之聞乎。今征戰之事。朕不具論。但思爾等每率所屬將士。出兵於外。其人之賢否。必已熟悉。何以不據實奏聞。若不奏聞。朕何由知之。

皇考太祖時。蘇完扎爾固齊費英東。見人之不善。必先斥責而後劾之。見人之善。必先獎勵而後舉之。故被劾者無怨言。被舉者亦無驕色。朕今並未見爾等以善惡實奏。似斯人之公直也。諸王貝勒大臣等。皆叩

頭謝罪曰。

皇上所責誠是。臣等嗣後當仰遵

訓諭。盡心國事。無敢怠忽。

辛未。

召宴錦州新附各官。

先是五月癸酉。

太宗御崇政殿。

命陣獲總督洪承疇及總兵祖大壽。祖大樂。祖大弼。副



皇朝通志卷三十一  
將夏承德高勛祖澤遠等朝見行禮畢。

召入殿內。

賜茶。

太宗問洪承疇曰。朕觀明主宗室被擒。置若罔聞。至將帥率兵死戰。或陣前被擒。或勢窮降服。必誅其妻子。否則沒入爲奴。此舊規乎。抑新制乎。洪承疇奏曰。昔皇祖無此例。今因文臣衆多。各陳所見。遂至於此。

太宗曰。今日之文臣固多。昔日之文臣豈少耶。特因君暗臣蔽。故多枉殺。似此戮力效死之臣。卽其身在敵國。猶思以財帛贖之。况可罪及妻子乎。其無辜亦甚矣。洪承疇叩首流涕曰。

皇上此論誠至仁之言也。

諭畢。

賜宴崇政殿。復

命八家各宴一次。至是

太宗幸牧馬所。



召祖大壽以下各官宴之。

命與內大臣等較射。

賜祖大壽駝三。祖大樂駝一。翼日。

賜祖大壽

御服朝衣。嵌東珠紅寶石頂朝帽。並祖大弼高勛朝服。

孔雀翎韉鞮等物。

丙子。敘諸王克捷功。

太宗御篤恭殿。諸王貝勒大臣率百官朝賀。

賜大宴。敘諸王功。晉睿郡王多爾袞肅郡王豪格仍爲

親王。貝勒多鐸爲郡王。

賜鄭親王濟爾哈朗及王貝勒大臣等鞍馬蟒緞有差。

尋

命輔國公博和託屯齊喀扎喀納。及大臣葉臣和洛會

準塔巴特瑪等。率將士往代貝勒阿巴泰等。駐

防錦州。

八月己卯。鑄礮于錦州。



太宗命梅勒章京馬光輝。孟喬芳率劉之源旗下楊名高。祖澤潤旗下李茂。佟圖賚旗下佟圖蔭。石廷柱旗下金玉和。吳守進旗下孫德盛。金礪旗下柯永盛。巴延旗下高拱極。侍衛李國翰旗下楊文魁。及鑄礮牛彖章京金世昌。王天相等。往錦州鑄神威大將軍礮。

癸丑禁逃人發還本主。

恭順王孔有德部下人閔有祿於攻松山之役。

逃入錦州。及攻克外城時。閔有祿自呼其名辱詈其主。

太宗諭曰。朕以閔有祿原爲恭順王孔有德攜至之人。故令仍歸其部下。今總兵官祖大壽奏言。不惟此一人。卽各官家下。多係本國逃人。若仍歸原主。恐十分中。所存不過二三。其言甚然。嗣後凡有人在錦州松山杏山官民家下者。俱令與本主斷絕。不必發還。

九月癸酉。



諭諸王貝勒恩養所屬。

太宗諭諸王貝勒貝子公等曰。朕觀爾等養育新附滿洲蒙古漢人。當朕申飭時。尚稍知加意。過此即便遺忘。如是則新附之人。何以爲生乎。嗣後當各盡心力。恩養所屬。誠能恩養。卽爲勤勞國政之人。朕心實嘉大慰焉。毋止圖一家富足已也。

冬十月辛亥。征明。

先是領漢軍大臣佟圖賚祖澤潤祖。可法張存

仁等奏請。因天時順人事。大軍直取北京。控斷山海關。

太宗諭曰。取北京如伐大樹。先從兩旁斫削。則大樹自仆。朕不取關外四城。豈能卽克山海關。今明國精兵已盡。我軍四圍縱畧。彼國勢日衰。我兵力日強。嗣後北京可得矣。至是

命貝勒阿巴泰爲奉命大將軍。與內大臣圖爾格統將

士征明。



身清臣國大星 卷三十一  
論之曰。朕非好窮兵黷武也。因不忍生靈罹害。屢欲與明修好。而彼國君臣執迷不悟。是以命爾等往征。爾等入明境。毋任意妄殺。毋奪人衣服。毋離人妻子。毋焚燬財物。毋暴殄米穀。曩者兵臨山東。有因索財物而嚴刑拷逼者。非我國仁義之師也。爾等宜傳諭各旗。引以爲戒。至於錦州新附蒙古索倫等。令其從軍役使。伊等如有俘獲。勿得搜取。令其攜歸。其力不能攜者。仍助之。倘爾等令其空返。或以貧苦來訴。朕必

將爾等所有與之。壬子。

上親送至郊。

論曰。爾等勿以我軍強盛。自弛防範。古云。驕敵者敗。其敬慎戒備以行。我國領兵大臣。於行間勇士。多不肯以其所長上聞。如此則勇戰之士。何以激勸。我軍至明。彼或遣使求和。爾等卽應之曰。我等奉命來征。惟君命是聽。他無可言。爾如有言。其向我君言之。必吾君諭令班師。方可退兵。如遇流寇。宜云。爾等見明政



紊亂激而成變。我國來征亦正在此。以善言撫諭之。申戒士卒勿誤殺彼一二人。致與交惡。

諭畢。以奉命大將軍印授阿巴泰。阿巴泰跪受。行三跪。

以其九叩禮。舉礮三大軍遂行。是日遣前鋒將領羅

碩侍衛瑚沙隨征。明左翼軍前鋒將領錫特庫

瑚禮布隨右翼軍。約入長城後。卽先還報消息。

比還。羅碩瑚沙奏言。左翼軍前進。地濶路平。便

於行兵。兩旗並行。沿途擒殺敵哨卒七十三人。

獲馬三十三匹。十一月辛未。從界嶺口。毀邊牆

而入。有明大同兵二千五百人。往守山海關。我

軍將入長城。卽來拒戰。我護軍及騎兵。兩路擊

敗之。獲馬四百三十三匹。錫特庫。瑚禮布。奏言

右翼軍前進。地隘路險。俱單騎而行。未入長城

時。擒明偵卒問之。言距黃崖口四十里。有石城

關甚隘。木柵三層。兩層用石圍砌。內有大礮四

位。步兵五十人。三處伏藏地雷。又距二十里有



雁門關用石築砌。內有大礮四位。步兵一百人。兩處伏藏地雷。遂遣前鋒兵同漢軍每旗兵五名。護軍四十名。乘夜毀關。取其地雷。守關敵兵不及施礮。俱爲我軍所戮。甲戌至黃崖口。將入長城時。輔國公芬古管旗大臣譚泰葉克舒等定議。兩路夾攻邊口。遂遣滿洲蒙古每旗護軍二十名。每牛錄騎兵二名。外藩科爾沁。巴林。喀喇沁等部兵三曼烏喇特。阿增科爾沁。巴林。喀喇沁等部兵三

百五十名。令蒙古管旗大臣瑪喇希署梅勒章京事。卦喇率領從右山路而登。奪其邊口。追擊山城敵兵至山下。進克其城。左翼令梅勒章京和托率護軍四十名。先往登城。署章京阿爾海棄梯不用。率本旗數人。於護軍未至之前。先至城下。次第畢登。兩翼軍既克長城。斬守備一員。城內兵俱潰走。乙亥。聞薊州各鄉民俱竄入山中。遣兵往取糧米牲畜。執其人問之。言鎮守薊



州總兵白騰蛟聞左翼兵入邊遂率馬兵三百步兵七百前往桃林關去薊州城內止有參將三員招募新兵二千俱不堪戰遂於丙子日我軍自黃崖口向薊州進發途次精選將士令前鋒居前次護軍次騎兵分爲三隊前往薊州城東圍之仍告以總兵白騰蛟已率兵奔往桃林今聞我軍從此路入必復回薊州若相遇即迎擊之是日我軍將抵薊州總兵白騰蛟率本部

馬兵在前馬蘭峪總兵白廣恩率馬兵三千步兵三千在後果奔回薊州與我軍遇擊敗之生擒參將一員陣斬遊擊三員獲馬六百三十六匹。

丙辰誅明間諜蕭大漢

智順王尚可喜屬下崔國泰擒獲奸細蕭大漢大學士希福范文程鞠之稱明監軍道周法祖遣來勸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並懷順



王長子耿繼茂及周法祖子慶兒四人潛遁歸明。各有書一函。懷順王屬下逃人張國柱亦有書四函。與懷順王及其弟張國樓等。

太宗命以書付恭順王懷順王觀之。蕭大漢伏誅。崔國泰給賞如例。

丁巳大赦。

凡重辟及械繫人犯令集

大清門外。悉予寬釋。

命啟心郎索尼宣

諭曰。爾等衆犯。有罪應死者。亦有應責應罰者。朕今俱

釋爾罪。自茲以後。其各改過自新。毋再干國典。

己未。

命豫郡王多鐸等赴寧遠邊界。制明援兵。

太宗以奉命大將軍阿巴泰等將士將入明邊。

命豫郡王多鐸郡王阿達禮率兵赴寧遠邊外立營。制

前日。明援兵且令捉生。



諭曰爾等至錦州駐防處。擇我軍之馬匹肥壯者。盡數攜帶。於寧遠迤西山僻處設伏。選精兵有肥壯馬匹者百餘騎。由大路夜行至寧遠北設伏。黎明卽向寧遠迤西大路捉生。或得或否。卽令歸大營。倘敵人窺我捉生兵少來襲。爾等可力拒之。若敵兵知有伏。不肯出戰。爾等卽令軍士往寧遠西山縱畧牲畜。爾等自打草灘大路而去。自廣寧迤北而還。

諭畢並齋

敕諭明寧遠總兵吳三桂及祖大壽與三桂書往。

太宗於十一月甲戌獵於勒克多鐸等遣人自軍營連

星土次奏報臣等遵

上指示汎地我軍從寧遠西大路而入因途次曠遠未

命勝遇敵人後於寧遠北三路駐劄遣人往畧斬四

甲人生擒百有二人獲牲畜百六十餘又明寧遠

總兵吳三桂率馬步兵出戰我軍擊敗其騎卒

獲馬七十二甲冑弓刀等百二十餘又蒙古星



南察漢阿哈泰三台吉自明前屯衛攜男婦幼  
穉二百八十九人馬一百四十二匹四頭來降。

甲子。

命親王郡王等會議部務。

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理事官雷興奏言。

皇上天縱神武。德被遐方。以仁心愛萬民。以仁政治宇

內。凡養兵卹民。無不周摯。舉國臣民。不勝懼怖。

近見政務紛繁。動勞

睿慮。各旗六部諸大臣。虛設何裨。凡心勞則氣動。更願

皇上清心定志。一切細務。付部臣分理。至軍國大事。方

太宗曰。許奏。

聞。況大業垂成。外國來歸。正

聖心慰悅之時。亦可稍輟憂勞。以上答

天心。下慰衆望。疏入。

太宗曰。朕親理萬幾。非好勞也。因部臣不能分理。是用

躬自裁斷。今後可令鄭親王睿親王肅親王武英郡



王會議完結。於是遣范文程等宣王爾喀王。與諸王。諸王奏曰。皇上命臣等斷理諸務。敢不欽承。但何項事應行奏請。聖裁酌定。則諸務庶可辦理。

太宗曰。未來之事。何能豫定。各部事務。須盡心料理。有不能決斷者。會同諸王貝勒議結。如會議仍不能結。方許奏聞。諸王每日黎明齊集。有事則奏。無事回各

衙門辦事。倘有當議事務。候旨齊集。是月喀爾喀部碩雷下巴特瑪率男婦幼穉。攜馬五十四匹來降。閏十一月己未。定圍獵。誤射處分。

凡諸王貝勒貝子公等。若誤射王等。罰銀三千兩。予被射之王。誤射貝勒等。罰銀二千兩。予被射之貝子公。誤射貝子與公等。罰銀千兩。予被射之貝子公。誤射者仍拘禁三日。如誤射之箭。離獸太遠。及不應射而射者。另行議罪。其以下之



人若誤向王貝勒發矢。或中王貝勒之身。或因射獸已中。而誤中王貝勒之身。不論受傷與否。均論死。若誤射王貝勒所乘馬匹。鞭一百。貫耳鼻。仍罰贖。若誤射貝子公而傷重者。論死。輕者鞭一百。貫耳鼻。籍其家。若射中獸。復中貝子公之身。未至於傷者。鞭一百。貫耳鼻。罰贖。誤中所乘馬匹。鞭一百。監禁三日。又誤向王貝勒發矢。矢落於五丈之內者。鞭五十。如王貝勒貝子公

等誤射以下之人。拘禁三日。視被射之人受傷輕重。照陣傷減一等。給銀。若被射至死者。除償身價外。仍罰銀二百兩。給死者之家。傷未至死者。除照常傷給銀外。仍罰銀一百兩。給被傷之人。若中其身而無傷痕者。罰銀五十兩。給被射之人。如王貝勒貝子公等。誤射以下之人所乘馬匹。馬未死。坐以應得之罪。至死。除償馬外。仍坐以應得之罪。



十二月丁卯。獵于葉赫。

太宗率親王郡王貝子公文武諸臣出懷遠門。獵于葉赫。丙子。貝子博貝子公哈爾堪以平之入也。

車駕至章泥口。獵畢。還宮。

召諸王貝子公等。

賜宴。自親王以下。內大臣以上。各

賜馬一匹。丁丑。行獵。至開庫爾。

聖躬違和。諸王貝子大臣奏請罷獵。還京。

太宗諭曰。朕躬偶爾違和。豈可使如許從獵軍士一無

所獲而返耶。爾諸王貝子大臣等。率之行獵可也。于

是仍獵于呼昆布克灘地。及還。獵于噶哈嶺。時

皇九子甫五歲。射中一鹿。衆皆稱異。是月。喀爾喀部達

喇吳巴三察下和碩泰攜其妻子二十一人馬

四十四匹來降。

崇德八年春正月辛亥。征松阿里江之呼爾哈部

師還。



先是崇德七年九月。

太宗命沙爾琥達珠瑪喇率將士往征松阿里江之呼爾哈部。閏十一月。沙爾琥達等遣人還奏。喀爾喀木遮克特庫塔圖庫福提希鄂爾琿幹齊奇。庫巴察拉額提奇薩里尼葉爾伯十屯人民俱已招降。于日之初十日。自松阿里江旋師。至是還。

命禮部官迎宴入城。計獲男婦幼穉一千六百十九人。

牲畜六百三十有奇。

命給新獲男婦衣服房屋及所用器皿。分補各旗人丁缺額者。敘功。

賜沙爾琥達珠瑪喇等各級布有差。

二月丙寅。增設禮部蒙古理事官。

以禮部未設蒙古章京。

命每旗增設禮部蒙古理事官副理事官各一員。是日。

喀爾喀部達喇吳巴三察下托克推達魯噶率



男子九人及其婦女幼穉三十四口。攜駝馬九十餘來歸。

三月丙申遣官往

諭朝鮮。

太宗遣戶部啓心郎布丹內院學士楊方興等齎

敕諭朝鮮國王李倧及其臣民曰朕自三田渡招服爾等王及臣民皆保全身家得受恩養非爲一時之計也一則欲爾等感戴朕恩奕世不忘一則欲垂功德

於萬世耳。後爾等違旨出邊盜採人殺肆行射獵潛與漢人貿易。又遣僧多克坡往來明國傳書餽送。間諜紛紛不止。遇明人船至。故縱不行捕獲。前約發舟師。遲延日月。違期不至。汛地種種背盟負恩。皆因主弱臣強所致。王果執法而行。孰敢如此倡亂。王若行法。而奸臣容有作亂者。朕豈置而不問乎。且爾朝鮮先曾事遼。及金強。遂轉而事金。後復事元。至明強。爾祖又轉而事明。後倭侵爾境。明曾發兵退之。爾謂明



之有恩者以此朕亦知之。然皆已往之事。當已未歲。明將杜松劉綎。四路分兵侵我。爾國遂助兵來戰。彼時我國豈有怨于爾。使爾能勝。肯如朕之保全恩養。容留至今耶。爾之報明。於此盡矣。朕之再舉伐爾者。乃問爾助明之罪。豈似爾興無名之師乎。朕不念舊惡。復加寬宥。今爾國王以及臣民。復得安居樂業。皆朕之恩也。當思共甘苦。同休戚。更宜戮力疆場。以圖報稱。豈可頓忘朕恩耶。此蓋爾不識天時。以明爲必

不亡。故不肯與絕耳。以朕度之。明有必亡之兆。何以言之。彼流寇內訌。土賊蠡起。或百萬。或三四十萬。攻城掠地。莫可止遏。明所恃者。惟祖大壽之兵。并錦州松山之兵。及洪承疇所領各省援兵耳。今皆敗亡已盡。卽有新兵。亦僅可充數。安能拒戰。明之將卒。豈但不能抵禦我師。反自行剽掠。自殘人民。行賄朝臣。詐爲己功。朝臣專尚奸譏。蔽主耳目。私納賄賂。罰及無罪。賞及無功。以此觀之。明之必亡。昭然矣。朕惠養爾



皇清國史卷三十一  
三  
等實欲悉予保全。不使一人失業。乃爾等不自圖安。屢起亂端。夫見亂而不以法正之。恐愈滋亂而長罪也。故爾國大臣崔鳴吉與明通謀。金聲黑尼誤國助惡。則執而囚之。至於高調文舍木歲等八人。入明之登州寧遠等地。往來交通。又入島貿易。今已斬首。其餘交通明國貿易餽送之罪。咸與赦除。自諭之後。再有與明貿易私通往來。漢人船至不擒獲者。必治以法不貸。並

諭布丹等曰。爾等前去親視繕寫。傳示彼國八道官民。歸時於所經過地方。仍以朕旨宣諭居民。

五月庚子。往明界嶺口捉生將士還。

先是遣前鋒將領努山等率軍士往明寧遠迤南。自中後所捉生。比還獲男子四十八名。婦女幼穉三十三口。牲畜四十餘。尋復遣努山率前鋒章京及侍衛四員。兵九十名。往明界嶺口探。征明大軍出邊信息。兼令捉生努山等至界嶺



口斬明守備一員。兵三百餘人。獲人口三十四。馬一百五十八。驢牛共六十。又獲我軍逃逸。厮役二十四人。生擒明千總一員。把總三員。以歸。以所俘獲分

賜從征將士有差。

六月癸酉。征明大軍凱旋。

大軍自崇德七年十月征明。是年五月癸卯。奉命大將軍貝勒阿巴泰。內大臣圖爾格。遣學士

額色赫等。自軍營奏報。臣等率大軍直抵明境。至兗州府。莫能拒守。殲其親王一。郡王五。及宗室等千人。計攻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縣。共八十八城。歸順者六城。擊敗敵兵三十九處。所獲黃金萬有二千二百五十兩。白金二百二十萬五千二百七十兩。珍珠四千四百四十兩。緞五萬二千二百三十疋。緞衣三萬三千七百二十領。皮衣一百一十領。貂狐豹等皮五百有奇。角



千一百六十副。俘獲人民三十六萬九千名口。駝馬羸牛驢羊共五十五萬一千三百有奇。外有發窖所得銀兩。剖爲三分。以一分給賞將士。其衆兵私獲財物無算。時所白金二百二十萬。

太宗遣大臣庫魯克達爾漢阿賴鄂謨克圖等率將士往迎。至圖爾根地。與額色赫等遇。遂以所載行糧留于索諾木杜稜城中。止用每牛策騎兵各一名往迎。己酉。復遣梅勒章京阿哈尼堪覺善

等率將士迎之。至是。阿巴泰圖爾格等班師還至。

盛京。

命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武英郡王阿濟格

郊迎三十里。

太宗設鹵簿。率親王以下各官詣

堂子行禮還。

御篤恭殿。凱旋各官朝見。



賜茶甲戌。

賜貝勒阿巴泰銀萬兩。輔國公博和託及屯齊喀各三

千兩。內大臣圖爾格一千五百兩。敘隨征左翼

滿洲蒙古漢軍十二旗功各

賜銀兩緞疋有差。以右翼十二旗大臣不候衆軍先出

邊口。停其賞賚。

己卯。

諭飭出征諸王俘獲不均。

太宗諭諸王貝勒貝子公等曰。此次出征各旗王貝勒

貝子公等家人獲財物甚多。而各旗將士所獲甚少。

想大臣等各讓其本旗王貝勒貝子公等多取。以致

將士少獲。聞報歸公之物。反行減少耳。前武英郡王

帥師往燕京。並睿親王過燕京往山東時。歸公財物

朕皆賜出征之王貝勒及各官等。卽少有所留。不過

欲給新附之人及窮乏之人。以爲國家經費之計。故

皆寄之外帑。未嘗多取以私爲己有也。朕躬行節儉

皆寄之外帑。未嘗多取以私爲己有也。朕躬行節儉

皆寄之外帑。未嘗多取以私爲己有也。朕躬行節儉



內帑有餘。豈慮不敷所用。所以詢爾等者。非爲物之多寡而言。乃爲理之順逆而言耳。爾該管各王貝勒。及各旗官員。當出兵之日。不知如何曉諭家人。而不均若此也。正紅鑲紅二旗官員。開報甚少。此二旗前隨睿親王武英郡王出征時。所進甚少。今復如此。且前諭爾等將各屬新舊人等。加意恩養。乃聞爾等於近侍護衛。頒賜以食。至旗下官員。守門護軍。及新附之人。竟不得沾恩養。此甚非是。試思養官而不養民。

養賢而不養不肖官。雖賢豈能獨立乎。以上下相維之理言之。必爲在下之人所托命。而後可爲在上之人。如無在下之人。則統轄者誰。役使者誰也。朕幸承天眷。以我兵之半。往征明國。遂能破其關隘。克其城池。皆因撫綏各國。俾傾心歸順。勢大力強之所致。若止恃舊日之兵。豈能致此乎。嗣後爾諸王貝勒貝子。公於新舊人等。孰愛養有方。孰漫不撫恤。朕必加詳察。其管旗大臣。護軍統領。及近侍護衛等。各宜啟迪其



主如新舊人有因不沾恩養自行陳訴者。所告果實。該管王貝勒皆坐罪。若原告係騎兵。將管旗大臣一例治罪。若係護軍。將護軍統領一例治罪。

昔乙酉。究重役困民罪。

太宗幸御馬殿。見部臣役遣民夫修治道路。不分高下。

皆增土培高。又前因

盛京居民稠密。

敕工部區別散處。以弭火。火至是。

諭諸臣曰。國有差徭。民力疲敝。皆由工部所致。如修治道途。不過培下就高。取其平坦而已。乃不論高下。概行培築。重困民力。甚爲擾累。至於民房稠密之處。不卽量行拆毀。布置均勻。乃止。揭取數椽而置之。小民何以安居。爾等其究治之。於是諸臣勘奏。

命坐工部承政薩木什喀參政裴國珍。啟心郎喀木圖。以應得之罪。尋以都察院承政公滿達海等奏。言時屆秋禾成熟。改造廬舍。恐妨收穫。且貧民



皇清聖朝大皇帝 卷三十一  
力薄勢難兼營。懇暫停工作。俟禾稼登場。農功  
既畢。來歲春和。再行修造。得

旨所奏是。時方收穫。改建房屋者。卽停止。其有力之家。  
目能修葺者。聽無不力者。不必催督。俟來春農隙。再行  
修造。

己丑。

諭兵部定軍律。

太宗命大學士希福剛林學士占巴武達禮傳

諭兵部曰。凡行軍之際。克城多而我兵不損者爲上。克  
城多而我兵損者爲中。至克城少而我兵大損者爲  
下。宜罪之。

庚寅。

諭戶兵二部清察各旗丁口。

太宗諭戶兵二部曰。各旗所有伊蘇特喀喇車里克部  
之間散蒙古。毋得令其隱漏。戶部宜清察人丁。編入  
牛彖。兵部再加察核。俱令披甲。其現在滿洲旗下察



哈爾喀爾喀等部蒙古亦當察其壯丁增減勿令混  
匿至於諸王貝勒貝子公等家下閒散蒙古亦編爲  
小旗設護軍校管轄之。

秋七月戊戌征黑龍江呼爾哈部師還。

先是三月庚戌。

命護軍統領阿爾津哈寧阿等率將士往征黑龍江之  
呼爾哈部所向克捷攻克博和哩諾爾噶勒都  
里三處又招降小噶爾之蘇大噶爾達蘇蘇庫

禪能吉勒四處並籍俘獲戶口數目自軍中奏  
報至是遠。

命將歸順男子一千四十九人按丁披甲編補各旗缺  
額者其餘俘獲分

賜出征將領

賜阿爾津哈寧阿等貂皮銀兩其從行軍士斃卒及陣  
亡被傷者分別

賞給銀兩有差



壬寅定王貝勒等失誤朝會處分。

命吏部定諸王貝勒貝子公等凡常朝之期有一次不到者親王罰大牛一郡王罰中牛一貝勒罰中次牛一貝子罰小牛一公等罰大羊一如奉

上命傳集不至者坐以應得之罪若借稱有事怠誤朝會者送法司從重治罪。

丙辰定內外王貝勒等相見禮。

命禮部定外藩諸王貝勒貝子公等來朝與在內諸王

貝勒貝子公等相見禮儀。

己未改理藩院衙門爲內院。

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等奏言。

皇上膺圖御宇撫馭臣民凡禮樂制度昭垂萬世前奉旨設內三院及臣等衙門相隣不遠立朝侍班諮商政事皆

聖心之所裁定也近聞將內三院衙門移於理藩院之外蓋三院係



皇清開國之卷三十一  
朝廷近臣豈可遠居。合仍將理藩院外移。疏入。

太宗是之。

命部臣改理藩院衙門爲內三院。另建理藩院。近禮部

衙門。

八月丁卯。

賜來朝外藩大宴。

先是

太宗以征明克捷。於中元節。遣官祭告

太廟

福陵並頒

敕宣示朝鮮。至是科爾沁部土謝圖親王巴達哩卓哩

克圖親王武克善巴圖魯郡王滿珠什哩額駙

奇塔特畢爾塔噶爾巴雅斯呼朗及棟果爾塞

稜郭爾羅斯部桑噶爾等率衆來朝。上表稱賀。

大宴之。

賜巴達哩武克善等銀兩有差。







大皇帝

皇清開國方略卷三十一

皇清開國方略卷三十一

世祖章皇帝

初即位未改元崇德八年癸未八月至順治元年甲申十月

崇德八年八月丁亥

世祖章皇帝嗣位

世祖章皇帝

太宗文皇帝第九子也。天縱徇齊。昌符協應。崇德八年

八月庚午。

太宗文皇帝龍馭上賓。禮親王代善集諸王貝勒貝子



皇清開國方略 卷三十二  
公及文武羣臣定議奉

世祖章皇帝繼承

大位。王等共立誓書祭告

郊

廟。並議以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輔理

國政。丁亥

世祖章皇帝卽皇帝位。以明年爲順治元年。

頒詔大赦。

九月丙午。以

太宗文皇帝遺詔頒示朝鮮。減額貢方物。

朝鮮國王李倧以擒獲明國偵探兵船一隻殺

八人生擒九人。于是月甲午遣使來獻。

賜其使臣葉祿等銀兩貂皮。視舊例倍之。以

敕獎諭國王。令將獲船將士量加陞賞。仍嚴飭邊吏益

加防禦。又

諭曰。我



皇考恩德崇隆。洞悉爾朝鮮疾苦。以歲貢方物較多。兼之奉命使臣。沿襲漢人定例。受餽過厚。遺累民人。因念民皆吾民。恐致疲困。會將歲貢方物。及使臣受餽數目。酌定裁減。俟秋頒行。朕今仰體皇考軫恤之仁。遵奉

遺詔。頒示爾國。永爲定例。并將罪在不赦之崔鳴吉。及金聲黑尼等。從寬概行釋放回籍。是月。海州河口守將伊勒慎擒獲明國兵船二隻。殺十人。生擒四

人解送來京。

冬十月丁丑。征明寧遠師還。

先是九月壬寅。鄭親王濟爾哈朗。武英郡王阿濟格。統領大軍。載紅衣礮及諸火器。往征明寧遠。瀕行。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及八旗大臣等。俱

詣

堂。于行禮。復列八纛拜。

天畢。鳴礮西發。甲寅。大軍抵中後所。乙卯。薄暮移軍城



北填平壕塹。以雲梯挨牌及紅衣礮急攻之。丙辰。城頽。敵奔潰。遂拔之。陣斬遊擊吳良弼。都司王國安等二十餘員。及馬步兵四千五百人。俘四千餘人。獲駝馬牛羊金銀等物無算。復分兵往略前屯衛中後所等處。俘四百人。庚申。我軍自寧遠進發。抵前屯衛。周視戰壘。立營柵。運礮。牌雲梯紅衣礮于城西攻之。冬十月辛酉朔午刻。拔其城。斬明總兵李輔明。袁尚仁。及副將參

將三十餘員。兵四千餘級。俘獲二千餘人。駝馬火器無算。護軍將領阿濟格。尼堪布。善率軍士至中前所。明總兵黃色闖前屯衛陷。棄城遁。官兵追襲。黃色敗走。遂拔中前所。俘獲千餘人。并駝馬火器等物。至是師還。

命貝勒阿巴泰率文武各官出迎。詣

堂子行禮。謁

陵。奠茶酒。入城。以所俘獲。



以出征諸王貝勒貝子公大臣及八旗官員有差。

十一月庚子鑄紅衣礮于錦州。

令管旗大臣劉之源吳守進金維城曹光弼率將士赴錦州督鑄紅衣礮。是月明把總劉自強自石城島來歸令戶部安插蒙古納哈楚賴自寧遠來歸令理藩院安插。十二月壬戌明守備孫友白自寧遠來降令給與房屋奴僕器物。

順治元年春正月庚寅朔。

世祖章皇帝御殿受朝。

世祖章皇帝詣

堂子行禮還

御殿受朝賀。停筵宴。免上表。併年例進獻。

會禮親王代善勿拜。行禮時。

世祖顧見喀爾喀部使臣跪拜參差。問侍臣曰。此何國人。乃行禮若是。奏曰。此北方投誠喀爾喀使臣也。歲貢駝馬。未嘗有缺。因尚未入我版圖。是以未嫺。



禮節耳。家於是服。

上之睿照云。朝鮮國王李倣遣陪臣景良弼等表賀元  
旦貢方物。又於歲貢外獻所獲倭刀等物。並附  
餽攝政睿親王多爾袞禮物。王謂攝政鄭親王  
濟爾哈朗及諸大臣曰。朝鮮國王因予取江華  
島時。全其妻子。不忍負恩。故常以禮物來餽。較  
諸王獨厚。向嘗以此奏聞。

先帝

先帝命受則受之。今我等輔理國事。義無私交。且於外  
國有餽者。受則滋擾不止。一朝鮮也。此等餽遺  
永行禁止。如何。諸王貝勒及議政大臣咸以爲  
然。遂定議。嗣後凡外國餽送諸王貝勒禮物。永  
行禁止。著爲令。睿親王仍致書朝鮮。曉以不受  
之故。

夏四月乙丑。

賜攝政睿親王大將軍敕印統軍伐明。



先是七年九月攝政鄭親王濟爾哈朗攻克中

後所前屯衛山海關附近中前所人皆棄城走

本年三月明寧遠沙河所二城人亦棄城走山

海關外地盡為我有隨下令整軍器儲糧秣馬

俟大軍進討

大學士范文程上攝政王啓曰通

者有明流氛煽於西土水陸諸寇環於南服兵民搆亂於北陲我師擬仗其東臨四而受敵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願雖玉數使

然良由我

先皇帝憂勤肇造諸王大臣祇承

先帝成業夾輔

神主忠孝格于蒼穹

帝習焉啓佑此正欲攝政諸王建功立業之會也竊

惜成不業以垂休萬禩言此時失機會而貽悔

將來者亦此時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蹙蹙喪亂

荼苦已極黔首無依思得令主以圖樂業雖問

有一二嬰城負固者不過為身家計非為君效

死也是則明之受病已不可治河北一帶定屬

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思不得患得而不為我有

耳蓋明之勁敵惟在我國而流寇復蹂躪中原

正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我國誰與明爭天下

實掃除流寇也為今日計我當任賢以撫衆使

近悅遠來蓋茲流孽亦將進而臣屬于我彼明

之君知我規模非復往昔言歸于好亦未可知

儻不此之務是徒勞我國之力反為流寇驅民

也夫舉已成之局而置之後乃與流寇爭非長

策矣曩者棄遵化屠永平兩經深入而返彼地

官民必以我為無大志縱來歸附未必盡歸國



懷揣貳令當申嚴紀律秋毫勿犯復宣諭以昔日不守內地之由及今進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職民復其業錄其賢能恤其無告自翕然向順矣夫如是則大河以北可傳檄而定也河北一定可令各城官吏移其妻子避患于我爾因以爲質又拔其德譽素著者置之班行俾各朝夕獻納以資輔翼王於衆論中擇善酌行則聞見可廣而政事有時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趨燕京或相機攻取要當于入邊之後山海長城以西擇一堅城頓兵而守以爲門戶我師往來斯爲甚便惟攝政諸王察之夏四月甲子以出師祭告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乙丑

世祖章皇帝御篤恭殿

賜攝政睿親王多爾袞大將軍印統軍伐明

敕曰我

皇祖肇造丕基

皇考底定宏業重大之任付于藐躬今蒙古朝鮮俱已歸服漢人城郭土地雖漸攻克猶多抗拒當此創業垂統之時征討之舉所關甚重朕年冲幼未能親履戎行特命爾攝政睿親王多爾袞代統大軍往定中



原用加殊禮錫以御用纛蓋等物。特授奉命大將軍印。一切賞罰。便宜從事。至攻取方畧。爾王欽承。

皇考

聖訓。諒已素諳。其諸王貝勒貝子公大臣等。當同心協力。以圖進取。庶

祖

考英靈爲之欣慰。欽哉。王受敕印。行三跪九叩頭禮。

賜王黃蓋一。纛二。黑狐帽。貂袍。貂褂。貂坐褥。涼帽。蟒袍。蟒褂。蟒坐褥。仍

賜從征諸王貝勒貝子公等衣服鞍馬有差。次日睿親

王同豫郡王多鐸武英郡王阿濟格貝勒羅洛

宏貝子尼堪博洛輔國公滿達海屯齊喀博和

託和託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智順王

尚可喜續順公沈志祥朝鮮世子李滢暨八旗

大臣詣



堂子奏樂行禮又陳列八旗向

天行禮畢統領滿洲蒙古兵三之一漢軍及孔有德等

兵聲礮啓行

壬申大軍次翁後明平西伯吳三桂遣使來乞師

時明流寇李自成已陷燕京崇禎帝后俱自經

自成僭稱帝庚午攝政睿親王師次翁後賊首

李自成遣人招吳三桂降三桂不從隨自永平

返據山海關遣副將楊坤遊擊郭雲龍來致書

書云三桂初蒙我先帝拔擢以蚊負之身荷遼  
東總兵重任于之威望素所深慕但春秋之義  
交不越境是以未敢通名今我國以寧遠右偏  
孤立之故令三桂棄寧遠而鎮山海思欲堅守  
東陲而鞏固京師也不意流賊逆天犯關以彼  
狗偷烏合之衆何能成事奈京城人心不固奸  
黨開門納款先帝不幸九廟灰燼今賊首僭稱  
尊號擄掠婦女財帛罪惡已極誠赤眉綠林黃  
巢祿山之流天人共憤其敗可立而待也我國  
積德累仁詭思未泯各省藩鎮悉起義兵三桂  
身受國恩拒守邊境欲興師問罪以快人心奈  
京東地小兵力未集故特泣血求助竊思我國  
與

貴朝通好二百餘年今遭此大變

貴朝應惻然念之而亂臣賊子亦非

貴朝所宜容也夫除暴剪惡大順也拯危扶顛大



皇清開國方略 卷三十一  
義也。出民水火。大仁也。興滅繼絕。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王以蓋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會。誠難再得之時也。乞念亡國孤臣忠義之言。速選精兵。直入中協。西協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門。滅流賊于宮廷。示大義于中國。則我國之報稱。豈有盡耶。本應上疏于

貴朝

皇帝。但未悉體制。不敢輕贊。

聖聰。乞王轉

奏。王得書。即遣學士占巴來。袞往錦州諭漢

軍齋紅衣礮。向山海關進發。癸酉。睿親王師次錫喇塔拉。報吳三桂書曰。向欲與明修好。履行致書。明國君臣。不計國家喪亂。軍民死亡。曾無

一言相答。是以我國三次進兵。攻畧蓋。示意於明國官吏軍民。欲明國之君。熟言而通好也。若今日則不復出此。惟有底定國家。與民休息而已。予聞流寇攻陷京師。明主慘亡。不勝髮指。用是率仁義之師。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滅賊。出民水火。及伯遣使致書。深為嘉悅。遂統兵前進。夫伯思報主恩。與流賊不共戴天。誠忠臣之義也。伯雖向守遼東。與我為敵。今亦勿因前故。



尚復懷疑。昔管仲射桓公中鈞。後桓公用之爲相。以成霸業。今伯若率衆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爲藩王。一則國仇得報。一則身家可保。世世子孫長享富貴。如河山之永矣。

己卯。大軍入山海關。吳三桂迎降。賊首李自成敗

走。

丁丑。攝政睿親王軍次連山。吳三桂復遣郭雲

龍孫文煥來致書。

書云。王來書知大軍已至。寧遠救民。畏暴扶弱。除強義。

聲震天地。其所以相助者。實爲我先帝。而三桂之感戴。猶其小也。三桂承王諭。卽發精銳于山海以西要處。誘賊速來。今賊親率黨羽。蟻聚承平一帶。此乃自投陷阱。而天意可知矣。三桂已悉簡精銳。以圖相機勦滅。幸王速振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夾攻。逆賊可擒。京東西可傳檄而定也。再仁義之師。首重安民。所發檄文。最宜嚴切。更祈令大軍秋毫無犯。則民心服而財土亦得。何事不成哉。王得書。卽星夜進發。踰寧遠。次於沙河。

戊寅。師距山海關十里外。賊首李自成率馬步兵二十餘萬。挾崇禎帝太子第三子定王。第四子及宗室晉王。秦王。漢王。郡王等。并吳三桂父



襄與俱來。復遣人招三桂降。三桂不從。賊遂圍山海關。吳三桂哨騎來報。賊已出邊立營。睿親王隨命諸王等。各率精兵迎擊。遇賊唐通馬兵數百人于一片石。我前鋒兵擊敗之。生擒二人。還。己卯師至山海關。吳三桂率眾出迎。王大喜。設儀仗吹螺。同三桂向

天行禮畢。三桂率所屬各官謁王。王謂三桂曰。爾回可令爾兵各以白布繫肩為號。不然同係漢人以

何為辨。恐致誤。殺語畢。令之先行。遂入關。時李自成率賊眾自北山橫刃至海。列陣以待。是日大風揚塵。咫尺莫辨。我軍對賊布陣。不能橫列。及海。睿親王集諸王貝勒貝子公及諸大臣等。謂曰。爾等毋得越伍躁進。此兵不可輕擊。須各努力。破此則大業成矣。我兵可向海對賊陣尾。鱗次布列。吳三桂兵分列右翼之末。號令畢。諸軍齊列。及進兵。令軍士呼噪者再。風遂止。各對



陣奮擊大敗賊衆。追殺至四十里。賊首尾不相顧。遁走燕京。陣獲晉王朱審烜。獲駝馬。緞幣無算。俱給賞。隨征將士。是日進吳三桂爵爲平西王。賜玉帶蟒袍。貂裘鞍馬。玲瓏囊韃。弓矢等物。令山海城內軍人薙髮。以馬步兵一萬隸平西王。隨睿親王直趨燕京。追殺流賊。時有明密雲巡撫王則堯降于李自成。僞授兵政府尚書。自成遣其招降吳三桂。三桂羈留弗遣。至是送於

睿親王誅之。

五月己丑。大兵定燕京。

攝政睿親王自山海關擊敗流寇。隨與諸將誓約。並諭衆曰。此次出師。所以除暴救民。滅流寇以安天下也。今入關西征。勿殺無辜。勿掠財物。勿焚廬舍。不如約者罪之。仍曉諭官民。示以取殘不殺。共享太平之意。諭下。凡百姓逃竄山谷者。莫不大悅。各還鄉里。薙髮迎降。壬午。師次撫



寧縣知縣侯益光等率民出迎。賜袍服。仍令供職。發倉粟賑民。癸未。師次昌黎縣。知縣徐可大率民出迎。賜袍服。戒諭之。仍令供職。甲申。師次灤州。學正孫維寧率民迎降。遂擢爲知州。戒諭之。令發倉粟賑民。沿邊各官來降。以行人李丕著爲永平道。副將張邦謨遊擊唐志道等俱令照舊供職。各賜袍服。乙酉。師次開平衛。指揮陳任重。李培元等率衆來降。各賜袍服。丙戌。師次

玉田縣。經歷張彥士。簿正家春。守備盧文字等率衆迎降。以家春爲豐潤知縣。各賜袍服。丁亥。師次公羅店。薊州監軍道李永昌。豐潤縣副將趙國祚。遵化間住總兵唐鈺。副將尤可望。守備陳良謨。黃家順。卜大式。千總文三元等率衆降。先是移檄沿邊及山陝等處。李賊敗衄。勢必西遁。當於各處截殺。毋令入城。至是李自成焚燬官闕。盡括金銀幣帛。載往長安。材官常義。吳有



才唐有功自通州來降。具言賊已西遁。睿親王令諸王貝勒貝子公等率兵急追之。五月戊子朔。睿親王師至通州。知州率百姓迎降。己丑。師至燕京。故明文武官員出迎五里外。睿親王進朝陽門。老幼焚香跪迎。內監以故明鹵簿御輦。陳皇城外。跪迎路左。啓王乘輦。王曰。予法周公輔

冲主。不當乘輦。衆叩頭曰。周公會負辰攝國事。今宜乘

輦。王曰。予來定天下。不可不從衆意。令將鹵簿向宮門陳設。王儀仗前列。奏樂拜

天。行三跪九叩頭禮。復草

闕行三跪九叩頭禮畢。乘輦入武英殿。陞座。故明衆官俱拜伏。王下令諸將士乘城。概不許入民舍。百姓安堵。秋毫無犯。庚寅。睿親王諭兵部曰。今本朝撫定燕京。天下罹難軍民皆吾赤子。出之水

火而安全之。各處城堡著遣人持檄招撫。檄文



到日薙髮歸順者。地方官各陞一級。軍民免其  
遷徙。其爲首文武官員。卽親齎錢糧冊籍兵馬  
數目來京朝見。有雖稱歸順而不薙髮者。是有  
狐疑觀望之意。宜核地方遠近。定爲限期。屆期  
至京。酌量加恩。如過期不至。顯屬抗拒。定行開  
罪。發兵征勦。至朱姓各王歸順者。亦不奪其王  
爵。仍加恩養。又諭故明內外官民人等。曰。各衙  
門官員。俱照舊錄用。可速將職名開報。如虛飾  
假冒者。罪之。其避賊回籍。隱居山林者。亦具以  
聞。仍以原官錄用。兵丁願從軍。或願歸農者。許  
該管官送至兵部。分別留遣。凡投誠官吏軍民。  
皆著薙髮衣冠。悉遵

民自利。我

本朝制度。各官宜痛改故明陋習。共砥忠廉。毋  
朝臣工。不納賄。不徇私。不修怨。違者必置重典。凡  
新服官民人等。如蹈此等罪犯。治以國法。不貸。



辛卯睿親王諭故明官員耆老兵民曰流賊李自成原係故明百姓糾集醜類逼陷京城括取諸王公主駙馬官民財貨酷刑肆虐誠天人共憤法不容誅者我深用憫傷今令官民人等爲崇禎帝服喪三日以展輿情著禮部太常寺備帝禮具葬除服後官民俱著遵制薙髮諭下官民大悅皆頌我朝仁義聲施萬代云

壬寅宣捷告

天  
頒示朝鮮蒙古

是月己亥睿親王底定燕京捷音奏至壬寅

世祖章皇帝率攝政鄭親王濟爾哈朗暨諸王貝勒羣

煉備大臣拜

天行禮畢

御殿諸王貝勒羣臣上表慶賀以捷音宣示朝鮮及外



命學士占巴侍衛巴泰齋

敕諭大將軍攝政睿親王多爾袞曰朕聞王招降山海關總兵吳三桂大敗流賊自山海關至燕京沿途城堡歸順及燕京官民迎降捷音深用嘉悅此皆王運籌方諸臣協心戮力之所致也茲遣官往勞王其益殫忠誠統率臣工佐成大業焉時征黑龍江呼爾哈部之梅勒章京鄂羅塞臣巴都哩卑喇章京

沙爾琥達凱旋

鄂羅塞臣巴都哩卑喇出師係上年十一月沙爾琥達出師係本年

正月

詔參政明安達禮往迎宴勞之以所獲人口分隸八旗

其餘

賞出征將士

天啓九月甲辰

世祖章皇帝至燕京

睿親王與諸王貝勒大臣議遷都燕京遣輔國



皇清開國方略 卷三十二  
公屯齊喀博和託管旗大臣和洛會等齋奏迎

駕奏言仰荷

天眷

皇上洪福已克燕京臣再三思維燕京勢踞形勝自古  
興王之地今既蒙

天畀遷都於此以定天下則宅中圖治宇內朝宗無不  
通達可以慰天下仰望之心可以錫西方和恒  
之福伏祈

皇上熟慮仍於馬七月癸巳

上將遷都燕京遣官祭告

上帝文曰荷

天眷命錫我以故明疆土茲惟俯仰衆請定鼎作京用

紹

皇天之休永錫蒸民之慶告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文曰流寇李自成陷明北京崇禎自經隨



命睿親王多爾袞為奉命大將軍統師西征吳三桂  
迎降整旅入關自成抗我顏行一戰敗之大兵追躡  
撫諭所過州縣直抵北京自成惶懼焚明宮闕竄走  
大軍追擊至慶都真定而敗之賊勢益不支烏獸駭  
散河北山東山西郡縣人民聞風歸降接踵恐後皆  
我

皇祖

皇考之素志也誠特虔告用慰

在天之靈至誠地產歷代帝王都會諸王朝臣請都其  
地欲順眾志遷都于燕以撫

天畀之民以建億萬年不拔之業八月丁巳

命正黃旗內大臣和洛會為

盛京總管左翼以鑲黃旗梅勒章京阿哈尼堪統  
之右翼以正紅旗梅勒章京碩詹統之每旗滿  
洲協領一員章京四員蒙古漢軍章京各一員  
駐防



盛京又以傅喀納爲熊岳城守官梭木拜爲錦州城守官額蒙格爲寧遠城守官拜楮略爲鳳凰城城守官扈什塔爲

興京城守官愛湯阿爲義州城守官丹達禮爲新城城守官伊勒慎爲牛莊城守官青善爲岫巖城城守官

東京耀州蓋州海州鞍山廣城俱各設滿洲漢軍

章京率兵駐防乙亥

車駕發

盛京九月甲辰至燕京

世祖章皇帝自正陽門入宮

冬十月乙卯朔

世祖章皇帝定鼎京師

頒詔中外大赦

世祖既至燕京攝政睿親王多爾袞故明大學士馮銓等以入定中原萬方歸化宜登



大寶用慰臣民聯章勸進

允之先期

詔禮官具典禮定

郊

廟之樂章曰平奉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

太宗文皇帝神主人

太廟至期

世祖章皇帝親詣

圓丘告祭

天

地祝冊曰

皇天

后土垂鑒無私我

皇祖寵膺



皇清開國方略 卷三十一  
天命肇造東土。建立丕基。

皇考開國承家。恢宏大業。臣以藐躬。纘有鴻緒。值明祚將終。盜賊蠡起。生靈塗炭。中國無主。欽承

祖功宗德。倚任親賢。爰整六師。救民水火。內外同心。俟望來蘇。臣工衆庶。僉曰景命不可違。輿情不可負。宜建一統。表正萬邦。敢不敬承。

天眷俯順。民心定鼎。燕京以綏。中國禮畢。

御座諸王。文武百官。行禮。大學士剛林奉

寶跪進禮成。

上升輦。鹵簿前導。奏樂進

大清門。

御皇極門。諸王。文武百官。奏表行禮。

頒正朔於中外。越日。告祭

太廟。

社稷。

詔曰。我國家受



皇清國朝人參政 卷三十三  
天眷佑締造東土

皇祖肇興鴻業

皇考式廓前猷。遂舉舊邦。誕膺新命。迨朕嗣服。越在冲齡。敬念紹庭。永綏厥位。頃緣賊氛。洊熾流禍。中原爰是重屬。親賢救民塗炭。方馳金鼓。旋奏澄清。用解倒懸。非富天下。而王公列辟。文武羣臣。暨軍民耆老。同心擁戴。懇叩再三。用是祇告。

天

地

宗廟

社稷定鼎京師。緬維峻命不易。創業尤艱。況當改革之初。更屬變通之會。爰乃準今酌古。嘉惠臣民。勳賢懿親。從優封賞。悉除故明。加派諸弊。政民間逋賦。概行豁免。故明建言罷謫諸臣。及山林隱逸。懷才抱德者。所在以聞。民年七十以上。給之粟帛。吏民人等。從前一切罪犯。咸赦除之。宏敷大賚。式沛新恩。惟爾萬方。



與朕一德。

皇清開國方略 卷三十二

臣等敬謹編輯

皇清開國方略三十二卷書成進

呈

乙覽

皇上恭製序文弁列簡首臣等伏而誦之仰見

御極以來無時不以

祖宗之心爲心無事不以

祖宗之政爲政凝命勅幾五十一年如一日是書之輯



用以闡揚我

太祖

太宗躬甲冑冒鋒刃創業垂統若斯之難

皇上監於

成憲思

峻命之不易用弼億萬禩丕丕基而首揭夫三代以下  
治亂循環統一天下之大勢蓋商周之興也以  
藩侯唐宋之興也以重臣漢與明雖崛起草萊

而食毛踐土之義則未有以易也故以得統之  
正歸諸元代與我

大清

聖人大中至正之論義例綦嚴矣我

太祖高皇帝之龍興也以春秋復讐之義而成詩書救  
民伐暴之功白尼堪外蘭伏誅諸部長望風懼  
伏奔走恐後薩爾滸一戰

天討申矣



皇清開山方略 卷三十一 二  
王業成矣

太宗文皇帝嗣位以後版輿日拓民庶日蕃松山杏山之師

武功與薩爾滸相埒然當夫

申諭邊臣

予書明主惓惓於武不可黷民不可殘成敗利鈍之不可不計如天好生之心

兩聖人先後同揆暨

世祖章皇帝掃除流寇光宅中原而天下本非明之所  
有矣於此見造邦啓宇比諸卽部遷爾而人心  
天命之歸遲之久而自應三五之盛蔑以加焉且夫得  
統之正自元而外莫與我

朝爲比而我

朝繼繼承承之治尤豈元代所可並隆哉史稱元  
太祖有深沉之畧太宗有寬宏之量世祖統壹  
六合立綱陳紀貽謀深遠然傳至成宗寢以陵



替矣我

國家

列聖重光

德威遠播垓埏所極訖乎無外西陲之役

皇上睿謀制勝掃穴萃庭於以繼

聖祖仁皇帝親征絕漠之勳於以成

世宗憲皇帝永靖邊隅之策且金川底定隸我版圖一

若

天地

祖宗特留此不世之豐功以待我

皇上之仔肩嗣受葳績奏成而迥非班書之錄西域

唐籍之紀北庭徒事曼詞揚詡已也然則我

太祖

太宗以俄朶里城十三甲之遺東至海西至遼北自科

爾沁之嫩江南及朝鮮國境凡使犬使鹿之邦

黑貂黑狐之地莫不稱臣納貢因以奄有中原



我

皇上仁育羣坐義征不譴踰雪嶺越沙蹟取荒裔若

庭戶縛醜虜如圈牢北斗以北西濛以西籍租

稅者二萬里太學之碑格登之銘西師之詩開

惑之論

聖謨洋洋與

大烈耿光並垂久遠要皆順

天而動未嘗少侈戎威而一本於慎守

神聖紹開水德之至意荷賦值哉財府傳信之鉅觀

於是焉在畫稱思艱圖易懼其艱之弗勝而艱

者亦易矣詩興舊邦新命繼其舊以弗改而新

者日新矣臣等恭繹

皇上大中至正之論以仰窺

太祖

太宗累仁積德之原思欲繪天賦海末由形似萬一竊

附於大雅之美依京三頌之歌清廟斯則歡忻



舞蹈之忱所不能自己者爾臣阿桂臣梁國治

大臣臣和珅拜手稽首恭跋

大

身

